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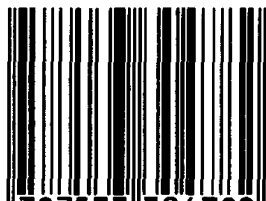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〇九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5/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〇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16 開本 4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〇九冊目次

子部·類書類

唐類函二百卷目錄二卷(三)

〔明〕俞安期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刻四十六年重修本

.....一

(三)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一年

刻四十六年重修本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西吳茅維校訂

校書籍
求表

文捷

著述
賞附

書鈔堂

五經爲府藏雜爲庖廚高虎古人糟粕莊子外篇

聖人之言曰君之所讀古人之糟粕耳以臣之事觀之除刑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焉之於

臣然則君之所聖人曹白何劭荀粲傳云粲嘗

讀古人之糟粕已夫聖人料米以六籍雖存乃聖人

老莊道德之淵藪拾遺記云夫老莊者道德之淵藪仁義之檀場占膏

學者之山淵范氏云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學者之山淵爲準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

中韓任術以作柄墨率儉以篤俗杜預云規云桓譚煩而

無要神子而無子吾不知其博也賈逵精而不博

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博既精吾何

馬
書
一
白

謝各易市王充貧無書遊洛陽市閱子罕爲魚而春秋

巴圖魯
教士
色目
周禮
書計
三年
冬有
星
東
泰
政
起
胡
破
所
書

請題
一題
郎
行
之
月
天
帶
有
血
書
端
門
子
夏
至
期
往
來

山署曰盤詰書漢田蚡封武安侯學盤詰孟書注云孔
孔演圖盤詰書甲盤詰二十六篇書盤詰孟中所以為
戒維家書法儒墨名五車莊子曰惠施五車張華字
愛書籍身死日無餘財惟文史益凡陰管從居載
唐三十車秘書監莫志撰定書皆資華本取定

○裴北堂

線表有要方華佗別傳云佗以線為綈表有秘記後

書楊厚傳云厚祖父春卿善圖識學為公孫述將漢
兵平蜀春卿自叔成子統口君綈表中有先祖所傳
秘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關辭家從
健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
天文推繹表有青繹表布素繹表絹表上見

梁昭明太子詠書秩詩曰擢影兔園池抽萃淇水

側幸維綈囊用聊因班女織

文學

卷二百二

二

謝靈運書帙銘曰懷幽卷牘戢妙抱密用捨以
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讀誦一類聚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為於

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
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也

莊子曰滅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滅奚事挾策
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

夕見七十士詳好史記曰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

三絕鐵鑽三析漆書三滅 漢書曰劉向精專經術

書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羣

書 又曰匡衡鑿壁引鄰家火光孔中讀書詳好

後漢書曰孫敬字文寶好學閉戶讀書不堪其睡乃

以綱懸之屋梁人曰閉戶先生 又曰倪寬與人傭

力帶經書耕鉏仕至丞相 又曰荀悅字仲豫家貧

無書每間行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 東觀漢記曰

章帝詔黃香令詣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

此目下無雙江夏黃童也 又曰曹褒寢則懷鉛筆

行則誦詩書 又曰高鳳讀書晝夜不絕聲妻之田

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流麥

文學

卷二百二

三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
讀書一見輒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少聰明自為

兒童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終成

名儒 又曰包咸字子良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

十餘日咸日夜誦經自若賊聞異而遣之 又曰賈

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為牧守常自課之月讀一遍

又曰賈逵弱冠能誦五經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

避難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遇不

肯教之云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吳志曰闕澤字德

潤好學居貧無資常從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

誦讀亦通 晉書曰王敦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產業

業家無升斗妻患或毀其書後為通儒 宋書曰車

胤字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聚螢照讀冬曾

聚雪仕至司徒 先賢行狀曰延篤少從唐溪李度

受左氏傳篤欲寫無紙乃借本誦之及辭歸李度曰

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誦之矣李度歎曰嗟乎

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

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 西京雜記曰

魯國陳正字叔方為太官令進御食髮貫炙光武欲

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臣即月書重奏側光讀書不

文學 卷二百二 四

見髮三也 詳 上黨記曰太行山有蒼巖有射熊於

巖間見諸生讀書往覓不知處傳以為僂人 物理

論曰里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

讀誦二 北堂 讀書誦書并為一篇

東晉隱几讀書 東晉讀書賦云垂帷帳 元帝後宮讀

書 王褒集序云褒字子淵蜀郡人有俊才元帝為太

子讀書 莊子云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

書 謝承後漢書侯瑾字子瑜備作為資 牧羊讀書

年十七八見使牧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

立屋然後與別 千遍乃得 華陽國志云徐誦少讀

得乃五行俱下 詳類 止輒讀之 魏略云誦每以采

誦誦之則不解其義 讀誦云傳通為左丞一見便誦

誦誦云趙開讀書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誦誦云二十四歲讀史一見便一見輒誦 孔融薦禰衡

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

天子傳云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

所行各處男婦老幼

卷之六

○載書負書北堂書鈔

於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舞之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惠者不以藏書書或女立祭豈事也

後書載數車詳藏書負書擔橐書十說上曰而說秦說秦王

容估稿面日黑黑形
 抱符子而趨
 葉符子云朗家楚朗
 干金之劍抱符

文學
卷一百二
求書
數萬

存子而終
子之書大
利劍剖割
之所
負問官不
捨車

曰太常居家雖流移苦寒

○陽書

家可易青後漢書班彪字叔支亦與從己同白共姓

家有財計太學家有賜書內足於才好古之士自遠

賜祕閣書會稽王祕閣書八千卷賜黃香孟

子東觀漢記云章帝賜太子韓子
香淮南子各一通
子晉中興書中

韓子賜詔與千卷義熙起居注云何無忌在秘閣求賜必書詔與一千卷送與

車晉書云皇甫謐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易必書之

漢書班固以選受詔進讀羣易曰一午爻蔡琰別

書上聞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則四千詒卷傳曹操

晉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華塗炭固有存者今所誦

懍哉四
餘篇耳

○借書帖

從民借書漢書留其真臨本加金帛從民以借善書必為好寫之

從帝借書皇甫謚曰生與班同方不

書以游受詔進讀羣書游生稱禕生處處與從兄嗣

作義之難解何大道理若有學步邯鄲者夫其效去

而歸恐似此故不進之嗣貴老莊故云云桓生

也言只承敗胡誓爭書克伐分爭書籍有無皆不相通

也

○文字初學

按周易曰上占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

文學 卷一百一十一

取者又帝王世已曰黃帝氏又姜蒼頡造之

[illegible]

名義如什貝其如也案說文蓋依類象形謂之文

形聲相益誼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凡有六義焉

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

曰假借周禮曰保節氏掌教國子六書是也古者

生六歲而數數與方名士歲入小學置甲書丹之

事川父子之謂也。黃帝三子壯之。女養焚炷。

重其文不貳秦焚燒

典文更用八體一巨篆周宣王史籀所

作也一曰小篆始皇時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大

小篆並簡冊所用也三曰刻符施於符傳也四曰書

印篆施於印領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幣
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於戈戟也
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六行公府也漢氏因之
至王莽居攝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
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繇書六曰蟲書當代以教
學童焉又衛恒四體書勢曰漢興又有草書不知作
者姓名蓋兩漢銘勒雜以古文篆隸及八分為之魏
晉以還隸文遂盛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葉書楷
書遼書懸鉞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黃書烏書虎爪
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篆尚方太篆鳳鳥書科斗蟲
文學 卷一百一 十二 六字

書龍虎書僊人書芝英書十二時書倒薤書龜書
麟書金錯書致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義八體之
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取夫 孝經援神契
曰金錯書者龜書丹書重書前書宋均注六書
八體前代無龜 倒薤 王愔文字志曰龜書小篆體
龜書之體也 龜書又曰倒薤書者小篆體也垂露書
人務以爲體 金錯 亦曰倒薤書者小篆體也垂露書
志曰金錯書者龜書丹書重書前書宋均注六書
垂露書如懸鉞而勢不道勁阿耶若懸露之垂故謂
之垂露 藝文決疑要注曰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

告下用僊波書皆不 星離 雲布 衛恒四體書勢曰
可卒學以防矯詐 星離 雲布 黃帝之史沮調蒼
頤頤彼鳥跡始作書勢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因聲會
意類物有方日處若而盈月象臣而虧傍雲逶迤
隸書布星離離陳君光鍾氏六義 八法 衛恒四
日秋毫精勁義若星陳君光鍾氏六義 八法 衛恒四
變鳥 宋均注考經授神契曰篆書之體而作書則河
勢之變乃 泰篆 周攜 漢書曰篆書之體而作書則河
惟七章胡毋敬所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復頗異所
謂泰篆者也 許慎說文曰周宣王太史儋著大篆
十五 刪舊 蠲煩 上見說文曰秦既曰篆字漢因行之
漢草 衛恒四體書勢曰秦既曰篆字漢因行之
說文曰漢 卷一百二 十三 六字

景伯碩學該蟲篆奇文秀鳥跡曰余徒下惟待問垂
重席不詰王充市聊投班玩籍三寫徧鑽研六書多
補益幽居服藥餌山宇生虎白留連嗣芳杜曠蕩依
泉石夫君愛滿堂願言馳下澤 岑文本奉述飛白
書勢詩曰六文開玉篆八體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
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驚驚游霧疎別有臨池草恩
霑垂露餘
後漢崔瑗草書體曰書體之興始自頤皇爲彼鳥
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政之多

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先簡略應時論旨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竦企鳥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點染狀似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拂鬱放逸生奇或凌遽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倂點邪附似螳螂而拘枝絕筆放體餘綆糾結若山蜂施毒看隙緣蟻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灌焉若沮岸就而察之卽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事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後漢蔡邕篆書

文舉 卷一百一 十回 六字

體曰因鳥遺跡皇頤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芬縕揚波振激龍躍鳥震延頸脅翼體似凌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杪者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歧歧翺翺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迫而察之端澄不可得見指爲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隙間般桓揖讓而辭巧擣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手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擣華豔於統素爲學藝

之範圍嘉文德之弘懿蘊作之者莫刊思字指之傾仰舉大體而晉成公綏隸書體曰皇頤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閱之後嗣存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時變巧易古今各異墨篆既繁草書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池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炳礫落形體抑揚芬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案急挑挽橫勢從左牽右統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

文舉 卷一百一 十五 六字

素統染玄翰形管電流雨下雷散點點星垂櫛櫛案續紛路驛華藻粲爛網卓竿一何壯觀繁穉成文又何可訖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筆法殊好異制分曰賦黑基布星列翹首舉尾直刺邪側縱綵結體刺彩奮節或若虬龍盤游蛇蟬軒者鸞鳳翔翺矯翹欲去或若鷺鳥將擊并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霄霧朝升遊煙連雲俯而察之源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表式有模有楷形功雖詳聊舉大體

○著述一 書鈔

家事大
門牆施筆硯謝承後漢書云王充貧無書
故一承之門牆施筆硯謝承後漢書云王充貧無書
俗儒開門著思絕慶弔戶牖置刀筆范曄後漢書云王充少
言五德之始終八十五篇也論六家要指漢書司馬遷
學大夫官於唐都受易於陽何智道論於黃子太史公
仕於建元封之間懸學者不達其意而師授乃論
六家之孔子作彖象論衡云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
聖重業易老子作道德列傳云泰過關谷開闢令尹喜待
乃具足

卷一百二

仲舒作繁露董仲舒撰
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東觀漢記云注丹字子
欽龍入於侯乃注丹作通論玉堂書影孟氏易作通論
七編世傳之隗禧作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
韓景鸞撰禮略益部耆舊傳云景鸞字漢伯少隨所
疾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與張霸造百兩尚書論
集又選體內外記號禮略張霸造百兩尚書論
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
張霸案自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
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勸于吏更白霸罪當
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
之篇傳在民間者傳見之人服虔作春秋傳解後漢
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服虔作春秋傳解後漢
服虔字子慎少以清苦建志入大學受業有雅才善
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

十七

太玄揚雄解朝序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
平後厚歷載五百墳典散落唯爾雅尚有
公卿禮以導天下著兩卷一篇以釋其義傳揚雄草
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周公著爾雅兩雅序疏張
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周公著爾雅兩雅序疏張
乃具足

十七

太玄揚雄解朝序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
平後厚歷載五百墳典散落唯爾雅尚有
公卿禮以導天下著兩卷一篇以釋其義傳揚雄草
著書作道德上下經二卷周公著爾雅兩雅序疏張
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強使周公著爾雅兩雅序疏張
乃具足

秋以爲之詩又慕
異司爲國語
孔安國尚書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親史籍之煩
災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
篇春秋云而西伯演周易仲尼作春秋少卿書云蓋
修春秋云而西伯演周易仲尼作春秋少卿書云蓋
西伯均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成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修列不韋
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百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著述二白

反騷揚雄好古樂道欲窮文章成名於後以經莫大
莫善於論語賦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以箴
及於相如作四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者也刪史楊
字山爲校書郎受詔刪爲業班固字孟堅典校書
定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爲業班固字孟堅典校書

文學卷一百一十九

業竊名何秀於莊子舊注外爲解義妙切音致大暢
業零落有郭象者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
其二篇定點文句而已秀本後出故今有向郭左注
聖作明述作者謂聖晉郎周史右史之任也
子何述諸賢人著述曰經賢人著述曰傳

○文章初學

謹案文章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而聞也見論占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
旅能誓喪紀能誅作器能銘則可以爲大夫矣三代
之後篇什稍多又訓誥宣于邦國移檄陳于師旅箋
奏以申情誠用弼違亦讚頌美於形容碑銘彰

論曰昔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
光與傳之 文公詠周孔父述殷鑒揚千載業
握璣珠 駢騷足 人自謂握璣珠者家自謂
於荆山之玉 魏文帝典論曰斯七子者於學無所
遺於辭無所假咸自騁騷騷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長卿溫歷 公幹妙絕 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敏疾
美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
善迹矣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
耳其五言詩之 王賦阮章 孔書陸議 魏文帝典論
善者妙絕時人 王賦阮章 孔書陸議 魏文帝典論
論賦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後也 李充翰林
士衡之議斯 可謂成文矣

文章二 北堂 書鈔 歐捷 一 歡賞附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左傳云子西伐陳陳及鄭平所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

文章 卷一百二 二十一 文

言不自誰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弗能遠 會衆彩以成錦繡集衆字以成辭義
云文者會集衆彩以成錦繡集衆字以成辭義
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 女工有綺縠音樂有
鄭衛漢書云宣帝令王褒與張子儵等並待詔數
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衛
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
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娛說耳
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
邈淫豔非碑誄之施豔直踊實非詩賦之用 抱朴
橫有義反復成章 韓愈文章流別論云圖畫之屬雖
反復 炳若綉繡懷若繁弦 文賦小文猶寸錦 抱朴
雖巧猶之 綉繡 之 片言以居夏 陸機
珍不得近盈尺之璧也 之 片言以居夏 陸機
文賦若滄海

筆墨淵海又云劉歆字子駿漢言談林藪世說云裴
謂言談文辭美瑱陽建別傳云建文才藻豔逸魏
之林藪文辭美瑱陽建別傳云建文才藻豔逸魏
云阮籍才藻艷逸而個儻放文若雕龍劉向別錄云
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爲模則文若雕龍劉向別錄云
龍故曰文猶積玉文猶積玉文猶積玉
侯誦云言研其文譬春華石崇贈歐陽建詩云文
幾文辭春蘭文譬春華石崇贈歐陽建詩云文
藻星布左太冲妙句如雲仲長統昌華談話如芳蘭蘭
輝劉珍贊賈逵詩云精爽如雲如雲
云華茂九春實繁三秋馳逸藻波騰成公綏集云寶翰
思泉涌敷藻雲浮云云逸藻波騰成公綏集云寶翰
藻波騰又潘尼侍中銘彤管雨散電流彤管雨散
雅論弘博逸藻波騰彤管雨散電流彤管雨散
華若望春曹植長樂觀畫讚云妙哉平安文如瀉水
才巧若神解賦之作華若望春文如瀉水
世說云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子玄定何如
致清雅奕奕有餘吐章陳文如懸河瀉水
揭藻如春華班固賓戲云器不買於當時用不效於
益於殿振筆若天文傳文運思若迴筆若文雅縱橫
飛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涼風吹沙礫霜氣何
知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涼風吹沙礫霜氣何
飛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涼風吹沙礫霜氣何
絕才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云涼風吹沙礫霜氣何
神筆魏志云魏到晉文王爲晉公備禮九錫文王
孝尼家南醉扶起作書無妙絕時人書云公幹五言
詩之善者文冠當世同郡曹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
妙絕時人文冠當世同郡曹師梁葛元甫南陽張平
胡節信等文冠當世聖謨洋洋尚書伊訓曰聖謨
胡節信等文冠當世聖謨洋洋尚書伊訓曰聖謨

若謂是發言可下筆成篇何道不
摘文潤世宣論

俗人不知其理
玄思泉涌華翰雲生
潘岳廣沈思淵洞

逸藻雲浮
士龍詩
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麗

忼慨
韓英文章流別論云若解嘲之必緩優大應賓

有郁郁彬靡
七依之卓礫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

傳玄七謨序云若七依之卓礫一致七辨之纏綿精巧

也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
陳思王與楊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
德祖書云云

文章三帖白

辭繁
漢辭賦數文德舞干羽
文治
文王以經緯天地

張
不張或為文武不能也
成化
觀乎人文以

潤業
鴻業吐鳳成夢吐甘泉賦
吞鳥
羅含夢五色宿

構
時人以爲宿構
立成
漢枚舉爲文疾受詔立成

筆
朗等開筆不敢措手
焚硯
陸雲嘗與兄機書曰希

有章
出言曲中而中易煥乎
斐然
裴然成章

郁郁
郁郁彬彬
彬
彬彬然後君子

德
德文子以行禮
文囿
辭林
狗木鐸
母歲

多
爲文思少
天凌雲
司馬
三代同風
炳然與三代

振玉
詳賦
揆
天凌雲

同五藏出地謂子曰楊子雲甘泉文王修文文王

武王偃武武王克商乃不在茲乎文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謂之文也

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

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藏景者咸叩懷響者

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緣波而討源或妥帖而易施

或齟齬而不安龍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伊茲

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

求音幽絳邇於尺素吐滂霈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

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製之馥馥發清條之森森榮風

飛而颺豎鬱雲起乎翰林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

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

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

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

奏平徹以閑雅說緯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

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其爲物也

多矣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研

理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

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銷銖定去留於毫芒立片

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

成績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彌若綉繡悵若繁絃必

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行軸於予懷休他人
之我先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
剪亦蒙榮而集翠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
妍媸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
而不和或奔放以諧合發嘈囂而妖冶徒悅目而偶
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
清虛以純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
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若夫豐約之
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論巧或
興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
而必察或妍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趨節以投袂歌者
應弦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
精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雖濳發於巧心或
受嗤於拙口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藁簫
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
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影滅行猶響起思風發於閨
臆言泉流於唇齒紛葳蕤以馭選唯豪素之所擬文
微微以溢目音冷冷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
留兀若枯木豁若洞流覽管魂以探賸頓精爽而自
求理翳翳而愈伏思札札而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

悔或率意而寡允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配
靈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
而日新

唐類函卷第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西吳茅維校訂

文學部三

書記 救附 後制諸圖章奏表

○詔書鈔

渙汗大號易洪卦云九五渙汗其大號王肅注云王

其出如綸禮記緇衣篇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鄭

佩黃紙手詔辛毗作曹芳傳明帝不豫羣侍疾篤

紙詔書刑劉頌曰此詔也受此本為社稷今更為罪

尺一詔書尤與玄觀善先是有許作尺一詔書

卷一百三

五條詔書王隱晉書云武帝泰

與庾公四年班五條詔書

與王導敬曰伏讀明詔

見詔見詔數曰

聖主光武觀漢記第五倫傳云倫每見

奉詔驚喜踊躍

青簡詔敕晉八王故事云張方逼

朱鈞施行漢舊儀云詔書

閣不見事以此示之

使自驚飭不敢廢慢

○制誥帖

天書詔告四方

下寬大後漢侯霸字君房

公宣意漢書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守時上垂意於理

相如視草漢書王吉字子春相如視草

和令禮王命君命

○章奏一

子雲筆有餘力論衡云谷子雲唐子高

孔璋微為煩富

公車受章帝聞而怪之

簿告怨帝乃大怒

懷刀截車吳志太

無誤取道到洛陽請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

章已先便視之

置章御坐後漢周舉為平丘令上書

章奏二

伏蒲伏青蒲

削彙漢孔光時有字誤

伏蒲奏事

伏蒲奏事

伏蒲奏事

奏白奏程奏巧為奏
乃四不驚曰馬與尾五今聞墜墜於輒削魏志陳羣字
失人及子封事輒削其草皆焚其草故世莫能
聞不及奏蕭何守關中事有不及先露章漢何遜
州刺史除免之其不伏者臣法奏之復逆周禮卒夫
叙羣史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舊民之逆注復請也
也朝廷之諸臣受命自下而上曰逆復請也
萬民之復逆諸臣受命自下而上曰逆復請也
肅宗之復逆諸臣受命自下而上曰逆復請也
金作漢陳湯宇之使黃門持報當俯伏省闕從昏至明
陳得金錢作車奏辛以常受入削本草卿後漢宏字
之與尚書奏去副封魏相奏去副封卿後漢宏字
義真毀草陳後漢皇南嵩字義真前上事一本
恒外也文若焚草魏志荀彧字文若以書陳
也聞吏竊草私竊其草丁仲傳聞之告丹上封事行
持其書遂使人可奏漢不冠見點起避使人可其
憚如此上忘倦馬援善談說每奏事帝與戲欲說
曰臣東賢良策第一猶桂林一枝耳賈誼露草
山片玉待中奏免洗官帝曰吾與戲賈誼露草
陳咸定奏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請自奏事漢
為太山太守奏請無屬刺史得自乘傳奏事上初許
之房論石顯五鹿充宗有議所奏事趙充國字翁孫
太陽侯已不能乘傳奏事也議所奏事趙充國字翁孫
隔絕臣不能乘傳奏事也議所奏事趙充國字翁孫
其奏議臣初是元國計者上言上陳草草草
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上言上陳草草草

○表北堂

思之於內表施於外釋名云下言上曰表思孔章殊

健素章阮瑀之俊典論云陳琳阮瑀之俊典論云陳琳

取樂旨典論云樂廣樂廣樂廣樂廣樂廣樂廣樂廣樂廣

意廣乃作二句語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

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岳之筆潘岳不假樂之旨無以

美也五字悅服表再呈轉不可意命松更定經時松

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字松色鍾會察其有曼問松

不當操筆便成後魏董紹傳云孝武服以呈景王曰

上表前後再奏帝乃命紹為第三表紹周文曰為文能

至齊雅重公耳乃命紹為第三表紹周文曰為文能

以九口占年表高堂隆集云隆寢疾為口占表

有之豈異人皆明王之習也臣觀初之祭天

其或異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胃赤此親室之太

兵往討茶時鎮源皇後亮帝室皆周之東遷晉

是依諸呂之亂實賴朱亮帝室皆周之東遷晉

表陳德薄不足以奉宗廟元小君之位也

宗廟元小君之位也

○書記一藝文

廣雅曰書記曰書周易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漢書曰蘇武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求武等匈奴

奴言武已死後漢使至匈奴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

射上林中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單于顧

左右而驚謝又曰陳遵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從

卷之四

大

鯉魚腹中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見鯉

上言加餐飯思鴻鴈足下 蘇武妻蘇氏為八行之書

書雖兩紙三歲之字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

子西子空寓書於子貽子產 鄭子產書叔空困大怒

桓溫將以誤治為尚書 今遺書告之浩欣然答

愈疑如送改定之者 馬超愈疑封史慈名費慈書

所道但竹當歸壁藏 通草書 魏文帝命劉廙通

區區之節不取修草書 奉咫尺 若武若謂韓信曰

人之書注簡不取壁掛書 陳泰為并州京邑貴人寄

壁不發大達信 能為我取象信乎大搖尾而去卒

不學 卷一百三 七 書記

信心存尺書 劉琨上書曰南北迥邈手答書疏

別關外多事 端萬緒同有遺漏遠近 公車待詔

今為衛尉計吏修敬 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

得義秦騰中臣外交誼免官治罪 帝不封遺書

日發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 不封遺書

不發私書 公廉使執訊而與 鄭子家

功書于公安之官 非功曹所持 奉安初為縣功曹

功曹所請辭不肯受 從事後然而止 叔夜懶而不

作 洪喬傳而是棄 李陵之答蘇武用嗣德音

衛康之達山濤以絕交道 書漢鄒陽書梁王曰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日太子嬰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

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

昔玉人獻寶楚人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

子作狂接輿避世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蘇秦相

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

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女無

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故百里奚乞

食於道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

國此二人者豈素官于朝借譽左右然後二主用之

哉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

不學 卷一百三 八 書記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

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況

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

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

先為之容也 後漢班固上書東平王曰必有非常

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

功將軍鷹子牛之任躡先王之蹤體弘懿之資據高

明之勢尊和獻寶以罹折趾屈子納忠終於沈身

已而和氏之玉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彌章齊
陸厥與沈約書問聲韻曰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
洛神池鴈便成一體之作並堅精整詠史無虧于東
主乎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
稱是楊修敏捷著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
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
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一人也
梁簡文帝答張纘謝示集曰纘好文章於今二十
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
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為壯夫
文學

卷一百三

九

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
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且晴
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
琤琮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載胡霧連天
征旗拂日時聞鳴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
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又答新渝侯和詩書曰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
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合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
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
下泣破粉於妝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顏鏡中好面

還將畫堂之巧鳴瑟向趙始觀駐雲之曲手持口誦
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觀駐雲之曲手持口誦
喜荷交并也元帝答劉縉求述制旨義書曰學山
學海未臻其極為龍為光或從王事所賴昔經陝服
頗足良書憑几據格靜供遊目枕中之記即用為枕
帷前之帙仍可為帷對此自娛敬而待命叩而必應
已謝懸鐘汲而無竭復乖井養梁劉孝綽答梁元
帝書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荆臺未勞刺舉且摘高
麗近雖預觀寸錦而不視金玉昔臨渦辭賦悉與楊
循未殫寶笥傾懸生苦梁江淹詣宋建平王上書

文學

卷一百三

十

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蕤地庶女告天振風襲
於齊寧下官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麻帶之士謬得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
局禁者乎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積毀消金
積譏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
不義梁劉之遴與劉孝標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
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
英華搜羣言之隱賸鈐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
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
雖復子野謂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

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
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為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
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 梁劉孝標答劉之遴借
類苑書曰九冬有陳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
若夫采蠶蠶於紉統閱微言千殘竹盟飫膏液咀嚼
英華不知地之為興天之為蓋靡測迴塘莫辨興馬
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謀擲管聯冊纂
玆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
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
夫哉

文學

卷一百三

十一

書記

○檄一類聚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敝聲 釋名曰檄激也下
宮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 漢書曰申屠嘉為丞
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
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
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
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
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又
曰隗囂於宰府掾吏善為文書每上書移檄士大夫
莫不諷誦 又曰廬江毛義少時家貧以孝行稱南

陽張奉慕其義往候之坐定而檄適至以義守令
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 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
相飲楚相三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為檄告
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典略曰陳琳字孔璋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
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
愈我病數加厚賜 魏志曰孫放善為書檄三祖諮
命招喻多放所為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
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于屏風裏製檄文母潛登屏
風上窺既知其謀大喜曰汝能如此吾儕恥雪矣

文學

卷一百三

十二

書記

李充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
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諱
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

檄二北堂書鈔

應詹作檄見者慷慨 晉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王
三朝軍事又為陽順覆虜獲秋流涕勸趙
登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趙
奉檄心平服役 謝承後漢書云趙曉少嘗為縣吏
去到曉為資中諸社無受郵聘心恥曉少嘗為縣吏
不杜撫字叔和提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于薛
漢定韓 易雄列王敦罪 謝承後漢書云趙曉少嘗為縣吏
詩章句 易雄列王敦罪 謝承後漢書云趙曉少嘗為縣吏
但雄力弱不能供其本州匡救國難以此悲恨爾

傲三

懣

國文漢言馬相如喻巴蜀檄文曰夫邊郡之士聞烽
舉燧燔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

史型

卷一百三

十

而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終則遺顯號于後世傳土地于子孫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澤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於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魏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曰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賊假位興金帛僭輸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進重車操官某國於是收羅英雄棄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

賢者善處實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
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
露乃欲摧捷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幕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戢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
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而角其前
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
以沃燄炭有何不消滅者又檄吳將校曰孫權小
子未辯枚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滄簡
墨謂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
設張以在綱目繫縲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

本

卷一百三

十四

特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朝鮮之壘
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
惡大慙必當梟夷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聖賢之德
也鵠鳩之鳥巢于葦葦折于破下愚之惑也今江
東之地無異葦葦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魏鍾會檄
蜀文曰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
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
致真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是以命授六師冀行天罰
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
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曾

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晉孫惠爲東海王討成都王徽文曰穎粟性強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猛政遂使恣睢殺活由已疾諫好讒小人滿則官以貶成位以錢獲囚以貨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案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魯桓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爲弟則不順爲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俟晉庾闡爲郗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

文學

卷一百三

十五

姬文至聖猶西患昆夷周宣哲王而北難儉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遂陵跨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滅而石虎窮凶襲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爲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于海岱之間逼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者困重賦死生契濶良難爲心又檄李勢曰告已蜀士民夫昏明代運不終則泰賢哲觀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弛耀勒窮凶肆暴神州李劉啓逆竊逼岷川冀以不

才任符分猷未能仰宣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制于犬羊之羣元元之命懸于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疾疢如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誠信誓之明有如皎日又爲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剪獲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剋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業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離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高

文學

卷一百三

十六

旗連雲組練映日運孫吳之籌按尚甫之略莫不張膽阻鐵人思自奮以此聚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颶之掃落葉也晉桓溫檄胡文曰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前困離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車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暫成楚越登丘懷覽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節恥有莽朝歷紀逋僭一朝蕩定拯撫黎民卽安本土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旣明隨才攸序此之風

範想所聞也 梁元帝伐侯景檄文曰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一宇內德惠攸長仁育羣生義征不服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鼙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賢備霍辛趙之將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唯冒干貨賄不知其極敢興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者結怨江干遠適單于虔劉我人民離散我兄弟滅獲之人五宗及賞縉紳之士三族見誅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雷震風駭直指建鄴按劍

卷一百三

此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揮皎日為之還舍如馬之載鴻毛奔牛之觸魯縞 梁裴子野喻虜檄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遠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朕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戰干戈思與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篤降喪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墟頻梟僭偽末葉陵遲遂亡淮濟曠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閑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是惡其民何罪若

此塗炭川流兵革今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于軍旅婦女疲于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懲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譬猶翻東海以注盤渦倒崑崙以壓螻蟻其身靡爛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人姓蒙恥俛首有自來矣濯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磬降漢華約七葉荷有其才豈無大位 梁任孝恭為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繼梟剪之誅兇狡憑陵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徒藉羣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耀脣燈府傳飲器我有梁君臨一境

卷一百三

下世相承保久黔黎事踰年祀亦朱榮胡貊遺種塞是居姦充妄才凶愚醜類茹血餐腥本非人品依隨水草取類馬牛而包藏禍圖竊懷反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酋豪侵凌我河縣所以流離播越亟淹足紀仰慕園陵俯傷黎庶遂得式仰唐朝宣奉舜關梁人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有展當軒平章百外垂拱而治協和萬邦今造同州刺史范遵等並率前鋒揚旌致討先取渭臺鼓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猶桑梓淪蕪室家顛殞飲氣吞聲志申讎怨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表裏符契神靈鬱集王者之

師有征無戰鋒刃所裁幸勿維染 後魏魏收徵梁
文曰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建
之以邦國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貳帝王所以總
一雖五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所行孰云能易而皇
家承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
遠修禮讓以止訟舞干羽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玄
功潛運至德旁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而無
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侯景豎子本無土業以金陵
通逃之藪江南流離之地甘辭卑體進執圖身而偽
朝太不幸矣忘義主荒干上臣蔽於下人而無禮其

卷一百三

十九

雖國平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
雖有賊臣去國亡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鳥
之飛海濱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
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是以吳優齊境遂致句
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上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
軼徐部築壘擁川擒信邀刺此而可忍孰不可懷貞
陽以猶子之親當戎首之任非但力屈道窮亦將路
無選蜀兼復挾汴垂翅俱在籠樊雖復貪利苟得肯
同即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井智者所
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速猶將來之可追保

身量分久當止足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俾
其勢得容多令其時堪乘便計雖非孫吳猛將燕趙
精兵猶是久涉行陣習軍旅拒此則作氣不足攻
彼則為勢有餘呼之則返速而嚮小不懲則叛遲而
禍大但恐楚國亡後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橫使江黃士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天折露霽
之中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將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
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腹心
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戲無用府藏之虛空請

卷一百三

二十一

熊咆詭延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鵠鵠相把
我乘其弊方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刺生於建業
之宮虞虎遊于姑蘇之館但恐革車之所輻輳劍騎
之所蹂踐椅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王
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歸欵軍門委命下
吏當使焚燒而山拂席相俟必以楚材終為晉用也
陳徐陵撰周文曰主上恭膺寶歷嗣奉瑤圖既稟
聖人之材兼富神武之略又安兆庶共靖戎華用戰
于戈永銷鋒鏑沉復追惟在楚無忘玉帛之言軫念
過昔猶感無言之惠年馳玉節之使歲降銀車之恩

庶使懷音微知感而反其藏匿招我叛臣翊從瀟湘空竭關軍崩梁左右漢河東西顧地呼天望停哀救夫一人掩泣猶恰滿堂百姓爲心彌切宸扈大都督吳明徹台司主將德茂敷高威者荆湘化聞庸蜀叱咤而平宿豫吹噓而定陽席卷江淮無淹弦望

○移德文
類聚

范曄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忘方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喬瑁乃詐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典略曰衛裏字叔遼修行至孝州文學

卷一百三

二十一

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討不能平而使襄要我願解散於是襄爲書移即平定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邠城陷寶屍沈江不出戴詳移告河伯諸神使出寶屍十餘日乃出

後漢劉歆讓太常博士移文曰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習列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質對歆因移書責讓之曰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

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皆以尚書爲不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于士君子也梁簡文帝答穰城永和

移文曰屬彼數及侮亡運逢瓦解石言水鬪實驗地凶飛絮雨衆還符天怪故淪俗駸介遺黎南請所以皇略北征事同拯溺愍百姓之未安傷一物之失所故餘民襁負掃地來王而向化之黨忽覽今移咸以陶竑禮樂重覩衣冠已變伊川之髮兼削呼韓之社文學

卷一百三

二十二

寧當生入玉關死歸建業民情若此匪我求蒙行人遂屈實亦勞止想近察時機遠詳圖緯早去中原遽反桑梓旋地脉而北移越天渠而南指然後三姓三賢可存十半如其遂固守株不達玄象將恐衛將之師復有狼居之戰應侯之討更觀陰山之哭梁任孝恭答魏初和移文曰蓋軒轅五十一戰義在拯民湯武二十七征本惟靜難明異時而同致信殊政而一揆我皇肩茲上聖承彼百王卷六合而包容弘二儀而覆載照日月澤富雲雨值魏氏紛綸亟離星晷競尋干戈予以興廢主無卒歲相不決辰隻馬泣

師月陳庭闕哀糧請救日欵關扉故屢動雲旌再驅蒼兕同小日之存亡等任好之繼絕匹婦是讎尺土非利然百戰百勝猶苦四民九拒九攻終勞萬姓納皇之念無忘日晏李陵失律暫摧羽鱗同孟明之反秦似荀罃之歸晉并齊來移聞之委曲知彼當璧得人兆龜有王欲偃兵戈式敦雅好鶴鳴九臯戾天已響出其言善良以欣然輒勒緣邊屯戍各息烽警旌旗畫卷刁斗夜停混雜犬於四鄰接桑麻於二境陳徐陵爲護軍長史王質移文曰比金風已勁玉露方圓宜及窮秋幸踰高塞當使孤旌不反隻騎無還

東學

卷一百二

二十三

非止湯羅豈知堯德其承比年民墊仍歲繼隆粒器貴於隋珠分糜乏於齊鼎且氏羌旅拒已跨伊瀍胡羯憑陵方踰汾潞刺虎之勢時期下生拾蟬之機爾驗蘇子但國家體茲明信有同皎日豈惟風雨之旦猶救匹夫宵夢之言無欺幽壤華皎近以臨蕃有譴作牧無章既懼檻車之徵便憂齊斧之戮遂乃泊兵楚夢竊戴干戈傍引西戎共謀東夏僞周遣其衛國公宇文直等總統德儉爲其羽翼醜徒濟岸來攻郢城逆豎浮舟同趣夏浦王師艤櫂素在中流羣帥爭驅應時殲蕩羌胡寶馬縱橫七澤之中荆楚樓船

爾滿三江之上俘禽所獲水陸無遺華皎擢自錫微叨居蕃翰情慙犬馬罔顧恩靈醜執干戈自圖家國聞諸間謀具彼鄉謀乃授冬官卽爲鄉導雖傷仁義之俗非敢有私期和與之情猶冀無失又移齊曰獲去月二十日移承羯寇平殄同懷慶悅眷言鄰穆深副情忖夫天綱之大固無微而不擒神武之師本無征而不克至如戎王傾其部落逆豎遁其鄉關非厥英圖殆難戢勦況復洞庭遐曠兵食殷阜西窮版屋北罄瓊廬降冠冠符姚勢兼聰勒庸蜀寶馬彌山不窮巴漢樓船陵波無際我之元戎上將協力同心承

東學

卷一百三

二十四

東朝暮致行明罰爲風爲火殄彼蒙衝如霆如雷其舟艦羌兵楚賊赴水沈沙棄甲則兩岸同奔橫屍則千里相枕江川盡滿辟雎水之無流原隰窮胡等陰山之長哭於是黑山叛邑諸城洞開白虜連羣投戈請命長沙鵬鳥靡復爲妖湘川石燕自然還儼克翦無算縲禽不貴欲計軍俘終難巧曆所獲龍駒驥子百千其羣更開首禍之園方廣駒駘之廐於是衛霍甘陳虬髯瞋目心馳龍路志飲河源乘勝長驅未知所限豈如桓溫不武棄彼關中殷浩無能長茲羌賊方且西踰酒郿抵我境而置邊亭東略鹽池爲齊

○圖書北鈔堂

也
圖
河出黑圖
車禮運云
河出馬圖
器
河出綠圖
隨巢子
云殷滅

負圖尚書中候云龍圖玉檢河圖云舜卽位黃龍負圖而出黃玉爲匣

石壁披圖視典穆天子傳云天子至于崑崙之丘披圖視典觀天子之寶器按識

文學 卷一百三 十五

書地成圖漢書云張安世子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

域圖裴秀地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

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

鄉八十四省視既難事又不審乃裁減爲方丈圖以
一分爲十里一寸爲百里從率數計里備載名山都

陰陽之道今安在風后曰其圖黃帝藏于會稽之山下其穴深千丈闊千尺鎮以磐石求之者亡視之者

○識
書北
鈔堂

文曰太子樂府曰黃門鼓吹讀圖識東觀記曰光武

圖說又云尹衡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說圖說敏對曰諒昔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

何如譚
不應
亡秦者胡
史記云秦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

卷一百三

國其效云不轉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識曰力在左
在右讓無言或入口讓去言爲襄字或入口乃國

臣不爲議帝嘗問與郊祀事曰

臣不讀識後漢桓譚傳云時帝信識多以夾定嫌疑譚曰臣不讀識帝問其故

陳勝吳廣傳云勝廣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

孤鳴呼曰大雲集龍圖
楚興陳勝王
後漢書光武先在長安
舍生置華自關中奉赤
符

白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王

符北堂

刻玉符 史記呂不韋傳云華陽夫人承太子問從容

通銅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符 漢書云文帝二年九月與夫人刻玉符

南卷第一百四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西吳茅維校訂

文學部四 詩 賦

○詩一類 北堂書鈔并入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春秋說題辭曰在事為詩未發為謀 禮記曰

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 左傳曰周穆王欲

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

招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思我王

度式如玉如金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

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列子曰堯微服遊於

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堯問曰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

問大夫大夫曰古詩 穆天子傳曰至於黃竹天子

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我徂黃竹三章

以哀民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

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 漢書曰誦其言謂之詩

又曰匡衡字稚珪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

詩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應劭曰鼎

曰臣衡少匡說詩解人願 又曰益州刺史王襄欲

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

布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童子選

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大學下轉而上聞宣帝

召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

之 又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

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

盛衰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又韋賢傳曰其

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

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于鄒

文學

卷一百四

二

詩

趙書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年十四五為將軍王陽

秣馬光但書馬柳屋柱為詩不親馬事 世說曰夏

侯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

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風詩 又曰郭景純詩云

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遙集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

每讀此輒覺神超形越 荀勗曰詩者古之歌章

文章流別論曰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

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 漢武帝集曰奉車

子集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為歌詩 漢孝武

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

詩乃得上坐皇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曰驂駕

駟馬從梁來大司馬曰郡國士馬羽林才丞相曰總

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曰和撫四夷不易哉御史大

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太常曰撞鍾擊鼓聲中詩宗

正曰宗室廣大日益滋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光

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請獄決嫌疑

太僕曰修飾輿馬待駕來大鴻臚曰郡國吏功差次

之少府曰乘輿御馬主治之大司農曰陳粟萬碩揚

以箕執金吾曰微道宮下隨討治左馮翊曰三輔盜

賊天下危右扶風曰盜阻南山為民災京兆尹曰外

文學

卷一百四

三

詩

家公王不可治詹事曰椒房率更領其材典屬國曰

蠻夷朝賀常會期大匠曰枉枅構榱相枝持太官令

曰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曰走狗逐兔張栗恩郭

舍人曰擗妃女唇目如飴東方朔曰迫窘詰屈幾窮

哉 宋孝武帝華林都亭曲水聯句效柏梁體九官

盛事子旒纁宋孝武帝三輔務根誠難亮楊州刺史江策

拙粉鄉慙恩望南徐州刺史折衡莫效興民謗將軍

臣元侍禁衛儲恩踰量太子右臣謬叨寵九流曠御史

景尚書喉唇廢職方思讓臣明筆直繩天威諒御史

師伯臣梁武帝清暑殿聯句柏梁體居中負展寄纓

綏梁武言懸輻輳政無術新安太守任昉至德無垠愧違弼
侍中變贊涼河豈微物劉升陽竊侍兩宮懸樞密黃門
侍郎清通簡要臣豈汨中謝覽出入帷展濫榮秩中侍
柳登道龍樓歌樹實太子中庶空班獨坐懸羊質史
卷復嗣以書記臣敢匹右軍王謬參和鼎講畫一司徒
陸果嗣以書記臣敢匹右軍王謬參和鼎講畫一司徒
劉治景味參和臣多賈同侍左西梁元帝宴清言
殿作栢梁體玉衡七政轉璇璣帝升降端揆而才非
詩中尚書登鏡朱紫眇難追更部尚書臣穀晉寶滔妻蘇
氏名惠字若蘭滔被徙流沙惠為織錦迴文詩八百
餘字以寄滔宛轉迴旋辭甚悽惋

文學

卷一百四

四詩

詩二帖

麗則

詩人之賦

綺靡

文賦詩樂

建安之風

篇軍之

園

志之所至

詩亦至

志之所之

詩類

三言四

言

韋孟

五言

李陵

六言

谷永

辭

綺合

詩

後漢孔融

離合郡姓名

詩曰漁父

屈節水潛

歷方

與時

進止

出行施張

離日

呂公磯釣

闔口

渭旁

離口

九域有聖

無土不王

離或

好是正直

女回子匡

離子

海外有截

隼逝鷹揚

文與

今文不同

合也

六翮將奮

羽儀未彰

離南

龍蛇之蟄

俾也可忘

離重字玳瑁隱曜美玉韜光去王成文無名無譽放
合深藏離字按轡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晉潘岳
離合詩曰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
桑梓被源卉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拂舉害各蠲消
吉德流普谿谷可安奚作棟宇嫣然以意焉懼外侮
熙神委命已求多祐歎彼季末口出擇語誰能墨誠
言喪厥所肇畝之諺龍潛巖阻渺義崇亂少長失叙
思陽容宋何長瑜離合詩曰宜然悅今會且怨明
晨別有救不能甘有難不可雪宋孝武離合詩
曰霏雲起兮汎濫雨昏而不消意氣憤以無樂音

文學

卷一百四

五詩

塵寂而莫交

守邊境以臨敵

寸心屬於戎昭閣

盤圖

記門滿簷

條仲秋始戒

中園初周池

育秋蓮冰

滅寒

漂首歸塗

以易感日月

逝而難要

分中心而誰

寄入

懷念而必謠

悲客他

宋謝惠連

離合詩曰放棹

遙塗

各

又

曰夫人皆薄離

二友獨懷

思篤子衿

詩山川何足

苦

念

又夜集

離合詩曰四坐

宴嘉賓

一客自遠

繇九言

何所戒

善故宜遵

此

宋謝靈運

作離合

詩曰古人

怨信次十日

眇未央

加我懷繇繇口詠情

亦傷劇

裁歸遊客

處子勿相忘

宋賀道慶

離合

字

宋賀道慶

離合

字

宋賀道慶

離合

字

詩曰促席宴閑夜足歡不覺疲詠歌無餘願永言終
在斯字齊石道慧離合詩曰好仇華良夜子歡我
亦欣昊穹出明月一坐感良辰字齊王融離合詩
曰冰容懸遠鑒木質謝明暉是照相思夕早望行人
歸字梁元帝離合詩曰寥雲物淨水木備春光
龕定方無遠合浦不難航龍梁蕭巡離合詩贈尚
書令何敬容曰技能本無取文葉復單貧柯條謬承
日木石豈知晨狗馬誠難盡犬羊非易馴效嘖既不
似學步孰能真寔由素朝典是曰靈藥倫俗化於茲
鄙人遂自此分何敬容陳沈炯離合詩贈江藻曰開
門枕芳野井上發紅桃林中藤鳥秀木末風雲高堂
室何寥廓志士隱蓬蒿故知人外賞文酒易陶陶朋
友足諧晤又此感詩騷朗月同攜手良景共合毫藥
巴有妙術言是神僊曹百年肆偃仰一理詎相勞居
齊王融迴文詩曰枝分柳塞北葉暗榆關東垂
條逐絮轉落葉散華叢池蓮照曉月幔錦拂朝風低
吹雜綸羽薄粉豔妝紅離情隔遠道歎結深閨中
又後園作迴文詩曰斜峯繞徑曲聳石帶山連花餘
拂戲鳥樹密隱鳴蟬梁簡文帝和湘東王後園迴
文詩曰枝雲間石峯脉水侵山岸池清戲鵲聚樹秋

飛葉散梁劬陵王蕭綸迴文詩曰燭華臨靜夜香
氣入重帷曲度聞歌遠繁絃覺舞遲周庚信和迴
文詩曰早蓮生竭鑊嫩菊養秋隣滿池留浴鳥分橋
上戲人梁定襄侯和迴文詩曰危臺出岫迴曲磧
上橋斜池蓮隱弱艾徑條落藤花宋鮑昭建除詩
曰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羌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
箱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牆平原巨千里旌鼓轉相
望定舍後未休候騎前勅裝執戈無暫頓彎弧不解
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悉平蕩萬里置關
梁成車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餘
光開壤製朱綬左右佩金童閉帷草太玄茲事殆愚
狂梁宣帝建除詩曰建國惟神業十世本靈長除
苛逾漢祖後后類殷湯滿盈既虧度不運理還康平
階今復觀德星行見祥定寇資雄略靜亂屬賢良執
訊窮郅魯弔伐徧徐揚破敵勲庸盛佩紫且懷黃危
苗既已竄妖沴亦云亡成功勒雲社治定禮要荒收
戟歸農器牧馬恣蕩場開山接梯路架海擬山梁閉
慾同彭老延壽等東皇梁范雲建除詩曰建國負
東海衣冠成管丘除道梁潞水結駟登之罍滿座咸
嘉友蘋藻絕時羞平望極聊攝直視盡姑尤定交無

恒所同志互相求執手歡高宴舉白窮獻酬破琴豈
重賞臨豪寧再憐危生一朝露蟻蟻將見謀成功退
不處爲名自此收收名棄車馬單步反崎牛開渠納
秋水相土播春疇閉門謝世人何欲復何求 陳沈
炯建除詩曰建軍連鳳闕藹藹入雲煙除庭發槐柳
冠劍似神僊滿衢飛玉軼夾道躡金鞭平明塵霧合
薄暮風雲騫定交太學裏射策雲臺邊執事一朝謬
朝市忽崩遷破家徒殉國力弱不扶顛危機空履虎
擊惡豈如鷗成師鑿門去敗績裹尸旋收魂不入斗
抱景間穹玄開煩何所說空憶平生前閉門窮巷裏

末學

卷百四

本一詩

靜掃詠歸田 又六甲詩曰甲拆開衆果萬物具敷
榮乙飛上危幕雀乳出空城丁翼陳詩罷公綏作賦
成戊巢花已秀滿塘草自生已乃忘懷客榮樂尚關
情庚庚開鳥嘯肅肅望冕征辛酸多惻惻寂寞少逢
迎壬蒸懷太古覆妙竹無名癸已空施位詎以召幽
貞 又十二屬詩曰鼠迹生塵案牛羊暮下來虎嘯
坐空谷兔月向窻開龍隱遠青翠馳柳近徘徊馬蘭
方遠摘羊負始春栽猴栗羞芳果雞跖引清杯狗其
懷物外豬蠡宵悠哉 又六府詩曰水廣南山暗杖
策山逢門火炬前村發林煙樹下昏金華散黃藥惠

韋維芳孫木蘭露漸落山芝風屢翻土高行已冒抱
魏憶中園穀城定若近常終黃石言 陳孔魚和六
府詩曰金門朱軌躅吾子盛簪裾木古無時用萍流
復在余水鄉訪松石蘭澤侶樵漁火洲方可至地肺
卽爲居士牛自知止貞心達毀譽穀稼有時隙衆植
望白榆 又古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月初生半
白半黑眼中精腦腦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齊王融代兩頭纖纖詩曰兩頭纖纖綺上文半白
半黑燕翔羣膈膈膊膊鳥迷曠磊磊落落落玉石分
又藥砧詩曰藥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

末學

卷百四

本一詩

破鏡飛上天 又代藥砧詩曰花帶今何在不是林
下生何當垂兩髻團扇雲間明 又曰鏡臺今何在
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雲上璧已虧 又古五雜
組詩曰五雜組同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復已人將
老 又代五雜組詩曰五雜組慶雲發往復還經天
月不復已生胡越 梁范雲擬古五雜組詩曰五雜
組會塗山往復還兩嶠關不得已嬀與鰥 宋王微
四氣詩曰衡若首春華梧楸當夏翳鳴笙起秋風置
酒飛冬雪 齊王融四色詩曰赤如城霞起青如松
霧澈黑如幽都雲白如瑤池雪 梁范雲四色詩曰

折柳青門外，握蘭翠疏中。綠蘋騁春日，碧渚清時風。
又曰：差池朱燕去，續翻赤鴈歸。潏潏丹魚聚，聯翩
白鳥飛。又曰：素鱗颺北渚，白水杜南紀。獻環潤玉
塞，歸珠照瓊嶽。又曰：烏林葉將實，墨池水就乾。玄
豹藏暮雨，黑豹凌夜寒。又曰：月如桓公廟，青如夕
郎門。黑如南巖嶺，白如東山猿。宋鮑照謎字詩曰：
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一八，飛泉仰流。并頭如
刀尾如鉤，中央橫廣，四角六抽，石面負兩刃，左邊雙
屬牛。通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
字宋謝莊自潯陽至都集道里名爲詩曰：山經巫

文學

卷二百四

十一

名詩曰：一去瀛水陽，連翩遠爲客。二毛颯已垂，家貧
無所擇。三徑日荒疎，遙人心不懌。四豪不降意，何事
黃金百五十口米歸者，朱輪竟長陌。六郡輕薄兒，追隨
窮日夕。七發動音容，賓從紛奕奕。八表服英嚴，光光
滿墳籍。九流意何以，守玄遂成白。十載職不移，來歸
洛松柏。梁范雲數名詩曰：一鼓有餘氣，趨勇正紛
紜。二廣無遺略，雄虎自爲羣。三河尚擾攘，楯櫓起憤
愠。四巡駐青蹕，瘞玉曠亭云。五十又舒旆，旗幟日續
紛。六郡良家子，慕義輒從軍。七獲美前載，克俊嘉昔
聞。八音竹繁律，將以安司勳。九命旣斯復，金壁固宜
分。十難康有道，延首望鄉雲。齊王融奉和竟陵王
郡縣名詩曰：國道芳水，蒞浦得道。詠店丘升，嵇臨廣牧。
從望盡平洲，曾山陵翠坂。方渠緬清流，陽臺翻早茂。
陰館懷名秋，歲晏東光弭。景仄西華收，端溪懸昔茂。
測水謝前修，往食曲阜。咸今屬平臺，遊燕棠缺初雅。
鄭衮息遺誨，久傾信都美。乃結茂陵儔，河間殊可詠。
南海果難遊。梁范雲奉和齊竟陵王郡縣名詩曰：
撫戈金城外，解佩玉門中。白馬騰遠雪，蒼松壯寒風。
臨渚方辯渭，安夷始和戎。取禾廣田北，驅獸飛狐東。
新城多雜業，故市絕商工。海西舟楫斷，雲南煙霧通。

文學

卷二百四

十二

罄節疇盛德宣方昭武功還飲漁陽水豈轉杜陵蓬
梁沈約奉和竟陵王郡縣名詩曰西都富軒冕南
宮溢才彥高關連朱雉方渠漸游殿廣川肆河濟長
岑繞嶠汧曲梁濟危渚平臯騁悠眇青淵皎澄澈曾
山鬱葱舊陽泉濯春藻陰丘聚寒霰西華不可留東
光促奔箭望都遊子懷臨戎征馬倦既豫平臺集復
齒南皮宴一闕長安城羞言杜陵稼 梁元帝縣名
詩曰長陵新市北鄭衛好容儀先過上蘭苑還牽高
柳枝薄粧宜入鏡舒花堪照池蒲洲涵水色椒壁雜
風吹此時方夜飲平臺傳羽卮 梁范雲州名詩曰

文學

卷一百四

十二 詩

司春命初鐸青耦肆中樊逸豫誠何事稻梁復宜敦
徐步遵廣隰冀以寫憂源楊柳垂場圃荆棘生庭門
交情久所見益友能孰存 梁簡文帝封名詩曰櫛
比園花滿徑復水流新離禽時入袖旅穀乍依蘋豐
壺要上客鵠鼎命嘉賓車由泰夏闕馬散咸陽塵蓮
舟雖未濟分密已同人 又藥名詩曰朝風動春草
落日照橫塘重臺蕩子妾黃昏獨自傷燭映合歡被
帷飄蘇合香石墨聊書賦鉛華試作妝徒令惜萱草
蔓延滿空房 梁元帝藥名詩曰戍客恒山下常思
衣錦歸況看春草歇還見鴈南飛燭燭花影重臺

開綺靡風吹竹葉袖綢繆流黃機詎信金城裏繁露
曉露承 梁庾肩吾奉和藥名詩曰英王牧荆楚聽
訟出池臺督郵稱蝗去亭長說烏來行塘朱鷺響當
道赤帷開馬鞭聊寫賦竹葉暫傾杯 梁沈約奉和
齊竟陵王藥名詩曰丹草秀朱耆重臺架危岳木蘭
露易飲射干枝可結陽隈採辛夷寒山望積雪玉泉
亟周流雲華乍明滅合歡葉暮捲爵林聲夜切垂景
迫連桑思僊慕雲埒荆實剖丹瓶龍芻汗奔血照握
乃夜光盈車非玉屑細柳空葳蕤水萍終萎絕黃符
若可挹長生永昭哲 梁元帝姓名詩曰征人習水

文學

卷一百四

十三 詩

戰辛苦配戈船夜城隨偃月朝軍逐避年龍吟激水
度虹光入夜圓濤來如陣起星上似烽然經時事南
越還復討朝鮮 梁沈約和陸慧曉百姓名詩曰建
都望淮海樹關表衡稽井幹風雲出柏梁星漢齊皇
主臨萬宇惠化覃黔黎吉士服仁義宿昔秉華圭庸
賢起幽谷欽言非象犀端委康國步偃息召邦携舉
政方分策易紀粲金泥伊余沐嘉幸由是別遠畦曾
微洵露答光景遂云西方隨鍊丹子薄暮矯行迷
梁元帝相名詩曰仙人賣玉杖乘鹿去山林浮杯度
池曲摩鏡往河陰井內書銅板竈裏化黃金妻搖五

文學

卷一百四

十四

明弱妾弄一絃琴暫遊忽千里中天那可尋 又鳥
名詩曰方舟去鳩鵲引欲相要晨晷移去舸飛燕
動歸橈離人憐夜刻鳳女念吹簫雀釵照輕幌翠的
繞纖腰復聞朱鷺曲鉦管雜迴潮 又獸名詩曰豹
韜求秘術虎略選良臣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推
鋒上孤塞畫象入麒麟果下新花落桃枝芳樹春王
孫及公子熊席復橫陳 又歌曲名詩曰啼鳥怨別
偶曙鳥憶離家石闌題書字金鐙飄落花東方曉星
度西山晚日斜綬衫迴廣袖弱掩輕紗暫借青驄
馬來送黃牛車 又龜兆名詩曰土膏春氣生倡女
務春情魚遊連北水鵲作遼東鳴折梅還揮鬢盡
更移聲銀燭含朱火金鑪對寶筵百枝凝夕燄却月
隱高城 又鍼穴名詩曰金推五百里日晚唱歸來
車轉承光殿步上通天臺釵臨曲池影翳拂玉堂梅
先取中庭入罷逐步廊迴下關那早閉人迎已復開
又將軍名詩曰虎旅皆成陣龍騎盡能踴鳴鞭俱
破虜決勝往長榆細柳浮輕暗大樹繞栖烏樓船寫
退鷁橋鳥狎飛鳬度河還自許偏與功名俱 又宮
殿名詩曰林間花欲然竹徑露初圓鬪雞東道上走
馬北場邊合歡依暝卷蒲萄向日鮮旗亭覓張放香

文學

卷一百四

十五

車迎董賢定隔天淵水相思夜不眠 又屋名詩曰
梁園氣色和斗酒共相過玉柱調新曲畫扇掩餘歌
深潭影菱花絕壁挂輕蘿木蓮恨花晚蕭微兼刺多
含情戲芳節徐步待金波 又車名詩曰長堤帶江
轉連甍映日分佳人坐椒屋接膝對蘭薰繞砌榮流
水邊梁園畫雲錦色懸珠眾衣香遙出羣日暮輕帷
下黃金妾贈君 又船名詩曰天際浮雲飛三翼自
相追池模白鷁舞檐知青雀歸華淵通轉漣伏檻跨
相磯松澗流星影桂窻斜月暉思君此無極高樓淚
染衣 又樹名詩曰桃李競追隨輕衫露弱枝杏梁
始東照柘火未西馳香因玉釧動佩逐金衣移柳葉
生眉上珠璫搖鬢垂逢君桂枝馬車下覓新知 又
草名詩曰胡王迎娉主塗經荆北遊金錢買含笑銀
缸影梳頭初控游龍馬仍移卷柏舟中江離思切蓬
鬢不堪秋況度葛浦海落月似懸鉤 陳沈炯八音
詩曰金屋貯阿嬌樓閣起迢迢石頭足年少大道跨
河橋緣仙無緩節羅騎自飄飄竹煙生薄晚花已亂
春朝 又詎無匹神女嫁蘇韶土地多妍冶鄉里足
壓鄰昔年大相識聲論動風飈木桃堪底用寄以答
瓊瑤 又和蔡黃門口字詠絕句曰臨臨宮閣路靈

靈谷口劇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

梁江淹雜體詩序曰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藍朱成采雜錯之變無端宮角為音靡曼之態匪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覓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鬼不其然與至于代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則忌辛好月則非素豈所謂通方廣照怨遠兼愛者哉然五言之興諒非變古但關西鄴下既以罕同河外江南頗為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璧浮沈之殊僕以為亦各具天兼善而已

○賦一藝文

文學

卷一百四

十一賦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也桓子新論曰余少時見楊子雲麗文高論不量年少猥欲逮及常作小賦用精思大劇而立感動發病于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為之卒暴倦卧夢其五臟出地及覺大少氣病一歲余素好文見子雲工為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為之矣漢書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與圖政事故可以列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浸衰聘問歌詠不行於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孫卿及楚臣

屈原離騷他國皆作賦以風諭咸有測隱古詩之義

其後宋玉應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為後麗閎衍之語沒其諷諭之義是以楊子稱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又曰上令主褒與張子儵等竝待詔數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浮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有仁義風諭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詳文

又曰枚臯上書比闕自陳枚乘之子得大喜召入見待詔臯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臯

文學

卷一百四

十七

賦

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優戲以故得溲瀆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臯從行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又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往幸甘泉宮常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揚雄盛言車騎之眾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迎釐三辰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微風齋戒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東觀漢記曰

總覽人物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得賦而相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可待而傳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名曰玄暢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賦陽雲之臺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賜雲夢之田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相如賦之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何如賦之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前各賦一物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名欲試之告曰其為吾各賦一物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後漢書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大後漢書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命以秋與外相如為上林于虛賦意思蕭散不復

隋江總賦得一日成三賦應令詩曰副君睿賞道

清夜北園遊下筆成三賦傳觴對九秋飛文綺縠采

落紙波濤流樹密寒蟬響齊時雀聲愁綠淑明層殿

青山照近樓此時盛禮物顧省良若抽

乃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

甲屈原有周氏之蟬鳴或鼻祖於汾陽靈宗初謀伯

文學

卷一百四

二十一

俗兮流於末之楊侯惟天軌之不辟何純潔而離紛

漢十世之陽朔招搖絕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度后

土之方貞鳳皇解於蓬渚豈為鶩之能捷騁驛驢於

曲躡驢驢連轡而齊足矜艾茹之綠衣被芙蓉

之朱裳步皓烈而莫聞不如襲而幽之離房精瓊糜

與秋菊將以延天天年臨汨羅而自隕何怨日薄於

西山累阮承平夫傳說奚不信而逐行徒恐鴟鵂

之將鳴顧先百草為不榮後漢班彪悼離騷曰夫

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

之故也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圻矍

文學

卷一百四

二十一

體龍蛇以幽潛晉肇虞悠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

度時以進退泰則摠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擗

之莫究其外固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

乎一槩魏曹植九詠曰芙蓉車兮桂衡結萍蓋兮

翠旌四咎虬兮翼轂駕陵魚兮驂鯨鯨薦兮蘭席蕙

櫛兮苓牀抗南箕兮簸瓊藥挹天河兮滌玉觴靈既

降兮汨靜然登文階兮坐紫房服春榮兮倚摩雲裾

繞兮容裔冠北辰兮爰裁帶長虹兮陵厲蘭肴御兮

玉俎陳雅音奏兮文虞羅感濯漢兮美遊女揚激楚

際兮會有期嗟痛吾今來不時來無見兮進無聞泣
下雨兮歎成雲先后悔其靡及冀後王之一寤猶擗
轡而繁策馳殺車之危路羣乘舟而無楫將何川而
能渡何世俗之蒙昧悼邦國之未靜任椒蘭其望治
由倒裳而求領尋湘漢之長流採芳岸之靈芝遇游
女於水裔採菱華而結辭野蕭條以極望曠千里以
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汙
泥不為濁路之飛塵 梁元帝擬秋氣搖落曰秋風
起兮寒鴈歸寒蟬鳴兮秋草腓萍清兮水澈葉落兮
林稀 梁張纘擬若有人兮曰若有人兮傍巖石新

卷一百四

二十三

辭表今杜衡席表幽居兮翠微上臨春風兮聊騁望
日已暮兮夕雲飛懷君王兮未能歸

賦體 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
芳競飛於陽和花爭開於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
心之云含欣分竹其厲精慙戎車之屢駕 梁任昉
賦體曰倣征侶兮犧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屬軒軌
之易循值堯民之可化慙儒雉之聲朝惡細魚之在
夜奉玉檢之陸離待金疊之云舍 梁王僧孺賦體
曰維齊兮翠旌容與兮龍駕新桐兮始華孔雀兮初
化思治兮終朝求人兮仄夜竟大德之未訓何飛光

之徒舍 梁陸倕賦體曰奉欽明之睿后沐隆平之
玄化參振鷺之充庭侍長徒之曾舍真無恨於終南
豫告成於芝駕雖就列而陳力終胡顏于長夜 梁
柳惺賦體曰飛鸞竦兮不停陰徂川逝兮無暫舍白
日出兮燦晚辰春雷奮兮動闌夜竊匪服於儲闈叨
洪恩於良駕何眇身之多幸濯微纓於唐化

論 魏文帝典論曰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
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
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今之文人
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斯七人者於學

卷一百四

二十三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騁驥於千里仰齊足
而竝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
能免於斯累乃作文論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有逸
氣然蔡邕也陳琳阮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瑒
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
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維以朝獻及其時有所
善揚班固也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
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
不可力強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意於篇籍
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

西伯幽而寅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貴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憊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所大痛也

晉書虞文童流別論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勲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

文選

卷一百四

二十四

賦

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文

之頌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

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

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人體而害政

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

以浮誇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

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

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鷥于飛

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

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

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

雅音之韻四言爲善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

正也

梁沈約與范述曾論竟陵王賦書曰夫渺泛滄流

則不識涯涘維陳鐘石則莫辨宮商雖復吟誦迴環

編離字滅終無以仰酬睿旨微表寸長

唐類函卷第一百四

唐類函卷二百五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西吳茅維校訂

文學部五

七頌 歲 銘 集序 論 策 連珠 詠 碑 哀辭 弔文

○七藝文類聚

傅玄七誤序曰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李尤桓驎崔琦劉梁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紛焉七激七興七依七疑七說七蠲七舉之篇通儒大才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七辭非張氏至恩比之七激未為劣也七釋

文學

卷一百五

金曰妙焉吾無間矣若七激七依之卓轢七枝七解之纏綿精巧七啓之奔逸壯麗七釋之精密閑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肇虞文章流別論曰七發造於枚乘借吳楚以為客主先言出興入輦慶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宴安之毒厚味暖服淫靡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滯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辯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固膏粱之常疾以為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

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王之言曰

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為義不足而辯有

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傅子集

古今七篇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漢枚乘七發曰楚

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

聞乎今天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閑處飲食則溫淳甘

脆衣則絺繻曼煖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

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且夫出輿入輦命曰廢痿之

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

文學

卷一百五

二

七

斧其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宴繼晷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客曰太子之病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谿湍流溯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散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麗黃鵠鳴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土鵠鳴哀鳴

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擊斫斬以爲琴野蘭之
絲以爲絃使師堂操暢伯牙爲之歌曰麥秀漸兮雉
朝飛向虛壑今青槐槐依絕區兮臨迴池飛鳥聞之
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歧嶠踈職
聞之任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
起而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獬牛之肥菜
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博
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
臠勺藥之醬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
口山梁之餐秦豹之胎小飲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

文學

卷五

三

七

下之至美也太子能起嘗之乎太子云客曰鍾心
之壯齒至之申前似飛鳥後似駉虛伯樂相其前王
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秀爲之右於是乎射千鈞之
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乘乎
太子云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
左江右湖其樂無有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
注紛紜玄綠簞道邪交隍池紆曲瀾章白鷺駕鸞
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
樟條上造天梧桐并欄極望成林乃發激楚之結風
揚鄭衛之皓樂雜祀垂髻目挑心與掄流波雜杜若

蒙清塵被蘭澤嫵服而御此亦天下靡麗皓侈廣大
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云客曰將爲太子
馴麒麟之馬駕飛輪之輿乘壯駿之乘右夏服之勁
箭左鳥號之彫弓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潭掩青蘋
遊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
之才因野獸之足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強遊乎
太子云客曰榛林深澤煙雲暗漠兕獸並行殺武
孔猛袒裼身薄收獲掌功賞賜金帛古酒嘉肴羞魚
膾炙以御賓客貞信之色形以金石高歌陳唱萬歲
無數能起強遊之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

文學

卷五

四

七

夫累耳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足以駭矣恍兮惚兮聊今慄兮虹洞兮蒼天極處兮
崖湫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當是之時雖
有淹病滯疾將伸偃起覺發聲披襲而觀望也况直
眇小煩適醲醲病酒之徒哉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
哉客曰聞於師曰其始起也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
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車白馬幃蓋之張其波涌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
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太子能起觀乎太子云客曰
將謂太子奏方術之上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

墨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
孔老覽觀孟子特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
言妙道也太子喜微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
渙乎一聽聖人辯士之言霍然病已後漢傳毅七
激曰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玄妙清思乎耆老
於是玄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
時以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
體當年陸沈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子偏
寒之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
論天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

文學

卷百五

五

七

德之彌與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
玄通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
晨颺飛磔孫禽相求積雪飛戩中夏不流於是乃使
夫遊官失勢窮擯之士泳瀕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
深三秋乃獲斷之商梓匠慕度擬以斧斤然後背
洞壑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
曰陟景山兮採芳冬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
叩角奮繁沈微玄穆感物悟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
子能強起而聽之乎玄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
芻豢常珍庶羞異饌冷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

文學

卷百五

六

七

織如髮芒散如絕穀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
既食日晏乃進夫雍州之梨出於麗陰下生正濕上
託桂林甘露潤其葉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
液握之摧沮批之離圻可以解煩怡悅心意子能起
而食之乎玄通子曰驥騄之乘龍驤超擡騰虛鳥踊
莫能執御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踐路促節
機登颺驅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
日不轉曜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
乘之乎玄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庶
丹零悴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
旄旗鳴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罽網
以彌野連射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圍促
陣禽獸駭殛仆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
離摧牙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日於是下
蘭草臨流泉觀通谷望京山酌青酒割芳鮮此天下
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玄通子曰崇館侈飾
洞房華屋楹栢雕藻文以朱綠曾臺百仞臨望博見
俯視雲霧騁目窮觀園藪平夷沼池漫衍禽獸群交
芳草華蔓於是賓友所歡近覽從容詹公沈餌蒲且
飛紅綸不虛出矢不徒降投鈞必獲控弦加雙俯盡

深潛仰彈輕翼日移息倦然後譙息列觴酌醴妖靡
侍側被華文曳綖綬珥隨珠佩珥玉紅顏呈素蛾眉
不鬻脣不施朱髮不加澤升龍舟浮華池紆帷翳而
永望鏡形影於玄流偏滔滔以南北似漢女之神遊
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此亦天下之歡也子
能強起而與之遊乎玄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
太和協暢萬機穆清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
聖術文質發矇達義農之妙旨昭虞夏之典墳遵孔
氏之憲則投顏閔之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
嘉美世宗其言公子瞿然而興曰至乎至德聖道天

太學

卷百五

七

七

基允臧明哲用思君子所常自知沈溺久蔽不悟請
誦斯語仰子法度 後漢劉廣世七典曰子康子有
疾王先生往焉曰駿壯之馬惱不征路其荷衡也躍
似驚禽其印行也羣若遊鷹颺駭風逝電發波騰影
不及形塵不暇興 後漢崔駰七依曰客曰乃導玄
山之梁不周之稍翦以絺綌砥以柔韋洞庭之鮒灌
水之鱗滋以陽樸之薑藪以壽木之華醴以大夏之
塏酢以越裳之梅反宇垂阿洞門金鋪丹柱雕楹飛
閣層樓於是置酒乎譙遊之堂張樂乎長娛之臺酒
酣樂中美人進以承宴調觀欣以解容迴顧百萬一

笑千金振飛綬以長舞袖裊細腰以移抑揚當此之
時孔子傾於阿谷柳下忽而更婚老聃遺其虛靜揚
雄失其太玄此天下之逸豫宴樂之至盤也公子豈
能興乎客曰彭蠡之鳥萬萬而羣荆山之獸億億而
屯雲合風散隱隱震震乃命長狄使驅獸夷弄作虞
人騰句喙以追飛騁韓盧以逐奔弓彈交錯把弧控
弦變繁弱鼓千鈞死獸籍籍聚如山陵選取上鮮獻
之庖人 後漢李尤七欸曰奇宮閑館廻庭洞門井
幹廣望重閣相因夏屋渠渠嘆哦令連前臨都街後
據流川梁土青黎盧橘是生白華綠葉扶疎冬榮與

太學

卷百五

八

七

時代序孰不墮零黃景炫眩林曜封金衣素裏
白內充副以平析豐弘誕節纖液玉津肯於飲蜜
後漢桓麟七說曰香其爲飯雜以梗菰散如細砥搏
似凝膚河鼉之美齊以蘭梅芳芬甘旨未咽先滋椅
梧與梓生乎曾崖上仰貫天之山下臨洞地之谿飛
霜厲其未颺風激其崖孤琴徑其根雜鳥集其枝王
良相其左造父騁其右揮沫揚鏹倏忽長驅輪不暇
轉足不及驟騰虛踰浮霄若颺霧追慌忽逐無形速
疾影之超表捷飛響之應聲超絕壑踰懸阜馳猛禽
射勁鳥騁不失蹤滿不空發彈輕翼於高冥窮沃足

於方外 後漢崔琦七蠲曰寒門丘子有疾玄野子
謂之曰藍沼清池素波朱瀾金鈎芳餌纖繳華竿絳
沈魚浮薦以香蘭幽室洞房絕檻垂軒紫閣青臺綺
錯相連結實布葉與波邪傾從風離合澹淡交并紫
蒂黃葩翳水吐榮紅顏溢坐美目盈堂交踰春華操
越秋霜從容微眄流曜吐芳巧笑在側顧眄傾城玄
野子曰爰有梧桐產乎玄谿傳根朽壤託陰生危激
水澡其下孤鳥集其枝罔雙偶而特立獨飄颻而單
離匠石摧有公輪折首目眩肌戰制以爲琴子野調
操鍾期聽首子能聽之乎 後漢劉梁七舉曰丹楹

文學

卷百五

九

縹壁紫柱虹梁楠檼朱綠藻枕玄黃鏤以金碧
夜光鴻臺百層千雲參差仰觀八極遊目無涯玉樹
青葱鸞鶴竝棲隨珠明月照曜其陂 後漢張衡七
辯曰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
年衰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在幽
隅藏聲隱景刻迹窮居抑其不遑蓋往辯諸乃階而
就之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閑館工輪制匠譎詭
煥爛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蟲
彤綠螭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鸚黃加雙鸞經鴛鴦
然後擢雲舫觀中流寒芙蓉集芳洲縱文身博潛鱗

探水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耀玩赤瑕之璘幽此宮
室之麗也 子孟歸而處之乎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
陶醲醑嘉肴雜醢三醑七菹荔支黃甘寒梨乾榛沙
錫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芻豢膾牲麋麇豹胎飛
鳧樓鶯養之以時審其齊和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
以桂蘭會稽之菰冀野之梁珍羞雜選灼爍芳香此
滋味之麗也子孟歸而食之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
餘材舞列乎前堂通奏代叙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
而脉激楚

妖冶

文學

卷百五

十

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改賦新詞轉歌流聲此音樂之
麗也子孟歸而聽諸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脩姁
弱顏回柏妍兮閑服形似削成腰如束素淑性窈窕
秀色美艷鬢髮玄髻光可以鑒儻輔巧笑清眸流眄
皓齒朱脣的皪粲練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
先生同茲宴賡假明蘭燈指圖觀列蟬綿宜愧天紹
紆折此女色之麗也子孟歸而從之空桐子曰交趾
緌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臂之蟬羽製爲時服以適
寒暑駟秀駟之駸駸載軫獵之輶車建采虹之長旒
系雌霓而爲旗逸駭駭於青丘超廣漢而永逝此輿

服之麗也子蓋歸而乘之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
羨門安期嘯吸沆瀣飲醴如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
水越炎氛覽八極度天垠上游紫宮下棲崑崙此神
隱之麗也子蓋行而求之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
君子之謫移如清風啓乃嘉猷寔慰我心矯然傾首
邪睨玄圃軒轅矯翼將飛未舉髮無子曰在我聖皇
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率山舊章遵彼前謀
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仰鏡三墳講禮習樂
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材不賞而勸學而不厭教而
不倦於是八之儔列乎帝庭揆事施教地平天成

文學

卷五

七

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而悅遠人化明如日
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而先生乃翻然迴面
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言談何容易予雖蒙
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敢不足務魏曹植七啓曰
玄微子隱於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
貴與物無營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
駟乘追風之輿入乎泱泱之野遂宿玄微子之所居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爽背洞壑對芳林志飄飄焉曉
曉焉似若狹六合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舉異而中
習於是鏡機子順風而稱曰子聞君子不遁世以遺

文學

卷五

七

名智士不肯時而滅歟今子棄道藝之華遺仁義之
英譬猶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鏡機子曰芳拔精
稗霜著露葵玄熊素膚肥秦腰肌蟬翼之割割纖折
微累如嶸嶸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斤
鷄珠翠之珍寒芳蓮之巢龜綸四海之飛鱗雁江東
之潛鼉騰漢南之鳴鶴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
化則變感氣而成於是咸以翠罇酌以雕觴浮蟻鼎
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
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子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采藻繁綺飾以文犀彫以翠綠
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儔
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彩
煥爛流景揚輝黼黻之服羅紋之裳金華之鳥動趾
遺光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
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鏡機子曰駕雲龍之飛駟飾
玉露之繁纓重宛虹之長綬抗招搖之華旌於是曳
文狐掩狡兔捐鵲鳩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
軒電逝獸隨輪轉騰山赴壑風雁舉形不抗手骨
不隱拳野無毛類林無羽萃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
是駭鐘鳴鼓收旌池旆駿驟齊驅揚繁飛沫俯倚金

較仰撫羣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則羽獵之妙也子能隨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性樂恬靜未暇此觀也鏡機子曰彤軒紫柱文棟華梁綺井含葩金堦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絺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綠雲飛陞陵虛俯視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鴈陵高鱗甲隱深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觀遊女於水濱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首而清歌歌

文學

卷百五

三 七

曰望雲際今有好仇天路長今往無由佩蘭惠兮誰修此宮觀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就巖穴未暇此居也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超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彤庭琴瑟交彈左莞右笙然後娛人乃披文軒華鞋承輕綺之飄飄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翻爾鴻蒼泯然竟沒縱輕軀以迅赴影追形而不逮爲歡未泄白日西頽樂散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紅顏既天曉時流光時與吾子

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開房華燭爛羅幃張動朱唇發清商九秋之聲爲觀未火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遊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遊也鏡機子曰余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重氣輕命感分忘身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辭未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遊俠之徒耳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當此之時豈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

文學

卷百五

十四

方於大道有累如何鏡機子曰時有聖宰真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明日月玄化參神與靈今契越隆平於殷周踵羲農而齊泰顯朝惟清皇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遊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然至主猶以沈恩之末廣懼聲教之未厲採英奇於仄陋宜皇明於巖穴此審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於是玄微子攬袂而興曰偉哉言乎令子廓然身輕若飛願反初服從子而歸魏徐幹七喻曰有逸俗先生者耦耕乎巖石之下棲遲乎穹谷之

岫萬物不其志王公不易其好寂然不動莫之能懼賓曰大宛之犧三江之魚鴈水鵠禽蟠豹胎麟麟施於宴室華布乎象牀懸明珠於長鞘燭宵夜而爲陽之影擬於雲霧艷色過乎芙蓉揚蛾眉而微睇雖毛施其不當魏王粲七釋曰替虛夫人違世通俗恬淡清玄渾沌淳樸薄禮愚學無爲無欲均同死生混齊榮辱於是大夫聞而歎曰蓋聞君子不以仕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修業與世同理今子深藏其身高棲其志外無所營內無所事耶鄆才女三齊巧士名唱秘舞承閑竝理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末學

卷百五

五十七

齊侯翩飄微霍亂精蕩神已淪代起鞞鐸響振農功既答玄陰戒寒乃致衆庶大獵中原植旌柎表班投行曲緇綱連置彌山跨谷茲不虛控矢不徒往僵禽連積隕鳥若雨麗才美色希世特立豐膚曼肌習習纖形盤髮玄髮脩項秀頸紅顏照曜曜若若榮戴明中之羽雀雜華鐻之威教耳照夜之雙璫煥煥煥以垂曜聖人在仕時邁其德先天弗違稽若古則獻哲文明允恭玄塞登俊又於隴畝舉賢才於尺微置彼周行列於邦畿九德成事百僚師師於是四海之內咸變時雍普天率土比屋可封是以棲林隱谷之夫

逸迹放言之士鑒乎有道貧賤是耻魏劉邵七華曰玄休先生棄世遁名藏身於虛廓絕影於無形榮時子聞而往焉曰僕聞至人之生世也必承天地之時勢統萬物之絃綱生有九尚之秩沒有祀典之常僕將爲先生陳天下之遠圖論品物之弘式規人事之榮華傳情志之所極榮時子曰追風之馬出自遐裔狀若逸虬莫能羈制踐路踰節迅驅機發後不可及前不可越尋越逸響追尋逐電榮時子曰三時既畢玄冬効節木落草弊鳥寃獸穴爾乃駕六虬乘雕軒載金鉦鳴玉鸞鼓與雷起野火電延聲與天屬標

文學

卷百五

五十七

與覽運榮時子曰洞庭之鱗出於江嶧紅腹青鱗朱尾珥鱗金光鏡野旌旗曜天雷轡駟路風馬如雲於三辰增曜大明重光醴泉波流芝圃揚芳毛羣率舞羽族廻翔聆九韶之聲變儀矩步之踰踰感神人而懷異物寧九有而綏八荒晉張協七命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遁龍盤越世高蹈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雲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參飛黃越奔沙轆流霜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纓顧石室而迴輪於是登絕巘迴長風陳辭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大夫曰寒

山之桐山自大冥合黃鍾以吐餘據蒼岑而孤生
三春之溢露迴九秋之鳴颺雪瀉其根霏霜封其
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彫營匠斷其樸伶倫
均其聲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
秋羈旅懷上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
危絃則涕流大夫曰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
之闕園以萬雉之埔曉樹迎風秀出中天翠觀青岑
雕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凌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
景而開軒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明
焦煥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大夫曰若乃白蘭素
節時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動繁葉晨
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內無疏蹊外無漏
迹叩鉦數校舉麾替獲大夫曰范公之鱗出自九絡
赭尾丹腮紫翼青鬚爾乃命支離飛霜鐸紅肌綺散
素膚雪落斐子之毫不能測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
其薄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耶谿之劍赤山之
精銷踰年而鏃越鍛成流綺星連浮彩艷發光如散
電質如濯雪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形
震薛燭光駭風胡或馳名傾泰或夜飛去吳大夫曰
乃有荆南鳥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

營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以流酒千日單醪
投用可使三軍告捷斯又神人之所歆羨觀聽之所
燁燁也 晉陸機七徵曰玄虛子耽性冲素雍容玄
泊葉時俗而弗徇甘魚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
皇居之失寶傷鴻誓之後闕榮玄黃於榛險憑穴嚴
而放言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
考牲毛宗俯出沈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
肝平泰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神宰奇餘
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穎玉銳灼若皓雪之類玄雲
皎若明珠之積縑賈素蟻踊而漫潏滋芬溢而相微
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思而復曰介景福於眉壽裕溫
亮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屋華殿竊構
磊落高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瑰木俯積璆石敷延
表邇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騰藻陰之
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聳浮
柱而矗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琳襲玉圖畫
神仙延祐承福懸闔高遠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
俊音鏡玄北望長林遂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
聆和樂而洽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
齊響頌麗協而和鳴於是才人進羽箭玄弁被藻襲

俯紫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於丹屏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流微而赴曲奏南荆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觀蛾眉之羣麗羌既都而又開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通微大夫曰蓋聞沫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子之勤關雎以寤寐爲感漆洧以謠浪爲歡若夫妖嬈艷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今表茂當年之采嫵盤妍規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粧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餐若夫靈尋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微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

辭矜被則芳塵萃子其納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據眇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溫涼弭侵略於彊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威靈乎宸極曩倫幸序庶績咸又盪流風於雍俗洽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管籥膺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王遠持盈之寶術滄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

局期贊化於大約吾子豈不欲靡好爵於天宇顯烈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竊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蔽社誣聞命於王孫晉湛方生主歡曰有巖樓先生者學道養生離親絕俗漱清泉陰茂木慕赤松之清塵乃餐霞而絕穀朝隱大夫尋條援葛往而問之曰營中都以起館指土圭以正宮宅既平而土沃實商旅之所通究精巧之妙思盡土木之所窮南軒高館北連脩堂左亘東序右列西廂飛甍雲構軒鏘鏘連棟抗棖若飛若翔幽籠納響素壁流光乃有傾城之色

玉質鳳章手習清弄心達宮商子能從我而歌之乎大夫曰歲季月除大蜡始節繁霜朝氛淒風夕發策龍駒以偕逝問虞人於中林審蹊徑之所由知此澤之多命前批猛獸後拉黃熊聲不得發爪不暇施此遊獵之壯觀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大夫曰青陽開運和氣流入天無纖翳地無飛塵五湖靜波四瀆凝津命向方之嘉友聊汎舟以遊春此舟楫之駿遊子能從我而乘之乎大夫曰有嶧山之孤桐生千仞之峻嶠乘危巖以託根間丹霞而鍊標苦麗霜之淒切困寒風之蕭條若乃清秋遙夜器朗絃微閑心理氣臨

東學

卷百五

三十一

流鏡月白牙揮爪以清弄鍾期中曲而撫節子能從
我而聽之手人夫曰良疇沃壤傍山之阿靈澤津其
根春露染其木上蔭玄雲輕雷下流石泉清波含山
澤之清潤結玉實於秋霜簡嘉穗以精微瓊米散而
珠光釀縹醪於九秋蘊二日於三陽米望麴而米消
麴未啓而流芳此五穀之精液子能從我而嘗之乎
大夫曰生乎三季之世隔乎大國之間戎馬生於郊
畿英雄森以比肩有意氣貫宇宙豪勢扼丘山強虜元
師懸首太白勲勳王府功刊金石此不世之奇遇也
子能從我而立之乎大夫曰蓋聞至道以無王貴應
養齋以內威無窮陰陽以烟燭成化五行以爭分相
埃是以撫往運而長揖因歸風而迴軒挂長纓於朱
闕反素褐於丘園靡閑風於林下鏡洋流之清瀾仰
濁酒以箕踞間絲竹而晤言 朱顏延之七繹曰北
岳孤生剡迹埋名身閑事盡道畜山荷東國進士謬
與遷焉其居也依隱嶠陰結架清深巖屋橋構磴道
相臨寒榮隴首緜飲江潯客曰周以巖廊匝以絳房
木寫雲氣土秘羣芳旣旋天而倒井又斷員而鑊方
松上箭清葉苑香林梁澗道以高濟棧巖燈而上尋
客曰若夫丹山之與金門之秘地首岷銅川上汶泗

文學

卷百五

三十一

裁石成音調金爲器故列真玩其微鳴辭入賦其清
懿若乃梓漆簡聲麗容呈才陳舞態開吹臺飄悲風
遡秋埃既而毗賓獻壽中人奉膳有悄者顏弗怡高
殿視華鼓之繁聲聽邊笳之嘶轉飛朱鷺以首引遶
玄雲而終變然後簪珥搖振莊服流洄抗妍歌以趾
躡揚輕袖而翳面維紛披於巾拂遍開關乎幃扇
齊竟陵王賓僚七要曰松旣煙而接漢竹緣嶺而負
筠哀過鴻於月曉悲夜後於霜旻乃鶴駕之非遠信
羽車之可鄰鴻池廣象太液染華勢含五水氣疏九
河旣百華而照底亦千丈而分沙故乘流以神王或
鼓地而目多豈能從我汎此安波 梁蕭子範七
曰幽遁公子不遊義路不入禮門人王焉得爲臣公
侯難以爲客有暴勢大夫驅美澤之車策千里之馬
乃至公子之所居大夫曰收苗山之鋌採耶谿之銅
旣云時吉亦曰天中金英內曜銀精外通均如屈楊
之舒彩繁若芙蓉之始紅七星布而成列五色變而
無窮寶兼千萬聲重二都遶茲巨闕超彼鹿盧呈形
薛燭表質風胡大夫曰玉饌方夫惠肴果壽法釐吳
童妙窮伊學若乃豹胎之貴鳳卵之珍常山之果醴
水之鱗大夫曰訪幼女於蔡邑選佳人於趙都或拾

翠於神渚或採桑於城隅見者忘鋤而留囑行者下
檐而踟躕女乃歌曰井上李今隨風飄垂翠帷今夜
難曉獨處廓兮心悄悄懷素縷之雙針願因之於三
鳥大夫曰若乃帝思啓土命將朔方守邊鄙而擁角
節集兵旅而馳牙璋或理輪於絕域或整駕於遐疆
功格宇宙威振蠻荒大夫曰逸態之赤兔駿足之驪
駒龍文重於漢廐魚目貴於西都若乃似鹿之體如
龍之姿縵以紫纓繫以青絲大夫曰冬斬陽木夏伐
陰材剗剗之功咸至鉤繩之妙竝來擬天文而特建
象地戶而高開麗則修之金屋陋曩日之瑱臺若乃

文學

卷五十五

三

七

緹錦遍室丹青被土白珠之簾水精之柱綺井鏤
重葩華楠煥而相距文石之井珊瑚之樹紫複峻而
連天青綺高而干霧大夫曰自五氣初運二靈始分
馳身之帝牛首之君焉足道哉若乃聖皇之馭國得
附枝而居位陋重華之聰明茂放勲之文思通犀文
甲之獻相繼於天府金鷄銀鳥之錫不絕於史書當
此之時子能佩玉而侍乎公子疎然曰前靡靡之數
說皆非鄙性之所娛如今之善誘請就列於康衢

○頌一
雜米

王充論衡曰占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

紀德也 漢書曰宣帝徵王褒為聖主得賢臣頌
後漢書曰帝召賈逵因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范曄後漢書曰傅毅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
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
頌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劉毅以和僖鄧太后有
德教請令史官著長樂宮聖德頌以敷宣景耀勲
金石縣之日月攄之罔極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帝從
之 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
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以壽終 南史曰梁
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

文學

卷一百五

三十四

三

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其兄荔曰此頌典裁
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加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
形容以申擊壤之情吾豈買名求仕乎 鄭玄別傳
曰民有嘉瓜者異本同實縣侯表附文辭鄙略君為
改作又著頌二篇侯相高其才 零陵先賢傳曰周
不疑字文直曹公時有白崔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
見之操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之 文章流別傳曰
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
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 文心雕龍
曰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

頌
北堂書鈔
白帖併入

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褒贊成功者頌

所以游揚德業褒贊成功太平而作詩含神霧云頌者王道治定

而興章流別論穆如清風詩烈比篇三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懷以慰

文比金玉
功伐
東觀漢記云馬防征西

頌其思傳范曄後漢書云靈帝思感舊德乃圖

卷一百五

蔡邕爲獻叔花晉劉琨妻陳氏刊如葉曹植贈張

言出遊過友人楊德祖之家視其屋宇寥廓

有一柳樹，聊戲刊其面，葉故著斯文，表之貴翰。差因辭勢，以幾日宣其真。漢書云：隨乞國，必功。德與義。

當今之士圖畫之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

有警上
黃門
楊雄
充國
之臣
圖畫
而頌
之
刑石
公頌
之
書法

真傳文人郭王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
 匪名而名淺遠避名而名哉卑可謂百世之師者哉

乃共刊石頌之爲頌賜帛

歌頌其先生爲金貝
第其上頁易魏略云黃初三年黃龍見鄴

下以差賜帛一公則金西渾水中王袞上頌賜黃金

許善祥雀不點筆不停毫
魚聚江清元嘉中

河清頌其工爲龍馬頌其文甚壯黃伯仁不知何

許人嘗爲能爲
上西巡頌其典美
後漢書云元和
中肅宗能修古

卷之四

虞歲左傳魏絳對晉侯云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歲王闕於虞人之誡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賦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麋牡武不可重用于恢于夏大獸臣司原取告僕夫虞歲夏歲夏歲云天有四殃水旱饑
 荒非務精聚何以備糧崔琦戒外戚范曄後漢書崔琦字季博
 文學卷百五
 成帝以成成帝
 測隱文麗青深
 日孝虞文章流別論云揚雄依虞歲作十二州十二官歲而傳於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間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
 百官議奏聞令文作闕失也空也
 銘白帖
 清潤選銘則序
 溫潤文賦銘傳
 湯盤湯有
 武觴太公
 云武王有衣銘鏡銘觴銘其太常禮有功銘
 玉爲座美其人
 美其人禮曰君子之觀銘既美其所稱又
 石銘美其人
 班固燕然漢班固作燕
 華陽瘞鶴銘
 先德銘者
 班固燕然漢班固作燕
 華陽瘞鶴銘

應鶴銘
陽真逸集

○集序

孔安國尚書序曰序者所以序作者之意 魏曹植

文章序曰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

質素也如秋蓬擗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

與雅頌爭流可也余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

所著繁多雖觸類而作然蕪穢者衆故刪定別撰爲

前錄七十八篇 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夫椎輪爲

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米爲積水所成積

水微增米之稟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

文藝 卷百五 三七 集序

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衆制蜂

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備載不同

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制蓋云備矣 梁簡文帝臨

安公主集序曰四德之美戚里仰以爲風七行之奇

濯龍規以爲則若夫託句陳之貴出玉臺之尊鳳儀

閒潤神姿照朗愛敬之道風彰柔媚之才必備鳳桐

遐遠清管道亮湘川寂寞炎條歲終北渚之句尚傳

仙靈之典不泯况復文同積玉韻比風飛謹求散逸

來南光旅邸西域憑陵創金城開玉關絕夜郎討日
逐觀犀甲則建朱崖聞蒲葭則通大宛以德懷遠異
乎是哉皇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垂衣裳而賴兆民
坐巖廊而彰萬國梯山航海交臂相膝占雲望日重
譯至焉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
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其色水無早
晚與素石而俱貞踰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
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
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尼
丘乃聖猶有圖人之法晉帝君臨寔聞樂賢之象其
文藝 卷百五 三八 集序

泉爲閼氏之形後宮玩單于之圖臣以不佞推轂上

游夷歌成章胡人逢集欵開蹶角沿汴荆門瞻其容

貌訴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採以

廣聞見名爲貢職圖云爾 梁任昉齊王儉集序曰

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機信乃

昂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於此蔚爲帝師若乃金版

玉璽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

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

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時司徒袁粲

有高世之度脫落風塵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

文學

卷百五

子九

集序

表冠禮樂盡在是矣時榮位亞台司公始弱冠年勢
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榮詩要以歲暮之期中止
足之誠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寔資人傑
是以展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長史
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
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
紀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
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公在物斯厚居身以
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形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
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
短弘獎風流許與氣類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
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
義助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
之舉東陵倖於西山一眚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
知已懷此何極出入禮閣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
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
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 梁王僧孺臨
海伏府君集序曰表榮領袖一時儀形物右聲逾裴
樂譽出玉劉士有懷道蘊義望塵而趨者或三年而
未識年四旬而一見與君道合神遇投分披袂數文

文學

卷百五

三十一

集序

研理匪晨伊暮至於神經怪牒綠笥丹簡金版玉箱
錦文緹帙並藏諸靈府秘在瑤臺而君莫不徧探冥
牘具閱局檢常以前賢往學亟與聖違賈馬盧鄭非
無紕越荀郭何王彌多踏謬二義可辨未值高卿之
疑九事非難不逢五叔之問其詩賦銘誄所作猶多
又詹事徐府君集序曰君稟靈川岳懸精辰象早
照珪璋夙表岐嶷孝睦天稟友愛宜深故以事顯家
庭聲著同族年十八見召爲國子生曳裾持卷寔華
庠璧有均閑戶靡因餘竈每攝齊由丈左右屬目蓄
以鄰幾之性加以入神之資聞一知二師逸功倍遊
魏闕而不殊江海入朝廷而靡異山林未嘗投刺權
門驅車戚里遨遊梁董去來賈郭時春秋猶少人爵
未宗而清風嘉惠震灼朝野非直俯致貴仕故可坐
享通侯而緹馬懸車閑門高枕聊爲說遇識此行藏
及皇運非典重氛載廓君藏器待時合猶符契陵扶
搖而高翥排闥闔而容與故位隨德顯任與事隆重
以姿儀端潤超眇淹華寶佩鳴風豐貂映日從容惟
宸綽有餘輝自綢繆軒陛十有餘載溫樹靡荅露事
不訓省中之言無漏席上之迹不疑故以主聖臣賢
應同埋壘以石投水如鱗縱壑行稱表綴言成模楷

猶復忘彼豐淪安茲素薄衣同屢補食等三杯車服
不事鮮明室宇畏其彫與九德無遺百行備舉至於
專心六典精贖必探汎游羣籍菁華無棄擲札舍毫
必弘靡麗摘綺縠之思鬱風霞之情質不傷文麗而
有體 陳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曰陳亢有云趨
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
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
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
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
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焉天倫義感

文學

卷百五

三十一 集序

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
者歟亦所謂益友者歟疇昔一而竭來二紀自總角
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酬屯險驟更歡娛中阻班超
旣及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
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
廣價知已難忘南浦之送米淹北邙之辭仍及于時
屬有烽燧方勤帷辰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
生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
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鷺爭弄伯牙之絃寂寥長絕
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勸傳乎帝載遺文

餘論彼化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
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陳徐陵玉臺新詠
序曰陵雲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
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
枝珠簾以玳瑁爲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
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說詩明禮豈東鄰
之自媒婉約風流異西施之被教兄弟協律自小學
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簪篸雜
引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寵聞長
樂陳后知而不平盡出天僊閼氏覽而逢妬至於東

文學

卷百五

三十二 集序

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頻得橫陳於甲帳陪
遊駁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驚鸞素新聲於度曲裝
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
都石黛最發雙娥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櫻
童分九魏帝腰中寶鳳授歷軒轅金星將婺女爭華
靡月與姮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
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
仙戲陽臺而無別加以天時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
章尤工詩賦清文滿筵非唯芍藥之花新製連篇
止蒲桃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綠情之作萬年公主非

無累德之詞既而椒房婉轉石館陰岑木鶴晨嚴銅
蠹書靜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宮
之緩箭纖腰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
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
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唯屬意於新詩但往世
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藉連章無由
披覽於是燃燈珥寫弄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為十卷
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
也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未終朱鳥牕前新妝已竟方
常開茲縹帙散此緇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
文學 卷百五 三十一 集序

手 陳江總陶貞白先生集序曰昔劉向通古今之
學馬融見天下之書京房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
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敝於驕侈君明遂不旋踵
公矩纔免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君夫
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陶先
生備斯矣至如紫臺書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璠
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技命世
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
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綴以
緹緗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周庾信趙國公集序曰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為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為之動
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
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為論下筆成重逸態
橫生新情振一作起風雨爭飛魚龍各變方之圭璧
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亦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
卽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
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能熊旦上
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
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
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彫蟲篆刻其體三變人
文學 卷百五 三四 集序

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
和律呂若使言平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
均無取遂得棟梁文園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
蓋

○射策 帖白
甲科為郎 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之策量其大小器
其所得而釋之以對策第一就漢劉淑五府碑不
知優劣射之言對策第一就漢劉淑五府碑不
不得已而進 五十難後漢徐防字叔明上書言學
策試宜從其家章句問五十難以試之解識多者為
上第弘發十策弘不得 公孫弘十上 蕭望之
十難弘發十策弘不得 公孫弘十上 蕭望之

射策 董子天人計賈生治安

○連珠續文

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買達傳教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弘麗最得其體蔡邕似論言質而辭碎然旨篤矣賈逵儒而不艷傳教有文而不典 漢揚雄連珠曰臣聞明君取士貴拔衆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

文舉 卷五

三五 連珠

是以嚴火無隱而側陋章顯也 漢班固擬連珠曰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與璠之爲寶非駟儉之術伊呂之爲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臣聞馬伏阜而不用則驚與良而爲羣士齊察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後漢潘岳擬連珠曰臣聞媚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

文舉

卷五

三六 連珠

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願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願 魏文帝連珠曰蓋聞琴瑟高張則哀彈發節士抗行則榮名至是以申胥流芳於南極蘇武揚聲於朔裔 蓋聞四節異氣以成歲君子殊道以成名故微子奔走而顯比干剖心而榮蓋聞齋褻服御良樂咨嗟鉛刀剖截歐冶歎息故少師幸而季梁懼宰嚭任而伍員憂 魏王粲擬連珠曰臣聞明主舉士不待近習聖君用人不拘毀譽故呂尚一見而爲師陳平鳥集而爲輔 臣聞記切誌過君臣之道也不念舊惡賢人之業也是以齊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晉耻雪 臣聞振奮雄材非六翮無以翔四海帝王雖賢非良臣無以濟天下 臣聞觀於明鏡則疵瑕不滯於軀聽於直言則過行不累乎身 晉陸機演連珠曰臣聞日薄星迴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厚地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夢克諸之會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

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曜
朝觀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
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置於心 臣聞鑒
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賦
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
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
帛之惠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
勢屈是以凌颶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明璞蒙垢不能吐暉是
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

文學

卷一百五

三七

悲 臣聞因雲灑潤則芳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絃
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音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
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
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觸非其類
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
盈尺之雲谷風垂條必降彌天之潤故聞於理者唱
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宋謝惠連連珠
曰蓋聞獻技者易忽養德者難致是以子張重研不

獲衆公之祿于木偃息不受文侯之位 蓋聞機心
難湛不接異類淳德易孚可狎殊方是以高羅舉而
雲鳥降游入萃而水禽翔 蓋聞春蘭早芳實忌鳴
鵠秋菊晚秀無憚繁霜何則榮乎始者易悴貞乎末
者難傷是以傅長沙而志沮登金馬而名揚 蓋聞
修己知足慮得其逸競榮昧進志忘其審是以飲河
清腹而求安愈泰緣木務高而畏下滋甚 宋顏延
之範連珠曰蓋聞匹夫履順則天地不違一物投誠
則神明可交事有微而愈著理有闕而必昭是以魯
陽傾首離光為之反含有鳥拂波河伯為之不潮

文學

卷一百五

三八

齊王儉暢連珠曰蓋聞王佐之才雖遠豈必見採於
當世凌雲之氣徒盛無以自致于雲間是故魏人擢
玉於外野和氏泣血於荆山 梁武帝連珠曰蓋聞
水鏡不以妍媸殊照芝蘭寧為貴賤異芳是以弘道
歸於兼濟至德山乎兩忘 蓋聞一肯不足以掩德
五刑非可以妄加是以徑寸之珠有時而額盈尺之
寶不能無瑕 蓋聞理有漸萌豈須拔岳之力物有
易傷不待凌雲之繳是以微照積而山飄虛弦動而
隼落 後梁宣帝連珠曰常聞盈虛之道雖修平而
必陂損益之由在至象而無竭是以謂地之厚而東

南缺唯天為大而西北懸 常聞山有藏玉則丹草

常榮林有猛獸則叢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

迹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無改 梁沈約連珠曰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實崇山

之峭是以一天不加威於赫怒千乘必致亡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消流長邁寧厝心

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

而為宰 梁吳筠連珠曰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

入妬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

妖冶之色揚子寂寞豈乏炫曜之才 蓋聞義夫投

文學 卷百五 三十九 連珠

節米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繫帶不

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 梁劉孝標

探物作豔體連珠曰妾聞洛妃高髻不姿於芳澤玄

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

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艷衛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

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薰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

津亭掩靄抵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迫生魏妾之悲

雲放易象論動模經詰班固謂之命世桓而以為絕

倫連珠者蓋謂辭句連續互相發明若珠之結排也

雖復金鑣互駟玉軾並馳妍媸優劣參差相間翔禽

伏獸易以心威守株膠瑟難與適變水鏡芝蘭隨其

所遇明珠燕石貴賤相懸

○誄 北堂書鈔

述德 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

惠弟之誄而從之 述行 東觀漢記云平原王葬於

作傳誄 喪紀能誄 傳事稱之 誄 貴幼不誄 禮

也 唯王 府誄 葬紀 能誄 傳事 稱之 誄 貴幼 不誄 禮

之哀公誄 孔丘 檀弓云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假

月已丑孔丘卒公誄之曰吳天不弔不慈遺一老

而史記云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 班氏前漢

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吳天不弔不慈遺一老

不怨漢記云杜預與余一人又與史記異 世祖吳漢

東觀漢記云杜預與余一人又與史記異 世祖吳漢

相恨今之為收 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從請託不誄

最貴 帝之為 賜 吊 免 刑 公遂誄之 宋人戰于乘丘

未之 死 也 誄 之 人 為 父 曰 他 日 不 敗 績 公 隊 佐 車 授 綬 公 曰

送 誄 之 人 為 父 曰 他 日 不 敗 績 公 隊 佐 車 授 綬 公 曰

推王隱晉書云在晉書屬文哀

誄二帖

美終則誄誄死不能卒哀公誄子貢口生小史讀誄
大夫之喪誄張憑作誄誄何太傅問陸退曰張
婦人之德非誄不顯行事縹緇悽愴而悽愴追念敷

○碑北堂書鈔

臣子述功碑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說也施其

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乃建於道史官頌德

東觀漢記云齊章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才貌選被

有寵與梁皇后並為貴人早卒帝追思之詔史官樹

碑德帝刻石立祠追思之為刻石立碑後漢書中

東觀漢記云齊章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才貌選被

德者以百數其祠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哀銘紀

功歸德流美千載歸於實錄李尤起居戒云古之

功歸德流美千載歸於實錄李尤起居戒云古之

功歸德流美千載歸於實錄李尤起居戒云古之

功歸德流美千載歸於實錄李尤起居戒云古之

功歸德流美千載歸於實錄李尤起居戒云古之

功歸德流美千載歸於實錄李尤起居戒云古之

功歸德流美千載歸於實錄李尤起居戒云古之

功歸德流美千載歸於實錄李尤起居戒云古之

一十里入案晉書陶侃遺令葬國南立碑岷山晉書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不為知此碑其後世常言高岷山之下立碑岷山

傳刻立於鍾公題年月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
大學門外鍾公題年月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
造仍自書之鍾公題年月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
題年月一十餘字刻石既精書亦甚工述征記云華岳三廟前立碑
精書亦甚工文既綺藻器亦絕妙晉中興書云戴逵
文既綺藻器亦絕妙晉中興書云戴逵

○哀辭

謀之涼涼馬融章流別論云哀辭者諫之流也崔瑗
哀為主施於童天緣以歎心並見馬上三十步
哀為主施於童天緣以歎心並見馬上三十步

文學卷百五

四三

○弔文

書鈔

瞻首陽弔伯夷師瞻首陽伯夷文云余以王事適彼
瞻首陽弔伯夷師瞻首陽伯夷文云余以王事適彼

寄之深山寄之山岡於首陽敢不寄弔之山岡
寄之深山寄之山岡於首陽敢不寄弔之山岡

其死斯地不寄弔之山岡於首陽敢不寄弔之山岡
其死斯地不寄弔之山岡於首陽敢不寄弔之山岡

王太傅及度湘水度湘水賦以弔屈原
王太傅及度湘水度湘水賦以弔屈原

為賦以弔屈原

平商柱南陽冠拓松管待遇劉景升景
平商柱南陽冠拓松管待遇劉景升景

文學卷百五

四三

絕琅琅之金聲長游幽冥
絕琅琅之金聲長游幽冥

文學卷百五

四三

碎冰摧瓦

碎冰摧瓦

碎冰摧瓦

碎冰摧瓦

碎冰摧瓦

碎冰摧瓦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金壇于嘉校訂

文學部六

儒術

名理

講論

好學

善學

○儒術一書鈔

世之顯學 韓子顯學篇云世之顯學儒也儒之所至
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子
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有道以
得民儒以道得民儒分爲八 韓子云孔墨之後儒
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儒墨有六注云儒
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文學

卷東

謂侯保氏有六 澡身浴德 禮儒行云儒有澡身而
藝以教民者 澡身浴德 禮儒行云儒有澡身而
弗知也 禮儒行云儒有澡身而
少而爲多 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弗知也 禮儒行云儒有澡身而
特立獨行 戴仁抱義 又云戴仁而不屈 抱義而不撓 有
有如此者 戴仁抱義 又云戴仁而不屈 抱義而不撓 有
者 博學不窮 居又云儒有博學而不窮 行而無倦 立而
方而冠 合其寬 多文爲富 信又云儒有博學而不窮 行而無倦 立而
俗有如此者 多文爲富 信又云儒有博學而不窮 行而無倦 立而
以有士地不祈多 治六經 莊子云儒有博學而不窮 行而無倦 立而
道而明 周召之誥 一君無所鈞用 甚矣夫六經之難也
也 道之難明 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
猶六經之難明 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
所出而述 豈復哉 綜六藝 王榮七釋云綴治世之君也
步三精究 七經 華陽國志云揚充字盛國少好學 朱明

精究七經 博通五經 後漢書云姜肱博通五經 兼明星緯 齊魯之說

常山都尉 張禹等皆名家 少府卿 張禹等皆名家 少府卿 張禹等皆名家 少府卿

學魏志 王粲善爲詩 論衡云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劉宗聖 以口所傳 爲當世名儒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名儒 范曄後漢書云 伏湛字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勤學 范曄後漢書云 伏湛字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子遂 稱天下名儒 海內名儒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論者 雲集京師 東州大儒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禮而不學

文學

卷末

儒術平詳 五強學待問 禮儒行云儒有澡身而
儒術平詳 五強學待問 禮儒行云儒有澡身而
云席猶鋪陳也 鋪陳待 依經守義 謝承後漢書云
占堯舜之道 以待聘也 依經守義 謝承後漢書云
辭溫雅 靜棲翰林 左太冲七諷云 世有純儒 政事修
太學 後漢書云 任延年十二 爲諸生 學於長安 稱爲
通儒 明詩易春秋 董仲舒 字文伯 徙爲人 以明經爲
率領 博士 永平中 草創五郊 祭祀及宗廟 禮樂成儀
從用 當世 儒術 爲通儒 學爲儒宗 歐陽歆 學爲儒宗
世以爲楷 禮儒行云 今人與居 古人與居 世宗其道 漢
書儒林傳云 伏氏自東 西京相 漢書儒林傳云 伏氏自東
中興以來 桓榮夏侯 始昌 京相 漢書儒林傳云 伏氏自東
又云 張霸 博覽 各市宅 經諸生 孫林 劉固 段 所居成市 云
張霸 成市 後漢書 陰山 南達 有公起市 后氏曲臺記

云在曲臺考書著記因以為名恒君大小學

伏生治尚書漢書伏生傳云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問伏生

於之欲召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楊仁治韓詩後漢

詩數年歸家靜居教授景帝治詩易益部書舊傳云

隨師學經七州之地能理齊詩任延治京易續漢書

治京易張禹為論語章句漢書張禹傳云初禹為師

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賈逵通五

論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賈逵通五

家穀梁後漢賈逵傳云逵字景伯弱冠能誦左氏傳

兼為五家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問

車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文學卷六

案注曰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甄宇治嚴氏春秋

東漢王彥皆為穀梁見前漢書甄宇治嚴氏春秋

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何休得公羊本

意春秋後漢書何休字敬公以明經至丞相漢書

儒以明經為昭帝師為丞相少明經舉孝廉後漢書

少受父業以明經五經復興魯叔陵東觀漢記魯平

舉孝廉除東平令五經復興魯叔陵東觀漢記魯平

好學尊經不徒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

五經紛綸非大春三輔決錄云并丹字大春少通五

解經不窮戴侍中范曄後漢書云戴逵以明問事不

休賈長頭詳傳五經無雙許叔重後漢許慎字叔重

籍馬融常推敬之周東說詩陳君期後漢書云陳君

京師號說經鏗鏘楊子行又云楊政字子行少好學

為之語云道德彬彬馮仲文又云馮豹字仲文長

麗山下鄉里金聲玉色温故知新劉楨魯都賦云彼

玉色温故知新劉楨魯都賦云彼

故知新擁書抱籍粟米豐華齊難坐起恭敬儒行云

粟米豐華齊難坐起恭敬儒行云

齊難坐起恭敬儒行云

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又云儒有

如威小則如慢其容貌有如此者合志同方營道同

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

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問有同故曰儒

注云隕獲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失節之貌

貌思辱也累係也困病也並禮記儒行

文學卷六

儒術二儒教併入

道高儒於道學博儒者博學乎

又隨時抑揚達離道本荷以詳眾取龍醇儒賈山涉

後進循之是以五經爭析此詳之患耳醇儒賈山涉

不能為醇儒醇不難也席珍書被服儒術造次必

於儒者被服言常居處魯問哀公秦坑始皇通往古

其中造次所適皆行魯問哀公秦坑始皇通往古

歷算鍾律小學左傳本單及五經教授者所在為儒

劉歆等至者數十人玩經文而通一藝者存其大體

玩經文而通一藝者存其大體

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不敢戲言
夫曰夫子之序雖百家不能易也
與云云不知以儒為戲是古非今宣帝曰俗儒好是
名實不實不守明道正倫先王明王道正人倫教
注言歷覽不專明道正倫先王明王道正人倫教
法之成不如縫掖皇甫現見王符云徒見不較教授
劉琨字桓公受施氏易教按弟子常五百人王莽時
教後不輟每春秋社易教按弟子常五百人王莽時
系張遂周孔之遺儒家之子遺風洙泗之遺教國匡衡
說詩平當傳經市以言為大學之教四術立四教
以詩書禮樂衣逢掖之衣儒風儒行儒服
儒流鴻儒腐儒豎儒英儒文理成文教
雲屯文士草偃儒風四科崇儒九流考藝
清風載揚素業不墮木鐸之教象環之義
經國之大端立身之要道逢唐虞之日弘
洙泗之風必謀君子道無為小人儒忠信以
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王者設教勸學為先
君子立身宗儒為本

○名理北堂
形之所宗者道易繫辭韓注云形之所宗者道象之
轉近于道之所貴者時穀梁傳云人之所以為
為人所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道為言何以
者時其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何注曰才大者
行勢也

小故不能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繫辭韓注云物之
私人也
無形之類自然之根張衡云玄者無形之類自然
靈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
道為知者設馬為御者良茶苞連味云道為知者
辨為知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繫辭云易則易知簡
致而百慮易繫辭云致而百慮
物以羣分易繫辭云方以類聚
聚有分也易繫辭云聚有分也
其易略則凶故吉凶生矣約以存博簡以濟眾
周易略則凶故吉凶生矣約以存博簡以濟眾
以濟眾其唯柔乎案聖人之道不憂感約以存博簡
物是眾道能生物吾能養民物雖繁大器晚成大象
無形老少者多之所貴寡者眾之所宗周易略則
所貴也寡者眾之所宗也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
為之主矣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主矣五陰而一陰
求者陽也陽之所求者陰也陽何得而一陰何得而
同而歸之陰荷慶焉五陽何得而一陰何得而
雖與而為一卦之主時有否泰用有行藏又云夫卦
者虞其至少之地也時有否泰用有行藏又云夫卦
大故辭有變易也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
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亦唯受是故隨性命以
曲成故圓行而方立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

而濟則胡越何患異心周易略例投戈云云
而明其趣不煩強武能說諸心故苟識其情不憂垂
而萬動一利立而萬祥生口有子日有貴金則歸石
云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故則名聲不可形形也無疾而速感而無形者去
彰顯下謂其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繫辭傳注
之吉則利而生易繫辭傳注
相感而利害生得利為以感物則致害也
攻而吉凶生惡相攻然後逆順者殊故吉凶生
近相取而悔吝生而遠取中於本情故致悔吝也
文學 卷十六
不盡言言不盡意謹案書文字也此明一文一乳不
含故是不盡也天地為鑪造化為工
物為鑪造化為工天地為鑪造化為工
云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非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
馬也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
木敗於有節木雖蠹無風不折
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良匠
不能斷米長治不能鑄木公孫大樹將顛非一繩所
維後漢書徐璜字子璜為
嚴將質非細縷所綴將質非細縷所綴

流則舟航濟其用震風暴雨則棟宇競其功徐
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鵠脰雖長斷之則悲莊子翠以
羽殃身蟻以珠破體蘇子云是以公孫賀得丞相而
松栢之下其草不殖左傳云楚鄭放即位王于園
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殖左傳云楚鄭放即位王于園
秦亂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
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競射
日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晉惠公賂秦求入以河外五
城既而不與皮以喻城毛以喻解言既背秦城毛將
無皮而施毛
○講論一藝文 案本作談講
文學 卷十六
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韓子曰夫
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為事也
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修文學習談論則無耕
之勞而有富之定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
為也 抱朴子曰王充所著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
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為高文恒愛玩而獨秘
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遠搜求其帳中果得論
衡 郭子云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曰卿
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長史王 戰國策
曰蘇秦說李兌抵掌而談允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
璧 史記曰齊宣王時稷下談天尤盛 漢書曰董

仲舒以明經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論讀誦弟子以
又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 又夏侯勝每謂弟子曰
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學
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五鹿充宗恃貴講論是非風
生朱雲攝衣登堂志氣慷慨連折五鹿諸儒為之語
曰五鹿獄獄朱雲折其角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
先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竟乃談語及
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范曄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有
鶴雀銜三鰓魚集講堂前都講曰鰓者卿大夫服之

文學

卷五十六

象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位至太尉 人曰
鄭太說董卓云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
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嘯枯吹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拜郎中正日朝賀帝
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
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魏書曰文帝
初在東宮鵲巢數起士人凋傷帝深感歎與太尉王
則書云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
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人義侃侃無倦 晉書曰
郭象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

慈河瀉水注而不竭 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
裴微召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疲倦再
相見轉為鍾鹿從事三三相見轉為治中四相見轉為
別駕至前十月始舉為秀才 張載別傳曰張載文
章殊妙嘗為濛汜池賦傳玄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
載言談終日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
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至八九 語林曰劉真長
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咫尺
玄門 又曰劉真長謂許玄度曰卿為不去我將成
輕薄京尹 世說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

文學

卷五十六

鳴雞籠盛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玄功夫健
又曰何晏為吏部尚書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
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
復難不獨便作難坐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
數番皆一坐所不及 又曰孝武時將講孝經謝太
傅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謂曰不問則德音有遺
多問則重勞二謝表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表
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憊於惠風 竹林七
賢論曰王濟嘗解襖浴水明日或問王濟曰昨日又
有何論議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敘前言往行

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

講論三

張揖廣雅曰講讀也論道也說文曰講和解也論議

也又鄭玄云論倫也見詩箋賈逵曰論釋也見國語皆解

說談議訓詁之謂也見王篇漢書曰孔光居公輔位

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

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班伯

為中常侍上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說尚書

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

許商東觀漢記曰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

文學卷東

講五經同異則其事也軍對撞鐘鳴鼓禮記曰

撞鐘詩善誘謝承後漢書曰黃帝紀陽少好

究極聖哲後還歸立前舍遠方門徒從者常數百人

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諸經手請下帷施帳

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惟施帳

帳前授生徒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帳

室禮師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帳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經通肅成門金華殿

上詳類聚西唐北海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帳

下詳類聚西唐北海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帳

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沈約宋書曰元嘉十五年

徵當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何約之

立玄學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徒參軍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北唐言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王祥為三老帝

開置學五經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孔陸士衡七徵曰張輔以明經授四學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天生君繼以紹興之迹先居家避地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安與劉野同師野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史公傳其

好學疾申公及師野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史公傳其

家教授終身不出門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精博覽書傳州郡請召育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數百四教三德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德以為教本二日敏德以為為定聖對賢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行本三日孝德以知逆惡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大聖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子孫明魯詩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執經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又曰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古文尚書家

其後於承於澤中學者皆執經蓬蒿以追之

麗澤以講習謝靈運元學令何承天立史學司訓帝授侯

成功將棲選肥饒之野講肄書傳見孔臧與講論大
義魏文帝與大德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
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講問疑難初學記集門生講
世集諸儒論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
時輒竊聽戶壁間既姓名為烈門人貨作食每當至
寢便呼子慎與友不素問處名意疑之明蚤往及其
軍吳濟等共期與友善與同好談尚書令費禕中典
允修敬等共期與友善與同好談尚書令費禕中典
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談尚書令費禕中典
積舍此之談就欲與同好談尚書令費禕中典
行不數就高談謝承後漢書曰豫章宋度拜零陵
縣署功曹共解微旨亦學士好上筮數與輅共射
太學卷百六
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錢之大有
高談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有大異之
才於是先與輅共論聖人制作之原又叙五帝三王
受命之符輅解景春微旨上論五帝之原又叙五帝
風之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
命駕而談也文種為苑令遊三戶之里下車謂諸
不為禮種還館後遣使奉謁蠡黑而不言抵掌而談
使還白狀種命駕而談苑人觀者聳聽抵掌而談
戰國策云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
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國印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
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善論難上三從桓榮授鴻臚
講尚書三歲而明章句善論難上三從桓榮授鴻臚
在車陣手不釋卷善談論能屬文辭又蜀志云劉炎
有風流善談論又襄陽記云習禎字文祥善談論亞
馬士元而在稱爲理窟郭子云張惠舉孝廉出詣劉
馬良之右

之言談谷嗟稱善謂之談林世語云裴僕射善講論
不輟中雖老遠論不輟尋謂不倦融門下三年不
得見融使高弟弟子傳校平清談極目曹文士傳云
玄玄日融使高弟弟子傳校平清談極目曹文士傳云
雲友性不好談恒置談論彌日晉書衛玠傳云玠
敦鎮豫章長史謝鯨先雅如粘蜜到子政談論津
津甘如飴見欣然談論彌日晉書衛玠傳云玠
止人莫雅論紛紜幼莫不預會及欲論道曹叡曰
能五戰何平叔之論道莫不預會及欲論道曹叡曰
妙哉雅論紛紜幼莫不預會及欲論道曹叡曰
清談雅論紛紜幼莫不預會及欲論道曹叡曰
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天資喜學師事移日方出
萬與太傅共讀簡文萬徒行講論致移日方出
文曰但前不須須簡文萬徒行講論致移日方出
太學卷百六
又云鍾士季謂裴林法師小屈又云王文度在西
季文談終日不竭林法師小屈又云王文度在西
人並在坐林公理每從小屈孫興公曰法諸葛左
師今日如著散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諸葛左
詣又云諸葛左年少不肯學問時與王夷甫談便
衡玄後看莊老更與談辭如雲明後漢書云符融
王語便足相抗衡更與談辭如雲明後漢書云符融
風融高簡每見融輒坐其旁聽其言論難當意
論融高簡每見融輒坐其旁聽其言論難當意
漢記曰張酺事太常桓榮講論不怠每朝太尉晚節
會融講於酺前以論難意音動左右太尉晚節
好談郭子云酺前以論難意音動左右太尉晚節
靈寶在廣州時所講而甚妙乎玄門將七歲云吾
莊子七篇一曰更說誘眾妙乎玄門將七歲云吾
莊子七篇一曰更說誘眾妙乎玄門將七歲云吾
平玄門濟微言子已陸又云析芒理于未說經經
經論難備備京兆郡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

大學

卷一百六

十五

漢書

講論四帖

處下坐庾亮能講論自以卑第母處下坐貴人坐帳
 中王凝之妻謝道韞居家不嚴而治會稽太守劉惔
 聞其名請與談論道韞素知抑名亦不自屈乃生
 帳中抑束脩整帶造榻道韞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
 叙家事慷慨留連徐問義旨詢理無滯抑退歎曰使

文學

卷一百六

夫

蘭香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治道在儒弘儒由
 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惟
 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我僚友講此微
 辭晉陸機講漢書詩曰稅駕金華講學祕館有集
 惟髦芳風雅宴山北堂
書鈔注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
 暮燭迫西榆將落戒南祀曰余本疏惰積暮積榆柳
 踐境渴師臣臨政欽益友盱食願橫經終朝思擁箒
 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莠陳周弘正學中早起聽
 講詩曰詰朝參下座閑步出重闌北堂月稍隱南枝
 鵲已飛早霜垂靄靄初霧上霏霏嚴唱雖罷柝高門

尚抑既傷年緒復嗟心事違平生愛山海宿昔
特精微未解輕身去唯應下第歸 隋庾信和何儀
同講竟述懷詩曰無名即講道有動定參微安經鑠
禮席止業理儒衣似得游焉趣能同捨講歸石渠人
少歇華陰市暫稀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暉螢排亂
草山鴈捨斷蘆飛別有平陵逕蕭條客餐衰實欣懷
使問逢君理入微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曰皇太子游雷種德重離
作兩紫冠孟侯道高上嗣宮牆累仞高山仰止承華
之闢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
文學 卷二頁六 七十一

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
雍辟玉裕而經槐市許其懸鏡高堂嚮樽待酌瞻後
忽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牘
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碑 陳江總皇太子太
學講碑曰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瑤星躔
其永歷重華誕曆興於大庭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
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富逸思泉湧令堂落紙動八閩
之歌謠隻句片言諸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歷漢
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踰魏王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
開獻書之路帷帳叢然家壁遺逸紫臺秘典綠帙奇

文羽陵靈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
以鉛槧彫以組素此文教之修也

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曰臣
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
彼影生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黃鍾總六律之殊氣疑
關水闢喻弘農之洞啓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已鑿臣
以庸蔽竊尚名理鑽仰幾深伏惟舞蹈冒欲請侍中
右衛將軍臣异於玄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闡
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 又請尚書左
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

文學 卷二頁六 七十一

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
序故東魯夢周窮滋刪採西河紹魏著彼續述叶星
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爲陳徐雅頌膏肓匪一
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
空爲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
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梁
周弘正南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曰自非含徽體
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
柝枯絕岸編於疹字軒轅之所聽聲道玄珠於赤水
至若文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

以厚鴻生指掌以終年自制旨降談篆繇裁成易道祈至微於秋毫演層冰於幽谷

梁簡文帝謝勅齊中庸講疏啓曰若觀玄圭如觀金版治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風氣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十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稟二門之教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卿於長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懸正名白物軒轅爲陋梁王僧孺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曰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擢從文學

文學

卷三

十九

后之句柏梁初構育屬驂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願託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採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頃來聞與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所行不急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淵至柔石爲之穿蠲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好學

北堂書鈔

少而好學杜預集云預少而好學在官今云長大而好學少孤好學漢書翟方進傳云方進唯吾與表伯業耳少孤好學少孤失學給事太守府小史號運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冒辱汝南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心以給積十餘年經學明習舉明經遷議郎貧賤好學漢書京房傳云房入焦延壽而好學論語子曰孔

學不耻下問可謂好學又云君子敏而好學文子每而好學是以謂之文可謂好學又云君子敏而好學文子每而好學趙文好學新序云葉公沈諸梁問樂王糾曰晉大夫少隨師學益部者舊傳曰景鸞字鳳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文集遠尋師學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庶者不受嗟

文學

卷六

二十

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樂羊投斧受經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受學七賢傳云文黨字翁仲木學之時與入俱入業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折節學問魏客曰徐庶先名單福少因之長安受經折節學問魏客曰徐庶先名單福少後感激其前作賊不有與其止編乃早學問始諸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有與其止編乃早學問始諸舍楊賜勸靜先專心學經後漢書云張玄專心學經于意聽習經義之類人驚潛心典籍徐業亦大儒也聞玄曰今日相遭與解疑天驚潛心典籍徐業亦大儒也聞玄不篤於經書東觀漢記云鄧禹爲志經學又云字桓公少治地於經書教學子孫爲志經學又云氏易爲志經學風韻不倦孔叢子云家自先人遺書典貴于講論不怠東觀漢記云和榮少勤學講論不陽尚書華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士莽敗天下亂榮抱其

鑑號玄
 勇先生
 仲舒下帷漢書云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管寧割席世說云管寧華歆軒輒過門者寧讀如故故發書出竹籜寫書洞冥記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竹籜寫書洞冥記字仲玄武都人家去京師三百里或乘牛驢或履屐之書竟則紙掌中字少來情勤樹葉代簡又云董謁舌為之墨世謂之董仲玄掌綠樹葉代簡好學常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截蒲為牒編柳樹葉以代書簡信其易恭懷也截蒲為牒編柳為簡並詳書晝夜研精通後漢書云曹褒字叔通博雅疏通為漢禮儀書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風夜不解吳錄云孟宗一名仁字公武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少遊太讀書風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之器也少遊太文學

場休息為籍之固班固答賓戲云近者陸子優游
 司籍辨章舊籍揚雄思法言太玄委必乎術藝之
 場休息為籍之固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約平聖
 聽烈炳靜潛志於一懷用摘之乎八極
 平後人胸臆靜潛志
 於一懷用摘之乎八極極
 好學二白
 時敏惟學日知日知其所亡月無忘蟻垤此學
 羊育字伯春為人牧羊好學青紫夏侯勝曰
 取紫如州陳車服後漢桓榮字春卿好學為太子
 施洽於也陳車服少傳明帝賜車馬衣服榮陳之
 庭無謂人曰此藜牀半穿隱居好學藜牀半穿也
 言稽古之力也魯平好學不倦不乎候問之
 編三絕詳讀不答候問禮友人以此短之平欣然
 文學卷百六
 得不事產業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曾稽人少家貧
 八十校書蜀何朗年八十誦千目校書刊定誤謬
 十五志學論經授七子漢劉殷有七學足三冬
 臣學書三冬分寸之陰淮南子云聖人春秋之癖
 不寢不食甯越少時苦耕疲勞友人謂曰君學三十
 不寢如此十五年無飽無安無求安可謂好學貧為
 可以成矣學遂成無飽無安無求安可謂好學
 都養倪寬從孔安國學人而勤學欲罷不能既
 吾自強不息易日就月將日就月將日就月將大也
 功倍入室專門役志勵精業廣惟勤德者師
 成而上學而為已道不遠人輕彼滿羸慕

博學
北堂
書鈔

逢掖之衣長居宋冠軍之冠丘聞之也博學求為
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博學多聞
君子鮮矣末有不求而得者也得博學多聞孟子

皆知博學而莫知養其博學多聞也博學多通晉中興書云范
心何謂養心博學多聞也博學多通汪字玄平博學
多通至研綜古今劉向升序云向字子政楚元王玄
善五經研綜古今孫德之子博覽洽聞研綜古今
博通古今劉寔詳博通百家王充詳博覽載籍續漢
好學好學好學

文學 卷百六 二五

地國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尤耐
 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
 而博覽圖籍晉書云張華字茂先博覽圖籍四海之
 已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馳者忘倦蓋地
 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籍張華應難云於徵先生謂虛儀夫子曰博極羣書
 玄晏春秋云子嘗恨不能誦命博通墳素郭泰別傳
 於天延年累百博極羣書也
 就學屈伯顏三年
 業舉博通墳素
 博學通明
 明才高志大當世無其
 類
 博學不窮
 禮儒行云儒有博學
 博學不窮一名案抱朴子云孔子聞高羊而美浩漢
 訪焉竊而洽東蕭詒芳實而言色味詠上而而識漢
 羊披裘寶而知山隱因訪祖而說專車聘辭畢而分
 陰陽之候洵遠斯而覺同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也
 矣鄉子博學
 鄉衍別傳云鄉子博識善叙事有禹益
 之鴻才道深名重西山自月不能

班旂博學有象才與劉學為博物家語云夫子曰子
校秘書上器其能學無所貴典論云今之文人魯國孔
以見事之學無所貴典論云今之文人魯國孔

所遺於故無所假成自以聘驥驥於千里仰濟足而
並馳及其所善字無不竟史記莊子嘗為榮棗園吏
易莊之書上

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覽無不見漢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云揚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
見書石渠揚雄荅劉歆

常在太學謝承後漢書云賈逵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爲人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

兼通五經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

車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

學之淵府論云北海鄭玄學之淵府案范曄纂玄

文學
卷二
主
博學

教淵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漆章君每考先
 生徒並專以謂之玉人晉書裴楷風神高邁博涉
 鄭氏家法云又稱見裴叔則如多識畜德易大畜
 近玉山照映人也畜德畜積聚須多識多學而識
 任行以畜其德家畜謂積聚須多識多學而識
 前聖法言往古學而識之者與對苞含六藝遊覽百
 也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苞含六藝遊覽百
 日然非與曰非也予以買之苞含六藝遊覽百
 家王逸折武論云苞含六藝遊覽百苞羅載籍管綜
 家用道德爲弓弩仁義爲體甲苞羅載籍管綜
 百氏張超薦素伯業云表遺有冠世之德幹時之才
 苞羅載籍管綜百氏登尚能賦作器能銘云
 殿前鐘鳴張華知山毀異宅云魏時殿前鐘鳴衆
 鐘鳴應之蜀都尋嵩山得簡東督辨策文人士傳云
 下事皆如華言嵩山得簡東督辨策文人士傳云
 下得竹簡一版上有兩行科斗書中外傳以相示
 能知識張華以問東督督對曰此漢明帝顯而後

○幼學帖白

幼有能食能言能食教之以右手能言書計之事教之以筆華以韋爲之

卷一百六
三十七

未能云云而已能釋某道也學樂舞勺年始

之年就杏壇之列始勤蟻垤之功永詠鹿

終見參玄九歲與其參玄

由俗其必由學乎不足後知不足惜乎敬教勤

道不食食有知旨不食知其密得起舍生除新鄭

席 魏管寧
詳好學

然放杖而嘆曰天知予附庸漫誕故棄予也孫期

學
卷二
美

收斂送喪喪到其家其家見其平生書物皆在

亦樂不亦樂乎
遊友視志
敬請導君

家君學覽古今博聞多識而君拾之履千里所謂

西家愚大宏辭謝之北應仲遠北岳稱弟子如

城與城回川單步郭失其故步制而歸彭復更

善誘帖

卷一百六

三

善

7016

○廢學一書北堂

廢學二帖

帖

•

1

51

鍾

明東吳俞安期

明金壇于嘉校訂

文學部七

筆 紙

札 硯

刺 墨

秀 策

簡 簡

封 泥

○筆一類聚

釋名曰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 博物志曰蒙恬造

筆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

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為君謬謬之臣墨筆執

牘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傳子曰漢末一筆之

和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文以翡翠此筆非

文學

卷一百七

一筆

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

必被朱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矣 漢書張安世持素

簪筆 素契也近臣負素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

謹 漢官儀曰尚書令僕承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

篆題曰北宮工作楷于頭上象牙寸半著筆下 華

嶠後漢書曰班超投筆歎曰大丈夫安能久事筆耕

乎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于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

硯簡牘見事而作者論衡八十五篇 魏略曰王思

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輒集筆端驅去復來如

是再三思怒自起逐驅不能去還取筆擲地踰墻之

王榮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登

為魏相至于朝廷奏議皆閉筆不敢措手 魏志

曰甄后九歲喜書用諸兄筆或非之后曰古賢女皆

覽前世成敗以為戒不知書何由見之 魏末傳

曰夏侯太初見召還洛陽絕人道不畜筆硯 東官

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一副

列仙傳曰李仲甫潁川人漢桓帝時賣筆遼東市

上一筆三錢有錢亦與筆無錢亦與筆 廣志曰漢

諸郡獻兔毫書鴻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筆二

初學

文學

卷一百七

二筆

案叙尚書中候曰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

之山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

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蒙恬更為之損益

故說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

之拂秦謂之筆是也西京雜記云漢制天子筆管以

錯寶為附夫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處為之夾以

維寶為匣則以玉璧翠碧皆直百金 文犀 犀

羽上詳類聚吳律 趙亮曰上詳前敘 王義之筆經

羽下詳前敘 吳律 趙亮曰上詳前敘 王義之筆經

後漢書曰王充于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作者論衡八十五篇 魏略曰王思為大司徒性急嘗執筆作書輒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怒自起逐驅不能去還取筆擲地踰墻之

而銘心秦書曰侍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

金匣上詳前敘加點字

天帝忽見人以筆點其額以問徵士熊循首

加點字之象也吳志曰諸葛子瑜格長面孫權大

使筆字入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格長面孫權大

必金寶璽環然後寶璽象寶璽

華須輕便則則裴矣下詳前敘班投

制形管綴翠匣物有益于世華筆被口

詳類聚下立意成功雕金飾筆

文學卷百七

與焉夫制作上聖立憲者莫先乎筆

筆三北堂書鈔

治世之功莫尚于筆成公綏

自然聖人之志非筆不宣

筆寢廣曹植德論云筆給筆

意以自克就可學不受三歲得書

作頌觀漢記帝召神雀給筆

史就夫人之如日人家先多書能

惟命授筆修史免官家貧不能就遂

又南江州投吏元求筆書

現元現給其筆凡

先主不悅果攬筆而作

大蛇銜筆魏志曰

須臾去之其大驚問其古直

抱無其知非大蛇銜筆直

與之既愛也知非大蛇銜筆直

臣亦有懼也知非大蛇銜筆直

木伯臣懼也知非大蛇銜筆直

知伯臣懼也知非大蛇銜筆直

夕伯臣懼也知非大蛇銜筆直

文學卷百七

與焉夫制作上聖立憲者莫先乎筆

筆三北堂書鈔

治世之功莫尚于筆成公綏

自然聖人之志非筆不宣

筆寢廣曹植德論云筆給筆

意以自克就可學不受三歲得書

作頌觀漢記帝召神雀給筆

史就夫人之如日人家先多書能

惟命授筆修史免官家貧不能就遂

又南江州投吏元求筆書

現元現給其筆凡

中便辟應場詩云人材不能備各有偏狡兔之毫松之烟筆出雲山中山之毫史記曰始皇令蒙恬城榆中把三寸揚雄答劉歆書把一抱非素不下三寸弱翰詳著述贈一抱伯紙及臣庶事分別見李太覽筆不能增損太祖筆有所作而竟不能增損閣筆不敢措手詳類筆下士所無蔡邕與梁伯閣筆不敢措手詳類王羲之與謝安書云復君真筆所無筆惡殊不稱意得極焉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曹公作書筆落於地吳志云曹公聞孫權以荆州何晏作奏失筆於地魏志傳云司馬宣王欲誅曹爽而呼柔不絲屈剛不何晏作奏宜上君名晏忽失筆於地文學 卷百七 五 筆 王折 應手而從心光流而星布並傳云筆賦 五色紅袍夢授五色筆三端君子有三端指之語妙漢揚雄曰君房下筆言諸君苗欲焚陸雲與兄文觀欲不停綴賦筆不停綴賦筆不停綴立階立階筆筆著庭戶左思作云都賦門同筆同筆彩毫 彩筆 梁簡文帝詠筆格詩曰美華表上及佳麗舞綵網

如宏制奇雕飾雜衆象仰出寫含花橫捕學仙掌辛因提拾用遂厠璇臺賞梁徐摛詠筆詩曰本自靈山出名因瑞草傳纖端奉積潤弱質散芳煙直寫飛蓬牒橫承落繡篇一逢提握重寧憶仲升拍賦後漢蔡邕筆賦曰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所以標捍體過迅以踴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經束形調轉以直端梁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贊必皇之洪敷敘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芳表八百之肆觀傳六經而輟百氏方建皇極而叙彝倫綜人事於晡昧兮贊幽冥於神文學 卷百七 六 筆 明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之位也新故代謝四時之次也回和正直規矩之極也玄首黃管天地之色也 晉傅玄筆賦曰簡脩毫之奇兔選珍皮之上翰濯之以清水芬之以幽蘭嘉竹翠色彤管含丹於是班匠竭巧名工選術縹以素象納以玄漆豐約得中不文不質爾乃梁芳松之浮煙寫文象於紈素動應手而從心煥光流而星布 晉成公綏棄故筆賦曰有蒼顏之奇生列四目而兼明慕羲氏之畫卦載萬物於五行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類芒加膠漆之綢繆結三束而五重建牛角之玄管屬衆

人皇九頭式範群生異體怪軀注玉度於七經訓河
洛之識緯書日月之所躔別列宿之舍次乃皆是筆
之數人日用而不寤乞盡力於萬機卒見棄於行路
梁吳筠筆格賦曰幽山之桂樹恒榮風而抱霧葉
委鬱而陸離根縱橫而盤互爾其負霜含液枝翠心
赤翳其巨條為此筆格跌則若岩方爽似華山之孤
生上則員峻逸若九疑之爭出長對坐而銜烟永
臨窓而儲筆

晉郭璞筆贊曰上古結繩易以書契經緯天地錯

文學

卷一百七

七

綜羣藝日用不知功蓋萬世

後漢李尤筆銘曰筆之強志庶事分別七術雖衆
猶可解說口無擇言駟不及舌筆之過誤愆尤不藏
魏傳選筆銘曰昔在上古結繩而誓降及後載易
以書契書契之興與白頤皇肇建一體浸遂繁昌彌
紛靡事通遠達幽而訓紀典匪筆靡修寔為心盡藏
否斯由厥美弘大置類鮮儔德興之者惟道是揚苟
逞其違禍亦無方 晉傳玄筆銘曰韓韓彤管冉冉
輕翰正色玄墨銘心寫言 晉王隱筆銘曰豈其作
筆必曳之毫調刊難禿亦有龍毛

晉元帝謝宮賜白牙鏤管筆啓曰春坊漆管曲降
深恩北宮象采猥蒙霄逮雕鐫精巧似遼東之仙物
圖寫奇麗笑蜀郡之儒生故知稽賦非王王銘未善
昔伯翳致贈纒屬友人舊蕙所酬止聞通識豈若遠
降鴻慈曲覃庸陋方覺瑠璃無當隋珠過侈但有羨
上商無因則削徒懷曹植恒願執鞭 梁庾肩吾謝
齊制硯筆格啓曰烟磨青石已踐孔氏之壇管挿銅
龍還入王生之壁西域胡人附織成之金簾遊仙童
子隱芙蓉之行障莫不並出梁園來頒狹室

○紙一類聚

文學

卷一百七

八

抱朴子曰洪家食伐薪實以給紙筆常乏紙每所寫
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三輔決錄曰韋誕奏
蔡邕自矜能兼斯簡之法非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皆古
法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
寸言 東觀漢記曰黃門蔡倫字敬仲典作上方造
意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
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也 東官舊事曰皇太子初
拜給赤紙縹紅紙麻紙敕紙法紙各一百 王隱晉
書曰陳壽卒諡下河南尹華澄遣吏賞紙筆就壽門

三國志 晉陽秋曰劉弘為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一寧欸密故莫不感悅顧則恭赴咸曰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文士傳曰楊修為魏武上簿嘗白事知必有反覆後豫為答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告其守者曰向白事每有教出相反覆若案此第連答之已而有風吹紙亂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慙懼以實答 董巴記云東京有蔡侯紙即倫也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網名網紙也 語林曰

末學

卷一百七

九紙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就乞牋紙檢校庫中有九萬牋紙悉以乞謝公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紙二

初學

劉熙釋名曰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古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裁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系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創故布擣抄作紙又其字從巾又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詰其中部云紙今帛則其字從巾之謂也 見漢記及 一云倫擣故魚網作紙名網紙後人以生布作紙絲縷如故麻名麻紙以樹木皮

名穀紙 見董巴記 補綴 王羲之筆經曰採毫竟以麻紙裏

然後安之 謝承後漢書曰取上毫筆以麻紙裏

代簡 簡非見傳成紙賦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

黃書 白疏 王隱晉書曰劉琨書云為品史訪問推非

紙 上表 簡曰吾名號未異於前 持花 張華傳

何宜 簡曰吾名號未異於前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持花 張華傳

風之反與書六紙延篤達張興書云惟別三年夢
不可言與書六紙其李嚴與書六紙辭喻利害
兩紙八行馬融與書伯和書云連紙一丈更水
義之書云得示連紙文辭致楊戲指事
干祗增其數耳言加人於情
省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
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
大鼻當持紙藏其鼻而帝怒
石虎詔書以五色紙張芝寸紙不遺
皇口中令銜之飛下張芝寸紙不遺
紙不崔瑗送許子但以紙崔瑗與書云南書云今遣
陸雲集兄文紙不精文為二十卷書不工紙不

文學

卷一百七

十一

梁江洪為傅建康詠紅腰詩曰雜彩何足奇唯紅
偏作可灼爍類葉開輕明似霞破鏤質卷芳脂裁花
承百和不遇情牽人豈入風流座 後梁宣帝詠紙
詩曰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基宣情且記事寧同魚
網時 隋薛道衡詠苔紙詩曰昔時應春色引綠泛
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改銀鈎
賦晉傅咸紙賦曰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
時變而器與事易既作以代結繩又造紙以當
策猶純儉之從宜亦唯變而是適夫其為物厥美可
珍廉方有則體潔性真今章蘊藻實好斯文取彼之

已新觀之則舒令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
乃六觀垂方離群索居鱗鴻附便援筆飛書寫
於萬里精思於一隅
晉虞預請祕府紙表曰祕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
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
寫起居注

梁劉孝威謝齊官紙啓曰臣與謝朓俱慙基聖臣
之術梯實愧魯般之巧假之城壘時無禽子之守攻
弱傷亡其勢甚薄策勲行賞為泥過深雖復都殿鳳
衛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官穀樹固以慙茲靡滑謝
來學 卷一百七 十一

此鮮光

○硯藝文類聚

太公金匱曰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
得汗白 漢書曰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宣帝微時同
硯席書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
又曰薛宣為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議求其便
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川而省費吏民稱
之 東觀漢記曰蘇竟與劉歆子恭書云前世以磨
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 東
官舊事曰皇太子初拜給漆石硯一枚牙子百副紀

有治事硯一則其事也 陳留志曰范喬年兩歲建
父馨卒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所用硯
與之始五歲祖毋以此言告喬喬便執硯涕泣從
征記曰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其古朴蓋孔子生
平時物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硯凍釋命童奴
入小學篇章十一月硯凍重讀孝經論語 魏武帝
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銀參帶臺硯一枚純
銀參帶員硯大小各一枚

硯二 初學

劉熙釋名曰硯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後漢書曰

文學

卷一百七

十三

硯

王充於牆柱各置筆硯者論衡曰晉銀 孔石

等三十國春秋曰永嘉六年劉聰引帝入燕謂帝曰

卿為豫章王時朕與卿相造卿賜朕以拓弓銀

日不得早識龍顏安敢忘之恨爾 溪源 石穴

日硯溪源中多石硯 劉澄之宋永初山川金銀

帶金池 見傳少類聚 御筵 置柱 見繁欽硯

方員 班散 生翰墨 含清玄 見繁欽硯

之別 見傳少類聚 奪刺史 借府君 見書曰

道入見見可成形見不者加錢提口開若能

籍永垂 讒邪無 見下詳類聚 魏后數用 晉

少同王虎魏書曰魏后九歲喜書數用硯
計華 梁元帝史臣傳曰劉弘治人也
弘寓居洛陽與晉武帝同年少同硯書

硯三 北堂書鈔

節方圓以定形 鍛金鐵而為池 揚州石硯

不硯銘曰揚州有石硯一枚是晉張華所用之器吳

都硯石名不復有筆硯 復安能事筆硯 班超

都陽師道詠硯詩曰圓池類壁水輕翰染煙華將軍

欲定遠見棄不應賒

晉傅玄硯賦曰採陰山之潛樸簡眾材之攸宜節

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

文學

卷一百七

十四

硯

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采漆之膠固合

冲德之清玄

魏繁欽硯頌曰有般倕之妙匠兮倪詭異於遐都

稽山川之神瑞兮識璿璇之內敷遂繁縟於規矩兮

假于氏之遺模擬渾靈之肇制涉效義和之設隅鈞

三趾於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供無窮之秘用兮御

几筵而饒濟

魏繁欽贊曰方如地象圓似天常或薄或厚乃圓

乃方班采散色溫潤定品崇文守曜明典章施而

不德吐惠無疆漸清月液吸受流芳

試不書郡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眾史和墨
云元君將圖史皆至受書之入木神仙傳
仙而王遠速乃題宮門四十餘字清惡而藏於松煙
制之外字去內字復現而黑若入木裏
謝文贊淵雲墨妙嚴樂墨精
後漢李尤墨研銘曰書契既造研墨乃陳煙石附
筆以流以申篇籍永垂紀志功勳

策北堂

金策張衡西京賦云昔者天帝悅秦繆公而觀之
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

諸王策後漢書云神經怪大事書策小事簡牘
秋序春先王策府山先王之所謂策府
卷一百七

武之政家語曰哀公問政於孔子曰吾欲使天下
將死召悼子曰吾君之政布於諸侯之策曰孫

不能猶有鬼悼子許諾
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

簡北堂

玉簡編以黃金錄解記云老子母曰老子把持
青簡編以縹絲劉向別錄云縹絲以白銀紀善惡

漢記云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徵青簡以寫經
祐年十二諫曰海濱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

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賊之兼濟先貴所慎也
諸王陽以衣袋微名嫌疑之問誠先貴所慎也

世不其首曰吳氏柳簡為經本晨夜習讀

新善朽靈劉向別錄云書也郭璞云青竹為簡
者皆干火畏此簡書詩云豈不懷哉汗簡札後漢書
上多乾之畏此簡書詩云豈不懷哉汗簡札後漢書
為太尉奏刺史二千石惟家之黨二十餘人尚書
房所劾民害豈竹簡策文於萬高山下得竹簡中
以問東晉書曰此漢明帝時人服其簡紙經傳
節公羊疏顏延之曰此漢明帝時人服其簡紙經傳
經公羊疏顏延之曰此漢明帝時人服其簡紙經傳

策北堂

金簡刻書神仙傳云陰長生裂黃表寫一通
金簡刻書神仙傳云陰長生裂黃表寫一通

書世為十篇付弟子折竹為簡儀蘇秦二人同志
使世為十篇付弟子折竹為簡儀蘇秦二人同志

卷一百七

尺一牘中行說匈奴傳云文帝遣軍于書牘以尺一
皆令廣三千牘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入公車上

大書僅然能勝之主人主從上方讀周舍執牘傳詳
其書僅然能勝之主人主從上方讀周舍執牘傳詳

獄吏書牘史記周勃之傳云金與吏書告勃欲反下
之止獄吏書牘史記周勃之傳云金與吏書告勃欲反下

性善書與人之尺牘受牒而退左傳趙簡子今諸侯
性善書與人之尺牘受牒而退左傳趙簡子今諸侯

曰我土以不輪粟我與周之客若之何使客晉書不
曰我土以不輪粟我與周之客若之何使客晉書不

背盟無乃不可乎右簡不敢對受牒而退截蒲為

背盟無乃不可乎右簡不敢對受牒而退截蒲為

漢書曰路溫舒鉅鹿東里人取

○札書

谷永便筆札 漢書云谷永字子雲便筆札故時人專

褒貶筆札 詳給札為上林賦 漢書上林賦如子虛賦善之

之書未足稱 謂為天子游獵賦也 遺札言封禪事 又

用知未死時 為一札書上林賦也 遺札言封禪事 又

帝以左慈為妖 妄欲殺之 使軍人收之 慈化札 魏子

不為以乃置之 獄而欲殺之 使軍人收之 慈化札 魏子

慈盡化為白 武帝命盡殺之 使軍人收之 慈化札 魏子

地憚曰知府 君忠風取以支戶太守圍基投札於

○刺書 北堂 卷一百一 九

王朗修刺 范曄後漢書云邊讓字文禮大將軍府掾

主明並修刺 微召既到署今史進以禮見之府掾

慢物與平中 避難荆州建安中游許下始達建康

盈車 別傳云秦名顯士 積刺盈案 云夏侯叔元

○券契 一書鈔 券武陵銅券 晉書云天門武

昆崙鐵券 河圖拾地記云 券武陵銅券 晉書云天門武

券武陵銅券 晉書云天門武 券武陵銅券 晉書云天門武

券武陵銅券 晉書云天門武 券武陵銅券 晉書云天門武

券武陵銅券 晉書云天門武 券武陵銅券 晉書云天門武

○鐵券請降 晉維事云元康中氏首羌請降也

鐵券世襲 在立功來歸 梁太祖為豪俗仕于江左志

公賜以鐵券 刺史封樂安 匈奴作鐵券 二輔故事

海以冠節 蓋至匈奴 處馬自海 北控法之士處馬氏

羌破鐵券 晉中興書云 帝不與 因燒其券 戰國

馬孟賁若 曰視其券 而行之 責畢收以何市而

民命以 責賜諸民 國其券 求券焚之 邵仲傳云邵

能人 錢物書券 自於目前 焚之 焚削書券 東

炳燒券書 沈約宋書云 王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券契 二帖白

要詞 以息訟端 利有爭端 一信為言 約言

○封泥

金泥 續漢書光武封禪方求元封封禪事石泥 應劭
儀云建武三十二年封泰山 黎陽青泥 如用黎陽青泥
封王 石檢金 繩石泥 黎陽青泥 如用黎陽青泥
至上古遺訓 其得人心如此 武都紫泥 西京雜記
室加絲其上 龍圖赤玉匣封泥如黃珠 題辭

唐類函卷一百七

文學

卷一百七

三十一

唐類函卷一百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山陰何繼高校訂

武功部

○論兵

論兵

名將

儒學將

偏將

軍師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

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一曰道

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

人與上下同意也謂道之以政令故可與之死與之

生而人不危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

易廣狹死生也言以地形勢不

金然後十萬之眾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

挫銳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也雖當時有用兵之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糧不三載言其始也言其後也言其久也言其不

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糧於敵故軍食可

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

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

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

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用平隸之徒還爲仇敵矣。想雲谷果其亂之所爲下

不當。寧差險阻。阮相視此刀。惟之地。焉。寧。不。

當一備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谷阻難則用步卒平
反復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通行為宋文帝元嘉中
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
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
增岨防三曰募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
使有關

論兵二

北堂書鈔

蚩尤作兵呂氏春秋云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蚩尤之
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奎星作兵春秋
左傳云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論兵二

北堂書鈔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蚩尤作兵蚩尤氏之裔也奎星作兵蚩尤氏之裔也

不可因人之力而假之
 整不武吾其
 還也亦去之
 長擊短恒
 亂者取之
 周書云賢者輔之
 亂者取之
 武
 之用
 亡者侮之
 左傳云亂者取之
 亡者侮之
 量敵而進
 蜀志曰論才用眾未可輕
 相時而動
 左傳云鄭伯伐
 齊侯以許與鄭
 伯辭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
 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方而行
 奪其所愛
 孫子
 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注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
 攻其無備
 孫子
 因其勞倦
 勞倦乘其飢渴此二勢因其
 勢擊其衰怠
 不克石勒謂徐光曰曜以疲卒十萬圍
 武力
 卷七
 堅城今以我初銳擊其衰怠其勢必蹙
 四出晝夜兼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
 曜
 誅君率民
 大戴禮云明主之征也必道之所廢者
 率其民而不
 誅暴振苦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僇兵
 誅義以誅暴君
 崇禮重祿
 禮而重祿崇禮則智士
 重祿則義
 顯良振孤
 淮南子云敵國有虐民者與兵
 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國困實其有
 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此
 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
 賞祿有功
 法勝等英雄之
 賞祿有功
 通志同惡靡不頌
 賞其有功
 詳南子
 見其形
 新序云君守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
 充天流矢如雨扶陽舉死發腸涉血無罪之民其
 有已量於澤矣而國之有仁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

先為不可勝孫子云昔善戰者先為
戰又云勝兵先勝而後求七殃不可處
避地舍勿居虛何謂之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
居地舍勿居虛此有軍上五色相連於天
五色不可攻
長勝短山勝直周書云長勝短輕勝重曲勝直強勝
以詐立以利動見前多算勝少算不勝
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
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眾可聚而不可當今也戰如風發攻如決
河故其衆可望而不可常可下而不勝也全伍為
上破伍次之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為要
破之則威卷一百一
德為劣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又云凡用兵之法金
日與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事修政廟
堂折衝千里惠立正法邪謀羣臣親附百姓和
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
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揮而天下
應此用兵兵聞拙速未聞巧久久夫善用兵者
利者也屈兵非戰拔城非攻又兵法云故善川兵者
入之城而非攻也國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好戰
率于天下故兵不賴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必亡忘戰必危
安忘職必危又桓範集云好戰者亡
忘戰者危不好義合乃動見可乃取行兵義合乃動
見可利而誘之亂而取之示之不能用以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
此兵家之勝無出其右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
太公兵法云武王曰休士衆皆有處乎太公曰休
九野獨往獨來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無逃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孫子兵法云無邀正
陣此治變者也正內相誦誦兵書云言行不固
是謂敗亂各結朋黨比居同勢各結朋黨比居
是謂敗亂各結朋黨比居同勢各結朋黨比居
乘王孫滿尚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驕則
謀驕則無禮無禮則勝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
乎貪而無親又云成敗而不整貪而無親不
矣執有罪禮記云出征執有罪反覆昏亂左傳
有禮尚書云殖投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人氏春秋曰世有言曰勝人而戰之精士練
散之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又慎曰克補以
之而戰百克無後左傳曰無日不討軍實而申
千之而不可保六敗之道孫子云故兵有走者有
之者有北者無此六者用兵無已新序云秦將
休至千之將之過也極武而亡武而亡及看利
坂之煩厚氏因以亡也極武而亡武而亡及看利
滅而

將軍一藝文

周官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
三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禮記曰君子聽鼓鼙則
思將帥之臣左傳曰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
魏絳戮其僕春秋元命也曰上天一星為郎將
韓子曰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
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人曰將軍於若子如是何
為泣乎對曰吳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
安知不殺是子乎淮南子曰凡國有難君自官召
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
武助卷一百八
之主親操鉞授將軍辭而行乃不鬻設明衣鑿凶門
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臨敵攻戰而願必死無
有二心抱朴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
乎在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蓋
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
犯泥塗將必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
卒之勞苦士卒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飽將乃敢
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孫子曰凡用
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交
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

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
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黃石公三略曰良將
之軍也怨已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
如河決 軍議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故
良餌之下有懸魚重賞之下有勇夫 史記曰魏文
侯問吳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
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又曰齊景公
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穰苴曰願得君
之寵臣國中所尊以臨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
穰苴與約會日中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

武功

卷一百八

十四

將帥

待賈暮時莊賈乃至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
何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懾
又曰吳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
行不騎乘親羸糧與士卒分勞 又曰文帝六年匈奴
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
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帝自勞
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以下騎送迎已而
之細柳軍士吏被甲彀弓持滿先驅至不得入驅曰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於是上使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開士吏曰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將軍亞夫將
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色改
容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
曰此真將軍矣爰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其將固可
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久之 漢書曰
韓信亡蕭何追還漢王曰以為大將何曰王素慢無
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
之宜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為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又曰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將獨有廉頗李牧耳上

武功

卷一百八

十五

將帥

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唐對曰臣聞上古
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
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委任而責
成功也 又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為人少言有氣
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爾不至學
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
又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
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辦於臣者矣充國至金城常以
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壘先計而後戰
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 東觀漢記曰吳漢當出師

不其動如神兵法云風雨可師者有象也寒暑不其
計如飢所以智 **蜀志云** 夫兵以奇思計如饑 孫子兵法
必勝攻必取也 **思士如渴** 三畧云將者能思士如渴
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已則下
內顧則上卒淫將有一則眾不歸心貪財則士不
軍無衣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竭其國 **君親授**
淮南子云國有難君卜吉日以投鼓旗將入廟門
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
軍其柄曰從此下至耑者將軍制之 **士飲投醪**
云泰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孟蹇叔乃曰
一孟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軍皆取
飲 **矯矯虎臣** 詩云矯矯虎臣又云 趙武荆
蠻來威 詩采芑篇云顯允方叔征伐蠻貊蠻荆未威
武功 **卷二百八** **九**

玄黃揚阜云君構潛謀以龍變應事機專敗為
而虎發山西數郡復安者若克敵之勳也推理而行
勝劉劭趙都賊云其謀誤之士則思通神也
准南子云將軍扶義而動推功萬人敵史記項羽本
時行掩節而斷割因資而成功項梁之籍云項羽本
足記名姓而己劍一不敵項梁之籍云項羽本
任尉繚子云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
也亦智謀勇猛後漢書云鄧禹曰吳漢善變化黃帝
試云為將黃色長耳善為變化王翦請宅李信曰吾欲攻
取荆于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可始皇遂使
萬人始見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遂使
信行王翦謝病歸老于穎陽信軍大敗始皇聞之自
驕如頓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
辱秦軍今聞將軍兵六十萬人而西將軍雖病猶忍棄
乎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灕上王翦
行請美田宅園池其眾既至關使還請美田宅者
華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
恒而不信人今空舉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
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固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
宅漢分田後漢書吳漢常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
買田宅手遂書以告騎驍騎安中為九反以彰為北
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彰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
者前相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
遂北至桑乾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時乘勝
在長安召彰詣行前所太相虜相及擊大破之時乘
大奇紫髯將軍彰帝春秋日張道與虜人向有紫
人答曰是孫會稽達及樂進州遇言賞分戲下漢書
不早知之急迫自得舉軍歡恨焉賞分戲下漢書
賜分其錢下飲食與士共之居不車席左傳吳
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矣昔陳
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

所著者卒乘與焉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
聞夫差自敗也與眾共之拒鄧奉北當董秋一年間
夫差自敗也與眾共之拒鄧奉北當董秋一年間
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與民同之會稽春秋曰越王苦
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得
臣下不食百姓以求其心有甘脆不足所向無前
分不敵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難與爭鋒陳思王
地亦向無前欲闢海難與爭鋒陳思王云白起
曉子白起難與爭鋒故可轉戰萬里王濬表云臣受命
典轉戰萬里三百東觀漢記云耿弇少好學習父業
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耿恭少多大略耿恭少
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耿恭少多大略耿恭少
有將帥之才王雄長涉通變通變天性仁勇剛毅
武功卷一百八
有略約人餘已養吏士能信陵虎視龍驤今蓋
得人歡心當任為大將軍亞夫嚴猛哮吼周亞夫嚴
云信陵虎視龍驤亞夫嚴猛哮吼周亞夫嚴猛哮吼
謀之大可為廉頗勇驚忍恥嚴尤三將論云平原君
國之知恥耿乘勇壯簡易東觀漢記云耿乘勇壯簡
而忍恥耿乘勇壯簡易東觀漢記云耿乘勇壯簡易
易於事軍行常自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段熲
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上卒皆樂為死段熲
仁愛士卒病者親自醫治字紀明行軍仁愛士卒
善一日暮與將士武侯乘輿指麾世語云諸葛武
同若故皆樂為死武侯乘輿指麾世語云諸葛武
治軍清嚴克己交戰宜王戎服進止宣王戎服進
樂若可謂百萬之眾不如一賢百萬之眾不如一賢
名士矣百萬之眾不如一賢百萬之眾不如一賢
侯素行千金以賈亞父尺素之功勝於雲梯也

功勝千里是以尺素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毛傳曰元大也五官之長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毛傳曰諸侯曰天子之老也案吉甫拔刀刺山飛泉
南時為大將為國之所法也
涌出山絕水廣利乃拔刀刺山飛泉涌出整冠拜井
泉水飛出後漢書耿恭拔刀刺山飛泉涌出固乃
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待水吏渴乏筆馬糞
汁而飲之恭仰天歎曰聞昔耿恭拔刀刺山飛泉
飛泉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冠向井再
拜為史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
渴者如神
武功卷一百八
虎世語云諸葛亮兄瑾弟誕並有令名各在一見人
所不見知人所不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
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者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者
不可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
守不可勝者履薄水戰戰若登朽木將者漂漂若魚
重而履薄水戰戰如朽木將者漂漂若魚
將帥三帖
處右將軍尚左禮記軍尚左注左陽也陽主生將
敗績分關外之憂忘家將軍幕府將帥以貴不
以車轅牙之爪牙王干城侯下城夫鷹揚時維
父馬服振有軍候一人言意敵立軌之後被秦晉
也

武功卷一百八
徒讀父書史記秦趙相拒廉頗堅壁不戰趙王信
人若膠柱鼓瑟括徒讀為將代頗頗堅壁不戰趙王
營陣不知自衛軍薄至李廣無行陣無部曲胡軍行
善水草廣舍不擊刀十自衛幕王平守法度平志王
均省文書然遠斥候未嘗遇害王平志王
書論說史漢問手不其指書所識不過十字愛作民懼不
用命楚昭王問神子穀曰左氏羊車與左史老皆士
得盡其能馬唐曰李牧居邊軍市之權不用命焉李
牧大破匈奴趙王使人代將數不戰匈奴趙王使人
趙王怒使他人代將數不戰匈奴趙王使人
卿度為叔父安乃舉玄竟敗符堅敦詩悅禮誠趙
卿度為叔父安乃舉玄竟敗符堅敦詩悅禮誠趙

衰之知言陳壽謀帥伏仁佐賢乃處父之善對劉琨

陽處父君淵言也晉將與狄戰使孤夜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曰古者使仁者佐賢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公語夜姑軍師命為元戎建牙杖節姑夜姑遂發處父

孫吳之法 韓彭之功 方召之材 位列四七

軍盈十萬 啓什伍之行禮什伍也列四七之任

王師有征利用禦寇 軍師不武何以即戎 將失

一言而軍敗死 王過一語而國亡危 弓彎似月

禦侮之寄尤深 劍利如霜干城之寄斯重 晉國

謀帥推卻穀之悅禮 漢朝論將美祭遵之用儒

早陪蘭綺應知軍政之嚴 夙總戎麾頗識兵樞之

武功 卷二百八 王四 將帥

要 梁吳筠古意詩曰匈奴數欲盡僕在玉門關蓮花

穿劍鏢秋月掩刀環春機思窈窕夏鳥鳴綿蠻中人

坐相望狂夫終未還 又邊城將詩曰塞外何紛紛

胡騎欲成羣爾時始應募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

劍抱七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殞

終當厚報君 又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

衝鴈門石氣振武安瓦勳輕賞廢立名高拜橫野留

書應鑿楹傳功須勒社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

又邊城詩曰聞君報一食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劍

金絡艷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匿地為瑞星海中出

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臣者 又詩曰臨

淄重蹴踘西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聘眼前智君

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單拽二丈旗躑躅雙鳬騎但

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晉孫楚曰起贊曰烈烈桓桓時唯武安神機電斷

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凌川成丹

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噉噉說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

與蕭俱燔惟其效矣古今所歎 又韓信贊曰淮陰

屈節盤於幽賤奈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

武功 卷二百八 王五 將帥

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

山川稱孤南面惜哉遺疑一朝書叛 又樂毅贊曰

樂生誕節定立弘度丹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

齊愍失據惠之不敏惘然高翥栖遲一丘以保皓素

後魏溫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

岵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况奈未屬復董元

戎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節讓苟違戎重但以軍

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

堅督戰若使旗鼓相喧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

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衛常軍機屢

子 209-101

以臣當之必所未達雖奉廟算有均膠柱

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

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自起功多前史以為出奇無

窮欲窺滄海自起為勝若夫韓信斷幃以覆軍拔旗

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

哉曰起破趙軍許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

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

哉宋范曄上八將論曰二十八將者前世以為

上應二十八宿木之詳也然成能感會風雲奮其智

勇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

武功

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策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玉道

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管晏之

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

世資戰力至於異扶上運賢武人屈起亦有竊紹盜

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

勢疑則隙生力作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

殲戮不具然乎因茲以降迄于孝武宰相左世莫非

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擁故光武臨前事之違

存矯枉之志雖鄧寇之出動耿賈之鴻烈分上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重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

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顯宗追
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
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
篇末

○偏將

佐中軍職佐中軍助大將馮奉世字子明討羌類益兵上

助馬奉世以得其眾不須復煩將上謀無斧鉞後漢

之曰大將軍出必有偏將軍何煩焉

出擊匈奴騎都尉彭越彭越在別屯輒以法斬人

固泰曰泰彭越彭越之朝議皆然郭躬字仲孫獨

曰於法彭越不得帝曰當一統於彭越然郭躬字仲孫獨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乃從之受節度順命王濬伐吳受王濬節度濬乘勝

漢書訓選鳥桓太
首文側席而坐何武書曰楚
不以爲難子王將與文公訓席而
坐及死若臣相賀百萬不如賢也
匈奴射偶莫中
人似都爲願門守匈奴不近鴻門
匈奴如也爲王敦不敢
爲非王敦有訪有平河志善撫納
士皆爲死
謂無反子趙趙將軍年八十九
善於兵法
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
范增存亡並何武書忠臣
○儒學將
坐惟講論與生惟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樂安
隱几讀書孔融爲北海相表譚攻之流矢
武功卷一百八
御毅事雅歌投帝祭遵爲將軍奏置五經博士
士將帥雅歌投帝祭遵爲將軍奏置五經博士
也手不釋卷吳志魯肅爲身不跨馬杜預字元凱身
札居將悉通孝經漢書儒林傳序云明帝正坐自講
自期門羽林之士論說史漢評將帥植初校書
悉令通孝經章句論說史漢評將帥植初校書
中郎將持節護烏桓使持節自開益蒙有功蒙始就學
係權謂曰蒙將欲何學曰欲學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今
多務不及讀書惟日承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今
就學雖舊儒不及驚賦餘韻梁曹景宗大破魏軍
宴飲賦詩景宗曰醉求賦詩時韻已盡惟餘病二字
景宗便操筆斯須成詩六時兒女悲歸來始鼓競
之欣羨不已朝賢驚嘆
高琳詩末章云寄書與車騎爲謝有將
軍河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
賈復敦儒術

後漢賈復知帝欲優于戈修文德乃
張邵愛儒士
張邵武將而愛樂儒士嘗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薦同郡王湛言經明也
內修文德良資羽翼之才外拓遐方必藉爪牙之
器

○軍師

諸葛亮爲中郎將荀公達魏太祖開荀公達名與諸大
計以爲辛毗魏與諸葛公亮爭執公亮曰公達常入吾得之
田忌居輜重中
類函卷一百八
卷一百八
千九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山陰何繼高校訂

武功部二

田獵

講武

武

文武相須

附

兵法

軍旅

軍容

兵勢

訓練

○田獵

藝文

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鄭玄注曰田獵之禮教人以戰法此則上供宗廟下以簡集之義又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夏不田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

武功

卷一百九

田獵

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綏有虞氏之旗也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逆之車又曰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下鰲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駭梁君怒欲射行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傾他人對曰君以白鴈故欲射殺入主君嘗人無異於豺狼也梁

武功

卷一百九

田獵

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得禽獸者獵得善言而歸晏子曰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而衣冠不正公逢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得無有故乎對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之有四支也有四支故心有佚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令四支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麇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六韜曰文王十田于渭陽將大得非熊非鰲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穆天子傳曰天子獵于滌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具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史記曰田叔為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

魏志曰文帝將出獵

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道頓息問侍臣

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

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

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繁華蓋於原野傷

生育之至性柳風沐雨而不以時隙因奏曄佞諛不

忠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

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

於吳王隱晉書曰魏舒性好射著韋衣入山澤每

獵大獲世說曰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

武功卷百九

第三兒齊莊俱行使公不知忽於獵場見經時年七

八歲庾公謂曰君兒亦復來乎應聲答曰所謂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太湖北

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先主使徐詳至魏魏太祖謂

詳曰孤願越橫江之津與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

洲之苑吾志足矣

田獵二

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

蓋取諸離此其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也言以

捷取之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玄詩箋言田獵搏獸也

亦曰畋畋田也則爾雅為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

也三驅一面皇南謚帝王世紀曰湯出見羅

者方祝湯問曰爾之祝何也羅者曰從天下者從地

其三面能為乃令解四校二虞上見上林賦曰乃命

巡士司馬大虞南黃三虞晉鼓虞旗蔡邕月令章

表禽北司馬大虞南黃三虞晉鼓虞旗蔡邕月令章

禽其禮將軍執晉鼓率執班馬政其出以順時取

進退徐疾之節周禮曰山虞掌山林之政致禽而

馬東津南圃紫陌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並征樹

張衡羽黃汾紫陌漳浦而橫陣倚紫陌而並征樹

重圍於西列金郊石室月既授衣天旋地閉風

武功卷百九

厲霜飛將因氣而致殺臨金郊而講師

室者句踐之代獵虞也大樂故謂之樂野其山上

所休謀託楚誇胡誇胡上見上林賦曰楊雄長

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

農南界漢中張羅網以罟熊羆羆以石秀路長

能九井雙川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桓石秀路長

許覽樂足一恒冲宮與石秀共獵登九井山獵

文帝校田渭陽獵漆澤類聚發彼小紀殖此大

子 209-105

五

木

彌山掩兔麟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制鮮染輪射中
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
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而未見其餘也臣之所
見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窮其參差日月蔽虧交錯
糾紛上干青雲其東則有蕙圃衡蘭漙若射干芎藭
芎藭江離靡蕪其高燥則生歲時芭荔薛莎青蘋其
卑濕則生藏蕒葳蕤東牆彫胡其西則有涌泉清池
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華草內隱鉅石白沙其北則有
陰林巨樹榭榭豫樟桂椒木蘭葉離朱楊其上則有
武功

卷一百九

七

田獵

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登陽雲之臺泊乎
無為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臣竊
觀之齊殆不如焉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且齊東
墮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梁浮渤澥遊五
諸邪與肅慎為鄰石以陽谷為界秋田乎青丘俯俛
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曾中曾不芥蒂然在
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
是以王詞不復何為無以應哉又曰亡是公子听
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且齊楚之事
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大丘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
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瀟
灑出入涇渭鄠鎬滌洞紆徐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
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於是乎蛟龍赤螭鯢鱣漸
離鰐鰕鰓魴出焉魴鰕捷鬚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
深巖明月珠子的磔江靡芻石黃輓水玉磊砢鴻鵠
鵠鳴鴈鵠鵠屬玉羣浮乎其土沈浮汎濫隨風澹淡與
波搖蕩掩薄水渚深林巨木巉巖參差九峻截辭南
山我我掩以綠蕙被以江離採以蘼蕪雜以留夷布
結縵攢茂莎揭車衡蘭棠本射干此真葉荷歲持若
鮮文黃礫蔣茅青蘋希漫陽澤延蔓太原於是離

卷一百九

八

平外館彌山跨谷高邱四注重曲閣華櫺壁璫
道縱屬步欄周流長途中宿僊百步而止見仰攀
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楹軒於是乎盧橘
夏熟黃甘橙棣枇杷檉栳栳楊梅櫻桃蒲萄隱天
翼棣楊翠葉抗紫莖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燭耀
巨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馭玉虬拖蜺旌靡
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扈從橫行
出乎四校之中江河為隄太山為轡車騎雷起殷天
動地生貔豹搏豺狼手能罷足野羊箭不苟害解胆
陷腦寸不虛發應聲而倒然後倭淫促節倏復遠去

武功

卷一百九

九

四

流離輕禽楚履校獸擇肉後發先中命處拂鷲鳥捐
鳳凰捷驚雛掩鷗鵬慶石關歷封巒過鵠鵠望露寒
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鵠牛首登龍臺掩細柳
於是遊戲懈怠置酒千巖天之臺張樂千膠葛之寓
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康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唱巴渝
宋蔡淮南子逸文成頌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鏘
闐闐洞心駭耳則吳鄭衛之聲韶虞舞象之樂陰淫
移行之音鄙野紛激楚結風若人青琴宓妃之徒
絕殊離俗妖冶闕都觀刻飾嫵媚嬌弱皓齒燦爛

此太奢侈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
華旗鳴玉鑾遊於六藝之圃馳騁仁義之途修容乎
禮園翺翔乎青圃漢揚雄羽獵賦曰武帝廣開上
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傍南山西至長楊五
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聊因校獵以諷
女冬季月天地隆烈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隣西馳
閭闔儲積共備戎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
經營鄠陂營合圍會先置乎長楊之南昆明靈沼之
東荷重天之畢張竟楚之罟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

武功

卷一百九

十

四

之飛旗漁若天星之羅浩如海水之波淫淫與與前
後要遮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揚
鞭車騎雲會登降閭闔泰華為旗熊耳為綴木什山
還漫若天外於是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
野掃地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濯
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日盡西暢亡涯隋珠和氏焯
爍其波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於茲乎鴻
生鉅儒修唐典匡雅頌并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
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勳於南鄰後漢張衡羽獵
賦曰皇上感天恩之繆烈思太昊之觀虞虞人表林

麓而鄧萊藪蕭荆棘而夷榛休於是鳳皇獻歷太僕
駕其蚩尤先驅由師清路山靈護陣方和蹕御義和
奉轡再節西征羣蓋歲疑變鳴瓏玲山谷為之滄溪
丘陵為之簸傾於是皇輿綢繆遷延谷與抗天津於
伊洛復遙集于南園大詔獵者竟逐長驅輕車颺厲
羽騎電驚霧合雲集波流雨注馬跡麋鹿輪蹄難免
寸不妄終終不虛舉鳥驚挂網獸與矢遇 魏文帝
校獵賦曰披高門而方軌邁夷途而直駕長鍬紉電
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時如叢林動若崩山
超崇岸之留生厲障濛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較

武功

卷百九

十二

田獵

風迴雲轉埃連颺雷響震天地譟聲蕩山岳遂躡
封稀藉塵鹿指飛鳥接響聚者成丘陵散者填溪
谷流血赫其月野羽毛紛其翳日考功効績班賜有
敘口授甘泉飛酌清醕酌鮮野享舉爵鳴鼓鑾輿促
節聘轡廻翔望霍雲而增舉涉幽瀝之花梁 魏王
祭羽獵賦曰相公乃乘輕軒駕四輅拍流星屬繁弱
選徒命士咸與焉作旌旗雲繞鋒刃林錯揚輝吐火
曜野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不為之摧撥禽獸振駭
魂忘氣奪舉首觸網搖足遇挫陷心裂骨潰腦破頰
鷹犬競逐夾夾罪罪下韉窮緇捕肉噉肌墜者若雨

僵者若坻清野滌原莫不滅夷 晉夏侯湛獵兔賦

曰爾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兮矢連於曠
野端眺蒿萊摘町榛穢落日愴愴傷窺蒼蒼視兔
之所隱乃精望而審發弦絲箭激驚伏並馳搜陵危
險覓歷岡阜留留挂於重林踈且結於通藪密驚視
於草間暫見之於蒙茸擬以銳父規以良弓規毫末
而放鍬乃殪之於箱中或紛歛赫以驚驚影跳踈而
揚曰摧輕足之驚散振遊形之躍躍弓不暇彎直不
及幕爾乃鷹鷂翻以飄揚勁翼凌而下御馬釋控以
長騁騰騰空而陵厲兮冒於廻阻之間繚繞於山澤
之際盤紆遊回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還命輿駕兮
將還息徒蘭圃秣驥華山日送歸波手揮五絃優哉
游哉聊以永年

武功

卷百九

十二

田獵

漢司馬相如諫獵書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
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
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搏 猛獸卒
然遇軼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
不及旋轅人不暇施巧力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
用枯木朽枝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
軼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不非天子所宜近也

○清
且書
鈔

功
卷一百九

士
講武

士
講武

卷一百九

十四
講武

文武相須附

武之善經也亂以武威夷之靖四國六可畏可武

車不式武車敵不違武敵不

武有七德禁暴戢兵安民
天章威黃干戈

武易行旅憲殷易始伐代來書季子曰武盡美

文
武
相
須
湯
池
之
道
不
能
也
強
而
不

文德武功
立武修文
允文聖武
將

文未要 我代佳易 公其用乃朱文 秦其承可

求諸官去燈文 德庵豈在釋正 何伯賢

也化成天下文在茲乎奉天威以伐叛爰舉于

戈陵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天下既平則用四

○耀武節白

兵文子情國家之大存人武工所大兵猶火也木

而美之者樂於人皆不可其乃今並

竊謂區區凶器
啓迪禮俗
踴躍用兵
謀動

省金不可贖武取威戌容戌昭棟若林

卷三

○謀策
書鈔

善政左傳秦桓公遊獵不取禽兔而後食

將以謀爲劍策畧爲處女範孫于兵法云始

日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伏參伏勢平治非武無以

絕弦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逸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首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匿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爪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鳥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之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摯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地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飛又云見不利去之如絕弦

乘之以人強爲之計以敷而用之以張將欲西震岳

而可受以東先於而後合而與而後可

武功

卷一百九

十七
一
謀策

武

卷一

大謀

謀智

子

孫策將襲許都懼郭嘉料之曰孫策勸兄江東所誅

恭行天罰訓此安云恭奉也言欲載

之至天之罰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
 成我衣大泰誓曰以爾有眾底人之罰
 予汝爵賞底天之罰
 事之人予誓告汝孔傳云用汝眾致大罰于紂
 六事西上有眾咸聽朕言
 誓曰嗚呼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西上云云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曰王始封則湯遂以為天下濟濟有眾咸聽朕命
 號易解王則其桀于夫濟濟有眾咸聽朕命
 謨禹乃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眾盛貌
 安國傳曰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眾盛貌

銜枚周禮軍旅令銜枚禁無譟按文帝勞軍細柳振鐸拱稽
執禁齊衆禮凡執禁以齊衆罪不赦局戎容啓啓音思果貌言容詔
策勅策勅 丙午壬午九 三三號令

諭令嚴也
 兵則大國亦然而小國設難
 以寓軍令
 君若正卒伍修甲
 成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內教既
 畫同游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相救者戰其目相見
 足以相識若同樂同利同哀有士
 三萬出軍令無敗多者死皆下馬特麥相待
 祖馬騰入麥中救以辛丁蕭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太
 祖曰作洪自紀何以辛丁蕭罰對曰春秋罰不加尊太
 幸不可設請自刑故劔割髮置地取米殺妻晉永
 郭默率衆自爲鳩撫循將士其得權心默婦兄嘉亂
 陸嘉取官米石餉妹默自殺妻以明無私也不整
 髮職吏
 射聲校尉孫松於公子中
 監軍時懷伯將兵不整陸遜對之髡其職吏
 後期斬
 斬賈取笠泣斬上
 家
 下
 取民之豎以覆官

鍾蒙曰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
 洋斬之策與士俱汝南人也
 忠與諸葛瞻戰不利艾叱忠
 將斬之忠執還更戰大破之
 聞將軍令不在衆
 聞天子詔不在衆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言
 衆觀大將旗鼓以進退
 吾盡見矣可教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女三千孫王
 分爲二隊龍婚二人爲隊長令鼓之皆左婦人大笑
 孫子又三令五中之又鼓之皆右復笑孫子斬二隊
 長吳王使救之不可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左右前後
 皆中規矩報吳王
 日赴水火可矣
 旣崇四七之名
 安可二三之令

既申詔諭之言 必整舊部之陣 行間將整其什伍 令下不可以二三 整焉令之衆旣在一夫 勵鷹揚之師必資三令 整必勝之衆實在中權

勸賈勇之夫必曰下令

○兵法帖白

金版莊子曰縱說則以金版素書黃石公授張良素
者師良視之注太公謀術謀國政事
乃太公兵法六韜公五勝五行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五勝五行
有魏公子兵法公五勝五行
征伐以新書從事學古霍去病不至學挾經國
旗提鼓挾經丁子項生南楚兵法莫弘篇十五
注經兵書丁子項生南楚兵法莫弘篇十五
一兵法天一書圖鬼史區也有書三篇圖一卷
法天法書圖鬼史區也有書三篇圖一卷
械兵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更權謀又云權謀者
難用兵先計後戰兼形形勢又云形勢者雷動風動
勢苟陰陽用技巧也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

攻如雷擊唐子云將者與命千里總帥勢如擲弩
兵法云善戰者勢如轉圜又云善戰之勢如轉風
振秋蓬何法盛晉書云執朽轡以斧伐朝菌
以伐朝菌逸馬乘勁風以振秋蓬以義誅不義
也魏志陳琳曰將軍龍驤虎步高才在心猛虎驅羊
以此行事無與鼓鴻鸞以燎毛髮上在猛虎驅羊
武軍賦云猶猛虎之驟烈霜委草陸賈典論云若衝
羣羊衝風之飛枯葉烈霜委草風之摧枯枝烈霜
之委如山壓卵蘇武傳云山壓卵也似雪投湯禹曰以張將
哀草如山壓卵泰山壓卵也五岳壓枯諸葛子云鼓洪爐以燒
師以雪投湯也五岳壓枯毛髮傾五岳以壓枯朽
千鈞壓卵唐子云猶震雲撒席卷左思魏都賦云
咆孝雲撒席卷魚爛雲除後漢延篤與段紀明書云得
煥席捲凌到魚爛雲除知窮兵極遠大捷而反騷齊
武功桓之制服流沙霍將軍之口到祈連蔑駭轟嘈獻
以加焉莫不魚爛雲除雲懼稽顙矣先馳甲騎隨
武軍賦云駭轟嘈獻又云戎先馳甲騎隨
威懾盡心懼耳叱彭鼠帝師震激霜刃春利肆若
吟彭鼠不可當崇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云正正之
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
之陣者謂營陣也堂堂不冒亂也不可就而擊之也
○訓練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戊班馬政
北面誓命陟大七囑咸駕載旌旄授車以給整設於
屏外有司播拊北而以誓之天子乃厲節執弓南郊
挾矢以備注誓衆以申法也厲節謂衣戎服也南郊
戲後漢成和中詔內外軍戲斬牲郊禮單衣揭威武
謁者一人載以護車馳送陵廟還宮道竄東帛振鐸
賜文武肄兵習戰之儀斬牲之禮名曰櫓釧振鐸
號令教士禮有發則命人司使教訓戎戰明恥教取
也教士以車甲注於軍也訓戎戰明恥教取



大戴禮

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
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春秋佐易明曰太尉
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得諸侯象也

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邪丘輒折為三天雨三日

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

不然輒折為三者軍當分介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

酒一作洗吾兵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

尚父乃盡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

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

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乃懼

武王

越裳氏獻白雉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

下 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

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

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祛衣馬前疾走

寡人其不濟乎管仲曰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

至卑耳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涉水深至膝已涉

大濟公拜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又曰代出狐白皮

公貴賈之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去其農

處山林求狐齊聞而伐之代王即將其國士卒服於

齊

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天

子

征伐

人有伐國之志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論衡
曰太公陰謀書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掩其

不備 史記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

破之追至于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

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

濟上勞軍行賞發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漢

書曰武帝末年悔伐胡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 郊

祀 武帝南伐越以牡荆畫北斗登龍以象天一命

曰靈旗以指所伐 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

陰平行無入之地七旬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萬

谷深至有艱險艾以旗一作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

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

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吹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

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土地也 摯虞新禮議曰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

御臨軒尚書授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摯

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

行故尚書甘誓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征伐

征伐二

書鈔

子

子

卷一百十

卷一百一十

馬失騎士墮死
船陵居小船沒水

征伐

被社凡軍行被社受律受律以出雇征四征成王四征不庭七

伐言赫赤赤薄伐西戎黃戎之雷如雷
賜彤弓

然收專征伐揚黃釗威以過亂略歌采微周文主歌

之品至仁孝楚以致世著之貢言不庭以王命討

之體也乃一由以威不備
居升八則啓戎心有惠
惠殷湯始伐易旅周取凶
賤時取彼出冒天子天

名解有柳德才生力發正日死必殘
天子出徵不問仁人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
哉

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師出有名隨善惡征不遑朝武
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師出有名爲名也

武勛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征伐

東征不可受命忘家忘其家臨敵則忘其身則奉辭伐

罪君命大事軍事王于興師建侯行師諸

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以正不義三軍之事夫

有三軍
阿軍之士
肅將天威
書
奮伐荆楚

一戎九伐
耀武示威
薄伐于征
遠征

親討 攻昧 觀兵 掠橈 戩鯨 乘王

怒行天誅討其不庭伐以昏德武先禁暴

師克在和 周公三年東征 宣王六月北伐

因山川以設險
整干戈而作威
啓滅有扈而夏

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服而不柔何以示懷 九黎之亂德黃帝與師

三苗之不舉虞舜稱兵 卽戎而行遣以采薇之咏

擇利而動收其破竹之功 方叔南征荆蠻詩人

歌之列于雅 充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著于贊

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敷

芳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廓良弩 魏

文帝於黎陽作詩曰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

震上下千戚紛縱橫曰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

太王德胥宇識足滅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又

武功 卷一百十 征伐

詩曰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誠塗輿人困窮載馳

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爲泥中在昔周武爰暨

公且載王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

何人不能靖亂 又詩曰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

我車涉此艱阻遵彼瀟瀟言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

是御麟麟大車載低載昂嗷嗷僕夫載什載僮蒙塗

冒雨霑衣濡裳 又詩曰奉辭罰罪遐征晨過黎山

嶠嶂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頓傾中有高樓亭亭

荆棘紉蒼叢生南望果園青霜露慘悽零彼桑

梓兮傷情 又至廣陵馬工作詩曰觀兵臨江水水

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誰云江水廣一

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戢兵稱賢良 魏王粲從軍

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

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沃饒人馬皆

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反速

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又從軍行曰涼風

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

蓋長川陳卒被隰垌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情哀彼

東山人喟然感鶴鳴 又詩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

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

武功 卷一百十 征伐

餘暉蟋蟀夾岬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懷情

吾悲 又詩曰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勦勦策運帷

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

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

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鈎刀用庶幾奮薄身 晉張華

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貢徐夷典有

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單醪豈無

味挾纈感至仁 宋文帝北伐詩曰季文鑒禍先辛

生識機始崇禘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倏

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塵起亂極治方塗

泰山積石方欲除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
厚良在已逝將振宏綱一麾同文軌 宋孝武帝北
伐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
絕赤光 朱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曰肅旗簡廟律聳
鉞暢乾靈朝晏推物泰通渥林身寧擊轅歌至世撫
壤頌惟馨 又從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
雲冀馬依風蹀邊簫當夜聞 宋傅亮從武帝平
詩曰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旂旌首路元戎啓行
洪河總轡崇岡 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佇旂
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星言啓行汎舟
武功 卷一百十 十一 征伐
掩河林馬登芒 齊虞羲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旌為
漢將汙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窮秋八
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乘墉揮
寶劍蔽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開
下思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末窮激
楚樂已見高臺傾 齊王融從武帝琅邪城講武應
詔詩曰治兵聞魯策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
理恒全白日映月羽顧霞文翠旂凌山炫組甲帶水
被戈船凝戩鸞摧槍清管乍聯聯早逢文化洽復屬
武功宣願陪玉鑾石一舉掃燕然 梁武帝宴詩曰

止殺心自詳勝殘迄未遍四主漸懷音九疑稍革面
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釣臺聞史籍岐陽書記傳
梁簡文帝和武帝宴詩曰校尉開踈勒將軍定月
支南通新息柱北屆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教戰昆明
池銀塘寫清渭銅鈎引直瀉常從良家子命中幽并
兒金鞍飾紫珮王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云亭
儀 又詩曰祭壺今息鼓董案或開帷聊舉青龍陣
正取絳宮時犒兵隨後拒帳祭遂前師軍門初露節
步陳始分旗 梁元帝番難未靜述懷詩曰玉節威
雲夢金鉦韻諸宮霜戈臨壘白日羽映流紅單醪結
武功 卷一百十 十一 征伐
猛將芳餌引羣雄前擁淇園竹劍聚若耶銅亟觀
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河南賈威寄隴西馮谿雲連
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片上落疎桐差管逢
雲雨立暈挂長虹 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
鏡管水靜寫樓船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
風急瀟湘夜月圓荷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梁吳
儁戰城南詩曰蹀躞青驪馬往救城南畿五歷魚麗
陣三入九重圍為君意氣重無功終不歸 又詩曰
前有濁樽消憂思亂紛紛小來重意氣學劍不學文
忽值胡關靜匈奴遂兩分天山已半出龍城無片雲

武功

卷一百一

十三

征伐

平如此何用李將軍 又詩曰陌上何誼誼
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塵埋龍根天子羽書勞將
軍在玉門 又詩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
巔疏勒傷海掃沉黎劒光夜揮電馬汗晝成泥何當
見天子畫地取關西 又征客詩曰公卿來悵別
聲在狹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轡中懸明月劒
杪照蓮花 梁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
宴飲至均多祐昔往歌采薇今來歡杜杜善戰惟我
皇勝之不窺戶推轂授神謀餘壯終能買浩蕩金疊
溢周流玉觴傳 又出重圍和傅昭詩曰魯連揚一
策陳平出六奇邯鄲風山散口登煙霧維排雲出九
地陵空振五厄 梁庾肩吾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
引佳兵三河總艫舳絳天揚遠布雷野驅長轂夜劒
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梁劉孝儀從軍行詩曰冠軍
親狹射長平夜合圍木落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
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軍樂往又速如飛 北
齊祖珽從北征詩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山
歛氛霧瀚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方繫
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北齊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
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上將總神兵高

武功

卷一百一

十三

征伐

齊朔風駛絕野寒雲生匈奴定遠近壯士欲橫行
周廣信和平鄴應詔絕句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掃
鄴城陣雲千里散黃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
更轉五首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遙聞射鵰
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
月聊持劒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
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
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
堞更人悄下樓 陳蘇子卿南征詩曰一朝遊桂水
萬里別長安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劒鋒但須利
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暖少婦莫愁寒 陳沈炯從
鳴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弔民資智
勇治亂屬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方無
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劒氣上舒精雲開萬里
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祗驚 陳張正
見從軍詩曰將軍定朔邊刁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
榆關接遠天井泉含凍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
危旌萬里懸 又從軍詩曰胡兵屯朔北漢將起山
西故人輕自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盡角雲上舞飛
梯鴈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

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主簿駰言愚聞昔在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鑿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旄翼如遊風羽毛紛其拂雲金光皓以奪目武鼓鏗而雷震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十三年荆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子願奮武乎南鄴伐靈鼓之礪隱兮建長旗之飄飄躍甲卒之皓盱兮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豐兮仰乾威之靈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維天綱之武功

卷一百一

中

賦

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魏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官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曰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御魏應璩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龍旗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差

華宇爛而舒光摘雲藻之雕飾流揮采之渾黃辭曰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遺風聲兮魏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儕之挺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祿而蒙私并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又序征賦曰余因茲以從邁兮聊暢目乎所經觀庶上之終殊察風流之濁清沿江浦以左轉涉雲夢之無陂從青冥以極望上連薄乎天維

卷一百一

十五

賦

刑梗林以廣塗填沮洳以高蹊擘循環其萬般巨手里之長湄行兼時而易節迄玄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鷁鳥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為乎久稽乃振旅以復蹤泝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勤超栖遲而無依魏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廻析兮超遙集于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疆宇超南荆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蕭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蕤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溫溫以增熱體燁

其若焚 魏阮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慕
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惟弘哲而為紀同天
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
乎干戈惟蠻荆之作讎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
濟瞻禹蹟之茫茫距盤澤以潛流經崑崙之高岡目
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 魏陳琳武軍賦曰赫
赫哉烈烈矣于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
震漢李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竿擐神
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颶炎天之隆怒叫諸夏
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晞壘壁以結營百校
武功 卷一百十 十六 征伐
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
告昏火烈其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司
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
名工清堅皓鏐脩刺銳鋒陸陷榮犀水截輕鴻鎧則
東胡斷筆自煉精剛由帥振旅章人制縫弩則幽都
筋骨恒山壓幹通肌暢骨崇繡曲煙其弓則烏號越
耗繁弱角端象餌續質拊拊文身矢則中息肅慎園
輅空疏焦銅毒鐵麗轂捷輶馬則飛雲絕景直驂騶
駢駁龍紫鹿文的躡魚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
安鳳峙灼有遺英 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

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
兵易水次于北平可謂神武矣矣有征無戰者已佇
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觀狄民之故土追大晉
之遐蹤惡先殺之懲寇善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
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
軒轅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陣昭連乎白日旂旄繼
于電光旆旆軼乎白狼殺未出乎盧龍威逼天地勢
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
乃總輯瓊珍茵毼幕帷環帶佩不飾彤琢華璫玉
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玄綠黼錦續組扇氍毹皮
武功 卷一百十 十七 征伐
服 魏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玄綵皓肝流光左駢
雄戟右攢千將彤旅朱矰丹羽絳房望之如火燄奪
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鉞於是輶輜雲趨威弧
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刀霧散虜鋒摧折呼吸
無聞醜類剝滅 魏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
負川阻而不庭肇天子之命公總九伯而是征整三
軍而飭戒殄征夫而叛驚舫翼華以鱗集蒼鷹維以
星陳寒川原而上下敵城隍而無垠於是州牧覆舟
水衡戒事師節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橫焉江
湖之足忌公命臨淄守于鄴都侯懷大舜乃號焉暮

涉國事之是勉考歎經時而離俗企觀愛之偏處
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士龍南征賦曰人安二年八
月姦臣羊玄之皇甫商政行稱亂大將軍敷命羣后
同恤社稷四方之會衆以百萬粵十月軍次於朝歌
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桓桓先征在河之渙順彼
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
稅駕殷墟我徒既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紛同方而
類聚煩副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警衆習軍政於舊聞
若溟海之引回流俗靈之吐行雲 宋傅亮征思賦
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於末暉既致戎於皇幄亦

武功

卷一百一十

十八

征夷

彼已於宰闡傷鵜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思和風翕
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溟津雲暖以合體墳衍杳其無
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鑾之北徂企
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嶠之重阻配高掌
於華陽聆鳴鳳於洛浦 宋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
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
子感東山之劬勞使臣遵於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
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容哲當草昧
而經綸總九流以貞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允臧人
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一翼以魚麗襄兩服

而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以振於秦荆詔微臣以勞
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饌以傲裝山宿宿而言辭冒
沈雲之晡謁迎素雪之紛霏春轉逢之辭根悼朔鴈
之起越彼微物之疚情此思心而可歇 梁沈約憫
國賦曰余生乎之無立徒跼弛以自閑處圍城之惓
惓得無用於行間對僚友而不怡咸憤顏而相顧畏
高衝之北擬壯激矢之南度駭泝師之夜過驚躍馬
之晨呼矛森森而密駭旗落落而踈布時難紛其未
已歲功迫其將徂育素蟻於玄山垂葆髮於縵胡
頌漢揚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倡

武功

卷一百一十

十九

征夷

任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
赴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
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赴西戎還師于
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漢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
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
歎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混一區宇蒼生更
始朔風變楚我出我師于彼四疆天子饒我輅車乘
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後漢班固贊將軍北征頌
曰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令光鏡武旗冒日衝
雞鹿 雞鹿起黃磧輕選四縱所從無敵 後漢傳毅

將軍北征頌曰建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曜
神武於幽冀遇白登之重圍何德薄之桀虐自弛放
而不羈哀昏戾之習性阻漢廣之荒垂命寶條之征
討躡衛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採
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遙降曝名烈於禹跡奉旗鼓
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詢
謨外折衝於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於朝廷
晉張載平吳頌曰聞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
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靖亂未有用兵而制之
也夫大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於中非言不彰檢攬
武功

卷一百十

三十一

既獲出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固先典之明
志不刊之美事焉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
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胤帝道煥於唐堯義聲邈乎
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
闕而不貢越裳舛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
舊章布巨地之長羅振天綱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
並并驅而落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壘
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
衆軍競趣烽颺具舉挫其輕銳走其守禦
表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隘實限

東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
年代今蒼雉奉職靈龜自梁折革為舟憑力可渡始
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道清將順劒閣自開行舉洞
庭之樂放畜長洲之死會玉帛於塗山樹銅柱於南
極 梁劉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
堂申威塞表既驅熊羆之衆兼稟帷幄之謀登濟河
山夷滅趙魏將繫軹道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玄陰
節節不刊函谷之士將封而莫遂雖荷扶杜之恩終
懸采薇之旨 周庾信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

卷一百一

三十二

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
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天籙武落刻木弦弧
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其揆一焉政須東南
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侯置於交河之北
齊王融荅敕撰漢武北伐圖賦啓曰臣聞情蓄自
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
難再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澄瀚海之恒流掃狼
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
升封岱宗滅五登三追蹤七十 又勸高帝北伐啓
曰雖窮鳥必啄因等命於良鷄因獸斯驚終並懸於

若籍巫漢之歸師聘上卒之餘憤取兩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枯 梁簡文帝洛陽平啓曰自爾洛榛曠獫狁食久絕正朔之風不梟輶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戍足每興燔燧之警常勞守陴之民自非聖略弘宣天綱遐頓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令九服大同萬邦齊軌亭寒寢兵關候罷析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梁劉孝綽求豫北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相沖稱謝安無將略文靖公遂破苻堅山濤謂羊祜不強建成侯卒平孫皓微臣之譬兩賢誠無等級武功 卷一百十 三十三 臣氏

小虜之方二寇勢踰枯朽

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廙曰王室多故禍難持存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今天子飄飄甚於贅瘤伏惟明公匡濟之衆義命方首元戎旣啓風威電赫機以驚暗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任外桐輒承嚴教輦率諸軍唯力足視 晉桓溫與撫軍殷曰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過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方之古人復爲未儉少康以一族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

發中興漢室况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齊力掃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歎歎

魏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

武功

卷一百十

三十三

臣氏

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綬避賢辭病收述

論漢書自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川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

卷一百一

辛巳

○攻戰一
書北堂鈔

卷一百一

王

之公輸般受地盡墾子守有餘公輸般曰吾知所
拒我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墨子曰公輸意過欲殺臣

成列案必谷左傳作从

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
血漂杵於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然北遊登於炎帝之子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戰衣白冠陳說其間相望利害釋國之患推交兵賜能著
呼聲動天漢書云項羽請陽君蒲將軍之患推交兵賜能著
已渡皆至船被少利陳餘復請三兵乃悉引兵渡河鉅野
還心於是至則圍下邳陳餘等皆降項羽乃引兵西
之諸侯軍救鉅野陳餘等皆降項羽乃引兵西
鼓聲動地漢書陳湯傳云無一當十之聲動天地
乘之鉦鼓聲動地漢書陳湯傳云無一當十之聲動天地
千與得漢使節二杖黃銀乘白旄尚書曰武王入城
杖黃銀乘白旄尚書曰武王入城
武功卷二
帝在涿鹿將戰武侯乘素輿執白吳王秣馬國譚曰
羽扇指麾三軍衆軍者前其進止吳王秣馬國譚曰
晉于黃池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上夜中乃令服兵
環甲欲令胡名趙盾馬左傳云秦康公送公子出
不知肥胡名趙盾馬左傳云秦康公送公子出
夜朱遵絆馬曹陽志云公孫龍朱遵爲師
車輪絆馬曹陽志云公孫龍朱遵爲師
嘉之迫後漢將軍郡縣爲立祠武臣蒙馬左傳
王使關公戰將侯使蒙馬左傳
將見已晉師陳千辛北胥臣蒙馬左傳
右師陳千辛北胥臣蒙馬左傳
兵至布身日博戰自旦至日數人皆重衣兩鎧
募陷陣與韋先占將應募者數人皆重衣兩鎧
捕但持長矛戰而人又急進當之韋謂等曰
勇來十步乃白之等又曰五步乃白之等
人懼疾言所低無不應手倒提雙戟江表傳云典
戰大呼起所低無不應手倒提雙戟江表傳云典

戰士爲陵欲戰轉戰六日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
戰士爲陵欲戰轉戰六日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
武功卷二
魏將軍軍士除烏鵲計數漢步狐奴歷五王國
輻重人衆操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馬
有餘里轉戰萬里王將身死地轉戰六日過馬
投人左傳云齊將戰於莘齊高固入晉所樂石
所獲已中而大石擊門曹操進軍攻尚使審配守
爲內應中而大石擊門曹操進軍攻尚使審配守
突圍魏志云曹操中門操兵三百餘人配之從城
上以石擊曹操中門操兵三百餘人配之從城
突圍魏志云曹操中門操兵三百餘人配之從城
上馬將曹操中門操兵三百餘人配之從城
餘衆未盡出仁復直突之拔出入賊國全等乃得解
退乃張遼擊曹操中門操兵三百餘人配之從城
將士明日大破曹操中門操兵三百餘人配之從城
至曹操中門操兵三百餘人配之從城
十人得連數重左右將軍棄我手遼復張突圍按

兵法云勝者之戰若決積伏尸數萬莊子云惠子見
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謂燭者若知之乎曰然有國於燭之左角者曰獨氏
有國於燭之右角者曰發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
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誠知弦絕矢竭書云周
所爭者如此之細則天下無事矣弦絕矢竭書云周
處計曰賊而進軍上六陌山東據甘水之勢西固梁
山之險大戰盡日斬首萬計後捕系諱軍期獨當
不及遂喪戰場刀折矢盡後漢書云段熲為護羌
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類將兵擊破之明年
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招同種千餘落并兵
晨奔類軍類下馬大戰至日中乃折矢盡虜亦引退
類退之且關且行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
山伏沒咽血鼓音不衰簡子曰吾伏沒咽血鼓音不衰
我今日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又云齊晉將戰于鞞初
絕鼓音曰余病矣張突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
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嚴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武功卷一百十
三十一

攻戰二帖
皆陣合圍宋師還舍合懼貌彼見吾貌必有變
皆陣日戰合圍其圍也皆後後懼貌心庄貌軍容也
忘身司馬攢首曰忘身環堙晏初圍萊甲寅堙之
堙齊侯親鼓乘墉易曰乘其墉遷舍宋皇瑗
遷舍作學聖成乘墉易曰乘其墉遷舍宋皇瑗
也壘合鄭師哭多虞鄭也嘗寇也鼓儼傳曰鼓
言列人可鼓而擊之也旋抽拔拔斬滅齊侯曰余
而朝食介無堅不拔拔斬滅齊侯曰余
而以疑衆心今圍之德攻德攻善戰善戰張
密誠聖命死戰也德攻德攻善戰善戰張
三軍傳吾張喪三軍而被成八陣成自今師庶不
覆敗吾甲兵以武臨之成八陣成自今師庶不
蒙前矢前蒙求殺敵求殺敵也地道襲素紹以

風止

數常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凡軍必知

五火之變

以數守之既知起五火五變當故以火佐

攻者明

取勝也○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為單于

所逐及於大澤

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

葭葦用絕火勢

門賊吾當便助大勢焚吾門思火滅

不得入亦

後漢末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

嵩保長社賊來圍城

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

曰兵有奇變

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

因夜縱火必大驚亂

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

大風嵩乃約勒軍士

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

武功

卷一百一十一

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

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

奔走嵩進兵討之

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

不能尅明日乃閉營

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

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

至肅時大破之○後漢末

劉表死曹公克荊州

得劉琮水軍於流東下吳主孫

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

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

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

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

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

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

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

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

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

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

備走舸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

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

猛悉延燒岸上營項之燄燄張天標音標人馬燒溺

死者甚眾軍遂敗退○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

適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

鷄飛散火焚羌營後周遣將伐高齊齊將段

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禦至西境有桓谷城

者乃絕險占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

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桓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

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

武功

卷一百一十一

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

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帝時高穎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

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

陳人日敝○火具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

束薪束蘊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

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

因風而焚之○火獸以爇火爇音燬置獸中獸開四

孔繫獸於野猪麋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

走入草瓢敗火發○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
開兩孔復合繫野鷄項下針其尾而縱之弁入草器
敗火發○火盜遣人盲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
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火弩以擘張弩
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
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燧象

六

公羊

咸宜火攻也哉
 淵用兵水火之
 孫水戰所公爲
 新松爲炬十人
 析松爲炬灌麻
 油從上風放
 燒浮橋岑
 不仁也
 肥新城諸
 合肥新城諸
 權攻合肥新
 其果而不仁
 大具累而不
 天其累而不
 盛夫其累而
 水火之盛夫
 水火之盛夫

縱火自救漢李陵衛龍城行四五日抵大澤段韋中虜上

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苴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苴并軍與信戰未合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苴佯不勝還走龍苴果喜曰固知信快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苴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苴水東軍遂大敗走○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

子 209-136

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

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統將文士弘屯清江

靖與之決戰大敗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荆

州城下士弘既敗銳莫不震恐靖又破其將

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銳遣使請降靖

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戰其水戰之

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

一人重米二石其檣棹篙櫓帆席繩索沉石調度與

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

幟開弩矰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

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干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

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

孔前後左右有弩矰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

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關

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

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

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舸

上立女牆置棹大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逐

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游艇無女牆舸上置藥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

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

船也○海鶴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鶴之狀舸下左

右置浮版形如鴨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

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

江海之中戰船也○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使敵

而度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度而擊之利

半度可敵不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敵近也近水待

生處高水向水後當使高而前無迎水流逆水就我

下流也人向水後當使高而前無迎水流逆水就我

也上而水濁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此處水上之軍

而反濁沫至此敵人上遇水之衝也欲以中絕軍

凡地有水後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

武功 卷一百一十一 水戰二帖白

焚浮橋後漢公孫述遣任滿田戎據荊州橫江作浮

奇應募鼓譟通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江舟不得

進商乘勢因飛炬焚之橋燒斷而橫江舟不得

大燒連船周旋與曹操遇赤壁相燒將黃蓋曰刀

孫權計黃和租人兩船夾射軍不得口以橫江舟

石為何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口以橫江舟

突而所之孫權舉刀為城起樓門其上一百二十

炬燒鎖步受二千人益州修城起樓門其上一百二十

盛自往來又盡船首怪獸於城起樓門其上一百二十

截之及古未鐵船人令先行雖戰若後去又作炬長

厄險東阨百二漢書曰秦地得百二言秦地險十二齊得二關秦負阻於二關四塞秦地險阻天地之險
 天險不可升地險金湯之固金城湯池被山帶河秦縣車
 東馬益州起蜀道至險不得方軌漢書井陘之道車
 成不爭險易不爭險易之利重阻巨固宅於
 土中守在海外束其要害繫以安危楚瓦
 城郢沈尹知其必亡沈尹成日苟不梁伯溝宮左氏
 稱其自取左傳晉侯曰恃險與馬而險為屏長
 九州之險是三殆傳晉侯曰恃險與馬而險為屏長
 是不一姓是道德為固為寶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
 藩不以習險為屏固為寶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
 卷一百一十一
 曰在德號叔號叔恃制地嚴險不三苗吳起曰昔三
 不在險號叔修德政而鄰邦之傳三苗吳起曰昔三
 彭蠡德義不夏築又云夏築之國左濟河右太華伊
 而湯殷紂又云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
 放之殷紂其北太行經其南不修德政武王殺之在
 洞庭者苗人亡恃嚴邑者號叔死考吳起之言
 在德而已徵司馬之對雖險何為冒險壓溺死而不
 者三畏畏壓壓徑游禮孝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謂行止危險也漢袁盎曰千金之子立不倚衡縣車
 遺體行殆垂堂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縣車
 車行險履死孝子去官忠臣叱馭
 ○軍門幕府帖白
 幕府衛青為車騎將轅門為門軍門傳晉甲趙穿

○地盤結白

命憂月

相次遣周

[illegible]

犀兕盧桑果不得妄敗格入嚴然特三後美亭

徒會日暮其夜劉刺客詐稱亡奴來降刺殺步軍細

縱騎擊者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而來之宜

書
書
軍
營
處
時
人
多
美
焉
後
爲
將
立
大
功
偏
裨
將
別
專

晉書劉超爲掾薛枝蜀主曰臣夫魏大祖行諸

祖歎曰有亞夫之風領是大軍屯於中壘

善師穀梁傳云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曰師衆

于自素嚴不須耀武列陣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莫

100

謂軍陣行立成敗乘行止不正不結營部晦厭楚以
列之法也遠斥侯有警軍陣立成也晦厭楚以
用晨厭晉軍而子伐楚武王荆尸陳也楚始於此
戰順天時失必順天時因地形騎擊之預因地形
軍結固陣先偏後伍鄭御王師為魚麗之陣先偏後
復陣固陣先偏後伍鄭御王師為魚麗之陣先偏後
以居龍伍人為伍次之伍承偏之右牝左牡國語范
陣而彌縫補闕也此蓋魚麗陣法之右牝左牡國語范
陣之道設右毀車以行舒伯敗羣狄于太原將戰魏
什供車必克諸更卒自我始乃彼毀車以為所遇又
三伍為方陣以相補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左角參為
右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敗
之注云既險也不便車也以什供車更增十人當一
車之用而舍車也更卒去車也五乘為三伍兵車車
三人今以五乘之人合十五人更以五人為伍為三
義勃卷百十一十五

伍必旆而疏晉侯使斥山澤之險難所不至必右山
也兵法曰右背山前兩後伍詳
左水陵前左水澤

○騎北堂書鈔

象宿三累云欲知欽形色可勝之符先觀以二如梟
漢書十八騎惑之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也
駢注曰梟帝時比類來貢梟畫驛又云冒頓縱精兵
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驛激電
其西方書曰東方滿驛北方畫驛南方畫驛
傳玄正都賦云馬能馳六韜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
如激電人象飛仙能馳十已下長七尺五十已上壯
健疾疾人象飛仙能馳十已下長七尺五十已上壯
越滿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眾者名
日武騎之上善墮淮南子云夫善游者濡善騎者蕩
不可不厚善墮淮南子云夫善游者濡善騎者
騎王隱晉書云御史中丞傅咸所好反自為禰耳蕩
騎為三駕鹵簿圖有幽州突騎豫州蕩騎各五千人

緹騎東觀漢記云永平十五年顯宗東巡郡國勅焉
史士保官給牀蓐虎騎志云太祖母哀帝少孤收
子孫得虎所射虎應聲而倒子同使與文帝共止
常使虎豹所射虎應聲而倒子同使與文帝共止
又使虎豹所射虎應聲而倒子同使與文帝共止
左云曹休字子丹之孫也其父曹豹為太尉
右云曹休字子丹之孫也其父曹豹為太尉
國左云曹休字子丹之孫也其父曹豹為太尉
往善如核軍鋒銳國膽核伏見南州之強帝書云
人善如核軍鋒銳國膽核伏見南州之強帝書云
嬰漢必使大者揀選騎卒上下如飛漢書淮南王
遇士大夫以臣所善義從將軍公擊匈奴言大將軍
下士大夫以臣所善義從將軍公擊匈奴言大將軍
為翼來白馬以云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充國善
武功卷一百一十
騎漢書云趙充國始為騎上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
法通知韓善騎史記云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
四史事韓善騎史記云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
上即位欲伐匈奴故益騎二千八百騎詳象女騎千人
先習胡兵以故益騎二千八百騎詳象女騎千人
利士四騎還諸洛陽與
記云石虎皇后出女健騎數十上
○戊卒一北堂
蔡丘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樂宅盛弘之
云襄陽范滂南二十里有俗樂戊申不流東新水
其子不與我戊申不流東新水
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曰戊申不流東新水
許孔疏曰平王母家申國所戊申不流東新水
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

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南陵簿衛曹毗江賦云爾乃南
其四固不勞永全所謂高安積米是孫權每征還道
衛四固不勞永全所謂高安積米是孫權每征還道
上險難升地險岳立權又常大
積米谷於此以備須濡者也
戊卒二
及左丞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樂宅盛弘之
左丞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樂宅盛弘之
女乘障障女乘障障女乘障障女乘障障女乘障障
辛治河之勞雖役月近得有急當六月以著治河者外
天子一人無日忘之更有三品古者有辛更有錢者出大
顧者用二月為更更辛更辛更辛更辛更辛更辛更辛
武功卷一百一十七
官以給戌戌子亦在調不可自行各出錢三百入
○烽候
崔寔嚴守嚴字子真為五原種高去軍先恩信
來降服守嚴字子真為五原種高去軍先恩信
烽火望也乘山舉舉不取犯孫權攻江夏太祖恩信
權乃退也聞烽馳皆備而地荷兵而走唯恐居後通
於甘泉長安何如甘泉滅於幽障障以恩信論曰收
伏俗乃隊故於通也舉非寇至方博與諸侯約有急則
庭滅峰公於國障也舉非寇至方博與諸侯約有急則
王肅博公於國障也舉非寇至方博與諸侯約有急則
寇侯以爲乃大笑後大戎來伐王舉
○斥候
諸侯以爲乃大笑後大戎來伐王舉

叙聚棟以叙聚棟納斥候示不李廣遠廣行無部曲
草頭舍不擊乃自衛幕府省耿秉遠秉字伯初休
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耿秉遠秉字伯初休
軍陣立成有警充國遠備止必堅壁全師保勝

○軍糧

敵為資最遺人由美歸蔡粟周氏卒無資以輸晉粟秦輪舟之役
中無三日注其志云魏氏卒無資以輸晉粟秦輪舟之役
也者復其注中上二千率宗禹西征中而趨百里中
馬謂一日注中上二千率宗禹西征中而趨百里中
粟外不從中牧居得軍市之租皆用麥二斛用市租
栗者太祖常賦粟以原不盡其私請調兵食方與錯調兵

卷一百一

十八

食助家財財下式請半家分熟食傳闔廬在軍熟食者
送也進乾棋魏助得孔渠為新鄭長課民備行資居
食也進乾棋魏助得孔渠為新鄭長課民備行資居
則言故漢語傳方吳王此方水軍中不登首山呼庚癸
正言故漢語傳方吳王此方水軍中不登首山呼庚癸
勒食盡其筋不畜景從廉從王不隨注廣橋野餽晉首如
野饋諸殺不畜景從廉從王不隨注廣橋野餽晉首如
守義資不運軍糧主戰將餒也影從注廣橋野餽晉首如
停義資不運軍糧主戰將餒也影從注廣橋野餽晉首如
乘義資不運軍糧主戰將餒也影從注廣橋野餽晉首如
無一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使若幸鍾致石泰使天下
飛一石注引車船飛說言疾就五致一字升卿焉

大積穀以今周禮率春振原同食楚莊伐庸自盛以何
春以今周禮率春振原同食楚莊伐庸自盛以何
下無流馬以運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伐魏也同食上
論廣濟米下達江准資糧有論以論而無水害仰食
棋與志人仰食資糧取給浦藏南云無水害仰食
為甘分少行資居送見海陵之倉之果不日轉少
絕甘分少行資居送見海陵之倉之果不日轉少
會沉舟之役前詳軍無見糧漢書曰今歲人饑困卒食
乃換糧換糧費不供乃供其資糧優其資糧也

卷一百一

十九

食軍儲病莫能興困而猶鬪不積九年之
儲奚備千金之費

○軍期

不見虜後漢蔡形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王
塞九百里得期至承耶山信初有嫌於形行出萬里
不都擊虜而還坐至還引軍空還下太僕斬莊賈
期延年解責廣明自殺注還質所期處斬莊賈
之詳說今斬王恢王恢當斬之
內顧失期失期內顧
失子也失子也
○宗族從軍
蕭何遣宗族子弟從耿純率後漢耿純字伯山
蕭何遣宗族子弟從耿純率後漢耿純字伯山

恐賓客等有異心乃燒舉宗從魏魏志章成宗煥三
其處舍以絕反顧之望舉宗從魏魏志章成宗煥三
舉宗陳力今征伐未息宜實郊隨非敢望純云云
族諸鄰族諸鄰族諸鄰族諸鄰族諸鄰族諸鄰族諸鄰

○召募帖

飲飛光武時西戎反募飲飛射士魯奇應
友為寇甚大募天下四隆請馬字孝與涼州
人從名行擊之公卿食日六軍既募士三千
郡所多俱當用之不官構設資募帝不許隆
及世祖今王霸於市募人至市陳可取之民
人皆奉手即論笑之霸曰此郡人易動難募敢
乞於郡陽召募事下陸遜曰此郡人易動難募敢
安祗固陳可取之民吳遠等果殺祗遜討破募敢

○願從征伐帖

下式奮身往死之下書聞南越反願父子與齊習
內侯寶憲奮擊實憲願奮擊呂蒙十五擊賊年
太不隨隨夫鄭當擊賊高覽見呵叱不能禁止
母不隨隨夫鄭當擊賊高覽見呵叱不能禁止
安得虎子也張奮二十領兵張昭弟年未二十
高得虎子也張奮二十領兵張昭弟年未二十
高得虎子也張奮二十領兵張昭弟年未二十

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
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
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
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狗國難

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
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
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
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簡籍白

因史習知是事警急因驛騎特赤白囊書以吏立符
後漢初禁防尚簡但以警書發兵未有虎尺籍伍符
符之信杜詩上疏請立虎符絕詐偽從之尺籍伍符
籍以書軍今伍符者軍行士伍伍相保符信詳將帥
軍書羽檄幅奏羽檄重跡而押至邊遽乃至吳語
遽聞

○軍刑帖

正邪子反入見孫叔時曰師其知何對曰德刑討叛
刑而不討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恩惠刑以正刑討叛
犯命易果殺之殺敵致果干旗鼓臣干旗鼓臣
為武順為武仁而武無能師不赦過齊衆不赦過
不用命不用命師出以律否民服以罪晉交
服而民有死無犯魏絳曰軍士有明恥教戰求殺敵
以濟寬威克厥愛師以嚴終功用威克屬
在戎行貞其師律率職用威齊民以法有
令必行無瑕可戮敗軍責帥一用法伏辜立
武知禁守文經武聞將軍之令撓孫吳之法
若施用刑之威恐貽責帥之恥大為防而猶
踰小不忍而恐貽受榮既等於秦彭用鐵何
殊於魏絳魏絳戮楊千之僕陸遜髡孫松之吏
訓鷹揚之師令宜先定整烏合之衆刑在必行

子 209-144

訓必勝之師罪非無赦 勵陷堅之卒今在惟行
鞭七貫三雖爽理兵之體 罰一勸百宜宣用鉞
之威

○致師帖白

環人掌周禮環人掌致師注致師者致其必死晉軍

律晉書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敵國

則齊國佐與師曲直入之示無畏訟敵國禮訟敵國

致楚師路轉而遣書遺幟魏氏春秋曰諸葛亮屯涪

王王將戰辛毗杖節奉詔勸乃止中饋婦人喪中饋之

以掉之幟音義靡旌靡鼓折敵執俘象伯攝旗

武功

而還樂伯曰致師者治入壘折敵執俘而還

方之故周禮注師者治入壘折敵執俘而還

掉戰

○犒師帖白

弦高師秦人與鄭商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

武王伐周其小人其積備衛上

○弭兵帖白

宋為名宋何戍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韓宣子曰兵

○伏兵帖白

思險軍旅思險注險阻出慮無傳曰前茅慮無杜

也解安李廣望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街枚令

為三覆傳公子突曰必以我為三覆伏萬弩

死人見火則發覆諸山下諸山下大敗之注生守也

虞言私度已之所能用戒不虞設伏潛師

○祭師帖白

祠黃帝祭蚩尤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宜乎社

祠黃帝祭蚩尤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宜乎社

祠黃帝祭蚩尤漢高為沛公祠黃帝祭宜乎社

卷百十一

三

造乎禰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類乎上帝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禰於征也受命於祖禰於所征
帝五德之類禰祭名禰於征也受命於祖禰於所征
桓講武是類是禰受成於學謀也釋奠於學罪反釋
真誠者以

○發軍帖

牙璋以治兵璋以起軍族羽檄高祖曰吾以羽檄徵

木長三尺以徵召急也聽師曰周禮八成二曰聽師田
則以鳥羽示急也聽師曰周禮八成二曰聽師田
要器也出虎符漢武曰吾新得位以簡格合士卒簡關
稽守欲拒法不發注言欲以法拒之為無會稽兵會
符驗助乃斬一司馬論以意言遂發兵也請監軍後
中乃上疏請中常侍一人監財費朱穆奏觀以財自
武乃上疏請中常侍一人監財費朱穆奏觀以財自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四

可其欲亂者十人故百姓司馬請瑞符節以發兵
離心欲亂者十人故百姓司馬請瑞符節以發兵
司徒教士以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黃霸發士
京兆尹發騎出請北軍以馬不補滿也適音的吳漢
與連受詔頭鬚皆白後漢光武每發老弱悉赴在漢
賜錢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赴校尉稽乏軍興石
鑒奏杜元凱為校尉傳音附京兆馬不適士黃霸
官舍稽乏軍興為校尉傳音附京兆馬不適士黃霸
具其卒乘繕以甲兵

唐類函卷一百一十一

唐類函卷一百一十二

武功部五

軍應命有禮占候務德行惠示信
祥應神助必死軍勝車入賊軍行險道
旋軍士殿敵獻捷勞人軍詐疲兵受降
救援退散敗將善敗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山陰何繼高校訂

○間諜

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友間有死間有
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因間者因其鄉

武功

卷一百一十一

人而用之者也因敵將人知敵表裏而用之也
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
用之者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
厚賂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我知來因
我我件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語故曰
反死間者為詐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於敵間者
也作詐誑之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於敵間者
不然而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開我部事以持歸然
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
世誠曰所獲人及已發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
賞免相勸勿洩必信生間者友報者也智謀能自開
為亡亡必歸敵必信生間者友報者也智謀能自開
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故三軍之親莫
彼所為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

親於間若不親德重以祿賞則賞莫厚於間厚賞之用

事莫密於間則事不密非聖智不能用間人之用

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則意密則事未發而先聞

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

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

姓名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

止亦因此知敵之情令吾間必索知之敵間之來間

我者因以利道而舍之舍之則令吾人適以重利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因是而知之故

問內間可得而使也因內間者皆可得使因是而

武勳卷百十二

知之故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昇可得而攻也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之故反間不可

不厚也要也故當在厚待則伊呂之在夏殷為殷

周反間豈不重之哉唯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

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春秋時

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

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宋

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兵法因其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之

元益用此術得自自通曰敵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此從也從城下盟不去我三十里

唯命是聽子反懼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

楚平無由得入楚師○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

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闕

思期曰胡可武公曰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

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襲胡取之

死○戰國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

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

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

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師

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

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傷先人墓

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

悉復之○戰國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

國都三十里不進秦問來奢善食寺道遣之問以報秦

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

破之此反用○戰國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

使廉頗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

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

之因以奢士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末龍且周勃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十恣所為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言諸將鍾離末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組而來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武功卷百十二

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去肴肉更以草菜之具使歸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彭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而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項王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問而○漢使酈食其酈齊王田廣拾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韓信用之勢○漢高帝被弑以單于冒頓圍于白登乃使聞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

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死間之勢○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詣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麴○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眾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斯亦同班超之勢○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謀人遺之於琛管琛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界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峭澗遂清音

路穆婆提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斥也陸令萱卽後主乳母盲老翁謂祖瑛也遂相與協謀以誅育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唐衛公衛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突逐不備靖因掩擊破之

哉觀數駒支范宣子數駒支曰言使伯嘉楚師伐麇
國乎語滿泄黑職汝之由使伯嘉分涉於麇
羅人欲伐之使伯嘉告幕烏幕有烏嘉謀之三巡數之幕有烏嘉謀之三巡數之
師于多魚曰原將降傳音侯蘭原謀齊將遁齊謀曰齊
李陵捕伏聽蕭青蘭氏聽者伏於李牧多間謀史趙
牧居鴈門謹岑火多爲間謀

○占候
天時蜀先生東征泰密陳天時風氣吳志吳範浴厓
備必無利宜下獄後贊出之風氣數審知風氣係
去範曰雖去下免期明日之中權立表下濁待之有
風動範撫手曰羽執律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
至矣皆如言也執律而詔吉凶注王者出軍大陣
吹律歌風多死聲楚必無功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
武坊

南風音銜占夢伏已而監其腦于犯曰漢趙彥才
 故其罪吾其柔之矣注音候面擊虛後朝廷令宗資
 向上故得天腦所以柔物也擊虛術朝廷令宗資
 計太山殘賊彥爲資陳祗虛之法以賊屯在苜蓿
 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一戰破之違
 晦傳曰先師陣不違六甲日窮臣禹宇仲華爲王
 因陰盡之日兵家所忌東南角虛臣所敗羌所圍焚
 因得更治兵大破之東南角虛臣所敗羌所圍焚
 謂類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志張亦在園中夜
 出住百里遠攻之可勝從之果然

○務德自
鄧訓羌胡聚病死輒以刀自刺訓開
祭彤爲遼東太
鄉其病不與刀使治之愈者非一
祭彤守備何昆
鄉將陳尚滿景爲寇羊祜追斬之
荀吳圍鼓

傳荀吳圍鼓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許曰猶有食邑也修而城食竭力盡而後取不戮一人曰吾以事君也

晉文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戰以衣供寒圍費不克也

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季平子從之費人救其乏以

網償稻為糧計所取送綿之專修德信晉漢春秋

車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小益也

歡若親戚散若親戚德攻義勝帝舜舜干而苗

格周文因壘而崇降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

武者文德之輔助漢刑法志

○行惠帖

挾纊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置金史記吳楚

武塲卷一百一十一

德以施惠單于懷恩後漢徐秉字伯初為征西將軍

血所由克單于懷恩後漢徐秉字伯初為征西將軍

及歲終年報德卒現其飲食若饗燕酒疾病致醫藥

自留終年報德卒現其飲食若饗燕酒疾病致醫藥

尚造烏布帳始到官郡以為軍士襦袴脫衣與飲

死元伯善欽之卒乘與平閑廬其所嘗隱民取食

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為之使者眾矣分賜酒豆肉

其給韋袍複帽劉弘為荊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

給韋袍複帽也御眾在寬使人由惠恩加挾纊

念師人之多寒惠表投醪感戰士之俱醉大事

在戎是重程兵之要小人懷惠必資挾纊之恩

○示信

戰器申叔時曰禮守物信以守物信以守物

與將陸抗疾枯遺之藥抗服之或互市吳之未平

吳將陸抗疾枯遺之藥抗服之或互市吳之未平

戰器申叔時曰禮守物信以守物信以守物

與將陸抗疾枯遺之藥抗服之或互市吳之未平

戰器申叔時曰禮守物信以守物信以守物

與將陸抗疾枯遺之藥抗服之或互市吳之未平

戰器申叔時曰禮守物信以守物信以守物

與將陸抗疾枯遺之藥抗服之或互市吳之未平

戰器申叔時曰禮守物信以守物信以守物

戎位既崇於四七 推誠示信言不可於二三

○有禮帖

不拜禮介冑之士不拜長揖征西賦率軍禮以威行
禮非朝治軍而後拜也弟達而弟達手軍旅矣服民
於國殺於大僞以狗齊衆戰所奇傳所畜也愛戰
之器也中叔時曰禮信之所由也失宜擒所獲宋大夫
命宜其爲禮也易之戮戎昭果毅以之也大蒐以示
知禮未生其於欲用之子犯三未禮開喪而遂陳傳曰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軍旅之容諸國禮介冑之色
而還禮也禮不伐喪軍旅之容諸國禮介冑之色
介冑有不殺人有禮殺人有禮殺人有禮殺人有禮
可犯之色殺人有禮殺人有禮殺人有禮殺人有禮
卷百十二

○軍整帖

衆整重音樂對楚子戎肅晉陶侃戎政齊無犯漢王
秋毫所掠後漢世祖問諸將所得物惟忠無更衣
無犯不掠所掠後漢世祖問諸將所得物惟忠無更衣
還女還之下今言所掠者曹氏百姓何罪不得更衣

老弱於是送絹酬未許務德殺人不知齊教陳成
多附也七里較人不知注違渭濱安堵由志諸葛亮悉大眾
去也屯川耕者無私焉整不喪列傳舍不爲暴樹不
不爲暴

○持重帖

縱馬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騎皆恐唯身雉
於後射雉以安衆心也自定後漢吳引兵去身雉
率五千人有攻漢營中驚亂漢堅乃止諸葛亮欲
戰不戰今持重乃令骨硬臣不輕敵功不輕敵功不
得過安國持重吳不得過楚堅臥不起吳楚夫
武功

卷百十三

至抵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安坐不動王
梁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項之復定安坐不動王
射城下中將前不出享上倍樂賊坐惟講論張良
郎將烏桓燒度將安生不動賊坐惟講論張良
與弟講論若無事稍安陰使斬渠帥胡越生惟
林指麾此輕我命也命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勸艾乘
以爲有伏車探胡林指麾也

○禁暴帖

齊衆執禁以整軍整軍而武德武有七德嚴令
糾糾暴周禮上武糾戢暴而不敢斬殺厲陳
紀殺厲謂之殺厲也師堙井刊木并堙井刊木
整旅知防能軍軍禁師禁羊祜反禾

有憂阿子趙襄子攻翟勝之有憂色孔子猶有憂色
城濮之役楚師敗績有文猶有亦有天幸與壯勝先
天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而諸將常坐逗撓不耦
○追犇帖
拔旆晉人犇以廣重不能進楚人悲之脫荀拔旆
戈前徒倒戈周山管敗奔師于鞏注華不注山名渡水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先零望見大軍棄輜重渡湟水
道進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大軍充國曰窮寇
緩之則走勿追窮寇勿追不逐不逐奔如追逃子
急則致死勿追窮寇勿追不逐不逐奔如追逃子
日逐寇如追猶逐北將李陵書曰然猶斬追犇逐利
逃軍之善政猶逐北將李陵書曰然猶斬追犇逐利
彼竭我盈逐倒戈之徒乘破竹之勢
○俘獲帖
勿佚晉汝勿佚盡執拘猶遣諸葛亮至南中擒孟獲
如此易敗爾亮縱之使更戰七擒七縱而亮猶
追獲獲止張飛破劉璋獲嚴顏呵之曰大軍至何
千頭斷頭降顏曰卿無狀侵我州我州但有斷頭
便斬頭何怒斬飛壯而釋之引為客也衛俘衛俘
信無信何夷俘獲賢王獲左右賢王緋廣武被
有練廣武君李左車至麾下者俘寶玉俘寶玉
賜綳被後漢李忠獨無所掠世祖賜還生口威太
孟威云宜還生口乘安嫁生口嫁生口嫁之孫盛口出
西人君君戮之中國後貸也嫁生口嫁之孫盛口出
以天澤並默受席賜賜為君子也鮑叔釋縛縛

○受降

書北
鈔堂

100

面縛左傳云楚子圍許以牧鄭諸侯救許乃還
男面縛薛壁大夫衰絰士典胡楚子問講逢伯對曰
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
後之焚其餽禮而命之肉袒牽羊又云楚圖鄭三月
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羊以逆日孤不天不能事君君懷怒
以歟邑孤之罪也教不惟命是聽
面縛與視左傳云

太子孫皓降之

執茅產公羊傳云楚子圍鄭伯肉袒芳執茅特

右執鸞刀以逆莊王何休注曰茅旌祀宗廟所用逆
 道神指護祭者斷曰籍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裡
 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鸞刀宗廟
 血食自奉璽綬東觀漢記云劉盆子及丞相掾宣以
 歸首也奉璽綬東觀漢記云劉盆子及丞相掾宣以
 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餘皆輪鎧待以不死東觀漢
 甲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待以不死東觀漢
 將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之降曰盆子
 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汝以不死耳
 誅不愼服注來服者不能百萬口杜預集序云預屬
 之男降者百萬餘口軍中萬餘人東觀漢記世祖
 之高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受降

白帖

係頸秦王白馬素車係頸以畫狀魏千禁降關羽歸
 高陵先令于陵屋畫關羽戰克主降文帝慰諭遣諸郭
 德積怒禁降伏之狀禁遂費馬主降主降受服
 也築城受降城發車迎渾邪王來降漢發車二百
 匪人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無罪且匈奴
 叛其主米降徐以縣次傳何至發胡廢國甘心夷狄
 之人愛其來易王用三驅失前禽注云禽逆前來者
 也以喻來降畏其眾康居太子保蘇隨率眾數萬餘
 者則不殺之畏其眾欲降會宗漢遣衛司馬逢迎
 司馬畏其眾欲受降者皆黃巾乞後漢末黃巾乞降
 自縛蘇區怨舉眾云云黃巾乞後漢末黃巾乞降
 舊曰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罰以勸來今海內一
 統絀降無以賞勸討之足以懲選敵受寇非良策
 遂破之此事與自起坑武安君自起坑趙降卒四
 荀吳事同意與自起坑武安君自起坑趙降卒四
 謀而來使謀而來服而舍孫布許州許王凌降
 武勛卷百十二
 兵迎蒲龍字陌寧曰必詐也凌程普殺吳程督殺降
 遣七百人往迎布夜掩擊破之程普殺吳程督殺降
 使授大郎自病不犯順文如受敵吳程督殺降
 屠百餘日而卒不犯順文如受敵吳程督殺降
 舞干而格舜征有苗舞干羽于因壘而降文王伐崇
 降遇而修德而復景帝欲侯漢初奴徐盧降景帝欲
 伐之因壘而降景帝欲侯漢初奴徐盧降景帝欲
 主上曰丞相議人臣不守禁泣斬昌條降于禁諸
 節上曰丞相議人臣不守禁泣斬昌條降于禁諸
 初禁又與稀布舊禁曰諸公不聞令乎國殺降有禍
 而後降不放歸舊不敢失法泣涕斬之殺降有禍
 李廣所以不封侯相者犯順不祥再駕而降文王
 王翔云禍莫大於殺降犯順不祥再駕而降文王
 再駕滿日而受漢晉春秋口初崔光使楊璽毛吳屯
 而降滿日而受漢晉春秋口初崔光使楊璽毛吳屯
 過百日而降刺史受其罪及哭問璽救不至乃受降
 權盡乞降璽不許而給糧日滿璽救不至乃受降
 與荀吳事陳衆譬諭款攻不克廬江人陳衆請得
 正類也

○
旌軍
帖白

以歸我
報我
豈逆

漢之職以七

授武軍還

選
歐

後漢書

骨 體

入門
求其語

○獻捷

○戲捷
北堂書鈔

在和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大矣清云皇帝聖德

南越氏破以爲聞喜縣復置中鄉得呂嘉首以爲復嘉

一
月
之
中
三
有
勝
功
較
血
戰
擒
蜀
亮
擒

觀以懲淫惡杜注曰鯀鯀大魚力有功力又云晉侯使

楚勝鄭伯肉袒

王親自手旌左右吳人楚穀梁傳云庚辰吳人楚曰

能抗禦之者
 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
 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
 能抗禦之者
 吳人壞楚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

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

海陽縣志
振大聲
光復之
玄靈下
以安固
後嗣恢
拓境

帝坦大其壯無
之摩破至支
得漢漢晉陳湯
節節評攻戰
年支斬
濕
馬班固
然燕
山銘燕

旅執訊獲醜詩鄭箋云方叔率其士衆以還歸也勞重

執言獲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勞軍

饗士 史記云燕樂殺伐齊破之追至于臨淄齊得五

勞軍 行賞發士封樂毅于昌國振旅闕闕詩采芑

也 詩訓矣篇臨齊衆而歸鼓聲闐然也攸哉安

安 詩訓矣篇臨齊衆而歸鼓聲闐然也攸哉安

也 詩訓矣篇臨齊衆而歸鼓聲闐然也攸哉安

飲至 歸而飲至數俘鄭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吉語

漢書 以孫軍實至數俘鄭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吉語

湯日 征伐主獻之遠豆數也順命禮征伐利所獲如實

之禮 征伐主獻之遠豆數也順命禮征伐利所獲如實

魏國 之禮征伐主獻之遠豆數也順命禮征伐利所獲如實

其資 太相問之周曰夫討外寇多斬之數欲以汰威

伐 雲云太相問之周曰夫討外寇多斬之數欲以汰威

果 雲云太相問之周曰夫討外寇多斬之數欲以汰威

武臣 雲云太相問之周曰夫討外寇多斬之數欲以汰威

縣首 雲云太相問之周曰夫討外寇多斬之數欲以汰威

軍議 雲云太相問之周曰夫討外寇多斬之數欲以汰威

國則 雲云太相問之周曰夫討外寇多斬之數欲以汰威

月捷 我武維揚 我戰則克 受賕以行方見采

微之詠 獻俘而入旋闕破竹之功

會飲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而能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會飲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而能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會飲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而能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會飲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而能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會飲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而能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會飲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而能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會飲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而能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會飲 兩國將不致相攻可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

狎敵 狎敵者酒而殺之使人成之遂之因氏飲龍屯
安國屯漁陽得生口言匈奴遠即上言出作時請罷
屯罷屯月餘匈奴大至谷陽安國曰血而死也
恃陋申公臣謂臣曰滅已惡矣草曰歸而夷
楚代其孰以我為與臣曰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夷
之者不設備滅之問楚子曰無備也夫易小
都大者不設備滅之問楚子曰無備也夫易小
可易也設備滅之問楚子曰無備也夫易小
於備不設備滅之問楚子曰無備也夫易小
亡矣下陽不備而又有功於荒谷傳易晉左
必習孝經不備而又有功於荒谷傳易晉左
田習孝經不備而又有功於荒谷傳易晉左
靜難之備云慶父使宋以五穀注有漢孝經
候相備不可恃雖安不可恃也不可師身
武功 卷百十一
不被甲 羊估在軍常輕裝緩帶身不被甲落以為軍
示不 結營 部下侍衛不過數十人也
相疑 行無部 候有警急而軍陣立成
屯舍 人自便 擊刁斗自衛忘戰必危
安忘 戰必死 守則危 守則危 無備官辦
無備 而官死 不戒視成 何恃不恐 過求何害
遇求 何害 雖曰薄威 且垂重閉

狎敵 狎敵者酒而殺之使人成之遂之因氏飲龍屯
安國屯漁陽得生口言匈奴遠即上言出作時請罷
屯罷屯月餘匈奴大至谷陽安國曰血而死也
恃陋申公臣謂臣曰滅已惡矣草曰歸而夷
楚代其孰以我為與臣曰勇夫重閉况國乎明夷
之者不設備滅之問楚子曰無備也夫易小
都大者不設備滅之問楚子曰無備也夫易小
可易也設備滅之問楚子曰無備也夫易小
於備不設備滅之問楚子曰無備也夫易小
亡矣下陽不備而又有功於荒谷傳易晉左
必習孝經不備而又有功於荒谷傳易晉左
田習孝經不備而又有功於荒谷傳易晉左
靜難之備云慶父使宋以五穀注有漢孝經
候相備不可恃雖安不可恃也不可師身
武功 卷百十一
不被甲 羊估在軍常輕裝緩帶身不被甲落以為軍
示不 結營 部下侍衛不過數十人也
相疑 行無部 候有警急而軍陣立成
屯舍 人自便 擊刁斗自衛忘戰必危
安忘 戰必死 守則危 守則危 無備官辦
無備 而官死 不戒視成 何恃不恐 過求何害
遇求 何害 雖曰薄威 且垂重閉

廉藺 史記廉藺曰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羞為之

兩虎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寇仇 寇仇之類

今日 今日之類

破權 破權之類

何私 何私之類

怒私 怒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不私 不私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犄角 犄角之類

如是斯修政蓋明而後修功能射王守春

子 209-160

唐類函卷一百十三

明東吳俞安期

明山陰何繼高校訂

武功部六

劍 匕首 鉞 斧鉞 戟 戈

○劍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劍口

也 字林曰鐔劍鼻也 方言曰鞘謂之室 說文

曰鞘劍衣也亦曰襪 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

之制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地氣然也

左傳曰吳王賜子胥屬鏹以死 龍魚河圖曰流州

武功 卷百十三

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冶其石成鐵作劍

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割玉如泥 又曰劍名飛揚

管子曰葛天虛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

劍鐙矛戟此劍之始也 又曰羽劍珠飾者斬生之

斧也 列子曰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

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

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

裏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

識其狀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送三曰宵練方

晝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影驕然而過隨

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矣 又

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劍迭躍之五

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

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泥 莊子曰昔

趙文王喜劍莊子曰臣聞人王喜劍臣有三劍惟王

所用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之劍以燕

谿石城為鋒齊代為鏑管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

鈇統以渤海帶以常山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

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精廉士為鏑以賢良士

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為鈇此劍一用如雷霆

武功 卷百十三

之震也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

采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此無異鬪雞一旦命以絕

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

薄之 孫卿子曰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孫莊

君之忽闔閭子干將莫耶巨闕辟閭皆古良劍也

尹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遂

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也舟止從其所契刻者

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

又曰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於江子遂還及涉江至

於中流而兩蛟夾繞其船伏飛攘臂袂衣拔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 說苑曰經侯往過魏太子左帶玉其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有光照左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煥煥如冰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劍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劍亦

武功

卷一百十三

三

劍

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干將越見區冶子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市楚王問之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鏑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市鏑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絕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抑揚

武功

卷一百十三

四

劍

后問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慢罵之曰吾從布衣提

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又曰陳平問行杖劍亡渡河船人疑腰中有金寶

金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卿帝使暴勝之為直指使

者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

具劍至門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

以衛身不可解壯大貌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

從歌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值百金其遊漢庭名聲

藉其言狼籍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劍上

元夫人帶流黃揮精之劍東觀漢記曰世祖時有

武功卷百十三獻名馬寶劍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

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

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

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文士

傳曰魏文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修曾以寶劍

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山海

經注曰汲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

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又曰君子之國

其人衣冠帶劍吳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

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之劍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

知所向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末仁恒有紫氣見于

牛之間占者以為吳興唯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此

氣愈明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曰

惟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

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

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

見孔章乃謂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耀燁燁若電

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

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

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水乃變為龍逐視之見二

龍相隨逝焉典論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

太子不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選茲良金令彼國

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礪諸光似流

星名曰飛景

劍二初學周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兩從半之

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銑謂之

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銑謂之中制中

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五銑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飛景曹植七啟日步光之劍齊金楚鐵國語曰齊
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謫以金分有玉頭
問罪入美金以鑄劍戟試之何馬下詳類聚
珠口晉東官舊事曰太子儀飾犀表魚文魏文
論曰余好擊劍命彼國工以爲寶器飾以文玉表以
通犀淮南子曰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
斷刺又不能入及加之極強則水斷龍
舟高誘注曰魚腸文統謂管若魚腸賜馮賞魏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造馮異四節亦留於關中上
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劍失楚漢南記曰魏
應字尹伯任城人明晉詩章帝重之數辟閭巨闕
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劍袂衣服也辟閭巨闕
並詳錯荆玉銜越金曹植七啟曰步光之劍綴以
類聚錯荆玉銜越金曹植七啟曰步光之劍綴以
下詳候天占氣上詳前敘注麾城擊市上詳類
緯聚候天占氣上詳前敘注麾城擊市上詳類
者臣以爲非一人獨勇一市萬人無不觸碎鼓橐駘
鑢功鑢上詳前敘注卷百十三
鑢長精而鍊之其始成也五色駭鑢巨橐駘
烏翔舞遷地徹天類聚隆竹帶槐越王九常勝
歐冶子作劍五枚三大二小三曰豪曹秦客薛燭著
相劍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實非寶劍也今豪曹五
色黯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劍不過斬而辱則
隨飲中矣王曰寡人置劍竹盧上過而墜而辱則
獸之頸飲濡其刃以爲利也周斐先賢傳曰許金
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劍侍功曹月朔晨朝并許金
火嘉於是然歎曰男兒爲吏不免賤
役卽投火於地以劍帶槐樹趨出府門
劍三北堂書鈔
德行則福太公金匱劍銘云德行德則興大戴禮劍
之以爲服動必行德仁義爲劍鑢鐵論云以銘德爲
行德則興倍德則前仁義爲劍青仁義爲劍莫之敢
湯武是也謀謀爲劍陳思王征劉論云今將以謀

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綴珠飾璜傳玄正補賦云
 雋隨波截鴻毛不漸刃淮南子云實
 干將純鉤莫耶辟閭步光綴淮南子云實
 霜色如秋水越絕書云太阿陸刺犀甲純鉤磨其鋒
 錐則陸水截輕鴻陳琳武軍賦云其劍則越金楚冶
 陷玄犀水斬犀截蛟劉子云薛燭之寶劍雖未陸斬
 截玄犀水斬犀截蛟劉子云薛燭之寶劍雖未陸斬
 已謂斷金切玉拾遺記曰越王句踐有劍一寶向踐使
 工人以白牛白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劍案向踐使
 二日斷水三日轉見四日懸剪五日驚蛟六日滅魂見
 七日却邪其值千金呂氏春秋曰伍員逃楚至江見
 八日真剛其值千金一丈人刺小船從之末涉丈人
 利船渡之已絕工員解劍以與之曰此劍其值千金金千鎰豈直千可值萬金
 金千鎰豈直千可值萬金世說云鍾會是荀勗從舅
 金劍平辭不受可值萬金
 武勳
 卷百廿三
 可值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曾善書學長劍七尺廣川至義穆王太子也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
 荀手跡作書於母取劍仍竊去不還廣川至義穆王太子也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
 廣川至義穆王太子也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被服皆長劍一丈瞻好帶劍長一丈公諫乃作短者
 被服皆長劍一丈瞻好帶劍長一丈公諫乃作短者效焉
 長一尺公知不可天下名器烈士傳云干將爲晉君
 以傳國乃丞之天下名器烈士傳云干將爲晉君
 雄天下名器也以蠅劍獻君留其雄者謂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後生男若
 覺殺吾爾生男以告及君覺報仇君覺購求甚急昇乃赤昇具以告之赤昇所產山之松得劍欲往刺之首
 赤昇具以告之赤昇所產山之松得劍欲往刺之首君夢一人有廣三寸辭欲報仇君覺購求甚急昇乃
 君夢一人有廣三寸辭欲報仇君覺購求甚急昇乃鎮養之謂三日三夜不爛君往視之客以雄劍銜提
 鎮養之謂三日三夜不爛君往視之客以雄劍銜提君君頭隨鏤中客又自劍三夜悉爛不可分別葬之
 君君頭隨鏤中客又自劍三夜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曰三王塚案列異
 名曰三王塚案列異上世名器
 傳莫邪爲楚王作劍上世名器典論云楚國大阿徐
 傳莫邪爲楚王作劍上世名器典論云楚國大阿徐
 長劍耿介宋王太言賦云方地爲車圓長劍陸離
 長劍耿介宋王太言賦云方地爲車圓長劍陸離

復生一女性辭愛趙病會族人作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與兒年十五以劍還之後女不肯與請族入謂當以劍占之夫劍主以決斷死者度此女必不還其劍故以此令後人察之耳於是聞之官乃奪其財悉守劍於路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以與子幸無使王烈知頃者老父失劍於路一日後將咬過千幸無使王烈知頃者老父失劍於路而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永失欲取而購募恐致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曰守吾劍於路于請告吾姓名將以告王烈其人乃語之覓而視之乃昔末喜佩劍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時盜牛人也李寄詩劍搜神記云東越門中有嶺高八丈六十餘圍至現云欲得童女常以八月祭之凡祭輒添已用九女李誕有少女名寄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往伺穴口蛇出頭大如壘日如二賞千金劍陳尺鏡寄便以劍所殺越王乃聘寄為后葉千金劍思王樂府歌云所賞千金劍通岸間葉千金劍符朗子瑀璽翠翠飾難壁標首明月珠

十二

秦百主

葉千金劍

章帝賜陳寵後漢書云寵曰何射子棄大而存小乎章帝賜陳寵後漢書云與僕射到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龍淵邪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論者謂棧淵楚龍淵邪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論者謂棧淵有謀放得龍淵壽明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安帝賜馮石帝常幸其府畱飲十數日賜犀具劍紫文綬

玉玦各一枚

劍四帖白

神器七命云神器化異物雷煥云靈異之鐔衛鐔衛成陽文陰漫

玉師占曰鐔積禳禮几獻劍則攸積架禋與劍鄧師劊口衛劊鼻積禳焉注積匣也夫統劊衣音饒鄧師劊者因名宛馮劊人以爲號上殿漢蕭相國入省梁冀帶劊入省張陵字處斬馬朱雲請上方斬馬劊中劊之以一歲俸贖罪

斫馬斷佞臣一人張禹也

買牛黃孝為渤海太守常威衛尉卿景帝賜之劍補

劍常威未嘗服不折莊子曰復鍊劍鍾凡六不敵

履如兩錢之難洗削先創者食砥礪法言千將

良如兩錢之難進左手捧水心秦昭王三

水多則不能進左手捧水心秦昭王三

五色琉璃為五色匣千金銘西京雜記

照人戴寶劍一人敵漢書項羽學劍不成乃曰

敵諸吏帶魏相以文吏為丞相武皆令司馬傳

司馬氏在趙者以東方學五學擊劍洋龍泉水日龍

傳劍論顯劍術也東方學五學擊劍洋龍泉水日龍

特堅利古龍泉之名取於此刻鹿盧形刻鹿盧形

國惡無道於吳王入夜千星見知於雷煥

魏文帝歌辭云越民鑄寶劍出匣吐寒芒服之禦

左右除凶致福祥又歌辭云歐氏寶劍何為低昂

白如積雪利若秋霜魏曹植雜詩曰美玉生盤石

寶劍出龍淵帝王臨朝服事此威百蠻晉傅玄歌

辭曰寶劍神奇鏤象龍螭文犀飾首錯以明珠光如

電影氣燭紫微宋鮑昭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

中鳴雌沈吳江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

還并 梁吳筠詠寶劍詩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

谿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鏐邊霜凜凜匣上風淒

淒寄語張公子何常來見攜 崔融詠劍詩曰寶劍

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千戶竟論都匣氣

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唐

李嶠寶劍篇曰吳山開越溪洞三金冶成寶鏐洋

綠水鑿紅雲五彩睽起光氛氤背上銘為萬年字寶

前無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黃金飾

駭年中斷寧方利駿馬羣驅未擬直風霜凜凜匣上

清精氣遙遙斗間明避災朝穿首帝屋逃難夜入楚

王城一朝配偶逢大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皇提昇

紫微座西王佩下赤城出承平久息干戈事僥倖得

充文武備除災辟患宜君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唐

郭元振古劍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

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

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匣裏吐蓮花錯

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

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

子亦嘗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

漢李尤寶劍銘曰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耀奇
太阿飛名陸斷犀兕水截鯨鯢縉紳咸服翼轡儀刑
豈徒振武義合金聲 後漢崔駰刀劍銘曰歐冶運
巧鑄鋒成鏐麟角鳳體玉飾金錯 又刀劍銘曰龍
淵太阿干將莫邪帶以自禦輝燁吐花 後漢士孫
瑞劍銘曰天生五材金德惟剛從革庚辛含景吐商
辨物利用勲伐彌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劍
巨闕墨陽上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
曜威耀武震動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彊 晉傅玄
劍銘序云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劍何所用之先王
武功 卷一百十三 十五

觀變而服劍所以立武象也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
親用之銘曰光文耀武以衛乃國 晉裴景聲文身
劍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劍耿介體文經武陸
斷玄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晉張協泰
阿劍銘曰泰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以越砥
如玉斯曜若影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梁簡文帝謝敕賚方諸劍等啟曰纔發紫玉 一作函
彫奇溢目始開泥牙 一作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暉
乍比青雲之制身文且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
相照 梁沈約爲東宮謝勅賜玉膏君劍啟曰田文

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
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七首 藝文類聚

鹽鐵論曰七首短劍也長一尺八寸 通俗文曰七
首劍屬其頭類七故曰七首短而便用 說苑曰秦
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秦王
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
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
流血五步即按其七首起曰今將是矣土變色曰先
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
武功 卷一百十三 十六

者徒用先生故也 諸葛故事曰成都作七首五
枚以給騎士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
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七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
可殺 典論曰昔周魯寶雅狐之戟屈盧之矛孤
之戈徐氏七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
有武備矣 又曰魏太子造百辟七首三其一理似
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
龍文名曰龍鱗

七首 北堂書鈔 白帖併入

虞帝七首 漢書王莽傳云漢兵繼火追莽莽避火
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袍服帶劍持戟

晉張協長銑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銑陸維

用死京平韋戟除殘去惡敵人執服元非常尤銘壯

異同雜說云太祖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未
奮戰將戰家語持戟挑戰史記項羽壯士出挑
挑戰三合樓射之羽張曰此之樓大羽自披射者樓挑
發逐走還欲入執戰殿旁東方之樓目不敢視甲持戟挑
壁遙不取復出上呼戰殿旁東方之樓目不敢視甲持戟挑
立枯枝上東向鳴鶴尾中對殿柏樹上問有以
知風之朔日故知東向鳴鶴尾中對殿柏樹上問有以
順風而上立故知東向鳴鶴尾中對殿柏樹上問有以
笑賜上者正橫戰當馬戰司策馬戰王建入朝於秦
社稷而立者不聽王何入秦司策馬戰王建入朝於秦
馬穰穰之入者不聽王何入秦司策馬戰王建入朝於秦
鋪席陳簋者不聽王何入秦司策馬戰王建入朝於秦
各書云欲入宮者不聽王何入秦司策馬戰王建入朝於秦
武勳
射戰英雄記云劉備也小市街將紀雲夾貨呂
中舉一布記云劉備也小市街將紀雲夾貨呂
軍當解去不中布可謂決斷觀布射戟支一發中者
王胡持戟同起兵書云馬成布射戟支一發中者
於馬持戟同起兵書云馬成布射戟支一發中者
馬射虎威不胡胡長沙王軍司馬王胡前中陸機
傷權以雙馬威不胡胡長沙王軍司馬王胡前中陸機
都路於竹里亭多虎劉自防衛以半虎置戶前手
取劉拔戟斫英州牧不得登布使陳虎乘間跳入
而劉拔戟斫英州牧不得登布使陳虎乘間跳入
父勸而劉拔戟斫英州牧不得登布使陳虎乘間跳入
王隱而劉拔戟斫英州牧不得登布使陳虎乘間跳入
戰心在漢陽西四里持戟大呼破之未及
還會布救兵至三而持戟大呼破之未及

戰所抵無不應手負戟長歎李陵答蘇武書云陵先
創者布衆退却負戟長歎李陵答蘇武書云陵先
冠三軍義士所以負戟長歎李陵答蘇武書云陵先
此功也義士所以負戟長歎李陵答蘇武書云陵先
祖推簡子羊腸之坂羣臣皆偏棄戟學問徐拔戟
好任俠爲人報仇而布爲吏所得乃感于都拔戟
激雲伯將伐許拔戟而布爲吏所得乃感于都拔戟
叔爭車將伐許拔戟而布爲吏所得乃感于都拔戟
及于靈輒倒戟以遺使靈輒倒戟以遺使靈輒倒戟
問之曰請以遺使靈輒倒戟以遺使靈輒倒戟以遺使
以與之既而公介使靈輒倒戟以遺使靈輒倒戟以遺使
桑之餓持戟百萬也漢書云以爲之食與肉舍其
人使子弟莫長戟百萬也漢書云以爲之食與肉舍其
非使子弟莫長戟百萬也漢書云以爲之食與肉舍其
萬胡騎干將雄戟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金鈴大
戰衛青表云伏惟武庫傾瀉宿衛有失輕虎戰交
戰衛青表云伏惟武庫傾瀉宿衛有失輕虎戰交
雲交龍輅充庭雲旗拂霓闕戟皮軒蔡邕獨斷云
皆棄失戟免官充庭雲旗拂霓闕戟皮軒蔡邕獨斷云
市失戟免官充庭雲旗拂霓闕戟皮軒蔡邕獨斷云
援八寸周禮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
謂之援八寸周禮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
六寸援八寸周禮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
有六寸援八寸周禮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
如而六寸援八寸周禮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
戈後其長八寸橫刃長六寸下接柄處長四寸並
刀直其長八寸橫刃長六寸下接柄處長四寸並

廣二寸刀當頭而利者也利故不持向人也此戈也
漢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也
虞左傳云吳伐越將指其公踐之陳於其足大指是
姑浮取之遂子犯之公子安之重耳及齊謀桓公妻
之醉以戈執戈而舞之食歌鼓琴于路於陳蔡七日
舞之見使國語云秦師侵晉惠公令韓簡挑戰而
合而弗能離也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寡人有衆
人既之憂也君入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
君南子云魯陽公與韓簡戰日暮援戈而擲之
日反三舍注曰魯陽公與韓簡戰日暮援戈而擲之
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執戈洗馬韓子云句踐入
曰魯陽公今南陽是也執戈洗馬臣於吳執戈洗馬
武王洗馬故能戈鋌雲雲班固東都賦云元戎武
殺夫差破姑蘇戈鋌雲雲班固東都賦云元戎武
拂戈若林張衡東京賦云戈鋌雲雲班固東都賦
天戈若林張衡東京賦云戈鋌雲雲班固東都賦
武入室操戈何休曰康成入吾室帖止戈爲武
咸武入室操戈何休曰康成入吾室帖止戈爲武
戢戢戢戢戢乃戈矛修我戈矛斬木爲干
金成刃置自廬人之手春其長秋之喉魯陽
是麾且聞駐景寅父斯用亦見春喉魯陽
○矛書鈔
名天矢陰龍魚河圖云神名跌踏太公兵法云矛如
鶴脰方言云矛名天矢陰龍魚河圖云神名跌踏太
元年刊比有見兵二馬如仗勃盧被陽夷之爭仗
殺羊矛如鐵鐵盾如偷葉

初盧之矛舞逐左慈神仙傳曰左慈見吳主孫
步光之劍徐而欲行計逆殺之慈在馬前看者木
行杖徐而欲行計逆殺之慈在馬前看者木
計逆殺之慈在馬前看者木
欲殺之慈在馬前看者木
娥知傳必劫掠乃以身赴矛賢智更互疾病死
之格曰君北堂西頭今家婦死男一男持矛一
弓前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一男持矛一
不爾舉也持矛者一男持矛一男持矛一男持矛
食也於是掘從骸骨家中皆愈以矛陷盾盾韓子
恐也於是掘從骸骨家中皆愈以矛陷盾盾韓子
矛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
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吳越春秋云以子之盾
何能應也人用之獻吳吳越春秋云以子之盾
重英毛詩云二矛重英吳越春秋云以子之盾
武王洗馬故能戈鋌雲雲班固東都賦云元戎武
公矛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
者前其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
平底曰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
也生角有赤風春秋運斗樞云角生角則有赤風
兵氣漢書西域傳云角生角則有赤風
以用兵前車師謂王曰王莽遣使告單于久兵
不降匈奴車師謂王曰王莽遣使告單于久兵
姑句不當得受單于王莽遣使告單于久兵
兩殺後人翼德瞋目橫矛翼德瞋目橫矛
張翼德也水斷橋瞋目橫矛翼德瞋目橫矛
手人於五步之內者十八人殺百步之外
殺百步之外

○稍 類聚 北堂書鈔併入

釋名云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 風俗通曰矛丈八者謂之稍 沈約宋書曰高

祖伐廣固孟龍符乘勝追奔後騎不能及賊數千騎圍繞之龍符奮稍接戰斬殺數十人 後魏書曰于

栗磾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裕甚憚之遣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稍公麾下栗磾以聞太宗太宗因

授黑稍將軍注栗磾常用黑稍故劉裕有此呼 語林云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意喚左右取黃皮衫稍上馬持稍數迴

武向劉武擬殷以示武勇 又云周伯仁被收路經太廟大呼宗廟之靈以稍刺地大罵王敦 靈鬼志

曰河間王顥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者常乘一赤馬俊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八馳馬運刀所向披

靡關西為之歌曰壘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丈八大槩左右盤

晉傅玄詩曰彎我繁羽兮弄我丈八稍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新

晉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朱漆餅三十張絳碧書帙黑氍副丈八稍一柄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為用雖非遠法近代

相傳稍已成藝鄧薌榮魏后之廷武而猶質種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採抑揚斟酌煩簡至春亭落景秋阜晚靜嚴霜盡降密雲初晴纖驪沃若天馬半漢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自息不畏衣香雕衢與白刃同暉翠氍與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已童畱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假如皐之箭

○父 北堂書鈔

大之無刃釋名曰父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 尋有四尺周禮云盧人為旅賁先驅說文云父以積竹八尺長也

武功

卷百十三

圭

二尺建於兵車為王前驅詩云伯也執殳 存執殳旅賁以先驅為王前驅也 存執殳死先羊牧之曰君過之鳥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 遂來奔廷尉舉父韓子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 水太子遂舉車至第門廷尉舉父舉馬遂敗其駕 于鹵父鉞吳都賦云于鹵 皆予也

○棒 北堂書鈔

造五色曹瞞別傳云太祖初入尉繚結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 長五尺六韜云方首鐵棒維舂重十二斤 乃

用白棒抱朴子曰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皆不伐將軍乃多用白棒 不能行輒加白棒 沈約宋書云後廢帝常著小

以屠刑有台棒數十枚各有名號鐵椎棒殺外兵
鍾會傳云胡烈給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曰在軍中
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林數千欲悉呼外兵入將以次
棒殺投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棒殺豪強現
語一夜傳相告皆徧衆遂爭赴殺會

○鉤鑲北堂書鈔

兩頭鉤引釋名曰鉤鑲兩頭曰鉤中夾曰黃尤辟兵
東觀漢記詔令賜鉤鑲兩頭曰鉤中夾曰黃尤辟兵
不此言難得之貴寶吳鉤吳越春秋云閭閻作金鉤日能
興鉤越越子成鉤吳越春秋云閭閻作金鉤日能
實王曰為鉤者多而子獨求實何以異作者曰吾作
鉤而哭呼其兩子名曰吳鴈鴈稽我在此聲未絕
武功卷一百一十三
而兩鉤俱承著父之臂
大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唐類函卷一百一十四

明東吳俞安期纂纂
明山陰何繼高校訂

武功部七 刀 弓

○刀一 藝文類聚

字林曰琫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
上飾也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 禮記
曰割刀之用鯨刀之貴貴其義也 論語曰子之武
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

武功 卷一百一十四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而佩犢 東觀漢記曰馬
嚴為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
闕上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纒佩刀書
刀華帶付龔賜嚴 又曰賜鄧遵金對鮮卑緝帶一
具金錯五十辟把刀思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
刀各一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
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
常慄慄 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郡也夢懸四刀於
其上甚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為州而見

四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然 晉中興書曰
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
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
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潘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
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
浮用蜀江寒烈是謂人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
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水不可用取水者擇
言不雜君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實於
涪津渡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盆之咸共驚伏以
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余
武功 卷一百十四

屈耳環者乃其遺範 費緯別傳曰孫權以手中常
所執寶刀贈緯緯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
以討不庭禁暴亂但願大王建功業同獎漢室臣
雖閹弱終不負東顧 魏武帝令曰往歲作百辟刀
五枚適成先以一與五官將其餘四吾諸子中有不
好武而好文學將以次與之 典論曰昔者周魯寶
赤刀孟勞 又曰不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
曰靈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霜刀
身劒缺名曰素質又作露陌刀一名龍鱗 物理論
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

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冶監之門其人
光色燁燁向而再拜神執其手曰子可教也既致之
閒宴設饌而問焉金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作
陶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
口其刀平背夾刃方口洪首截輕微不絕絲髮之系
所堅剛無變動之異 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曰史
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
誕而不信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班固與弟超書
曰竇侍中遺仲升楚勝陵錯橫刀玉瑊早削一枚金
錯半垂刀一枚 楚辭曰鉛刀進御進棄泰阿
武功 卷一百十四

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
言若鋒刺之毒利其本曰環形似環也或曰黃帝採
首山之金始鑄爲刀 見洞歷代有吳刀赤刀容刀
刀 歸藏曰大剛之吳刀是謂山出而書曰赤刀大剛
詩曰執其鋒在函序孔安國注曰寶刀赤刀削也
維玉及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琕
昆吾割玉刀 見十洲記周穆王時西鳴鴻刀 見武庫
帝以賜百鍊青犢影三刀 見漢書古今人鑄刀
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 見魏武帝內
戒令曰往歲作百辟刀所謂日鍊利器以辟不祥懼

游影光龍魚河
 下詳前叙屠牛
 斬虎淮南子曰屠牛

九牛而刀可以割毛銅口
下昆何晏所號乃銘銅口
全真傳咸奏事曰尚書

人
天
大
所
口
刀
一
校
月
謝
六
與
中
楊
征
南
采
金
刃

正並謂有者時凌充驛劉士博曰專諸持剗刃世

二前鐵馬言才
日凌統怨甘寧殺其父寧當獨就不得其情見
日吳

於呂蒙會酒酣流乃用刀解衣起曰寧能復戰舞

金馬將軍

賜居東史與所賜田萬畝此大將年少小舍時所

喜服且今
顛固下仍
詳念類大
聚豐
師望鼓刀
庖丁游刃
日楚辭

望在肆目何識技刀揚聲后乃萬莊子曰炮丁爲
文惠君解牛丁曰臣之刀十有五年矣所解數矣

武功
卷一百十四
四

是而刀若新發於硯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

年
年
刀
刀
刀
卒
卒
以
以
精
精
疏
疏
厲
厲
以
以
成
成
砥
砥
李
李
尤
尤
金
金
馬
馬
書
書
是
是
刀
刀
以
以
銘
銘
且
且

如新
注以汙汙
石以走何
汙以清流
礪以越砥

才春魚魚祭祭刀銘

刀書

以備不虞

請上佩刀乃懷之通軼深通歡握上乃許對半意不安買半
 車佩刀乃懷之通軼深通歡握上乃許對半意不安買半

持一何武也上
 以蕭不與
 日
 卒
 舍
 可
 吏
 無
 鬼
 列
 異
 傳
 云
 有
 仙
 人
 焉
 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不宜久服。益壽延年。可使無恙。入年可急。元亭叔梁傳云。

與之後果有車載錢百萬請刀者孟勞公子友謂
苞擘王語二人不相說士亭可罪罪左右而用轉公

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

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甲手魏武策軍令云孤先在襄
陽也曰棄師之道也邑有起兵意與工師共作

龍 續漢書云龍 大 魯六韜云大櫓刀重八石

典論云魏太子不習武藝
 始成五精內琴操曰肅政

雲色充鑄巨鑪自鼓以錘三刀
劍過期不成王叔之時改木生及
非問雖知之乃入

泰山仙人學琴操漆身爲瘡吞炭變音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以刀自戕張華詩云雄雌氣夾聲淪

納琴中刺韓王
周禮考工記云
師之刀以切切
吳刀鳴手利
鳴手利劍嚴

看刀之劍
 遷地不能
 爲良計
 劍必害日
 中

[illegible]

割以張但衡割東京奉鶴立於國叟刀賣刀遼東卿列仙傳云丁次

漢順帝時竇武有東市時奮刀都亭列女傳云

夏妻趙君安女君安爲同郡李壽所殺三子遭疫而

卷一百一十五

乃陰中刀志在殺壽後於都亭奮刀斫壽面別時

東刀思折
王辨壽
直保倫
論云斷
時壽頭
西胡請
之求死
易樂符
歌云出
西海寶

有獻香者腰帶剖玉刀
女休尸陽在西門遙望秦

五馬宗行幫仇左執白陽刀右據亮景牙王庫引

數直諫王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船觀相君佩刀尊

剗
向
王
王
請
得
師
古
三
引
佩
尊
所
則
王
王
欲
誣
相
拔
朱
軍

東觀漢記云朱暉年十二與舅家婢入宛城

諸母本不可得今朱暉死日也魏志云許張下

紹於官渡徐他等謀爲逆以祗常侍左右憚之不

發伺諸休下口他等懷刀人諸至下舍心動卽還茂
地等不知入帳見諸大驚呼而色變諸覺之卽交刃

擊殺他等入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抄

施工江表傳云移柁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去安詩
泛之釣臺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焚口權曰

卷一百十四

六

 π

1

卷一百十四

七

す

煉剛金馬託形黃文錯鏤兼勒工名 魏文帝露陌

刀銘曰於鏤良刀胡煉豈時諸麟角靡所任茲不

逢不若永世寶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 曹植寶刀

銘曰造茲寶刀既華既礪匪以尚武予身是衛麟角

匪觸鱗距匪履 魏王繁刀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

兵和諸色劑考諸濁清陸剌犀兕水截鯢鯨君子服

之式章威靈 魏何晏斬猛獸刀銘曰徒搏不兵作

戒宜自用造斯密螭獸是剌制禽允良昏明豈時永

瘡厥後蠲民之災 晉張協文身刀銘曰寶刀既成

窮理盡妙繁文波迴流光電照 又把刀銘曰奕奕

武功 卷二百十四 八

名金昆吾遺璞裁為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偃含精

內燭威助雖化武不可黷 晉裴景聲文身刀銘曰

良金百煉一名展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流

迴光靈照在我皇世哉不可耀 晉赫連勃勃造百

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

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

柔通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梁簡文帝謝勅資善勝威勝刀啓曰冰鏑含彩雕

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宵不先荷其

二勝今造愚臣總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為比

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梁劉孝儀為晉安王謝東

宮賜玉環刀啓曰苗峰珍鋌利極鉤芒謹當擁以雄

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雍孤擅穿滕之寄盧江佩

刀獨表不欺之驗

○方 類聚

釋名曰方字也張之宣隆然其末曰簫言簫稍又謂

之弭以骨為之滑弭弭也中央曰弣弣撫也所撫持

也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 爾雅曰弓有

緣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弣以金者謂之銑以屨者謂

之玼以玉者謂之珪 山海經曰

武功 卷二百十四 九

少皞生股是始弓矢 世本云年與作矢揮作弓弓矢

是也 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 方言曰

弓藏謂之韃或謂之韃 說文曰角端獸狀似豕角

善為弓出胡休夕國 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 毛詩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

也曰彤弓昭令受言藏之 周官曰司弓掌六弓四

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六弓

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 又曰中春獻弓弩

中秋獻矢箠 箠及器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

樞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矟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

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
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又曰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
者以爲遠也角者以爲疾也筋者以爲深也膠者以
爲和也絲者以爲固也漆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
之道上恒爲上植次之壓桑次之楠次之木瓜次之
荆次之竹爲下 左傳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也三十斤
又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
繁弱 家語曰楚共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烏號良弓名
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
武功

卷一百十四

十一

子聞之曰惜乎其不人也也不曰人遺之人得之何必
楚也 郭璞毛詩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
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按左傳曰左執鞭弭
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
角爲弓者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
學不瞬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羗懸虱在
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視物皆山丘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孫
卿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彫弓大夫黑弓禮也 又曰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

載志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文子曰狡兔得而
獵犬死高鳥得而強弓藏 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
爲弓九年來見公曰爲弓亦遲對曰臣不得見公矣
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
臺東面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
勁飲羽於石梁 淮南子曰其箭困輅輅箭竹也出於洪地
節以金銀錫雖有薄縞之幘然獨不能穿也若假
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終於革楯矣
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寢石彎弓射之沒矢飲羽下
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戰國策曰楚人有
武功

卷一百十四

十一

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而召問之
對曰見鳥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
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東觀漢記曰
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張璠漢記曰
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球守城弦大木爲
弓羽矛爲矢機發之遠射千餘人斬朱蓋等 列女
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
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秦
山之阿一日三觀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
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難也而不穿

三
記物
學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三

弓彊貌也。牙友滿亦有所向也。事對四材。

也。下詳類聚。韞質。綠沈。陳琳武庫。越棘。

象類聚定準成規足以謹地待時而動

荆山唯是挑孤棘矢以供禦王事
沈懷遠南

儀禮曰司射告賓曰弓矢既設賓請射賓

公使執之辭曰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又曰晉楚戰於鄢陵卻

黑幹通甲開山圖曰河東有獨頭山多青檀可以爲良弓周禮曰弓人凡相幹欲赤黑而陽

也於是楊幹麻筋之弓六往禮記曰男子生桑

射者給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張救日觀星曰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教日之弓

張勃吳錄曰：「**牌觀**，張星始制，**弧**者，**弧**如張。」

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注象弭弓反

天子戎器明堂位云饗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天子之器穀梁傳云備雖天不出

虞以扶下國山海經曰帝爰賜契彤弓素贈以扶下國注曰以射除患也賜征伐

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錫有功
錫有功者侯箋云諸侯敵

謂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念說以審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荼古文射字鄭司農云

武功

卷一百十四

十三

鹿筋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注象弭弓反末弩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下詳類聚

天子戎器明堂位云天子之戎器也天子之器穀梁傳云偏

以扶下國以扶下國注曰以射除患也賜征伐

矢然後專征伐
王所懷而獻其功
上寶禮之
周禮云豐肉而短

省爲之安弓爲之危矢荼古文針字鄭司農云

茶讀宛轉中記云石虎女驍皆尚角曲禮吳虎張引
為舒宛轉中記云石虎女驍皆尚角曲禮吳虎張引
尚舒宛轉中記云石虎女驍皆尚角曲禮吳虎張引
體片欲令其下曲噴然順也散羽張衡東張引
無泉飛樂羽散剛舉必整也文武之道禮記子矢所發
也池而張也無武弗為也一武之文不弛文弗張而
日張池以弓弩喻人也弩久張一弛之則絕其力弛之
則其體不伸之義大哉禮弓之銘曰屈伸之義時也
其志慮周禮云凡為弓者必自過注曰屈伸之義時也
貌周禮云凡為弓者必自過注曰屈伸之義時也
各以下制六尺有六寸謂之中制上制六尺有六寸
為弓三形大服之鄭注云人使為三年韓詩外傳云
年乃成不過三石尹文子曰宣王好射說人三石以
示左皆引試之中則直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
武功用宜正悅之然則直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
以爲魯君懼反魯連子云楚成章華之臺酌諸侯
九石之璧已而悔之遠魯聞之見魯公曰夫此大曲
之弓不與也而獨與君若其備也齊與晉越欲此大
君三不與也而獨與君若其備也齊與晉越欲此大
實玉者其封圭也人弓者武丁之戎弓也周公受藏
之謂其所以與人而與物志云焉諸國有孤竹皮厚
之盜烏許派竹十餘里以物志云焉諸國有孤竹皮厚
鮮甲角端結漢書云鮮甲角端以角爲弓俗謂之角
挹婁如弩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謂之角端弓也
麗謂貂又云句麗種依小水作國因商陽手弓也
云工尹商陽與陳疾追子胥貫弓是也商陽手弓也
貴師執矢不進再堅失弓左氏曰冉堅射陳武子中
者使者不敢進再堅失弓左氏曰冉堅射陳武子中

氏臣也失弓而子貢受弓左傳云衛出公自城鉅使
焉武子貢也而子貢受弓左傳云衛出公自城鉅使
平子貢也而子貢受弓左傳云衛出公自城鉅使
公孫於陳鮮于展爲孫莊子爲宛漢之盟而君入孫
矣內不齊于鮮于展爲孫莊子爲宛漢之盟而君入孫
也偃王天瑞舟行上國徐偃王既治其國仁義所由入
矢以已爲瑞舟行上國徐偃王既治其國仁義所由入
自稱偃王瑞舟行上國徐偃王既治其國仁義所由入
神賜弓一矢張好神侯皆伏爲弓模跌神感吳時外國
既調弓矢載榮除災張傳曰凡谷米室桃備壞二
重弓重弓交報載榮除災張傳曰凡谷米室桃備壞二
具弓弩以爲交報載榮除災張傳曰凡谷米室桃備壞二
以恩情爲盜盜亦息之殺般桓公九合諸侯云
武功卷一百十四
云角幹周禮燕之角幹之幹此學爲其禮良弓之子
不得挾公孫之左按中承執簫承附執簫承附執簫
自受由客之左按中承執簫承附執簫承附執簫承附
雅簫彈頭也附把下承執簫承附執簫承附執簫承附
也翮其友矣翮其友矣翮其友矣翮其友矣翮其友矣
之者衆矣康引後魏書奚康生能引強弩高者抑之
康大如今之長箭遠與康陽虎竊大陽虎竊大陽虎竊
以弓詩既張我弓詩既張我弓詩既張我弓詩既張我
相角凡相角秋役者厚春殺者薄角秋役者厚春殺者
尺五寸三不恒當弓之畏殺者薄角秋役者厚春殺者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牛戴牛戴牛戴牛戴牛
均繫摩先繫摩寒體體爲定至冬膠堅則張不流環之
平繫摩先繫摩寒體體爲定至冬膠堅則張不流環之

來之體水析瀾又云水析瀾則審環注瀾也張如

流水難易為之以時材美工巧為之以時謂之參均

力也往來之體有往來之體安危之名安危謂

性也速也安莫能深中人安弓安矢安則莫能以速

且也莫能慮中人危弓危矢危莫能以慮中注慮中

也合材體和既乖於巧者射乃爽於臧弓

後梁宣帝詠弓詩曰虞人招不進繁氏夕彌工已

悲軒主跡復挹楚王風唐太宗詠弓詩曰上弦明

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驚啼猿映枝轉楊師

道奉和詠弓詩曰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鳥飛隨

武功卷一百十四十木弓

帝輦鴈落逐鳴弦

晉稽含木弓銘曰烏號之樸豐條足理弦弧走插

截飛駭止射隼高牆出必有擬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晉李尤良弓銘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時鄉射載禮

招命在詩妙稱顏高巧發晉師一作基不爭之美亦以

○弩藝文類聚

釋名曰弩怒也有勢怒也鈎弦者牙似齒牙也牙外

曰郭為牙之規郭也下曰懸刀其形然也含括之口

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

望尚書帝令驥曰王弩發驚天下注曰秦野有枉

矢星形似弩其星西流天下見之而驚呼其柄曰臂

似人臂也戰國策曰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鐵為

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

量其暮當至馬陵道狹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

武功卷一百十四十七弩

曰龐涓死此樹下今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

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

俱發龐涓自知智窮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又

口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吳志曰甘寧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

持弓弩負恥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也晉陽秋

曰初高祖勒兵闕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

將射高祖孫謙在後牽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

高祖車乃過會稽典錄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

帝以中國多騎欲得騎而當之然不若吳神鋒弩射

三里貫洞三四馬騎敢近之乎 華陽國志曰鄧芝

征涪陵見玄援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援母其子

為拔箭以木葉塞創之乃歎曰吾違物之性其將死

矣投弩水中 南越志曰龍川嘗有銅弩牙流出水

皆以銀黃雕鏤取之者祀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營

處也 日南傳曰南越王尉佗攻安陽有神人阜通

為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三萬人

風俗通曰汲令應柳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

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

因得病柳後知之思惟必懸弩所為也使致宣於故

武功 卷一百十四 十八 弩

處設酒杯中猶有蛇因謂之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

惟宣意解病即愈 弩二 弩

弩生於弓 吳越春秋云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

引矢之勢 生於彈生於古之孝子臣聞楚琴氏以

加之勢 守不足以為天下遂乃教人為君命所起

牙為執 守不足以為天下遂乃教人為君命所起

檢去止也 守不足以為天下遂乃教人為君命所起

主為將 守不足以為天下遂乃教人為君命所起

右足橫 守不足以為天下遂乃教人為君命所起

知此正 守不足以為天下遂乃教人為君命所起

弩之道 守不足以為天下遂乃教人為君命所起

擅名 崔寔正論云永平建初之際去戰未久 喻水

所云強弩長兵者 乘風 高者乘於風也 大黃

圍中令將四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

也服土無大黃而意氣自如益治軍人胡虜益解

者其大 沈紫 陳琳武賦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輕也 當鋒摧鋒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中當有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從等乃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明之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武功 卷一百十四 十九 弩

四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

射之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後左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射之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後左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射之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後左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射之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後左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射之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後左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射之 華陽國志云崇崇曲曲大黃直矢

說文曰矢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爾雅曰金

鏑箭羽謂之鏑 世本曰牟夷作矢 帝名 太公

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周易曰刻木為矢以威天

下 周官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

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備 禮記曰男子

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

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國語曰仲尼

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枯矢貫之石弩其長

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

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

武勳 卷一百十四 二十三 矢

氏貢枯矢石弩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於陳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

函人唯恐傷人 魯連子曰齊田單破燕軍復齊城

唯聊城不下燕將守數月魯仲連乃為書著之於矢

以射城中遺燕將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韓子

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曰奈無箭何孟談

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楛楚其楛高十

尺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幹之勁不能適也君曰奈

無金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公舍之堂皆以銅

為柱質君發而用之有餘金矣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

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復人數十矢

可以脫矣 東觀漢記曰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眼

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 三齊畧記曰城東南五

十里有蒲臺高八十丈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紫

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繁蒲似水楊而勁

堪為箭也 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飛

鳧電影自副 飛鳧是赤莖白羽以鐵為首電

影青莖赤羽以鋼為首 王和江南檄云釋無前之

矢貫映日之甲

武勳 卷一百十四 二十三 矢

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 關西

曰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為號也孫卿子曰浮

游作矢周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

絜三曰殺四曰鏃五曰矰六曰弗七曰恒八曰屏凡

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

射田獵矰矢弗矢用諸弋射恒矢屏矢用諸散射此

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鏃

弗屏弩所用也 青鏃 赤莖 魏志曰楊妻在夫

長四尺青石為鏃 如石 周禮鄭玄注曰枉矢者

鏃 今之飛矢是也或謂之兵矢 取名飛星飛行有光也

以射敵守城車戰 漢書曰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

錫此材之美也鄭注紛胡胡淇園之竹東觀漢記云
 河內大宇何移書縣縣請兵肄董澤之蒲左傳云秦
 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董澤之蒲晉楚戰楚
 能負其國之智楚以歸智莊子以其族及之尉武子御
 下陣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平杜莊
 怒智整莊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平杜莊
 雲智整莊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平杜莊
 射其目法眸下而垂不藥箭美生記云呂布將兵向
 以藥箭亂射中人馬火箭魏畧云諸葛亮攻郝昭於
 布以藥箭亂射中人馬火箭魏畧云諸葛亮攻郝昭於
 昭以藥箭亂射中人馬火箭魏畧云諸葛亮攻郝昭於
 梯盡然人皆燒死毒藥傳矢蒲城必恭以毒藥傳矢
 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劍者觀劍者必有異因
 發強弩射之房中矢者觀劍者必有異因斷木爲
 箭續漢書云來欽擊陳鵠徑至峒陽斬驚守將金梁
 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
 武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欽與將士養由矯矢張
 固既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箭養由矯矢張
 詩云養由矯矢獸號於庚公抽矢段衛衛使更公之
 林蒲蕭紫繳神感飛禽更公抽矢段衛衛使更公之
 斯追之孺子疾作庾公抽矢虛矢長三尺三禮木矢
 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反虛矢長三尺三禮木矢
 長六尺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人之國郭璞注曰
 驚阪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鐵其長六尺也
 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
 矢四帖
 徹札養由基躡甲而在弦矢在弦上同的矢道同的
 官舍拔則既調弓矢既決計既拔矢窮矢窮矢更
 也亡矢者不用則更注射銀插羽白羽若月赤
 羽若日路云云男子初生以雞備禮六書之啓用

造矢設羽設刃周禮矢人爲矢鏹矢三分非矢三分一在前二

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鴻羽前豐則遲羽殺則趨故夾而搖之以砥其

牙旗
旌旗
金甃
痛
麾
旒

穀之稱。竹欲生而拱。倚幹字也。相擇也。持注。

鹿角 攻具 勒

時則木不曲直失其性矣蓋工匠

百將軍之精也治兵不
公以刑罰制

明太子与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亦以

謂上剋下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

李元派矢銘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崇牙櫨牙
 抱朴子
 軍所始興牙立旗風

卷一百十四
王六

卷一百一十五

名珍東朝之美易以與作詩之聲已茂及王

出軍堅牙着出城西門令牙門西向出時令

不違

大吉加南方吉秋出東門令牙門東向出時令神

大明大吉加西方
冬出城南門今牙門南向今華

易成帥費淺窮勒山越雅道遜討淺支黨多所

1

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付鼓角夜潛出谷聞鼓譟

前應自劾散 又巨賈濟從孫權征合肥時城由

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上屬司馬趙龍

曰典韋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上屬司馬趙寵

門長大人莫能勝章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 黃帝
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旗幡指敵或從風而舉陣
終日不絕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
此大勝之徵 又曰將軍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
白水者舉白牙旗赤雲舉赤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
時 又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東赤
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
引往中 又曰黃龍牙旗者一軍之候也 禮含文
嘉曰牙旗者將軍所建也 文選曰牙旗續紛

卷百五

二一牙

吳胡綜大牙賦曰黃初八年黃龍見夏口孫權稱
帝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
命綜爲賦曰狼狐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
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仍律天
時制其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
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且
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瞻視四
方神寔使之爲國禎祥

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恭修太牢潔薦遐靈推轂
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敬建高牙神武
攸託雄戟推鋒龍淵灑鈞 晉袁宏祭牙文曰天生

五材治道所司廢一不可靜亂輔時赫赫晉德乃武
乃文中世不競王度暫也戎狄猾夏皮劉生民蠡爾
東胡被髮左衽思我皇澤稽首海裔受爵納貢服膺
累世後嗣不恭實叛實戾侵我神畿隔我嘉惠哀彼
黎民嬰此彫殘況荷天寵任其艱難慨然發憤撫劍
忘食敢建高牙烈烈桓桓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
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
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主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
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恭行帝罰長
殲醜虜維德是仗維人是輔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

卷百五

三一牙

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鳴金輟鼓無戰有寧皇風
幽被凱旋歸旌 宋鄭鮮之祭牙文曰潔牲先事薦
茲敬祭崇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
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辨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
主軍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輝四境永安
唐陳子昂禱牙文曰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奸慝
竊命戎夷不襲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子育
萬國龍綏百蠻青雲干呂白環入貢久有年矣契丹
凶羯敢亂天常乃蜂聚九山豕食途塞宴安鳩毒作
爲撓搶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肅將王誅今

◎ 旌旗一
記初學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招虞

警衆

孟子

齊景公

公招
前有
水

載以

青旌不

王將殺
鄭玄注

之也鄭答曰皆俱牽皮置於轂青尚黑上諸警衆
首不盡周禮曰析羽爲旄載青注史記

軍旌上將軍增秩祿
曰樹旌以表門漢書文帝詔云朝有進善王褒

五法
 方上詳
 共說叙
 前河圖
 方風后
 曰赤鳥
 告西帝
 之五旗
 東

卷五

大喜延年益壽
向示問遷車
服雜記曰晉元

帝蚩尤於沛庭旗幟皆尚赤曳青
曳青雷鼓音與

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注曰亥
以此四獸爲軍象天也馬
指敵上出號令

法青龍墨子曰赤鳥銜書降曰命周文王伐殷

旌旗一
書北堂

愚子云守城之法木為柵旗火為赤旗金為白旗
 為黃旗水為黑旗旗為林旗劍為羽旗騎為鳥旗
 為龍旗地馬子期于雲夢載青旗之長他地芋尹
 文援劍齊諸軫而歸之武軍拙弓於張援矢於箭引
 而未發也司馬子旗擗地故也國君之旗有于軫夫
 乎對曰臣以君旗擗地故也國君之旗有于軫夫
 之旗齊于軫今子旗國有名大夫而減三等文之斷
 也亦不可乎子期曰國之正王曰吾聞有斷子之
 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
 今而大治人賜馬之旗以代成天給武王將與
 文給獲絳左傳云鄭人擊簡子中其將旗升華
 之旗又西都賦云翟左傳云鄭人擊簡子中其將旗升華
 華旗蓋建華旗翟左傳云鄭人擊簡子中其將旗升華
 張廌蓋建華旗翟左傳云鄭人擊簡子中其將旗升華
 名廌蓋建華旗翟左傳云鄭人擊簡子中其將旗升華
 復越地彌庸父為其所一孫子兵法云言不相聞
 獲故姑獲人得其旗旗一目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
 武功
 卷百五
 七
 為旌旗夫金鼓旌旗懸首六韜云武王伐紂五旗
 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懸首懸紂之首于白旗五旗
 擬楚辭云建五旗兮華九旂管子云葵丘之會天子
 采占揚雲麾兮隊龍鳳九旂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
 公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遂下拜登受賞象六星
 服大路龍旗九旂渠門赤旂案準門旂名象六星
 鄭注曰能虎為旗渠門赤旂案準門旂名象六星
 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建七星戰國策云建
 子也置九章管子云九章置則兵治士勇矣一曰舉
 位也置九章管子云九章置則兵治士勇矣一曰舉
 舉龍章則水行四口舉虎章則林行五曰舉鳥章則
 行阪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船八曰
 舉狼章則行山九曰司五星春秋元命苞一處一為天
 舉龍章則水行四口舉虎章則林行五曰舉鳥章則
 旗司五星之處日月之過熒惑守之日食星墜天下
 亂注曰五星之處日月之過熒惑守之日食星墜天下
 變為色應之若熒惑守之不寤則仲秋辨物周禮大
 將有日食星墜為篡殺之先徵仲秋辨物周禮大
 云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吉日以受有難將軍受命
 陳辨旗物之用詳講武

鼓二

聲以和軍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其用如

積環韓人凡鼓必以啓之曰良鼓如積環

則其聲舒龍頭樂錄曰鼓吹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

旅明馬上鼓有木可提執也提雷門鼓漢書持布黃門

也鼓古今注漢有黃行軍給樂令謂道行軍應給鼓

門鼓吹一名樓車也行軍給樂令謂道行軍應給鼓

角萬人上角六具鼓四面二萬以上船八具鼓十四

三分進軍聞陳書云吾聞鼓而不滿萬人則鼓十四

鼓施於朝曰登聞鼓堯朝哺鼓施於朝哺鼓堯朝哺鼓

謂擊鼓物也登聞鼓堯朝哺鼓施於朝哺鼓堯朝哺鼓

村野曰枹鼓也登聞鼓堯朝哺鼓施於朝哺鼓堯朝哺鼓

威職在鼓旗之用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為度兵

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

將軍之氣黃帝出軍決曰鉦鼓者將戰陣之教也

事擊劍十六歲謂詩書九歲學孫吳兵法戰陣之

之教鉦鼓也周禮以金鑄鉦飾師尤銘一耳孫子

聞故為之金鼓大鼓也昭穆見孫子兵法孫子

者所以一人之耳也昭穆見孫子兵法孫子

鐸琳琅石而郭者長角哀吟以命旅金鼓司隱而

雷起劉劭七華云車騎雷動徐幹齊都賦云王

浮金光鼓所成車雲布武騎震金鼓東觀漢記云

星散鼓雷動旗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

天功微還京師乘輿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

金鉦東都賦云金鼓雷動地連騎蹤曲蓋朱旗

平人也為門下小吏更始初賊眾大勝則大勝

軍始破縣城納於馬鼓以討賊鳴則大勝

前指金鼓清鳴則大勝之徵也

銘漢李尤鉦銘曰申嚴號令誓師旅以肅紀律萬

眾是聽

以昭其聲

孫惠祭金鼓文云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麾

以昭其聲

鉦書北堂

鉦書北堂

鉦書北堂

鉦書北堂

鉦書北堂

鉦書北堂

鉦書北堂

武功 卷百五 大駕執鐸 以聲自明 語寡人者 政門教鐘 振於朝明 鼓夫建旌 戎令康之 雲黃池之 會吳晉爭 長未成邊 遠以越亂 告吳王 孫 振於朝明 鼓夫建旌 戎令康之 雲黃池之 會吳晉爭 長未成邊 遠以越亂 告吳王 孫 振於朝明 鼓夫建旌 戎令康之 雲黃池之 會吳晉爭 長未成邊 遠以越亂 告吳王 孫

出羌胡 鳴沙角 旌旗鳴 鼓角 不敬請 歡曰此 牧三唱 也金口 旅角 鳴沙角 竹嶺有聲 有枯竹嶺 上常有鼓 角聲發 塚有聲 明

武功 卷百五 石橋多 有聲如吹 鼓夫建旌 戎令康之 雲黃池之 會吳晉爭 長未成邊 遠以越亂 告吳王 孫 振於朝明 鼓夫建旌 戎令康之 雲黃池之 會吳晉爭 長未成邊 遠以越亂 告吳王 孫

大山作清角之音 丹蛇之翹首似雄 釋名云甲似物有孚 甲以自禦也 亦曰介亦曰函 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 甲介鎧也 按管子葛盧之山發 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此其始也 又世本云與作甲 康少康子周官而人為函犀甲上 屬注咒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咒甲壽二面

銷銑註曰俞騎引路人也
音繼車聲練甲也銷銑行列
羅日朱玄甲路傳玄魏德雲
旗終天玄甲越王被唐夷吳
水犀之甲二越王被唐夷吳
孔唐夷之甲從弟子本先王
索越夷之甲從弟子本先王
夷作越夷之甲從弟子本先
杖擊無不碎衛無不陷魏卒
操以車接車以人接人魏卒
弩負矢五石之甲三帖
起戎書曰惟甲贖過管子曰輕過移諸甲有幟便
之甲有幟也執胃甲者執胃執水無戰志冰箭箭可以
武功卷一百五
取飲被露長楊賦云觀生善教書曰善教乃甲
也亞周亞夫下獄曰臣買葬器也廷尉曰欲反地下乎
私置察華凡察華之道其欲約也注憲小孔也直
華刻也約卷置察華之道其欲約也注憲小孔也直
中易易其約卷置察華之道其欲約也注憲小孔也直
肯注云有以謂求敵以將命無以固敵是求正義
他贊幣也素甲之謂求敵以將命無以固敵是求正義
坐之於高兵一檀律諸有畜禁兵者徒一年不用
地也高兵一檀律諸有畜禁兵者徒一年不用
甲五張及衷甲左傳云諸侯將盟于宋西門葉甲
甲而復又屏恒伊藏甲六百領為表死乃上之
尚多乘甲則那伊藏甲六百領為表死乃上之
詔褒延壽被韓延壽東私藏非禮私藏非禮
作非正有穀梁傳曰丘作甲非正也古者有土甲不組

滕國家靡敵則甲不銑
不可犯禮記云介冑則必不可辱其服而無其容
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
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銘漢李尤鎧銘曰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
用犀兕肉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
德者寧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為
魏曹植上先帝賜鎧表曰先帝賜臣鎧黑光明
各一領兩當鎧一領環鑲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代以
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晉庾翼與慕容皝鎧書曰鄒百川昔送此犀皮兩
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異物故復致之
武功卷一百五
鐵兜鍪孝經援神契云欲去惡鬼須具五刑五人持
今近皮兜鍪朱漆皮作兜鍪以懸魚門左傳云公及
人我師敗績於魚門生璣韓子云天下無道攻戰不
後公胃縣諸人門生璣韓子云天下無道攻戰不
上隴被擊東觀漢記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蘇羊上
傷神亭得神亭春秋曰孫策獲太史慈謂曰不敗
欺若此策帶不勝之秋後孫策獲太史慈謂曰不敗
云奉所送戰下得神亭春秋曰孫策獲太史慈謂曰不敗
之巧用功孫多戰器不須刻此刻作死休書曰
休字示士以必死為度故戰所向無前

○盾北堂 白帖併入

敗敵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德示戰陷勇

云盾也七十二具案據一作櫓大盾也

本出千吳為魁帥者所持也後者曰須盾本出于蜀

須所恃也或曰先盾言出千先也約者而約者曰

陷虜言可以陷破敵也今謂之曰盾是也

身說文曰盾也象形贖罪國語曰恒公問曰齊國

輕過而移身蔽目象形贖罪國語曰恒公問曰齊國

有苑虎韞鏐傳云蒙詞物也伐中于也苑文苑

渠左傳注云金華陶侃表云奉獻金華大斧木絡

云依而短也金華陶侃表云奉獻金華大斧木絡

兵所恃也刀木盾又云以木作之曰木盾

武功也木盾又云以木作之曰木盾

所寶也夫刀者身之寶也或謂之曰物莫能陷

所寶也夫刀者身之寶也或謂之曰物莫能陷

聖物也夫刀者身之寶也或謂之曰物莫能陷

所以用之謂之盾也或謂之曰物莫能陷

德意正同衆服其教而後用之謂之盾也

相應者皆蒙盾也或謂之曰物莫能陷

持盾者皆蒙盾也或謂之曰物莫能陷

虎豹執盾之左傳云狄虎豹執盾之左傳云

銘漢李尤盾銘曰吳旂魯殿戎兵特須進則避刃

以衛軀

說文曰鞍馬鞍具也鹽鐵論曰古者繩韉草鞮皮薦

而已其後代以革鞍鐵鑣而不飾其後乃有鍍衢鞍

紫茸題高橋鞍

飾金銀鞍加翠毛之飾又有障泥障汗亦曰鞞尾

亦從鞍以爲飾

泥使人解去馬乃渡百官各不肯渡云此必是泥

文曰凡勒飾曰珂

武功也

京師梁冀知奮儉以鍍衢鞍遺奮從

總志曰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太祖曰此

中志曰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太祖曰此

史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衣在側而

一乘府左延年從軍詩曰龍驤何作紫茸

並詳賜桓迎魯東觀漢記曰永元元年西

下馬請將肅將入閣拜權之因謂曰子敬當

以表志迎足賜趙遺孫司馬彪漢書曰先武

錢下注琉璃致珣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著

馬造又武帝得戴師天挂長林登高嶽挂長

日繫馬長松下登鞍高嶽

鞍二北堂

無飾東觀漢記云明德皇后時諸王入朝問起居

各賜錢上聖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以白太

五百萬誤取郎中從武帝上其泉誤取它郎鞍以被

馬有詔下蓋空青蓋金鞍張華詩云青白馬銀鞍述

馬記乾羅見神乘白刀斫馬鞍共錄云孫權驛軍宣城

得上馬而賊鋒忽已交左右賊以手舉馬鞍志云

刀斫中馬而賊鋒忽已交左右賊以手舉馬鞍志云

亦有顛沛并羸其瓶罔不斯敗

後漢李尤鞍銘曰駉騫馳逐騰躍覆被雖其捷習

武功卷一百五

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世勅此銀鞍一

具初不敢乘謹奉上

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禦金梁橋鞍制

作精巧宜副龍馴聖慈下逮猥垂光錫

○轡切學

釋名曰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之爲節有

銜勒鑣羈轡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之言也

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鑣包也在旁包歛其口也羈

檢也所以持制之也轡羈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

韁亦曰勒故埤蒼曰勒馬韁也韁控制之義通俗文

云所以制馬曰轡夫轡之於馬也猶人君以吏之御

人也故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

爲銜勒以百官爲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

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

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

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理矣事對舍

犯輟周禮曰聖王以令合衆司農注云縣

犯輟於所當令止之處又如濡沃若毛詩曰我馬

登受書犯輟逐驅之如濡沃若毛詩曰我馬

又曰我馬維在手正身毛詩曰我馬維

身以六轡若在手正身毛詩曰我馬維

總轡千乘百馬齊屏氣萬騎齊轡千乘

武功卷一百五

魏明帝善哉行曰君政臣祿家語曰閔子騫

孔子曰君者人也吏者魯者策也人君之政

其善策而已矣淮南子云權衡者人主之車

之銜善矣令制下禮齊人孔叢子曰夫子云

刑而循弗勝何禮之齊人孔叢子曰夫子云

奔馬委上車攝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羊

太僕執上詳今舍注百官春秋曰大駕公卿奉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

中和是思馬知良衛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鞭初學

鞭策筆皆馬櫪之名說文所謂驅遲者也古者用華以扑罪人亦以驅馬故其文從革書曰鞭作官刑此則施於民也傳曰左執鞭弭又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則施於馬也其後以竹代革故策筆二文又並從竹蓋因驅策筆擊之義以立名也漢書婁敬曰周大王以狄伐杖馬筆去居岐禮記曰獻車馬者執策綏若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則其事也

武勳

卷一百五

三六

秦語

錄曰符堅時關中諸曰長騎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避李銘曹賦李尤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送來馬遊觀東固尊賦持鐵埋銅蕭方等三拜國害王澄而澄衆有二十人持鐵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地記曰六山者句踐於此山鑄劍銅不鏽則理之上社種之節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對楚子曰左執鞭弭右屬綏韉以與君周旋公重耳傳曰陽虎將殺季孫于蒲使臨南御之至孟孟臨南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虎齊人救馬以齊人譬之鞭上詳前敘魏百官挂地持天異苑曰昔有人有鞭名曰馳馬鞭二枚挂地持天異苑曰昔有人有俄頃視其馬鞭權然已爛顧其馬骸骨枯朽矣

書曰義旗起桓玄戰敗將出奔胡藩提玄馬鞭曰今指天齊刑占夢上詳齊人注夢書曰越銅

金

金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巴

巴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矣

矣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瑞

瑞久飾埋銅注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云去

○鏤書堂

勤

○羈書鈔堂

家連
子嗣
幽西
并北

平之馬
原伏
廣樞

勒世語云

龍馬紫金

萬歲郭泥魏百官名云黃地金縷連乾郭泥晉書云

解龍郭王
性杜病陸
嘗預卒
一濟已
黑馬
考友
遠烏
乾象之
豹皮郭
泥又舒
舒人舒
縣縣廷
廷臺臺

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封上立愈

○可北堂

白蜃西京雜記云武帝時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

金爲金一輝一冊一胡一綴一孔一翠一州一阿一羅一珊一胡一

武勅 卷五十五 无

重擊杵待暴客蓋取諸豫 丘谷擊杵賦云由

周庭擊營車擊刀漢書云李廣入爲未央衛尉

木杙摩廣廣三三程程不不識識時時亦亦爲爲長長樂樂衛衛討討不不識識
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節曲

行陣人自便不擊刀斗自庫君不識正部曲

燒鹿角
魏志云夏侯淵拜征西將軍劉備屯陽平關率諸將拒之相持連年六月王平備黃

國處角濕不張卻謬東園自將輕兵護南園備其
 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卻為備所襲步

龍肉江表云曹公下建人馬前都督權當勅軍使復
 軍曹乃選手下建人馬前都督權當勅軍使復

鹿角輸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鼓噪舉火如星

書類函卷一百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

明山陰何光達校訂

邊塞部一

三韓 外夷 威信 東夷 總叙 和戎 盤奴種 大餘 高句麗 流求 南蠻 總叙 倭 西蠻 昆彌國 都

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毛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

邊塞部二

卷一百十六

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曰采薇采薇亦薇作

止曰歸曰歸歲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蓐

居玁狁之故又曰戎車歸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

一月三捷又曰王命南仲往戡城于方出車彭彭

旆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之表

又曰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之表

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又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

駉駉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又序曰車攻

寧已還入營作鹿角為營晉惠帝趙居注曰王浚造

後漢蔡謨與何驃騎書曰今今數百步內皆露見

布竹箠如蝟毛城不能飛何得卒至耶

○攻具

衝車 見前 前略 雲車 中說 泰書云 奇 莫 國 襄 陽

為 高 擡 起 太 和 與 袁 紹 官 營 中 營 中 皆 榮 衛 衆 人 懼 太 祖 勇

破 紹 衆 衆 爲 露 露 車 神 鈞 陳 琳 武 軍 賦 序 云 回 天 覆 地

具 之 大 木 拒 敵 說 文 云 槍 建 大 木 置 石 其 上 發 爲 機

其 盾 彭 排 禦 攻 釋 名 云 彭 排 禦 攻 也 雲 梯 九 設 子

子 自 齊 至 郢 見 楚 王 排 禦 攻 也 雲 梯 九 設 子

輪 般 九 設 攻 城 之 機 變 墨 子 解 帶 爲 城 以 爲 我 雲 梯 九 設

二 軍 行 師 令 衆 目 則 有 雲 梯 煙 浮 劉 子 云 雲 梯 煙 浮

梯 遠 望 夜 則 有 雲 梯 臨 雲 梯 臨 雲 梯 臨 雲 梯 臨 雲 梯 臨

晉 殷 造 雲 梯 飛 梯 臨 雲 梯 臨 雲 梯 臨 雲 梯 臨 雲 梯 臨

唐 類 函 卷 一 百 十 五

唐 類 函 卷 一 百 十 五

唐 類 函 卷 一 百 十 五

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尚書曰
祖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敕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
備弓矢鋌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左傳曰北
戎侵鄭伯禦之公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
不相讓敗不相救 又曰晉里克帥梁由靡御以敗
狄於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人克里 曰懼
之而已無速衆狄 又曰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原
殺梁夷狄曰中國曰大原 又曰晉中行穆敗狄無終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厄乃毀車以爲行伍爲陣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車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
邊塞 卷一百十六
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曰晉
侯訓兵于稷以畧狄上 春秋考異郵曰北狄之氣
主生幽都 賈誼新書曰臣聞強國戰兵智者戰義
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受舞三苗而南蠻服
漢帝國也宜以厚德懷四夷孰敢不承帝意 下篇
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下匈奴猶振搞
也 史記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
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 又曰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
河爲塞築三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克之因邊山

險漸豁谷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
假中 漢書曰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不敢窺境至
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後漢
書曰馬成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又代
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
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
一候 又曰崔寔字季夏爲五原太守是時胡虜通
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
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邊最 又曰明帝命將北征
匈奴取俾吾嬪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
邊塞 卷一百十六
關諸國皆遣子入侍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
定西域因以超爲都尉治之復置戊己校尉領兵五
萬人治車師 魏志云梁習字子虞領并州刺史時
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習
到官誘諭招納豪右以盡邊境肅清百姓布勤勸
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更拜
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
賈誼過秦論曰爾乃使蒙恬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左
思詠史詩曰梁習守魏郡秦兵不敢出李牧爲趙將

疆場得清謐

禦邊二帖白

出邊注李陵出邊處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乘障注障塞要險處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入盜注盜平曰乘障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即鼓注鼓平曰乘障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滅烽注注秦所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如紫注紫塞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里東注東塞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塞故注故塞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會月注月塞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故多注多塞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掠者注掠塞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徵塞注徵塞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周索注周索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公孫注公孫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膠可注膠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夷在注夷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弟或注弟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拜軍注拜亦不築長城一而備其不虞入保李牧居鴈門匈奴入盜

邊鄙不聳 晁錯言邊備勸農王莽開邊隙

秦城殺左賢 虜右校 征隴右 戍雲中 羽

書朝飛 烽火夕警 天子川兵 將軍召募 長

征鴈塞 苦戰漁陽 胡馬南牧 漢軍北征 匈

奴犯邊 飛將出塞 傳烽朔野 犇兵樓蘭 聊

固吾圉 固敵吾師 晨征鼓鞀 夜嚴刁斗 十

年老將 萬里疲兵 係虜之功 安邊之策 貌

虎宣威 豺狼滅跡 徵兵出塞 召募從軍 博

望之窮河曲 定遠之望玉關 將軍不能深入

邊塞 卷百六

大夫無乃淺為 如或不能安邊 則將焉用彼相

洗兵於交河之源 飲馬於長城之窟 周伐獫

狁至於太原 漢擊單于窮於大漠 將軍重圍守

疏勒而井竭 都尉深入戰居延而矢窮 方叔南

征荆蠻詩人歌之列於雅 克國西伐先零詞臣美

之著于頌

古胡無人行曰望胡地何險側斷胡頭脯胡臆

漢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

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大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諸

汝聲男兒應當格鬪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

連連連三千里 魏左延年從軍行詩曰苦哉邊地
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關
去五婦皆懷身 梁簡文帝從軍行曰雲中亭障羽
檄驚甘泉烽火通夜明武師將軍新築營嫖姚校尉
初出征復有西山將絕世愛雄名三門應遁中五壘
學神兵白雲隨陣色蒼山答鼓聲連連觀觀驚參差
觀鴈行先平小月陣却滅大宛城喜馬還長樂黃金
付水衡 又隴西行曰邊秋胡馬肥雲中驚寇入勇
氣特無侶輕兵救邊急沙平不見虜嶂嶮還相及出
塞豈成歌經川未遑汲烏孫塗更阻康居路猶遊月
邊塞

卷一百十六

量抱龍城星流照馬邑長安驛路書不還寧知征人
獨佇立 宋顏延之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畢力幹
時艱泰初畧揚粵漢世爭陰山地廣旁無界巖阿上
虧天嶠霧下高鳥木沙洞流川秋颶冬未至春液夏
不涓闊烽拊胡吳胡埃屬幽燕橫海咸飛驪絕漠皆
控弦馳騁發章表軍書交塞邊接鎬赴陣首卷甲起
行前羽檄馳無絕旌旗晝夜懸臥向金析響起候亭
燧煙遯矣遠征人情戍私自憐 陳張正見從軍行
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
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標寒秋聲遠龍沙雲路

迷燕然自可勒南谷詎須泥 戰城南曰薊北馳胡
騎城南接短兵雲屯兩陣合劍聚七星明旗交無復
影角憤有餘聲戰罷披軍策還曉李少卿 北齊祖
珽從北征曰翠旗臨塞道靈鼓出秦乾祁山歛霧霧
瀚海息波瀾戍亭秋山急關門朔氣寒方繁單于頸
歌舞入長安 北齊無名氏勅勒歌曰勑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
牛羊 梁吳均從軍行曰男兒亦可憐立功在北邊
陣頭橫却月馬腹帶連錢懷戈發隴坻乘凍至遼川
微誠君不受終自直如弦 又胡無人行曰劍頭利
邊塞

卷一百十六

如世恒持照眼光鐵騎追曉虜金羈討點羌高秋八
九月胡地早風霜男兒不惜死破膽與君嘗 梁虞
羲詠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旌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
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
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乘
塘揮寶劍蔽日引高旂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
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誓自逐次亡精玉
門罷斥埃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
北周王褒從軍行曰兵書久閑習征戰數曾經講戎
平樂觀學戲羽林亭西征度疎勒東驅出井陘牧馬

濱長渭營軍毒上涇平雲如陣色半月類城形羽書
封信璽詔使動流星對岸流沙白綠河柳色青將幕
恒臨斗旌門常背那歎封瀚海石功勒燕然銘兵勢
因麾下軍圖送掖庭 又出塞詩曰飛蓬似征客千
里自長驅寒食唯有馬關樹但生榆背山看故壘繫
馬識餘蒲還因麾下騎來送月支圖 隋煬帝紀遼
東曰遼東海北嶺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馬
牛旋師宴鎬京前歌後舞振軍威飲至解戎衣判不
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又曰秉旄仗節定遼東
倭賊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雒陽宮策功行
邊塞 卷一百十六 九

斗驛角龍鳴弓北風嘶朔馬胡霜切塞鴻休明大道
暨幽荒日月同方就長安即來謁建章宮 又詩曰
漢虜未和親憂國不憂身握手河梁上窮涯北海濱
據鞍獨懷古慷慨感良臣歷覽多舊迹風日慘愁人
荒塞空千里孤城絕四隣樹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
交河明月夜陰山苦霧辰鴈飛南入漢水流西咽秦
風霜久行役河朔備艱辛薄暮邊聲起空飛胡騎塵
隋盧思道從軍行曰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
出祁連犀渠玉劍良家子白馬金羈俠少年半明偃
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谷中石虎經衙箭山上
邊塞 卷一百十六 九

從軍多惡少召募盡材官伏堤時臥鼓疑兵作解鞍
柳一作龍城擒冒頓長坂納呼韓受降今更築燕然已
重刊還歌傳介子辛苦刺樓蘭又曰遼庭烽火驚
插羽夜徵兵少吳騰金氣文昌動將星長驅戰汗北
直著夫人城絕漠三秋暮窮陰萬里生寒夜哀笛曲
霜天胡馬聲連旗下鹿塞疊鼓向龍庭妖雲墜虜陣
學月遼胡營左賢皆頻顛單于已繫縶絙馬登玄闕
綸鯢臨北漠當知霍驃騎高第起西京 隋虞世基
出塞詩曰窮秋寒草腓塞外胡塵飛徵兵廣武至候
騎陰山歸廟堂千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
遼塞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
布指金微摧朽無効敵應變有先機銜枚壓曉陣卷
甲解朝圍瀚海波瀾靜王庭氛霧晞鼓聲嚴朔氣原
野瞻寒岬數庸震邊服歌吹入京畿待拜長平坂鳴
騶入禮闈 又曰上將三畧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
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氣塞北有遊魂楊柳度
隴坂勒騎上平原誓將絕沙漠悠然去玉門輕齋不
遑舍驚策驚戎軒懷懷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
山道冰寒交河源霧烽照無色霜旗凍不翻耿介倚
長劍日落風塵昏 隋王胃白馬篇曰白馬黃金鞍
躑躅柳城前問此何鄉客長安惡少年結髮從

戎事馳名振朔邊良弓控繁弱利劍揮龍淵披林扼
彫虎仰手接飛鳶前年破沙漠昔歲取祁連折衝摧
右校舉旗殪左賢昆彌還謝力慶忌本推僕海外平
遐險來庭識負塞三韓勞薄伐六事指幽燕良家選
河右猛將徵西山浮雲屯羽騎蔽日引長旂自矜有
餘勇應募忽爭先王師已得雋夷首失求一作諒失全鼓
行徇玉檢乘勝蕩朝鮮志勇期功立寧憚微軀捐不
羨山河賞誰希竹素傳 隋明餘慶從軍行曰三邊
烽亂驚十萬且橫行風捲常山陣笳喧細柳營劒花
寒不落弓月曉逾明會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 隋
遼塞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
王由禮賦得馬援詩曰二帝已馳聲五溪還總兵受
詔金鞍動論功銅馬成唯稱聚米勢無慙慈政情雖
謝雲臺影猶傳千載名
饒漢鼎錯守邊備塞議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
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
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
毛其性能寒夫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
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
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

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除者居

不供復役之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

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

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

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

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陳勝

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

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

勢易以擾亂邊境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田宅

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

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

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

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

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

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

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

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卒以治塞甚

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便爲高城深

塹具隴石布渠答

渠答鐵索也復爲一城其內城間

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爲中周虎落外蕃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舉人及免

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舉及輸奴婢欲

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

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

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匹敵

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

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

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

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

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

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賈誼論邊事曰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上上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

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臣竊料

匈奴扞弦大在六萬騎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敢

歲言侵盜慮欲元禮妨帝義甚非道也陛下爲此

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令中國日理匈奴日危將必

幕匈奴之衆爲漢臣人制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

至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被于
流沙朔南暨聲敘訖于四海
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
人盛壯願發五百人入朝以明
朝漢時戰于上書願朝五年時
大故帝山是越之問公卿以米
勿許單于使去木發揚雄上書
以自卑天子召還使投書許願
來賜雄帛五十匹金十斤願保
願保塞漢元以王儲賜
許在侯應高不可上謂勿議
諸夷入舞求內屬後漢書曰建
初定未遑九夷來御位三年九
外事不許九夷來御位三年九
道注俗變國風法遵王度邊鄙
寧制單于以係頸羈勁越以長
十六 外夷同化

之名 敢廢外臣之禮 非我求於四夷 惟爾歸
於一德 周室息北伐之師 胡人絕南牧之馬
漢曰狼王唐敢祚都夷歌曰大漢是治與天合意
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
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
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右遠夷樂德歌 又曰蠻夷所處
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
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
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右遠夷慕德歌 又曰
荒服之外土地境填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

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峻嶺緣崖磻石
水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
長願臣僕 右遠夷懷德歌

東夷總叙 吐氏
東夷 自堯禹 禹貢 東夷 無禮儀或言夷者抵也
道有九種 曰 吹夷 方夷 黃夷 白夷 赤夷 玄夷 風
夷 陽夷 辛夷 土著 喜飲酒歌儻或冠弁衣錦器
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九蠻夷或依
男皆號諸侯 昔楚命義仲宅囑夷曰賜谷益日之所
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至后發即位
十七 東夷總叙

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樂為暴虐諸夷內侵商湯革命
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
餘年武乙衰弊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
初封商太師於朝鮮時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夷作亂
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偕號穆王命楚滅之 徐偃王
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邨耶遂陵暴諸夏侵
滅小國秦并天下其淮泗夷皆散為人戶其朝鮮歷
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符中開其地置樂浪
等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
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晉以

後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

和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

餘自後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中國不絕而

百濟厚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

縣屬樂浪郡時其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

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

強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

遭瘟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

遼水會楊玄感反奔退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

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

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疑即魏時也

婁自周初貢楷矢石磐音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

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

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

○朝鮮杜氏以下東夷

朝鮮晉張華曰朝鮮有泉水冽水山水永周封殷之

太師之國漢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浪水擊破朝

鮮王準居泰故空地上下障稍後屬真蕃朝鮮諸夷

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在瀾水會孝惠高后

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以故

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蕃臨屯皆來服屬

地方數千里至孫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

三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

荀彘出遼東討之朝鮮人相與殺王右渠來降遂以

朝鮮爲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時罷臨屯

真蕃以并樂浪玄菟自內屬

○濊杜氏通典

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

大海西至樂浪後漢光武帝元封中其渠帥爲縣侯

皆歲時朝貢

○三韓杜氏通典

三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

弁辰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

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接弁辰在辰韓之

南亦十有二國其南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

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

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

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曰文國盡王三韓之地

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

○百濟杜氏

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後魏時百濟王夫餘先出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唐武德貞觀中頻遣使朝貢顯慶五年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

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渠為都督府

刺史

○新羅杜氏

新羅國魏時新盧國焉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曰新羅末曰新羅或曰新羅

卷一百十六

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麗東南兼有漢時樂浪郡之北東濱大海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

○倭杜氏

倭自後漢通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

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朝貢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倭國土地王師升

等獻生口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懿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始遣大夫詣

京都貢獻魏以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隋文帝

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日多利思比孤其國號

阿輩難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

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

東至秦上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火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

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人禮歌多毘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

與清相見設燕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

卷一百十六

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山是遂絕倭一名日本云國在日邊故以為

稱武后長安二年遣其人臣朝臣真人貢方物其人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冠進德冠

其頂有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為司膳員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夫餘杜氏

夫餘國後漢通焉初北夷崇離國王按後漢魏三史皆云夫餘國在

隋史云百濟出于夫餘夫餘出于高句麗國王子東

明之後也又謂秦離國師高麗國乃夫餘國當在朝鮮之南矣若詳考諸家所說秦離在夫餘之北則是一國然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澆水因至夫餘而王之順帝永和初其王始來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夫餘本屬玄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其王始死子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復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始正中幽州刺史母丘儉將兵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頊其請夫餘位居遼大加郊迎供軍糧晉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罪反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

卷百十六

三十一 夫餘

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為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請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龕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爾後每為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

高句麗

通典

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長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南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句麗以高為氏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屬玄菟郡賜以衣糧

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王官生而開目能

視國人憎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頻掠遼東玄菟等郡

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尚書

陳忠曰官前桀黠先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

吊問因責讓前罪安帝從之明年官子遂成還漢生

口詣玄菟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鬪而自以

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繼人四十匹小口半之自

爾率服東垂少事其後王位官立齊王正始三年

寇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母丘儉將萬人出玄

菟討之戰於沸流位官敗走儉追至賴覲縣車束馬

卷百十七

三十二 高麗

登九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六年母丘儉復

討之位官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王頊追之繞沃沮

千餘里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九都山銘不耐城

而還位官五葉孫劍為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

句麗五安為遼東帶方二國王至孫高璉晉義熙中

為營州諸軍事連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眾

萬餘騎寇遼西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次遼水大遭

疾疫又乏糧元復惶懼遣使請罪遂班師煬帝徵

元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帝親征元師度遼水東城分

道出師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

之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食盡師老輸糧不繼諸軍敗績還者千人而已唐武德八年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太師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以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

卷一百一十六

二十四

高麗

漢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與列星理無降尊儗同藩服乃止二十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皆由膝以下勣惟二水狹淺間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議再行二十二年司空房玄齡病亟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不庭方爲國害主上含忍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若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封表切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服自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

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逼神冊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庵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換於流沙吐渾首戴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通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闕畧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回必命三覆進素食停音樂益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

卷一百一十六

三十五

高麗

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遼城之間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親輜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伏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朝夕入此謹啓殘魂餘息億萬歲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武后聖曆二年鸞臺侍郎平章事狄仁傑上表請拔安東復其君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吊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

之貨人有四支者所以打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
衛中國也然以蚊蚋在手既以斷節全身狼戾一隅
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寵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
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為愛人今以海中
分為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准兵計糧由苦不足
且中國之與蕃夷人文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棘
荆遐方更為雞肋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通典
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臣請罷
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為其主誠願陛下存
三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卷百六

○流求杜氏通典

流求自隋開焉居海島之中常建安郡東閩川水行
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名渴刺兜不知其
由來有國代數

○南蠻總叙杜氏通典

南蠻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
患暨于周代黨眾彌盛故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為讎
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莫敖
備故於蠻于荒谷楚師後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
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今長沙衡陽等郡地秦昭王

使將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武陵澧陽及黔中

興以後時有寇盜其西南諸夷夜郎之屬悉平定置

郡縣今夜郎播州地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為漢保境

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蠻帥單程

卒武陵蠻帥中寧夷大寇郡縣漢將劉尚戰敗數

歲方平順帝時武陵太守增其租賦蠻又舉種反殺

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

徧滿山谷宋齊以後荆雍二州各置校尉以撫寧之

羣蠻首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

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

其獠初因蜀李勢亂後自蜀漢山谷出侵擾郡縣至

梁時州郡每歲伐獠以利及後周平梁益梁益州

南遂同華人矣以其黔中東謝西謝自古不臣中國

唐貞觀以後置羈縻州領之

○盤瓠種杜氏通典以下南蠻

盤瓠種昔帝嘗時患犬戎入寇乃訪慕天下有能

犬戎之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盤瓠

遂銜其將軍首而至乃以女配之盤瓠得女負走入

南山今五溪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

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

嬖徒說文曰嬖女人自長沙黔中五溪蠻皆是也

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疋

小口二丈是謂賓布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十

二月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

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

溪擊之尚輕敵深入悉為所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

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謁

者宋均為置吏以司之羣蠻遂平 永和初武陵太

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

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

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

而綏撫之附則愛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

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

得不償所費帝不從其冬澧中蠻澧水出今澧

果攻劫州郡討破之蜀先主章武初吳將李異屯

坐秭歸今巴東先主遣將軍吳班攻破之於是武

陵五谿蠻夷相率響應

○廩君種杜氏

廩君種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暉音氏相與鄭氏五

姓皆出於武洛鍾離山今夷陵其山有赤黑二穴

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

共立巴氏子務相是為廩君從夷水下至鹽陽今

郡巴山縣清江廩君於是居平夷城四姓皆臣之巴

梁間諸巴皆是也

板楯蠻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於蜀巴漢之境傷害

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

閭中夷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

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一頃田之

租稅雖有十妻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賒錢贖死何承

不輸口算之錢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賒錢贖死

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漢高帝為漢王發夷人還

伐三秦今關中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

朴督鄂度父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口錢四

十巴人呼賦為實謂之實人焉世號為板楯蠻夷閭

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

數陷陣俗喜歌舞高帝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遂代代服從至 後漢以後郡守常率以征伐靈帝

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反靈帝乃問益州計吏方略

子 209-215

漢中計程苞對曰板楯七姓以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羌人其人勇猛善戰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殆盡故號爲神兵至桓帝建和二年羌復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縣亂太守李顯之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房舍怨呼天叩心窮谷以致叛於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宜詔赦之即皆降服 漢末天下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爲楊車巴魏武克漢中李特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又遷于界陽北復號之爲巴氏 其沔中蠻至晉時比遷陸渾清於山谷宋時廬州置南蠻校尉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如蠻人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後周明帝時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攻陷白帝武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之斬首萬餘級騰乃積其骸骨於木邈城側爲京觀後蠻復見者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 信州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南八陣之北臨江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

縣信陵種歸並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

○牂柯通典

牂柯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代爲本土牧守隋末大亂遂絕唐貞觀中遣使修職貢勝兵戰士數萬於是列其地爲牂州通典 牂州有牂牁郡始不詳何也

○獠通典

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于邛笮川谷之間所在皆有後魏宣武帝正始初將夏侯道遷舉漢中附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

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嶮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隆鎮所管獠二十萬戶所謂北獠也歲輸租布 ○夜郎國通典 夜郎國漢時西南夷君長蜀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隣滇國其國隣牂柯江 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制未達奇兵也乃拜蒙爲郎中遂見夜郎侯蒙厚賜諭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健爲郡發巴蜀卒理道自焚道指

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郡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問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間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昆明所閉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又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眾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以侯俞補侯邑名後為縣

卷一百一十六

三十三

牂牁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効可見恐議者選與復守和解還前之意太守察動靜有變廼以問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空也一時三不兵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起狂悖之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備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

練士馬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反以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牂牁太守至牂牁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與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眾皆釋兵降

滇

滇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後外蠻也如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蹻音子將兵循江

卷一百一十六

三十三

上略巴黔以西躋至滇池方三百里其澤在西北水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池旁之地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命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西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後漢初遣使朝謁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嚴與姑復葉榆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人及朱提夷擊之尚軍遂渡瀘水瀘水一名若水提至焚道入江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殺畜斬棟嚴帥凡首虜萬餘人諸夷悉平蜀後王建興二年諸葛孔明率眾南征四郡平之收益

州郡為建寧分建寧永昌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
為興古郡建寧南中諸國皆捷孟獲者為夷漢所服
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於營中此
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不去曰公天威遠
復亮曰若留外人皆謂其果率而用之或
夷新蜀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
不難也又史異有之罪自嫌重者若留外
不難也又史異有之罪自嫌重者若留外
不難也又史異有之罪自嫌重者若留外

○邛都杜氏通典

邛都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其外西曰

桐師以東北至葉榆葉榆名為焉昆明焉昆即今越嶲

西南諸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隨畜遷徙無常其

邊寨卷百一十八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遊蕩而善謳歌畧與牂柯相

類

○笮都杜氏通典

笮都者漢時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徙漢屬

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

漢人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慷慨有大

畧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不至正朔

所不加自狼槃木唐最等百有餘國戶百三十餘萬

舉種奉貢稱為臣僕和帝永光十二年旄牛徼外

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續等率種十七萬戶口內屬

○冉駹杜氏通典

冉駹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漢武帝元鼎六

年以為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

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

有部落

○哀牢杜氏通典

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

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男子後沈

木化為龍出水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為九

建案卷百一十八謂坐為隆因名曰九隆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

皆著尾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人與哀

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為常賦

夷俗安之唐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標棟川置

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武后神功二

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

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

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稅

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

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

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夷蠻肝腦塗地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益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

○西蠻通典

西蠻者南寧之渠帥梁時通焉自云本河東安邑人七葉祖事晉為南寧太守屬中原亂遂王蠻夷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威徵詣荊州有蠻蠻者遂據邊塞

南寧之地

○昆彌國通典

昆彌國一目昆明西南夷也在鬱之西洱河為界即葉榆河其俗與突厥畧同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

唐類函卷一百十七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山陰何光遠校訂

邊塞部二

五嶺蠻總叙林邑扶南海南諸國總叙吐谷渾羌項吐蕃

○五嶺蠻總叙通典

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為荒服秦平天下開置南海等三郡秦亂趙他據有其地傳五代九十歲至漢武建元中伏波將軍路博德滅之分為儋耳等九郡其珠崖郡在海洲上大率數歲一反元帝

初元中納賈捐之議罷之後漢光武建武中交趾女

子徵側反略有六十餘城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桓

靈以後蠻僚又據象郡象林縣遂為林邑國矣其餘

郡縣歷代雖時有反亂州郡兵旋平定之極南之人

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題額也雕謂刻其肌

謂足大指開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

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意而賞其父娶妻妾美

則讓其兄鳥獍人是也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

攝六年天下和平越裳以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

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始皇平天下開

嶺外置南海桂林象郡至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南海龍川令真定人趙佗語曰中國擾亂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以為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被加還死佗即絕秦所開新道聚兵自守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漢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為南越王高后時他乃自稱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越役屬焉東西萬餘里南北數千里及孝文帝初立鎮撫天下乃

卷一百一十七

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祠召其從昆季尊官厚賜寵之詔陸賈使往諭之賈至南越王上書謝願為藩臣奉職貢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無得擅興兵相攻擊今東越擅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遣兩將往討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夫越方外之地割髮文身之人也越人割髮古剪字也與閩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能服威不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人不足以煩中國

也地不可居而人不可牧養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改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之間而數百十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今自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意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此後兵

卷一百一十七

華無時得息也臣聞道路言越閩王弟甲弑而繼之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人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為藩臣代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音頓而威德並行帝不從兵未喻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後至孫興立其母太后本中國人勸王及幸臣上書請內諸侯三歲一朝其相呂嘉不欲遂反攻殺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胡長男建德為王發兵討要害

處於是令越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帥往討之元
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自桂陽下匯水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章郡下橫浦故歸義
越侯二入故越人為戈船下潯將軍潯水故歸義
謂之戈船因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
名遺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
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陬破石門得越
船粟因推而前挫越峰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
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
德嘉賓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
面會幕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暮不
知其兵多少伏波乃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
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暹明城中皆
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
遣人追以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所中
郎得嘉戈船下潯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
下南越以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交趾則今安南也置交趾刺史領
自佗王後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珠崖儋耳二郡在
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武帝末珠崖太守會

稽係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
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
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為珠崖
太守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
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珠崖數反賈誼孫捐之上書
請不擊遂罷之凡二郡六十五城凡交趾所統雖置
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
髮徒跣為髮於以布貫頭而著之後徙中國罪人使
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
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法
令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六年交趾
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蒼泠縣左將
之女也蒼音嫁為朱雋人詩索妻甚雄勇父趾太守
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俚
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
守人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
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
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
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師三百餘口於零陵嶺表悉
平章帝元和初日南徼外蠻夷尤不事人蠻夷巨豪

獻生犀白雉永光中曰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順帝永和三年日南象林邑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州郡并力討之不利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人尉司馬司問其方略皆議遣荆揚充荆河四萬兵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詰不散而復擾動必更生患又充州荆河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古升小用米六十萬斛不計

卷一百一十七
六
五

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人猶尚不堪何況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往止交趾府下今日南兵單無教守則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人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令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收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爵錫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

漢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文帝就加魏尚爲雲中裨將即拜龔舍爲太山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於是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良至單車入城地設方略招以威信嶺外復平其後屢爲反叛州郡共討降之至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獠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然自漢以後列置州縣獠俗難理率數歲一亂終不足爲大患

○海南諸國總叙通典
海南諸國漢時通焉人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州上相去或五百二百里五千三百里遠者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夥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於前代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梁隋焉其無異聞亦不復更記

○林邑杜氏通典 以下海南諸國

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為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趾南海行三千里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焉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北還解十餘戶於銅柱處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其處林邑國記云銅柱在日南界與西屠夷國分界之南又云銅柱在日南界與西屠夷國分界之南又云銅柱在日南界與西屠夷國分界之南

康中來貢獻成帝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奴文

卷二百一十七

九十一

昔嘗北至洛陽商貨因教王作宮室兵車器械信之使為將乃諸王諸子或徙或奔及王死無繼遂自立為王乃攻旁國介之有眾四五萬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眾攻陷日南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為界初徵外諸國皆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山是諸國怨憤且林邑少田故貪日南之地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九真太守灌遂率兵討佛走之遂追至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自北影之

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隋文帝既平陳後遣大將軍劉方步騎萬餘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象而戰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眾而陣方偽北走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之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

○扶南杜氏通典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人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其先有女人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

卷二百一十七

九十一

激國人名涅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為妻惡其裸體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理其國至王泥盤泥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夢為王其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夢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為王是吳晉時也其後王姓矯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矯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

○西羌總叙杜氏通典

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及舜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瀕於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

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接漢河關縣屬金城郡其賜支在其西又按風俗通云羌者其先本犬戎主牧羊故至于河百餘地千里南接蜀漢後外蠻夷西北鄰善車師諸國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在古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昔夏啓之子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立乃征吠夷即犬戎也夷者西蕃之總號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山是服從帝啓之子后桀之亂吠夷入居鄯

塞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潁洛以西有蠻氏之戎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襄王時秦晉自瓜州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遷于渭汭東至轅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朝貢其後陰戎之種遂以滋廣與晉伐周後陸渾戎叛晉荀吳滅之後楚執蠻氏而盡囚其民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北戎韓魏後侵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最為強盛

塞

卷一百一十七

十一

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
西羌屢梗焉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本遼東鮮卑
時數百戶西附于陰山屬晉亂遂吞并諸羌而有其
地至其孫葉延遂為強國後魏末其主夸呂自號可
汗建官多効中國泊隋煬帝遣觀王雄大破之其主
伏允遠遁收其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唐初吐
蕃始興焉其帥後魏末自臨松郡承故其主有贊府
之號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貴等
大敗於大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率兵十
八萬敗歿於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玄又大敗於

邊塞

卷一百十七

主

○羌無弋

杜氏

以下西羌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
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其後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
穴中得免與馴女遇合於野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
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黃河新諸羌
共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種
入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貴為奴隸

邊塞

卷一百十七

主

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
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復忍季父印畏秦
之威將其衆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
與諸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
隨所之或為犂牛種越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
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渾
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
盛從此起矣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
諸戎北却衆狄築長城以界之漢景帝時研種留
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隴西等郡地於是從留何等於
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並今隴西金城武帝
征伐四夷又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
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於是鄭塞亭懸出
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如種解仇結盟
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
遣將軍李息將兵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
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
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諸羌又相與解仇
寇攻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充國屯田
於臨羌東至浩亶務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解散

廣謀乃擊之時已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請即擊之天子下書令充國博議往還者三四遂兩從其志武賢出擊先降破數千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二萬一千二百人溺湟飢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當黃羗並是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曰元帝以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末豪滇良內侵燒當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郡皆有降羌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乏無聊故致反叛大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請依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西合隴西及金城扶風三郡自燒當至滇良世居

卷一百一十七

十四

河北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由是始強至其子滇吾永平初漢遣中郎將竇固等擊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而滇吾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章帝時馬防等討破之於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時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隴巖相曹鳳上言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種以備其種北阻大河因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者募困黨援壞沮親屬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漢光帝遂諸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當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徙出屯龍耆金城長史上官鴻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增建威二部帝皆從之列屯來河合四十部四年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肅謂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

卷一百一十七

十五

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無反顧之心者
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衆安土重遷
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而東雖虎賁爲卒白
起太公爲將亦恐不之禦當今之計者宜令四府九
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
以勸勵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
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詔議 漢零死子零昌立元
初元年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
設鳴鼓零昌進兵寇雍城遣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
緹綺五營子弟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

卷之十七

十七

君煩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
桑疲苦從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
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
不逐飛自燃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
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而無功
也爲使君計者莫若罷諸郡兵令出錢數十二十人
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
千人之虜首尾掩截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
尚卽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斬首數百級明年
秋漢父築鴻朔北界候塢五百所自後頗破之諸羌

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 永和中以來機爲并州
刺史劉乘爲涼州刺史梁商謂曰戎狄荒服荒忽無
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
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嫉之已
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
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
夏且東傳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
種羌胡大寇三輔 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
右以段熲爲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
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關且

卷之十七

十七

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
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並受降各萬餘人 東
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
上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領耳計其所餘三
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
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
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難疽伏疹留滯
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
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
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友

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寧初頽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千餘級頽復追之且破日追士皆重研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漠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殪性果慮輕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復上書曰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思慮思為永寧之算而張奐說虜難破宜用招降云臣兵連年累見折劒又言羌一氣

卷一百一十七

羌傳

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剽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劒案與駐車二年不能平寇誣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居內地前當煎飢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瘡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荆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又非

時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山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頽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于瓦亭山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令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

○湟中月氏胡杜氏通典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七

九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掖酒泉地為匈奴冒首頽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漢將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言首施猶言首鼠其從漢兵戰鬪隨執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今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靈帝中平初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氏杜氏通典

氏者西胡之別種在再驪東北今通化郡廣漠之西地之東北

今梓潼遂寧德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漢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爲武都郡今同谷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今同谷郡或在汧隴左右今天水地其種非一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蚺氏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 晉時關隴屢爲氏羌所擾孟觀西討因擒氏帥齊萬年華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曰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攜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綽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遠興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使瞞之屬千夷害及齊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祖之功漢興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鄭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調發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屍喪帥前後相繼

遷塞

卷一百一十七

千

氏

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乃建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卒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尤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疹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恆怵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代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令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代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土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鵠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散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憤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衷心以參倖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取散野之積故能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

遷塞

卷一百一十七

千

氏

勢也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未能
定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
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隴右著陰平武
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
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
往古卽序之義下爲盛代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
風聲之警則遠絕中國隔闔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
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
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廣大遠圖豈不以華
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固得其成功者哉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七

三十一

吐谷渾

吐氏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何涉歸有二
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胡罪反代統部落別爲慕
容氏渾庶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
二部俱牧馬馬廐相傷廐徑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
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今馬廐渾曰馬是畜
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於
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
西行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
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

益州西北其地四時常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雪甚盛
若晴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千餘里海
中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
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
馬放入海因生駒駒能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駒焉

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
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六傳至夸
呂隋開皇中夸呂侵弘州遣上柱國元諧擊之賊
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諸煩擊破
之夸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

通鑑

卷一百一十七

三十一

降夸呂在位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爲姓其子伏
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
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帝復令觀王雄以掩之大破其
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山
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
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
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
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
海且末河等郡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及
順復其故地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

遠遁為左右所殺其子太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為西平郡王仍加越反屈胡呂烏甘豆可汗之號旋又為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為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爾蕃弱而吐蕃強盛而高宗時為其破滅諾曷鉢以餘眾復來降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其故地並沒于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為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眾議商量其吐谷渾部落或擬移就秦隴或欲移近豐靈貴今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為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為

書案

卷一百一十七

王四

使其情地稍安則其係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者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肅州降者則宜於甘肅左側安置之當瓜沙降者則宜於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蕃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斯輩既殺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礫裂之則其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而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狄之權矣

○党項通典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党項始強南維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朱禽氏拓拔氏最為強族

○吐蕃通典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和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僭稱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為臨松郡丞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為罕反敦野至今故其人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

鵲堤悉補野因以為姓案教野與悉補里言訛其實其國出郡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都號為邏安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于子重兵死惡病終以累代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特善弄贊雄霸西羌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索弄贊都牂牁西匹播城以五十口國西南與婆羅門接唐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
邊塞 卷一百七 三六 吐蕃
道宗送之弄贊親迎于河源見王人執子婿禮甚謹歎大國服飾禮義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唐公主當榮二城以誇後代也武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蕃憚之二年吐蕃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蕃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抄斯實陵

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于戈屢犯我河湟且父通之子絕之豈為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為忠乎然論英聲籍甚遐外各自為主奚為懼乎陵曰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請罷置以便萬姓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政時附蕃或時歸漢類多翻覆乞拔去鎮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自為君人自為守既不疑漢又不屬蕃豈不人免憂虞振曰十姓四鎮本將鎮靜我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疑而有憂虞乎陵曰然緣邊守將多功名見利而動安守誠信此蕃國所為深憂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為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謗陳利害竊竊諸部以為漢邊患耶陵若愛漢上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星川實通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美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積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為漢邊患哉拾

近務遠計豈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爲漢并雖大海之外窮塞之表靡不磨滅今吐蕃塊然獨在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陵之上下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畢以爲好功名人崔知辯從五侯七貴路乘間隙瘡痍我衆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慄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爲翰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明論當發使

邊塞

卷一百一十七

天

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乞思若爲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蕃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躊躇曰是給反我也以爲偵謀不以爲使人遂遷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免首踰踏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憾崔知辯之前事故嘗有此舉以虞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上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既罷兵散卒遂指天爲信

論范曄西羌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代方之匈

奴頗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蹇然諾之信故永初中羣種鋒起遂解仇嫌結盟詎陸梁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寒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發蜂自西戎作逆未有陵辱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和高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懼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恨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從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懸土之心燔破諸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

邊塞

卷一百一十七

无

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騁東西奔收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絲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百萬或梟尅曹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而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其能穿窬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

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光雖外忠實深內疾若攻之不堪是養痾於心腹也其情甚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聖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姓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漢禦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言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當煎作寇馬援從之三輔合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

邊塞
唐類函卷一百十七

三十
吐蕃

唐類函卷一百十八

邊塞部三

烏孫 姑 西戎總叙 樓蘭 且末 杆彌 疏勒
康居 天竺 大秦 安息 大夏 大宛 大月氏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山陰何光道校訂

○西戎總叙吐氏通典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

邊塞
卷一百十八

一
西域

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西邊日逐王領西城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蒲河曰陂史記至莎車爲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死康居奄蔡焉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屠音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今音鈴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

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接枝渠黎皆故國地地勢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處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募子家沈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人賦三十助邊用海口取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

卷百六十八

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和開陵侯匈奴介危須尉黎樓蘭六國皆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兵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能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壯士自載不足以竟師雖各自載已盡至歸途而尚苦強者盡食畜產靡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所留甚衆願留是前後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乞若馬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又漢使者久留

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難問蓍龜乃者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言祥善而易之卦得大過交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同可久也龜者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今謀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掠虜盡離散及被虜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處開行道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卷百六十八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或私語文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鄣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辛苦而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爲邊塞有聞而生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鄣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此失也不集於所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書既無此失上書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生口或當今務在禁苛暴止虜時得匈奴之人言乃知此事擅賦力本農循馬復令免徭賦也以補缺無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遺狀與計偕與上計者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

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
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
國特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雀三年匈奴
自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求
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置自吉置矣由此匈
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枝莎車
之地地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
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關三千七百四十
里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理焉
至元帝復戊巳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巳中
央鎮

卷百十八

西域

開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
軍師界戊巳校尉所理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
道後漢永平中匈奴乃脇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
盡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吾盧地置宜禾都尉
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
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巳校尉及明帝崩焉耆
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章帝不
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
護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
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光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
邊塞

卷百十八

西域

四方又開渠種以哀平間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
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伯長千長都尉且渠
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
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戈之屬皆以絕遠不
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
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
有三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經婁
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
西出發都護并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
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

使尉閼盤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
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
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
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
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班被徵以
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
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
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

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熲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崇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羈縻而已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窺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為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

邊塞

卷百十八

六

西域

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貽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貲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為燉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開通西域諸論

邊塞

卷百十八

七

西域

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位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走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進和而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千闐心膽比杆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復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疎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數國焉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為三域自葱

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 墨以南月氏以西城兩
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 二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
百數其出西域更爲四道自玉門流沙西行二千里
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
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慈嶺四千三百
里至知郡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慈嶺西南
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於是貢獻者十有六國
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
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
此盛國之事非關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
雖土隣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循常
置戍足以自足進斷北狄之覬途退塞西夷之闕路
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徙且
寇內侵深爲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
防制有闕一朝廢置是啓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往
來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繁興艱難方甚乃從
秀議 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
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焉瑀懷王舍城得佛經史
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
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唱以厚利令轉相諷諭

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
以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
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一百里自高昌
壁北通車師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
內地故漢戊巳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
蒲箭其北又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帝與匈奴爭車
師伊吾以制西域至隋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
於鐵勒人甚驕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屬
天下亂又臣突厥 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
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爲西伊州同於編戶至武
遷塞 卷百十八 九
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
子闕疎勒碎葉四鎮自是諸國朝貢倂於前代矣
○樓蘭杜氏 以下西戎
樓蘭在姑羌西北漢時通焉王理杆泥城去陽關千
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北去都
護理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北國山名西
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穀旁國人隨畜
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姑羌同 初
漢武帝因張騫之言計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
中多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勞費故欲苦之

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騎諸外國及

郡兵擊之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於是列亭障至玉門

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開發兵擊之於是樓蘭

遣一子質漢後武帝將軍擊大宛便道引兵捕樓蘭

王將詣闕簿貢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

自安願徙國入於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樓蘭王

死後王立樓蘭國最東重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

主發導負米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懲又不

便與漢通又讀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漢使昭帝遣

平樂監傳介子往刺其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

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

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拒國中有伊循

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

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

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且末杜氏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

戶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

黎丁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三日

行

○杆彌杜氏

杆彌漢時通焉王理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

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南與疎勒

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後漢

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順帝未建

中為于闐王放前破殺其王與陽嘉初燉煌太守徐

由道踈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靈帝嘉平

中又為于闐所破殺掠殄盡衆纔千口

○車師杜氏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

河城水分流繞城下故為號去長安一千一百里戶

千五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

巳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後王國理務塗

谷即今蒲城今北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六百西南

至都護理所千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接宣帝

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人田

渠黎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喜發城障諸國

兵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北石城未得會

吉食盡歸渠黎田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乃輕騎奔

烏孫吉還田渠黎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

匈奴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
日積穀必害我國不可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
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城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
渠黎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勢
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
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人令居渠黎遂以車師故
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
漢其後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龜茲杜氏通典

龜茲又曰屈茨漢時通焉王理延城都白山之南二

遷塞

卷一百十八

十二

百里隋西域圖云白山一名阿彌山東去長安七千

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

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東至都護

理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戶百十與都護同理其南

三百里至渠黎渠黎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東北與

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昭帝田輪臺與渠黎

地皆相連也

○焉耆杜氏通典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員于在白山之南七十

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

百里南去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九百
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
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
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焉耆
千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元光六年都護
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佐侯元孟
為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
史復討定之

○于闐杜氏通典

于闐漢時通焉都忽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

遷塞

卷一百十八

十三

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

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

去都護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去東來俱

國千里西北至踰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

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踰勒杜氏通典

踰勒漢時通焉王理踰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

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

里南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

所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撥汗國名判汗千里

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去朱俱
波八九百里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在于闐
國北千五百里耿恭爲戊巳校尉屯車師後黃金浦
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疎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
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涌出賊
遂退

○烏孫杜氏通典

烏孫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人青眼青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
里戶十三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

卷一百十八

十四

內地五千里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
城障諸國接本塞地也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
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
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卽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於
是使獻馬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
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
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
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昆莫死孫岑陁立岑陁者
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代之孫解憂
爲公主妻之岑陁死季父子翁歸靡立號曰肥王

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昆彌翁歸靡上書言
匈奴連歲侵擊欲發國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
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三年漢發十五萬
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昆
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蘇王庭谷蘇王庭在匈奴界
獲四萬級馬牛羊騾橐駝七十餘萬宣帝時都護
鄭吉請分烏孫爲大昆彌後段會宗爲都護時烏孫
兵困驛騎上書願發城障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
大將軍王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上召陳湯問對曰
臣以爲此必無可憂大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
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又
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衆不足
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
里今會宗發城障燉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
救急之用也烏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
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會宗招還亡畔安定

○姑墨杜氏通典

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
千五百東至都護理所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
北界接烏孫

○溫宿杜氏通典

溫宿漢時通焉王理溫宿城今京兆府禮泉縣北有

此溫宿國人令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

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

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

○烏秣杜氏通典

烏秣漢時通焉王理烏秣城去長安萬里戶五百東

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蒲黎西與難兜

接

○難兜杜氏通典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

護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屬賓三百里南與婁羌

北與休屠西與大月氏接

○大宛杜氏通典

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王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

里戶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于闐城千

五百里西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

氏接多善馬汗血其言先天馬子大宛國中有高山

遺使者持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

兵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

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

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

帝怒其不勉使遮王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

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馬牛十萬馬三萬

匹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

延休屠武威張以衛酒泉貳師至宛死人斬王無

寡首獻焉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

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蒲

萄首種而歸案大宛以蒲萄為酒馬嗜首種

○莎車杜氏通典

莎車漢時通焉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戶二

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去踈勒五

百里西南至蒲黎七百里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微

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候馮奉世使大宛以便

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

西域奉世至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

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甚悅下議封奉世少府蕭

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

法即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

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張
不宜受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元帝時
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
封為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
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
車王冊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奉
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何奴
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
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
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

遷案

卷一百一十八

十八

莎車

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
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
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
不復錄 後漢建武中于闐王廣德攻莎車執王賢
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微立
為王章帝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

○鄯賓

杜氏
通典

鄯賓在縣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脩鮮城去長安萬
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
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秬國二千二百里東

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
離接 自漢武帝以絕遠兵不至雖遣使貢獻殺
漢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
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
匪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北近也為其土壤接
近為寇也近為寇也其警慕不足以安
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障城障謂諸國也今遣使皆行
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懸
度恐其失實見欺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
山南更不漢屬之國四五言經略不屬漢斤候士百

遷案

卷一百一十八

十九

鄯賓

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
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
肯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雖一二旬則人畜棄
損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
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
坂道陘者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
深行者騎步持繩索以相引二十餘里乃到懸度險
阻危阨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
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貢勞吏士之衆
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八長計也於是

蕭白從欽言

○條支通典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週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

○安息通典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音音去長安萬一千

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

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

○大夏通典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焉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

○大月氏通典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市城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焉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

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其史所居六千五里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焉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康居通典

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渠弋伊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闌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三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

五百里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舉數上言康居驕黠本遣子入侍此

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通不

其國燉煌酒泉小郡及道南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乏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非至計也

○天竺通典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云庫伽施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大月氏東南

○大秦杜氏通典大秦一名犁靬一云前漢時犁靬國也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
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
精爲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
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國人
也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延蜀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州城隋史云蘇蘭城記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卽條支之錄音記其實一也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八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

論漢班固西戎論曰孝武之代圖利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民五代天下殷富財力

卷百六

有餘士馬強盛故能賂犀布璫瑁則建珠崖七郡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筦鹽鐵白金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至於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庭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扼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財序禹貢之辭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其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

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而
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
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
來西域思漢盛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
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
置質願請都護聖人遠鑑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
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魏徵西戎論曰自
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
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解之
以利劍投驅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來
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
者矣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
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
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
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
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霸漢
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
很狃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禍也
唐類函卷一百十八

唐類函卷一百十九

邊塞部四

北狄總叙
南匈奴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山陰何光造校訂

○北狄總叙

杜氏

北狄

匈奴通文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以畜牧為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唐虞則山

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人被其苦至晉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

邊塞 卷一百十九 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與師攘却居於西河間洛之閭今洛之

其晉文公乃與師攘却居於西河間洛之閭今洛之北有東胡山戎後為鮮卑各分散豁谷自有君長

往往而聚者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

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郡泊于戰國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

關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

胡却地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及秦始皇平天下
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山海經曰有匈
止匈奴以索隨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
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
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
登帝因憂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
親其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細柳棘門霸
上三軍以備焉納是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
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剋自爾侵盜
邊塞

卷一百九

三 北狄傳

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
於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
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和
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其延壽誅滅成帝
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嬌單于喜甚上書願保
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能邊備塞吏卒以休入子人
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
璽曰章改號恭奴善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
于發兵屯戍議滿二十萬上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
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飢疫

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欽慕願永為藩蔽扞
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城宮等上書請遂
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
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
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劉
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
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
漢伯祭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
漸強盛光武納班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
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漠北
邊塞

卷一百九

三 北狄傳

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壇石槐之種
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滅比能明帝以後
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
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珪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
太武神麴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
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
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
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
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上門號可汗
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

大邏便沙鉢略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焉
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捺于朝隋并徙種落
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
可汗圖帝於馬門因陷亂華人介湊又更強盛控絃
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至
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禽頡利獻
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
後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
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
開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

邊塞

卷一百九

四

北狄傳

所滅北突厥武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大
殺掠而去契丹武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
榮陷營州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
於西峽石黃虜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刺史陸寶
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
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
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杜氏以下北狄

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殷時介其方至周末七
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趙孝成王使李牧

邊塞

卷一百九

五

匈奴

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和肯入府幕爲士卒
費日殺牛羊士皆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口匈奴有
來入益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
謹候輕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
以牧爲快雖趙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
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
二千匹發者十萬漢書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
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
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
餘萬騎滅檐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
不敢近趙邊城○秦滅六國使蒙恬收河南地以
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因邊山險阻豁谷可繕者繕
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
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
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爲其太子冒頓以鳴
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土
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
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
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
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單于姓單于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此姓虛連其國
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
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
賢王左右各置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
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居者故常以太子為左屠
耆王自左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
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
蘭氏呼衍氏是也蘭氏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
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
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單于

卷三十九

六十一

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
右各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
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
渠之屬渠渠姓蓋○漢初定匈奴引兵南逾句注攻
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
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
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千餘萬騎圍高祖於
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
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其邊帝患之問劉敬
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

終父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
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
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
太子代立為單于何者貪漢重幣也冒頓在固為子
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高
帝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
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諸
女公主者言其
父公主也
孝惠高后時冒頓驕越為書使
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
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布曰噲

卷三十九

七十一

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
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
七日不食不能教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
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諷也諷
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
也高后曰善今人謁者張澤報書甲辭謝之冒頓得
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
因獻馬逐和親 文帝苦匈奴為患數問趙將李齊
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
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大父言

邊塞

卷一百九

匈奴

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今臣竊聞魏尚爲云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生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云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邊塞

邊塞

卷一百九

匈奴

功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伎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以木板爲楫發矢道同的敵射則匈奴之革箭以木皮爲楫弗能支也下馬地關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爲相此中國之長伎也匈奴之長伎三中國之長伎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伎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伎衡加以衆備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武帝卽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

數歲而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以爲不如和親於是上許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王恢以馬門馬邑豪蒞翁堂姓韓名翁堂開關出物不受禁固與匈奴交易私市也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

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收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後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寇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後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道敵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也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蔽吾勢以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自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番壹爲間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番壹乃許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

撓乃誅之通儒行後數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

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

是漢遂取河內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

因河而為固伊穉斜單于之軍漢使驃騎將軍霍

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

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

天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音耶王休屠王

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耶休屠恐謀降漢

漢使去病迎之昆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

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耶則隴西北地河西益

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

實之西滅北地以西戌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

平定襄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

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

精兵待於漠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

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

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北至賓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去病之

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

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

瀚海而還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矣漢度

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

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是時天子巡邊親至

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見示而使郭吉諷告

烏維單于伊穉邪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

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

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

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

後匈奴數使奇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

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主父偃上書諫曰

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

危昔秦皇帝蠶食天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

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父事得

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

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

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

河據陰山而假云不能喻河而非未詳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光祿城縣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民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國議曰夫匈奴

卷一百九

西

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甲病則鳥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民罷用多則財乏夫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亡上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以聘遣單于者甚厚然不爲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衍行爲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一名西而上郡以

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懷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爲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畜積布野未視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後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脇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鄒薄秦

卷一百九

十五

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余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南與齊爭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衆則句踐不免爲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系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視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官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績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戟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入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

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
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
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
使也群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
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
弱以存為亡非一朝爾 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
精兵入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
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
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
邊塞 卷百九 六 匈奴
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
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
凡二十餘萬眾匈奴大破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
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
匈奴不敢輒當其自滋欲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握衍胸鞬單于烏羅單于耳孫黎虛國中不附烏
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
即與烏禪幕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及左地貴人共
立虛問權渠單于子稍侯山諫為呼韓邪單于虛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

單于自殺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
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為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
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
骨都侯單于漢單于呼屠吾斯在東邊攻呼韓邪呼
韓邪呼韓邪支逐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
皆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
韓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
呼韓邪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騎于利受入侍呼韓
邪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其露三年正月會正
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都二千騎
為陳道上陳列于道以為寵衛單于正月朝天子于
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
先行宿長平水名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
詔單于無謁不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
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漢遣車騎都尉韓昌
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
方雞鹿塞在朔方又轉邊穀米糒餽餉前後三萬
四千斛給贍其食 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
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

宜得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
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
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伏闕於
朝享不為叛臣卒終也木以客禮待之天子采之
元帝初鄧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
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鄧支殺吉明年呼韓
邪歸感其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鄧支既殺使
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
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
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鄧支支遂引兵而西入衆中

卷一百九

九

塞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二年西域都護軍
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叩康居誅鄧支即就湯為人
沈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既領外國與延
壽謀曰今鄧支單于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
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犁西取安息南排月
氏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障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
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驅之
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延壽亦
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
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障諸國六車師戍已校尉

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
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口引軍分行為六校其三校
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
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
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
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其延壽陳湯殺
鄧支還石顯匡衡以為湯等矯制與師如復加爵土
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微倖生事於蠻夷宗正劉向上
疏曰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
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

卷一百九

九

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障
之兵出百死入絕城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塞翁侯之
旗斬鄧支之首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勳莫大焉
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縻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
獲駿馬三千匹雖斬死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也
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
兩侯二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
鄧支之號重于死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
不煩漢土不費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

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關內侯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于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言欲娶漢女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今自請守之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少通而備築木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避秋鈔漠北地卑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一也中國有禮義

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之漸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謂山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儉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謂恩德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論單于曰

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
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
成帝河平元年復林紫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遣右
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
蒲坂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
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
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
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
享單于聘貢之質質當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

卷百九

三

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
抑詐譏之謀議許諸對奏天子從之哀帝建平四
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林紫之弟上書願朝五年哀
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厭猶也中國輒有
大故大故謂國也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
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
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
矣本土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其兩何者外

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
惡惡謂威也其強難誦其和難得往時常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在匈奴南藉湯如
之場藉湯如又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
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也固已犁其
庭掃其閭犁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
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
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
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
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

卷百九

三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捐往辭言
之辭以終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
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且往者圖
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
者豈為康居烏孫能喻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
身無遠在龍堆形乃以制匈奴也夫
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
也書奏天子悟而許之王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
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
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三百日糧

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
子恭將嚴尤陳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
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
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
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
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而巳非及故天下
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齊輕糧深入遠戍
雖有克復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
罷耗剝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
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
遑塞卷一百九
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
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
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
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
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
也調發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
精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日齎食加二十斛
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
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
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餽新炭更不可勝金

之大口餐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
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
重自隨則輜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
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而隨銜尾也
言前後單行不肖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
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
虜天北以擊之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
臨班固匈奴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屬為嘗不運
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
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
遑塞卷一百九
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
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
有用武而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
臣畜之矣訕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
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
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守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
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
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
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

家材人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西河馳射山林講藝

戰自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

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也仲

卿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

動君子利動貪人云察仲卿之論考諸行事迺知

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

冠虜而上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

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獲

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

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塞

邊塞遼塞卷一百五十五

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計也

襲重也重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

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

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其言安望約

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舊

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

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世

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大

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後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

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

之福積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

曰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

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

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

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

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

卿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

恃一時之事者媮音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

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

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也制內外

遼塞遼塞卷一百五十五

謂五服之義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

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

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

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

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

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

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戚近政教不及

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

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

蓋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

○南匈奴吐氏

南匈奴吐氏落戶逐鞬單于者烏珠留之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為右莫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兵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邊塞

卷百九

三

南匈奴

單于敗之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毋到南部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邊塞

卷百九

三

南匈奴

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北虜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懷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

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
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
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
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
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
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范曄曰光武審黃石在
之實事計勝以禮待之使具其防已弘
源豈其無事乎漢之盛也邊警王之陣乎二十八
年北匈奴復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下三府議
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

邊塞

卷一百九

三十一 南匈奴

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
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
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
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
縻之義禮無不答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
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
郅支單于背德被誅
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
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
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虜二千餘萬人
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單于輕騎數十道走是

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眾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
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
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
蠡王於除鞬自為單于將數十人止蒲類海遣使歛
塞人將軍竇憲以塞北地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
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
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
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
今朔漠既定宜令大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眾無緣
復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

邊塞

卷一百九

三十一 南匈奴

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故匈奴遂分邊境
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
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
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
不可先帝從之陛下人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
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宜審其終以成厥
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
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
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不圖更立新降
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公言忠信行篤敬

雖縹緲之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非建策之要也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單于受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出屯中山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夫持若尸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

卷一百九

重

南匈奴

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矜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二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海賢

王郅犂等以萬三千口請續降晉武帝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植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魏初入塞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狄庭矣宜及吳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上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

通鑑

卷一百九

重

南匈奴

論范曄匈奴論曰自漢興匈奴强盛爲患窮力殫財寇雖頻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單于保塞稱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慕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敵之衝奉藩稱臣永爲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離歟既深互伺便

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
後亦頗為出師令竇憲耿种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
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懼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
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
西於內地土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
使耿國之算不謬于當世袁安之議見從于後王平
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務三捷之効忽經世之
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
恩兩護以私已顧棄度大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
憤恨之深乎自後經論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疾毒胡
邊塞

卷一百九

南匈奴

可憐言降及後世既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
宅謂匈奴之宮殿也嗚呼千里之差與自毫端失得
之源百世不磨矣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山陰何光造校訂

邊塞部五

鳥桓

鮮卑

鐵勒

薛延陀

回紇

○鳥桓杜氏通典

鳥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
桓山因以為號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
因徙鳥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
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鳥桓

邊塞

卷一百二十

鳥桓

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
建武中鈔擊匈奴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
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
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鳥桓
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
掠居人臣以為宜復鳥桓校尉帝從之於是始復置
校尉於上谷甯城

○鮮卑杜氏通典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安帝永

初中鮮里大人燕荔湯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梁館以受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歟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 嘉平六年鮮卑寇三邊

卷二百二十

鮮卑

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留背之癰疽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醜虜而可服乎夫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憂國內侮之患豈與蟲蟻秋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夫郵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乎備邊之

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中其要遺業猶在文車尚有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去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復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以烏侯泰水廣從反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余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至晉猶有和光中魁頭與從父弟塞曼其檀石槐之孫爭國眾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

卷二百二十

鮮卑

羅韓亦別擁眾數萬人 魏文帝初步度根部眾稍弱比眾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眾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緩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為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和氏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眾推以為部落人人近塞自表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眾旋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於麾以故節為進退比能眾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鮮卑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

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漢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其種眾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眾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蠕蠕社氏通典

蠕蠕社氏通典姓郁久間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大百階木骨閭者有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間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代王猗

邊塞

卷一百二十

四

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後魏獻文帝皇興中其主不咸吐賀真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介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關互相圍逼難以制之

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野掠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

邊塞

卷一百二十

五

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之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救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都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帝正始中詔書源思禮撫循北者以拔野置鎮居南與六鎮

不齊更立三戌亦在馬邑等郡界

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

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水得不阻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

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配奴牙成弟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配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侯侯

遼塞

卷一百二十

木

蠕蠕

力發率眾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

其從父兄婆羅門率眾討力發破之眾推婆羅門為主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部落詣凉州降今武成郡於

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

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稿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

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

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凉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弱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縷而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頻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印下莊之算得使境上無虞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願王投身一助而至若葉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

遼塞

卷一百二十

七

蠕蠕

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由有內傾之憂不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入散於下而餘黨是繁部落猶聚處處底布以係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時併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眾主甚懦弱唯以掠盜為資凌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強敵雅凉州燉煌而已凉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其蠕蠕無復堅立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鎮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

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凉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弱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縷而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頻滅故也然關此兩敵印下莊之算得使境上無虞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願王投身一助而至若葉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

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
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
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
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永為重戍鎮防西北
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為署蠕蠕之聲內實
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
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
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
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
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

邊塞

卷一百二十

八

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
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戰所
聚千百為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
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加小損歲終
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
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
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請燉煌安置婆羅門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敕
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

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
律氏解枇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
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
北無入之地築高臺二女於其上曰請自天迎之
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呼因穿臺下為穴經時不
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
乃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
長歌有似狼嗥本無都統大帥督當種各有君長為
性獷猛黨類同心

○突厥

邊塞

卷一百二十

九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
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沮渠氏後漢書云都統姑蘇阿史那以
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
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為隣國所
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
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
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
焉負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
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
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

二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完處而臣
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
曰可謫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
也謫步等性並愚癡國遂破滅泥師都既別感其氣能
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仲冬仲之女一孕而生四
男其人而訥都六設衆奉為主號為突厥都六所生
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
雖殊然狼種也 唐起義二年薛舉猶據隴右遣其
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
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

卷一百二十

十一 突厥

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
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
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
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患陵中夏之志高祖以
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
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
賊死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胡大恩擊
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千斤令二國同
於此膠 七年八月頡利突利可汗又入寇原州
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頡利兵於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

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
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
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
兩人獨戰若欲兵馬搃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
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
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
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悅
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 八
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
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

邊塞

卷一百二十

十一 突厥

得進屯于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
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
已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
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侯斤阿史德烏沒發斬首
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
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
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
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
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縶之於門下
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

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
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
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頡利臨水交言
摩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
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
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
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我故獨出一以示
輕之又曜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
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赴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
自茲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
邊塞

卷一百一十

十三 突厥

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
曰初頡利之來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
爲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
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西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
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卽位日淺爲國之
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况虜一者或當
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繕戈喻以
玉帛頡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貞
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
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敗奔

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欲背之二年
突利遣使奏與頡利有隙請擊之詔泰武通以并州
兵馬隨便接應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於漠北遣使
來貢方物頡利稱臣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
人貪冒性多翻覆故法令滋重兵革歲動國人患之
諸部偶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人餒用度不給
復重斂諸部由是內外多叛上以其和後復援梁師
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
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
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子師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
邊塞

卷一百一十

十三 突厥

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計
設陰柰特勒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
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
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窮
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舉國內
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頡
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
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
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
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塞

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號州刺史以彼土多麋鹿縱其田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來降者其眾西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拓跋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於事無益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布五

邊塞

卷一百二十

十四 突厥

匹袍一領酋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眾益多非國之利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竊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充徐之地散歸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虛虛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謂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今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虛之地二則示無輔心若遣

向徐充則垂物性非含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奏言北狄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且其代逐中國百姓怨讎若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此人而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情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孽息日倍居為肘腋而通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彥博又曰天子於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徵

邊塞

卷一百二十

五 突厥

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瀝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眾歸我援之護之收居內地我指麾之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人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川溫彥博計於朔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渭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

府以統其衆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陀爲可汗車鼻不能當遂率所部歸于延陀爲人勇烈有謀略頗爲衆所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 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篡位自立爲可汗中宗卽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儲上疏曰臣聞以繼夷攻蠻中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募勇健班傳之儒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狎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伏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職思言上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

卷一百二十

十六

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三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爾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水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望婆娑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連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胡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卷一百二十

十七

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卽當併力出戰則願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西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爲朔方總管始築三城門突厥大邏便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大邏便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西域諸國皆歸附之 肅羅可汗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于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墮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

侍強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墮者
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沙鉢
死後其孫州廣微弱不得為可汗代為可汗君臨
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
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
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墮有好奇心吾
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
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墮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
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
而得免射墮聞而大喜與兵襲之處羅人敗棄妻子

卷一百二十

十八 突厥

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于高昌 會寧郡處羅唐封
歸義郡王俄貢大珠於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為寶王
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墮遂有其
地○特勒大柰隋大業中與葛薛那可汗同歸中國
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
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柰率其眾以從隋將桑明
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柰將數百騎
出明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
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
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建德劉黑闥並

有殊功賜官女三人羅緙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
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實國公實封三百戶
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 初葛薛那之朝隋也為
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薛那之叔父射墮為可汗始
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
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
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
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
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
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

卷一百二十

十九 突厥

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
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撫與之并力以圖北
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太
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
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
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
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
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今高平王道立至其國
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
禾果為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

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落咸怨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令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努矢畢部共推泥熟莫賀咄為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力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肆葉護素憚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著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著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

邊塞

卷一百二十

二十一

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咄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為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請闕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為吞河婁拔奚利咄陸可汗明年泥熟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為沙鉢羅咄利失可汗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兩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噉管一箭右廂

號為五弩矢畢置五大侯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鐵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燾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訶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

○鐵勒

杜氏

卷一百二十

二十一

鐵勒之先匈奴之首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侯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契弊薄落戰乙咄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咄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咄陸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木則有訶咄曷微撥忽叱于其海曷比悉阿嚙蘇拔也末渴達等二萬餘兵傍大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蔑促薛忽等諸姓八千餘兵拂蘇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拔九離伏思等

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

○薛延陀世氏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薛延陀鐵勒之別部薛延陀鐵勒之別部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後與薛延陀結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並屬于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單在貪汗山者西屬于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毗伽可汗居大漠之

塞塞卷二百二十

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於是返其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何奴強而中國弱所以

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其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悉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眾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皆增崇其體深結黨援維姓部落更附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勤兵南下謂我獸自噬也今不以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陀復使思摩至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勣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

塞塞卷二百二十

○庫莫奚杜氏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皝所破遺落者窟于松漠之間其地城郭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鈔後魏之初頗為寇盜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崑五曰室得理饒樂水此即鮮卑故地也蓋饒樂之說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其師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

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

○契丹杜氏通典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無禮頑鬪於諸狄最甚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反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師窟哥率其部內屬以攻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官

○迴紇杜氏通典

遷塞卷一百二十

迴紇在薛延陀北境居延婆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

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侯斤死子苦

薩立唐貞觀初與薛延陀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侵其

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于天山大破之俘其部眾迴

紇由是率其眾附於薛延陀號為活頡利發仍遣使

朝貢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

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百二十餘萬口時

諸蕃君長詣闕頡利請太宗為天可汗制曰我為太

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咸稱萬歲是

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

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茲

始也傳史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劉石其酋劉

元海殺兩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

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托拔氏宇文氏高氏苻氏

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

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託亞託亞曰當劉漢狗飼馬

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

相恤中原之人眾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眾而

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

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各還

遷塞卷一百二十

本部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興鮮卑既入中國而蠕蠕

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饑求糧於魏魏帝

使元子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

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蠕女

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

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長安者恒千數人可汗驕

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于突厥

遇其喪勢面如其國臣其為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

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戊戌不雜自

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

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謁受命
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
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
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辭使襲衣冠居京
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其三王
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選長而徵質短殷鑒在
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
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質武
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
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之不惑

邊塞

卷一百二十

王

則後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惟突
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
名戎秩或曳裾庠序品步學門服胡氍毹語兼中夏
明習漢法觀衣冠之儀日觀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
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
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
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
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
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
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示

之況於夷狄乎謹案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
其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
楚聚巢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
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
後卒有劉石之難而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
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陳湯
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力朴鈍弓弩不利今
聞頗得漢工然由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
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
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為大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

邊塞

卷一百二十

王

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
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
散以管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則輕於楚漢之侵地
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
強盛乘中國虛弊高祖餒死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
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
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
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降於城邑以醜類美於
章綬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
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

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必
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昔
叛四方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
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
徙止當劫邊人繪綵麴藥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
彌崔懿爲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華而凡在虺
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者國
家方傳無窮之作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
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
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是以爲願克侍于者一皆

卷百十

二十一 回統

禁絕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
疆邊邑無事矣劉起居賦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
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匈奴自古無得上策云云
既以爲嚴尤之議辯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
而爲言周得上策泰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
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
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提深
入則有殲戎之勲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
得斯御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筭惠此中夏以綏四方
周人之道也况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

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
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
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
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
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
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
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
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城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
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
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况故曰

卷百十

二十一 回統

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
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
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
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
敖之后也人告王反吕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
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
公主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耶假有
欲遣之辭固戲言爾且冒頓手刃頭曼射其母而
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
能久安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紆歲月之禍以息

兆人之勤爾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沈謀內斷眾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踈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為下策可矣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秦春之過舉徵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

邊塞

卷百十

三十

同前

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為茂妻媼烏媼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龍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為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耻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齒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糲之資選綬統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

邊塞

卷百十

三十

同前

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故夷狄歲驕華夏日感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為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為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為而棄同即與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貶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為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爾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貶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況於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穢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則兵之源也戎羯心生則盜之禍之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幣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

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格矢獸皮不為簪幣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虐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太官之八珍六齊便五都之文綺羅純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由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討負約則殺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為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篳篥御則邊塞

卷一百一

三十一回

胡牀食則羌炙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兇寬之度外譬諸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既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木盡者四夷之滑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

刀實為究酷薛補闕上書諫諸將侍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虛險易悅華夏服從聲色或窺圖史乘達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太愍劉起居武指云秦逐夷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為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為論言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歎不服豈敢繁述爾

卷一百一終

三十一回

三十一回

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焉 又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也凡吾所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孔叢子曰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又曰夫為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溺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感之大者也 又曰事成王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

入部

卷百三十一

三

君臣

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與之國竟舜是也以國與入桀紂與湯武是也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荀悅漢記曰君有六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王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王云云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

卷百三十一

四

君臣

君臣二

君臣相信

君臣同義

養人如子

仰若如日

臣之奉君

錯禮義

易有

然後謂之

應理義

漢嚴助為

太中大夫

後得朱買臣

有所謂在

左右助等

與大壽王

辨論中外

相應以理義

之文臣在

左右助等

與大壽王

辨論中外

相應以理義

不根持論

上助等

與大壽王

辨論中外

相應以理義

助與壽王

見任而助

最先進

君天子

無客

其室忠臣

不潔名

事君不避

刑君臣相

信怒譖者

而食樂毅

以駿驥

駿驥良馬

肉也

呈文書

幸詩還

幸詩還

幸詩還

幸詩還

幸詩還

徐官為僕射統留事至者呈文書不棄我去別傳雲

初之曰子龍不棄我去先至以執幾破卿門苞為

大司馬加中鎮南將軍吳侯為亮子孫世襲其爵

上召之謂曰帝不棄我亮曰臣死且不避况能為

免之苞謂亮曰臣死且不避况能為亮曰臣死且不

霍光紀曰成王不疑周公考昭委任益重肅肅

非魯肅肅下不足其時以成名矣哉

曹參臨霍光親臨之至舍視張湯嘗病上親至

穿壁瞻吳呂蒙疾親臨之至舍視張湯嘗病上親

傾左言笑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食則喜

禹謝恩因於牀前拜少子官禹曰臣有一女愛甚

人部 卷百三十一 五 君臣

男遠嫁張掖太守蕭育不勝父子私恒榮為帝師

恩願與相從即徙育為弘農太守三問一問士疾

入門下車執經三問卿大夫疾君三問一問士疾

趨拜修弟子禮三問卿大夫疾君三問一問士疾

之東首加駕視之受帝後病親輦駕視之君視之

朝服拖紳

越聲 秦聲 史陳軫至秦惠王曰去之楚思寡人

秦聲之楚能無心存南郢志在北燕晉孫惠齊

不敢厭前之

柳莊衛侯吳新莊曰非寡人絳侯漢文目送絳侯

益曰乃功社稷臣井之也

正大臣相與共謀諸呂執干戈以衛社稷

石將軍昌邑王淫亂荒廢國所不知安宗廟後

亦漢之伊尹也

有諫無訕有亡無疾少儀曰為臣守不能奪

人部 卷百三十一 六 社稷臣

身貳 禮父今生我父一傳而已六順君義臣行父慈

順三君父陳紀元方弟讓季方與天屬莊子假人之

璧負赤子而趨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

赤子之親多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彼以利合其累

禍患相迫天性父子主器莫若子奉家祀故曰

家堂構書若考作室既底法箕裘學記良治之子

必學防人禮於孝而厚於慈有責善父子之間

為其命士以上父而厚於慈有責善父子之間

其愛而君取其敬也

歲節公卿諸賄賀奉酒為孺子牛而折其齒孺子

上壽極歡人皆慶美之

訓子

立子野王通通春秋

于過庭以孔

手負劍辟而對客

父子教之忠

門生遺

路聞之耶

居家自無相同

以父之罪也

問宣以不

將紹家

臨淵用

又曰

生子遽而

其可入亦

才亦已焉

以軍生有云

謝安受福

同逐段行之

昔之

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 後漢司馬徽誠子書曰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
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蜀諸葛亮
誠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
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大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
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燥
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
廬將復何及 魏王脩誠子書曰自汝行之後恨恨
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違
違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

人部

卷百五十一

十一

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
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
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
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
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煞身其餘無惜也
吳姚信誠子曰占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
心自甘之以爲已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
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
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
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

凡失名位恒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
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
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實遺
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不適泰可以弘矣貴
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
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匹庶可不勉哉 晉羊祜誠子
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
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
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
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

人部

卷百五十二

十二

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
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
之語聞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
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
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晉殷
褒書曰大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
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
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
過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
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

俗身為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為范武子
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
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音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
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
念之宋陶潛誠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
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爾
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
義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
叔敬仲分財無怙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
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

○父子繼業

俱至丞相漢書韋賢字長孺子玄成字少立為司徒
為州司徒善其職也代為太僕漢公孫賀自太僕
聲代父為亦為衛尉復為司隸世祖亦為衛尉三代司隸後
不代為司隸復為司隸世祖亦為衛尉三代司隸後
使天下知臣子復為司隸昔為彼郡揚州大
卿父昔為彼郡復為司隸世祖亦為衛尉三代司隸後
威父昔為彼郡復為司隸世祖亦為衛尉三代司隸後
占父昔為彼郡復為司隸世祖亦為衛尉三代司隸後
以父昔為彼郡復為司隸世祖亦為衛尉三代司隸後
急父昔為彼郡復為司隸世祖亦為衛尉三代司隸後
備父昔為彼郡復為司隸世祖亦為衛尉三代司隸後
端為昔為彼郡復為司隸世祖亦為衛尉三代司隸後

隔坐吳錄紀亮為尚書令子騰為中書坐臥易處漢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以御屏風同清白晉書胡質
州刺史父威後為徐州刺史同清白晉書胡質
就書王何如之同清白晉書胡質
之君書何如之同清白晉書胡質
文王武之同清白晉書胡質
代誅武王同清白晉書胡質
縣有殺人同清白晉書胡質
父立政非孝也同清白晉書胡質
死立政非孝也同清白晉書胡質
相禍及代父死同清白晉書胡質
宗子文同清白晉書胡質
之謂之假子同清白晉書胡質
人部卷百三十一
如孤者子
○母子

何特無母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然母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父母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寸母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曉母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弟母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慈母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其子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我腹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無母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慈母之懷摩依母勞母聖善三年懷子
有慈無威摩彼呢矣
母

也天只詩母德母儀

○賢母白 惡母附

徒擇鄰孟軻之母三徙歸除暴嚴廷手為河東太守
今去汝東歸如終伏誅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見其
弟宗人復言之後歲餘延年言待其壯也外傳曰孟
果市東海莫不賢其母買豬肉韓詩外傳曰東家
不食肉不為母莫不賢其母買豬肉韓詩外傳曰東家
以食之還魚鮓莫不賢其母買豬肉韓詩外傳曰東家
寄母非避嫌以鮓怒不食錄因徒其不疑為京北尹還之
而食不疑則不食也喪不哭錄其公伯文伯之喪反尹還之
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未出有
人部 卷首 十五 四行 注
內人妻 隔慢受業 晉韋逞母宋氏父世儒學嚴肅
妾也 受業 隔慢受業 晉韋逞母宋氏父世儒學嚴肅
無忌 劉裕定謀夜於屏風內制嚴劉氏以器覆其
窺之 泣曰我不知東海呂氏能通經學百氏之博覽
能通經學 葉崔萊母以儒禮通經學百氏之博覽
書傳 後漢崔寔母劉氏博覽儒書傳 葉崔萊母以儒禮通經學百氏之博覽
但留宿客 吾為計乃截髮為雙髻客母謂侃曰士
欲樂從者 亦過望 遂知百遺鮓增憂 為縣吏嘗監酒
以物饋 我母封鮓 乃增我憂 以鈐衡當舉 香吳
子居喪 過禮 與常 康伯母及康伯母史部尚書遂繫
子之 階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清級 階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富貴不 祚 母口自吾為汝家婦長見貧賤卒

晉左九嬪孟柯母贊曰鄉母善導三徒成教鄰止
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賢與聰達知禮敷述
聖道 又魯敬姜贊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
高子理斯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宣尼三歎萬代遺
馨 又晉鈕滔母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人也
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則昭於鄰里四教
成於弱笄慈惠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
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
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邊豆無闕猗歟夫人天資
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頤猗彼
人耶

卷百一

十七

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口口動與禮遊靜以
義立

○後母白

出母

母恩並附

撫字益隆 程文矩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以
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謂母曰四子不孝何不
誦樂餌恩情篤密久乃夢謂三弟曰繼母慈仁我
過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獻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
死刑縣言於郡守表其恩養加篤楊厚字仲卿
母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親乃託疾不織屨給
言不食母知其言懼然後改意恩養加篤楊厚字仲卿
方進為小吏蔡文伯相有封侯爵西至京師專心養
受後母之長安織屨以給子射策甲科為太傅
賢母無凡杖後漢胡廣年八十八心力克壯為太傅

人部

卷百一

十八

官傳成爲州繼母杜氏不肯隨咸遣迎不至後漢何武
遣使迎會盜賊留久不至哀帝出母白也之母曰思
策免也君孝聲不聞其不爲也妻是子思也
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白也之母曰思也
死而不喪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
曰然子之不喪則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
所失道則安能爲之喪也妻是子思也
而并殺則安能爲之喪也妻是子思也
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母心曰有子七人莫慰
母不增母思 吳駱統字公緒母心適爲華歆小妻統
辭上車而西不顧母泣於後御者曰夫無服也
人猶立統曰不顧母泣於後御者曰夫無服也
出母無服注云不顧母泣於後御者曰夫無服也
以私喪廢宗祀之禮不喪母賤無恤母 裴秀母
婦也子卿白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裴秀母

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如令秀母進饌於客不聘
日伯之起母之曰敬賤如此應為小兒矣

○諫父母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諫父母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而隨子之事親三諫不事以禮
○諫父母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孝而箴
○諫父母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孝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諫父母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在於交遊尚不成人之惡
○諫父母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非雖色難之養所貴安親而面從其違得非陷
父直而事主則高面折之忠孝乃安親宜盡色

○生子

徵蘭
○生子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人部
○生子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非西房
○生子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非西房
○生子
下氣怡色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有

之生 有後之慶 從在手之文 徇微蘭之請
 遺腹小同 鄭玄別傳曰女子思益為孔融吏舉孝廉
 生玄以丁卯歲 李陵 漢書李廣子當戶當戶早卒
 泗水王 漢泗水戴王前亮無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
 王內相史 漢內相史不奏言上聞而辭之立後為泗水
 皆下獄
 ○遺孤白帖
 孤子 死王事者 孤兒 從軍死事者之子 孫養 負薪 孫
 教死無立錐之地 牧豕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
 其子負薪于楚 牧豕 於長垣澤中其父之友謂田
 子無恥奈先君何 可以託 謂六尺之孤 不能字 人之
 不知墓 孔千少孤 以綰抱 則以綰抱之 不逮事父母
 人部 卷青手一 二十三 遺孤 喪
 謂少 皆令見賓客 吳交統卒二子皆孫權牧養官中
 此吾虎子八歲今讀書十日一令乘 漢帝既臨張禹
 馬及長追錄統功封亭侯還其故兵 漢帝既臨張禹
 有託 安昌侯張禹疾病罷侯車 山公尚在嵇紹不孤
 緡康臨刑謂子曰 馬謖無恨 蜀馬謖敗街亭下獄死
 山公在汝不孤 馬謖無恨 蜀馬謖敗街亭下獄死
 硤縣與禹之義雖死無 范汪少孤 王澄曰典范 恤後
 恨亮待其遺孤若平生 范汪少孤 氏者必此兒 恤後
 遺恤 託子 慈幼 恤孤 禮 無父何怙 有子疇依
 ○喪子帖 無子附
 喪明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而怒之曰喪而
 喪明 子而喪其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之國
 齊過 稽顙 禮為長子稽 投車 楚靈王聞羣公子之死
 其子也亦如予乎待者曰甚焉 封篋 王導深臺其子
 小人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 封篋 王導深臺其子

為母製欵箱篋中物悅亡導還臺至情所鍾字上衍
常送處哭至臺其母封篋不忍開之情所鍾
喪幼子山簡中街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
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中物何至
更簡服其言退而歎簡曰
豈以無二子烈欲還葬舊土芳烈芳烈而亡將死
盜自損二子烈欲還葬舊土芳烈芳烈而亡將死
涕泣也仁與達二子俱有千金贖人於楚朱公遺
少子齋金十斤贖罪長子請行到楚遺莊生莊生言
王將赦天下長子以弟自當免遂不與歸莊生怒反言
於王先殺朱公子而後赦長子持弟喪歸朱公曰吾
固知必殺汝弟汝兄吾苦時重惜金所以卒殺汝弟
延陵三號延陵三號
夫東門不哭東門不哭
嘗無子無子時無憂今子死而不哭其相曰公之愛
死乃與向無子時無憂今子死而不哭其相曰公之愛
人部 卷百三 二十三 子
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
勵於延吳實惜憫於子終注角子以三月壬寅生五
月甲辰天六為三年服禮長子服三年不繼祖與
十餘日也為三年服禮長子服三年不繼祖與
一統 珠碎於掌上 蘭摧於庭中 子既不幸
老將時依無子伯道無兒皇天無知使伯道無 呂公
無子樓謙字君卿故人呂公 子雲無子揚子雲有童烏
仲宣無後親王榮死後二子犯法未時太祖在漢中
也仲宣無後
上仲宣無後
不慮繼嗣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同產兄午以遵
謂不慮繼嗣後漢祭遵為征虜將軍同產兄午以遵
不取慮繼何以勸善何以勸善 娶齊無子衛靈公娶
得臣之計何以勸善 娶齊無子衛靈公娶
無子衛人為賦頌人 娶齊無子衛靈公娶 叔向

之變無子 天人之窮老而無子
詩晉潘岳思子詩曰造化甄品物天命代虛盤奈何
念稚子懷奇隕幼齡追想存髮髯感道傷中情一往
何時還千載不復生
賦魏曹植慰子賦曰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
況中傷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牀
帷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復觀日晚晚而
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衣露露而含霜
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周庚信傷心賦曰
予五福無徵三靈用譴至於繼體多從夭折二男二
女竝得勝承金陵喪亂相守亡沒苗而不秀頗有所
悲唯覺傷心遂以傷心為賦悲哉秋氣搖落變衰蒐
兮遠矣何去何依望思無望歸來不來未達東門之
意空懼西河之譏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版蕩生
人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地鼎沸
於表曹人豺狼於楚漢或有擁樹離穴藏衣遭難未
設桑弧先空柘館人惟一丘亭遂千秋邊韶永恨孫
楚長愁張壯武之心亡羊南城之淚流痛斯傳體尋
茲世載天道斯慈人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
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早刈況乃流寓秦川飄飄播

哀辭
子之長安次于新安千秋

亭而弔子天感痛之哀乃陽之日奈何兮弔子聰

乘爾兮丘陵。匪分貴。乘爾兮丘陵。匪分貴。

之區曰進曰考之永進谷音文之六同三一題之

此是應之必也。若家之不歸。先
 此是應之必也。若家之不歸。先
 此是應之必也。若家之不歸。先

雪（遺情才無清而冰）巢落木離覆木不

收斂了但辜罪我之由梁簡文帝大同哀辭曰大

同第十子也生於仲秋殯於冬未悲夫父坐於是

申曰常以食之不甘客謂予曰死生常也天壽命也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三
三十一
命也

東藩所總之家久已玄祿之歲華欲所闡之語口定

比陵之明。聖所以云。青資首所以。蓮節。將可哉。壽。

北陽之期上聖所以忘情賢者所以達俗將何厭焉

青瑩之曰觀其明也下玉色和聲豈不益若歲而

擬觸藩及紉衿而仰折李靈心摧於毫末慧識挫於

跬步不傷哉乃爲辭曰彼神藥之靈長復萬春之

悠而自蒞之約約奇

卓大鑒之六及乃鑒鑒而萬思遂文笑而戔立

惟子雲之五及乃變樂正爲悲遠以爲而力注

○祖孫帖

謀以與異于業宣祖業引上殺服亦漸殺輕

也下治禮記下治禮記也本枝詩文王孫子安晚

THE

子 209—292

重其義然也注旨用也率循也用恩逮事則諱禮曰
則父母重祖輕用義則祖重父母輕逮事
王父母則諱王父母謂之祖父母也先祖之美也禮銘者稱揚先祖之美
也此孝子孝孫之心

孟斯之盛孟斯羽說說分宜李密表養祖母晉李密
字令伯

戲爲太子洗馬以祖母劉氏年爲順
老無人侍養乃上表陳情辭官虞詡孝養祖母爲順

史

蘭宋謝靈運述祖德詩曰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人
弦高犒晉師仲連卻秦軍臨組乍不縲對珪寧肯分
惠物舜所賞勵志故絕人若若歷千載遙遙播清塵
清塵竟誰嗣明哲垂經綸委講輟道論改服康世屯

屯難旣云康尊王隆斯民又曰中原昔喪亂喪亂
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介
有蹙地萬邦咸震懼橫流賴君子拯溺由道情龔臯
資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
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
藝松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談易晉王湛字叔仲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因共談易剖析精妙人奇之初武帝見濟輒曰卿
家疑叔死未濟無以答復問濟曰臣叔不疑山濤已下魏舒已上由是顯名焚囊晉書謝玄嘗佩
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焚之竹林晉書阮咸字仲容任

林之興諸元居道北籍咸玉樹謝玄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因戒約子常
居道南富而北阮貧乏無裏言傳寡人之出
姪曰子何預人事譬如芝無裏言傳寡人之出
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也無裏言傳寡人之出
內集晉謝安常內集戢而雪下安曰白雪道紛何所
若柳絮反自捶後漢淳于恭兄崇字恭養孤幼教訓
因風起反自捶學問有不如法反自捶以感悟之兒
慙改引而進也蓋引而進之下篇子集我兒書鄧攸字
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緩雙不能全今謂妻曰吾弟
早亡唯有一息弟子緩雙不能全今謂妻曰吾弟
活弟子式康有兄弟妻各自孕弟遠行孔嚴遂喪薦
之論者不能酌全棄其子而弟之子孔嚴遂喪薦
美焉三牲之養無慰我心昔孟母三徙終
身篤學對之流涕謠感激帶經而農
氏字憲英鍾會為鎮西憲英謂從子祐曰會非處下
之道畏有他志云云祐常送錦被憲英反覆示之
人部

馬援垂誡兄子嚴書關內基分封卿侯志云王基封安樂
 侯以報叔父子喬嘗關內舍飯兩頰匪嘉餽餽永
 共食之常攜兄子外甥就食鄉人拜不能省病十起
 兼濟乃獨往輒舍飯於兩頰歸吐與二子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當病
 一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
 寢若是乎以速諸父詩我有肥羜光我叔父晉謝安
 謂無私乎叔密作食供之弟命設茶果而嘗欲請
 陸納兄子叔密作食供之弟命設茶果而嘗欲請
 精飯食客罷納大怒杖四十弟不能光我叔父嘗欲請
 鐵我獨立兄子宋穆公疾獨兄子與夷曰先君合與
 崇氣獨立兄子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康德不
 讓是廢先君之舉先君若問青易弟子張範字公儀
 與夷其將何辭以對乃立之言易弟子張範字公儀
 鐵為山賊所執範詣賊賊還範子範曰君厚矣推與
 者俸鐵小請以易之賊笑其言感而悉還之
 田宅後漢張禹字伯達推田踴不絕地伯叔之喪踴
 田宅生與伯父身自寄止踴不絕地伯叔之喪踴

所以夕致客數君昇至吾處之重之不願汝曹效

孝烏孝烏棄親用醫用卿士也族盡親叛可謂無

宗差 不獨親 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無絕愛情
受親之道也刑不睦 刑不睦以八刑之刑服勞殺之
喪服以親也婚姻不通 禮曰可以通乎曰上戚單於下
弗別也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也言雖疎遠不以食而通也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疏也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虞也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世也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同姓也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分有等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所以尊卑也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宜有司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禮曰不通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一 宗族
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 蘇秦散金 蘇秦
既歸散金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金宗族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九族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之禮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降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以寡納入必獻其門而服其宗 范勝施財 范勝施財
伯叔之國 伯叔之國 伯叔之國 伯叔之國
周親 血屬 德惟睦近 仁不遺親 義惟立愛
仁貴為親 宗族不親 本根無庇 道能綏族
義貴為親 棟華之詩 葛藟之刺 厚骨肉之

愛 廣枝葉之庇 宗族既睦道雖無煩 親疎本
恩禮則有殺 骨族將離無親宗族 枝葉先落不
庇本根
國梁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詩曰吾宗昔多士文雅
高縉紳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傍枝實紛亂領袖
寄親姻名價齊兩許閨門比三陳風力咸通邁藝業
竝紛綸元方振高羽洛令初解巾自爾典名郡所在
號清淳齊兒收為俗蜀物豈隨身祿俸不妻子謳吟
乃更民孰云穢明德惟在中聖人若能遺酌我稱首
當屬仁仲將本特達坎壈猶賤貧方成天下士豈伊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一 宗族
席上珍外情或簡易內鑒甚人倫時然臨下邑摘伏
信如神顧余晚脫畧懷抱日潭淪游宦疲年事來往
厭江濱十載猶先職一官乃任真土牛竟不進芻狗
空重陳騶旅無儔匹形影自相親蕭索高秋暮砧杵
鳴四隣罪罪入窻雨漠漠暗牀塵所思不可見邈若
胡與秦願子加餐飯良會存何辰 又仰贈從兄興
寧賓南詩曰家世傳儒雅貞白仰餘徽宗派已孤狹
財產又貧微棲息同蠅舍出入共則犀松筆時臨沼
蒲簡得垂帷幸逢四海泰日月耀增輝相顧無羽翮
何由總奮飛一朝異言宴萬里就睽遠遠江飄素沫

高山鬱翠微相思對絲絲相望隔巍巍死灰終不然
長空且未歸當憐此分袂脉脉淚沾衣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二

明東吳俞安綱

明新都汪道會校訂

人部二

夫婦 賢婦人 妾 惡婦 如婦 寡婦
喪妻 後妻 家妻 去妻 夫妻再合

夫婦

齊體夫婦同心二物傳謂夫婦外一齊一與宜
家室偕老謂順順也夫婦婦甚宜妻宜其
親之至禮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家之肥
親之希見面希見面又朱博不好酒色之宴夜
人部 卷一百二十一 夫婦
起其子希不舉樂於其側也 占鳳凰 敬仲其妻
見其面 不舉樂於其側也 占鳳凰 敬仲其妻
占之曰吉是謂鳳附系羅 占鳳凰 敬仲其妻
風于飛和鳴謂鳳附系羅 占鳳凰 敬仲其妻
顧惜字子通待妻有禮 占鳳凰 敬仲其妻
妻出省之懷合左右扶其 占鳳凰 敬仲其妻
不潔立加杖 占鳳凰 敬仲其妻
亂如此 占鳳凰 敬仲其妻
人部 卷一百二十一 夫婦
東人謂君難為下今虛為 占鳳凰 敬仲其妻
範怒以刀環擊妻傷胎 占鳳凰 敬仲其妻
刺朱浮字叔元為妻寵所 占鳳凰 敬仲其妻
東不脫乃下馬刺其妻 占鳳凰 敬仲其妻
之無厭不能禁其妻 占鳳凰 敬仲其妻
小產而驚 占鳳凰 敬仲其妻
損產而驚 占鳳凰 敬仲其妻
下淋答拜 占鳳凰 敬仲其妻
者齊也 占鳳凰 敬仲其妻

必以禮自整妻有過免冠自
責妻下庭謝侯覽冠乃敢升堂如君臣後漢馮良字
整非禮不動妻冠如若嚴君後漢張湛字子恭
若嚴君後漢張湛字子恭
門若嚴君後漢張湛字子恭
面若嚴君後漢張湛字子恭
如鼓瑟琴如鼓瑟琴如鼓瑟琴
之敬相待如鼓瑟琴如鼓瑟琴
也起有德以爲下軍大夫明不與齊齊侯魯欲將
及爲將大破齊軍老納正室蓋取宗子雖七十無
主婦用於寡妻於妻而後及於其家夫和妻柔夫
而義妻柔而男行女隨庇其伉儷其伉儷各有
配耦始由義合終以禮成禮閑男女義合
人部 卷百二十二 夫卿
夫妻 中則內饋 外言內和 移天之義 一齊
之義
漢秦嘉贈婦詩曰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桂帳
榮榮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爲
又留郡贈婦詩曰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
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
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飮獨坐
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
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又曰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
祿傷我與爾身少小離散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

足念當遠離別思念叙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
陸臨路懷惻惻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
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爲
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又曰肅肅僕夫征鏘
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鷄鳴顧看空室中髣
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坐起爲不寧何用叙我心遺
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
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慙
此往物輕誰知未足報實用叙我情 魏徐幹挽船
士新娶妻別詩曰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
人部 卷百二十二 夫卿
秋草蟋蟀鳴相隨刻刻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
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
窮極會令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又室
思詩曰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一逝不可歸嘯歌
久踟躕人離皆復會我獨無友期自君之出矣明鏡
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晉傅玄秋胡詩
曰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冷冷守空
房嬋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
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誘以逢卿偷遂下黃金
裴 晉陸機爲陸思遠婦作詩曰二合兆嘉偶女子

禮有行潔已入德門終遠母與兄如何耽時寵遊宴
忘歸寧雖爲三載婦傾景窺虛名歲暮饒悲風洞房
涼且清拊枕循薄質非君誰見榮離君多悲心寤寐
勞人情敢忘桃李願側想瑤與瓊晉潘岳內顧詩
曰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素柏何奕
奕芳林振丹榮淥水激素石初征冰未泮忽焉移絺
綌漫漫三千甲迢迢遠行客馳情戀朱顏寸陰過盈
尺夜愁極清晨悲終日夕山川自悠永願言良不
獲引領訊歸期沈思不可釋晉嵇含伉儷詩曰余
執百兩之子詠采繁我憐聖善色爾悅慈姑顏裁
彼雙絲緝者以同功緝夏搖比翼扇冬臥蛩蛩饑
食並根粒渴飲一流泉朝蒸同心藜暮庖比目鮮挹
用合卺甯受以連理盤朝採同本芝夕掇駢穗蘭臨
軒樹萱草中庭植合歡宋孝武帝擬室思詩曰自
君之出矣金翠闇無精思君如日月迴還晝夜生
宋江夏王義恭擬詩曰自君之出矣箭錦廢不開思
君如清風曉夜嘗徘徊宋顏師伯擬詩曰自君之
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迴雪流亂無端緒宋顏
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
外結綬登下畿成徒在昧且左右來相依盤片觀時

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窮窳援高柯傾城誰不
顧弭節停中阿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
調密比金玉聲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愧彼行露
詩甘之長川次梁徐悱贈內詩曰日暮想青陽躡
履出椒房網蟲生錦薦遊塵掩玉牀不見可憐影空
餘黼帳香彼美情多樂挾琴坐高堂豈忘離憂日向
隅心獨傷卿因一書札以代九迴腸
後漢秦嘉妻蘇若蘭詩曰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
時飽僥當去知所善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悵悵勞心
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
往還將爾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
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秦嘉妻徐淑答書曰知
屈珪璋應奉藏使榮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
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
迫疾惟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例想嚴莊已
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
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
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水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
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日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
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恩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

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
妙得無日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嘉重報妻書曰
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叙遠別恨恨之情頗有悵然
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
故以相與并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
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
素琴可以娛耳 妻又報嘉書曰既惠音令兼賜諸
物厚顧慙慙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
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
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髮髯操琴

人部

卷二百三十三

六十一夫婦

詠詩思心成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
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
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召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
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待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梁何遜爲衡山侯與婦書曰昔人遨遊洛汭會遇陽
臺神仙髮痛有如今別離帳前微笑波想猶存而帷
裏餘香從風且歇掩屏爲疾引領成勞鏡想分鸞翠
悲別鶴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始
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爲
虛路邇人遐音塵寂絕一日三秋不足爲喻聊陳往

翰寧寫款懷泥柱瓊瑤慰其杆軸 周庾信爲上黃
侯世子與婦書曰昔仙人道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
猶期九日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
悲聞猿而下淚人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耶耶那應
知路想鏡中看影當不舍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
杯帳裏却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
潮風而來往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陳伏知道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曰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
見妖嬈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非夢人題蕭
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儒長眉始畫愁對離

人部

卷二百三十三

六十一夫婦

粧猶聞徒佩頰長廊之未盡尚分行憶真迥陌之難
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
去應餘落粉燼鑪未徙定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
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
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標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
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
今照影雙來一鸞羞鏡忽使窺窻獨坐姮娥笑人
○賢婦人一篇 藝文類聚
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
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入部

卷一百三十一

八賢婦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意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官人約命曰召若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採金百緡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駟三十乘迎之將以爲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入部

入部

卷一百三十一

九賢婦

母母使人呼其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賢婦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槨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聞婦人之義一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又曰漢中趙高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修姑嚴酷無道小怒則罵大怒則罰禮修恭承初無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敬後姑疾病其女來視臨困却女曰我困矣絕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絕後郡內遭賊高死若難禮修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氣烈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修慷慨至死爲誓 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縣勤之女也爲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勸遇病喪沒鄰比斷絕曠觸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祥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祥劫其弟妹靜懼爲祥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 又曰

業織錦文寶酒妻蘇氏能屬文苻堅時消坐徒施沙
甚清林下風閨房秀王斌之妻謝氏道韞有才辯
城亥稱之以饒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家或問之尼
氏曰王家夫人神情朗敏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永清
答曰王家人神情朗敏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永清
閨房秀晉王渾妻魏氏名琰有女才淑求
翠小吏雜處瑛自帷中察之曰此人數年卒
然地寒肅促不足展其器遂止其人以貧故
女張負嫁孫女與陳平妻之曰無以貧故
妻陸氏茂部曲為吳郡守被江充所害陸氏傾
產幸茂部曲為吳郡守被江充所害陸氏傾
存登妻毛氏善騎射登為姚萇所殺乃率壯
士與萇戰殺傷甚衆為萇所執罵長而死
嫁操曰董祀祀化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賓客滿
座請罪音辭清辯音在外為諸君見之文姬進蓬首徒
甚哀痛操乃出祀罪先姊魏謂曰弟先兄舉世以為
人部卷百二十二
高逸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拔圍出夫劉選
續還於萬人之中荀崧女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
乃密燒踰城救父荀崧女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
甲都盡踰城救父荀崧女薳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
時年十三幸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入陝境不雨
叔姑甚謹家欲嫁之豎面自誓後叔姑病死有女在
夫家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誅之鳥哀鳴
屍上盛夏暴之十日不腐蟲獸亦不敗境內經年不
雨呼延謀為太守謁其墓謚曰貞烈婦其日大雨
韓市呼天韓購以千金久之政姊榮聞之曰吾弟為
吾在重自刑以絕妾奈何畏沒身之誅咸賢臨危請
弟之名乎乃以韓市呼天者三死政之旁
姑晉禮志云陳銳妻遭亂請賊賊請姑命王愆期議
去代夫留獄當死媛妾夜告道速逃建立門戶妻愆

獄代君媛姜乃解道在子翔五歲今攜走度夫惡
道遠以實告應時見殺道會放歸終身不娶夫惡
自殺無禮國都父傳謂阿少當以道匡夫阿少退日
吾言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若言見用磨并自殺趙
是謂子違父而從婦不如死乃自殺
殺之其姊聞之呼天不語人探銅斗行銀代王謝女
之貞曹家之訓淑女之詩守夫人之法韻
禮人稱鍾夫人之法垂法闢作程和柔婉淑妻
柔而正婦聽而婉如玉之德匪石之心

人部

卷百二十一

十四

賢婦

晉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
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
綠衣雖多無貴於色斜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
期於秋實水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
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
常與吉人

晉左九嬪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謠妻
亦冰清同味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又荆武王
夫人鄧曼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
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又

齊杞梁妻贊曰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莒場郊吊
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穹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晉
潘鈕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
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照
於懿懿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
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
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闕猗
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水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
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綺動
與禮遊靜以義立

人部

卷百二十二

十五

賢婦

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
人少膺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
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惰其心明烈是備其
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
厲冰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
節外新芳徽風邁淑慎其身

晉鈕滔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曰瓊聞興賢
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
亡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
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半年彥在

則庸奴其夫外黃富人女庸奴其夫不宜其妻也宜善

自投井而死昭信出之豚食中割其口脣斷舌遂解

置大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令諸姬觀糜盡乃止
魏志曰馮方女美哀術納焉甚寵幸諸妾害其寵
因共殺而懸之言其自縊又曰袁紹婦劉氏甚妬
紹死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又毀其形其少子尚
又盡滅死安家焉王隱晉書曰賈充妻郭產子黎
民三歲乳母抱向閣充入就乳母手中戲之郭遙望
見疑充卽鞭乳母殺之兒思乳母而死郭又生一男
乳母抱在中庭竟過拈頰郭又疑復殺乳母男又死
山海經曰秦室山有木葉如梨而亦理其名曰帝
休服之不妬郭子曰孫秀妻蒯嘗妬罵秀爲貉秀
大不平遂出不復入有詳教妬記曰王丞相曹夫人
性甚忌禁制丞相不得有侍御時有妍少必加誚責
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衆妾羅列男女成行後
元會日夫人於青疏中觀望忽見兩三小兒騎牛背
端正夫人語婢云汝出問此是誰家兒奇可念給使
不達旨乃云此是第四五等諸郎曹氏驚恚不能自
忍乃命駕車將黃門及婢二十人持食刀欲自出尋
討王公亦飛轡出門猶患遲乃以左手攀車欄右手
提麈尾以柄打牛狼狽奔馳方得先至蔡司徒聞之
乃謂王曰朝廷欲加九錫公知否王爲信自叙謙志

蔡曰不聞加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爾王大
羞愧又曰謝太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
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見子外生等微達此旨其
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德夫人
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
男子相爲爾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也又曰京邑
有士人婦大妬忌於夫小則罵詈大必捶打常以長
繩繫夫脚且喚使牽繩士人密與巫媼爲計因婦眠
士人入廁以繩繫羊士人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
至大驚怪召問坐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
成羊若能改悔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
悔誓師媼乃令七日齋衆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
神師祝羊還復本形壻徐徐還婦見壻啼問曰多日
作羊不乃辛苦耶壻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爾婦
愈悲哀後復妬忌壻因伏作地羊鳴婦驚起徒跣呼
先人爲誓不復敢爾於此不復妬忌又曰泰元中
有人姓荀婦庾氏大妬忌荀嘗宿行遂殺二兒爲屋
不立齋室唯有廳事不作後壁今在堂上泠然望見
外事凡無賴人不得入門送書之人若以手近荀手
無不痛打客若共牀坐亦賓主俱敗鄰近有年少徑

突前請荀接膝共坐便聞大罵推求刀杖荀謂客曰
僕狂婦行君之所聞君不去必誤君事客曰僕不畏
此乃前捉荀手婦便持杖直前向客客既大健又有
短杖在衣裏便與婦老嫗無力即倒地客打垂死荀
走叛不敢還婦密令覓荀云近遭狂人非君之過君
便可還荀然後敢出婦兄來就荀共方牀臥而婦不
知便來捉兄頭拽著地欲殺方知是兄慙懼入內兄
稱父命與杖數百亦無改悔 又曰諸葛元直妻劉
氏大如忌恒與元直杖不勝痛纔得一兩仍以手模
婦誤打指節腫從此作制每與杖輒令兩手各捉紕
人部 卷百三十二 二十一 妬婦

以功封其妻哭於家為瑛富貴更取妾故也 馮徽
通集曰敬通有一婢妻任酷妬之擊婢無所不至敬
通乃棄遣之因與婦弟任武達書曰不去此婦則家
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
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
相逢遭 妬婦二帖白

徐斯美無妬 徐斯美后妃無妬也注言若 穆木言
逮下 穆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道苦 夫婦之道苦
妬 晉武帝欲為太子納妃帝被傷 晉祖約不娶無男
如 晉武氏之傳妬而少子 帝被傷 晉祖約不娶無男
人部 卷百三十二 二十一 妬婦

常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疑妻所為未去職不許繼
幼曰約新荷殊寵當敬以直內而患生婢妾身被刺
戮宜不罪 告絕 謝靈運字茂度妻鄭氏妬怨與通書
帝不罪 告絕 謝靈運字茂度妻鄭氏妬怨與通書
逐斥逐為之作 棄子 前漢龐參妻乘擊婢馮敬通妻
害色 謂之害寵 入宮而妬 史記女無美惡 入室而
仇 史記女之仇 入宮而妬 史記女無美惡 入室而
圖魏陳王曹植詩曰嗟爾同衾曾弗是志寧彼治容
安此妬忌

梁張纘妬婦賦曰惟婦怨之無極羌于何而弗有
或造端以構末皆秀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傳
聲而妄受乍隔帳而窺屏或窺窺而瞰牖若夫室怒

卷一百一十二

二四

寡婦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寡婦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寡婦

定不以不行服後漢陳瑋妻還葬鄉里人畢至唯
為意通不可造又時人倚戶觀化並杖蒙識與諸子並
多不行妻服云云德宮之喪潘岳詩仲武曰德盧杖之制
人議之孫楚為詩世說孫楚妻至解服乃為詩以悼
劉建文生於情情上於文覽梁龔宴客晉書龔江文曰未知
之使然容增廣之重梁龔宴客龔明曰當除婦服
今夕請容奏效不相長史龔等三十人同會司道
劉龔奏曰夫龔妻長子皆故朝祥慶服之悲請
免龔言制侯爵尊卑等知龔有孫權勸婚吳志孫承字
昭錄為會非禮宜尊卑等知龔有孫權勸婚吳志孫承字
推聞而勸之遂為婚楊秉不娶後漢楊秉不娶曾參
不娶娶人問之曰以半元善也王駿不再娶漢
不娶娶人問之曰以半元善也王駿不再娶漢
非參子非參子元何敢再娶蘇華蒿里妻以義

人部 卷百二十一 三六 喪妻

親服從恩制

詩晉潘岳悼亡詩曰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
應秋至滌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重豈曰
無重續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
躬枕席長簾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霑
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日存形遺音猶在耳又
曰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
隔望虛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影翰墨有餘
跡流芳未及歇遺往猶在壁悵恍如或存迴還悼
暢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

隔梁江淹悼室人詩曰佳人永暮矣隱憂遂歷茲
寶燭夜無華金鏡畫恒微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
蕙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湘嚔徒有酌意寒不能持
又曰秋至持羅統淚滿未能開風光肅入戶月華
為誰來結眉向珠網凝思視青苔局將成葆帶滅
不須催我心若泊煙蓋滿中懷又曰窻塵歲時
阻蘭蕙日夜深流黃夕不織寧聞梭杼音涼謁漂虛
座清香盡空琴暗引知寂寥飛鴻幽陰乃抱生死
悼豈伊離別心

人部 卷百二十二 三六 喪妻

晉潘岳悼亡賦曰伊良嬪之初降幾二紀以迄茲

遭兩門之不造備荼毒而嘗之嬰生艱之至極又薄
命而早終含芬華之芳列翩零落而從風神飄忽而
不反形焉得而久安襲時服於遺質表鉛華於餘顏
問筮賓之何期宵過分而參闌詎幾時而見之目眷
戀以相屬聽轍人之唱籌來聲叫以連續問冬夜之
恒長何此夕之一促且伉儷之片合垂明哲乎嘉禮
苟此義之不謬乃全身之半體吾聞喪禮之在妻謂
制重而哀輕既履水而知寒吾今信其緣情夕既昏
兮朝既清延爾族兮臨後庭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
飄兮燈熒熒燈熒熒兮如故帷飄飄兮若存物未改

今人已化價生塵兮酒停樽春風兮半冰初陽兮飛
溫逝遙遙兮凌遠嗟繁榮兮孤魂

臨晉潘岳哀水逝辭曰近日長兮生年淺憂思衆兮
歡樂渺悵悵兮遲遲遵古路兮言歸思其人兮已滅

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
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視天日兮蒼茫面邑

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可歡哀兮情換歸友哭兮
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

躬
○後妻
人部

繼室
人部

繼室
人部

繼室
人部

繼室
人部

繼室
人部

繼室
人部

繼室
人部

按免官
府按實免
事遂策免
○妾
當夕
當夕謂不在妾御莫敢問辰禮妾將生子及月辰
也衣帛
衣帛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外婦
外婦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當夕
當夕謂不在妾御莫敢問辰禮妾將生子及月辰
也衣帛
衣帛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外婦
外婦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當夕
當夕謂不在妾御莫敢問辰禮妾將生子及月辰
也衣帛
衣帛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外婦
外婦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當夕
當夕謂不在妾御莫敢問辰禮妾將生子及月辰
也衣帛
衣帛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外婦
外婦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當夕
當夕謂不在妾御莫敢問辰禮妾將生子及月辰
也衣帛
衣帛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外婦
外婦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妾
妾謂相御於君織蒲藏文仲妾織外婦惠王母

等從命焉
 方雅之族
 受留主父
 蘇秦謂燕王曰客有遠為吏其
 妻私入夫至使妾舉藥酒進之
 妾欲言恐逐王母勿言殺主父於是伴僵仆而棄酒
 主父大怒答五十杖妾一僮上存主父下存主母身
 而得此忠信
 有子而總
 禮士妾有子而為
 無子以送
 祭遵兄以遵無子以妾如婦事姑
 晉書漢魏故事王
 送之遵兄以遵無子以妾如婦事姑
 晉書漢魏故事王
 人不答拜新禮亦宜答拜韋虞議曰以妾事女為妾
 君如婦事姑則敬與婦同而加戚也宜不答拜為妾
 出妻
 魏氏春秋鍾會片寵於父繇繇出其大人太
 上
 偕夫人
 緋衣衛莊姜傷已也妾
 曾為夫人
 公羊補於
 夫人稱姜氏貶也諺以妾為妻脅於齊賸之不可為
 主劉輔上書於成帝曰樹木不可以為主無以為妻
 孟子齊桓
 公葵丘再命曰不可為奴
 美曰吾不以妾為奴
 人部
 卷五十一
 三
 妾
 齊陸厥中山王孺子妾歌曰未央才人中山孺子
 十笑傾城一顧傾市傾城不自美傾市復為容願把
 陵陽袖披雲望九重 又曰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
 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風落芙
 渠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
 如 梁吳均去妾贈前夫詩曰棄妾在河橋相思復
 相遶鳳凰簪落髮蓮花帶緩腰腸從別處斷貌在淚
 中消願君憶疇昔片言時見饒 梁簡文帝詠人棄
 妾詩曰昔時嬌玉步含羞花燭邊豈言心愛斷銜啼
 私自憐但覺歡成怨非關醜易妍獨鵲罷中路孤鸞

死鏡前 梁元帝代舊姬有怨詩曰寧爲萬里隔生
作死生離那堪眼前見故愛逐新移未展春花落遽
被涼風吹怨黛舒還歛啼紅拭復垂誰能巧爲賦黃
金妾不貲 梁王僧孺爲何遜舊姬擬上山采薜蘿
詩曰出戶望蘭薰褰簾正逢君歛容裁一訪新人詎
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
朝槿 又爲姬人怨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
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與君裘
絃斷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又作寵姬詩曰及君高
堂還值妾妍粧罷曲房褰錦帳迴廊步珠屐玉釵時
人耶

卷五十一 妾

可挂羅襦詎難解再顧連城易一眄千金買 又詠
姬人詩曰窈窕守容華但歌有情曲轉眄非無以斜
眉幸相矚不減許飛瓊多勝劉碧玉何因送款款坐
飲杯中醪 陳陰鏗和樊晉陵傷妾詩曰畫梁朝日
盡芳樹落花辭忽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刺
粉機上網多絲戶餘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
得何見及魂時

○去妻 白 天妻再合附

愛弛 以色事人 義絕 木燭之 此離 有女此離 衰薄
大婦曰叱狗 永字君長養後母至孝妻 別鶴 牧子
以表薄叱狗 嘗於母前叱狗 永即去其妻 別鶴 牧子

去妻

三十一

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妹其色似相類手
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縑故
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持縑將比素新
人不如故後漢焦仲卿妻劉氏爲姑所遣時人傷
之作詩曰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綺十
四學裁衣十五彈箏後十六誦詩書十七嫁爲婦心
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雞鳴入機織夜
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言遲非爲織作遲君
家婦難爲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紅羅複斗帳四
角垂香囊交文象牙簾宛轉素絲繩鄙賤雖可薄猶
人部

卷百五十二

三四 去妻

中迎故人 魏文帝代劉勳出妻王氏詩曰翩翩牀
前帳可以蔽光輝昔將爾同去今將爾共歸藏藏篋
笥裏當復何時披 魏曹植棄婦篇曰石榴植庭前
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瑾彩有光榮光榮曄流離
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
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
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樓遲失所宜
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歎息通雞鳴及則不能寐
遙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蕭蕭帷幕聲寒帷更攝帶
撫絃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妙悲且清收淚長歎息

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霜露何以春夏成晚穫爲良實
願君且安寧

賦魏文帝出婦賦曰念在昔之恩好以比翼之相親
惟方今之疏絕若驚風之吹塵人色哀而愛絕信古
今其有之傷軀獨之無恃恨胤嗣之不滋計沒身而
同穴終百年之常期信無子而應出自典禮之常度
悲谷風之不答怨昔人之忽故被入門之初服出登
車而執路遵長塗而南邁馬躊躇而迴顧野鳥翩而
高飛愴哀鳴而相慕撫馴服而展節卽臨沂之舊城
踐麋鹿之曲蹊聽百鳥之羣鳴情悵悵而顧望心驚
人部

卷百五十三

三五 去妻

結其不平 魏曹植出婦賦曰以才薄之質陋奉君
子之清塵承顏色以接恩恐疎賤而不親悅新婚而
忘妾哀愛惠之中零遂摧頽而失望退幽屏於下庭
痛一旦而見棄心忉忉以悲驚衣入門之初服背牀
室而出征攀僕御而登車左右悲而失聲嗟冤結而
無訴乃愁苦以長窮恨無愆而見棄悼君施之不終
魏王榮出婦賦曰既僥倖兮非望逢君子兮弘仁
當隆暑兮翕赫猶蒙容兮見親更盛衰兮成敗恩情
固今日新疎余身兮敬事理中饋兮恪勤君不篤兮
終始樂枯蕘兮一時心摧蕩兮變易忘舊姻兮棄之

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注請賜與親
或賜之謂婦之兄弟待舅姑之乏以進之

則除婦當喪而出則除既練而出則止爲父母喪未

年既練而出則止未練而反則甚既練而反則逐之禮女嫁為父母若出者却服三年

○家範帖

位正內男王位平外事理夫子之家事動由禮節

門亮內男王位平外事理夫子之家事動由禮節

判案不食子孫相責因夫名之有失不請讓為便生

在側難安必冠申如也注便堂非子變冠也人不命

自守則不衣冠相見及長無聲孝門整肅不命

相酒如此衣冠相見及長無聲孝門整肅不命

君父之刑於寡妻邦言文王其家國家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人部卷百三十一三十八家範

唐類函卷二百三十三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新都汪宗孝校訂

人部三

內外兄弟兄弟不睦兄弟兄弟不睦

○兄弟兄弟不睦兄弟兄弟不睦

尚書君陳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毛詩曰陟

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又曰常棣燕兄弟也棠棣之華萼

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

人部卷百三十三二兄弟

隔裏矣兄弟求矣鵲鳴在原兄弟急難 又曰兄弟

既翕和樂且湛 又曰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又曰

二子乘舟傷衛宣公二子相為死也 又曰亦有兄

弟不可以據依也 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察

友稱其悌也 又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爾雅曰善兄弟為

友 論語曰兄弟怡怡如也 漢書曰馮立字聖通

與弟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

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詩太 又曰卜式河南人以田

蓄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口以

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與弟者數矣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爲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爲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東觀漢記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爲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羶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備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又曰趙孝字

卷百三十三

兄弟

長平沛國廩人兄弟怡怡鄉黨歸德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爲賊所得孝聞卽自縛請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續漢書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廣威人家世名族與弟仲海季江皆以孝行著與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吳書曰劉繇與羣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晉中興書曰華譚爲臨海太守弟猷爲宣城內史並居畿甸名拜列女傳曰任延詩之妻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後延詩與其友殺季宗後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乃今語我乎季兒曰殺夫不義

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自縊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歟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爲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又曰齊宣王時有人鬪死道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弟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其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煞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煞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異苑曰荀林宗字君儒乘水

卷百三十三

兄弟

君儒執牋浮出兄弟二初學案本作友弟周禮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春秋左氏傳曰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所謂六順汝南先賢傳曰賴川陳寔有子曰元方次曰仲方並以名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睦海內慕其風四府並命無所屈就兄弟嘗過同郡荀爽夜會飲宴太史奏德星聚書因心本性毛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疾癘氣方殷來納藥粥扶持不梁王同輦清河共

龍曰德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
兄俱出城採薪為赤眉賊所得欲殺之詰賊叩頭
言兄年老傭養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下詳壽子載旌姚長授馬左傳曰衛宣姜與公子
類聚壽子載旌姚長授馬左傳曰衛宣姜與公子
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
構急於公使諸齊使盜時諸將殺之壽子告之使
行不取及行壽子歎以言其故以先盜殺之崔
鴻後秦錄曰姚襄與李驎戰馬中流矢弟畏下馬以
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長曰兄濟此豎子安敢
害甚天下無我不可無兄會救至俱免死跋岡
在原本類聚盧毓養寡仙傳訓孤漢書曰盧毓字
植有名於時毓上歲而孤遇本州孤二兄死難當
紹公孫瓚交兵幽冀屬年荒養嫂孤兄子二十行
魏書曰仙傳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行
餘牛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王商
推財卜式分產類聚姜肱同被李克易衣上詳
人部卷百二十三兄弟
杜預汝南記曰李兄兄弟六人貧無擔石之儲易
衣而出并日而食其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是我有私
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為空自窮也克請呼諸
鄰里室家相對前跪舉觴告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
之婦行泣趙孝食蔬魏霸服糲東觀漢記曰趙孝
出門去趙孝食蔬魏霸服糲東觀漢記曰趙孝
為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使出地下
大妻共蔬食茹菜德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
類聚陳業灑血徐苗合癰業謝承文選業兄慶海懷
類聚陳業灑血徐苗合癰業謝承文選業兄慶海懷
皇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
濟骨上應時敵血餘皆流去王隱晉書曰徐苗字
叔青高客淳于輕財重義行人所難兄及小弟早
卒田宅如婢推之孤姪弟三臨殯口中有瘡潰膿血
第法之其行分甘美同衣食東觀漢記曰孔奮為
所食分祿俸以供給其憫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

第一無所留三世同居後漢蔡邕與從弟同居
 河為郡杜周二子夾河伴音不仕高於恢宰先睦
 之明侯乃就孝廉託病和親楊厚王今就衛尉
 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官至長樂衛尉弟體為御史
 中丞帝嘉其對盡散數年何滅驃騎管何準兄為驍
 卒今律從官何滅驃騎管何準兄為驍
 第五之名何滅驃騎管何準兄為驍
 準兄之名何滅驃騎管何準兄為驍
 而謂以武勇顯謝安問志業何如逮孝禮瘠肥趙孝
 曰下官不謀其憂家兄不改其業如逮孝禮瘠肥趙孝
 為賊賊所得詰與云請代得免得請代得免死
 弟審我肥弟類聚請代得免得請代得免死
 死遂釋我肥弟類聚請代得免得請代得免死
 燭無忤及弟橫得重名然燭燭投之顓神無忤徐日
 人部
 漢出下策束帶後語劉礎礎東每隔壁呼訟田相責
 掩戶自搗求分異公議兄弟四人同財及終死不至
 諸婦聞之叩頭謝過更居為教化終死不至
 好學教行弟求分財異居為教化終死不至
 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久矣田園取其荒者曰
 敗葬子曰碩請以財服食身口所安也賈布班貧之
 日君子不碩請以財服食身口所安也賈布班貧之
 詩由北嚮東嚮自坐東嚮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
 亦可畏也諸兄之言無相猶矣相好矣無相
 魯衛之政也兄弟季孟之間語論季方難為弟
 孝孟之問語論季方難為弟
 孝孟之問語論季方難為弟
 孝孟之問語論季方難為弟

論其父因白寔曰元方難為兄王珣字秀靈

難為兄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魚目混珠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臣少遭艱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錢少遭艱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遂為廉潔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長惠幼順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同居之愛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詎見三荆之茂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我親之如子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立侍終日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兄事趙禹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索絲季心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留漢拾遺詩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回車問啼兒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魏曹植贈弟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舊疆清晨發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無染汎舟越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以黃鵠鳴衡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親疎欲還絕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我側原野何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太息丈夫志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殷勤倉卒骨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曰有命自天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構仰惟先靈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榮今我來思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房屋存人亡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弟咨爾士龍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弘垂翼東畿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生恩篤情結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髮又於承明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人部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遠徂征飲饌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萬始亭南歸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昔我昆弟如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廣宅頽墉高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怨路長愁焉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西流水子如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攜手俱契濶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戀行邁興言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同道感形留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謝靈運答謝王珣字秀靈王珣字秀靈

時花灼灼別後葉繁
宋謝惠連西陵獻康樂詩

曰哲兄感此別相送越
桐林飲餞野亭館分快澄湖

陰悽悽留子言春澤客心
迴塘隱艫柁遠望絕形

音 宋謝瞻答靈運詩曰
華芳相光飾嚶鳴悅同響

親親子敦余賢賢古爾
實比景後鮮暉方年一日長

萎葉愛榮條澗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

軀多幸接萼嘉運紫帷承
慈青襟稟訓傍玉流溫依

蘭崇薰百氏既洽六義乃
摘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

幕晨宇朱花夜池窻斜八
綺燈懸百枝 又示晉陵

弟詩曰零雨岐路悲送歸
臨水節時事雖為舛離憂

人部 卷百三十三
十一 况

等閑別 梁昭明太子示雲
麾弟詩曰白雲飛兮江

上阻北流分兮山風舉山
萬仞兮多高峯流九派兮

饒江渚上崑崙今乃通天
雲微蒙今後興雨實覽歷

今此名地故遨遊兮茲勝
所爾登涉兮一長望理化

顧兮忽憶予想玉顏兮在
目中徒踟躕兮增延佇

又示徐州弟詩曰宴君書
室靖眺銅池三墳既覽四

始兼摘高宇既清虛堂復
靜義府載陳玄言斯逞

梁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
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

慙野王德爾昂勝鄉風望
望餘途盡悽悽良宴終朝

疏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梁劉孝勝冬日家園別陽

羨始興詩曰四鳥怨離
羣三荆悅同處如今腰艾綬

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
彌惜光陰遽黯更本須裁

豪民亦難御願最千金水
思問五湖譽

魏曹植建安十六年大軍
西討馬超太子留監國

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
離思之賦在肇秋之嘉月

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
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

期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
念嗣君之光惠庶沒命而

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
心而遠之願我君之自愛

爲皇朝而寶已水重深而
魚悅林脩茂而鳥喜 又

釋思賦曰家弟山養族父
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

人部 卷百三十三
十二 况

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彼
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

駒况同生之義絕重背親
而爲踈樂鴛鴦之同池美

比翼之共林亮根其何戚
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

機述思賦曰情易感於已
攬思難戢於未忘嗟伊思

之且爾夫何往而不臧駭
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

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
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

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
險恐此日之行曷亮相見

之幾何又離居而別域觀
尺景以傷悲俯寸心而悽

隨辛德源姜肱讚曰姜肱
澹雅昆季遺榮同衾協

好比德齊聲戰勝而悅嘉
遯以貞孤舟直邁卷跡滄

漢東晉庾亮三人讀曰運遲屯凶三派永立離禽

嬰鳴邈近同集式殺既熟和響具翕肇彼遠岐我焉

齊人朱明張臣尉讀曰詩詠張仲今也朱明輔財

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穢棠棣增榮臣尉邈然醜類

感誠

書吳陸景與兄書曰何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

何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

為思結纏在心營於是離析路人悲之况處此戚兼

之懿好情之感明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

寒向隆經塗轍軻既宜保德為世作資厚自珍愛

人部

卷百三十三

十一 兄弟

又與兄書曰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

存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筭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興

溫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跡如復暫會

又答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

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

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聞眠鷗之

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藩高風振

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

夏石薛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賦賞未興餘

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脩曠炎涼方改願加珍最

綠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喪兄弟

孔懷兄弟之威終鮮兄弟之旁殺禮謂兄弟之

重內除兄弟之喪也喪之於內也喪之於外也喪

哭廟兄弟之喪也哭之於廟也哭之於室也哭之

衰曰我之喪也哭之於室也哭之於外也哭之

之喪也哭之於室也哭之於外也哭之於外也

有常禮也一慟而絕之喪也哭之於室也哭之

年有餘今之喪也哭之於室也哭之於外也哭之

不哭而曰子敬人琴俱喪因一慟而絕之喪也

人部

卷百三十三

十三 喪兄弟

早失母同產弟平尚幼鞠育與同起臥及子早為緣

成人未嘗相離弟平尚幼鞠育與同起臥及子早為緣

之緣人有兄弟死而不為緣者謂之如刻之痛

則死而子馬稜心喪居恩猶同產殺卒懷心喪三年

林年之服後林年不御墓所如刻之痛

倫之感斷手之悲人琴俱喪形影增悲

萼凋零連枝萎謝

詩宋顏延之除弟服詩曰徂沒離二秋淹泣備三冬

往辰緬難紀來算忽易窮升沒奄林晦灑掃易禮容

縞衣變余體長逝歸爾躬

魏文帝悼天賦曰族弟文仲亡時年十一母氏傷

其天逝追悼無已予以宗族之愛乃作斯賦氣紆結以填胃不知涕之縱橫時徘徊於舊處視靈衣之在牀感遺物之如故痛爾身之獨亡愁端坐而無聊心戚感而不寧步廣厦而踟躕覽萱草於中庭悲風蕭其夜起秋氣憺以厲情仰瞻天而太息聞別鳥之哀鳴

文晉潘岳爲楊長文作弟仲武哀祝文曰悠悠上天我獨何辜祖考早世兄弟幼孤備嘗艱毒同集蓼荼父兮生我過庭靡聞母兮鞠我寧一苦辛日顧日復我弟我身並自垂髮越于成人濟哲聰朗純粹溫良

人部

卷百三

十四

喪兄弟

烈烈清風邦族之望母氏劬勞庭爾之報彼蒼者天子何不吊殲我今弟窮是造無父何怙無弟何友煢煢此身哀哀慈母煩冤痛毒撫心思咎哀爾薄祐逢家多阻弱冠未室盛年絕緒喪庭寥廓廬位無主冥冥長夜窈窈玄宇當復何時見我仲武于以附之干其王父竟而有靈神其寧處又哭弟文曰視不見今聽不聞逝日遠今憂彌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惻兮常苦辛

祭文宋陶潛祭從弟文曰仁者壽獨信之如何斯言獨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

明庭樹如故齊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宋顏延之祖祭弟文曰園棺窮野啓殯中荒靈影夙滅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下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不弔古遺凶集六親痛心姻朋浩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承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耀沒罔歸魂今龜吉兆祖視東旋靈轅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人部

卷百三

十五

喪兄弟

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文北塲旋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榮東平告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茲日梁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曰亡從弟遵自行無難于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拾自傷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劍匣光芒壁碎符朱躬搖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千仞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甥舅

送渭陽陽公也秦康公送晉文公于渭陽
黃詠諸側韓隨至外所語歲餘愛之南陽
賈賈遠計云當貴他人令宋鄭傳宋鄭伯叔
舅自出謂我之甥也伯叔舅少伯
不為討賊殺之而解郭解人酒不為討賊常攜就
食詳叔姪展我甥也速諸舅以詩既有肥翁睦於母黨
禮曰睦於父母之黨成此宅相為外家審氏所養審
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焉有此甥王悅造其舅范
詩曰當為外家成此宅相甥何無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何無
人部
子重耳以戈逐其舅子犯曰戲調其舅謝絢于公座
若吾無濟吾食舅氏之肉曰戲調其舅謝絢于公座
情絢父重耳敬之外孫與舅有復加我可不謂世無渭陽
衛玠之舅我甥生然若明珠之在側曰汾王之
甥分王之甥存後外家心喪舅氏並周豈伊異人
如舅王之元舅是文白水之誓晉文公謂子犯曰所
其甥于河門之慟以謝安與姪玄暉甥同羊曇曰
此西門暉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生有華屋
哀文晉孫楚和氏外孫道生哀文曰嗟爾道生和氏
之寶玉顏豐下曜於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

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願百分之一命之脩短始則

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錢翁近千甥子幼冲俱反

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又和氏外孫

小同哀文曰嗟嗟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為淺

薄暫有冥質尋友冥漠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

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視萬物混焉天地一

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誅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內外兄弟

合謀魏志楊阜與合謀攻馬超讓封羊祜

乞封舅不餞送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之官

子蔡襲不餞送有勸論錢之謐曰柳為布衣送迎不

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送之是

貴陽城太守而賤柳豈不古之人情非吾心所安也

令鼓琴彈琴伯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以榮辱朗陵公敬祖余之從外兄也

齊陸厥奉答內兄顧希叔詩曰嘉惠承帝子灑履

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一見

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又曰殂落固云

是寂蔑終如斯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是鵠鳴儔

侶荷菱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又曰春

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

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

○嫂叔帖

笑爲秦

卷一百一十三

二

搜

1

收養遂至成人
 自殺
 襄子之姊聞之磨笄自殺
 使

得免謝安嘗嫂
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囑使竟
因流涕攜朗去安謂座客曰家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
嫂老婢入官敬事寡嫂後漢書魏將嫁八百戶張
舍斯願足矣直不長
上無兄盜嫂善盜嫂不為言我無兄然終不自明
人言盜嫂漢唐人言既
議之籍曰禮耶嫂婢贈歌
豈爲弱歌白團扇歌
以贈琪傭耕養嫂
晉書慕容熙字道文偕卽尊位寵符氏立爲皇后符
氏有嫂張氏美姿容熙乃殺之以爲符氏之殉葬
○姊妹帖白姊妹婿附

蜘蛛

姊妹

人部

卷一百二十三

二十四

姊妹

子再泣誠足憂悲不可說也

○女
性自

姪女附

部

卷一百三

二十五

女

弘農

男年九歲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則志在
 之女工詩序曰後如父母之歸寧父母在女先雄沈水
 求父屍詳先雄曹娥沈水抱父屍女箕箒之訓
 使命芳曰波將事男姑麗庭內婦人遊也故賜安
 匪器之為美欲柳絮之詩常開毛詩何最嘉道安
 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又管內集何最嘉道安
 所似道王郎謝氏之子不悲及何恨也道安
 安曰不意天壤之中乃有此王郎也妻兄子南容
 那有以不意天壤之中乃有此王郎也妻兄子南容
 刑戮以不意天壤之中乃有此王郎也妻兄子南容
 仲遺腹女一歲不抱仲女而棄其子母奔逃
 欲取之平日力不能兩活仲而棄其子母奔逃
 之妻之姑之喪夫不兩活仲而棄其子母奔逃
 厄爾蓋恭以為并長天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麗
 人也
 卷百三十三
 二六女
 也婦南官閱字容其妻孔子兄女也活弟女
 乏侯其子而活二弟孤女
 晉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
 為纖素口齒自清歷髮髮覆額雙耳似連璧明朝
 弄梳臺黛眉類掃跡濃朱衍丹脣黃吻瀾漫赤嬌語
 若連鎖忿速乃明惜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
 愛綈素誦習矜所獲其姊字惠芳兩目燦如畫輕粧
 喜樓邊臨鏡忘紡績舉解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
 眉頰同刺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象飛翮上下
 絃柱際文史輒卷懷顧盼屏風畫如見已指擿丹青

日座闇明義為隱顯馳驚翔園林果下皆生摘紅葩
 綴紫蒂萍實驟抵柳食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務蹕
 霜雪戲重基常累積并心注看饌端坐理盤榻翰墨
 戢閑按相與數離逃動為鱗鉅屈從履任之適止為
 茶菽據吹吁對品鑑脂膩漫白袖煙薰染阿錫衣被
 皆重池難與沈水碧任其孺子意適受長者責警聞
 當與杖掩淚俱向僂
 家辭魏曹植金紙哀辭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
 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在襁褓而
 撫育向孩笑而本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於皇天
 人也
 卷百三十三
 二七女
 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營去父母之懷抱戚微
 骸於糞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又行女哀辭曰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
 之中二子頻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脩之難裁或華
 髮以終年或懷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闕復新殃之
 重來方朝華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
 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晉
 陸機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曰冉冉晞陽不遂其
 茂曄曄方華凋芳落秀遵堂涉室髮鬢興想人皆有
 聲爾獨無響晉潘岳金鹿哀辭曰嗟我金鹿天資

特挺鬢髮凝眉蛾眉蟬領示情和泰明心聰警鳴呼
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既披我幹又翦
我根塊如痲木枯葉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友
如疑迴首長顧 又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曰荷歟
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淇川稟茲義方盼倩粲麗窈窕
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暝芳以歇盡彼蒼
者人何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
不慙哭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勒斯是長是育帷屏
媚子奄離顧復哀無廢心涕不輟日丁以祖之于掖
闈庭于以送之陵園崔嵬僕馬迴眷旖旎旋飛夕陽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三 二十八下
失映晴鳥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微冥冥公子一往
不迫長夜無旦孤鳧易依 又爲任子咸妻作孤女
澤蘭哀辭曰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
育鬢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榮若華茂時菊如金之
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
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
孺微命弗振俯覽衾綫仰訴穹昊弱子在懷既生不
遂存靡託躬沒無遺類耳存遺響日想餘顏寢席伏
枕摧心剖肝相彼烏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
冥彷徨丘壠徙倚墳塋

誠魏荀爽女誠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
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爲
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
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
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
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爲災
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也
爲魏程曉女典籍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
以備爲成婦德關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三 二十九下
婦工簡則織紉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
婦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
棘心玉曜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女壻 擇壻併入
承子 禮記壻者親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
令壻之違也注舅姑妻父母也以女授壻而承之無
婦壻於 請情壻者東齊謂壻爲情壻女壻則無
女壻於 王導壻命東齊謂壻爲情壻女壻則無
壻乃義之 眇目 魏壻天福以丁儀今十未見欲妻之
遂娶之 眇目 問五官將即文帝也 出資 漢賈誼曰
其才曰丁儀即兩目官將即文帝也 出資 漢賈誼曰
直眇吾兄誤我五官將即文帝也

王有禮使趙女曰欲得賢如伯鸞者鴻聞而娶之
公別我送妻經年不迎治長可妻也鄉在縲絰之中
其子妻之也呂範與婚吳志范字子衡少為縣吏
求之母嫌欲勿與氏曰觀姻為襄陽管劉弘都
然以衛尉侯景達與姑之曰若必姻辱乞會稽
嚴助後宴上問則荆州刺史安得士女將
富入張所辱願為會稽太守妻以孫女
陳平而久貧賤者乎遂以孫女妻之妻以膺妹奔
詳姊甘公之遇恭祖後漢同譙字恭祖同縣甘公出
因許荷表長大成遂與之太守之器伯珪孫贊序
掖有人曰太洋器之下書佑有姿能童非附
○乳母貼
前生為之練冠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
也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道古典所使教子傳外有慈
母不忍為之練冠自恥公始也武少時車馳送入
母君命所使教不令徙邊史記漢武帝少時東武乳母
好手何服之橫暴不忍致法有司請徙於遼郡舍人
諸孔母曰入辭去勿疾行而數迴顧孔母如其言舍
有人比之曰何不疾行陛下壯矣罕抱玄兼事恒玄初
有汝孔帝悟乃不疾行陛下壯矣罕抱玄兼事恒玄初
姊母每抱諸溫輒易人蔽子俱仁列女傳曰魏節乳
世秦地親皆詩諸公子孔母與公子俱亡秦王義之
罪射之孔母牙蔽公子公子與乳母俱亡秦王義之

使民心歸民孺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能言注教人
之速不至乎孩幼而始誰別人之意未移而已擇人
言競殺之終日不噉食
張口也克岐克嶷以就口食注嶷哺飼實襁褓三月
厥聲載路重兼常見童卑雉齒上童心曾昭公
猶有閭坐前子開士
時注孺子翳貫父之罪也竊貫謂交午翳長也
今負劒後提首劒辟者負劒抱之則掩舞勺十三學樂互
論語互稱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于日闕黨闕黨童子
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幼儀注
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
人部
幼年學**幼學**十年曰幼弱周禮三赦一幼冲二衣
裘禮童子不衣裘能奉雉堅牛母曰予子長矣能視
無詎禮云幼子常視無詎樂無知詩樂子童子何知傳有罪不
刑禮七年曰悼齔佩觿詩童佩不跖不杖
天不不踣不扶不舞象之年竹馬之戲韶
非不蘆注不備禮也
戲之時綺紈之歲互鄉雉言猶能潔已闕黨
童子何欲成人竹馬是乘期郭伋以敦信雉雛
不捕感魯恭以懷仁

明東吳俞安期

明新都汪宗孝校訂

人部四

部四
師友
喪友
過友人
交友
慮難友
父友
擇友
薦友
絕交
喪友
賓主
好客
謝賓客附

禮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

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穀梁曰
魯昭公云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毋之罪也成童不就
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魏志曰荀攸字公達魏
文帝在東宮時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
禮敬之攸嘗病太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諺曰三歲擇師楊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
人之模範也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爲
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不凌可以爲師知微而

卷一百二十四

卷一百二十四

師望不受 徐安宋書曰武帝發作
師二白 死喪附 湘東王師

無常 聖人無 不讓 當仁不 絳帳 馬融 青衿 曳 執經 書

于定國 經北 而師 弟受 春請 業禮 請業 則起 無隱 語

以非 隱學 師 相非 日建 侯勝 從兄 子建 師事 勝勝 非之

亦非 隱學 師 經簡 日建 侯勝 從兄 子建 師事 勝勝 非之

倫也 書親 師 安其 業而 擇師 不可 立路 旁王 褒字 庫

察折 云云 門生 為役 故來 送令 即放 之 伏道 側

政從 范叔 受易 叔為 出妻 告繁 獄放 以 前賈 耳

抱叔 文立 字廣 休事 譙周 門人 乞賜 楊生 師也 撰士

哲晉 回陳 安字 季虔 為子 夏羅 憲為 子貢 進羣 盜

人部 通無 所皆 進故 事盜 弟手 或稿 言曰 數歲 事

生今 不能 進專 言大 何也 通曰 漢王 方家 天石 議

生乃 薦之 遣子 就包 咸字 子良 太守 黃蓋 署戶 曹

就師 子 上書 請千 人上 書將 刑東 市學 生三 不 見向

舒下 惟請 書弟 子以 次不 干法 為樂 恢字 伯希 事焦 承

相受 或請 不交 人而 後永 不被 考諸 弟子 不 求資 所

以關 通被 繫懷 獨後 然不 干法 也 師問 之曰 何泣 原

父家 貧通 有書 舍原 過之 必泣 其師 問之 曰何 泣原

而得 師者 易感 貧者 易感 夫學 原曰 無錢 資不 往教 實

近禮 有來 署為 主簿 以屈 道不 可屈 屈是 吾師 曰子 產不 足

自得 師者 可為 帝師 曰讀 是為 帝師 可為 人師

杜喬 稱荀 爽無 當五 服禮 師無 當於 五

善左 傳更 為作 朱墨 別墨 有從 學遇 不肯 教謂 之曰

必當 先讀 百遍 而後 見於 是生 徒少 從遇 學無 為

也 公超 成市 在成 市今 華陰 山南 有公 超市 由

也 升堂 語獨 訟罪 鄭弘 字巨 君師 焦贛 楚王 英反

子禁 制獄 語諸 生體 連乃 皆受 名逃 罪弘 贛頭 負

自表 膺徒 李膺 以堂 朝死 獄中 門生 故吏 並被 禁

不反 諸徒 自表 膺徒 李膺 以堂 朝死 獄中 門生 故吏 並被 禁

子師 之遂 自表 膺徒 李膺 以堂 朝死 獄中 門生 故吏 並被 禁

法度 戴崇 禮佛 多智 禹受 業崇 而敬 宣崇 侯再 將

入後 堂燕 飲昏 夜極 樂宜 之來 便坐 講論 經義 日宴

酒食 不兩 人皆 自得 也二 子各 頤門 事駐 孟孟 日春 秋之

人部 意各 二子 矣孟 孔光 不為 弟子 孔光 為三 公弟 子多

助光 終無 所教 授孔 光不 為弟 子孔 光為 三公 弟 子多

有怨 者其 公如 此魯 恭不 為弟 子孔 光為 三公 弟 子多

有怨 者其 公如 此魯 恭不 為弟 子孔 光為 三公 弟 子多

有怨 者其 公如 此魯 恭不 為弟 子孔 光為 三公 弟 子多

有怨 者其 公如 此魯 恭不 為弟 子孔 光為 三公 弟 子多

有怨 者其 公如 此魯 恭不 為弟 子孔 光為 三公 弟 子多

所由興 化而威俗學則為先 師改非人教所由

廢 從吾所好既多知之之言 博我以文必重往

三之義死喪議服 晉禮志曰古無師服之制新禮意

之藏衣 廟藏孔子衣冠三月無服議宜依舊無服詔從

升之喪 顏子名喪子無服喪子顏子貢曰昔者大

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皆經三子皆經而

出 加麻 加麻素服 人君之制也 報師傳之思 夢奠日

哭諸寢 師吾哭 哭顏回 顏淵死子哭之慟 哭子路

子路死大子哭之於中庭既哭 負土成墳 後漢桓榮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 郭禹師郭荷卒日五

奔喪 負土成墳 服斬居廬 服之師者重服聖人

人也 卷二百二十四 六十一

也 居廬心喪三年 事師左右就養無方 服闋 廬墓六

年 史孔子喪弟子三年喪畢 視子猶父也 視子猶

視猶事若為師 孔子弟子思慕以有若似孔子 哲人

其萎 梁木其東哲人安放羣居則經石 出則

良德中才可進誘 國應璩百一詩曰子弟可不慎慎在選師友師友必

國 晉潘岳閑居賦曰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賢士投

綏明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漢班固西都賦

曰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古阜同

興

國 晉傅玄太子少傅箴曰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

隱括習與性成

後漢蔡邕郭有道碑序曰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

哲孝友溫恭仁篤慈固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

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故拯

文武之將隆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

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良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

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

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文不具錄

又文範先生陳仲弓碑序曰夫其仁愛溫柔足以孕

育羣生廣大寬容足以包覆無方剛毅強固足以威

暴矯邪正身體化足以陶冶士心先生有此四德故

官斯可法行斯可樂動斯可象靜斯可倣是以邦之

子弟遐方後生莫不同情瞻仰由其模範從其趣嚮

淚狼思和爭訟化讓雖嚴君猛政迫以刑戮未若先

生潛導之速

○交友一類聚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又曰上交不諂下交不賣 又曰西南得朋 毛詩

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也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鸛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 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又曰畏我友朋 又曰豈無
他人唯子之好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
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又曰寡婦之
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 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
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志謂衣服 歡謂飲食 又曰儒有合志同
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
人 卷一百二十四 人上 交友
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必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 孝經
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論語曰與朋友交
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又曰朋友數
斯疏矣 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又曰願
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又曰益者三
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
友便佞損矣 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家
語曰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
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韓詩外傳曰昔鮑

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藥甯戚患之齋戒哭喪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己者
良鮑子死天下莫喜知安用水漿雖爲之死亦何傷
哉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故魚相忘於
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孟子曰舜見帝帝館于貳室迭爲賓主是天乎友
匹夫也 列子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
吾與鮑叔買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有
親也吾嘗與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
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
人 卷一百二十四 人上 交友
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 孔叢子曰
管叔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此德業
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爲服朋友之服 劉歆新義曰
共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
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 又曰木
非焚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譙子曰太交
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亦染之以藍則青
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貴公
之於王吉可謂難賢矣 漢書曰翟公罷門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

熊詳 後漢書曰李宏字德公所交皆拾遺取長

好成人之美時賴川苟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

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謝承後漢書曰

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夢見元伯死當

葬曰予不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之 魏志曰胡質

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介北知其不怯聞流

言而不信故可終也 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

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容下終不之校普後自敬

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

自醉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交友

後進亦拔而友之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籍

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為交者唯

此二人耳 要覽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

溫不增華寒不改業貴四時而不畏歷夷險而益固

世紀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

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

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

友人之命賊知其賢疾旋軍而還 風土記曰越俗

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太鷄祝曰卿雖

乘車我載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

相逢卿當下

交友二 初學

魏文帝集論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

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

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

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法言曰朋

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

田子方曰自友于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

知友士之功焉 魏志 令志 並詳 久敬 益親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交友

魏志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家範 攝儀

德上詳類聚 周禮曰司諫 彈冠 結綬 漢書曰王

為友代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捨同 又曰

蕭育與朱博為友者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

蕭育與朱博為友者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

延叔堅書曰與叔堅相解帶 披襟 上見 周 祇

法宗紀曰孔融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釋 上智

死 傳 幹 吳 志 曰 吳 統 與 魏 延 相 善 統 常 有 罪 吳 王

黃 怒 有 諫 處 死 統 得 免 兩 翼 二 仲 漢 書 曰 兩 翼 皆

令 字 仲 二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仲

從 之 道 二 仲 金 蘭 松 竹 兄 周 祇 執 友 歲 投 分 推

交友三

去轉
不見
誰

海虞附太山霧集河海行露露如行霧露激張儀蘇
先達張儀侯之數日乃見生於主下食以僕妾之餐
告人曰儀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志求進故辱之儀
怒入秦蘇君使舍人齎金帛友鍾會鍾會年少傳
車馬換結助之卒相秦也友鍾會鍾會年少傳
拜親友勸為拜親友傾蓋交于詳上程定交杵曰公
與吳祐賈春祐與吳大不拜車馬朋友之饋鍾會
謂其有通為友導騶武為州守友人孔嵩家貧
去曰孔仲山耶救代賈友脫驂越石父罪有無通
共吳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卒事不規傳曰王使
成子蔣之後以規過卒事不規曰禮忠告善導忠告
吾所不者有六焉又何以規之忠告善導忠告
可則止苦言良箴相告相示告見善以相示擇交
人部 卷一百一十四 交友

泛交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
何所不容我之不容與人之不與我之何其氣合
拒人也注釋交當如子夏之交當如子張也氣合
聲同 金石之交 芝蘭之室 勿頌之義 逆耳
之言 膠漆之義 葉石之規 芝蘭之契 芻蕘
之言 心同琴瑟 道叶漆膠 非義不合 擇善
而從 近不相得 遠而彌親 朋友相舉 親戚
相推 相勸以義 相勉以正 善以相告是為知
已之規 過也不言無乃成人之惡

古善哉行日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
與食 魏曹植離友詩日鄉人有夏侯成者少有成

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
邦心之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
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腰予行兮歸朔方馳
原隰兮尋舊壘車載弁兮馬繁驥涉浮濟兮汎輕航
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唯樂康 晉郭璞贈溫
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昔同空言
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我
懷子情攜手一豁安知塵其 晉李充嘲友人詩曰
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
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人不我俱中闊似商參
人部 卷一百一十四 交友

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固克從積思安可住
日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脩書興永念遙夜獨悲吟
逝將尋行役言別泣沾巾願爾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
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
居方歲月故人不任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
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
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寒足出高衢
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自送邯鄲道
追惟嚙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燕相追迓

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放文永清夜
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梁蕭鈞晚景遊泛懷友
詩曰龍門依御溝鳳輦轉芳洲雲峰初辨夏麥氣早
迎秋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鶴轉渡逐彩
鴛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
林遊

梁任遲思賢賦曰豈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
念於撫靈蹤雖飛而俱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
於鮑子日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
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

人部

卷百三十一

十六

交友

聊暫取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兼裘以共弊有樂
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有行之高致該九流之
洪範諒可維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
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沈潛
於懷抱之間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
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附
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章之宴處歷三紀於茲
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
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答無窮而座謠

晉夏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志存與仁仁道

在已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後倫心寄鮑子動咸
生民 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族
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
欽

宋周祗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
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結利昵朋因偽情谷風興哀
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迴過門則親
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
口悟投杖慷慨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
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高札遼遼莊惠解帶一思

人部

卷百三十一

十七

交友

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交易利重太山道輕鴻毛
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漢蔡邕貞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辨真偽明于
知入度終始而後交情不疎而貌親 晉孫楚牽招
碑曰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俄
而委質於太祖備遂將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
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父友

隨行父之齒 不拜 魏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之
臨行父之齒 不拜 魏伯槐曰伯槐年七歲父黨造之
何拜父之齒 不敢進 見父之執不謂不可衣以乘其車

○薦友
帖白

部

卷一百二十四

大
鵲友

100

舉之升

陶洪之拔龍

自叶彙征之吉

○思友

室自遠而
何分思

攸

可襄也

自不思

靡日不思

卷一百二十四

光

路伊阻靜

○過友人帖

卷一百二十四

遇友人

樹下飯向子期佐之鍾會結客同造之東視鏡如
 綉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米何
 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范逵過陶侃陶侃
 所見而去大耻之遂深怨恨范逵過陶侃陶侃
 康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母截田塍過
 髮為二髮以易酒敬極豐備賓客亦過望田塍過
 其田塍謂逵夫曰欲與仲儒過魏其侯會仲儒有服
 其田塍曰將軍乃肯幸謙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
 ○患難
 任恤周禮任信於友道恤憂患也恐懼將恐將懼
 則死之白虎通朋友之道不許友死禮父母在不
 知已死為知已死雖為之死亦何傷哉不忘平生
 不忘平為知已死雖為之死亦何傷哉不忘平生
 生之言不救繫獄申屠蟠之友馮雅繫獄豫州黃
 子瑛為吾耶未必合罪如不欲殺之或勸蟠救之
 用雄言何益宛聞釋雅罪也白首同歸諸岳與友
 人辭
 借死吳範詩死不休之刑隔體入刑六刑奔走之友
 與何終始生死
 ○擇交白
 未之許後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
 君房有是言不交言楊仁字文義辟司徒桓虞府
 言同不處仁語擇不處不拜親更交林宗詣仇覽
 指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字常自守融奇之目
 甚出交結之秋雖務勸學守之何執覽正色曰天
 修太學豈使人游談其乎融告郭林宗林宗曰
 固與融齋刺詰之遂回休宗密歎下林為拜王丹
 巨陳遵陳遵欲交王丹無友不如已語定交而後求
 焉潘岳定其
 蔡市後求

○絕交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曰習習國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又曰蕭育少與朱博為友者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始有公卿子顯博尚為杜陵亭長為育進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友後遂不

絕交二

朱穆論輕為棄絕故作絕交論嵇康書公舉嵇康自代康與喪朋喪朋等送棄子等與曰朋友忘我思書紀之也喪朋喪朋等送棄子等與曰朋友忘我思怨我大德有隙後有隙耳陳餘為別頭之交還棄我如遺棄子從好孔儒曾祖父子與從棄我各從所好流言不不相見聞背憎背憎背憎各從所好流言不不相見聞背憎背憎大故朋友無太不怨不怨割席交署門富貴易交示人情耳甘醴環友全者少也友之難求

易言也張氏其未數世疏矣朋友數又相謗也

漢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曰北山有鳴不潔其翼

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養養貪污

臭腐是食填腸滿膝皆欲無極長嗚呼鳳謂鳳無德

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忠宿子

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草樹背

臯蘇在側他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

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

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

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縉縉議重於

丘山是角方之詩所以為刺也值鷺羽於宛丘驂駭

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

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名於知友者也晉嵇康與山

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

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

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

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為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頗

與楊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師以金鑲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其不可者一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

人部

卷百一十

五

七

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入間道士遺言餌木黃精

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冠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淵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論後漢朱穆廣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敦干業不思于若犯禮以追之昔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魏徐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郵賓客爲務冠蓋闔門服膺盈道殷殷云云俾夜作

人部

卷百一十

五

七

畫星言風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吏卒侍門炬火夜行闔寺不開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圜牆爲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沒他邦而不歸父母懷焚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此林宗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游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寒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許臧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人下輩出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左術焉若其寵均董心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鑄鍊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燿灼靡不望影星奔藉贊川禽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亡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鑿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無宵燭之木光燭閭閻之微澤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

人部 卷一百一十

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顙頤感頽涕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冠王孫綺統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迺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騏驎之苑端帙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及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感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貢濯旒於宰路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窮交其流四也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

纖縵衡所以量其輕重縵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上梗莫肯費其半枚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縵微影微雖其工之惠惠雖亮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前留逶迤折枝砥峙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華便辟尊其誠謀而後動毫髮忒是日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豈故桓譚譬之於闌閭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鳳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

人部 卷一百一十

善則盱衡扼腕過一才則揚眉抵掌至傾軋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肩磨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仰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暝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寧慕成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群噉噉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喪友白

絕絃鍾子期死伯挂劍於懸壺焉

宇子期乃作一齊為友體似生客皆笑之夫子車載後

任未字叔本遊京師德教於人董奉德之於陽

病亡父之友吾哭之於外所由是知名也

哭之寢朋友吾哭之於外所由是知名也

宿草而哭朋友吾哭之於外所由是知名也

草陳根也謂春年我殯朋友之墓宿草已生

注云無人為善者故人子知我之慟也

為勸而誰為不孤終與紹日山公尚友之友

虞和之再祭朋友處而為賑給張世有文李同

見師是重之接以友道乃把臂惜以妻相記

人部 卷一百一十 天 喪友

製服章於喪亂之際親為之出喪明也朋友喪明

之類友孔融與蔡邕友善也卒後有虎負士貌類

死友石見日長棟梁謝安折北無老成則有典刑

得死友矣日長棟梁謝安折北無老成則有典刑

亦酒其末稿阮石名為特嗣宗視雖近若竹林之遊

也鼓琴歌能相與於無相與相與為琴張三人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而子桑死孔子

真往中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歌曰嗟來桑扈子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而脫贈子

待已我故他國祖免

主每至和時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免象冠廣

二寸以朋友無親有則止也如幼弱則不止也

縗經朋友居則無出則否不帶服也朋友有恩

服素冠也越界迎喪皇甫規友人喪還規素冠

服素冠也越界迎喪皇甫規友人喪還規素冠

胡州刺史修墓種樹為友紹式字巨卿張紹字

而赴焉紹葬日紹葬式乃修墓種樹而去未申連璧

之遊忽軫絕絃之泣明月臨階空有思於玄度

流波入曲終絕賞於鍾期死而弔者既切子荆

之問生乎愛矣還悲王祭之聲

人部 卷一百一十 天 喪友

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梁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

禮數絕式瞻在國禎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已矣

平生事詠歌盈篋寄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

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賦魏王祭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翔翔

行遊目於林中觀舊人之故場身既沒而不見餘迹

存而未喪滄浪浩今迴流波水石激今揚素精夏木

今結莖春鳥今愁鳴平原今決瀦綠草今羅生超長

路今逶迤實舊人今所經身既逝今幽翳魂眇眇今

傍濯太僕失勢賓客盡棄二人相引無勢則去
 繩排擯生平慕之後棄之而去者無勢則去
 失勢客盡去及後用又復至頌曰客退矣客曰吁君
 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進無勢
 則云此固其理又何怨焉

人部

五
片

唐類函卷之一百二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汪宗姬校訂

人部五

美丈夫

美夫人

美婦人

○美丈夫

初學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洪範五
事一曰貌爾雅曰美士為彥唯唯皇皇穆穆美也論
語曰堂堂乎張也張儀容也左傳稱公子鮑美而黠
登徒子賦稱宋玉為人體貌閑麗漢書云張子房狀
貌如婦人好女直不疑狀貌甚美吳志孫桓儀容端
入部

卷一百二十五

美夫人

正器懷聰明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
疑其者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
拭色轉皎然潘安仁至美每行於道羣姬以果擲之
常盈車晉書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常覽鏡自照稱其
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姬
悅之爭遺之帽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東方朔目如
懸珠齒如編貝後漢馬援伯喈若畫左傳子太叔美
秀而文晉書謝尚論中朝人物杜又清清衛叔寶神
清又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
外物又王澄謂王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秀又漢

書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美也晉裴楷
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

人部

夏潘連璧

別

班伯其麗

何晏絕美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

得為無恨

窈宋未許

龍章鳳姿

疑脂點

宋鮑美豔

孫桓聰明

何晏若神仙

美丈夫二

漢相漢王商長八尺餘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田

耶田風為郎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題曰白哲

執其手以上謂曰今夫少不矜子若無言吾

其失子矣遂如故交在子不矜顏貌不揚顯也

也嗚呼口張不王音多為免僂老癯行步僂僂

睥目佐宋腰注睥目大瞋服人感賜相秦

感賜相秦感賜相秦感賜相秦感賜相秦

也澤為秦相貌以失人其更記蕭蕭明字子羽狀貌

業名振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厲恐似已

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其似已隱人貌人也黑而上僂僂而黑而

而上僂僂孟陽擲充之輒陽驪舞出人惡

世說潘岳妙有姿容少時出洛陽道婦人連手共榮

之左大冲絕醜亦效岳遊遊於是羣婦共亂唾之委

還而宵形叢陋陋質詭容苟盡美之可嘉

雖孔醜之何害雖伯倫之形不妨賢士而承

人部 卷百十五 五 醜貌大

宮之狀難示遠人子羽甚惡以貌失人醜茂不

醜因言見用

賦劉謐之龐郎賦曰坐上諸君子各各明君耳聽我

作文章說此河南事不具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

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

驪牛驅立如鳥牛時忿如鵠鵠關樂似鸕鷀喜

如狐犀臻首蛾眉又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又

曰艷妻煽方處又曰清揚婉兮左傳曰朱孔嘉

父之妻美宋平父怪見之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黠遂殺孔父而娶其妻穆公怒督遂弑殤公又曰

昔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夔

娶之是不嗣焉禮含文嘉曰出甲官室垂意溝洫

則玉女敬養莊子曰毛嬙西施天下

之深潛鳥見之高飛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一女

皆國色以其美也帝師辭毀之為醜惡醜惡之名遠

布而一國之人無敢聘者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

人部 卷百十五 六 美婦人

之至姣反也衣以皮褐俱反則見者走易以玄

錫則行者皆止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

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韓子曰魏王遺

楚王美女王其悅之恒譚新論曰高祖被圍平城

陳平說單于閼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

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閼氏之寵衰

矣穆天子傳曰赤鳥之人其好獻二女於天子以

為嬖人赤鳥美人之地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

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又曰司馬喜

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也史記曰紂因西伯於美

聖閣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釋西伯而歸 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觀其體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嗟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人不可再得上款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人部

卷五十五

七

美婦人

王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為夫人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箴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為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為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為媚惑也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山幽州后常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縛文帝曰素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

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為迎取焉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又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鄴中記曰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八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妬記曰人部

卷五十五

八

美婦人

桓大司馬以李勢女為妾桓妻拔刀往李所欲斫之見李在窓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結髮歛手回至云云神色閑正辭氣悽婉王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俗說曰宋禧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典論曰司隸馬方女國色也袁術登城見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姬害其寵殺之 楚辭曰嬌容修態絙洞房蛾眉受綠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袖善留客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美婦人二

初

毛詩注云美女為媛何承天纂文云平喻美色也左

傳稱鄭有徐君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

之公羊傳曰邪婁顏夫人有國色雷弄玉飛瓊

劉向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北

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

下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南

威四子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

內安增吳氏之姣好後西子之玉顏楚娃宋豔

雄方言曰宋衛晉鄭之問美色為娃楊絳樹青琴

魏文帝與繁欒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青琴

徒絕殊雅俗台開巫峽洛川巫山也帝女居焉宋

人郡謂我帝之李女名曰巫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

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曹植洛神賦曰容與

乎揚林流盼千洛川俯則未察高唐下蔡宋玉神

其夜王褒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下見既高唐之事

翠翰眉東素腰橫波目臣東家之子眉如

故錦如日如雲如綺如霞如綺如霞如綺如霞如綺如霞

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

美婦人三帖

淑姬爾彼美淑姬淑媛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叔

劉琨詩淑媛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叔

華華詩顏如蘭氣值詩含皓楚辭曰既含皓兮懷芳

見傳捧心而伐性斧盆盈上女灼灼其華灼灼其華

玄詩易色易色易色易色易色易色易色易色易色

淫湯治客易色易色易色易色易色易色易色易色

必有甚惡而天鍾美於是必以是有敗也夫有女寵

尤物是以後人荷非德義與必有禍注鍾聚也女寵

皆因女寵公子中物也靜女其麗人靡曼媛媚

庭比房櫺難齒嬌媚設并耳耳也施芳澤巧笑

之楚笑貌佩玉之難乃可及行靡顏賦理脩態嬌

容並楚北方南國傾國專房一笑再顧

絃服靚裝妍姿麗質趙女鄭姬丹

脣皓齒玄鬢翠蛾金鈿飾首羅毅被身釋

人郡謂我帝之李女名曰巫姬其間首尾一百六十

夷里之繁解平城之圍揆五事莫先於貌稱

四德無大於容詩稱女德必在於賢禮載婦容

不專於色

國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

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為雙飛燕衡

泥巢君屋又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

樓上女皎皎當牖牖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自云

媚家女嫁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古

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

龍繩桂枝爲籠鈎頭上髮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爲
下裙紫綺爲上襦觀者見羅敷下擔持髻鬢少年見
羅敷脫巾著幘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鉏來歸相
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魏曹
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若春花紅
顏輝暉雲髻我我彈琴撫節爲我弦歌清濁齊均既
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雜詩曰南國有佳
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止時俗薄朱
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曜寧久恃 又美女
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芬冉冉落葉何
人部 卷七十五 十一 漢人
翻翻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釵釵腰佩翠
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
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
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
重關容華暉朝日誰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
有佳人皎若日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璫 又
詩曰周鄭天下郊街衢當三河妖冶閑都子英曠何
芬葩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
相過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 又詩曰二妃遊江
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芳綺靡情歡

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
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娉娉步
東廂蛾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唇翳皓齒秀顏若
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
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豔志節擬
秋霜 宋鮑照堂上行曰暉暉朱顏醺紛紛織女梭
滿堂皆美女自我對姁娥箏箏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意厚薄又聽聲相過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
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鳬初罷曲啼鳥忽度
人部 卷七十五 十二 漢人
行羞令白日暮車馬鬱相望 又詩曰麗旦與妖嬌
共拂可憐粧同安髮裏撥異作額間黃羅裙宜細簡
帶輕重高牆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寶鑑
雙枝念蕊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
三十侍中郎 又詠內人畫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
簾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揜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
鬟落落花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恒相伴莫
誤是倡家 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宮裏
出佳人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僞眞分明淨眉眼一種
細腰身所可特爲異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

曰妾在城都縣願作高唐雲幃中石榴清機上蒲蜀
紋停梭還歛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
看落釵詩曰相隨照流水意是重涼風流搖粧影壞
釵落鬢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 又名士悅
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叢經居李城北來
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成宮多遊淇水曲好
在鳳樓中最高疑上砌裙開特畏風袖輕見跳脫珠
慨維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窓隔柳色并
水照桃紅非憐交市珮羞使春閑空 又美人晨粧
詩曰北窓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美人

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
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
苑駐行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寄
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梁蕭子顯美
女篇曰華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淇水出豔趙
復傾燕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朝酤成都酒暝數
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梁庾肩吾詠美
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眞來映並出似分身
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
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

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並照初將映冰池看
粧畏水動歛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歷垂山
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南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
宜窄衣長釵巧扶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上關中人
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倩初春攜內人行戲
詩曰梳飾多今世衣着一時新草短猶通驪梅花漸
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入紅綸蒲酌蘭英酒對此得
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王人詩曰卧久疑粧脫鏡
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美人

汗染輕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
玉且留冠 又爲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薦枕日洛浦
獻珠時一遇便如此寧關先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
羅敷辭夜長眠復坐誰知悶歛眉欲寄同花燭爲照
遙相思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
聞釧聲徘徊定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鄰舟人投一
物衆姬爭之詩曰河流既浼浼河鳥復關關落華浮
浦山飛雉度洲還是日倡家女競嬌桃李顏良人惜
美且欲以代芳管新繡疑故素威趙茂哀班曳綃爭
掩靄推珮奮鳴環客心空振蕩倚枝不可攀 又淇

上戲蕩子婦詩曰系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
雜佩上客誘明暗目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
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
蕩子春夜守空牀木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
筠擬古詩曰豔香陽之春攜手清洛濱雞鳴上林苑
薄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如此
新知誰憶人 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艷小長
干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紉羃歷懸青鳳逶迤搖白
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僧儒陳南康新
納姬詩曰一八八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還
人部 卷百五十五 漢編八

假面朱色不勝脣遙望疑化發聞香知異春夜夜言
嬌盡日日態還新已傾荷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
留目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
早春上苑逐名臣苦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
落景畫扇拂遊塵水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
舟妾何處織縑人 梁徐曄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
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
東家挺奇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范靜妻沈戲蕭娘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
帷因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拂步搖薄晚解羅
衣託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娉妾
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
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缺因媒染香風即
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陳徐陵
春情詩曰風光今日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
鑪却晚寒故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純竹葉裁衣帶梅
花黃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
將過上蘭 陳江總秋月新寵美人詩曰後宮唯聞
莫瓊樹絕世後有宋容華昔日爭名進女弟定覺雙
飛勝蕩家願並迎春比翼鳥長作照日同心花聞道

豔歌時易調竹許新恩邨久要翠眉未盡自生愁王
臉含啼還似笑角枕千嬌濃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
幽蘭度曲不可終陽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
綠爲插賤妾兩鬟中又新入姬人應令詩曰洛浦
流風漾淇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玉帙輕輪五香散金
燈夜火日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
來時向月別嫦娥別時清吹思簫史數錢拾翠爭佳
麗拂紅點黛何相似本無纖腰楚宮暫迴舞袖驚
吳市新人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蜘蛛梅花柳色
春難通情來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

美婦人

着弄明珠

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朱
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
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
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
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
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
牆闥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
擘耳顴脣歷齒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
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爲好色者矣秦童華大夫在側

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漆洳
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倉庚鳴喈羣女出桑
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於是處子
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容體踈俯仰
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
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又高唐
賦并序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
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
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十八

美婦人

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昭兮若松樹其少進
也晰兮若姣姬揚袂朝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偕兮
若駕駟馬建羽旂秋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
無處所中阪遲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
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
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諧之於
玉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
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
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
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

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
女子玄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登垣
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義命
駕來東途出鄭衛道出桑中朝發漆有暮宿上宮上
一作宮閑館寂寞六虛門閑畫掩暖若神一作
居芳香芬烈繡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葩逸
麗素質豔光觀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
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
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
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何來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
人部 卷百十五 十九 美婦人
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
枕橫施女乃施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
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內心正于懷翻然
高舉與彼長辭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
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
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
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
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綠漢
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
照視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

蜜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
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
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
舒愛夜託夢以交靈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
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遂古其寡儔固當
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
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
歎北風之好我美携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
楊之生梯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濤而無梁雖企予而
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懣瘁而就牀
人部 卷百十五 二十 美婦人
忽假寐其若寐夢所懼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茲
好而通靈魏阮瑀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
灼灼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
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復申禮以自
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予情悅其美麗無
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
而不暢兮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視天漢之
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
寢通夢而交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續紛遂終
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

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
而豔逸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榮楫之春
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
紛拏以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
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日烟烟而不
寐心切怛而惕驚 魏應陽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
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
梨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
精睇而傾泄既榮麗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
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踴躍乎若
人部 卷百二十五 漢人

陰高岑以翳日臨淚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
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淪流 魏曹
植洛神賦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
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
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
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
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
所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齒呈
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鬢峨峨眉脩眉連娟丹脣外
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盼屬輔承懽環姿媚逸儀靜體
人部 卷百二十五 漢人

佇體迅飛鳬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
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江過南岡紆素嶺廻清陽動
丹脣以徐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
年之莫當於是肯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傾望
懷愁昔張華不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吟咏而
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婉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
邁來今之清英既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
好之款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暇日要執契以
斷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終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遭
雖義結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幸
人部 卷五十五 美八
會於有期與容華之我侯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
永已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衣皓綺綿
視騰來靡容賦理出月隱山落日吹嶼收霞歛色迴
麗排渚每馳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珠以申
贈說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邁眺霄際而皓語懼
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慙佇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
桂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
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無待 梁江
淹麗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
而瑤質亦顧瞳而頰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與錦

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
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葩水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
蓮鏡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丘光徘徊十色陸離
寶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其枝於是雕臺繡戶當衢
橫術椒庭承月碧輓延日架札柱之嚴麗巨紅梁之
峻密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女乃曜耶鄴之
躡步媚北里之鳴瑟若人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絃蕙
初軟賴蘭始滋不墜蘅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蕝涵詠
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蔓草於衛詩氣炎日永離明
火中槿榮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笙歌
人部 卷五十五 美八
晚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照戶
玉露暖天氣以濕今晚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雜
佩兮且一歛念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田之寶
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盡浮雲言必入媚動必
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奇經秦
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覩其容非天下之至麗
孰能與於此哉 梁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
締交戚里馳騫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
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
芳齡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

不進隱明燈而末前中步檐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
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行宵分乃至
出閣入光含羞隱媚重羅曳錦鳴珮動翠來脫薄粧
去留餘膩霜粧委露理髮清涼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又傷美人賦曰信美顏其如玉咀清哇而度曲思
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踟躕拂蠅雲之高帳陳九枝
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含歡之芳褥言歡愛之可
永庶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
芳春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徙倚而不眠往徘徊
於故處

人部

卷百五

五

人

○醜婦人

一

記

五

人

發蒙記曰醜女離春何承天纂文曰嫫母醜人也黃
帝愛幸列女傳曰齊孤逐女其狀甚惡梁鴻之妻孟
光醜黑而肥力能舉石白事對鴈鵠嫫母焦曠易
不獨與伯妻深目折腰誕女亮妻世說曰
諸葛亮妻曰黃氏語始交王諸婦曰神色卑下外不
似公休婦曰丈夫不能娶髮髮雲而令婦人比
英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君孔明曰君擇婦
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君孔明曰君擇婦
日莫作孔氏之妻也曰黃氏語始交王諸婦曰神色卑下外不
傳曰齊孤逐女其狀甚惡梁鴻之妻孟光醜黑而肥力能舉石白事對鴈鵠嫫母焦曠易
人部

卷百五

五

人

○醜婦人

二

白

五

人

效輝之醜女亦學而軍 孽耳見登徒 宵形 叢陋
賢惟易色 醜不誨淫 苟以德稱 曷宜貌取
荀德行之可利 雖鄙陋而何害 苟宵貌之不
滅 雖効舉而孔醜 無微怨於下山 宜鑒形於
上水 稽六極且聞於惡 考四德不見其容 首
若飛蓬膏沐無川 膚如點漆脂粉何施 徵美豔
之妻且聞亂宋 稽宿瘤之女終見與齊 雖天地

之秀形合齊美惡 而男女之大欲亦本妍媸二天
國劉思貞醜婦賦曰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
姜狂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嫫母
獼猴面推額復出口折頰騰樓鼻兩眼瞋如日
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槌髮如掘掃帚
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圍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
粧頰如狗舐額上獨偏厚朱唇如踏血畫眉如鼠負
傅粉堆頤下向中不徧有領如鹽鼓囊袖如常拭釜
履中如和泥爪甲長有垢脚皸可容箸孰視令人嘔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鬢耳斷
人鄰 卷百五十五 主七

○長大人一 初學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禮
斗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帝王世紀曰禹長九
尺九寸殷湯長九尺又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
十尺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吳越春秋曰伍
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
張蒼長大肥白如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長
九尺三寸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
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

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
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
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
兵長三千萬丈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
焉長一丈其股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
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
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
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西北海外有人焉長
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
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
人鄰 卷百五十五 主八

○長大人一 初學

一名信一名神 腰十圍 跡六尺 晉書曰尹綽
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異氣
史記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腰圍六
尺見襄武 出蓬萊 魏志曰成熙二年有大入見襄
武身長八尺腰圍十圍魁梧有異氣
北史曰大如海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肩軾
即大如海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肩軾
車軾也弟兄三人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長
平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獲九箭斷其首眉見千載
臣國語曰吳伐越聚其會稽後于會稽之山防長狄五丈
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長狄五丈
國後主禹致之其骨節車此為大矣長狄五丈
千秋八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車千秋姓田為高後

肅然太子... 魁梧... 流大... 帝怒... 年有... 令以... 滿河... 足跡... 尺餘... 春秋... 國語... 丈提... 人部... 有文... 三千... 長大人... 千仍... 終生... 伐齊... 逐亡... 節非... 之極... 自有... 漢司... 彌萬... 馬相... 如大... 人賦... 曰世... 有大人... 今在... 乎中... 州宅... 萬仍... 今曾... 不足... 以少... 留悲... 世俗... 之迫... 隘今... 竭輕... 舉

而遠遊... 竿今... 臂掉... 今靡... 晉郭... 者長... 哉奪... 無常... 國語... 人部... 儒短... 短人... 敏捷... 武時... 短小... 百姓... 三尺... 西北... 國男... 女皆... 長七... 寸

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
加刃不恐其餘阉公劣厥僕妾嘔噴怒語與人相拒
矇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
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
其詞曰雄荆雞兮鶩鷺鵲鳩鳩兮鴉鵂鷂冠戴勝
今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卿且子如反
爾中蠅兮蠹蠕首音而蝱音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闢兮
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斲鞞鼓兮補履僕脫椎柏
今擣薤杆視短人兮形如許

三
老人

四
老人

亥有二首六身酒肉處內七十唯素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謂居喪也
 是其年數也
 麻為喪注但服麻衣而已不與賓客賓客之事何敢釋恭君曰何不釋恭正名曰君子好恭以成名小人學恭以除刑取釋恭詩恭敬
 膳八十月告存常珍五豆鄉飲酒禮八日耄耋老後禪碑不字將期為判史年喻八十九能月制八月月存上即驗八十已上非坐不道詔所名補他無得繫當頌繫景帝著令八十已上八歲已驗者即驗問之下及孕未乳當鞠繫者須繫注須讀為不俟朝八十不俟注歸復口算漢武令臣容各注二口之算鼓缶而歌易曰晷之離不鼓缶東二與兵革之賦
 人部
 帛加璧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見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十餘矣
 非人不煖十他罪勿坐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齋喪不及之事不及東西必見過注不敢過言道經之必是也
 一坐再至禮八十拜君命一坐美哉壽也
 臣公見畝丘入曰更年樂何對曰一子不從政者入十
 從政二口不預賦○九十給背釋名九十一鯢齒又九
 其本經口以黃耆或凍梨又九十傳經齊南伏生年傳搜尚書也納訓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而舍我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馮唐為郎尹
 雄健興記尹雉年九十日秋九十有秩日修目修左醫生角長寸半

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劬禾莠住居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因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夜臥不覆首要戔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又新詩曰少壯面日澤長老顏色羸羸醜人所惡拔白白洗蘇 魏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肢易懈倦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竟覓忽高飛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以皓昔爲春月華今爲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蘂玄鬢吐素華冉冉近將老咄咄奈老何

人部

卷五十五

宋鮑昭代少年時至衰老行曰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鄰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箏燕趙人好酒多芳氣殺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 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飄悴容古慮棲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淥池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自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悔老臣超犬馬

齒老常恐年暮忽促孤寡棄捐自以壽終也部
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封酒泉郡

○九流帖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官助入君明教化祖述堯舜
然感者既失情微而辭老又隱抑揚違離道
本尚以謙卑取寵後更影之辭楊之悲也
流許道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授民時此
禁足泥於小數名者流蓋出於及拘之官敬授民時此
人也正名乎此言其所長也及敷者為之則鉤鉤析解
而巳為者者慎器與名不可假人也注微許也工中解
反鉤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兼愛選
別觀縱橫家者流蓋出於四行之官孔子曰誦詩三
人部 卷百五十六 九流
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雜家者流蓋
其所長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而棄信也農家者流蓋
於議官兼需墨合名漫羨無所歸心也小說家者流蓋
官攝五穀以足衣食故入政之一曰小說家者流蓋
食及蠶者為欲使君臣並耕之曰小說家者流蓋
宮細米為門王者欲知風俗故立稗官使采街談巷
語道聽途說者所作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為政遠近泥此亦芻蕘狂夫之議若能修六藝之
術觀九家之言拾短取長則可通萬物之畧也兵
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洪範八政以師克亂孔子曰
其國者足食足兵足戰國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
信序次兵法百八十二家至成帝命任宏次兵書為
種四

○奴婢一藝文

周禮注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菜注云謂
則或入官為奴即今又曰奚三百人注云今時侍
史官奴婢也方言曰臧由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

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
凡民男而增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
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風俗
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
入為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漢書曰武帝時募
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又曰宣帝詔
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宜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十
人部 卷百五十六 十一 奴婢
人 世語曰虜據滑臺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陳不
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並在座上使湛之等難
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使奴織當問婢陞
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曰傅士有隸子弟以其子弟為僕隸 論語曰簞子
為之奴 左傳曰裴豹隸也杜預注云犯罪沒為奴
風俗通曰南陽龐參少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
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
賁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毋我婦也婢即具白
母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為

本部

卷百五十一

十一

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爲之語曰盛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攻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餘馳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邵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淚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爲蒼梧太守 史記曰衛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以爲兄弟青常至其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爲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安望封侯 又曰樂布嘗爲人所略賣爲奴賣與燕將臧荼後爲都尉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樂點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也 又曰李布爲朱家鉗奴又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將相和則士豫附陳平結歡太尉以奴百人遺賈 又曰任安爲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驕奴同席而食安投佩刀斷席別坐 蔡邕曰王鳳羣弟爭爲騎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

本部

卷百五十二

十二

人奴名曰豬突狶男 新序曰曰豎王以測注冠賜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襲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奴是奴虜畜臣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簡略嗜酒嘗坐客使蒼頭市酒大醉而還對客罵曰畜生寬遣人視奴疑必自殺 又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義其心卽日免之 又曰詔討彭寵者封侯寵奴子客三人等寵書臥密等遂縛寵者林召其妻入縫纏囊夜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祖以奴殺主不義役不可不封乃封子客爲不義侯 又曰鄒弘奴醉擊長壽亭長弘兄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與官中衛士忿爭衛士寵弘聞又與五千 前秦錄曰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大言責冲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羊耳何爲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旣厄奴若欲取爾相代 三輔決錄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衆奴慙焉時賓客求見讓者常數百乘累日不得通焉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往入衆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賂佗佗得以略讓 林邑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爲國王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大奴也 以上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

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
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當子其欲室乎仲以
其言告桓公 漢書曰傳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
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 三輔決錄曰金禕爲
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
於許都禕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
從役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略夫人試寬意而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收之寬
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爾手 又曰朱暉爲郡督
郵太守阮况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况卒暉送

人部

卷百二十六

十三

奴婢

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汚府君今
重送欲明已心也 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爲洛
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蜀志曰劉琰修廡侍婢十人皆能爲聲樂又悉讀書
教誨靈光殿賦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
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
宗 晉中興書曰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
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患生婢僕身被傷刑解職還
家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
恐覺之爲毒藥使婢進之婢私口進之恐殺主父告

之恐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
因他故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
復以言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乃厚
幣嫁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程素受聘未及
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
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之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
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
爲賊復殺之 搜神記曰晉杜微家葬而婢誤不得
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
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時猶十五六嫁之

人部

卷百二十七

十四

奴婢

有子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
血臭婢忽然起躍至于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
爲孫峻所殺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
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衆賔賓見並起拜
之答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爲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
不敢復役之 世說曰鄭玄家奴婢讀書玄嘗使一
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
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訴達彼
之怒 又曰石崇富後側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
又曰崇婢綠珠天下美色孫秀求之不與因誅崇

奴婢三初學

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廝皆謂之娠

賜花並詳耶尼口
 重覽
 其少才智以遺賈
 下詳願委
 爲奚

下並詳陳也餘吳公川並詳羽雲方之

卷二下
類聚
名禾類聚
卷二下
覆酒就

卷一百一十五

木類聚木劍鑿屑
平頭提箱足上下計類聚五文重平
古詩曰

劉使執杼與上詳類聚卷四劉鑑之

之始得數年相送方翟兩代死
土墓更生並

胡婢善射夷奴所召

又單三白

不可不為周禮凡人有爵者與三

禮有不能為奴注有爵者謂命士已上亂七八歲皆

律限多畜家語諸侯王已下及豪富人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以罪二百

電入十列
比上侯公
下不在在
此數人關
已者以吏
半論四十
過節里年
六十六已
已上

攻曰私屬王莽曰秦胃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簡用

雄翹當爲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直賣李壽

二
月
淮
岳
見
而
稱
異
勸
崇
免
之
乃
還
鄉
里
負
續
字
次

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孤
子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尋
續逃亡嘔血界中親自奉養乳為生才推燥茹濕雖
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事長跪請白而後行閭里感
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埋舊業告奴婢於長
吏悉收殺之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
為太子舍人後為修飾祭祀拜辭弟立而去罵統
除草灑道自執糞桶飲祭祀拜辭弟立而去罵統
固在宮庭緣府有奴子洛陽令神統車騎吏唾之
醉罵統統大怒時吳憲不救發及憲敗賓客皆逮後
統捕繫固固雜居新居齊而乏使謂無陪臺逃而
遂死千獄中雜居新居齊而乏使謂無陪臺逃而
陪臺執事執煩辱千指漢書顧手指千五尺表曰內
無應門五炙灼光武詔敢炙灼奴婢論如拘制詔武
人遭亂為青徐賊所掠賣為奴婢者為庶人著丹書
欲志聽之敢拘制以掠人論也裴豹曰苟焚丹書
書樂氏之力臣曰宵戎國人懼之裴豹曰苟焚丹書
我殺督戒宣子喜曰不焚丹書者有如皎日遂殺
本部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二十六

十

人

1

真作殯王父未幾大賢

知恒持歌舞借人看
志氣雄豪非分理
驕

卷一百六

大

奴

家非何異可也歷觀古今禮俗之隆多由

入部

卷百五

十九

學妾淫妻書戒牒難詩稱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此起
 晉獲驪戎斃壞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叔時納申
 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餒已黃歇之敗從李園始
 魯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姜請其鄙周漸將衰
 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匪不
 雙侶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
 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
 霍不受見尊不迷况此麗豎三族無紀綢繆不序蠻
 行索妃旁行求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
 其在所生女為安生男為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

於馬廐厨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
 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九鐵柱續續恩德皆來集聚
 婉歡心各有先後滅復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
 猶孽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勒節君子無當自逸宜
 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穆思魯故獲終吉
 梁簡文帝各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
 者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執轡婉彼青
 輿無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直王濟女奴獨有羅
 袴芳使樂府行胡弄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抃
 喬道先與天公議曰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

入部

卷百五

二十一

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瘕堅大如飯
 稍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
 節暫請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解筋徹骨肢而不
 愈長婢來成左口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
 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
 醉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聲言語啞厲
 聲音駭人唯堪驅雞之無所役遣謂阿稽復被狗咋
 困熟如泥

隨風飄飄爾乃附以豐順表以娥眉發以素顏
 妍姿約之以絳綫潤之以芳脂辛冀麗靡靡綏綏
 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鬢奮髭則論說真
 唐鼓鬚動鬚則研發否臧內育環形外闡宮商相如
 以之都雅顯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髡既亂且緒枯槁
 禿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汗穢泥土倉囂穰穰暗與
 塵為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順可怡動則困於總滅靜
 則窘於囚虜薄命為髡正者子順為身不能庇其四
 體為智不能御其形骸癯瘠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
 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毫為子鬚者不亦難哉

漢王哀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
惠令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家煎曰
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
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
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
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仲卿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
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大時戶下
婦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言言晨
起早歸食了洗滌居常穿白縛帶裁孟鑿井凌渠縛
落鉏園研陌杜坪地刻人枷屈竹作把削治鹿盧

卷百三十八

三

出入不得乘馬載車踞坐大嗽下牀振頭垂釣劉翽
結韋臘繡汲水酪佐醢音醢織履作簾黏雀張鳥
結網捕魚繳鴈彈見音見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
鴈鴛百餘驅逐鳴鳥持拍牧豬種薑養子長育豚駒
糞除常漆音無食音同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車
月春分陂隄杜疆落系披稷種瓜作音昨瓠別茹披蔥
焚燧發時離集破封日中早音前雞鳴起春調治馬
驢兼洛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餠音前滌杯
整案園中拔蘇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鮓音前烹茶
盡其餽已而益藏關門塞竇後緒縱犬勿與鄰里爭

關奴也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音屠
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
有樹當栽作船下至江州上刊煎王為府掾求用錢
推訪惡敗搜索綿亭買帝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
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柴轉出旁蹉牽大販武陽買
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
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
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裁轅若殘當作
組機木屐及瓦盤焚新作炭音勿石薄岸治舍蓋
屋書削代牘日暮已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

卷百三十九

三

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菹音菹益作繩索雨墮無
所為當編將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
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太
味當起驚音鄰里根門杜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環
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遊遊奴老力索種完織席事
乾欲休音當音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曰若有私
錢主給音各奴不得有奸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
答一百讀音二記詞窮音索吃音扣頭兩手自縛目
次下音湯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
墮音刺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

國立歷史博物館藏

頭欲其有立居草人十布且前介復曰肅公拒之
遂放日得之更斷頭以自刎公大驚曰果恣頭定

視是一束茅爾 搜神記曰南方有洛頭吳時將軍
朱桓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
中出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照
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被
被不得安拜三匝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
被頭復起附得安復如常人 秦記曰符堅祖洪
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嚴光三將
叙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
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銳斷敢行也曰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
人部 卷百二十七 二

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何
林曰郭璞為左尉周都上云君且墮馬傷頭後與
馬行黃昏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之義熙中為瑯琊府參軍夜
夢有一人面查皤^防老甚多鬚大鼻矚目請之曰
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
而人悉驚走藏云無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怪
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那得男子歸
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捉一筆俱書
意皆美此為異也餘並如先

文曹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
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烈余
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
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
為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嬰鳴之
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
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為
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時髮膚
置鼻耳安眉鬚挿牙齒眸子擲光雙額隆起每至出
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踈踈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
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與者何
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當如臯陶^極極極極
保父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
據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遊說耶則
當如陳軫前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
為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郭然離
俗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
父之漫漶樓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止不希道德
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願子之志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四
頭

○面帖
傳粉髮凝脂王右軍見杜弘理而歎曰面如半面後應牽身世叔行女親過家賀門出長面宋如子反必
面冠天爲人寸者女出版面女子出門必沐三日事
出必吉反必向荀子卿曰有臣公孫呂身長十心
其間面垢長一尺尺尚長二尺廣三十名動天下

如面子產云人心不同面如顴面如顴吳書諸葛子西袂掩
而終西慙見穽公勝作亂劫惠王殺子夫羞巾覆而
死吳破春秋曰吳王夫差死蓋屍子不心而面朋而
面朋也友而不不學牆面難煩

○月一

易說卦曰離爲目 毛詩曰美目盼兮 左傳曰宋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 又曰睥其目瞋
其腹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は謂並明又舜重
瞳子是謂重明 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 孟子
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莊

人部

卷一百二十七

五

面
目

子曰溫伯雪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
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又曰孔子見
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孫卿子曰
堯舜三昧子 又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也
韓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慎子曰
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
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
可以視兩也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
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啖其一目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六

四

珠

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玄別傳曰玄

秀

眉明目
 山海經曰一臂國爲人一目中其面而

居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睜

洞徹視目而眼明不虧
楚辭曰娛光眇視目增

波

又曰蛾眉曼睩目騰光 又曰帝子降兮北渚

月

又曰蒲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且

成

1

紅一白

體所入

附

四

明舜明四目一見十日重重瞳項羽目方方瞳劉根目

白

青眼猶喜笑之謂見以青眼喜乃退耳

不善在時目其心止則童子聽然其
 能見稱宗師謂爲百子夏點漆如點漆
 不瞬矚其目引鉅至不見心所不見故若存若亡
 我左丘明與任安書云張湛嘲晉書侍郎張湛求疾就中
 丘明丘明傳杜于夏一疾患患二專內視秦使動史
 觀秦使者目動而言秦民側目見秋毫離費百步之
 未懼我地必敗之言秦民側目見秋毫離費百步之
 中流矢幾夏侯停中流矢幾夏侯停中流矢幾夏侯停
 眼如紫若巖電巖電若巖電巖電若巖電巖電若巖電
 石稜如紫若巖電巖電若巖電巖電若巖電巖電若巖電
 目不俚俚乎治國與無體警猶智之曜而擊筑筑高漸
 明其目無相與俚俚乎其而之曜而擊筑筑高漸
 使擊筑筑以視虎虎不敢動哭子而喪子而喪其
 人部卷一百一十七
 明子吊之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
 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昔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
 喪爾親使人未有罪而哭之曰吾過矣吾過矣誅述
 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誅述
 而明不就不就皆託言及連誅而曰明必作必趨子見
 過之必趨曰階曰席師弟兄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
 其在斯師冕出曰席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蜂目豺聲楚公于商深目假喙
 牛閉門而泣曰蓋如進齊螬父母疾視作哲共範
 作哲明明思明視思明敵旒累而前旒上袷視日
 通視目之蚤暮又闕天闕天無浮無浮視無回入戶
 子我視日不眩又闕天闕天無浮無浮視無回入戶
 視瞻不兩荀勗學目不惟明惟明專專之目誠耽
 無回不兩荀勗學目不惟明惟明專專之目誠耽
 視虎速疾有異志焉流鄭伯視流尊其瞻下會轉

子威視下而言余以向日單子其死乎亦有禮
領也帶之有結會朝之儀視不調結繪之十所以道容
視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宮伯而命事於會
視不登帶言不遇少視不道容而不言不導不恭
無守氣矣望而畏之然人其不道容而不言不導不恭
上於而則微下於帶則微然人其不道容而不言不導不恭
傾則姦視
步士為君目杜黃諸變又別五色色之車馬別五視五
者所入戶下視必入塞惟遠視則必向長視則必向長
視善惡國君安視必入塞惟遠視則必向長視則必向長
若父則孝不王敬所視廣因觀安否不下於帶天子
於父王不王敬所視廣因觀安否不下於帶天子
上於帶不日彈不竊視金口彈見武帝美人盧欽不
下於帶不日彈不竊視金口彈見武帝美人盧欽不
忤視姦視文業不忤視始視而中視抱與大人
人部 卷二百一十二 八
言始視面中視抱與大人
見面觀其顏色所傳言也立視裕坐視膝則視裕坐
則視察淵魚觀天象三年視蟲百步觀毫
非禮勿視戴目而視而聽視之明也鑒於賢不在
見於蚊睫視之遠也觀於德不在視於秋毫
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媚暇已合離怨動還開欲
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
宋謝惠連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
瞻彼正直
昭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不實匪惑非
禮不觀儀形是則慎爾所視無愆斯德

○附一類聚
號封曰坎為耳左傳曰耳不聽五音之和為聾
國語單穆公曰耳目心之樞機故視聽和則明不和
則震眩大戴禮曰黃鐘寒耳所以掩聰孟子曰
伯夷耳不聽惡聲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淮南
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決江疏河抱
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史記曰韓信使人言於漢
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
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王乎因立之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帥
人部 卷百五十一 九
耳垂肩三寸蜀志曰先王長十尺五寸垂臂下膝
顧目見其耳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曾醉跌
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
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列傳曰務光夏時人耳
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眾皆言此天人也列士
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
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英雄記
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客我為
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
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平操領之布日備曰大耳兒最巨信 瀨鄉記曰老
子耳有三門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又
曰人耳困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如豆
生即死耳門前有僊人杖四理一百歲理八十二
理六十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怙 楚辭曰曾煩荷
耳曲眉規

耳二白 關聽附

王聽說司聰 杜黃欽工曰汝為君耳將 屬垣耳屬枕
流制日所以枕非可枕孫子目樂傾以來聲者則耳
休賊與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言提耳許由洗
人部 卷百二十七 十 耳
新轉許由為九州長由 荀躒掩耳而 達四聰
隱聞之洗耳於潁水 荀躒掩耳而 達四聰
治塞兩耳 重何傷 黃霸為郡請不聽吏請代
耳忠言逆 重何傷 黃霸為郡請不聽吏請代
歸諸葛亮請杜微以微聲於座上與書云 傾可得
聞伏聞德行之機 微以微聲於座上與書云 傾可得
思聰 若子九思 至甲 泰必曰天之至高 無側
音 聰 若子九思 至甲 泰必曰天之至高 無側
勿聽 勿聽 以通人 文子曰言者所以通人 廣聽
通 不聽 以達知 文子曰言者所以通人 廣聽
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

之不深則知行之不誠凡聽 不聞曰希 希之不聞不
之理虛心清淨耳無奇 惟明在於聽政不在
聽之異 耳而能聽之異也 惟明在於聽政不在
聞變之關 惟聰在於聽德不在聞焦噴之聲
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實萬物之
至誠何斯耳之不振託荀子而宅形在濬土而長勤
無須吏之閑寧預清談而閑塞開鄙穢而聰明竭微
聽於門閣採葦下之風聲

韶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辭
察巧言離辨異羣無迷邪詭炫惑莫分

口一 藝文

人部 卷百二十七 土 口

易說卦曰兌為口 禮記曰數詁無為口客 又曰
口客止 又曰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又曰
趙文子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 孝經曰口無
擇言 家語曰孔子入太廟階左有金人焉三緘其
口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含澤
言善食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
聞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若焉異之牟曰子獨不
聞坎井之龜謂東海之龜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
不來入觀乎龜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繁矣公孫龍口
舌而不合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

不言其次莫如寡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嚴宋謝惠連口箴曰宜納之由實伊樞機唯舌是出
馳駟安追差幾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諷晉傳玄口誠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
流成川蟻孔潰河流血穴傾山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舌是慎慎乎語笑三
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貽厥誥

○齒
東方朔曰口
化石神隱傳服神丹三
張蒼無齒
飲乳自餘
溫嶠疾
拔之中國而卒
三年未見高柴子
人部
之喪齒血三
一夜盡生雷書成帝杜皇后少有深色
及帝納采一
爲牛折齊景公爲牛折
以草染異物志
夾在海中以草
唇亡而寒諺曰唇亡而寒
肉濡不決齋
肉不齒決
范睢相
像襄洛
乾肉齒決
范睢相
沒齒管仲
乃落其齒以易其貌
皓齒文
沒齒邑三百飯蔬食
德信
無
類聚
藝文
舌一
莊子曰公孫龍舌舉而不下
斐丹子曰荆軻之斐
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
子戒以國事耻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

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 史記曰平原君

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

萬之師 又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

為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之師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又曰張儀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儀盜壁共執儀

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

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人部 卷百五十五 舌

漢書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齊七十城 沈約宋書曰南郭王義宣生而舌短避

言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神異經曰東荒

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身長一丈頭髮皓白鳥

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英雄記曰曹操

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

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搜神記曰永嘉中

有入竹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乃截血流

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郭

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間強 相

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

三公 舌二帖

載翁語 載翁其莫捫朕匪是出 是出 不避截忠言不

駟不及舌 周生烈曰古者名言之門唇者舌之藩

長舌 相如口舌 以舌為相 妻敬口舌 妻敬以口

梁簡文帝舌賦曰炎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

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

青魯談笑而軍却王言詠而端隆陸有千金之富周

為一說之功復有構扇之端譏諛之迹艷紫凌朱飛

人部 卷二百二十七 十五 舌

黃妬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矜張儀之

餘穢蘇秦之後粉虞卿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

浮偽可息淳風不朽

論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為心氣相驅因舌而

言卷舌翁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

不言徒知有舌之通心未盡無舌之必通心也仲尼

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

樞機之發王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

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三

○唇白

朱脣黑

經鉤命

二五
白

○鼻帖白

問者曰

傷匠莊斷于

飛龍常

○髮類

古盧浦

短也。公曰。

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
禮記威儀曰君乘木

以身禱。翦髮自以爲義。用祈而令上帝。韓子曰。不

公之時宰人上笄而髮統之文公召宰人而謂之宰

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

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脩之果然乃朱

人部 卷五十五 七

公爭從其計疾走出門李曰是何人也家室甚富無

不娶曰吾舅爲之奔何婦曰耶王姑之才浴之事

如特髻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

曰明德后美鬢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前有餘繞髻

前文曰利者言所六風言外持所憂慮臣真備

曹瞞傳曰太祖常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

○智帖

卷一百一十七

事

釋名曰臆釋名曰孔子有文春秋孔廣圖云孔子之

運得卵披列子得伏弩射上漢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

詭門指坼而生禹帝王世紀曰禹母吞而見使

魏犢執富貴羈氏犢傷胸晉文侯結胸山崩經曰有

愛其才使視之犢來胸而見使者結胸結胸國人爲

人結胸如貫胃又曰買胸國湯胸清水蕩值胸值胸

洞胸液開胸碎胸毀胃脫

○心帖白

火精春秋天元命苞曰心者火之

並心無瑕土為日心苟無不競孔叔曰心則不懸旌

楚主曰寡人心死灰荀子心死即死

惺惺如懸旌

死灰荀子心死即死

鄒各見黃叔度則鄙

靈臺

心非僻之心無自
 如面富辰曰心之
 不如水鄭崇曰
 市臣心結今詩心
 如亂矣徐廣曰方
 禮制書以禮道
 寧志以刀開遺之
 玄淵於樹陰下假
 寐夢見一老父
 以學矣於是却返
 可劍承晏子春秋
 曰崔杼弑齊莊
 以除光子曰脩沃
 高宗謂傅巖曰包
 藏禍測度藏
 其心不為頑德義
 為頑曰度心能制
 剗莊子剗心而
 可測度為頑德義
 為頑曰度心能制
 剗莊子剗心而
 先去其剖書剖心
 虛老子云計桑弘
 羊以心計三千
 一卦有臣億萬惟
 億萬心二人同
 心之言其利斷
 如事百君一心可
 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同
 亂武王曰予有亂
 臣忠如金石曰此
 家率江夏諸

卷百十七

王

釋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
臣也是日遷爲漢中將軍
知匪石匪席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作偶心
勞日拙聖人無常聖人無常心以
亡主張六志 緘滕七情 至和爲性 最靈由心
心莊則體舒 心肅則容敬 楚王蕩而祿盡
徐庶亂而計窮 中心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
外貌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矣
○膽藝文類聚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火出焉 吳越春秋
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戶出入嘗之 魏志曰樂進

再至曰當山折等三
公叔千馬陸折等
醫到骨去毒流血
斷而關若死請試莊公中嗣後至將入御止申淵聞
也疑我與女臂斷左臂門者崔子日勿納淵曰
盟續漢書曰單超等五人入謀誅梁冀冀驚動天下帝呼
長臂目顧見耳臂垂過膝李廣猿臂書漢先主

震象為足震龜文抱朴子曰老君足下龜履字大禹
履已接武堂上接武足跡也下不艮不艮足於履傷
人部卷二百七十一
禮樂正子春下衛左傳齊則鮑莊子仲尼曰啓予足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于斬而足席公怒曰必斬而足
日啓予足啓予手

說文曰髑髏頂也廣雅曰顙顙謂之髑髏莊子
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
失理而為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語卒援髑
髏枕而卧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
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為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
也魏畧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
行過家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

以為戲笑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為高平威
遷主時遭曹疑賊寇亂人皆馬蹏自保固見山中火
起飛埃絕烟十餘丈樹顛大焮響動山谷久聞人馬
鎧甲聲謂疑賊土人皆惶恐並散出將欲擊之引騎
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鬚皆燒
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烟火處唯見髑髏
百頭布散在山中咸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
有呂蒙蒙冢中有一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
髑髏也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
數千已而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
人部卷二百七十一
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冢南州異物志曰烏許人
髑髏破之以飲酒

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游目於九野觀化
於人方顧見髑髏委於道傍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
弁糧推命以天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為是上知
為是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
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
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為休息生為役
勞冬之水凝何如春冰之消况我已化與道逍遙與
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為川池星宿為珠玉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侯

讀

人部

人部

卷五十五

住

○形貌帖

和少附

1

○形貌帖

子 209—390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吳時新校訂

人部八

性命性情姓氏 同名字 政名字 附 閨情 名字

○性命

藝文類聚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又曰文王受命以

作周 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 又曰用集大命

於厥躬 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禮記曰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老子曰致虛

人部 卷一百十八

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

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 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又曰五十而

知天命 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

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

一謂之性 春秋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郭靖君

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

受命於戶 漢書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

取天下豈非命也 范曄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

爵高懸得之者命也 楚辭曰哀時命者屈原所也

○性命二帖

案本作命

盡性至命 窮理盡性 達性遂命 莊子曰聖人達得之

聽天自命 自是以聽天命 得之有命 文子曰所於命

遇於世命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故君子能以其

不能以受其福 不忍為惡 未能必免其禍 故君子能以其

逢時必讓 何不幸之有 不得聞 論語性與天道 不可

變 老子曰性不可逸 可長 命不可長也短而聞 遂志

人部 卷一百十八

國晉仲長敖數性賦曰趙荀卿者書言人性之惡弟

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

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

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

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齟齬總而言之少堯多

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

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隸僅豎唯盜唯

竊而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蠶屬未知勝

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

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蓋爾

繁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禁

斷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真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羣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嶮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亦不晚

論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入部

卷一百一十八

三

性命

張良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興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晉懷准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

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韃蔽玄黃應五方之色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矩鉤者中繩輪橈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持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倖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醎百

入部

卷一百一十八

四

性命

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懲勲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喘蠕並爲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侯風暴田漁候豺獾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麝卵燕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逼五紆是夏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

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承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
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
天閔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
褐冠冕黼黻必以懸人有明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
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管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
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
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廢類混成而非其力蕩乎
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體而不易化而不易

人部

卷百天

五

性命

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鬼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
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
箭漏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
人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鐵羽
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
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嶽嶽弟璉並一時之秀士
也嶽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
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
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徵於侍郎位不登於

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
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韜奇才而莫用候
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管奎平原骨填川谷堙
滅而無聞者豈勝道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其斯之謂矣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
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觀韓彭之豹變謂驚猛
致人爵見張桓之朱叔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
運之而趨乎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其無可
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
死而不戚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

人部

卷百二十八

六

性命

董相不遇之文乎

○性情

情遷

性成習以性成好潔邪壯公下改剛後

情遷情遷以性成習以性成好潔邪壯公下改剛後
高獲與世祖有舊祖曰欲善當改剛性遷物因物有
後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遂辭去遷物因物有
不和志和反情以利貞性易利貞者愛惡愛惡相攻而
相感而生又厚貌深文明近論語性相近韋弦自戒
急佩韋自戒又厚貌深文明近論語性相近韋弦自戒
韋自戒成安性後漢范滂性狷急佩韋自戒長短自裁
遵曰入各有所性長短自裁子欲觀情以律視性以
為我亦不能吾將效子亦欲觀情以律視性以
歷明王所宜獨行則自然互性不相害五行所屬
六情更廢興東方性禮北方性智知臣在情律

君曰知臣之猶風上以吟詠

魏徐幹情詩曰高殿鬱崇崇廣廈凄冷微風起

不返我飾為誰榮鑪薰閣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

常色金翠暗無精嘉有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

寂寂唯聞燕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晉張

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

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

威怨宵長撫枕獨嘯嘆感慨心內傷又曰君子事

時役幽憂懷苦心初與三載別於今久滯淫昔耶生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八 七 性情

戶牖庭內自成陰閉鳥鳴翠偶草蟲相和吟心悲易

感激俛仰淚流襟願託晨風翼東帶侍衣衾又曰

明月曜清景曜光照玄堦幽人守靜夜迴身入空帷

東帶侯將朝廓落星辰稀假寐交精爽覩我佳人姿

巧笑媚歡靨聯娟昨與肩痛言增長歎悵然心獨悲

○姓氏白 歐陽附

請族傳無駭卒錫姓夏書曰錫上姓注以官族有

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注謂族姓薛庶姓也我命

展公命以字為氏無賜金以休屠作金人祭天

金氏倉吏 官者以倉氏今倉氏吏是也王葛

不言王與諸葛氏曰人言王葛諸侯以

字諸侯位半不得賜姓先諡為族或先人之諡注

以故臣因其上字也先諡為族或以先人之諡注

族以別生分類也其姓別氏分姓類保姓受氏

傳曰若夫保姓受氏無疆之國無以生以賜姓

生故以不絕祀也國無以生以賜姓若漢第

陳為姓昨上而命陳之類也命次第為氏後漢第

先齊諸田氏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

為足備物多則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

品法同徒効之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

見改姓推律氏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

下改姓推律氏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

去改姓推律氏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

足為東張祿氏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定品昭穆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八 八 性情

公馬矢大司徒馬客本姓嵇山嵇康其先姓奚以

改是吳志是饑本改徐氏孔融之建氏字民無上可

以官號或為祖名改徐氏孔融之建氏字民無上可

生青橫生思諱本改徐氏孔融之建氏字民無上可

姓南氏改陳晉陳元達字長宏後侯主家與少兒通

漢灌夫父張孟為灌則舍人避仇改陳本姓灌

得幸進之二十石家姓潘氏避仇改陳本姓灌

為客變伯齊載盛往來太原上黨所過盡除

○名字 附

制義曹穆侯以除之後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

也夫名以制義以成師北禮則生君命待事子

太子名以制義以成師北禮則生君命待事子

孫待事而名之揚州之侯後馬名曰揚州叔寤生

孫待事而名之揚州之侯後馬名曰揚州叔寤生

孫待事而名之揚州之侯後馬名曰揚州叔寤生

公寤主驚姜氏升卿虞訓祖父為徽更有陰德曰晉
故名曰寤生升卿虞訓祖父為徽更有陰德曰晉
字升三明明然漢段熲字紀明與皇甫嵩同明二程後漢
字卿朝號二釋字允明充父達晚始生充言後有
釋京師號二釋字允明充父達晚始生充言後有
應石打碎字郎子開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堅
賞桓石打碎字郎子開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堅
謙以見其意故名之曰有依謙其子弟作名皆依
仲玄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以玄默守子難犯易
使汝曹稱名思易避今太子孫權曰禮名子難犯易
義不逾越也思易避今太子孫權曰禮名子難犯易
小同後漢鄭玄字思益孔融有遺腹子同幼名冠字
禮云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者嘉名是
聯錫予嘉名正名言不順則君臣同名曰臣有
華錫予嘉名正名言不順則君臣同名曰臣有
人部卷百八十九
惡人曰衛惡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之名不世
奪人之名惡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之名不世
子同名禮大夫之子不三月而名禮之子三月而名
之咳謂二十而字冠而字名終將諱諱事神名終
撫子頭二十而字冠而字名終將諱諱事神名終
將諱名失則愆傳二名非禮公羊曰仲忌此何忌也
為諱一字為名難言而易諱求名而亡此謂名父前
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通下
子名君前臣名以名生為信問名於申繻對曰
凡名者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問名
唐叔虞魯公子友案唐叔虞生有文在手曰虞遂名
虞成季生而有文在以德命為義武王名昌以類
手遂以命之為友以以德命為義武王名昌以類
命為象尼丘山遂名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人鱣
取於父為類同生日同不以國慶職不以官以

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不以山川魯以武廢二
司空改司徒為司空城也
魯獻公武公名故廢不以山川魯以武廢二
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名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以畜
廢不以器幣以器幣不以日月不以禮曰名子者同名字
驚座漢陳遵字孟公家俠所在人懷之唯恐在後時
中莫不稱其為陳孟公家俠所在人懷之唯恐在後時
導因號其人為陳孟公家俠所在人懷之唯恐在後時
母來告其不信之及三稱南比人謂其子名張玄之與
時稱南比人謂其子名張玄之與
惡其號稱疾見詆更著小改名字已孤不更君于已
為後故改諸葛喬字伯侯後改名字已孤不更君于已
改其名慕相如史有司馬長卿名大子慕相字本京
人部卷百八十九
兆後漢趙岐字邠鄉初名嘉生御史臺字臺卿後改
名曰生楚王曰邠字邠鄉初名嘉生御史臺字臺卿後改
日為邠邠鄉初名嘉生御史臺字臺卿後改
悔而變名邠鄉初名嘉生御史臺字臺卿後改
○附情一類聚
毛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客
又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子美忘此誰與獨旦又
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
垤婦歎于室又曰采綠刺怨曠也幽上之時多怨
曠者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子髮曲薄言歸沐終朝

采藍不盈一簪五日爲期六日不簪 又曰靜女其
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又曰燕爾新
婚如兄如弟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 左傳晉叔向曰昔賈
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以如皁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 又晉文公謂季隗曰待我二十
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而是而
嫁則就木焉 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
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
食賜畫臺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向之而笑傷人
見以白王王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
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聞 漢書曰張敞
爲婦畫眉帝知問之敞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
此者 又李夫人得幸武帝而卒上憐閔焉圖畫其
像於甘泉宮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
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曰夫人病
亦其始將不起一見我爲託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
傳言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面
向壁歔歔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獨不可一

卷二百六

十一 閨情

見上屬託兄弟耶夫人曰不見帝者乃欲深託兄弟
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上所戀戀念我以乎
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昔必且畏惡我尚肯
思復錄其兄弟哉 世說曰王渾妻鍾夫人每嘗卿
渾渾曰詎可爾妻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
誰當卿卿 又曰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奉倩病熱
奉倩乃出中庭取冷還以身覆之妻亡人叩不哭而
神傷無幾奉倩亦卒 又曰孫楚妻亡至祥仍爲詩
以悼之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
見此使人增伉儷之重 風俗通曰有張伯偕仲偕
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偕乃戲問
曰今日妝飾好不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乃趨避
之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爲仲偕告云向大錯誤伯偕
曰我故伯偕也 湘川記曰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
不從思憶舜以淚染竹竹盡爲斑
閨情二帖 案本作別
牽衣 文帝詩將適千 欽枕 福天不在欽枕 隨 簾
攀李 攀桃李 今 樹萱 昔詩曰安得萱草 作泥 語
水泥 化石 望夫 歸身 化 織 刈 文 寶 治 妻 織 錦 守
空牀 數 獨 守

卷二百六

十一 閨情

古詩曰青青河畔草詩藹園中柳盈盈樓上女
皎當慙牖我我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
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歎獨守 又曰蘭若生
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欸感四時美人在
雲端天路隔無期 魏曹植詩曰攬衣出中閨逍遙
步兩楹閒房何寂寥綠草被堦庭空穴自生風百鳥
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佳人在遠道妾身
單且笑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
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齊身奉衿帶朝夕
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承副我中情 又曰明月照高
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
誰云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
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
風長逝入君懷君懷時不開妾心將何依 魏徐幹
室思詩曰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
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
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晉陸機擬青
青河畔草詩曰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
女婀娜當軒織粲粲嬌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
歸偏樓獨雙燕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又擬蘭

若生春陽詩曰嘉樹生朝陽陽疑想封其條執心守時
信歲寒終不凋美人何其曉曉的在雲霄 晉張華
情詩曰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夕
不成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 又曰君居北海
陽妾在江南陰縣邈極脩途山川阻且深承歡汪隆
愛結分投所欽衛恩守篤義萬里託微心 又詩曰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
佳人不在茲取之欲誰與巢居知寒風穴處知陰雨
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梁簡文帝春宵詩曰花
樹含春葉羅帳夜長空風聲隨條韻月色與池同綵
綵徒自襲無信往雲中 又曉思詩曰晨禽爭學轉
朝花亂欲開鑪煙入斗帳屏風隱鏡臺紅妝幾盡淚
蕩子何當來 又冬曉詩曰冬朝日照梁含怨下前
牀帷寒竹葉帶鏡轉菱花光會是無人見何用早紅
妝 又秋閨夜思詩曰非關長信別詎是良人征九
重忽不見萬恨滿心生夕門掩魚鑰宵牀悲畫屏迴
月臨堦度吟蟲繞砌鳴初霜隕細葉秋風吹亂螢故
妝猶累日新衣製未成欲知妾不寐城外擣砧聲
又倡樓怨節詩曰朝日斜來照戶春鳥爭飛出林片
光片影皆麗一聲一轉煎心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

漢晉浮年馳節流易盡何爲忍意入春

又春別詩

曰別觀蒲葦帶實垂江南蒼生連枝無情無意又

如此有心有恨徒別離又詩曰可憐淮水去來潮

春隄楊柳覆河橋淚痕未燥誰終朝行間玉佩已相

要又詩曰桃紅李白若朝粧若持憔悴比新芳不

惜暫住君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梁元帝與閨詩

曰鳥鵲夜南飛良人行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揭

衣願織迴文錦因君寄武威又閨怨詩曰蕩子從

遊宦思妾守房櫳塵鏡朝朝掩寒牀夜夜空若非有

權恍何事久西東知人相望否淚盡夢啼中又別

人部

卷二百廿八

十五 閨情

詩曰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霞花朝月夜

動春心誰忍相思今不見又曰試看機上蛟龍錦

還瞻庭裏合歡枝映日通風影珠幔飄花拂葉度金

池不聞離人當重合唯悲合罷會成離又曰門前

楊柳亂如絲直置佳人不持適言新作裂紈詩誰

惜今成織素辭又曰日暮徙倚渭橋西正見流月

與雲齊若使月光無近遠應照離人今嘆啼又曰

別離花枝不共攀別後書信不相關欲覓行人寄消

息依常潮水與應還又曰三月桃花含面脂五月

新油好煎澤莫復臨時不寄人漫道江中無估客

梁武陵王蕭紀夜夢詩曰昨夜夢君歸妾下鳴機

極知意氣薄不著去時衣故言如夢裏賴得鴈書飛

梁范雲擬古詩曰自君之出矣羅帳咽秋風思君

如蔓草連延不可窮梁王僧孺爲人傷近而不見

詩曰麗女鳳凰樓漢姬相梁殿誰過仙將死音容不

可見獨我一心人同鄉不異縣異縣不成隔同鄉更

脉脉脉脉如牛女幽幽寄一語梁蕭子顯春別詩

曰翻鸞度燕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鴉

手歸誰能對此空中憶又曰幽宮積草自芳菲黃

鳥芳樹情相依爭風競日常聞響重花疊葉不通飛

人部

卷二百廿八

十六 閨情

當知此時動妾思慙使羅袂拂君衣又曰街悲攬

涕別心知桃花李花任風吹本知人心不似樹何意

人別似花離梁劉綏閣怨詩曰別後春池異荷盡

欲生木箱中剪刀冷臺上而脂凝纖腰轉無力寒衣

怨不勝又秋閨詩曰樓上起秋風絕望秋閨中燭

溜花行清香然餘欲空徒交兩行淚俱浮妝上紅

梁吳筠閨怨詩曰胡笳屢悽斷征蓬未肯還妾坐江

之介君成小長安相去三千里參差書信難四時無

人見誰復重羅紈又曰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

綠鬢愁中改紅顏啼裏滅非獨淚如珠亦見珠成血

願為飛鵲鏡，翩翩照離別。又古詩曰：賤妾思不

堪，採桑渭城南，帶城連枝繡髮亂，鳳皇花舞依長

薄，鵲飛愛淥潭，無由報君信，流涕向春蠶。梁庾肩

吾春宵詩曰：征人別來久，年芳復臨牖，燭下夜縫衣

春寒偏著手，願及歸飛鴈，因書向高柳。又冬曉詩

曰：鄰雞聲已傳，愁人竟不眠，月光侵曙後，霜明落曉

前，繁縷起照鏡，誰忍插花釵。梁劉孝綽春宵詩曰

春宵猶自長，春心非一傷，月帶園樓影，風飄花樹香

誰能對雙燕，願與守空牀。又冬曉詩曰：冬曉風正

寒，偏念客衣單，臨粧罷鉛黛，含淚翦綾紈，寄語龍城

人部 卷百二十八 七 下 關 關

下詎知書信難。又古詩曰：燕趙多佳麗，白日照

紅妝，蕩子十年別，羅衣雙帶長，春樓怨難守，玉堦悲

自傷，對此歸飛燕，銜泥繞曲房，差池入綺幕，上下傍

雕梁，故居猶可念，故人安可忘，徒然顧枕席，誰與同

衣，棠空使蘭膏，夜爛爛對繁霜。梁何遜閨怨詩曰

曉河沒高棟，斜月半空庭，牕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

含情下翠帳，掩涕閉金屏，昔期今未反，春草寒復青

思君無轉易，何異北辰星。又詠倡婦詩曰：暖暖高

樓暮，華燭帳前明，羅帷雀釵影，寶瑟鳳雛聲，夜花枝

上發，新月霧中生，誰念當牕相，望獨盈盈。梁劉

孝儀閨怨詩曰：本無金屋寵，長作玉堦悲，一乖西北

麗，寧復城南期，水巷愁無歇，應門閉有時，空勞織素

巧，徒為團扇詞，匡牀終不共，何由橫白私。梁劉孝

威春宵詩曰：花開人不歸，節暖衣須變，迴釵挂反釵

拭淚繩，春線今夜月，輪圓胡兵必應戰。又冬曉詩

曰：妾家邊洛城，慣識曉鐘聲，鐘聲猶未盡，漢使報應

行，天寒視水凍，心悲書不成。梁劉孝先春宵詩曰

夜樓明月空，露下百花鮮，情多意不設，啼罷未歸眠

燉煌定若遠，一信動經年。又冬曉詩曰：晨霞影翠

帷，思婦織霜絲，經寒牽杼滿，釧冷調梭遲，乍廢倡樓

人部 卷百二十八 木 下 關 關

粉貪赴遠人期。梁王筠閨情詩曰：月出宵將半，星

流曉未央，空閨易成響，虛室自生光，嬌羞悅人夢，猶

言君在傍。又向曉閨情詩曰：北斗行欲沒，東方稍

已暉，晨雞初下棲，曉露上霜衣，余稠徒有設，信誓果

相違，詎忍開朝鏡，羞恨掩空扉。又春遊詩曰：叢蘭

已飛蝶，楊柳半藏鶂，物色相煎蕩，微步出東家，既同

翡翠翼，復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迴君流水車。梁

陸厥詩曰：自憐斷帶日，偏恨分釵時，留步惜餘金，

意結愁眉徒，知今異昔空，使怨成思欲，以別離意獨

向靡無悲。梁鮑泉寒閨詩曰：行人消息斷，空閨靜

復寒風急朝機燥鏡暗晚粧難從來腰自小衣帶就
中寬 梁鄧鏗閨怨詩曰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
蕞挂頻銷葉庭樹幾攀枝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
終須一相見併得兩心知 又月夜閨中詩曰閨中
日已暮樓上月初華樹陰綠砌上牕影向牀斜開屏
爲客書卷帳照重花誰能當此夕獨處煩偏家 梁
蕭子暉春宵詩曰夜夜夢君在合露低蟲聲繞
春岸月色思空閨情語長安曉 寄遠四 又冬
曉詩曰步欄光欲通曙鳥向西東燭滅傳餘氣惟香
開曉風繁化無處盡還銷寒鏡中 梁劉邈秋閨詩
木部 卷百二十八 九 閨情
曰螢飛綺牕外妾思霍將軍燈前量獸錦簷下織花
紋墜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事衣成不暇
薰 梁蕭子雲春思詩曰春風蕩羅帳餘花落鏡奩
池荷正卷葉庭柳復垂簾竹柏君自改團扇妾方嫌
詎能憐故素終爲泣新練 梁何思澄古意詩曰故
交不可忘猶如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茱萸香妾
有鳳皇曲非無陌上桑薦君君不御抱瑟自悲涼
梁朱越賦得蕩子行末歸詩曰坐樓愁出望意意不
思春無柰園中柳寒時已報人捉梳羞理鬢挑朱欄
向屏何當上路晚風吹還騎塵 陳陰鏗南征閨怨

詩曰湘水舊曾深征客理難尋獨愁無處道長宵不
自禁逢人憎解佩從來懶聽音唯當有夜鵲南飛似
妾心 又秋閨怨詩曰獨眠雖已慣秋來只自愁火
龍恒暖脚行障鎮牀頭眉含黛但欲啼將粉共流誰
能無限別唯守一空樓 陳李爽山家閨怨詩曰山
中多早梅荆扉遠曙開竹巾君自折荷衣誰爲裁行
雲無處所人任在陽臺 陳張正見山家閨怨詩曰
王孫春好遊雲鬢不勝愁離鴻暫罷曲別路已經秋
山中桂花晚勿爲俗人留 又賦得佳期竟不歸詩
曰良人萬里向河源倡婦三秋思柳園路遠寄詩空
木部 卷百二十八 十 閨情
織錦宵長夢反欲驚魂飛蛾屢繞帷前燭衰草還傷
階上玉銜啼拂鏡不成粧促柱繁絃還亂曲時忿無
移竟不歸偏憎信急夜縫衣流螢映月明空帳疎
從風入斷機自對孤鸞同影絕終無一鴈帶書飛
陳江總賦得空閨怨詩曰蕩妻怨獨守虛姬傷獨居
瑟上調絃落機中織素餘自羞淚無燥翻覺夢成虛
復嗟長信閣寂寂往來疎 又爲姬人怨服散詩曰
天寒海水慣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宜庭中芳桂憔悴
葉井上疎桐零落枝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鴉多情恒
結伴非爲隴水望秦川直置思君腸自斷薄命夫婿

好神仙逆愁高飛向紫煙金丹欲成猶百鍊玉酒新
熱幾千年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念仙童一丸藥自悲
行處綠苔生何惜啼多紅粉落莫輕小婦狎春風羅
襪也得步河宮雲車欲駕應相待羽衣未去幸須同
不學蕭史還樓上會逐如娥戲月中 又閨怨詩曰
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窓前池上鴛鴦不獨
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并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
獨眠遶西水東春風少前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
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文曰蜘蛛作絲蒲帳中
芳草結葉富行路紅臉脉脉一生啼黃鳥飛飛有時

入部

卷一百二十八

主

調情

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國梁元帝蕩婦秋思賦曰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
自憐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
幾千天與水今相逼山與雲今共色山則蒼蒼入漢
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雙翼秋何月而
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
露萎庭蕙霜封堦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
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
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
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繁翠眉歛啼多紅粉漫

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
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梁江淹倡婦自悲賦
曰自趙東來舞漢宮瑤席金陳桂枝嬌春素壁翠
樓明月徒秋歌聲忽散倡人復愁君王更求露色未
晞侍青鸞以雲徒夾丹輦以霞飛願南山之無隳指
壽陵以同歸俄而綠衣坐奮白華卧進屑骨不憐抵
金誰恡九重以閉高門自蕪青苔積兮銀閣澁網羅
生今玉梯虛度九冬而廓處經十秋而分居傷營魄
之已盡畏松柏之無餘去柏梁以掩袂出桂柱而斂
眉視朱殿以再暮撫顛華而一疑 周庾信蕩子賦

入部

卷一百二十八

主

調情

曰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恒冰合
關山唯明月况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紗牕獨掩羅
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蘭閨羅
敷總髮弄玉初笄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別後關情無
復情儻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游
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前日漢使著章臺
聞道大壻定應迴手巾還欲燥愁眉即刺開逆想行
人至迎前含笑來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吳時堯校訂

人部九

哀傷

悲

愁

喜

怒

忿怒附

○哀傷

類聚

毛詩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

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 又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

擣 左傳曰魯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

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子仲為不道殺適立庶

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曰晉不哀吾喪而滅

人部

卷百二十九

哀

吾同姓 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又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使

子貢問之對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

又死焉 又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又曰傷哉貧

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為禮 又曰孔子過衛遇舊館

人之喪夫子入哭之出使子貢脫蹻而賻之曰予向

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 論語曰關雎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 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華落悲心

家語曰閔子騫

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瑟使之絃切切而悲孔子

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列子曰燕人生長

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

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

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潛然而泣指壠曰

此君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說苑曰鮑叔死管

仲舉上社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

而況為之哀乎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

人部

卷百二十九

哀

死哭之甚哀曰益友不卒復何聞乎 王隱晉書

曰庾亮兄子孤卒亮既哀其孤又痛其成人而未娶

無柩而號每哭聽者皆泣人不哀其喪感其哀也

又曰阮籍鄰家女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甚哀 沈約

宋書曰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

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

泗交橫上其悅以為豫州刺史上又令羊志哭志亦

鳴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答曰

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琴操曰孔子遊於泰山見薪

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俗說

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夫心病 秦州記曰隴
西郡有隴山山東人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哀傷
詩魏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
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
氣力索精蒐靡所迴嘉穀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
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又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
清涼客子易為感感此用哀傷攬衣久躑躅上觀心
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
未央遂坐長歎息憂憂難可忘 魏王粲七哀詩曰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入部

卷一百十九

三

哀傷

親戚對我悲朋友追相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又詩曰荆蠻非我鄉何人久滯滯方舟邇大江日
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流波激清響猴
後臨岸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
我發悲音 晉張載七哀詩曰秋風吐商氣蕭瑟掃
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朱光馳北陸浮景想
西沈顧望無所見唯觀松柏陰蕭蕭高桐枝翩翩孤
栖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蚯蚓吟哀人易感傷覽物增
悲心 晉潘岳關中詩曰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

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為
秋俘 又哀詩曰淮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
歸雲葉落何將連山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聞
鳥聲室暗知日夕晝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
悲窮泣下霜枕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
能幾誰能弊金石 宋顏延之辭難潮滿詩曰徘徊
春郊句俛仰引單僚一塗苟不豫百慮畢來侵永懷
交在昔有願誓悲琴寫言勞堵事將用慰亡簪 齊
謝朓銅爵臺妓詩曰總帷飄井幹尊酒若平生鬱鬱
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跡婢媛空復情玉座

入部

卷一百十九

四

哀傷

猶寂寞况乃妾身輕 梁簡文帝傷美人詩曰昔聞
倡女別蕩子無歸期今似陳王歎流風難重思翠帶
留餘結苔階沒故綦圖形更非是夢見反成疑薰鑪
含好氣庭樹吐華滋香燒日有歇花落無還時 梁
沈約蕭丞相第請世子車中作詩曰廉公失權勢門
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况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
履故餘聲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何當九原上鬱
鬱望佳城 梁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伏軾窺東
苑收淚下王橋昔時方轂處於今共寂寥夾池猶裊
裊仙樹尚迢迢一同西靡柏徒思芳樹蕭 梁王筠

和蕭子範八元集下第詩曰昔入雅陽苑連步披風雲今遊故臺處回草間無人皓壁留餘篆蕙圃有餘芬行人皆隕涕何獨孟嘗君 梁何遜行經范僕射故宅詩曰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暮無復車馬歸漱澗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閑寂今如此行客盡霑衣 又銅爵臺妓詩曰秋風木葉落蕭瑟絃管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寂檐宇曠飄飄帷幔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梁劉孝綽銅爵臺妓詩曰爵臺三五日歌吹似佳期定對西陵晚松風飄素帷危絃斷更接心傷於此時何言留客袂翻掩入都

卷一百三十九

五 哀傷

望陵悲 梁庾肩吾亂後經吳郵亭詩曰郵亭一迴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即吳門隳戎鞭伊洛雜種亂輾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牖爰雖隳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雪五陵冤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周庾信傷周處士詩曰冥漠爾遊岱悽涼予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遂令從渭水投釣往江濱 陳張正見銅爵臺詩曰荒涼銅爵晚嵒落墓田通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人疏瑤席

今曲罷總帷空可惜年將淚俱盡望陵中 陳沈炯長安還至方山憺然自傷詩曰秦軍坑趙卒遂有一人生雖還舊鄉里危心曾未平淮源比桐柏方山似削成猶疑屯虜騎尚畏值胡兵空村餘拱木廢邑有頽城舊識莫不盡新知皆異名百年三萬日處處此傷情 又傷顧野王詩曰獨酌一樽酒高咏七哀詩何言蒿野別非復竹林期塔荒鄭公草戶闌董生帷人隨暮樅落客共晚鶯悲年衰兩如此傷心獨幾時 又和張源傷往詩曰小婦當壚夜夫塔凱師年正歌千里曲翻入九重泉機中未斷素瑟上本留絃空入都

卷一百四十

六 哀傷

帳臨窓掩孤燈向壁燃還悲塞壘曙松短未生煙 國後漢蘇順歎懷賦曰悲終風之隕籜條枝梢以摧傷桂敷榮而方盛遭暮久之隆霜華非非之將實中禾零而消亡童鳥濬其明哲悲何壽之不將嗟劉生之若茲奄彌留而未喪 魏文帝感物賦曰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在南征荆州還過鄉里舍馬乃種諸蔗于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未歎乃作斯賦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翳鬱仰沈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溜之泠泠掘中堂而爲圃植諸蔗于

入部

卷百十九

七

哀傷

前庭涉炎夏而既盛迄涼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
信人物其有之 魏高貴鄉公傷薨賦曰主帥東征
宗正曹並以宗室材能兼侍中從行到頃得疾數日
亡意甚傷之爲作此賦宗臣充于常伯體材藝而中
良何昊天之不怙遺暴疾而隕亡惟厥疾之初發若
常疾之輕微未驚日而沈篤氣慨慨而耗衰岐鵠騁
技而弗救豈藥石之能追精魂忽已消散神渺渺而
長違 魏王粲傷天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
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太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
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懇求寬
入部 卷百十九 七 哀傷

入部

卷百十九

八

哀傷

芝焚而蕙歎荷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淵年彌往
而念廣塗薄暮而迫近顧舊愛於遺存得十一於千
百 又愍思賦曰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
姊衙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
慘惻之感時方至其儵忽歲既去其晚樂來日之
有繼傷頽年之莫纂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
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兮階際顧瞻兮
屏營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冷冷僕從爲我悲孤
鳥爲我鳴 又大暮賦曰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
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
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
達庶以開夫近俗矣夫何天地之遠闊而人生之不
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惟歲而俱喪徒假願於須
臾指夕景而爲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弊於
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掩淚望門舉音敷幄席
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
聲散饌饌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
慙道而哭之扁幽戶以大畢泝玄闕而長辭歸無塗
音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塗兮曷
因庭樹兮葉落墓草兮根陳 晉王愨妻鍾遐思賦

曰惟仲秋之慘悽百草萎悴而變衰燕翔逝而歸
蟋蟀鳴而相迫坐虛堂而無寥嗟我心之多懷悵遐
思而內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謀民生之未幾吾何
爲其多愁涼風蕭條露霑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我懷
感飛鳥之及鄉詠衛女之思歸於是周遊客與逍遙
彷徨悲民生之有促顧輕舉之遐翔 鈕潛母係氏
悼艱賦曰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
何怙哀壅瘁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
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
嬪於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褻服以

入部

卷百十九

九

哀傷

斬衣代羅幃以綳布仰慈尊以飲泣無孤景以協慕
遇飛廉之暴骸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頽雲
下而無際頓余邑之當春望嘆陵而鬱青瞻空宇之
寥廓懸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
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宋謝靈運感時賦
曰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頽年致悲時懼其速豈能
忘懷乃作斯賦相物類以追已閱交臂之匪賒揆大
耄之或遄指崦嵫於西河鑒三命於予躬恒行年之
蹉跎于鷗鳥之先號挹芬芳而夙過微靈芝之頻秀
迫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又

傷已賦曰嗟夫下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
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於
君子眇徂歲之驟經親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美物
終歲徂而感已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余
稠而載坐關櫓慨以迴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
清陰想輕綦之往跡食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燠
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而絕曲奏清生之促調 宋
顏延之行殯賦曰嗟我來之遠遠親行殯於水隅朋
朽棺以掩壙仰枯顙而枕嚮資沙礫以含實藉水草
之穠儲撫躬中塗太息蘭渚行徘徊於末路時悄愴

入部

卷百十九

十

哀傷

於川侶 宋鮑昭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美中河露
團秋槿風卷寒羅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
若箭絃如影滅地猶星殞天瘳華宇於明世閉金烏
於下泉修堂廡而下降歷幃戶而升基志存業而遺
緒身先物而長辭日月飄而不留命儻忽而誰保髮
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 梁蕭子範傷往賦曰
彼蘭菊之芳茂及藥種之榮色終於邑乎繁霜俱飄
飄於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榮於有識况獨立之
妍媛信盈盈而挺植去倡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
摧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肯抑詠美媵而自箴歌忠

妾而爲式痛妖姿之不留惜華年之中天冀寵之
未慶忽從颺而先標魂一逝而莫追夕有長而無曉
惟君侯之惆悵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仿
像而疑真懷方士之良術顯有憑而致神周庚信
哀江南賦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
陵瓦解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狼狽流離至于暮齒
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鍾儀君子
入就南冠之以季孫行人留紆西河之館申包胥之
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孫策以天
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

人部

卷百十九

十一

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
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
之固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嗚呼山岳崩頽
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
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賦曰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
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爾乃傑構構扇憑陵
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
高宴竟遭夏臺之禍遂觀堯城之變遂乃韓分趙裂
鼓卧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誠臣卷舌
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

悲三州則父子離別於是桂林顛覆長洲糜鹿潰潰
沸騰茫茫慘騷競動天關爭迴危軸保室數而未飽
待能蹙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是同曹社
之謀人有秦庭之哭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謝風臺
池平樹古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中宗之夷
凶靖亂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
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流猜則方逞其欲藏疾
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旣而齊
交北絕秦患西起况背關而懷楚冀端委而開吳驅
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

人部

卷百十九

十二

劫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遼泉之誅况以參
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終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
軫亡吳之歲旣窮入郢之年斯盡周舍鄭怒楚結秦
怨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
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轍沓漢鼓於雷門雖復楚有七
澤人稱三戶辭洞庭兮落木去洛陽兮極浦熾火芳
焚旗貞風兮害蟲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
城長林故營徒思壯馬之林不見燒牛之兵童慢支
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水而馬渡關未曉而雞
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朝蔡之所雲夢僞遊之

地荒谷縊於莫敖治甫因乎羣帥
劓穿捐拉鷹鷂批攢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雪散渾然
暗如沙水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
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

晉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曰元方春秋始富德業
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
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
成三徙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
殃厲橫流艱禍仍遭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
並夭戚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於始立崇基
殞於一簣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
母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遇至痛目前廓
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晉潘岳悲邢生曰周文公之苗裔予元舅之洪
胄腐操確其不拔鄉譽著而日就妙邦畿而高察雄
壯間以權秀茂實暢矣而休名未衍其財至貧其位
至賤而死之日奔者盈庭停余車而在郊撫靈輓以
增悲瞻輜容而想像曾無覩乎餘輝送子方境垂未
訣芳路岐一別方長絕盡哀芳告離

怨類聚

卷百二十九

十三

家傳

毛詩序曰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又曰角弓父
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
詩也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左
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
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
出怨言不食其食 又曰晉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
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
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聚亂之本也多怨而
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
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

入部

卷百二十九

十四

怨

於周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然勤而不怨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
管其周德之盛乎 又曰子產云我聞忠善以損怨
來聞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
遠於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論語曰
放於利而行多怨 又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春秋渾潛巴曰河水逆流怨氣也 管子曰凡
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之所生在於非理故曰
開禍在除怨 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
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也 續

漢書曰建武三十年三月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會謂泰山不如林放手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人也顏色皎潔聞於國中獻於孝元帝詔不幸納積五六

人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五

在後宮羶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遊倚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餒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

察夫民心

魏阮瑀詩曰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

壽孰能應此身猶復嬰凶禍流離恒苦辛宋鮑昭行路難曰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日今暎沒西山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得自然一滅永罷歸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賤委皇天又曰駕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民生亦有命安能行數復坐愁酌酒小自寬舉杯斷絕歌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踴躍不敢言宋湯惠休怨詩行曰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滿斷絕孤妾腸悲風盪帷帳瑤翠坐

人部

卷一百二十九

十六

再揚暮蘭不待歲離華能幾芳願作張女引流悲繞君堂君堂嚴且秘絕調徒飛揚齊謝朓玉階怨詩曰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安縫羅衣思君此何極中梁元帝送西歸內人詩曰秋氣蒼茫結孟津復送巫山薦枕神昔時慊慊愁應去今日勞勞長別人一梁豫章王蕭綜聽鐘鳴詩曰歷歷聽鐘鳴當知在帝城西樹隱落月東窓見曉星霧露脂肌未分明烏啼啞啞已流聲驚客思動客情客思鬱縱橫翩翩孤鴈何所棲依依別鶴半夜鳴今歲行已暮雨雪向凄

凄飛蓬旦夕起楊柳尚翻低氣鬱結涕滂沱愁思無
所託強作聽鐘歌梁范雲登城怨詩曰楚妃歌脩
竹漢女奏幽蘭獨以闌干笑豈知城上寒梁劉孝
綽班婕妤怨詩曰應門寂已閉非後庭時況在青
春日萋萋綠草滋妾身似秋扇君恩絕屢纂詎憶遊
輕輦從今賤妾辭梁吳均行路難曰洞庭水上一
林桐經霜觸浪困嚴風昔時抽心曜白日今旦卧死
黃沙中洛陽名工見咨嗟一剪一刻作琵琶白壁規
心學明月珊瑚映面作風花帝王見賞不見忘提攜
把握登建章掩抑摧藏張女彈殷勤促柱楚明光年
入部

卷一百二十九

十七

年月月對君子遙遙夜夜宿未央未央綵女棄鴛鴦
爭見拂拭生光儀策莫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樹
枝不學衡山南嶺桂至今千載猶未知又曰青瑣
門外安石榴連枝接葉夾御溝金墉城西合歡樹垂
條照采拂鳳樓遊俠少年游上路傾心顛倒相戀慕
靡頂至足買片言開胸瀝膽取一顧自言家在趙邯
鄲翩翩青衫復劍端青驪白駁的盧馬金羈綠鞵紫
絲繫蹀躞橫行不肯進夜夜汗血至長安長安城中
諸貴臣爭貴儒者席上珍復聞梁王好學問輕葉劍
客如埃塵古丘壽王始得意司馬相如適被中大才

失辯尚如此何況我輩輕薄人又曰君不見西陵
田從橫十字成陌阡君不見東郊道荒涼蕪沒起寒
煙盡是昔日帝王處歌姬舞女違天曙今日翩妍少
年子不知華盛落前去吐心吐意許他人今旦迴惑
生猶豫山中桂樹自有枝心中方寸自相知何言歲
月忽若馳君之情意與我離還君玳瑁金雀釵不忍
見此使心危又曰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娼家少女
名桃根貧窮夜紡無燈燭何言一朝奉至尊至尊離
宮百餘處千門萬戶不知曙唯聞啞啞城上烏玉蘭
金井牽轆轤丹梁翠柱飛流蘇香薪桂火炊彫菰當
入部

卷一百二十九

十八

年翻覆無常定薄命爲女必已危梁費昶長門怨
詩曰向夕千悲起百恨何嗟及愁思且歸牀羅襦左
掩泣絳樹搖風軟黃鳥弄聲急金屋貯嬌時不言君
不入梁孔翁歸班婕妤怨詩曰長門與長信日暮
九重空雷聲聽隱隱車響絕籠籠恩光隨妙舞團扇
逐秋風鈿華誰不見人意自難同梁何思澄班婕
妤詩曰寂寂長信晚雀聲愁洞房蜘蛛網高閣駭鮮
被長廊虛殿簾帷靜閑階花葉香愁愁視日暮還復
守空牀梁施榮泰王昭君詩曰垂羅下椒闥舉袖
拂胡塵卽卽撫心歎蛾眉誤殺人梁徐悱妻劉氏

班婕妤怨詩曰日沒應門閉愁思百端生况復昭陽
近風傳歌吹聲寵移真不恨讒枉太無情祇言爭分
理非妬舞腰輕 梁王叔英妻劉氏王昭君怨詩曰
一生竟何定萬事良難保丹青失應圖匣玉成秋草
相接辭關淚至今猶未燥漢使汝南還殷勤爲人道
梁范靖妻沈氏昭君怨詩曰早信丹青巧重賂洛
陽師千金盡雲鬢百萬寫蛾眉 陳陰鐸班婕妤詩
曰柏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詩書巧翻爲歌舞
輕花月分窓進苔草共階生憶淚衫前滿單眠夢裏
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 陳昭昭君辭曰跨鞍

入部

卷百二十九

十九

怨

今未訣垂涕別親賓漢地隨行盡胡關逐望新交河
壅寒霧隴日闇沙塵唯有孤明月猶能遠送人
賦漢董仲舒士不遇賦曰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
易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
來矣心之憂兮不期祿矣遑遑匪寧祇增辱矣努力
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
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辯詐而期通
貞士以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繇懷進退之
唯谷彼寔繁之有徒指其白以爲墨目信嫖而視眇
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

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與偕往藏器又量其
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固未知其所從觀上世之清暉
庶士執戟而靡歸殷湯有卜隨與務光周武有伯夷
與叔齊孰若反身於素業莫隨世俗而輪轉雖矯情
而獲百利不如復心而歸一善 漢司馬遷悲士不
遇賦曰悲夫士生之不展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已而
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違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
雖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
惡之難分時悠悠而湯湯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
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闊

入部

卷百二十九

十九

怨

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
賤哲之亂也昭昭洞達胸中豁也昏昏罔覺内生毒
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
聞古人惟耻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年沒乍
起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漢司
馬相如陳皇后長門賦曰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
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
自設兮君不肯而幸臨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
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刻木蘭以爲
櫟兮飾文杏以爲梁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

堂懸明月以自照兮但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
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微以却轉兮聲窈妙而復
揚搏芬若以爲枕兮席茶蘭而散香忽寢寐而夢想
兮魂若君之在傍班婕妤自悼賦曰承祖考之遺
德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闈充下陳於後庭蒙
聖皇之渥惠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翁赫奉隆寵
於增城既遇幸於非位竊庶幾乎嘉時陳女圖而鏡
鑑顧女史而問詩歷年歲而悼懼閔蕃華之不滋白
日忽以移光遂暗漠以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不廢
捐於罪尤奉供養於東宮託長信之末流重曰潛玄

入部

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一

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闈局華殿塵兮玉階苔中
庭萋兮綠草生神眇眇兮客靜處君不御兮誰爲榮
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
過兮若浮魏下風蔡伯喈女賦曰伊太宗之令女
稟神惠之自然在華年之二八披鄧林之曜鮮明六
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話參過庭之明訓才朗悟而
通玄當三春之嘉月時時歸於所人曳丹羅之輕裳
戴金翠之華釧美榮曜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豈偕
老之可期庶盡歡於餘生何大願之不遂飄微軀於

逆邊行悠悠於日遠入窮谷之寒山懸柏舟於千祀
負冤魂於黃泉俄驚虜其如昨經春秋之十二忍胡
顏之重耻恐終風之我萃詠芳草於萬里想音塵之
髮髯所精爽於交夢終寂寞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
爲神靈之所棄仰薜蘿其已落臨桑榆之歔歔入穹
廬之秘館亟踰時而經節歎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
無悅修貞體以深念歎蘭澤之空設佇美目於胡忌
向凱風而泣血梁江淹恨賦曰試望平原蔓草縈
增拱木歛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
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

入部

卷一百二十九

三十一

陵薄暮心動眊且晨興別艷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
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
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慙魂若夫明妃去
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
匿隴鴈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皇兮何期終無絕兮異
域至如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
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畧公卿跌宕文吏齋志沒地長
懷無已若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
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爵青霞之奇志入脩夜之不
賜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

人但聞悲風汨起泣下霑衿亦復含酸茹怨銷落湮
沈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煙
斷火絕閉骨泉壤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
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
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愁類文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沃饒而近鹽魏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
疾郇瑕氏上薄水淺其惡易覲觀則民愁愁則墜隘
於是乎有沈溺重隄之疾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

人部

卷百三十九

三

愁

觀於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哀而 愁也 樂而
不荒 莊子曰不知乎人謂之 知乎則反愁
我軀不仁則害仁則反傷吾身不義則傷彼義則
反愁我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吳欲復讐愁心苦
志中夜抱柱而哭承之以燭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
心之甚也夫復讐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小之急務
也 史記曰虞卿著書八篇號曰虞氏春秋太史公
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於後世 後漢書曰
梁冀妻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 晉書曰王承去官
東渡是時道路盜人懷危懼承每過艱險處之若

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愁喜之色 郭子曰王東海王
初過江登琅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
愁 楚辭曰天問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
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日聞仰天歎息楚有先
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
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
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書寫愁思 又曰漁父者
屈原所作也屈原馳逐江湖之間憂愁吟歎而漁父
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
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人部

卷百三十九

三

愁

後漢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
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
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以懷愁心煩勞 又
曰我所望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
霑襟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又曰我
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霑裳
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又曰我所思
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
贈我錦綈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晉張載擬四愁詩
曰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筒

中布衾以報之流黃素 又曰我所思兮在朔涓欲
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贈之連城璧
又曰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秦山佳人遺
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 又曰我所思兮在營
州欲往從之路阻脩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
南金 宋王徽詠愁詩曰自予抱羈思眇與日月長
載離非宋遠誰謂河難航憂隨積霖密慨因朗旭彰
負之若不勝卽之竟無方如彼引鯢魚待盡守空梁
天地豈私貧運至豈固當既悟非形兆茲數詎可攘
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曰簷露滴爲珠池水合

人部

卷百二十九

五

魏曹植叙愁賦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
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嗟妾身之微
薄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迄
盛年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
之篇章觀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於帝
室充末列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
牀帳而太息慕二親以增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
而徬徨顧堂宇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又愁思賦
曰四節更王芳秋氣悲遙思愴恍若有遺原野蕭
條芳煙無依雲高氣靜芳露凝衣野草變色芳華葉
人部

卷百二十九

五

俗之趨險獨惆悵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迹如吾身之
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汎舟思孤客之可悲
懸予身之翱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
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
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昏以營私
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如賢仰予濟乎長江嗟大
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恒慘慘而
情挽曠年載而不廻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蜒
揚翠霓之華旌絕九霄而高鶩飄弭節於天庭披輕
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

入部

卷百二十九

二十七

志

倚傾驂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紆予袂而收涕
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狼
君之招咎耻于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
遐濱與麋鹿而為羣宿林藪之歲暮野蕭條而極望
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
清水之沈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踐蹊徑之危阻登崑
崑之高岑見大羣之離獸觀偏栖之孤禽懷憤激以
切痛若回刃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為遊綠林而逍遙
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余
行之所招 魏繁欽愁思賦曰何曼秋之慘慘處閑

夜而懷愁潛自日於玄陰翳朗月於重幽零雨濛其
迅集潢淹汨以橫流聽峻階之回雷心沈切以增憂
嗟王事之靡盬士感時而情悲願出身以徇役武簡
書以忘歸時陟帖以旋顧涕漸纓而鮮晞聽鳴鶴之
哀音知我行之多違悵俯仰而自憐志荒咽而摧威
聊弦歌以厲志勉奉職於閑閑 又弭愁賦曰傷有
閑之淑女採薜荔於朝陽露素質之皎皎綰玄髮以
流光結翠葉於珠簪擢丹華於綠房點園的之熒熒
映雙輪而相望襲遊閑之妓服褥阿穀之袿裳紉曉
蘭於纓佩動掩曖以遺芳既容冶而多好且妍惠之

入部

卷百二十九

二十八

志

纖微顧見予之獨立知我情之思歸嗚環瑱以回盼
若欲進而行遲眷紅顏之曄曄何的燦之少羣整桂
冠而自飾敷綦藻之華文從景炎而倚靡縈綿邈以
續紛時瞻眇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 梁簡文帝序
愁賦曰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
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索雖復玉觴浮
枕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長謠
魏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
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
於斯答曰吾所病者愁

是物何物而能病

卷一百一十九

美丸

喜帖

生於風喜生於風形於色喜形於色孔子攝相使孔子由太司寇攝行拓事有

怒帖

遷女

人頌於

犯傳

伏

然必

問陣勢

火怒如

異
不於

怒武

也

深淵

戰
勅魏

志具
不女

燕集

何憂何懼何憂何懼心之憂矣吁可畏也齊
咨涕洟易使民戰慄子畏於匡夕惕若厲

人部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

明東吳俞安期校訂
明上元戴熙朝校訂

人部十

言語言語附行行附隱語隱語附利口利口附笑笑附癡癡附疾疾附談談附哭哭附

○言語類文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述也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詔周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人部

卷一百三十

言語

榮辱之主也毛詩曰胥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又曰君子無易由言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驪蔑惡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驪明也執其手以上曰子若不言幾失子矣又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又曰單子會韓子于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禮記曰事君太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

大言晏小祿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 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戴禮曰黃帝弱而能言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論語曰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繹之為貴 又曰南容三復白圭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又曰凡交近則必入部 卷百二十 二 言語

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鵬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緩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劒戟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不欲

就天下乎而斯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玠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異玠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號阮瞻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於一言 神僊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通萬里之語

言語二帖 身文 介子推曰口實 書後世以含劍刃 若含劍刃不

林藪 樂廣常與裴頠清言欲以理冀土 謂其言貴土也

自口 自口出身 加乎身 有徵 而有徵 故遠近於其

身無瑕 善言無 同心 其言如蘭 足志 誰知其志不

也 有章 有章 無文 行之不遠 興戎 興戎 階亂 生也

詩 為詩 發言 作又 從從 二日 言言 惟口 起在 耳

通 往 子 其 言 中 倫 柳 下 惠 老 吃 管 子 曰 吾 畏 不

十 如 老 吃 年 大 弱 能 類 苦 甘 貌 言 華 也 至 言 實 也

安 定 言 語 也 審 輯 矣 詩 曰 辭 之 輯 事 斯 斯 思 忠 子

諸 思 思 顧 行 行 顧 言 不 可 已 如 是 夫 子 產 有 辭 諸 侯

何釋之若之必有中言必人不厭公叔文子時然後予
欲無言子曰欲無君子文禮文以君仁者其言
也謂曰無為之言一子之言而大言其利其害多言
利之得賜多言而一言大言其利其害多言
中是使賜多言而一言大言其利其害多言
言孟平之知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辭不為功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不出者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不離能言耳屬于垣驕不及舌云能無從乎
無從乎達而已矣已矣易出難悔不可不慎也
口結舌言言語語穆穆皇皇之美宰我子貢

人部 卷百三十 四 言語

科 周勃張相謝大辯若訥 巧言如流 君子約言
小人先言 懷璧與詠 鑠金垂範 一言興邦
片言折獄 其容不改 斯言有章 我求懿德
爾有嘉謀 慎乃出話 似不能言 懲如簧之
言 緘若訥之辯 雖嘉言可聽 而國章難廢
鄙小子之狂簡 竊先生之餘論 當喻以正義
豈移於浮辭 庶遵季布之諾 宜附周任之言
苟不戒於三緘 則必達於千里 既三思而後行
亦一言而為智 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文子之
賢則聞訥訥然不出諸口 仲尼之聖且貴便便

言惟謹

詩 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脩鯢其若轍鮒視滄海
之如濫觴經二儀而踟躕跨六合以翱翔 又細言
詩曰坐臥鄰空塵憑附雖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
釐而尤息 梁殷鈞大言應令詩曰噫氣為風揮汗
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持探遂古 又細言應令詩曰
此舟毛滴游為吸蝸牛國道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梁王規大言應令詩曰俯身豎目入下視見星羅
噓八風而為氣吹四海而揚波 又細言應令詩曰
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翔翺攸眉深而易阻矚目

人部 卷百三十 五 言語

曠而難航 梁王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迫不
得伸杖千里之木鱗橫游之鱗 又細言應令詩曰
冥冥藹藹離朱不辨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鍼孔而
千日 梁張纘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渴日月俱騰
目羅微物動落雲鵬 又細言應令詩曰遨遊蟻目
辨輕塵致睫成宇蠡如輪 梁沈約大言應令詩曰
隘此大汎庭方知九垓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
又細言應令詩曰開館尺椳餘策榭微塵裏蝸角
剡州縣毫端建朝市
諷 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

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呼曰操
是太阿戮一作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
曰壯士憤一作分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
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劒耿介一作倚天外王曰
未也王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
又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
差唐勒宋玉等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
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
乘漚塵體輕蛟翼形微蚤鱗經由滅孔出入羅中唐
勒曰析飛猱以為輿剖糝糟以為舟憑蚺背以顧盼
本部 卷一百三十

附蟻矇而遐遊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魚虱腦一作
腦切蟻肝會九族而同濟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
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一作景
滅昧昧遺形織於蓬末之微幾陋於茸毛之方生視
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
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
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
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
曰么蔑之子形難為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
粒書復得釀昌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

勳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以逼竄於針孔
以自匿宋玉曰析薛足以為權舫粒糠而為舟將遠
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
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
何時達乎杪顛 魏陳暄應詔語賦曰覈生民之要
技實言語以為前樞機誠為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
金人於石階稱石人於左邊鄭僑戎服而無魏張儀
舌存而理瘞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
時語語若乃遶城峻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
嗟魯連纒吐數句鄉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繁帶賢
本部 卷一百三十

百萬之誼譚至於蘭臺靜祕華燭高明徐斟桂醕緩
奏秦聲二三朋好數四才英既說前賢之往行重觀
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機袂盼衡當斯時也何者為
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為守為相並
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
魏王粲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
恥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一言之賜過乎與
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言而排忠退有其譴
晉蘇彦語歲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淵青之世大庭之治玄風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羣動

憎於人子曰禦人以口給屢 未必有德有言者未
 夫子路子曰是與 失之宰我以言取人 美言不信信
 不美子利口惟賢 子貢說辭若卿唇舌 不思若
 訥 徒務如流 御電多言不成中 嗇夫代對
 響應無窮狀釋之 失言言之為言 爲言言之為言
 秀言 漏言言下失其臣 表言其表於夫言子之曰君
 不失 惟口起羞 仰躬是瘁是出仰躬是瘁 君子
 易 怨咎之及而無微故怨咎及之 多言數第先
 辭獲戾 智伯失灌水之言 魏武有辭舌之戒
 水部 卷云三十 十二 刑口
 屢中之能雖聞子貢 數窮之戒終見老聃誹謗毛
 玠下獄毛玠字孝先人有云見黜面妻及入宮者玠
 鍾繇語曰自古有罕 孔融棄市孔融之言生此棄市
 譏黜墨下獄遂黜免孔融之言生此棄市
 君子惡居下訓上 庶人謗詳謗 理謗鍾繇爲廷尉
 得爲漢書口 謗謠謠謠 謠謠謠謠 腹心
 非謗 聲聞於外 言不由中 人胥效矣 我無
 是乎 彼有人焉 謀於長者 去自安之術 效
 滅族之計 惟君子乃能 非聖人之教 九歌導
 屈原之情 五噫寫梁鴻之恨 玉石失真卞和泣
 矣 驚驥齊駕伯樂哀之 殺其管叔見賦於鴟鴞

閱於周公用明於狼跋

○隱語

麥麴楚甲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藟
黃絹幼婦外孫秦客皮謝靈運詩朝卿大夫有秦客
也折皮秦客皮謝靈運詩朝卿大夫有秦客
隱語楚甲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藟
○誦謠楚甲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藟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左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睟其目瞞

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家語曰孔子

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

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

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列子曰堯微

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

仲曰公胡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

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

王使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

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麥終古焉鹵兮

生稻梁 新序曰延陵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公

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兮帶近墓

史記曰曹參為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

又曰衛子夫為皇后弟貴震天下天下歌謠

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書曰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

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如

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又曰馮立為西

河上郡在職公廉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

人部 卷百三十 十三

民歌曰大焉君小焉君云云 東觀漢記曰張

湛為漁陽太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

為政樂不可支 又曰廉范為蜀郡太守百姓

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謝承後漢書曰岑熙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

我有荊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

足下生鼈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

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

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毋不保子

兮安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劉琨除徐從

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惓然不樂思我劉君
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
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
廷上下平 續漢書曰張霸爲會稽郡越賊歸附童
謠曰棄我戰拍我不盜賊盡吏皆休 又曰李燮拜
京兆詔發西園錢石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
謠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
愛如母訓如父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
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復
誤周郎顧 吳錄曰王譚字世容爲成武令民服德
人部 卷百三十 十四 謠
化宿惡奔迸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
空 王隱晉書曰王祥爲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內
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裴秀年
十餘歲時人謠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諸葛恢
字道明荀閻字道明蔡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
三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時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
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爲桓玄所收休之
奔淮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爲之歌曰可憐司馬公
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車頰秦書
曰符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兩邊

種槐下走來輪上有鸞輿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
隴城安死隴城健兒乃謠曰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
愛養將士同心肝 又曰汲桑六月盛夏暑重裴聚
使人扇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
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衣不識寒暑斬他頭 會
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爲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拾
遺民歌之曰徐聖通爲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文士
傳曰東晉太康中人旱哲乃令邑人躬共請雨三日
水三尺百姓爲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
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殷
人部 卷百三十 十五 謠
氏世傳曰殷褒爲榮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
禮讓乃歌曰榮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我
子弟恥訟爭 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
曾不大醉而還恒曰此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小兒
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酪酊
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者曰接羅舉鞭向葛強何如
并州兒 世說曰郗超王珣並以後才爲桓大司馬
所眷珣爲王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形狀
短小時人爲之歌曰髯參軍短王簿能令公喜能令
公怒

歸館晉夏侯湛長夜詩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遇
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
明亭檐間以逍遙兮吟太虛以仰觀望閭闔之昭晰
兮麗紫微之暉煥 晉湛方生懷歸詩曰辭衡門兮
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入
四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慘兮疑晨風悽悽兮
薄暮雨雪兮交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
同素山水兮摧披津壑兮凝互感羈旅兮苦心懷柔
梓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
況君子兮夫故鄉望歸途兮漫漫時江流兮洋洋思

入部 卷一百三十一 十六 誦詩

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無梁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
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思復
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
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
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
異葬夷貊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鴞但逍遙寄語號
吹侶無乃大塵脚

吟類聚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
故聲嚴肅使聽之悽歎也 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

風其上 鹽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 東
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 魏志曰管輅隨
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
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居胡人常騎驢牧羊
諸家牧豎十數人或不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
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 文士傳曰李康清
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所共害故宦塗不
進作遊山九吟

蜀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

入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七 吟

中有三墳壘壘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
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
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口口我
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果是追沐浴洪池奮迅羽
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胡雲鬢鬢行露未晞游魚羣
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
誰

嘯一類聚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叱離條其嘯矣
遇人之不淑矣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

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而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為兵法入莫知其能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排不悅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魏略曰諸葛亮在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管陽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長嘯而不言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人部

卷百三十

十八

孫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印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苦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嘲嘯長嘯與鼓琴音諧會維維然登乃迫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王廣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遇庾至爾日迅風飛帆庾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之人甚樂其歌嘯乃殺猪進之道真食猪不謝世說曰晉文王德威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箕居嘯歌酣放自若又曰劉琨字越石為胡

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而去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入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臭呼之不與言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神境記曰榮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者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異苑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使聞長嘯聲甚清澈

人部

卷百三十

十九

至峯見一人箕踞石上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又曰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顛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佗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乃斷然嘯曰可更作籍又為嘯意盡退還半嶺顛嘯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嘯也夢書曰夢吹簫者欲有求嘯二帖

阮公臺阮嗣宗善嘯聲與琴成增坐成瑨為南陽太

阮人語曰南陽太守本公嘯臺守委任公曹岑

公孝崇農成增也坐嘯竹不如肉晉桓宣武嘗問孟

俗竹不如肉何也蓋石亦復嘯內傳曰海春僊人
曰漸近自然一坐各壁石亦復嘯居獨觀山善養術
時泰山道士鍾紹宇期往來欽其術春變為石人終
不如此乃坐石上仰面而嘯石亦復嘯於下傾山動潤
響過行雲約再拜謝之春知其意莫止即於坐石
上對敬三事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生於虎也靈
源之餘音 姑石之遺響

晉陸雲詩曰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晉郭璞

詩曰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
清絃

賦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
絕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
德之玄奧與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

八部

卷百三十

二十一

戶層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標起
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
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
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
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竿篴優潤和於
瑟琴烈烈颺颺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
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
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聲
驛驛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殷
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武乘或步行悲歌以

諸歡朗長嘯以啓路

晉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
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響猶有限不足以致幽音將未
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首足
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
鼓玄默為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
松答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淨之美而無控制之深歌
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于吐辭送意曲究其
奧豈屑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
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為徵此一至大疑嘯歌

八部

卷百三十

三十一

所拘耶

○笑一類聚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

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又曰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

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

不知啞其笑矣 又曰宴笑語兮 左傳曰晉侯使

邾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

笑於房 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

匡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邾克跛備孫良夫眇曹

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
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論語
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
不取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又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
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記威儀曰君乘土而
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爲道 晏子
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
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
入部 卷百三 三十一
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
臣見怯君一詎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呂氏春秋曰
戎常寇闕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
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
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
如工人以爲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 又曰
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
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然今視之乃眇小丈
夫耳 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
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基之業所就就

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漢書曰匡
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匡說詩解人頤 蜀志曰
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形於色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酒
麻池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名陽至引入言及
平生酒酣宣陽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
人鬪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
又曰石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
門吏馮蕢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馮惶遽誤對忘諱
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
人部 卷百三 三十一
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蜀記曰譙周字允
南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屬
爲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
曰孤欲不能忍況左右乎 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
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
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絡 作以錦雲見
大笑不能自已 又曰陸雲好笑常著緞幘上船水
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又曰桓
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王簿在坐桓公曰王
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答且大笑桓公曰王思道

故能作大家兒笑 項語云師曠御簪平公鼓瑟轢
面笑曰齊侯與其雙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
書之曰某月某日齊侯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而然
有之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慕予兮善窈窕 又曰行不羣
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哈也

笑二

頭沒杯案 魏太祖與人譚論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
大笑至於頭沒杯案中 影見水中 影因大笑落水救之免死
至知笑者終不笑 笑至知 笑者終不笑 笑至知 笑者終不笑

人部

卷百三

二百

巧笑 哂之 笑之 嘖然而哈 莞爾而笑 夫子何哂

笑 弱人必笑 傳 爰笑爰語 載笑載言 詩胡盧也

笑金

鬢首係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
髮鬢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
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智指掌亢
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頽
而復往或嘖噦俯首狀似悲愁怫鬱轉呻吟吟郁伊
或攜手悲嘯嘯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
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

毀賤傾倚臣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諢
之巨觀也

○寢

東晉 晉書 子寢 北堂 北堂 有衣 有衣

無伏 無伏 不尸 不尸 不衣 不衣

炯炯 炯炯 腹便便 腹便便 終夜不寐 終夜不寐

以安身 以安身 明發不寐 明發不寐 終夜不寐 終夜不寐

無覺 無覺 乃安斯寢 乃安斯寢 夙興夜寐 夙興夜寐

聖人責宰子 聖人責宰子 乃安斯寢 乃安斯寢 夙興夜寐 夙興夜寐

人部 卷百三 二五

疾一 類聚 恒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屬裾乘駢馬宿

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半夜來余令吏勿鬪乃相問而

去 又曰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

少新進而猥欲逮及管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

劇而立發疹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召作賦卒暴

及倦臥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疾

一歲而亡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

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烏乎王曰弗

聞軫曰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為越聲楚王曰烏

聞軫曰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為越聲楚王曰烏

聞軫曰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為越聲楚王曰烏

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
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即
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
能無秦聲哉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
取其書使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
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
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秦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
奏為天子異之東觀漢記曰王良以疾歸一歲復
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
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
人部
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三輔決錄曰趙
政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葺七年自慮奄忽乃
為遺令敕兄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
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風
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
耶按上古之時草居路宿惡噬蟲也食人心凡相勞
問者曰無恙乎非為疾也又曰予之祖柳為汲令
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懸有赤弩照
於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使得疾
云蛇入腹後柳使宣於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

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其怡憚

疾二帖白

六極尚書二曰疾二豎晉侯病要微縣君大夫內
首去琴瑟寢東下易貨晉子舉扶而易管商被
聞於不取呻吟吟去琴瑟氣注矣陰天有六氣則生
齒未疾而呻吟吟去琴瑟氣注矣陰天有六氣則生
疾明淫心疾淫腹疾支也何神崇音侯有疾叔何問
臺賈流神也為者不君身也子產曰實沈叔何問
之山神也為者不君身也子產曰實沈叔何問
愛病喪志食飲下重三疾手無二指一目盲兩耳聾
憂病無一肢廢如此之類皆為廢疾廣任兩肢廢兩
人部
目音如此之三問卿疾君問之無算大華矣夫
類皆為疾三問卿疾君問之無算大華矣夫
霍然霍然霍然霍然霍然霍然霍然霍然霍然霍然
之病割腰而後愈之病割腰而後愈之病割腰而後愈
久矣割腰而後愈之病割腰而後愈之病割腰而後愈
趙曰病作而伏注康東也御有加寢疾有瘳不瘳
對曰病作而伏注康東也御有加寢疾有瘳不瘳
疾不瘳病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
美疹左傳載我孫曰季珠遺病也花瘡皆瘳瘳瘳瘳
重腿傳前載我孫曰季珠遺病也花瘡皆瘳瘳瘳瘳
之疾微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
者寬養之疾微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
父養之疾微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瘳
惡風又告諸高驚呼口叔父言汝中風已瘳乎對曰

病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圖伴章玄成讓爵於
兩日後叔父所告高終不復信見圖伴章玄成讓爵於
貌露其體開於底以露其體勿使有所掩譽厥身
病也夢黃熊今夢黃熊入於其神化爲黃熊入
韓宣子乃祀之晉侯有熊焉其來祀乎觀鈞天
五日不寐人謂之曰鵲也鵲也鵲也鵲也鵲也
曰我之弟所觀鈞天之樂也鵲也鵲也鵲也鵲也
廣樂昭王曰除心腹之疾啓予足啓予疾啓予除
腹而真之股肱何命也啓予足啓予疾啓予除
知而病之及莫能興足不長良能行疏乞
死吾子忍之莫能興足不長良能行疏乞
無指疾三河魚疾疾何霜露疾骨上曰君不幸
人部 卷百三十 王九

霜露之疾醫視之令尹遂子憑以疾殛官重
何患不已君視之疾君視之疾君視之疾君視之疾
氣未動君視之疾君視之疾君視之疾君視之疾
林下動君視之疾君視之疾君視之疾君視之疾
如牛動君視之疾君視之疾君視之疾君視之疾
中蛇影意惡之乃告所以今生舊處與飲杯中
廣意是影也乃告所以今生舊處與飲杯中
是影也乃告所以今生舊處與飲杯中
未動詳荀偃痺疽出著病也目智囊病瘡也
彌留命曰彌留久矣大漸惟幾危也父母惟
憂之憂其兄弟相瘡不令兄弟四時皆有
日不知晝居於內可也廟不得入疾者不得入
廟非人不養人不養人不養人不養人不養不
廟非人不養人不養人不養人不養人不養不

其所欲久嬰漳浦劉公幹臥常寢茂陵相如負薪之
憂子無妄之疾喜憂有盤散行汲躓者盤散行汲
轉伏枕讀檄愈頭風劉公幹臥常寢茂陵相如負薪之
疾者石度爲人勇壯時有患如臨不測之淵
似執將枯之木汲黯之臥淮南劉禎之居漳濱
相如疾甚留封禪之書朱超伏枕有寄文之作
疾疫大札移人疾疫大札移人疾疫大札移人
去漢氣方威父母諸弟皆出外家獨不去父母
輟十餘旬疫勢消歇家人乃近毗疾差亦無疾
天有灾癘人有天疫令人多瘡寒國多風歟
人部 卷百三十 王九

疾疫方起人殃於疫
梁簡文帝臥疾詩曰泥病類弩影積獎似河魚詎
逢龍子浴空歎楚王薤又喜疾瘳詩曰朝憲猶掩
扇宿慢未懸鉤逍遙臨四注兼持散九愁雖同衛子
憊聊喜聳生瘳災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欄邪無賈
服祇氣息梁牛隔簾陰翠篠映水含珠榴丹經蘊玉
簫玄水出長州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園丘神隨七星
變貌遂五雲留飛鴻若可駕輕轡必易抽梁劉孝
威和簡文帝臥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羣孽崇珪璧仁
祀盛黃縑禮壇優紺席憊均楚疾愈俄同宋年益豈

夢誦賦臣寧用觀濤客 梁朱超道歲晚沈疴詩曰
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明燭滴龍猶伏鱸開鳳欲驚
葉飛林失影冰合澗無聲太息興林念寧敢離行
唯畏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臨晉擊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
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妙體貌康康而轉損校
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
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餐而度帶講和緩之餘
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
異端於妙門乃歸奇於涉屢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
人部 卷百三十 三十一

之皆堅丸以三七為劑服以四獻為程勢終朝而始
發景未久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臥疾賦曰旅聞禁以永久迫衰老而殷憂
無筋力以為禮聊臥疾以來休是時凍雨灑塵涼陰
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四密爾乃高歌莫和
皆酒時傾洗然尚想何慮何營

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表曰昔違紫覆曾不弱
冠今夢青浦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逮宸衿民請之
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入尉
驕貪一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

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纂禧明日日夜屬
積地雜黠羌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
與伯宗必須榮踰茂已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非
庸徒積效賢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
葉堪把沂川可浴弟邵南寢訟時慨甘棠之陰冀州
為法暫止纂禧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
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乎吾春初臥疾極成委弊
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子預赤丸尚憂未振高臥六
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修都之香皇上慈
人部 卷百三十 三十一

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於寶坊轉金輪於香地法
雷警夢慧日暉朝道俗幅湊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
隔聞道豈止楊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
梁陶弘景肘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為大患
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輦掖
左右師藥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遙
山絕浦其間天柱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秩徒繁拯
濟盡寡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為深益然
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採集補聞凡一百一首葛氏
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此今搢紳若

子者常處閒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祇直禁閉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就若便探之枕筭則可庸豈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

○泣類聚

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矣 又曰弁人有其母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詩曰泣涕如雨 又曰仰立以泣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振萬夫人聞之入都

卷百三十

三十三

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從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婁聘于宋公與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左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 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霑襟 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

泣清之也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王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即已堙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踰躡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潸然涕泣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 又曰聖人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令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又曰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

卷百三十

三十三

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吾爲君百姓皆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新序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愕愕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 論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途者或問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縱橫之術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則能分天皇之地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

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麥詩又曰荆軻與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歌於市中相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荊成侯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又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爲太子又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畧賣之長安聞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爲惠人部

卷一百三十

手四

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上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詳懷東觀漢記曰更始嘗齊武王光武飲食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又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乎後漢書曰張奐與張公超書曰下筆愴恨泣先言泯吳錄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

野哉注滅撫尸後漢京兆人脂習與孔融親善每成
 子滿名尸文舉拾戍死吾何用生焉曹操大怒
 獨將殺之後放而魏文帝以習有樂布義加太中
 夫為位為位易幾千歲哭會也子家子不飲見叔
 不謂家語衛可徒微也子死大子吊之有
 節哭也非所哭野哭於斯道之上哭於斯哭於斯
 文子也注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哭哀音而小功
 哀也注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哭哀音而小功
 容也注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哭哀音而小功
 容也注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哭哀音而小功
 則不歌哭則不歌哭有悲歌
 悲動哭則不歌哭有悲歌
 人部卷五
 敬姜哭穆伯敬姜書夜哭孔子曰知禮子罕哭介
 夫哭夫哭介夫縣子哭陳莊陳莊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
 下出下出
 大夫交政雖欲哭之焉得而哭今樂布哭彭越漢彭越
 為梁大夫使補齊末反越夷三族布回素朝畢於起頭
 布為布為
 舊館脫驂窮途反輒思從中來禮自外
 哀戚罔極哭踊有儀恩既異於親疏聲
 亦殊於往反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高淳韓仲雍校訂

人部十一

聖賢忠孝

忠賢附忠

○聖一類聚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

條暢萬物也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尚書曰唐虞稽古又曰聖作則毛詩序曰周公攝

人部

卷五十一

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

也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禮記曰聖人能以

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利達

於其患然後能為之又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

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又曰大哉聖人

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譬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

代明又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

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又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

不食星辰不字又曰哀公問曰何

孔子

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

物之機

性穆穆純純莫之能備此則聖人也

曰太宰

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曰固天

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家語曰聖者德

入地變通

無方也尚書大傳曰天無烈風淫雨中國有聖人

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次江疏河者禹

也聽獄中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孟子曰

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難為言老子曰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

亦善之

卷五十一

子貢曰以德分人謂之聖又曰智似深

淵明如日月謂之聖又曰夫上梁倚有聖人之才

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

之其果為聖人也又曰堯辭封人曰我以汝為聖

人曰夫聖人鵠居而鰥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

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于歲歷世去而上

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

之有列子曰龍叔謂文舉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

舉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舉從後而明而望之既而

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

人部
卷之五
六

地參乎日月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用

而參以雲電備九德

綜三綱上見孔子曰聖人者事天配于地

繫萬物始於陰土緯曰聖人所立法也

稟四時稟氣於天

明彌綸天地而上謂參天此聖人之功也

答曰聖人二儀既判應象列曜八音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滯入淨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用隱已心故曰生知不亦審乎

頌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

人部
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警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唐顏師古聖德頌曰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職三靈叶贊太階既平光華照爛超軒跨皞騰周帙漢萬壽無疆永延遐筭

晉陸機孔子贊曰孔子叔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典言讀老靈覺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冊書有造晉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既

沒微言將墜邇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主殊
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碑後漢補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
足以長世寬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
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詠之虛心以受之深
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邇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
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
鴻鸞於中庭騁騏驎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
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
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
人部

卷五

七

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
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
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勅以示昭明辭曰
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邇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
情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
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
委諸蒼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尤聖獻殂崩大猷不綱
論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荀愜等以為聖人俱受
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
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闊窮品物之情類曠湯出於無

外沈微淪於無內器不器不器不器不器不器不器
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為聖益
衆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
洽於民心雖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
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自年然後勝
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
之為聖也明其聖而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為君爾
晉華譚新論曰夫體道者聖遊神者哲體道然後寄
意形骸之外遊神然後窮理變化之端故寂然不動
而萬物為我用塊然玄默而衆機為我運 殷仲堪
人部

卷五

八

甄論曰天者為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百姓生而
不有其功萬物成而不疲其勞聖者承天之照用天
之業聖宣其道者也 梁沈約辯聖論曰聖人蓋人
中之含明德靈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
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
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
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
聖之烈不可以不終若非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
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
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

總示天下垂來世當神尼在世之時世人不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魯家犬若不高嘆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賢一類聚

毛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野無遺賢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

人部

○卷五

九

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又曰賢賢易色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中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閭門無別而子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鮒以道去衛而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人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聖賢人隱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又曰魏文侯問

孤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賢是情乎對曰父賢不過

竟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管仲兄賢不過舜而

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

紂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 春秋繁露曰氣

之清者為精李固表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

作神神為實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呂氏春秋曰公

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

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

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 又曰

人部

○卷五

十

賢者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

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干木富乎義賈人富乎財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申子

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孫卿子曰古之賢

人食則飭粥不足衣則綈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

義不受 韓子曰管平公問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

曰趙武賢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

數十人皆令德也 尹文子曰尹文子是齊宣王宣

王嘆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

賢一記初學

人部

卷五十一

上

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
故書曰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言者周公體
大聖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爭歸之而使
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品翔遠去所至寡矣說苑曰
夫絕江海者託於舟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
於賢西京雜記曰漢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
客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
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
代可知也

樂德
禮記曰以賢制爵則民
樂德

樂道
禮記曰樂者
樂道

樂官
禮記曰樂者
樂官

樂制
禮記曰樂者
樂制

樂事
禮記曰樂者
樂事

樂德
禮記曰樂者
樂德

樂報
禮記曰樂者
樂報

神機用舍行藏配德聖師黃帝素問曰腎人者法則天地象以日月
 宗洞照幽寤觸類應機李尤九賢郭有道煩曰裴
 覽洞照慧心秀剛詩喻鶴鳴易稱鴻漸毛詩曰
 宣王也鶴在野聞其鳴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
 其刊可用管生抱璞楚老含真李尤九賢管微君
 爲儀古志願神抱璞素和嶷信依仁謝萬八賢楚老
 頌曰楚老潛一寂默無爲含真內外載戰羽儀積禮
 富義任報道德論曰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播仁
 聚國器人表上見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孟堅
 弘道惟賢聖今渾元運物周流宰予風舉戴籍雲
 而不虞今保身遺名人之表今

傳薛風華
猗猗茂木
志勵秋霜
將軍顧承
高涉又上虞
立鸞時
矣不傾
常景古賢
明霜雪素
類聚徐整
宜春人也
後已爲行
稱爲賢者
自其悅顧
也聞之於
不行也孔
適我願今
贈蔡邕琴
與爲友聞
楚成王好

飛鴻史霄鳳立
清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布衣
金貞孫綽原憲
嚴公體沈靜立志
潔凌玉漱
議曰舒令施陽字季儒
白絕俗常以禮讓先人
詩外傳曰孔子遇齊程本
韓詩於談郊之間傾蓋而語終
推衣韓詩
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于路曰由
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昔思蒂子成文子叔儋子三人相
三子相與俱往見之於豪家

能傑然秀出可謂天授者也
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
參日月象
天地莊子曰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乎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
學以崇智故得廣業力行而卑體故能崇德是以君子居謙而弘道然後德能象天地
賢三帖
白：曩賢知賢附
受賞進賢受守節傳曰神志有樂共詩序南有嘉魚令終昭明有融去遠色賤貨聚里內賢人聚任高朗令終勸貴德所以勸賢
勿貳勿貳使不爭使人不爭宜有後宜有後也
恥名浮取名之不損貧賤賢者不損獲千資悟於榮辱晉謝鯉通簡有識人服其遠揚而不累高安往不愛行去自賢之行我獨何傷張湛居室修整雖遇妻子如來往而不愛我獨何傷儼君人謂湛許善湛曰人情部
卷一百一十五
不肯之杖節子賢不有方之士魏文
屈廟後漢馬叔堅鄉里取賢欽才舉賢授能曩賢執轡總公子義驅車廬總文侯軹段干木執鞭太史公在余雖執項座漢臨平令不取嘗食身請司馬御李轍所欣慕元喬以聲名自高士有得一接遇者名為登堂李膺字元喬就其門因為其卿既還喜曰今日乃得門荷梁常就其門因為其卿既還喜曰今日乃得李君矣其見慕開闢司馬相如本名大子慕清葵扇安風流也多愛慕故人器中宿縣還有蒲葵扇練布衣羽為太守時希藏諸庫中唯練千端需之不得國用萬安取中者題之京師慕效競市價數倍
效折角郭林宗行遇雨中一角墊然效之練遂貴

生有鼻疾故音濁名衣潤而行露室香而襲衣

賢創疑王榮字仲宣諸葛亮曰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

章當盡與之見船劉琰為用陽尹張翼字長宗諸葛

之憑遂還船便召同載我輩人石苞字仲容許允

求為小將允曰卿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吾師表黃憲

何小縣手曰不意允知也

度世金瓶梅詞話

有顏子之師表也既前兄袁紹所末及勞問淑曰子國

至府舍令黃叔度相見成日君張既方伯魏三韓決錄曰

至丞相我子亦中丞相

寒素兒童時功曹游處察之邊既過家設賓饌其妻

笑之殷曰方伯器也

後既薦楚為

漢興太守

人部卷五十一

牛心牛心之字選少年十三歲周顗顗與之時事

子贖越石謝尚就宏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

効聚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

冶鑄千將之模清水淬其鋒越砥鍊其銛水斷蛟龍

陸刺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

百丈而不潤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

盛暑之鬱煩襲貉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

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入臣亦然皆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曠見惻誠則

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

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

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

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人將自

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

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

人部卷五十一

俊士亦修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

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若巨魚縱

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

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後漢王榮正考父贊曰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

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耄三葉聞政誰能不息申茲

約敬醴粥予口僂佻受命銘書金幣作及後聖西

晉嵇康原憲謂曰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車門安

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中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晉學虞左丘明讚曰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遺籍
思弘微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綱維
晉夏侯湛頌子贊曰知章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
石量同聖師探蹟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
希左丘明贊曰世亂譏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
志春秋微言逃難勿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晉戴逵頌回贊曰神道天絕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
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則契彼玄迹冥若影響
晉孫楚頌回贊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錯仰孜孜視
予猶考東晉謝萬七賢嵇中散讚曰邈矣先生英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懷秀士希巢洗心擬壯詔相乃放乃逸邈茲俗網
明不存奇音誰賞

後漢儒術顏子碑曰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
靈睿哲之姿誕自幼育英絕之才顯乎嬰孩在束脩
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過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
微知彰聞一覺十用行含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
冠寔靈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
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
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
遊洙泗肅禮容備懿體心彌沖秀不實振芳風配聖

儲圖辟雍紀德行昭國第

論魏高貴鄉公顏子論曰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
舍藏與同進退聖令契聽承聖微言罔有不喻彼
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殷勤至
於此者聖人嘉美良才賢附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
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
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

○忠一藝文類聚

說苑曰趙命利君謂之忠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
人部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 又曰甲身賤體夙興
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以厲主意庶幾有
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左傳曰晉獻公使荀
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
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澤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

殺之 又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歲尹克黃使於齊

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

遂歸復命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

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

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郢楚所徙都

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之望也 禮記曰為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為

之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

順其美匡救其惡 家語孔子曰晏子於君為忠臣

人部 行爲報敏 韓詩外傳曰有人忠有次忠有下忠

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

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 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

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又曰狄人逐衛懿公於榮澤見殺盡食其肉獨舍其

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肝內懿公之肝齊

桓公聞之曰弘演可謂忠矣 晏子梁丘據問晏子

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

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史記

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為王

王可問出紀信詐為漢王乃乘黃屋車傳左轡曰城

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

王燒殺紀信 漢書曰非劉氏不王高祖制詔御史

長沙王吳芮忠其定著令 又曰王莽遣使者即拜

龔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慨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

恩無以報豈以一身事二姓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

十四日死 東觀漢記曰光武於大會中指王常謂

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

臣也是日遷常為漢中將軍 續漢記曰陰識拜特

進諫言正議主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仰山簡鳳

人部 夜郎 又曰溫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隴頭為

賞別將荀宇等所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併威同力

天下可圖欲生降序序大怒曰受國重任分當効死

義不貪生以節搃殺人賊趨欲殺序序止之曰義士

欲死節賜劔令自殺序受劔銜著口中歎曰無令

疆廷生遂伏劔 謝承後漢書曰漢安元年選遣八

使巡行張綱獨埋輪都亭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

于此事皆臣子所切齒者魏志曰王修為大

農郎中令時賊才反攻攬門修聞變將官屬出至官

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

忠
一
記初學

董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趙孟惠之安于曰

馬無遺逸出閣昭儀直當熊前而立上問何故當熊

吟 許肅夜泣 戰國策曰吳入郢 禁冒勃蘇 蘇權 潛
 宵泣七日不得水漿無入於口秦王聞而走之冠劍
 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救楚退吳師復
 楚國 許肅列傳曰肅為愍帝侍中帝送平陽頃之
 劉聰陰行鴆毒帝因食心悶欲見肅肅馳詣前帝已
 不能語執肅手流涕肅歎欲登林帝遂 城郭 復陳
 祖上許類舉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 犯顏
 陳數曰非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召曰昔衛國
 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於君召曰昔衛國
 有難太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漢書曰及黠字
 長孺好面折不能容人過其諫犯 束帛 羸糧 並見
 主顏色常暴傅伯來盎之為人 束帛 羸糧 並見
 冒難 經險 許肅冒難侍 挾帝左右賊共謀曰此晉
 經夷險而一 龔勝推印 胡剛懸冠上 詳類聚
 節者忠臣也 龔勝推印 胡剛懸冠上 詳類聚
 廣六歲祖剛清高有志節 平帝時大司馬 石碯
 薛之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 石碯
 人部 卷二 重上 生

委質國語中行... 我君是事... 刑罰之難... 其君之患... 之亦漢甲... 節而不可... 日古有補... 臣如近之... 義之師教... 人部... 事二君貞... 布衣義自... 皆當盡節... 伯王退滿... 之其子以... 逃難歸蜀... 不可歸蜀... 如宋而呼... 登車而呼... 反國齊使... 堅守促降... 漢興發百... 委質國語中行... 我君是事... 刑罰之難... 其君之患... 之亦漢甲... 節而不可... 日古有補... 臣如近之... 義之師教... 人部... 事二君貞... 布衣義自... 皆當盡節... 伯王退滿... 之其子以... 逃難歸蜀... 不可歸蜀... 如宋而呼... 登車而呼... 反國齊使... 堅守促降... 漢興發百...

忠臣事君... 則致身死... 仁已死已... 社稷之臣... 竭力推誠... 心圖國之大... 誠志士之成... 人部... 梁元帝忠... 伯猷蹈節... 惟國之良... 社稷朱雲... 護官分職... 帝謂曰千... 淵地狹華... 贊曰上書... 忠臣事君... 則致身死... 仁已死已... 社稷之臣... 竭力推誠... 心圖國之大... 誠志士之成... 人部... 梁元帝忠... 伯猷蹈節... 惟國之良... 社稷朱雲... 護官分職... 帝謂曰千... 淵地狹華... 贊曰上書...

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建曰嚴敬求忠

出孝義恭臣子是以冬溫夏清盡事君之節進思將
美懷出令之義義軒改物嚴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
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
姬昌歸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
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暉日月三握丹吐夙奉紫
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川屨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
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梁王筠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貫天經

人部

學

三

思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由
淮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淵見
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遠
邇光揚德音

序梁元帝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貴爲臣爲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爲令竊竊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實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又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弘分何以能

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

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爲功涉險塗者

雖爲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樂時難屢有

蔡文陳李元操爲宣帝祭北土文曰自獨夫肆虐天

下筋離觀。剖心固守。誠節忠踰。仁日義聚。秋大義。

皇已來一人而已
唐太宗祭此山文曰
道喪城

昏奸邪竝則暴君正而難居雖識鑒存亡詎能

造區殘之累智居萬物不能離真沛之間然則大履

將崩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

雖其旨者罕有其人所以後儒

相繼餘亦官京立塹正有其名誰也今亦廢

興我遊攸實爰贈太師謚忠烈公請酌少牢以饗

豐旂電髮蕭昭比嘉誠

忠義帖

齊先王公擒闕羽禮之甚厚而顧其無久留意焉
遼以情問之羽曰恆知曹公待我厚禮然豈

聖公恩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効報曹公而後
及羽獲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羽封所賜拜

晉辭而大奔先主從鼓子猶沙雞從鼓子曰我君是事非常也幸

此序年令杜令王彼詣宜宜不迎彼曰卿爲二千石

存所發也今吾鄉耳何不見迎欲以小省縣令敢輕辱焉

●舉婦求救使者大不敬下獄

死弟子王威舉憤慕故宣者會此諸生會者况卒厚
 丁餘人應必相車又守關遂得咸死一等不備死不
 贈後漢朱驥為郡吏太守阮沉欲市卿牛不備死不
 賀劉備死後臣皆貨汚君况不厚贈非有愛也備死不
 郡劉史明平胃劉備求飲平請以身代賊飲賊明反
 刃劉史明平胃劉備求飲平請以身代賊飲賊明反
 逃劉史明平胃劉備求飲平請以身代賊飲賊明反
 府詔復七賢中軍敗為郡功門下議生從太守趙擊
 皆死謙得元詔和二人後漢吳詠等七人以身捍
 漢其門號七賢和二人後漢吳詠等七人以身捍
 死二人應各引蘇高祖父名張範祭其墓其子而著名
 代死後漢周嘉高祖父名張範祭其墓其子而著名
 人部下言時病拷掠死家請關詔覆考無日
 行路不言後漢公卿生
 布還奏事越頭不言得樂和哭彭越樂和哭彭越
 水并賈郡邸行賂吏卿字公諱生罪舊舉孝廉為獄
 吏護之郵詔請廉范為功曹融下獄范變姓名為獄
 辭王經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王
 臣則忠人誰不死得其所何恨之也辭王經王經
 其老切方寸亂矣遂詣曹公許孝不兩全周處為中
 卿有老切方寸亂矣遂詣曹公許孝不兩全周處為中
 母安而千手一門皆下堂為蘇峻苦戰死二子
 今日凡凡日也

則忠君則忠孝為忠移孝
 祖無二心既出遂亡呂布破張邈生得謀懼太孝
 死畢出仁畢出仁畢出仁畢出仁畢出仁畢出仁畢出仁
 自石密相行去後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父而
 去石密相行去後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父而
 沒石密相行去後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父而
 覆陽日父死於子死於父忠孝何恨微士奮劍以
 沒石密相行去後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父而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武林胡心序校訂

人部十二

孝類聚

義感 義感 義感

○孝一類聚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

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

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我育我碩我淑我出入腹

我飲報之德昊天罔極 礼記曰曾子曰孝有三大

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公明儀問于曾

人部

卷一百三十二

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

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又曰先王之孝

也色不忘乎目殺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不辱 孝經曰夫

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夫孝始于

事親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又曰愛親者不敢惡于

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尽于事親而德教加于

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論語曰父在觀其

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又

曰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又曰孟武伯問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韓詩外傳曾子曰往而不

可還者親也故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葬不

如雞豚之逮親行 初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

喜者非以為多也 其逮親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

楚得尊官焉堂高 尺車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

者非為賤也悲不 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 尸子曰曾子 母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

起視衣之厚薄梳之高卑 說死曰曾子常有為不

中曾督怒援木鼓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亂

人部

卷一百三十二

子問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而後

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簞則受大

簞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

乎 又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

泣今何泣對曰他得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

泣也 又曰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

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

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

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吾夫無謂子騫前曰母在

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

言其母遺再言三子温 漢書曰淳于緹縈齊人

下意五女無男坐事當刑緹縈最小弟泣隨父到長

安上書曰妾父為監獄中皆稱廉平今坐事當刑妾

乞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又曰文帝母薄太后疾文帝侍養數年衣不解帶親

供粢盛坐罪不及父母下哀矜之詔 又曰金日磾

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死詔圖畫

於甘泉宮署曰休婦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之滄

泣 東觀漢記曰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

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

人部 卷百三十一 三

又曰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

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

八十疾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

盜皆慙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 又

曰黃香字文強父舉孝廉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

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褥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

枕寒即以身溫席 續漢書曰中屠蠅九歲喪父孝

毀過禮服除不進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蜀志曰先主在樊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

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

布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

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詣曹公 吳書曰顧愷

以孝悌廉云聞于鄉黨每得父母書洒掃整衣服設

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

疾耗之問臨書垂泣哽咽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

權為作布衣一襲強令愷釋服愷雖以公義自割猶

以為不見父喪常登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每對之

哭泣服未闋而卒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少有孝行

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

輒輒報事流淚悲不自勝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耕

人部 卷百三十一 四

野遇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

行見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既而日夕容殺雞為饌

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供客同飯

林宗起拜曰卿賢乎我哉 荀氏家傳曰荀顗年踰

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承承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

可識若嬰孺之號哀動傍人 蕭廣濟孝子傳曰婦

皓父昆被劫入台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驛

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

面莫不傷懷遂奏理罪 師覺授孝子傳曰程璜

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

之覺有味便吐去 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又曰張景胤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為吳興太守舉疾報至大雪水涸便徒跳上岸左右捉履鞋逐發都夜盡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久乃蘇 又曰華寶八歲義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 又曰何子平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人部

月多蚊蚋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蚋去我及父母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逃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為之感愴遂不犯

孝二

呂氏春秋曰凡理國家者必先務本務本莫過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禮記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治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夫孝置之而

人部

孝百五十五

大

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非孝也孝經援神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學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惟草秀水出神魚躍陟岵循陟毛詩曰陟岵孝子行役思父母也陟彼陂兮瞻望母兮母曰嗟子季行役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索今母曰嗟子季行役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索相戒以養也惟彼南陽言採其蘭怡聲愉色曰適有和氣之所乃下氣怡聲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嗣服繼志毛詩曰下武繼文也鄭玄注曰服事也昭武王周公其德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禮賜斧得壽所表事賜斧中功禮記曰舜其大

色為難也。食餘曰饌。**莊**
子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陟**
念父母也。涉彼崑山，瞻望父今。又曰：嗟予行役，思
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師覺授孝子傳曰：趙
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
必俟父哺，出羹待還而後食。過時不寢，則倚門啜
號居於塚側，舂族姓稱名曰：雍儉字安魚，事母至孝。
中吮癰膏毒。東觀漢記曰：雍儉字安魚，事母至孝。
為吮癰。周斐汝南先賢傳曰：蔡順字君仲，有至孝。
之心。少喪父，奉養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嘗，母至婚家。
因飲酒，變吐，腹恐中毒，乃嘗之。陸績懷橘，殷惲持瓜。
其志曰：陸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
績懷三枚，因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傳
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奇之。蕭廣濟孝子傳
曰：殷惲字而謹，愿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為戲弄。
瓜菓可啖之物，惟鮑永去妻郭道產子。東觀漢記曰：
人部**卷百三十五**

郭道產子。東觀漢記曰：

會稽郭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無改。

謂其妻曰：停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產之。

不忘類聚陳紀畫像丁蘭圖形是內先賢傳曰：碑

字元方有至德絕俗才達過人。烝絜色養不離左右。

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顯風俗。

焉。孫盛逸人傳曰：丁蘭者河內人，少喪考妣，不及

供養。乃刻木為人，髻鬚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其

後鄰人以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拜。木人木人

還見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許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

張叔吏捕蘭，蘭神明杜孝投魚羅威進巢。諸廣郡齊

圖其形像於雲臺也。杜孝投魚。羅威進巢。諸廣郡齊

日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居至孝。爾彼在成都

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

祀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汲乃見筒橫來觸

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婿所寄，熟而進之。

聞者歎駭 陸微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八歲
喪父事母至孝耕種為業勤身苦志以奉養令召
郡門下吏不就將母避過隱居會城縣界令有司旌
還復舊居朝暮供侍異果珍味隨進前也
太守表墓 魏收後漢書曰楊弘三歲喪父為母
毀過禮三年服終恨不識父追服斬衰誓終身命經
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
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純孝王烈之安成
記曰縣有孝女十餘歲以孝聞天下年十六其母安氏
有疾侍省晝夜數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
亦不食見母將絕至痛成咽咽至殯俄頃母死亦吸
守王府君樹豐旌闕以表其墓

孝三

三德 師氏三德教國子三行一曰孝行錫類孝子
永錫奉先恩孝先凱風詩序凱風美孝子也能盡其
人部

孝百三十一

白華 孝子之行先周禮六行仁本君子務本
孝也者其為養志孟子曰有注恩會曾要分賜與人會
仁之本者其為養志孟子曰有注恩會曾要分賜與人會
子者所謂養志也後世以元者養口也事親如會子可也
揚名顯父母名於後世以元者養口也事親如會子可也
川人安孝安孝之義可謂用力孝不憚慈愛忘勞可謂
其父愛母愛其母施及莊公心動求順至君仲養嚴
不還母乃囑指順心動莊公心動求順至君仲養嚴
樂新數見楚母恨何彥行取蟬蟬多餽召射疾失明
為美然疑是異物藏以示彥彥見而抱母慟哭絕而
後蘇日開也負母江華字次翁臨瀛賊起母像晉許
行圖父母像於挽車後漢江華客下邳行傭供母車
廟朝夕拜之挽車老恐怪動自在轅中挽母車

弱枕 王延字延元事親夏則負米子路嘗糞
私嘗馬鳴戴良字叔驚母好鵲鳴呼過禮家貧無人
助哭每至哭卧之時謹節川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
常忠順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
也忠順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保社稷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
之考也注制節儉費而和其民人蓋諸侯守宗廟非
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道非先王之德
行滿其天下無怨惡三言無擇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
孝行莫大於之莫不稱老禮曰為人子者恒言不
老言孝未許死母在不敢許人之死以全而歸
人部

白華 孝子之行先周禮六行仁本君子務本
孝也者其為養志孟子曰有注恩會曾要分賜與人會
仁之本者其為養志孟子曰有注恩會曾要分賜與人會
子者所謂養志也後世以元者養口也事親如會子可也
揚名顯父母名於後世以元者養口也事親如會子可也
川人安孝安孝之義可謂用力孝不憚慈愛忘勞可謂
其父愛母愛其母施及莊公心動求順至君仲養嚴
不還母乃囑指順心動莊公心動求順至君仲養嚴
樂新數見楚母恨何彥行取蟬蟬多餽召射疾失明
為美然疑是異物藏以示彥彥見而抱母慟哭絕而
後蘇日開也負母江華字次翁臨瀛賊起母像晉許
行圖父母像於挽車後漢江華客下邳行傭供母車
廟朝夕拜之挽車老恐怪動自在轅中挽母車

白華 孝子之行先周禮六行仁本君子務本
孝也者其為養志孟子曰有注恩會曾要分賜與人會
仁之本者其為養志孟子曰有注恩會曾要分賜與人會
子者所謂養志也後世以元者養口也事親如會子可也
揚名顯父母名於後世以元者養口也事親如會子可也
川人安孝安孝之義可謂用力孝不憚慈愛忘勞可謂
其父愛母愛其母施及莊公心動求順至君仲養嚴
不還母乃囑指順心動莊公心動求順至君仲養嚴
樂新數見楚母恨何彥行取蟬蟬多餽召射疾失明
為美然疑是異物藏以示彥彥見而抱母慟哭絕而
後蘇日開也負母江華字次翁臨瀛賊起母像晉許
行圖父母像於挽車後漢江華客下邳行傭供母車
廟朝夕拜之挽車老恐怪動自在轅中挽母車

墓側自治墓鳥語宗泣而冬笋出宗後母好笋人
 鳥銜土助成墳竹林動哭劉殷哭而霜革開劉殷祖母冬月思生
 常之首百行之先行以內成孝山中出陶
 手孝理根以天性身為親後行乃孝先請
 敦不賈無抑有辭名以孝聞禮由恩制家
 統乎尊行先乎孝孝日外至恩自中來當
 孝理之時懷歸厚之德小人皆能養其親君
 子不敬何以別
 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
 志侔姜嫄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
 人部 卷百三十 十一 孝
 烈考勤時從之干征奄邁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
 退守祧祫晉束皙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採其蘭
 春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其之子罔或遊盤循彼南陔
 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思其柔春戀庭闈心不遑
 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猗有猗在河之涘淩波赴汨
 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於子養優敬薄惟禽之似
 助增爾虔以介壽祉其二章曰白華朱萼被於幽
 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
 跌在陵之阨積積士子湮而不淪竭誠盡敬聲聲忘
 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

龍莫之點辱 晉孫綽表哀詩曰大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悻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卽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悲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適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大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大極嗚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各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哉離寒暑因帷塵寂棟宇寥恍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

人部

卷五十五

十一

取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木極賦理殊各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冲羽眇眇孤叩心吳蒼痛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恩洽陽春昔聞劬劬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運嗟予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錯序自我皓痛載離寒暑寥空堂寂寂響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情嗟晨遲顏婉變懷袖極願盡歡余何慈妣歸體幽契離久痛深剖髓摧肝賦魏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瞻視先帝之舊營步壁

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典 平生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而懷魂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谷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耀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劬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綱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和形猶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收希世之洪提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庠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載靈武於旣曜

人部

卷五十六

十二

賦魏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瞻視先帝之舊營步壁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

下頽髮維枝之在餘悼落葉之去枝在顧復之遺忘
感明發之所懷存離安而俱苦養引約而摧豐忘天
命之晚慕願翰子之速融兄瑯芳而桂茂弟蘭發而
玉耶感魂妾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遣人步悠長人道
知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
高橋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
而南游於晴月孟節季歲亦告離鄉眷壤改時懷
氣戀丘墳而縈心憶系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荀王
斷水以鱗鮮茂茶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
之庸褊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
入部 卷五十三 十五 降

徹 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
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殺而涕零仰山念枯魚而永
慕虞百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至而拾生奉二親
而何則至如歲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草草列衆
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
臨木低日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唯悶極而纏
心寒水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
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兼葭蒼蒼白露爲
霜涼氣入衣淩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
傷靈蛇銜珠以酬志慈鳥返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

爾況三才之令人
爾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
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神瑞必降人皇后德隆漸浸之
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
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具有焉昔我
烈祖既於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
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本連理以象其義
斯乃祖禰之遺靈感德之所賜也豈是童蒙孤稚所
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宜
德傳和無競伊人嚴綴我考滋之以莊增崇不顯克
入部 卷五十三 十六 降

備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圖
有甘棠別幹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
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食靈貺以爲已華惟
予小子豈不是欲丁有先功世榮伊好 管更峻祖
德頌曰思我祖降茲靈綿綿之述貽惟初生天
難枕斯駿命靡常世祚中琴官放清以念音底績推
乃傳章烈祖勒止其德允荒漢后不荷公族剝亂難
起蕭牆政由暨官臨彼大害我不止時繼德遺寵顯
志道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成營茲州州會
孫萬之本世攸同

晉夏侯湛閔子寒貧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
子竊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
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皇王篇贊曰人千之孝曰聖
與仁重瞻表德參通神皇矣高祖連鑣舜出天經
地義重規杳矩道踰七十聲超三五 又孝德傳天
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順我復我終施何時
欲報之德不可方思道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
泣下漣漣

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如原始
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

人部 卷三十三 孝
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祿養帖

捧檄喜 義家貧養親張奉慕其名詣義會所檄至
及義母死除服舉賢良方正不 列鼎思 昔者由也爲
親而食親不待枯魚而索幾何不盡二親之壽忽金
如過隙于日由也何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金
紫加 諱有功拜武昌侯夫人加金章紫綬後蘇峻反
堂於家王導 青紫侍 後漢耿弇父況疾弟三人
已下皆拜 權賀 吳志顧雍爲尚書令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
權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大臣畢會後太子往慶之
導拜上欣然而喜 金尚欣然而喜者樂其逮親也

孝慨然而歎 周磐字堅伯居貧母儉薄不充嘗讀詩
孝則如嚴父母恐過 將吏拜迎 魏張遼字文遠也合
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 公卿上壽 後漢張闓字孟英
父嘗歸田里酒上壽極歡幸日衆人陪榮慶之 公卿
罷朝歸府奉酒上壽極歡幸日衆人陪榮慶之 公卿
養性之用三鳥哺 受哺於子 孝乃行先 祿宜親及
祿非爲已 養貴逮親 鴻既漸而于干 烏豈忘
於反哺

○違離帖 觀者附

慈庭闈 春慈庭闈陟岵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靡依靡瞻 匪母必告必面 必告及必面 何嘗何食
人部 卷三十三 孝

人部 卷三十三 孝

父母何當 不易不過 親老出不易方復遊必有方
遊必有方 遊必有常 遊必有常 遊必有常 遊必有常
遊必有方 遊必有常 遊必有常 遊必有常 遊必有常

之思 晨昏之禮 朝夕之膳 喜懼之年 書訊

之敬 吳韻 觀省父賜綸 後漢胡威父質爲州刺史
此謙父曰吾儔之清苦安得 母出驚 袁宏字夏甫父
通會阿母出行既至吏不爲

晉夏侯湛離親詠曰別後今南荆辭親今遐征發

軛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

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今且歸身乎

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其曾闕之攸寶視微榮之瑣

賦
劉永妻王氏懷思賦
同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

懣疾系淵丁卯歲懷昔旦之懣俱全臚卜自怡齋集

慕執殷恩之可葬於是仲秋肅索壽父西卹寒露宵

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三患之難

○不孝白

莫大於德德不在於善而皆在於禮節此父子之至

盡力卒不歸遂事當于頃之其母死起終亡不

[illegible]

王每見之必泣葉疾曰君二游臣矣誰之罪也王

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

所矢也。惟言其居可望。

卷一百一十五

福祿仁壽
器重其爲道遠
改後服

君獨得麀使大夫持以歸人夫道見其母隨而
感之君愠議罪未定君病恐歿欲託狐初乃

難膠君命從之可也養馬養老馬擇里擇不處仁

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父子君臣去仁不憂仁者老

敏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君子去仁不憂仁者成名不憂仁者成名不憂仁者

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乃名惡乎成名不憂不憂也

100

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悌所安不寺子曰篤一樹殺

子諱父尸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藥不子遺親

竹來幸以從宜爾劍不談詩之寡者吾具不

禮
棄色難之訓曾是遺親
當孝治之朝敢思悖

卷一百一十五

福祿仁壽之宗云云下之表且悵懷於有包

君獨得麀使大夫持以歸人夫道見其母隨而
感之君愠議罪未定君病恐歿欲託狐初乃

難膠君命從之可也養馬擇里擇不處仁

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父子君臣去仁不憂仁者老

敏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君子去仁不憂仁者成名不憂仁者成名不憂仁者

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乃名惡乎成名不憂不憂也

100

敢若聖與仁蔽愚好仁不好學
安則知靜壽仁者壽遠乎仁哉
者利仁之隱孟子曰有惻隱之心
天下之德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以友其水火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輔仁也三月不違仁者其餘國之寶
月則日月無仁者無能達仁而武
親見仁者利不顧其有以爲仁也
君其仁利不顧其有以爲仁也
我未見其力不足於仁者天下
其爲仁同功三仁安仁有利仁
之仁與同功三仁安仁有利仁

人部
卷百三十一
三十一

四勿仁云云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當師不讓
不讓仁者有勇仁者必有勇君子無違食之問終
仁文仲不仁仲尼曰文仲不仁者三顏淵請事
人如禮何人而仁不仁吾不知也仁則吾體仁長人
長人求仁得仁伯夷叔齊力行近乎仁仁行仁不仁有
矣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稱曰用權爾雖有說謂
之仁德吾則不知宣尼訓人一日能用其方顏
子好學三月不違其仁

兼容
魏其侯
事詳政術恕者不載
於人則遠怨矣無忿疾於頑

客乃容德久百
爛手事得衆則避盜起曰卿幾敗而神安
近更舍日夜飲呼從史更之引參遊園相舍後園
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呼從史更之引參遊園相舍後園
蓋與認物詳政術無求備於一人不加聲晉鄭默
侯僂違道不遠終身可行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怨非意可道恕非意可道恕非意可道恕非意可道
色之觀過斯知人之過也各於其理過故終身無喜
而勿言已能不責人過必掩爲光祥
知不反水漿耶其掩人過如此

人部
卷百三十一
三十一

國維行而服人張乃國維管子身衛文子曰
則以身土地儒有立義干櫓仁義爲成命義以斷
門外之理恩掩義爲實與比義之安居子犯
義未安其居義斷恩爲實與比義之安居子犯
不始大義以示君之禮也出正路孟子曰義者
親謂殺子厚療友守何抵通厚與疎潤乃自譽
祇說以治病低頓孤楊峻字秀才同部王家少
財療治數年乃愈小孤楊峻字秀才同部王家少
私讀書破半生筆墨是峻美其才實養老
君能制事以義利和利者義利之本也先王達
命爲義制事以義利和利者義利之本也先王達
以達義君子思義居則思義有以爲之而義爲
可以存可以存可以存可以存可以存可以存

義聞不爲義疾疾病也見義則不爲病有義以廢道大道廢有仁義老子失義而後禮老文侯軔廬於千木段干木富於義故干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馮煖折券於薛人爲孟嘗君市義義取義以爲義斷千曰義者也思義思義見得愉義君于愉富義抱義救解權濟排患救患義以方外義以爲上將息爭端得知義所名以義聞節因事見節不可奪道不可屈稱以好權爾雖有說謂之曰義吾則不知見而不爲是爲無勇聞而能徙何以爲憂

人部
通馬竈竈其馬尋知是嵩馬乃責讓曰孔仲山書
送馬還之弛兵赤肩過姜詩里弛兵而過逃崔琦
家乃以實告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
去矣迷匿張儉張儉被捕抵孔李膺壯哉後漢
行以威權立廉尚以抑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
輸至於千母其死母歎其義壯哉范滂何恨
與李膺齊名告何恨哉遺書託子吳陸瑁同郡
不恨臨死遺書託子推轂送喪後漢中居城
切謂爲起墓教導其子傳送推轂送喪歸賊不
在大學子居陷沒以身殉方矧推轂送喪歸賊不
司隸從事義之爲村傳謨送推轂送喪歸賊不
入系郡玄還高密道遇黃巾見賊不入廬袁宏見世
入振玄皆拜祖約賊敢不入廬袁宏見世

○羞恥帖白

丁巳仲夏

人音

卷一百三十三

五

09-

10

明東吳俞安堦

明武林胡心存校訂

人部十三

博物信節操高潔修整

○德一類藝文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又曰見龍在田德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又曰皐陶

適衆德德乃降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又曰蔽

人皆
卷五
招令慈以下子系
又曰宮失德禍各參匪又

曰夫德愈而有雙又曰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焉王

孫請對曰德之末明雖小重也又曰德以柔中國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又曰聖人之德無以

加於孝事 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 又曰德

行顏淵閔子騫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

有德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文子曰川廣

者魚大地廣者德厚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

在心公問于章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

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於歲

國書左九嬪德剛贊曰溫溫德剛寔秉道純復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靡塵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

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劍在前慈慈從後連環炙輠雍谷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

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玄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入成市咨此八龍客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問琴永睫淚下中山聽瑟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厭廟之器動
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
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
果而是花卉蓀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

三春捧觴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饗
西年或出或處竝以全身爲貴優游之咸以忘懷
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陰德帖白

斬蛇更爲叔教見兩頭蛇恐人更見乃斬埋之叔教
尹治河和熹鄧太后訓女叔陵言嘗聞活千人子孫
道可信家存孤太史公曰韓厥感晉靈公紹存孤以
必像福存孤成程嬰杵曰之義韓氏陰德於趙其
大者與魏終爲報女順烈皇后父商曰我先父全濟
諸侯十世宜乎報女河西活者不可勝數積德必報
當在此葬書生後漢王仲字少林詣京師於空舍中
女也葬書生見一書生病困慙而視之曰吾腰下
有金十斤相贈乞裁骸骨未及問姓而絕埋牛肉
蘭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無知者許亭長

部

聞訪得盜埋其肉不使知之
 何知不至九卿乎
 多陰德于公閭壤父老治之
 敬字詔曰升卿
 有與者
 不望報
 老子爲而不恃聖
 孤自殺
 程嬰立孤兒訖還自殺
 黃邴吉病上使加紼而封夏侯勝曰未死臣聞有未
 陰德必享其樂及子孫百萬衆未獲報非死病果愈未
 嘗妄殺
 嘗妄殺一人後亦有興者
 必有餘慶
 家必有
 餘慶
 天惟報施
 神亦福謙
 靜陰合德
 行成於內

○德服人帖白

不競傳曰德則不皆化後漢逢胡修道河潤左傳
及四海稱風偃德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上之風必偃德攻晉文公能

德服者能以身唯德引車避賢上欲之相如每
肉袒負薪謝罪折節下節下之為校者自喻伏不
告人曰與周倫交若歸車車許劭字子將為功曹太
飲解膠不登自醉交若歸車車許劭字子將為功曹太
以解膠不登自醉交若歸車車許劭字子將為功曹太
直達義其使人皆因性氣諱之後有盜牛者發日罪
責甘心乞不使王烈知也烈聞之遺布一端以激其
心後父遺劍於路有不知犯舍黃巾不犯孫先孝皆敗
操野集如靈著在竹林無毒草威鳳在野難得而測
才高見黃叔度是以子將為吏人皆改操難得而測
復從人固難得而對矣陳蕃周舉相與不月不月
叔度則偏吝心生蕃為三公數日叔度在吾不月不月
印不為所短曰寧為淵罰新加不為德人
人部
犯刑是以若飲醇醪上詳
左右無關訟若飲醇醪上詳

尚書曰舜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
首讓于稷尚暨皋陶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
讓則民不爭禮記曰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
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商惟席之
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
忠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
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士

庶人有善本諸父祖左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
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若棄不
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又曰齊侯使管夷
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而饗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
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
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又
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周書曰湯放
桀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
人部
坐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
處之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論語曰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又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孝經曰先之以敬讓
而民不爭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連年不決相謂
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
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慎之曰堯讓許
由舜讓善卷皆辭為天子而退為匹夫列子曰昔
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

子 209-466

實以孤竹讓而終忘其國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符子曰泰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若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之萬代以之貴者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史記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帝左右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曰碑曰碑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又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怪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又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為嗣玄成心知其非賢肯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既薨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有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山是顯名 又曰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九

許又曰實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恤恤修道不顯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又曰鄧騭永初元年封騭等以定策增二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閉關上疏自陳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揚州從事阜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人部

乃知其然其益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林木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往狂友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為丞相徵事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淨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魏武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魏武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肅峻前後

固辭曰僕素書生不聞軍事非才而據台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其意能以實讓又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因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客貴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眾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又曰邳憤字方回拜給事黃門侍郎憤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議用憤憤以資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校服人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常譴之如此人部

當乞養無處君笑應母曰但願老母壽耳郭翻別傳曰翻經水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乃流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為取之翻於是遂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士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讓二曰按本作謙讓禮宗之宗也仁大宋公族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

德主讓德之德柄也如慢大讓如慢有終君子

不爭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必下知謙下士

讓善善則稱人過則讓讓能讓能則賢崇讓崇讓則實

益天道益而益謙光謙光而益謙益謙益而益

天道益天道益而益地道流地道流而益若布衣若布衣而益

不以名位不以名位而益為後殿為後殿而益不驕人不驕人而益

衣由是衣由是而益無矜滿無矜滿而益不驕人不驕人而益

歸謙歸謙而益人道好謙人道好謙而益鳴謙鳴謙而益

神福謙神福謙而益人道好謙人道好謙而益鳴謙鳴謙而益

伯三讓伯三讓而益夷齊讓國夷齊讓國而益虞內讓虞內讓而益

人部人部不為禍不為禍而益問高難對問高難對而益

質而巳矣質而巳矣而益然陋如之何然陋如之何而益向鵬向鵬而益

路以驚路以驚而益梁陸雲泰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

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

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

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觀刊勒泰伯

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

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

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

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迹箕山辭位志

守幽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君

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輿之

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吳啓金

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懷

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迹箕山辭位志

守幽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君

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輿之

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吳啓金

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懷

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

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

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

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不口而自立矣

人部人部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

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

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

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

在上者無所用其心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

名言天下自治不見堯所以治之故不能名也又曰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賢

人相讓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則

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治興矣已仰其成復

何所與故可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 晉孫盛

子 209-469

下恭尊人而尊人役仁恭儉以行已
 僕貌踧踏貌兢兢業兢兢業怵怵惕毋不敬何不敬
 人上者奈如大祭承大祭若嚴君手容恭
 禮貌曰恭無禮則勞莫如致敬勤禮莫繆爲恭
 孔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莫如致敬勤禮莫繆爲恭
 敬令必敬妻子必敬其妻子也如見大賓
 大尊其瞻視子正其衣冠尊其瞻敬爾威儀
 躬如也躬如也色莊者乎命不易哉敬之敬之
 敬可棄乎敬必有德恭則不侮檢身
 恭已相下以卑起敬思恭敬遠恥恭
 人部
 寡過敬以直內卑以自牧如祭之敬若思
 之莊業業戒慎慄慄危懼德以慎立名以
 恭聞禮主於敬行先乎恭能自中出肅乎容
 貌
 禮山外作慎爾威儀
 宋鮑明遠還舊廬詩曰肅裝屬雲旅奉制承末塗
 嚴恭復系梓加敬覽紛綸 魏文帝樂府短歌行曰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魏曹植樂府引曰置酒品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
 辦豐膳烹羊宰肥牛久要不可忘薄我義所尤謙謙
 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藝文類聚

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禮記曰舜其大智與 論語曰智者樂水 又曰智者動 又曰智者樂 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 又曰知者不惑 又曰何如其智 智言不惑也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周書曰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商君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 又曰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又曰是是非非

人部

卷五十五

人部

非謂之智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又曰裨諲出郊而智 又曰文公種米曾子迦羊猶爲智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 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爲不智堯舜以爲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史記曰栲里子名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又曰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修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里駒 諸葛亮集曰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嫁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魏略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張仲之智爲勝恪也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略 華陽國志曰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西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爲之謠曰任文公智無雙

智二

挈瓶之智守 史淳于兒智如炙輶輶者車之盛也 智樂變 智土無思慮之 養恬 恬恬智相交養 心符

人部

達德 智者天下 掘蟻

明智者心之符 智公則心平 達德 智者天下 掘蟻

北征孤竹無水 智公則心平 達德 智者天下 掘蟻

可得木乃掘蟻 果然得木 隨馬 齊桓公北征 掘蟻

老馬之智可用 放 稱象 魏武欲稱象而不可稱 倉

馬隨之智得道 稱象 魏武欲稱象而不可稱 倉

驗之可知矣 執豕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尾執豕

太祖大悅 執豕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尾執豕

蛻智在於轉丸 鷓鴣 莊子鳥莫智於鷓鴣 號杜 智人

囊歸賈 詳類 去詐 用人之智 免禍 禍由 若愚 大智不

詐而不知詐 詐愚 詐者利仁 智者成人 若藏武仲之智

知人者智 棄智 絕聖棄智 人好智 好智 好智 不好學 蔡能

衛仲尼曰 鮑莊子之智 魯不容 容於魯 抑有由也 智

之難 多財損 疏廣曰子孫賢而 無涯役 無涯之智 役

有非不役物聖人以不不過其軀多智過其軀保其身以晁錯智囊晁錯為太號智囊桓範智囊起與人曰智囊失矣陽處父智不足稱臧文仲不智者三作虛器智者所慮之於未形達者所規之於未兆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抄宮之商在虞晉不加戎季梁在隨楚不為謀楚荀况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人部
○智謀帖先見附
○智謀公羊宋人執鄭祭仲不名賢也為知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祭仲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可權立可與適道未可權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可權立可與適道未可權足使智足使也孔臧諷諷之不失利上兵伐書

聰敏一記初學

史記云人所以尚干將鍔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
 騏驎者爲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整猶能挈石
 人部

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劉勰人
物志曰夫聖賢之所美莫美於聰明聰明之所貴莫
貴於知人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
矣是故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用二八爲功湯
以扶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治由是
論之聖人之爲治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
使說苑云昔黃香字文強江夏人博覽傳記羣書無
不涉獵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後魏書曰後
魏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
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曰一皆通利豐奇之曰王曰豐

十五從師迄于曰百耳自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
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王瑱之童
子傳曰近代有樂安任叡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
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將氏之門老
而方篤任家之學幼而多慧魏志曰王粲善屬文舉
筆便成無所改定人常以爲宿構事知十應五

敢望回阿也問一以知十史記曰淳于髡見鄒忌
說畢穆出面耳僕曰是人吾語之微言五默識響
其應我若響之隨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趙閔字溫羊幼特讀尚書默
識其音向又孔融薦禰衡表云安世默識下議
五答果題略沈幾甚聰慧孔君平詰其父父不

[illegible]

聰敏

於戰此不能止歸告蒙毋怒之蒙曰貧賤難可

居談存子兵之以其年少不願奮曰昔童

才耳不爲少也漢領兵

閱所書一見謂得遂博覽百家之書終年十
八歲時號終童西征賦係年少領父口文

曰終童山東之英妙
莊子來聘禮成而削政
張敖以公究吾言回也非助
加城國

無所不說注聞言預楊千吾法言曰玄吾家童回

人部

如魚過目
回言終日不違
如援白矢
十二

朱勸小器冲成絲當從女寧學勿畏怒字父

雞常林字伯擢斗七歲父常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用林曰臨子生父何拜之有客大嘉之

人者則曰慢人者不敬其親作聖童年十一學必

任氏童語曰任氏童

夏以刀奔破衣而憂曰俗以鼠嚙衣不吉操曰無害
俄而蹕史自鞍復詣道王吳陸績字公紀六歲見袁

事以不遺也。懷遠術術也。餽食之。鎮懷三牧。
臣等以遺長易詩書。計所象詳。帝余天下。
陳蕃

名前部中賈道年十八

南尹吳弓不效于虜當歸降入丁公不取李當降

羣兒競取。壬戌年七歲。獨不取。諫父寫書爲河南大

守欲秘青簡寫書祗年十二追客與書虞翻字仲翔年廿

遇翻追與之書曰僕聞琥珀不恒溫奇骨晉桓溫
取腐芥礧石不受曲針客奇之葵之下末

曰真英物也爰以嬌賞遂名之曰溫子蕩不忘

曰蕩承君命不忘敘黃琬曰後漢黃琬字季

初京師知名後乃拜童子郎晉明帝對曰六歲元帝坐

明帝曰卽聞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後集羣臣言其對因復問之曰日近問何小己辟日孔子見

以異對曰舉首見日不見長安
辨闕一兒曰初出大如車蓋及中則小足上下遠

東東西近也孔融再通家孔融字文舉九歲作

人部

有精義者通儒見曰與僕何異曰先生知
與老聃有師資之道僕與公亦累世通家
唐大奇

于務觀色淳于髡以承意觀色爲務再見苾惠王

王志在晉王記貧人姓名後漢書歲荒人饑太守尹興使

都亭高箕人滿詔名無差謬見故吏流涕杜鵑

州元祐其時父
武汝家故吏玄
載其金探易參
解金探易參

都不言惜。楊伯猷取奚月簿牒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猷守之難。爲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參

莫曉修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可惜也公歸計矣
稟生印之生有老成之風政冷事而填於

粟盈矢之牝不三入一
 內於言伯敷於言

詩吳邵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邵張儼朱與俱果往

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
屈顧老鄙渴其矣其為吾客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
驃以迅驟為主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皆隨
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曰席為冬設簾為夏施捍
讓而坐君子攸宜 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
韓獵宋鵠書名竹帛 異賦夸曰南岳之幹鍾山之
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塘

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爾處士今日無用娛賓
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
人部

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
綴文不加點

子產 ○博物
子產博學君子產王榮晉侍中王榮竹簡書山之下
簡一校上有所謂子產王榮晉侍中王榮竹簡書山之下
曰此漢明帝時節陵中策文也驗之果然勞新帝賜
帝賜食曰勞薪炊也誦碑王仲宣與人共行讀道
覆基又觀其局樂為覆之基者不信以漬龍魚
積張華蓋更以他局為之相校不信以漬龍魚
下得之必有異狀此色光起機反問主曰以苦酒
作鮓美故相狀也識辨羊子武庫久密忽有維
張華曰此鮓也為之開獨中桐石鼓棧之無聲帝聞
視難側果有鮓也

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四海指掌張華
叩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幸河東白書一
指之內若三條無遺 慎矢子辨防風骨子誦奏刺姓
利言經目極識之文帝召之時有客百餘人奏
部曲妻子 識者謂之君子

禮經 ○信
禮經者誠之經也禮之本忠信禮行義命以行義
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 周仁 注言無善惡而必復
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周仁 注言無善惡而必復
非義全言 安得全吾身 宣用 未宜其用發志
人部

守禮 ○信
守禮者信也信以進德易曰忠信所居業易曰
也接事信以分財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
者之結人信以為寶 忠信何則使信士分財不
也抱橋 尾生抱橋而死 泉涌 後漢耿恭字伯宗
也無水恭整衣亭前告苗有志行常宿亭舍有
冠拜井泉涌出亭前告苗有志行常宿亭舍有
費能教信不繼 信無益也 後勞 信而後
子能教信不繼 信無益也 後勞 信而後
不為人下 不繼 信無益也 後勞 信而後
則以為 為甲胃 信無益也 後勞 信而後
之寶 信無益也 後勞 信而後
信云 無信諾 信無益也 後勞 信而後
有成言 可學禮 人信之

○節操帖

達節子臧曰聖達節守節次守節謂善人守其砥廉不臣不仕其規爲如此節制度時成天地節而四不傷財不累形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也不食遺聞叔世桐節士和堂見其含菽通介有常魏盧欽著書飲水或遺之安而不食也高行潔高而不污潔而不介卑人以清爲難而徐公所易或問曰武帝時人以爲清白京州還京師以爲介何也答曰往者崔毛用此來齊潛轉相放效徐公雅向自若故前日之趙乃今日之介是去就知分楊惲書曰西河魏文侯之居有段干木田于方之遺風其人憭然有節學却去就之分也不可貞也
人也不可貞也敢失守乎子臧曰不失節雖不能聖
人部
無失節匪石不轉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有他志吉則有不燕虞專也專則不累主人雷剗寔濟月貧每越止薪水豈累安邑閎仲叔客居安邑老病自給不累主人豈累安邑閎仲叔客居安邑老病片屑或不肯安邑今聞勅使常給仲叔知而歎色不日閱中報豈以口腹累安邑哉遂去客沛壽終焉可屈而性請受下夫之役節車理之遼巡形益恭而有厚禮而追之色動不累品昔謝鯉通簡有恒有義者處若穢而不必報金雷義字仲公濟人死罪以金二萬承上義聲望得之其人不執珠玉貨財手不已死無所還乃以金送縣不執珠玉貨財手不鍾行酒與洪洪不執不食兄祿公孫丑曰陳仲平於齊仲子爲巨擘亦焉能廉以兄之祿爲不義之資而不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避兄離母居

不食所 子鷺不仕 **不使** 孟子曰伯夷

非其民 不使羞與鄉人處如無所交接李膺高士無

以朝衣冠 而坐於塗炭也

荀勗陳寔 率然玄遠 **口不言貨** 洪

口不言 王夷甫口屈原清謝安人皆史

貨財 後漢范丹字史雲清節聞閭里中得盜芻蕘

雪清 更怨曰汝之清高豈施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者

乎丹自 歎云云

○修整 白帖

攝威儀 威儀 **整風教** 和嶠少有風格慕夏侯淵之

許其能 無情容 習王劭有風操家人近 **不過則** 言不

整風教 無情容 習未嘗見情替之容

動不 入廐修容 魯子與子貢入避雨危坐 茅容避雨

廐則 入廐修容 其廐而修容焉

人部 **卷甫辛丰**

危坐詩 **馬援事嫂** 不辱 **張湛遇妻** 如嚴 **名教之樂** 王

恭敬 平子任放縱廣門名居室之應 居室言善 **澡身**

浴德 各修其身 **修身踐言** 家齊 **修身**

省惜 身靜以保身悟身之是患 **默而思道知道**

之無為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四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武林胡胤嘉校訂

人部十四

公平

○公平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平平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外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

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執鞫而從如皆從

則執守社稷若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

果頒 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 左傳曰賈季介狄宣子使更駢送

其孥夷之蒐賈季戮更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

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

後嗣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

乃不可乎 家語曰澹臺滅明為人公正無私 韓

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

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內其祿而外其

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

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

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呂氏春

秋曰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

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

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 又曰昔先聖

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衆

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韓子曰解狐薦

其妻以為相其妻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又

曰解狐與荆伯柳為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

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讎乎對

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讎 列子曰天下所以平

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

慎子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為均使

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德

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

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

公所以棄私也 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

分麋鹿 兎人皆喜曰任少卿分財乎 又曰陳平

為社 分肉其均里父老皆曰善陳孺子之為宰

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此及何病惠帝自臨視

因問曰君自歲後誰可代伯對曰知臣莫如王

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又
曰義縱少時與張敖俱攻劉為群盜縱姊以醫幸
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
行不可舉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
可交以私天子謂之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
節配重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異
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
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長咸共
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
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君令見
人部
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太能善必用之
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
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
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而君子之志
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郎舍因問東國起君琛曰
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欲以
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論魏曹義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
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聞

之口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能
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
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為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為美善
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
為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者以等分為交不以雷同
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文識其心不求於言
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
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
抑私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
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
人部
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
是非雖亮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王可
以萬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
季友鵠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有前
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感
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
要也人之用也昔蘇者親禹之父也舜則舜而與
禹禹知舜之極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
已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
况用之於他哉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

以無影而思影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思而恨
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偽懷姦而身立清世匿
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
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人務去棄而遠之言無
苟諱而行無苟德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
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而正而是非允當忠
感明於人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懷於八荒垂坦蕩
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與者乎

○直
雅清直哉若山老子大如矢直哉史魚邦有道如弦

人部
直曲為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雲攀折檻成帝命臣據地重宣殺公主奴上今謝
勿易折檻成帝命臣據地重宣殺公主奴上今謝
令及難子伯直言其妻成之曰免仇史蓋動為族陽
誅從事蘇正和索致其罪州刺史問對曰畏貴戚
誅欲不驚而勤素與正和乃止和聞言請至憚面
官任座見曰吾為梁使君不為蘇正和也
醜惡直也言惡許子貢曰惡許子貢曰惡許子貢曰
乞諸其隣而與之邦之司直也
直以殺弟故仲尼不為未成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注叔向
義則未安而直則有也
有覺德行直貌可謂方

直見錯曰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裕遺思難
尊顯之位可謂性不可踰虞諡字升卿刺舉無所
萬直之士矣性不可踰虞諡字升卿刺舉無所
之性志不可奪身有危而不可奪焉往不黜如三惠
而事人焉往而不平曰直道為世所嫌言孟光曰吾好
世所及黯正直義對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
甚矣黯直之志王陵任氣好直朱雲請劍斷佞臣
地注黯直之志王陵任氣好直朱雲請劍斷佞臣
埋輪不交用事魏劭放孫資之賈用事辛毗獨不
未孫劉不平不過不事權貴直不事權貴或說
作三公何害者也不修小禮曲意無左右之助願
勉強之彭祖曰通經術修先王道德何可委曲也死
更守見利不虧其義勁未必全楊惲曰勁直者未
人部
直曲為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人部
直曲為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可謂直矣詳證父攘羊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
吾黨之直者與於是父為子諫友為朋諫今之愚
前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生也直生所以自終以正言人勵物軌俗身由
正立名以直聞獬廌觸邪不無好惡屈軼指
佞豈憚悔心任瘞之言文侯尚喜朱雲之節成
帝猶旌端表雖哀必正其景精鋼可折不屈其
鋒稱以為權輿雖有說謂之曰直吾則不知
○謹帖

全身張安世以媚上鄧通以謹信謹而信況愛謹厚
承相車千謹行易庸行之謹事謹於事而細謹
其舉大事曲謹曲謹先王克謹高書丞相老謹
相上以老謹有愧先臣無累後人履霜堅冰
無能不責

○慎白

焚草謹言其草壞本任放為黃門侍郎每惟
腐若楊則意論語慎而避禍慎以思終
終乾乾君子終業慎慎一日慎微
者慎慎君子必慎其獨也慎言慎言慎位
人部慎言慎位
可不慎乎慎言慎位
得列於諸侯慎言慎位
不密則害成慎言慎位
無易由言慎言慎位
耳慎言慎位
召入使坐慎言慎位
曰慎言慎位
數馬慎言慎位
趙禹絕賓慎言慎位
客之請孤慎言慎位
行一慎言慎位
或問溫室慎言慎位
及言得夫慎言慎位
草本公朝慎言慎位
舊令曰慎言慎位

不與九卿密乃與小吏大臣莫知張安世職樞機以
定決大政已輒前莫敢出聞有詔令乃驚使
明不見圖治不忘亂君子莫知知
不惟機可子弟莫知知知
信思忠預防思忠預防
白其亡繫涉於春水陳寵周密後漢陳寵為尚書
吉不涉於春水李緒清勤李緒清勤
密拒絕親友李緒清勤李緒清勤
日不得已何去不覩不聞不覩不聞
清者不必慎慎者入虛如有人入虛如有人
聞莫見莫見入虛如有人入虛如有人
如不克不自滿假克自抑畏不矜細行
人部不自滿假

○勤勞白

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行不三思還同拾遺
之役智垂百應勤勞勤勞
定國勤勞廣業勤勞不置勤勞
服勞勤勞盡瘁勤勞不伐勤勞
監玉勤勞自斬勤勞不怨勤勞
止舍勤勞勤執勤勞勤施勤勞
矻矻勤勞勤執勤勞勤施勤勞
更勿休勤勞勤執勤勞勤施勤勞

○儉
帖

蟋蟀刺音僖公也。儉不中。葛屨刺音也。親地。歷隘其
以將二簋質薄之器三杯朱博儉食不重味慎德儉
乃儉役仁林綸以恥盈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儉
示之知足以知足難遵漢書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
土簋。獸土錡。構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有度儉
來自鹿。喪其送死。桐棺三寸。此儉而難遵也。有度儉
人部

而有降身從降身率人毛玠字季長衣蔬食以儉奉人由是及
 下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龍聚食省節用躬儉尚杜
 省嗇昭節儉尚昭儉昭其寧儉禮與其奢寧固奢則
 損寡未反本也昭儉儉也寧儉也寧儉寧固不
 不孫也寧固恥纖靡而不躬菲薄躬自菲薄卑宮室
 論題卑宮室而盡力乎罷露臺漢文帝欲作露臺計
 溝洫禹吾無間然矣罷露臺費百金帝曰百金
 家之產何妻執爨第五倫家伯魚為會稽妻曳柴王
 以臺為妻執爨身自斬芻養馬妻執爨妻曳柴良
 妻布裙飯脫粟晏子相齊飯同布被公孫弘曰人臣病
 曳柴曰飾非無長物之恭曰我無供辦謝安欲詣陸納納爾無供辦兄子
 以鈞名也無長物之恭曰我無供辦謝安欲詣陸納納爾無供辦兄子
 之恭曰我無供辦謝安欲詣陸納納爾無供辦兄子
 生無長物無供辦謝安欲詣陸納納爾無供辦兄子
 果而已欲餽客散納怒曰不戒厚生戒生命薄
 能益損父乃賦我菜飲四十

祭鄭子張有疾命不居華大丈夫居其實不居其華以爲盜晏平仲記
先人脰肩不掩豆簠天濯
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室不崇壇
食不重席晉文公爲盟主宮室卑器用不
居不重席晉文公爲盟主宮室卑器用不
作晉文公爲盟主宮室卑器用不
暇從儉莊云皆務儉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
無私積季文子卒卒无家器爲葬備家無衣帛之安
君而無食無餘
私積食無餘
也食足充虛
食足充虛蓋形禦美古之爲道者量腹而食制
而燕川茶果桓温性儉每燕布被蔬食
衣被蔬食布被蔬食
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也
之而益物或損
人部

於家不淫不辱儒有居處不淫飲
 約自牖易一妻三十年晏子雙魚噉二歲後漢趙咨守東海
 遺以雙魚噉二魚不盡以鯁化俗妻子不入官舍後漢王良字仲子
 入官馬餼不過稂莠子服矯俗律人素業清
 風能節禮樂不忘恭敬尚素黜華去奢從
 儉去奢作戒示儉垂文節乃用足儉為德
 恭宜嘉清德難奪素風德因儉立名以清
 聞以道制欲見得思義既興建中則難為
 下聖人不積君子戒盈無欺暗室不懼神
 明務利而避害慎始而思終服澣濯之衣

蘇子瞻曰君以爲道不敏乎陰之殺

於國所謀者則難入也。以君子之有勇而無義爲

摧剛 內亂不興 外患不避 節因氣 名以
 勇聞 致身事上 見危授命 州鄉乃樂氏之勇
 郭最為齊侯之雄 毛遂之氣終出三千 宜原
 之才可當五百無勇失賦 崔杼作亂陳不占將往
 武聲於門外 投車 齊師懼而自投車下子良接而
 之曰婦 趙羅 索 傳 鐵之役 趙羅無勇索之史 詰 季長
 人也 趙羅 索 傳 鐵之役 趙羅無勇索之史 詰 季長
 習 和 李 長 在 城 中 間 兵 勢 恐 入 室 率 被 覆 頭 攻 半 頃
 稍 出 面 明 日 側 立 而 聽 一 日 出 問 清 息 四 懼 事 而 還
 五 日 負 櫛 觀 闕 謂 子 緒 曰 勇 可 習 者 也 懼 事 而 還
 畏 威 怯 未 上 言 其 無 勇 也 未 上 言 其 無 勇 也 無 拳 無 勇 也 非 孝
 人部 無 勇 不 敢 勇 於 不 敢 素 厲 無 勇 客 氣 勇 非 夫
 人部 無 勇 不 敢 勇 於 不 敢 素 厲 無 勇 客 氣 勇 非 夫
 威惕 氣衰 是無勇也 何以堪之 有命出征
 不思後勁 無剛常寇終愧先奔
 ○壯白
 挾 勦 公 孫 隆 與 擢 考 叔 爭 索 鐵 力 巨 舒 鉤 索 搏 熊 羆
 厲 王 晉 手 曳 牛 易 食 賊 來 取 牛 輒 奔 還 商 乃 以 牛 與 賊
 匪 能 牛 尾 行 百 餘 步 拔 山 項 羽 散 曰 力 拔 射 石 李 廣
 賊 不 敢 取 牛 而 走 拔 山 項 羽 散 曰 力 拔 射 石 李 廣
 石 如 虎 射 紅 鼎 項 羽 散 曰 力 拔 射 石 李 廣
 之 沒 羽 射 紅 鼎 項 羽 散 曰 力 拔 射 石 李 廣
 為 固 夜 半 行 者 負 拔 山 項 羽 散 曰 力 拔 射 石 李 廣
 之 以 揭 昧 者 不 知 也 拔 山 項 羽 散 曰 力 拔 射 石 李 廣
 夫 九 首 拔 木 九 千 言 戒 關 及 其 非 也 而 氣 角 力 壯 士
 參 力 口 拔 木 九 千 言 戒 關 及 其 非 也 而 氣 角 力 壯 士

校量其贏股肱以言其臂膊秀骨不告謂之殺子有罪也挽六鈞鉤高之弓六徹
有而不出於眾者則以言有同挽六鈞鉤高之弓六徹
七札養由基蹲甲建大車秋勝建大車輪而索之
戰以成之徹七札建大車秋勝建大車輪而索之
子曰有力如虎拔懸門使開以出關萬夫之敵
壯也何百夫之特孔武有力勝人者力犖投蓋
於櫻門授蓋於櫻門慕行舟於陸地論語慕拔山
而終見自亡盪舟而不得其死

○貴一初學

說文云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也汝穎言貴聲如歸
往之歸抱朴子曰貴遊子弟生乎歸人之手憂懼未
人部

嘗經心或未免碰傷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
寵榮之位專生殺之威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戰國
策曰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橫樹之則生
折而樹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
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
之難而去之易今雖自樹於王而欲拔之者眾子必
危矣史記李斯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
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富貴極矣
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荀伯子荀氏家傳曰惟
我之先至于有晉人物盈朝衮衣曄曄六代九公不

亦偉乎磊落堪奇光照六合中興丞相王公歎曰

已後榮寵莫二為天下貴門矣

史詩曰金張舊業七葉珥漢貂陽侯根為成布

封侯建為高平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成布

有金氏張氏五侯貴絕代金張耿鄧耿鄧漢書曰

上將傳國後嗣上葉作何其盛也又曰金日磾功

三氏自中興後嗣上葉作何其盛也又曰金日磾功

與為三主五公東觀漢記耿氏尚公主三人列侯

二千石數百人司馬彪漢書曰許史梁賢漢書

康安桓帝時遷太尉四葉三公許史梁賢漢書

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仕

二十餘年窮富盛衰行內承後漢書曰梁氏在位

人部

三組佩大印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

侯因歸家懷銀黃重三組以誇鄉里後得周書陰

日其印行過洛陽因說六國以秦為從後得周書陰

以出秦洛陽因說六國以秦為從後得周書陰

人部

九公謝承後漢書曰梁不疑子為穎塗侯亂子為

侯邑稱侯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朱輪華轂漢書

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

關內侯觀閣滿戶殷弟相昭張璠漢記曰馬防

陰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都
臺鐘磬北里吹笙等 古樂府詩曰君家誠易知
思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使
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
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
者滿路傍 梁吳筠贈周興嗣詩曰吾賢當路者聲
名振華夏朱輪玳瑁牛紫轡連錢馬朝花舞風去夜
月窺窓下想君貴易交居然應見捨 隋孔贈蔡君
詩曰疇昔同幽谷伊邇遷喬木赫奕盛青紫討論
李伯樂寄楊公詩曰公子盛西京光華車馬
人部 卷五 李伯樂寄楊公詩曰公子盛西京光華車馬
名分庭接遊士虛館待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劍
鳴面花無隔吹歌扇不鄰聲 鮑昭擬古詩曰魯
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
罷朝還理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
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富一 初學

夫貴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者必
也然欲富者非為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
故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孔子曰富而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曰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陽虎云為富不仁為
仁不富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
敬人何人不親史記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
如商 補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春
秋左丘明曰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
問曰富者人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
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說苑曰楚王問
莊辛君手之富奈何對曰君手之富假貸人不買也
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
之貨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王充論衡
人部 卷五 王充論衡
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齋錢十萬願載於書
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囹圄中之鹿欄中之羊也
得妄載桓寬曰鐵論曰人大富則不可以祿使尚
五福二曰富 素封 丹穴 史記曰富者人之
也今有無狀之徒爵邑之入而樂比之者命曰素
封 漢書曰寡婦清先得丹穴而擅其利以致富
等金 量玉 徐廣晉紀曰王戎殖財諸家僅數百計
子年拾遺記郭况累金數億庭中起借車子 讀如
高閣置衡石於其上以秤量珠玉 借車子 讀如
願 困 實 搜 神 記 曰 有 周 舉 貧 者 貧 而 好 道 夫 婦 夜 排
曰 此 人 相 貧 限 不 過 此 准 有 張 車 子 應 賜 千 萬 車 子
宋 生 請 以 借 之 天 公 曰 善 錄 異 傳 曰 臨 陵 縣 明 義
讀 客 道 經 彭 澤 湖 每 以 舟 中 所 有 多 少 投 湖 中 云 以
幾 禮 積 數 年 後 復 遇 忽 見 湖 中 有 大 道 上 多 風 塵 有

富者以吾仁彼以其爵如直成都羅景賢至巨萬
持錢石氏賢次如道親信之厚賈京師為平陵石氏
問致十餘萬哀舉半遺曲陽侯依其權勢時常物
力餘貸郡國人莫敢負教之曰既庶矣又阿加焉曰
富如氏曰既富矣又智矣富人財雄班固自叙云
何加焉曰教之智矣富人財雄班固自叙云
富者王藏鎡鉞累金累千金貨殖命而貨殖焉聚歛
季氏富於則公而求也為之聚歛而用益之厚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語
生厚而德正言發身禮仁者以財發身言仁
財足則思無邪發身禮仁者以財發身言仁
以貶貶而傾縣張灑削食禮治而朝胃脯以胃
氏以賣漿而論侈多積積財貨也殖貨殖惟利
連騎而馬醫張里以馬多積積財貨也殖貨殖
曰安曰富周禮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謂賞謂教
七曰富謂平其稅不專取也
人部
卷五十四
三

實難 傷廉 害義 貪冒 貪悞 憂貧 好利
不可厭也 其能久乎 無德而貪子罕謂之喪寶 不義而富仲尼喻於浮雲各適其愛必扶貴既
賤周人旣織機者論高也而師史尤甚轉載百數置
知郡國無不至卻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貴相
矜以又買過邑不入門設川曹洪魏志曹洪家富裕
此等故師史前致十萬也曹洪名嵩文帝在東宮時
從洪資絹鄭太邱太守田四百王茂疾皆王茂恩
不如意恨之牙賜餐食常計餘齒和嬌婦和富病
失下自斃天下人言人之善惡之不一也

衣冠 卷五十四
人有衣冠之衣也終天以後少變易公侯伯男
皆有爵李核種恒鑄其核以此復義仲尼爲人也短於目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護其知商之爲人也短於目
且各其餘不足觀也還直乃歡王戎女適裴頠其婿
聞與入交謨其短遠直乃歡王戎女未幾後歸其婿
取其長所以能久遺衣更取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北
色不悅女遂還遺衣更取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北
氏娥番漢宛孔氏南陽人大鼓琴連騎遊諸侯有內
氏儉嗇魯人儉而西氏尤甚家自父兄上
園齊鮑照清河頃口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官宇宏麗

崇道山川

一試問茶標賣絕空論曰富貴陶白貲巨程羅山探

銅陵家藏金元

○貧一類聚

呂忱字林曰：饑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

謂之須捷。或謂之褸裂。褸音褸。或謂之藍縷。藍縷音縷。

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又曰：小東

大東杼柚其空。耳。今盡杼柚不作也。禮記子路

曰：傷哉貧坐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子曰：啜菽飲水

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之

謂禮。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戶圭窬，升

人部 卷百十四 三十五

日而食，易衣而出。并言二日食。又曰：貧者不以貨財

為禮。左傳曰：華門圭窬。論語曰：子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恥者，其由也與？家語曰：端木賜結駟連騎

以從，原憲適居蓬蒿中，并日而食。子貢曰：其矣子之

病也。憲曰：子貧也，非病也。列子曰：凡為名者必廉

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莊子曰：原憲處魯，居

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木為樞，而甕為牖。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憲杖藜應門，子貢曰：先生病也

憲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金

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退，有愧色。又曰：孔子

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聞有郭

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養嚮郭內十畝，足以為絲麻。

鼓琴可以自娛，所學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夫子愀然變色曰：美哉。又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

於監河侯。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

問之曰：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斗

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王，激西

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

水為活，爾君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又曰：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與

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吾貧

哉？天地豈私貧吾哉？求其為之者，不得也。晏子曰：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

不飽，使者反之。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

賓客。孫卿子曰：子夏貧常懸鵠衣于壁，人曰：子何

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

不復見。又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粟米之

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為寶實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修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修而患貨之不足將事不暇何賀之有戰國策曰齊人有馮援者貧之不能自存使人屬書管仲願寄食門下史記曰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

人部

卷百三十四

二十七

乃常獨蚤夜婦齊相門外相舍人怪而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口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婦門欲求見於是舍人見勃勃參因以為舍人又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中貧困饑乏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以踐地道中人笑之又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今臣因願以餘光振之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割薪賣以給食妻求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

四十餘妻曰如公子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之又曰酈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產業里監門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又曰王章字仲卿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病疾無被卧生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病疾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不饜又曰范丹桓帝時以升為菜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

人部

卷百三十四

二十七

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甌中生麀范史雲金中牛范萊蕪范曄漢書曰李元字大遜陳留人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魏略曰裴潛母之甯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笥以自供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成并日而食三輔決錄曰第五顯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上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又曰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社城中織箕為業明詩書為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幕卧其中旦收之魏書曰楊師前後宰城守不以私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蝸牛廬居止其中

妻子凍餓 先賢行狀曰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
喪雖免遊其庭時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
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卧在狀令即遣保以乾糧就
遺之定乃受半 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
乎將理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
盜收種不時三盜取種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
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
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類延之庭詰曰富則盛貧則病甚矣不惟形色羸
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訟誤一作
人部 卷五十四 貧 二九 貧

貧二 初學

事類六極 十盜 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詳類 杼空 確立 司馬相如歸而家貧徒四壁立
聚 草戶 齊之狂子相與居平泰山之交子魯之周子
之室第戶不扉蓋 緇袍 短褐 上詳類聚 淮南
不歸而高歌不輟 緇袍 短褐 上詳類聚 淮南
則羊裘結 緇袍 短褐 上詳類聚 淮南

日老萊子楚人也耕蒙山之陽以糴穀為哺蓬蒿
室把木為林著艾為席 抱朴子曰洪貧無值僕
落生庭宇 牛衣 蠅廬 並詳 并日而食 同衣而
出 類聚 蓬雷 桑樞 抱朴子曰洪家貧蓬萊
懸鵲 類聚 一瓢 四壁 論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
王高泰木飢亂父母兄弟死者有四五 坎壈 落
人飢食蓬蒿衣草衣家貧徒有四壁 坎壈 落
類聚 賣 鵲 春 上詳類聚 何法盛管仲與
席門 上詳類聚 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不
夜耕 書 備 夜耕 後燕錄曰周舉貧而好道夫
夜則伐 書 備 夜耕 後燕錄曰周舉貧而好道夫
草燒磚 歡 救 食 黎 上詳類聚 茅宅 蓬廬
日公居貧而不好修產業有稻田三十畝茅宅一
人部 卷五十四 貧 二九 貧

門無行路謂安死矣今有之見安樂則問之答曰寒
曰大蓋人無心無行有守安德安德而志貧而
衣園寒守心無行有守安德安德而志貧而
約可以久處約無空其十旬子思食十三
歲詩可以久處約無空其十旬子思食十三
以其道得無不食無詔若貧而無詔未夫貧與
之不去也無不食無詔若貧而無詔未夫貧與
石之過猶金如也無不食無詔若貧而無詔未夫
室懸聲若言空也立肺石近於石達達民凡
上而不為達者立於肺石近於石達達民凡
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宿白社洛陽白
於市食半救相半衣百結衣沒達高居達高
人甘黎藿文恤艱阨困窮人難賑貧貧六養萬人
人部 卷首三山 三
曰眼窮四不隕獲獲不隕獲於貧賤莫能興子
櫻從者病無正寢無正寢無正寢無正寢無正
不學言君子不辭富不辭貧小入斯濫子固
自然也窮居常待終之常居常待終之常居常
以俟不得其所不禮老幼而待終之常居常
命不其憂回也惡衣惡食不改其樂一簞食一
斯約斯盜人之制富貴也使貧者不至於約
斯約斯盜人之制富貴也使貧者不至於約
十年不制衣衣止而而提提而見納履而踵
決三日不舉火三日不舉火被褐帶絲介特

單獨 身安自社 業保豐甌 蓬門下客 華
戶輕生 人生到此 天命何知 乏於貨財 闕
於禮義 始因十盜之由 終標六極之數 衣無
卒夜之虞 食空兼晨之畜 雖富哉是入所欲
而貧者亦士之常 荷鍾東阪且棲遲於衡泌 帶
經南畝常偃息於蒿萊
魏應璩雜詩曰貧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耕日不
得粟采彼北山葛單瓢恒自在無用相呵喝晉左
思詠史詩曰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
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途計策棄不收
人部 卷首三山 三
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傾無斗儲親戚還相
朋友日漸疎晉張望詩曰荒墟人迹稀隱僻闕鄰
開章離日朽損毀屋每寥落炎夏無完絺玄冬無暖
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饑渴營生愈瘁愁來不可
割晉江道詩曰單門不啓扉環堵家蕭條空瓢覆
壁下簞上自生塵山問誰氏子億哉亦何貧宋陶
潛貧士詩曰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
何時見餘暉又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爵吾弗營厚饋吾不酬一日詩命盡敵覆乃不周
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又曰妻厲歲將暮擁褐曝

南軒直闕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窺不見煙詩書集坐外白日去不還 又曰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復清歌暢高音歛袂不掩肘蒙養之恒思忘懷輕表荷得非所欽 又曰仲蔚愛窮居統屋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自從 宋鮑照貧賤愁苦行曰潭沒雖死悲貧苦卽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顏當少歇髮髮先老白親友四而絕朋知斷三益空庭懸樹萱樂何愧過客貧年忘日時黥顏就人情俄頃不相酬慙怩而已赤或以

人部

卷百三十四

三

角

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爲千條計事未見一獲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窳窳 宋袁伯文述山貧詩曰傭漁倦閑閑耕收億松丘禦荷依露壑塞若逗霜洲餐垂驚年素腐耗盈帶憂幸有深棲性幽山可以留 梁王僧繇傷乞人詩曰少年空扶輦自首竟填溝羣席何由足枝霍不能周自顧非好行乞且欲包羞勞君歎曲問胃此殷勤酬 宋蕭瑀貧士詩曰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泣牛被五月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平秋授衣節荷裳竟不易班超棄筆硯妻敬脫挽輓雖云丈夫志終涉自媒迹賢哉顏氏

子飲水常怡懌 梁朱超詠貧詩曰觸塗皆可試惟貧獨未安窓開兩片月霜足一重寒蕭蕭鋪牀冷荷脆補衣難若言爲客易推劔與君彈 國魏武謠俗詞曰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綯友來從我貧不知所以應

人部

卷百三十四

三

角

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獨不完人皆格梁我獨聚貧無實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期徒行負爰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松或荆露體毗朋友道絕達官陵遲厥外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窳崑崙之巔爾復我隨輪飛戾天舍爾登山前穴隱藏爾復隨我步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相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助我靜汝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口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極爲典則上階不夷匪離匪離爰及平世縱其昏惑

樂餐之草人食當待而後食人乃傲乃嘖嘖室
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倉是用為不踐其朝
三省吾身謂子無咎處君之所福祿如山忘我大德
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惑等壽神仙
桀跖不顧貪戾不卜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怵惕
子獨無虞言辭既落色厲目張擗臂而興降階下堂
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子乃避席
辭謝不直謂不武過問我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
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晉東晉貧家賦曰余遭家之
賦軻嬰六極之困屯恒勤身以勞思丁飢寒之苦辛
人部 卷五十四 三

無原憲之厚德有人斯之下貧有漏秋之草屨
覆之受塵欲恚怒而無益徒怫鬱而獨嘔蒙乾坤之
徧覆庶無財而有仁唯四壁之常在時弛落而壓鎮
食草葉而不飽常嘔嘖於膳珍涉孟夏之季月迄仲
冬之堅冰稍煎感而窮迫無衣褐以蔽身還趨牀而
無被手狂攘而妄牽何長夜之難曉心咨嗟以怨天
債家至而相敦乃取束而償西行乞貸而無處退顧
影以自憐銜實業而難售遂前至於飢年者黃堂之
草菜作汪洋之羹餽金運鈍而難沸薪薪細而不給
至日中而不熟心苦而飢懸丈夫慨於堂上妻妾

歎於甕間悲風嗽於左側小兒啼於右邊
宋晃道元與丞相公牋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
幽鬱蚊虻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汗累燠體貌
萎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率藜與敝絮散以三股
之絲緹衿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
覆其長度申脚則足出攀捲則拳露
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縣磬之居而值
皇天無已之雨新芻既盡舊穀亦傾置屠蘇撤機
槍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
以懷感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全體靈心
人部 卷五十四 三

飢憂在四旁而欲東希誅昌治生之物西望陵陽
食之祿誠恐將為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又與
董仲連書曰穀糴驚踊告求周鄰日獲數升猶復無
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
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廝役之勞懷陶朱之慮
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機於城復入見謫於嬖息怨
使邑憤不知處世之為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
秋節涼和霖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
而陋巷之居無高客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
潦浸於北堂隙漏霜於衣服藥蔬單竭檐石傾聲中

明東吳俞安期

明武林卓爾昌校訂

人部十六 隱逸上

○隱逸上 類聚

周易曰避世無悶 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又曰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 又曰貴于丘園束帛多矣 毛

詩云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

子下不事諸侯 又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

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人部

卷一百三十五

十一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

也就數澤處閑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

士避世之人也閑暇之所好也 又曰廣成子在崆

峒之上黃帝問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養萬物為之

奈何廣成子蹙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無視

無聽抱神以靜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

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

見光而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

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 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

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禹參乘塗遇牧馬童子黃帝

曰異哉請問為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內適有

脊病有長者教予乘日之車遊於襄城之野今病少

損將復遊六合之外為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為天下

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

退 魏隸高士傳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

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其

所終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為友舜以

天下讓之石戶之農妻妻攜子以入終身不出

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為諸侯坐禹去而後

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德而

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薄

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也伯成子高不

顧 又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

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

汝何不隱汝行藏汝光若非吾友也乃擊其膺墮下

之曲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

嚮聞貪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又曰許由受

武仲克舜皆師之與齒缺論堯而去隱乎沖澤之東
堯乃致天下而讓焉曰十日並出一作日而燭火不
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為天子則天下治我猶
尸之吾自視缺然許山曰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
吾將為賓乎乃去宿於逆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
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汙乃歸池水而洗其耳池主
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避耕於中岳潁水之陽
箕山之下 又曰壤父者堯時人年八十餘而擊壤
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又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子

曰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予適有幽憂
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 又曰
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
觀之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鏹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居之高視人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
子大驚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
哉 又曰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
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
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移勢利隱處
窮巷聲馳千里故多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六

三

子

能尊段干木敬上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又曰莊
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
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曰楚有龜
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
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
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
乎遂終身不仕 又曰魯連好奇偉倜儻嘗遊趙難
新垣衍以秦為帝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連連三
平原君乃以千金為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
者為人排患釋難也即有取之商賈之事耳及齊
守遼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為書射城中遺燕
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城降田單欲爵連連曰吾
與其富貴而誅於人寧貧賤輕世而肆意 又曰
丘先生齊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
王王賜父老不稅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得貴
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富
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又曰周生魯牀茅屋不
肯仕宣惠帝親自往不出屋 又曰鄭仲虞不仕漢
帝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為上世君令臣

得為假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終其身世號曰衣道書 又曰韓福者以行義修潔昭帝時以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匹遣長吏時以存問常以八月賜子酒有不孝者死者賜復衾一襲祠以中牢自是至今為徵士之故事福終身不仕卒於家 又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和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輻縲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望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 又曰尚長

卷一百二十五

五

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云爾為子嫁聚畢救斷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遊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 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愛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

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為傳約亦辦百萬傳隱事差互故不果述 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表叔真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蒿俗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于三

卷一百二十五

六

人部 隱逸二 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云爾為子嫁聚畢救斷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遊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 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愛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

隱逸二 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云爾為子嫁聚畢救斷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意與同好遊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 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愛之俄而敷死故會稽士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

見親族晉夏侯氏字仲卿隱居不與世接不觀車駕恒帝中駕過漢人皆觀之有一丈夫終身不仕
非時不見禮中清中樞可問可仰宋隱居
太守馬爰具威儀鑄鐵造之織不見爰歎曰名隱居
之服爰有隱居之術孔丘曰破渾沌之王喬
鄴令史老聃柱史采榮四皓榮南山作者七人無
考雙在潤詩薄游於朝逢明不答太守逢明養志
德太守遣使奉謁不答太守恨使捕捉吏曰子慶
天下之所知在處人必往必不獲勞山民果相率持
被傷而罷宋纖不見太守前遺榮離俗遺物人部
聖人潔身避地樂天養素韞光逃名
放性素履肥遯嘉遯高蹈高名獨行
逍遙放曠白駒在谷玄豹隱山洗耳頰
川垂綸濮水隨時出處與道浮沈於陵澤
園伯休賣藥韞跡匿光銷聲藏影遺形塵
累反性泥元名因跡吻志以道寧貞不絕
俗隱不違親范滂美辰祥降靈山河叶瑞德
成而上樂在其中玄豹隱霧鳴鶴在陰俯
臨盤石仰對貞松人各有能物忤其性屢
身降志和光同塵斯遠暴慢干焉逍遙曼
情游於漢朝東方朔子真隱於吳市褊褊太玄而拔

俗守虛白而辭榮 自謂羲皇之人 安知堯舜

之世 君平之居上肆 莊子之吏漆園 名利不

混其情 榮辱匪易其操 攀桂紉蘭則有高尚

衣荷製芰早慕幽貞 不貴軒冕之榮 自得山林

之趣 亭亭朗月遙照山年 肅肅清風傍來澗

閣 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 老萊窺河濱 顏回樂陋

巷 許由安賤貧 伯夷餓首陽 天下歸其仁 何患處貧

苦 但當守明真 晉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山林 遯

世以保真 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申 又曰棲遲四

野 外陸沈背當時循名奄不著 藏器待無期 義和策

人部 卷百五十五 九

六龍弭節越崦嵫 盛年倂仰過忽若振輕綵 晉張

載招隱曰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 山林有悔悟人

間實多累 鸞雛翔穹冥 蒲且不能視 鸛鷺遵臯渚 數

爲增所繫 隱顯雖在心 彼我共一地 不見巫山火 芝

艾豈相離 去來指時俗 超然舞世爲 得意在丘中 安

事愚與智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嵐曲 耦耕幽數陰

荒庭寂以閑 山岫峭且深 淒風起東谷 有淪興南岑

雖無箕畢期 膚寸自成霖 澤雉登華嶠 寒猿擁條吟

溪壑無人迹 荒楚鬱蕭森 投耒脩岸垂 時聞樵採音

重其可擬志 迴淵可比心 養真尚無爲 道勝貴陸沈

遊思竹素園 寄心翰墨林 晉左思招隱詩曰杖策

招隱士 荒塗積古今 巖穴無結構 丘中有鳴琴 白雲

傍陰岡 丹葩耀陽林 非必絲與竹 山水有清音 何事

待嘯歌 灌木自悲吟 又曰經始東山 廬果下自成

榛 前有寒泉 井聊可瑩心神 晉陸機招隱詩曰駕

言尋飛趣 山路鬱盤桓 芳蘭振蕙葉 玉泉涌微瀾 嘉

卉獻時服 靈木進朝餐 又曰朝採南澗藻 夕息西

山足 輕條象雲構 密葉成翠幄 結風佇蘭林 回芳

秀木 又曰尋山求逸民 穹谷幽且遐 清泉盪玉渚

文魚 中波 晉閻丘冲招隱詩曰大道曠且夷 嘉

人部 卷百五十五 十一

路安足尋 經世有險易 隱顯自存心 嗟哉巖岫士 歸

來從所欽 晉王康琚招隱詩曰登山招隱士 素餐

躡遺蹤 華條當園室 翠葉代綺憲 晉辛曠贈皇甫

謐詩曰顒顒朝士 亦孔其依 莫不遲想 載渴載飢 我

弓我旄 禮亦無違 企望高岡 來儀來歸 其暉伊何 與

帝同心 明明天子 如日之臨 臨照四方 探賸幽深 山

無逸民 水無潛龍 爰彼九臯 克量德音 茂哉先生 皇

實是欽 宋謝靈運越嶺谿行詩曰猿鳴誠知曙 幽

谷光未顯 巖下雲方合 花上露猶泫 逶迤傍嶮嶮 迢

逴陟陁岵 嶺嶺萍泛 深沱蒲菰 冒清淺 企石挹飛泉 攀

林摘葉恣想見山阿人羅碑若在眼 梁武帝通民
詩曰如龍生木木有其心如林鳴鳥鳥有其音如江
游魚魚有浮沈巖巖山前澗澗水深事迹易見理相
難尋 梁沈約八咏守山東曰守山東山東萬嶺巒
青葱兩谿其一瀉水溪溪如空岸側青沙彼巖間丹
桂叢上瞻既隱慘下睇亦冥濛遠林響咆獸近樹聒
鳴蟲路出若溪石澗叶金華東高仞倒危石百丈注
懸淩淩曳寫流電奔飛似白虹洞井含清氣滂穴吐
飛風玉寶膏滴瀝石室乳空籠余平生之所愛歟暮
年而此逢欲一去而不還恨邦君之未視秩滿無白
入部

卷五十五

十一

雲淹留事芝蘭 梁劉孝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
厭喧譁執志好栖息肅敬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鑿戶
聞嘒嘒開軒望嶺前激水簷前溜脩竹堂陰植香風
鳴紫鸞高梧葉綠葉來脉脉香流波下不極髮
玉山限簪像瑤池側夜誦神僊記日吸雲霞色將駟
六龍興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習臆 梁
范雲答何遜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季奇煙洞
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冲玄石
戶栖十秘金壇謁九僊東嶠方復漢縹緲上騰天
梁吳筠詩曰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鳥向巖上飛

雲從愈裏出 又曰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
自有宅佳樹籠青雲 又曰具區窮地險稽山萬里
餘奈何梁隱士一去無還書 梁任昉答劉居士詩
曰君子之道亦有其四高行絕俗威德山類才同文
錦學非書肆望之可階即之難至輟精天理躍象少
微人與俗異道與人違庭飛熠燿室滿伊威行無纖
迹理絕心機 又答何徵君詩曰散誕羈轡外拘束
名教裏得性千乘同山林無朝市勿以耕蠶貴空笑
易農士宿昔仰高山超然絕塵軌壺已等藥命管亦
齊將靈無為歎獨遊若終方同止 又贈徐徵君詩

卷五十五

十二

日促生悲永路早交傷晚別自我隔客嶽於焉復
月情非山河阻意似江湖悅東臯有儒素香與榮名
絕曾是違賞心曷用箴余缺眇焉追平生塵書廢不
閱信此伊能已懷抱豈暫輟何以表相思貞松擅嚴
節 梁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
荒林僊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
雲方欣松柏澗自和遊山吟 又尋周處士弘讓
詩曰試遂赤松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晚桂白小
山秋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
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又賦得結衣夜詩

曰山林重明滅風月臨臨塵著書惟隱士談玄止谷
神鴈重翻傷性豈寒更憂身廣陵餘故曲山陽有舊
隣俗儉寧妨患才多反累身寄言山吏部無以助直
人 周明帝贈韋居士詩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
微賴陽去猶遠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
衣坐石窺倦洞來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
飛儼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周王褒贈周處士詩
曰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峭曲三危阻關重九折
難猶持漢使節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幕驚羽畏虛
彈飛蓬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志與時歇生年隨事

人部

卷三

十三

蘭百齡悲促命數刻念餘歡雲生龍坻黑桑疎動北
寒鳥道無蹊徑清溪有波瀾思君化羽翮要我鑄金
丹 又和趙王隱士詩曰鳬鵠均長短鷗鷗共逍遙
清襟蘊秀氣虎席滿風颺斷絃維續葛獨酌止傾瓢
菖蒲九重節桑新七過燒 周庾信奉和趙王隱士
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
潁川瀾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黎牀坐
欲穿阮籍唯長嘯嵇康訝一絃淵險無平石山深足
納泉低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轉山花燄
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船 又窮秋寄隱士詩

曰王倪逢齋缺桀溺偶長沮黎牀負日臥麥隴帶經
鋤自然山木几無名科斗書聚花聊伺雀穿池試
魚小村治澗路低田補塿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
疎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陳周弘正還草堂
處士弟詩曰四時易在昔百齡條將半故老多零落
山傾盡凋散宿樹倒爲查舊水侵成岸幽尋屬冷弟
依然歸舊館感物自多傷況乃春鸞亂 陳周弘正
無名詩曰行行訪名岳處處必留連遂至一巖裏
木上參天忽見茆茨屋暖暖有人煙一士開門出
士呼我前相看不道姓焉知隱與隱 陳伏知微
人部

卷三

十四

得招隱詩曰招隱訪僊僊丘 琴正鳴桂叢侵石
桃花隔世情薄暮安車近林喧山鳥驚 陳張正見
賦得落落窮巷士詩曰楊雲不邀名原憲本遺榮草
長三徑合花發四鄰明應隨幽巷淨嘯逐遠風清門
外無車轍自可絕公卿 陳江總夏日還山庭詩曰
獨於幽樓地山庭暗女蘿淵清長低條池開 卷荷
野花朝噴落盤根歲月多停櫂無賞慰狎鳥 適
又春夜山庭詩曰春夜芳時晚幽庭野氣深山寒
刻削意樹接縱橫陰戶對忘憂草池驚旅浴禽
良得性物外知余心 隋王山禮賦得巖穴無結

詩曰巖間無結構谷處幽靜其落秋風山雲生石
路深早柳香野徑清潤響丘琴獨有棲遲客留連芳
杜心

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
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明感蔡子之慷慨從
事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於是仲
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雖鼓翼倉
庚哀鳴交頤頤頤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于
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以忘
勦感老氏之遺誠且廻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音

人部

卷五十五

十五

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荀彧
於域外焉知榮辱之所拘 魏曹植潛志賦曰潛大
道以遊志希往昔之遐烈矯貞亮以作矢當苑囿乎
呈藝驅仁義以爲禽必信忠而後發退隱身以滅迹
進出世而取容且惟剛而和謀接處庸以靜恭亮知
榮而守辱惟天路以爲通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陰
陽之開闢從時宜以卷舒冬與處以城邑春遊放於
外廬歸郊廓之舊里託言靜以閑居育草木之藹蔚
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
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逍遙於洛濱聊相伴以

縱意目曰沙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
汴清瀾以蕩思低徊往留棲遲卷藹存神忽微遊精
域外藉纖草以爲茵援重陰以爲蓋瞻高鳥之陵風
臨脩魚於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
足於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晉陸機幽人賦曰世有
幽人魚釣乎玄渚彈雲足以辭世披青褐而延佇是
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
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沈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
加 又應嘉賦曰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
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爽

人部

卷五十五

本

靜波仰羣軌以遙企頤駿翮以婆娑寄冲氛於天象
解心累於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
泉於淩澗泝凱風於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
來和懷前修之彷彿觀幽人之所過抱玄景以獨適
含芳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操玉懷而喻予於是
葺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絕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
以達觀考貴祖而貞卜荀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
谷方介丘於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吟
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商將引迹於餘足 晉陸
雲逸民賦曰富貴者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

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權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
於宇宙而恬貴於紛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
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乃為賦曰
世有逸人棲遲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淡浩然其何
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鬱於詠言滅
絕景於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丘霧
薈空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
吟仍疏圃於芝薄卽蘭堂於芳林靡飛颺以赴節揮
天籟以興音假樂土於神造詠幽人於鳴琴 晉孫
承嘉遜賦曰有嘉遜之玄人含貞光之凱邁靡靡
人部 卷五十五
於絕柳蔭翠葉之雲蓋揮脩綸於澗瀾臨岵巖而
墜浙清風以長嘯詠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
物宅心曜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玄陰形
猶與以徒靡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於域外和丘中
以草音於是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蘿中
野朝觀夷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鴈俯釣魴鱖遊無方
之內居無形之城詠休遜之貞高察天心而觀復安
惟命於玄芒任吉凶而靡錄 宋謝靈運逸民賦曰
口口于天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游龍其潛也則如
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

不晦不昧不類蕭條秋首元我春中弄琴明月酌酒
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爲期
望繫外而延佇 又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
人乃入道而館真龍聰明以削智遜文體以逃身於
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煙水縱橫
以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溜積氣氤而爲
峯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
落落此習襟 又辭祿賦曰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
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領得束閒以沈淦雖鑣羈之有
名恒遊獎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判
人部 卷五十五
人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綴於朱絲奄二九
於斯年服纓佩於兩官執鞭笏於宰蕃 梁簡文帝
玄虛公子賦曰有玄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
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拘迴還四始出入三墳
心溶溶於玄境意飄飄於白雲追寂圃而逍遙任文
林而送宕忘情於物我之表縱志于有無之上不爲
山而自高不爲海而彌廣 梁陸倕思田賦曰歲聿
忽其云暮庭草颯以萎黃風颯颯以吹陳燈黯黯而
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於是踟躕徙倚
顧景興懷魂驚氣以至曙綴予想於旧來彼五畝其

焉在乃爰泊乎江隈出郭門而東倚入淑浦而南迴
爾乃觀其水陸物產原形便林藪挺直丘陵帶面
臨九曲之迴江對千里之平甸風去顛其已開日登
桑而先見聽啁啾之寒雞弄差池之春燕臨場圃以
築館對櫺軒而鑿池集游泳於階下引朝派於堂垂
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維青莎之靡靡排細
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嘆民生其如寄苟有曾而
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絕仁以棄智
忽學步而學趾又追飛而屬翅瞻鹿苑而竊高仰驪
臺而慕義歷四時於遊水馳三稔於申臂望歸流而

入部

卷首王

十九

載懷情鬱悵其何實 宋柳潛歸去來曰歸去來令
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
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租子候門攜幼入室有酒盈樽
引壺觴以自酌眴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
膝之易安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以
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
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嘒嘒而經
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

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
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東臯以舒庸
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晉潘岳許山頌曰邈哉許公執其履貞辭亮天下
抱朴隱形川停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
虐游泰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我戎治所
樂慕景名登基逍遙來過墓庭通於時憲傾筐不
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
揚公聲聲 晉孫綽聘主徐君墓頌曰晉陶潛

入部

卷首王

二十

原隱者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達
微遠播食仰芳流宗播揚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
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
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
浩等束帶靈幘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
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瞻松林哀有形
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慨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謠
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
嚴嚴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冲高蹈域表
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

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
松竹蕭森蒼鬱蔚蔚虛宇情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
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
援翰託心 陳江總莊周誦曰玉潔蒙縣蘭蕙漆
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鯢出俗靈
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龍
樊

後漢蔡邕焦君贊曰猗歟焦君常此玄墨衡門之
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
側乃徵乃用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患不惟一
人部 卷五十五 王

志并此四國如何寧蒼不詔斯感惜哉朝廷喪茲
德恨以學士將何法則 魏曹植許由巢父也王贊
曰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溺聽臨河洗耳池王是
讓以水為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又卞隨贊曰湯
將伐桀謀於卞子既克讓位隨以為恥薄於殷世著
自汙已自投潁水清風邈矣 又商山四皓贊曰嗟
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事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
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晉夏侯湛范滂贊曰
悠悠范子求仁在己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勳
名與身不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又魯仲連贊曰我

我先生有邈其節流仁憂亂抗道自縊臨事抑揚與
時開闢在幽能泰處悶惟悅 又莊周贊曰邁邁莊
周騰世獨遊遊時放言齊物絕尤垂釣一壑取戒犧
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晉孫楚莊周贊曰莊周曠
蕩高才英儒本道根貞歸於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
懼慢乎鼓缶放此誕言始矯其情近失自然 又榮
啓期贊曰榮公溫雅既怡既憺以徐清寂然澹泊
援琴自娛詠此三樂何詩無疆惟德之宅 又原壤
贊曰壤之斬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與聖以
之滅俗以之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晉左九真集

人部 卷五十五 王

父惠施贊曰泱泱長流沔沔清波思文惠載歌載
歌垂綸一壑萬象匿多神乎暢矣緬同其阿 晉庾
闡孫登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
漏龍會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
之寂坐幽岸凝冰結樓觀陽陽靡燠濟真內全飛榮外
散家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
巖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道遙稽子秀遠英風朗
烈道攜惠芳鮮不下折兆動初明妙鑒奇絕翹首丘
冥仰想玄哲 晉戴逵閑遊贊曰昔神人在上輔其
天理知溟渤之禽不以籠樊服養儻散之質不以斧

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
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
樂閑曠自此而其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
綺逮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
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
可以藻玄瑩素疵其皓然者舍是焉故雖援世之
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懷厲況乎
垂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返巡盪入班於
流澄星崖而願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
人部
通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
往而不適矣待而不足故陰映巖流之際偃息琴
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奇趣難均玄昇罕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於
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歡
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故遂求
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記始
閑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
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緣邀玄世三極未鼓天
無際萬器既判靈利乃翳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

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高兼應夷惠緬矣遐風超哉
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踴務詳觀
羣品馳神萬態誰能高佚悠然一悟又尚長贊曰
尚更冲順庸行昏世和龍婉約玄識罔滯瞻彼崇
俄為塵翳亦有同好潛莊夙契超超增翫眇眇
跡絕青崖影滅雲際晉庾亮崔微君贊曰夫所謂
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玄心獨融
能虬驤慶霄而不繼參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
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謁哉傾蹄泮不足以
神靈會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虛
人部
早有高嘯之宇唐敷表於玄庭夏功忘於虛室
士南陽翟君稟逸韻於天陶含冲氣於特秀體虛
而安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
栖飈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輅冕屢
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懸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
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
仰朝霞而唏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
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既訖余欽若人之風常問
於無河之虛猶想玄珠
贈授沐道霑淳固以實
何悟先生忽焉升遐感

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歸標爾其傷潛然增欷乃
援翰評跡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時
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是高唐朝洪崖邈矣玄
跡載劬淳風沐世飛芳九霄晉方湛北叟贊曰樂
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之橫
生欣恥滔滔北叟獨亮玄理喪馬弗希折肱愈喜淡
哉一生無泰無否宋陶潛張長公贊曰達哉長公
蕭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歛轡場來閑養其志
寂跡窮年誰知斯意又周妙珪贊曰美哉周子稱
疾閑居寄心清商恬然自娛翳翳衡門洋洋泌流日
人部 卷百五十五 王

矣自義自茲已降顯默參差智爲世駭才爲物奇跡
山無泯泯躍躍俱馳曖曖若人孰測其爲戰唯幽壑採
真重崖冲情莫亮汗跡示疵輕俗無際肆志莫斷
又吳季子札贊曰延州高遠唐國師誠優遊大邑觀
風上京仁懷邦壤道暢聖明鑒微昔代樂祭木彫厥
博遠化解劔在生夫子戾止爰詔作明齊王儉覓
陵山居贊曰升堂踐室金暉玉朗聲聲大韶遙遙間
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虎往濠梁在
兹安事遐想梁沈約高士贊曰余之所謂高士者
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莅天下則賢人贊務庸益
人部 卷百五十五 王

玩羣書顧眄寡嗜飲河既足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
契孤遊又魯二儒贊曰易大隨時迷變則愚芬芬
若人特爲貞夫德不百年汗我詩書逝焉不顧被褐
幽居又夷齊贊曰二子讓國相隨海隅天人革命
絕景窮居採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儒夫
又尚長禽慶贊曰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貧賤
與軍其韻易恬益損禽生善周遊周遊口已遠去矣
羣名山上山豈知返宋范泰張長公贊曰長公秉
心獨逸世表量物難同審已爾了情雖高遠跡無抗
矯靡當夷惠孰識多少又高鳳贊曰遐哉玄古題

阜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不有學以從政佐國安民
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
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謂先王之典謨而不
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有然
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懷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
利悅愚諂罔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
衣冠之町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曰亦有哲人
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穢離惑守餌
大蔡邕口絕炮藏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
劉真卿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前記

美處知若無劣哉。靜心驅苟能立志。此匹夫進意。賈選守。常倫。仁與義其徑不迂。為之則至。非物所拘。宜成。名。豈。勝。彼。高。衢。又。銷。聲。贊。曰。寂。矣。惻。現。非。游。非。獎。若。人。焉。往。斯。理。空。存。天。標。已。曉。絕。物。孤。雅。荒。逢。嘉。議。札。值。奚。言。周。庚。信。五。月。披。裘。負。薪。書。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穴。惟。深。銷。聲。滅。跡。何。必。山。林。又。張。良。遇。黃。石。公。書。贊。曰。張。良。取。履。跪。授。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之。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殺。城。餘。石。還。歸。舊。祠。又。榮。啓。期。三。樂。書。贊。曰。榮。期。二。樂。惟。人。與。年。人。部。未。音。幸。幸。夫。子。相。遇。即。以。為。賢。性。靈。造。化。高。風。自。然。雅。音。雖。古。獨。有。鳴。絃。

唐類函卷第二百三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海陵柳應芳校訂

人部十七

隱逸下

○隱逸下

晉庾凱幽人箴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乃剖乃判

二儀即分高卑以陳貴賤攸位榮辱相換□□□□

乾道尚謙人神同符危由忽安溢綠釋虎荷識妙膏

厥美有腴韓信耽齊頌首鍾室子房辭留高迹卓逸

貴不足榮利不足希華繁則零樂極則悲歸數明白

人部

卷二百三十六

隱逸

勢豈容違人徒知所以進而忘所以退穰侯安寵襄公失愛始乘夷道終嬰其類義和升而就翳望舒滿而就虧盈挹之分自然之規悠悠庶人如何弗疑幽人守虛仰鑽玄遠取草斯箴敬咨徽冕晉江道邁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統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膺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為戚為榮各安其所果體川平夫設爵列土懸弓車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寔大猷而是經處遜之上奚忝下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

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星被褐絃絲飄飄臺
上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
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糾
物心煩披養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
黨

志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
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
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於是散
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玄雖遠其必
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荆
人部 卷一百三十六 二 隱居

門畫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
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
磐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
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章霍霍以拂露塵颯颯而來
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
桂枝而齊貞固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
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
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草玄泫以垂
露柳依依而近蟬鳥雙雙以赴水驚軒軒而歸田
梁劉孝標山栖誌曰大鳥居山上青巢木末魚潛川

下宿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
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
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
闕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
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
澤坎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林布濩春青冬
綠迴溪暎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
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
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澗滴瀝生響白
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櫨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
人部 卷一百三十六 二 隱居

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帶幽紫華
蟲萃薈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櫨中谷澗瀆華
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靄懷香
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滋露芙蓉紅華照水皐蘇縹緲
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
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
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唯噉噉咸論稍使高談穀稼
不求於世不迫萬物莫辨榮辱即知毀譽浩蕩天地
之間心無怵惕之營
魏繁欽川里先生訓曰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

非黨之功寔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迹南山以集神器之寶魏康元譏許由曰潛居默靜隱於箕山身在布衣而輕天下世人歸其高行學者以爲美談夫際會之間矯時所譽至乃抽簪散髮背時逆命隱于山林之中以此自高非以勸智能之士入通達之教故譏而責之曰太上貴德其次立功世殊時異不得而同故伯禹過門而不入稷契刻節而奮庸股肱帝室作民王公今子生聖明之世得觀雍熙之治則當據不朽之功暢不羈之志龍飛鳳起修飾君司佐天理物幹人部

卷五十五

四十一

歲王事若子以堯爲闇王則歷代載其功以民爲食亂則比屋可封若夫世濁時昏上無賢君忠臣不出小人聚羣卽當揆煩理亂跨騰風雲光顯時王拔濟生民何得偃蹇藏影蔽身夫道不虛行士不徒生則幹時爲國之楨故伊尹干湯周公相成興治濟世以致太平生有顯功沒有美名人生於世貴能立功何得逃位矯世絕蹤丹朱不肖朝有四凶堯放求賢遜位於子度才處分不能則已何所感激臨河洗耳山居巢處執心不傾辭君之祿忘君之榮居君之地避君之庭立身若此非子之貞欲言子智則不仕聖

君欲言子高則鳥獸同羣無功可紀無事可論

晉虞播阮籍銘曰我我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澹混齊榮辱盪滌穢穢累婆娑止足胎胞造化韜光緼緼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顧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混之不濁翔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樸汪汪川源邁迹圖錄

後漢胡廣徵士法高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充宇宙動爲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臻者不可勝紀也翻然鳳舉匿耀遠邇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不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然

卷五十六

五十一

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聲而聲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邈玄德膺懿資弘聖典研道機彪童蒙作世師辭皇命確不移亞洪崖超由夷垂英聲揚景暉後漢蔡邕伯夷叔齊碑曰惟君之質體清良兮昔佐殷姬忠孝彰兮委國捐爵諫國亡兮譏武伐紂欲除匡兮時不可救歷運蒼兮追念先侯受命皇兮憂虞感兮雖沒不朽名字芳兮又郭泰碑曰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綬

之徒紳珮之士豈形表而景附吟嘉聲而響臻者猶
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從龜龍也蹈鴻崖之遐迹紹
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
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綽綽言觀其高棲遲必丘
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又玄文先生李休碑曰休少以好學遊心典謨既綜
七經又精羣經鈞深極奧窮覽聖旨居則玩其辭動
則玩其變雲物不顯必考其占故能獨見前識以先
神意若古今難常疑議錯謬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
覺休盡剖判處約不戚聞寵不欣榮不能華威不能
人部 卷一百三十五
震有惠云載惟邦之珍按典考論號曰玄文又
士園典碑曰天真叔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
形臨沒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為銘曰載書休美俾
來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
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
為質學問為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
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洞
墳籍為萬里之場圃九壤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
若華光玄玄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
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傳學失表式凡百指紳哀

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於是鄉黨乃相與登山
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
入神王錫三命觀國之賓其樹富貴忽若浮雲既不
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上國文甫碑曰先生執
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咲則孝悌之端著而
罰則清節之兆見鄰里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
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儕敬事長老雖周之
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
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閭門稱其慈宗屬懷其
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
人部 卷一百三十六
不視勝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
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耆叟
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捐心長號如喪同生成以為
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
問不亡者由斯二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
清肉白如玉之素道遙九臯方回是慕不計治萃名
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貼喪過乎哀遺疾不悟早
世永頽達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 齊孔稚珪
褚先生伯玉碑曰夫河洛摘實神道之功既傳岱華
吐秘仙靈之迹可觀蓋事詳於玉牒理煥於金符雖

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言可得言焉是以十
晉星歌馭鳳於天海王喬雲舉控鶴於玄都存羽化
蟬蛻觸影遯形神翫帝宮迹留劍杖遊瑤池而不返
宴玄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歆實過日
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柩
涉折而衝颶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于
仞飄地淪高飜透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覆
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
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蕭歌玉京絕封萬古乃
既先生先生浩浩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八

影窮岫孤栖幽草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
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大和中有許遠遊者乃雲霄
之勝賓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
先構即駕霄宇千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
倚櫺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
若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翻成協贊身託外臣
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愆衷顧懷汾尉聖問遙通
朱楊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嘒嘒高棟
育竊脩櫺極峯山川周觀京陸岩嶂千嶺清流萬谷
景落崖生岫複 梁劭陵王蕭綸貞白先生陶

弘景碑曰夫夜光結綠非朕懷之恒珍逸羽翔麟
園池之近玩寧期心於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道
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煙霞共遠深壑危峭組織煙
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朗猶懸
鏡譬似貞筠 梁裴子野劉虬碑曰受川岳之英靈
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潔
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儔其量在其幼也孝敬
淳深貫乎幽顯慮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
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
草蒲密至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六

九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倒屣
室林阜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
沒庭戶平疇羣激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
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
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
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
生居士高明柔克戡戡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
民惟則樂寧皇製考槃郭郭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
致甘旨躬養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

家聲史西河疑聖陰成市悠哉荆夢遯矣江清輻
輳結轍羔鴈成羣監觀今範式如金玉君之微猷誰
其與屬時各故老遵揚實錄

梁簡文帝徵右何先生墓誌曰先生授玉燭之
禎祇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摩斯庶敬非習
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
周頤為友陸地賀瑒之徒更道北而永明中王文憲
儉受詔撰禮本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
生因廣加刊紉以合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
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教小
人部

卷五十五

十一

入道長每諷考榮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笈乃
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秦望今上經綸
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為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
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
不拔玄纁徒往束帛虎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
受卒寔乎其山止衾在殯嚙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
恥奢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樸
禮隆文章洙泗顏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
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枉翰
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佳宮余乖咫尺不

人部

卷五十六

十二

復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入杜夷之舍
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卿乃為銘曰文
範高世玄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鳴
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
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囿
興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
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徐
稱將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為譽沈
燮雖貞玄泉無曙 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真
以歸空為美道以無形為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為
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歟矣哉隱顯變化則物
莫之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
龍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僊宮有得朋之喜
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粉壤早逢圯上之術今逢
元良屢會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情
乃為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為僊以有元則兼稱稚川
猗歟夫子受錄歸玄乘傳苑吏書因賈船鬱鬱方崖
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梁元帝庾先生承
先墓誌曰悠哉掌庚與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鍾潛陽
爰斯厥後世挺珪璋乃登靈岳言遵洞府乃涉石山

將從輕舉實惟貞士實惟退讓皎皎不羣超超高尚
本同壽夭靈論得喪諸方未遊佳城已望蓬生蔣徑
釣罷磻谿惜悲新境桃餘故蹊風翻嶺背月下松西
揚名不朽高蹈夷齊

魯柳下惠妻爲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
不竭兮三黜終不弊兮悵悵君子永能厲兮嗟兮惜
哉乃下世兮晉張華列文先生鮑玄泰誄曰於樂
列文績藝皇祚夏后基命靈根已固杞鄣既微枝離
葉布爰暨叔牙世贊齊風翼桓濟管遂登霸功越在
漢隆三司竝縱烈考中丞妙世顯名戔戔先主誕資

人部

卷五十五

十一

英俊淑質清淳蘭芳玉潤抗行崇邈遊心大猷允矣
文明聰昭秀哲啓真演幽守文命世抱道冲虛執義
貞厲栖遲無悶不營不攸擬志雲霄致命窮達行爲
範軌言成隱括宜登遐年弘此微猷濟濟搢紳永垂
清流取識遺音目想表儀孰云玄泰曾不我知感傷
慷慨揮涕滲斯已矣鮑子寧爾玄陰振聲竹帛永播
徽音晉陸機吳貞獻處士陸君誄曰我聞□□有
命天祿有秩如斯吉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
氣矧我與君非相亞逮縑繆之遊自矇及甥孩不貳
音抱或同襁褓焉有攜子相長行焉比迹誦必共

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拊翼雲霄雙飛天路八皆年
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遊矣先暮晉處士劉參妻
王氏夫誄曰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
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櫺宋顏
延之陶徵士誄曰太琰玉致美不爲池渟之寶桂椒
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後漢胡廣弔夷齊曰遭亡辛之昏虐時續紛以
蕪穢恥降志於汙君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
遂蟬蛻以惜斯微六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計雖起
情而指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

人部

卷五十六

十二

不害魏王粲弔夷齊文曰歲晏秋之仲月從王師
以南征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
隅見之遺靈心於挹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
年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忘除暴
爲民潔已躬以聘志愆聖哲之大倫忘舊惡而希
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厲
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
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合尼父之所譽魏阮瑀弔
伯夷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
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見

歎仲尼沒而不朽身流名飛 魏虞元中夷齊曰少
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俄于首陽敢不敬弔寄
之山岡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如見絕代之主必有
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滅于成湯且夏后
之末祚亦殷氏之所云若武而為失則帝乙亦有
傷子不棄殷而俄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
為和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
薇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
周之木食周之苓而謗周之王謂周之淫是謂周之
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子何痛
人部 卷五十五 十四

祭文 宋謝惠連為學生祭周居士文曰維君陶造化
之純元侔先哲之遐蹤體無事於高尚蹈虎素中
庸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公辟弗聘王命匪酬窮歡極
樂帶索披裘

詔 梁沈約為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
爰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聽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
之禮竹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巡若有道暎丘
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流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
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賓凡杖開東序而授袞職庶

令江海無遺賢必至 又資給何點詔曰遠趣高
情前王所貴義兼于款俗用興懷徵士何點居貞物
表縱心塵外夷任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宴
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
逸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詳加資
給並出所由契資須太官別給人高曜卿故事同垣
下

隱梁沈約為武帝與謝朓敕曰吾以非德屬當期運
鑒與吾言思隆治道而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實寄賢
能匡其寡闇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
人部 卷五十五 十五

等為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
職羣才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
箕穎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
不屆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袞出野登朝必
不以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不降其身不伯其志使璧
帛虎往蒲輪空歸傾首東路望兼立表義軒邈矣古
今殊事不獲總駕唯唯依風問道今方復引領雲臺
虛已宣室紆賢之愧載結寢興 又與何胤敕曰吾
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已多蔽昧於治道雖復劬
勞日又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息舉之用

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
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
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
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
務紛紜憂責是當不得不伯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
深達往懷不云滿足

梁江淹為宋建平王聘逸士教曰府州國綱紀雖
周德之富猶有漁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山之夫
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轡驥首翠輿來儀是以
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
人部 卷五十六

裴桓範薦管寧表曰臣聞殷湯聘伊尹於畎畝之
中周文進呂尚於渭水之濱竊見東莞管寧束修著
行少有令稱州閭之名亞故太尉華歆遭亂浮海遠
客遼東於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
風足以矯世以簞食瓢飲過於顏子漏屋蔽衣踰於
原憲臣聞唐堯龍許由虞舜禮支父夏禹優伯成文
王養夷齊及漢祖高四皓之名屈命於商洛之野史
籍歎述以為美談陛下紹五帝之鴻烈竝三王之逸
軌膺期受命光照百代仍有優崇之禮於大夫管寧

寵以上卿之位榮以安車之稱斯之為美當在魏典
流之無窮明世之高士也臣以為既加其人不愛其
細可重之以玄纁聘之外禮矣 晉書 謝安傳
表曰臣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綱否閉鳥獸為羣伏
自惟忤瓶甌瑣器實非朝聘之求稊稂之賤不中榮
盛之用小人致災久嬰篤疾仰迫天威不能淹留所
苦加篤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仰惟陛下留
神恕恩垂憐微命案隱于傳嚴收釣於渭濱無令泥
滓久濁清流臣聞鄒子一歎霜為之降杞妻一感城
為大崩以臣況之乃知精誠不可以賤致古人言為
人部 卷五十六

梁何胤答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
從鵠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
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畎畝栖息丘壑秀水清
潭於茲永已伏惟明察之德誕縱自天忠孝之規不
待因習猶復留神六經降意百代同仁博古等物
聞關承華而延儒雅掃黃闥而列文學嘉美聿宣無
思不勸胤無解歸之談屢蒙獎飾之重匪南皮之
每荷存問之恩銜茲汚朽罔知攸真 梁沈約謝表
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父

賢者避世聲煥與墳豈徒激食勉競澡身浴德而
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述迹於
前叔夜士安書高崖於後雖去取異情羣略殊軫而
獨行必彰斥言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整
其遠明公得一舍道體二居宗迹仙巖廊之下神遊
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
同致巢由與伊旦竝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規
思自啓

書後漢張負與宋李文書曰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
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與以

人部

卷一百一十

十八

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魏桓範與管寧書
曰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
志於是復顯嚴平鄭玄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仰
思請見于蓬蒿之側承訓誨于道德之門欣塗無由
託思晨風 魏管寧答桓範書曰乾道輔誠誕膺嘉
祚膺受多福為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
隆望何慶如之昔伯險阻越窺海濱於裔歷載風網
不紀槩蒙國恩還踐舊土衡佐多難恒嬰驚疾愧使
區區展之無階泛愛遇隆遠辱綸墨降尊誘卑訓諭
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踧踖不勝來顧我因答辱 音

人部

卷一百一十

十九

辛曠與皇甫謐書曰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貢山
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協力牧佐黃而承
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
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
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
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
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
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聰巖穴出
其隱四門啓其矇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後
才在官時亮天工鳥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
鶴萬國蒙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
治也而先生固執冲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為
宜尼之所清步幽山之窮徑肯漢津之明衢日月遂
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為懼而臨川者之
所懷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迴羽儀於皇京
順震驚而翔撫振六翮於天庭邈禹稷之遐蹤聘太
任之夾塗紹不世之洪勲同先哲之不懷瞻仰者所
以藉之美世希藉詩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冀采
覽 又與皇甫謐書曰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積
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邁下商於漆泗之上超董

生於儒林之首舍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
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
而遊諒觀未因而西望延企 晉皇甫謐答辛曠書
曰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如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
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喻爛煥情義款
篤執海欣然若饗太平抱佩至眷銘乎心管且箕山
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
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
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
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六

七

訴驟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
疾與榮競中車順命非劣憊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
木難柏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
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閣命使灼如
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隆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肩節春卿
明經漢莊北而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
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
杼軸心往形留於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
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玄理息跡塵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六

七

玩泉石激揚頌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
泉爭溢樂可言乎樂可言乎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
竹者之娛同年語哉方今泰階端平天下無事修日
養夕差得從容每鑽閱六經汎濫百氏研尋物理顧
略清言既以自慰且以自警而才性有限思力匪長
熱疾憤其神風眩蔽其體多慙過目釋卷便忘是以
蒙求之懷於茲彌軫 梁任昉爲昭明太子答何胤
書曰得書知便遠追疎董超然高蹈雖朝言殷勤而
輕權已遠供餞莫申瞻言增慨善保嘉猷比致音息
懷人望古潜然久之 又爲庾杲之與劉居士書
曰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候文
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
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竹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
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
多訪德則山林杳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
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
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上者遐邇所宗
鐘石非禮樂之本縷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之懷不
以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梁邸親承話言夢想清塵
歲已積以大人非燕鴈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

運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紫帶川阜顯不
功聯不標迹從容乎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私
護爲心廣乎真俗思聞繁表共剖衆心妙域延山河
虎節帶川浹實望資然少酬側逢昔東平樂善旌君
大於東閣今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
飄驟凝滯日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已且凌雪戒塗非
滅迹之郊鴻鍾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
有同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觸目
蕭條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梁劉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

人部

卷百十六

王主

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質徒波瀾
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
歎何則方鑿圓枘齟齬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是
以買生懷琬琰而挫翮焉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
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小鏡性之
銘範而荆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
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
鸞起騰霞躋漢將山園空桑林川無負郭倪肩翁有
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不繡江塘或臨
駟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藁跼若是吾子復何憂

哉唯當慕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
僊死葬嬰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
生幸其曷與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
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
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沈
鱗競躍實是欲界之僊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
其奇者又答虞仲書曰栖六翮於荆枝望綺雲於
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動情
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塵
朱閣而心期公嶺豈但散髮乎高岫以將飛霜於絕

人部

卷百三十五

王主

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
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
死於一執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儻
遇知己相與共發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
勞鼓缶逮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忤
前修也又答趙英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旬外
不宜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
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事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
非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
以得閑龍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米此外何務然

亦以天地棟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之能
梁沈約答沈麟士書曰獨往之業雖開前載高慶
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膺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
遙然沉冥自遠幽貞之操義尚蒙策雖將謂不窺城
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之有名山既鄉內所豐清川
又坐卧可對不出戶庭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
涯早愛蠹鳥遂食推遷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
素履與尊弋釣泉旱以慰閑暮則平生之心於此
矣 梁王僧孺與陳居士書曰雲波遙望無越數千
行雲鬱衍征禽難使用隔巾車未能翔札引領
咫尺靜睇巖灘信子陵之非遠林麓以入虛白之
用披蓬蒿之徑稟紛紛之高論承希微之妙旨虛往
實歸用祛塵惑 孔德璋北山移文曰鍾山之英
堂之靈
魏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
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尚勢惡死重生
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
生以天地為一物以萬類為一指無乃微惑以失其
而自以為誠者也於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

死而微矣仰而流呵嗟喻精神言其所見天地名
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
有內誰謂殊乎地沉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山日西入
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
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
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
物莫不大殤子為壽彭祖為夭秋毫為大泰山為小
故以生死為一貫是非為一條也夫至人者恬於生
而靜於死恬生則不惑死靜則不離生故能與陰
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寧
人部 卷五十五
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
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是者
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畏死而崇生者
失其貞 晉石崇許果論曰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
巢父距堯之讓道逢遺神實已遺世司馬遷以假托
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為然余答之曰是何言歟蓋聞
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
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
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卨穀契敷五教皐陶
襄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

兼置斯可知也。果許則元凱之壽大位已充，則其敦
廉讓以勵俗崇無為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
之功著，故能成魏魏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更聞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變化者
萬物之遊魂，神與無窮並吹大冶，與造運齊根生。
資聚氣之迹，死寄玄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遊高
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拊翼而
遊，猛獸可頓羈而羅，矧乎樵叢之樂，呂梁之波，疾雷
破岳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為體也，可謂
合真履信，純朴自然。晉王叔之遂隱論曰：崇道備
人部
生問於抱朴丈人曰：請問隱何為者也？而先生曰：古
之至今，繼踵何哉？丈人曰：夫全朴之道，萬物一氣，三
極湛然，天人無際，豈有朝野之別，隱顯之端哉？則夫
隱於已失者也。平原阮嗣風流散漫，故隱者所以全
其真，素養其浩然之氣也。宋范曄逸民傳論曰：夫
稱則天而不加賴陽之高。梁沈約七賢論曰：嵇生
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道所慕。
容鳳貌挺特，陰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及。
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已，靡或有遺。
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壯

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明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
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
精，終於假塗託化。阮公才氣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
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未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
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
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口，不
懸風力，盛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
存保已，既託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
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為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
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
人部
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
銜杯舉樽之致，象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
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駭，且八本
合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
其其誰與哉？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七

明東吳介文胡震纂

明海虞松應芳校訂

人部十七

○品藻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淫於朝泄治諫而然
之見與其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下於紂親則叔
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
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
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
人部

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亡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
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也 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
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
充其辭孔子曰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
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
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
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
曰君子賜也感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

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
可乎 論語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滕
大夫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
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
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
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
體幹也然其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
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
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馬陳
人部
則不然其諫諍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士上而
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郭子曰唐
季云蘭相如雖手執死人懷懷恒如有生氣曹參
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 漢書曰高帝置酒
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
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
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
其利也項羽始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
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吾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請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三

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浸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雲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而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又曰趙戢遭三輔亂客於荆州荆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直事友南見戢然之曰所謂劍則手將莫邪本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遂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泥濘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千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

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鄰寄遊說以誦諸呂
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介卒之際受寄託
之任輔弼幼主入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
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
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世說
曰王濟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誦鍾士季須臾去後客
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
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又曰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瞻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
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
人部

署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又曰諸葛瑾其弟亮
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
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夷
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又曰世中稱庾文康
爲豐年玉庾稚恭爲荒年穀又曰魏明帝世使后
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目
夏侯太初朗如日月入懷

品藻二帖 案本作藻鑑

水鏡 龐德公自謂諸葛孔明爲卧龍龐玉人晉王
爲王 統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玉人晉王
人 髯絕倫非故人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誰比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其宗廟武庫 裴楷目夏侯玄云肅肅如人知其寶莫如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善人少惡人多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之俗不扶自直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爲先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也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其宗廟武庫 裴楷目夏侯玄云肅肅如人知其寶莫如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善人少惡人多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之俗不扶自直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爲先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也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猶得其半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必於其倫

仁智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其畧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也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爲之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吝惜財物而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身不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穎川士
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

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
論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穎川士
身不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吝惜財物而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爲之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也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其畧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仁智 簡要清通 魏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俟也

光武皇帝共於道中賴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
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
聲號哭賴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
教太守鄧晨圖開稻敗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
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
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賴川士雖有
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
下賴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
洪爲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
歃而死弟用得全賴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
人部
卷之五
仁如洪者也汝南程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
討王莽賴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
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賴川士雖慕忠義
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
古賢之意宜以人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
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
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
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
至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
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

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間城而害不加於
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
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
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
待其弊將使卽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
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
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用
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
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
冀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
人部
卷之五
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
於垂成特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哉
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
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上
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
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
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
覆雖曰爲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
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升

人部

人部

陪子

人部

章無聞亦不足畏也必聞在刑為吏不好不人知為吏之跡無近飾非釣名公孫弘不好立名稱長者為善無近道道干譽楚賢為仁與政為義伯夷死名烈士殉名

○質文藝文類聚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又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紱纁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禮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

人部

瑤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而寤此以素為貴也又曰壹獻質三獻文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曰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政文質再而復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為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又曰性買少有力辯高帝為買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買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為咸稱

人部

書曰新語又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密諫參參答之二百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謂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又曰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衛大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衛大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膏夫喋喋利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膏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限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七

落繁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半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億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吏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止嫡位者周勃大臣不強不至華言者文上林苑欲拜膏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七

用奇才使變典法 魏應場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瑞華於廊廟袞冕旂旒為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摘藻奮權赫奕不烈紀禪協律禮饒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穀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官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葉丘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鄼摘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譖蕭何制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

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
規其模鄧友詐其遊葉據北軍實賴其嚆冢嗣之不
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
豈若陳平敏對叔孫處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
知賢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風流

登樓晉庾亮都督江荆鎮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
子於此興不淺便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
胡胡此興不淺便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
乘月風涼不覺便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
之乘月風涼不覺便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
宏在船中詠謝尚鎮海今助之少孤以租運自業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終日清談

○樂誠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又曰天道惡盈而
福謙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帝曰
來禹治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
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
天下莫與汝爭功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

畜珍禽畜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
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禮記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左傳

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

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禍福

無門惟人所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珍也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珍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

日矣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戒之在關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

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家語曰孔子去

周而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如

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

曰敬奉教 又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沒民非君不

治民犯上則君危故君子不可不嚴也 又曰顏回

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又

曰以富貴而天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
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在
其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莊足以成禮
而已矣 大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
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於衿如履薄水禹
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
敢息 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管子
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
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管仲無
忘其束縛在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卷第七

十七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
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晏
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
其大好者身必剝其角人者身見煞甘果必竭而木
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
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
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諫 孫卿子曰孔子
對魯哀公曰君者所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木則
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又曰得師者王得疑
者霸自為謀莫已若者亡 又曰伯禽將歸於魯周

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
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左餐以接
天下士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帶以自緩重安
于心緩佩茲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
之謂明王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
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怨怒友性則貴
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韓詩外
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
故無常安之國宣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夫明

卷第七

十八

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鄙語曰不知為史
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
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
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說苑曰魏武侯浮
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
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武侯曰善
又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
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新序曰齊王聘山巴
先生而將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

臣王召臣臣改制鬻節問於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
倭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
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
戰國策曰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漢
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
爲大臣廢退當關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
有稱譽也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
見罪退上欲見令以善自殄乃因譙見令以善之曰
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轅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
賢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
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
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
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
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
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仙邊而蠻夷懷
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及得下和通焉爲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魏繁欽遠成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士凡我
同盟旣文旣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
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問問行行非法不語可否
相濟闕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
衰老氏和其光達瑗貴可懷 魏應璩雜詩曰細微
可不慎熨漬自蟻陳膝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
視未形愚大闇明白出突不見賓烈燭爲上客思願
獻良規江海儻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難斯難臨
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葛紹贈石季倫詩曰人生
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
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後疲怠清和自否寒陽堅
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
彭聃壽虛心處冲默茹芝之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魏文帝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
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惟應龍之將舉飛雲
降而下征貪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
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
願羣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父善賦曰
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爲

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
遭命怪禍福之參差人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
身既沒而名存厥後咸乎何爲大死生之有命非神
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
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胤以長三郟好勝厥身以亡古
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貶
之易當

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
純白離如此故識鑒逾昏驕淫彌太心與慎乖則
與險會然後役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內力攻其外陰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
智不足賴若然者雖翠幄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
味焉得而嘗之周庚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
焉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橘
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梁武帝凡百歲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
是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
驕慢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
履邪念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

本無定性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靜表直影端
近取諸身無假遠觀猶歎哲人勿謂斯難

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戒託乎多士言之
不臧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
萬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喜在大纖芥是與

漢東方朔諫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
依隱玩世詎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

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置自盡者無多
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七

無有常家後漢鄭玄戒子曰舊業衰落仍有失
年入此歲而七十矣於禮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
將閑居以安性覆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
憂患展敬墳墓春秋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家
事大小汝一承之求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順威
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發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
念耶後漢高義方清誠曰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
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
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
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

還上士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飄逸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翦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魏王肅家誠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魏王昶家誠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耽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容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晉嵇康家誠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

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煥爛無結秀之効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盛者也 吳陸景誠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

人部

卷一百三十七

三

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晉李充起居誠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遼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

而有其行則亦聖人之一滴矣而末俗謂守慎為拘
公退懼為怯弱不遜以為勇無禮以為達異乎吾所
聞也

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周
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噉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
夫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
其濫惠誠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嫌或疑心誠亦難分動容竊鉄束裝盜金又何足論
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火含煙而
煙妨火桂懷靈而靈殘桂然火勝則煙滅靈壯則桂

人部

卷五十七

王

折故性明者欲銷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
之室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
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
乃能處而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
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
由

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
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
身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柔
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

硯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
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魏下蘭座右銘曰重階連
棟必濁汝真金寶清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艷色危
身求高及墜務厚更貧閉情寒欲老氏所珍周廟之
銘仲尼是遵審慎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
塵無謂冥漠人不汝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
先不與禍鄰守玄執素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
純

人部

卷五十七

王

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
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
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
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
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
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
未之有者也 梁簡文帝誠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勤
劬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
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
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梁孝元帝與學生書曰
吾聞斷玉為器論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

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燭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梁徐勉與大息山松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勝陌交通渠畎相屬茅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紛之興雖云入外城闕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三十一

易當使中外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最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梁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既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憚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論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太

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交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交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已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則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晉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三十一

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心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汗官不辭卑賤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名立也

唐類傳卷一百三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

明雲間董其昌校訂

人部十八

○諷一類聚

諷諫

(謗諫) (不諫附)

對見

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正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夫差使行人儀問太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一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

人部

卷一百三十八

一

人部

卷一百三十八

二

厲之師與 左傳曰魏獻子為政梗楊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闕沒汝實欲諫魏子之食比置三歎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眾圖財不仁且若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山斬竹之囚舍之 又

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景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云云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矢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十人羣臣大駭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之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之 左傳曰晉文公之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而問曰古明王聖主之解人從何支始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申譏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憐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

吾伐國失國是言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齊桓公
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爲愚公谷以臣
名之桓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爲以公名之對曰
臣故畜特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
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爲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
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魯錄爲理安有取駒者乎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懷丸操彈遊於後
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此三者皆
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罷兵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開阪羣臣皆偏楊推車而居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將戰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羣臣推車會行戰不
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何若對曰臣侮主之
罪當死死者身死妻子爲戮也君雖聞爲臣侮主之
罪君亦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
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夫智者不爲
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鬪
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曰罷推車 又
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
君仁君也次問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
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翟黃遁而
出次任坐坐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
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
仁君也文侯曰善召翟黃 國語曰晉平公射鵠
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
先君唐叔射鵠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
嗣唐叔射鵠不得是揚吾君之耻速殺之無令遠聞
君忸怩乃赦之 史記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
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云云二世笑而止
又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困往見優孟後其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六
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行時楚莊王欲
以優孟爲相對曰請與婦人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
曰何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孫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
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
王乃召孫叔敖子以四百戶奉其祀 又曰東武侯
母嘗養漢武帝號太乳母孔母家子孫橫暴徙邊乳
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辭去疾步數
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
子何不疾行咤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
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徙乳母 又曰田叔相

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率二十人答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王耶何敢言若王魯王聞之大慙東方朔傳曰人有煞上林鹿者武帝下有司煞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煞人使天下以陛下為重鹿賤人匈奴即有急推鹿觸之武帝嘿然遂赦之詳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王遊見一男子行道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王天笑而原欲釀者詳世說曰桓玄好獵麋兔騰逐參佐無不被繫桓道泰常自帶綿絳繩著腰中玄問用

人部

卷五十八

五

此何為答曰獮好縛人土會被縛手不能堪痛也玄自此少差

諷二白

抒憤或曰抒下情舍肉類考叔食舍肉今陳古以訓

諷主諷者言非面稱事不指陳或義引古箴規

補察今情見辭賦庶為痛主有以興物出入諷諫朝夕

論思臨食與歎聞沒言小人之心飲酒流涕晏

子為大臺之役忠而謀國既三思而後行敏以

寤君亦一言以為智君心有寤冀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計為直者

人部

卷五十八

六

諷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為元王傳又傳于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諧寔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睠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人馬悠悠是放是駢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諫

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飲無為待來茲室廣致疑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及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晉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又諫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賦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

異鄉列星隕墜曰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
無私見謂縱橫志愛公私重機略堂道德純備護日
將將仁人誦約教暴擯強天下幽險怨失世殃龜龍
為螻蛄鳴皇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
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
大行也昭乎天下之晦盲也璇玉璫琳不知佩也維
布與綿不知異也閭姬子奢莫之謀也嫫母力父莫
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
呼上天曷惟其同 楚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
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內多微辭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中
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玄泉釣又焉足
為大王言乎王曰子所謂善釣者何玉曰善釣者其
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頤也王曰願遂
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為竿道德
為綸仁義為鉤利人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其鉤
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
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
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
可謂多矣羣生浸其澤民氓畏其罰其釣可謂善矣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二 八

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
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
行僕饑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
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為臣炊彫胡之
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為臣歌曰
歲將暮今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為秋
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為臣歌曰怵惕心兮徂玉牀
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下黃
泉 又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泉上而
竝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泉天下之善釣者也

功成而不墜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
絕餌墮釣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
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何則修心以為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
落葉候微颺以隕而風之力蓋寡並管遭維門以泣
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
泣不足煩哀響也 尚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
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
功已倍之 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

一凡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
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
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瞻眺謂足以誇
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
爲窮流一貫之業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世
有豪士今遭國顛沛窮運之歸期嘗衆通之所會
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
璅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賞
實蘭室而桂官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
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嘗日罔中而弗晏月何盈而
人部

卷五十八

不關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
趨歸蕃而自戢推璇幾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
雲以邁志豈咎吝之能集擠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
何及

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
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
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
奇出游於田見鳥鳴於桑其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
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
子棲吾與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棲于蓋吉甫遂

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
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
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
害之鳥也其聲嗷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
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
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
梟鳴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
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
曰子如不能革予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
計將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
人部

卷五十八

人問曰嘗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焉反
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螭者莫不
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
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况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諫一類舉

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周官曰保氏掌
諫主惡養國子以道也以禮義正之禮記曰爲
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
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
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

器用則若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傳伯稱疾不從又曰宋華父督以郕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郕鼎在廟彰孰甚焉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人部

卷五十八
一之謂也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然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論語曰事父母幾諫逸禮曰衛以鮑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置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

靈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遽伯玉而貴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明日早朝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然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譽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歛於民而爲鐘則民必哀矣歛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又曰景公畋于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楚楚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遽至國家得無有故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呂氏春秋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爲禽又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

秦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善又曰楚靈王坐章華之臺待御數百隋珠之玉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八

七

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人諫莊王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然關龍逢而湯得之紂紂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民又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易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

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諫莊王立鍾鼓之間王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鍾鼓不暇何諫之聽縱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右抽佩刀列鍾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廢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曰臣能累十三搏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晉少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八

七

學未嘗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基子置其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相懼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孫息曰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與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卽壞九層之臺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勅事方急一日不作百且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又曰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

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帷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屠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以助桀為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霸上。又曰高帝欲以趙主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搖天下振人部。參事。主。動奈何以天下戲。漢書曰鄧都是帝時為中郎敢言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嘉賜都金百筋上亦賜金百筋。又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辭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又曰班昭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

其所言諫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偽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玩色不厭必生奸情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然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為治乎。東觀漢記曰人部。參事。主。賈逵為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曰馬生且復諫矣。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德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為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

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從其計安出帝曰卿爲我徙之非耶毘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毘曰今徙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煞善上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游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

人部

卷之八

七

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轡一作轡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廻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諫二初學

班固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知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諷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由辭遜順不逆君心陷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曰却悅而復前以

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典詩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莫有所悟而遷於善諫也者謂事有不當指而言之上至君父下及朋友論之不疑必有所益故孔子稱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士有爭友此之謂也尚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又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禮記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

人部

卷之八

太

復諫又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又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賢人君子饋歎 飲歌寒役之東後者解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曰樂終則然後者解有焉公延晏子坐飲出使門欲御樓廣德者解有焉公延晏子坐飲大張蓋進御樓廣德者解有焉公延晏子坐飲乘船危就安上乃從橋當車扣馬尚書洪範光祿大夫賀為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行上者曰大夫何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見日月行如郭特下西伯人王洛前秦錄曰乃止汗輪折橋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又曰

非道詢於芻蕘毛詩云先人有詢茲黃髮
周無師氏詔王周禮云師氏掌以嫺詔王
尚書云實賴左右有佐之士民其不及繩有諫無諂
體記云為人臣者乃厚德交修不逃有諫無諂
諫而無誡有亡而無疾余違汝躬尚書云余違汝躬
言敢逆忠直又云敢有負晉顧箴言又云相時檢身
發有嘉言孔彰又云聖謨嘉言罔伏又云嘉言
問則裕又云好問則小言惠可行又云朕言小人之箴
又云無或敢伏宅心之訓宜子驟諫左傳云晉靈
子驟諫公患之使鉅鹿城之晨往寢門關矣咸服服
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驚拳兵諫
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綱視而死

近臣盡規

瞽史教誨曰

在輿有旅賁

倚几有

三

中國

不誠附

1

天子諱
臣七人

士如衆一

士之唯唯

精

史冊伏
青蒲
削藁

日月肅納

一言興邦

三進及雷

卷一百一十五

一、

寢王仁有

可替者治煩去

諍之道

况當不諱之朝

欺之節將

忠
豈敢辭於

言遜之朝

之慮 居業不能

難徒欲愛君

名則將身計

以臣爲

其不及糾謬繩

心
思
紆
屈

奮振王之

無罪在於交

知伊君

爲直者 盡

謂殺身之仁非

是則納君之罪

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書泄治之罪 晉侯之召周王猶不

可以訓 鬻拳之懼楚子宜自納於刑謗諛設木

之木防川詳書有道不議則人下不議未信為謗

子貢曰君子信而後諫 君子惡訕訕下流而齊威賞

謗齊威王今曰謗也詢於芻蕘 採其歌詠

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 矧伊忠臣豈宜揚王

之過不諫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尸利孔子

而不諫則 陷王不義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棄君於惡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不義

昏不能匡君昏不能匡禍受其咎秦晉和諸趙孟云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八 無由聞過不

情而上無由 不能將王 子違汝弼 子不我思

寧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 事上以忠則宜

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為 苟賴其榮是為尸利

不匡其失宜及暴刑 陳忠讜之言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謝似惟皇誠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觀之殊

規莫不慮久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且

慎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內無荒色惟

賢是授惟民斯恤則三百不足五帝不足六若夫

恃智驕力狼戾偏強忠良是棄諸侯斯獎構崇臺以

造天穿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實藏鉅無罪加刑

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

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竭彼有其備

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

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戮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

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

是我所獲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八 野然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

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濺

如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

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

內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收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

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

在於省役薄賦歛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

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

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魯何憂於二敵何

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

竊爲陛下不取也。齊竟陵王上謹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闢，承雲之歌，闢室爰夜，南風之頌，流莫非降道燭輝，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屬曆，朝臨冬暖，海鏡春亭，選議釣俗，觀風訓紀，重車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輟，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歲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寒謬績，宣王文則優其寵，秩厚其節，禮庶獻鱣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衣，媼食，曾宇雕墻，尚貨浮侈，田萊蕪替，械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闕興規，家廢能補，則壤詠無遠，輟樂可追。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八

七

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秦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苞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樹靈蟬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產一焉，而陛下悅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翡翠之釵，不進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也。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遊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八

七

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責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天誦諫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災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害於漢，譬猶蛇蚺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矣。漢校乘上書諫

以爲故事是三公有疾庭詰汲黯庭詰衣褐見漢虞將軍與妻敬解衣敬曰衣

問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八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雲間董其昌校訂

人部十九

說

嘲戲

○說一類文

左傳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
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
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
以煩執事秦國以鄰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
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闕秦
人部 卷一百三十九 二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又曰晉卻
缺言於趙宣子曰晉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
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弗柔何以示懷非
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
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悅之 又曰吳伐楚入
郢中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吞食上國虐
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職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
德無狀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
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

子饗魯昭公於新臺好以入屈既而悔之遂啓疆開
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
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
策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涇
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奔卒數百萬以秦卒之
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霸
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爲秦謀不心大王之計有失也 又曰秦惠王以女
爲燕太子婦燕文公卒齊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
說齊王再拜而賀迎而弔齊王曰何慶弔相隨之速
人部 卷一百三十九 二

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充腸而與
死同患夫燕雖弱小強秦之婿也王利其十城而與
秦爲仇以招天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王曰然則
奈何對曰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之秦知
王以已之故歸燕地必德王燕無故得十城燕亦德
王是王棄強仇而立身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
又曰秦王謂趙使者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
寡人趙能煞此兩人則可若不能煞請率諸侯受命
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
大王之有華陽君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

服之便於體膳羞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輿馬衣裘無
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弊邑之君不敢
弗行無乃傷華陽君之心乎 又曰齊欲伐魏魏使
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弊邑
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諾入說
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
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
乃不伐魏 又曰趙且伐燕蘇代謂惠王曰今者來
過川蜂方出曝而鷓啄之曰今日不再明日不再蜂
將爲脯蜂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鷓

人部

卷一百五十九

王

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
互相交兵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
曰善乃止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
爲齊王使見昭陽曰今子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
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
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
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
爲足爲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
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公攻
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

足矣冠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
死爵且假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
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
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
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反曰
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
過緩今王於事已者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
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
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
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

人部

卷一百五十九

四

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
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
予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雞口無
爲牛後今西向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
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爲
中期說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
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 史記曰李斯說秦王曰自
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

大王之賢由電上掃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矣今
怠而弗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弗
能并也秦主聽其計 又曰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
曰臣聞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
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遠關其鋒不可
當臣聞十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彼前不得關退不得還
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
麾下 又曰酈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所歸乎齊

人部

卷一百五十九

五

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
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負約不與而
王之漢中又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軍之兵責殺
義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公其士蜀漢
之粟萬船而下項羽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之士歸於漢王
可坐而策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
津杜太行之阪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
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
待乃聽酈生 又曰高祖使陸生賜尉佗印為南越

王陸生進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
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稱
且及身也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使一
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漢書曰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月乃降羽悉
令男子年十四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今舍人
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降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
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 又曰趙
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獲燕

人部

卷一百五十九

六

因留之欲與分地趙有厭養卒乃走燕壁問曰何知
臣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
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
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
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
同日道哉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兩人名
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
易燕况以兩王左提右挈而責直義殺王滅燕其矣
燕以為然乃歸趙王 東觀漢記曰隗囂既立使聘
平陵方望為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

涉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
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且急立高廟
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賢從其言
又曰魏晉將王元說晉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
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今南有子陽北有文
伯江湖海岱上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
其計之不可者也今人本富土馬最強北取西河
東收三輔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
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
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

人部

卷一百一十九

七

其弊猶足以霸然其計又曰功曹李熊說公孫
述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
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
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
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
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遂自立為天子又曰鄧禹
聞上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禹進曰三輔
假號往往羣聚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非有忠良明
智深慮遠圖尊王安民者也明公雖建蕃輔之功猶
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

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
大悅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奔冀州董卓購募紹伍
瓊說卓曰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
購之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
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
有也不如赦之必無患矣卓以為然又曰曹公軍
至新野傅巽說劉琮曰逆順有人體強弱有定勢以
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國必危
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
之鋒必凶之道也願將軍勿疑漢晉春秋曰鍾

人部

卷一百一十九

八

陰懷異圖姜維見而知其心乃說之曰聞君自淮南
以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而生
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而具
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
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公何不法陶朱
汎舟絕迹全功保身登義眉之嶺而從赤松遊乎會
同為全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所
能盡無煩老夫矣

說二白 附

賜壁 史 虞卿游說士也 賜壁 虞卿 登說趙孝成王 一見
賜壁 賜金百鎰 白壁一雙 兩見 命為上卿 登長柄

送金... 七十談笑... 燔燭... 甘辭... 然其... 不... 所... 在... 人... 利害... 誅不... 人... 解... 說... 利... 陽... 聽... 吳... 蘇... 龍... 於... 魯... 陳... 陳六雄之利害以拒秦... 子夏變五國之興衰

以存魯... 喋喋利口... 言惟可矣... 雖子貢之言... 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 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滅... 後世無稱非智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 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其鉤篋也傳... 公子糾而不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三行者鄉里不... 通世主弗臣使管仲終窘抑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 人部... 爲魯人然而管仲棄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 下九合諸侯使爲五伯首名高天下光昭鄰國... 爲魯君將三戰而喪地千里使曹沫計不顧後即不... 免爲收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 去三北之恥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上顏色不變... 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反之天下振動名傳... 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 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 壤相弊也公其圖之漢司馬相如論難蜀父老書... 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

江漢生靈濡澤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師隨流而懷風之所被罔不披靡結軌還轅東向將報至手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進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收夷狄也其義驅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使若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倫靡不浸潤於澤者賢君取之而夷狄殊俗之國莫不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君臣易位尊卑失序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故乃關沐若微祥河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攜不亦康乎方將增太山之封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吉聽者未聞音猶鶴鳴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於是諸大夫喟然稱曰允哉漢德此固鄙人之所願聞也後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朝廷之於伯通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頗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闚影何施眉目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鳴皋之遊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生爲世笑死爲鬼不亦哀乎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後漢獨行說曰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克業之功

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申甫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循聞之兵久卽力屈民愁卽變生今此戰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侵其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乎魏阮瑀爲魏武與孫權書曰每覽古今所由改越因緣侵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蓋縮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不能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爾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常思除穢

卷一百三十九

三

人部
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作流後嗣高帝設爵以延田橫世祖指河而誓朱鮪君之召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虞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者耳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川復前好者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晉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曰吳之先王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逃迹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

浩汗無涯假氣遊竟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偏和互相扇動拒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然共相終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獨見之鑒與絕慮至下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威稜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界成都自潰曜兵劒閣而姜維面縛服地五千裂郡三千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從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方今百寮濟濟俊乂

人部

卷一百三十九

三

輪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備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下里相望自創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晉劉琨與石勒書曰將軍誕稟雄姿勇略自然大呼於紛擾之中奮臂於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河折衝淮漢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然乎存

亡夫在得王成敗要在所附得王則為義兵附逆則
為賊眾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眾雖勉而終殄滅
者也赤眉盛於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
荆豫或擁眾百萬橫行內所以一旦敗亡正以兵
出無名聚而為亂劉琨父子戎狄凡才乘釁肆毒寇
虐人神殺父害弟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
可以正天下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
况附聰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為已用名位不可得
守有若晨霜秋露零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而
寧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為民主不亦難乎 晉桓
人部
是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唯理是宅保其富貴全其
勲業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俱窮孰與頭足異
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夫明者見於無形愚者
於所勉二者成敗惟君圖之 宋謝莊為朝臣與
州刺史袁顗書曰夫夷險相因興革連數或殷憂而
啓聖明此既聞於聞見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
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一曜匡拯家國提敘
坐若不南面子民將使神詔何主當誓眾奮戈剪此
朝食若自延過聽迷途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

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 梁簡文帝與
魏東荊州刺史李善書曰卿門世英葉中州舊族
金天失馭帝鼎南遷衣冠播越不及俱適豈可屈志
羶戎久淪胡壤今皇師外掃天鉞四臨海蕩電飛雲
蒸雨合所推所尅是卿之具聞也且偽國沸騰四方
幅裂主虐臣姦牝雞亂政若能早識事機翻歸有道
豈直圖形長樂刻像鍾鼎時事易差相思勉勵但明
月闇投昔人為誠隣番贈藥有可虛懷密驛輕郵則
望歸簡 梁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先朝聖德治
天下九親維睦四表無怨誠為國政實亦家風第
人部
兵江外正謂番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
代景行師昔廉聞二虎且猶不關况兄弟與相雍方
肝力唯親惟急萬倍於斯同怨同恥尤甚昔事豈
各恣目前不思久遠安臥積薪日待焚燬狂夫尚
阻之智者反致其成所冀聽識一聞斯悟 梁
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山乘燕雀
小智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王立功
事關國祚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

曰爲春之廣鳴鶴而股標對空廬以屈膝又何
劣邪春之江南草長離化生靈驚飛見故
國之旗人平於時昔公登岸豈不愴恨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
情哉

○嘲戲一類

已詩一戲謔今不爲虐今左傳曰晉人或以廣
隊不勝進楚人甚之脫結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拔
衡乃出伯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晏子春秋曰
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爲小門於大門側而延晏子晏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嘲戲

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
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
成雨何爲無人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
嬰不肖故使王爾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
嬰嬰青辭者也吾欲傷之若坐定縛一人來及嬰坐
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坐盜王視晏子曰齊
人善盜乎晏子對曰嬰聞橘生江北則爲枳葉徒相
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爲盜入
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爲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
病焉孔叢子曰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

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盭盭尚飲百榼古
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
賢聖以道德燕人未聞以飲也平原君曰卽如先生
言則此言何出子高曰出於酒者蓋其勸勵探戲
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忻然曰吾弗戲子無所聞此
雅言也漢書曰東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無
所爲屈士以朔口諧辭給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
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喻當世
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
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若以召公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嘲戲

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
於後下莊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
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孫叔
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都守王子慶忌爲期門上乃大
笑續漢書曰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
人韶口辯曾晝假臥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
讀書但欲眠韶澣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先爲字腹
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坐與孔
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蜀志曰張裕饒鬚先
主嘲之曰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

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荅曰昔有作上黨路長選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路則失涿署涿則失路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鬢故裕云此也又曰蜀遣鄧芝使吳孫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理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魏略曰丁謐父斐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太祖征吳斐隨行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坐免官後太祖調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知見戲對曰以易餅太祖大笑謂左右曰東曹毛人部

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調楨云天物因人爲
賢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
不反也楨荅曰開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
燭衆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豐貂之尾綴侍
臣之憤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
千載之上皆亦未能初接於至尊也貴者所御賤者
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
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
納也王隱晉書曰武帝問郗詵卿自以爲何如詵
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若
人部
卷之五
主
龍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詔曰吾與戲耳
中興書曰刁彝於桓溫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
誤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
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
則爲才也一坐推歎焉沈約宋書曰何承天除著
作郎年時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
呼爲姝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姝母何言耶
又曰劉義基封營道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謂義
基曰陸士衡詩曰營道無烈心其義若何義基荅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江表傳曰孫權以鄭

子以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效官放
禮儀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
朝數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為封蛇幽鳩帝后後以暴
國非力所討遠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
至用能令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人主以寬弘
為仁義為廣若地之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
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
稼穡之不時推民之賈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
病也是以虛心恭己取人之謨關四門廣諫路貴謙
賤巧偽處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實恐
人部

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不聞用能使賢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

唐書卷一百四十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金蘭陸萬言校訂

人部二十 別上

○別上 類聚

毛詩曰出宿于涕飲餞于禰 又曰韓侯出祖出宿

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又曰之子于歸遠送於

野 又曰有女此離慨其歎矣 禮記曰嫁女之家

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

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之以財仁者送之以言吾

人部 卷一百四十

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世

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闕大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愛教 呂氏

春秋曰吳起行魏武侯送之絕河西與起相辭曰何

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信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

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

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而先生厲聲高

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何故有 後有

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

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爾

乃今知其婦人也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吳
越春秋曰句踐伐吳乃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
皆作離別之聲又曰句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浙
江上臨水祖道大夫種爲祝句踐舉杯垂涕漢書
曰武帝幸平陽公主家衛子夫得幸主因奏子夫送
入宮子夫上車主捫其背曰去矣卽貴願無相忘
又曰疏廣與兄子受並爲皇太子師傅廣遂上疏乞
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遂爲設祖道供帳
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訣去或歎息爲之下泣
又曰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爲祖道至

人部

卷一百一十

二

淵橋又曰竇皇后弟廣國曰姊去我西時與我訣
於傳舍中沐我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國王辭去
上與相對泣而訣東觀漢記曰陳遵爲大司農護
軍使匈奴過辭於王丹丹謂遵曰俱遭世反覆唯我
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
不拜遂揖而別遵甚喜 又曰東平王蒼與諸王朝
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諸
國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
永懷實勞我心誦及採菽以增歎息 又曰肅宗遣
諸王歸國帝特留東平王蒼賜以秘書列圖道術秘

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
曰骨肉與天性誠不以遠近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
昔時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
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 又曰
光武遣馮異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
具劔勅異曰念自修整無爲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與王負親善負後爲漢陽太
守丹於道候別之負曰行路倉卒非陳濶之所可共
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
期如其相迫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

人部

卷一百一十

生

與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 吳志曰魯肅代周喻過
呂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
畧以備不虞肅應曰臨時施宜蒙因爲畫五策肅於
是越席就之捫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
至於此也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又曰劉繇亡於豫
章孫策命太史慈往安撫之左右皆曰慈必比去不
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問門把腕別曰何
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吳錄曰孫
權祖朱桓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
恨權憑机前席桓進將鬚 魏志曰曹休爲鎮南將

假節都督軍事馬臨送下輿執手而別蜀志
曰宗豫聘吳孫權捉豫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
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老矣恐不復相見沈約
宋書曰張敷音儀詳緩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
久之不絕又曰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相謙要
參軍王弘同行答曰饒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管輅別傳曰諸葛
樂輿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溫克然不可保寧
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火不可
不慎持卿散才以遊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
人部
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
患之有耶許邁別傳曰邁好養生遣妻歸家東遊
采藥於桐廬山欲斷穀以山近人不得專一移入臨
安自以無復返乃改名遠遊書與婦別語林曰有
人詰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不悲既去左右曰向
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早雷爾世說
曰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別人或議之籍曰禮豈
爲我輩設耶俗說曰張敷從彭城還傳亮下船與
別張不起授手着舫戶外傳遂不執手熟視張面云
祖故是黎中不減者便去廣州記曰尉他某臺以

朝朝望構起華館以送陸賈楚辭序曰離別也騷
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又楚辭曰悲莫悲
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又曰僚慄兮若在遠
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又曰超北梁兮永辭送美人
兮南浦谷永與段會宗書曰朋友以言贈行萬里
之外以身爲本
別二
記
上見李陵贈蘇武詩下信類聚王詩曰浮雲零雨
見孫楚陽侯祖道詩下牽衣總轡魏文帝見弟
別詩曰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子牽衣秋落淚
露襟抱陸機赴洛詩曰總轡登長路嗚咽辭舊鄉
人部
永思結南津參辰弦枯上見李陵贈蘇武詩
影思結南津參辰弦枯上見李陵贈蘇武詩
合豈非常營彼弦與梧送南浦造北林楚辭曰
今連行送美人兮今南浦曹劉離友詩北館東城
漢武帝與泰卓子侯陰經迥路兮今北館東城
別漢武帝與泰卓子侯陰經迥路兮今北館東城
登樓望雲黃鵠母穆天子博曰天子謫西王
時遊一何速白雲黃鵠母穆天子博曰天子謫西王
雲在天山川間之北路南津曹劉離友詩北館東城
下見蘇武贈李陵詩北路南津曹劉離友詩北館東城
爲與君訣即車登北路永歡尋先轍陸雲等兄
詩曰悠遠途可極別怨會何長南津有絕濟北
河二鳧雙鷺入軍詩曰雙鷺區景曜成真太山西
車鳴偏獨遊蘭圃桃館館康贈秀才入軍詩曰
哀吟傷生離蘭圃桃館館康贈秀才入軍詩曰
矣離與盡言荆州圖記曰襄陽縣南東津西渚
陸道六里有桃林館是饒行送歸之處東津西渚

此亭注水經曰青縣城東為長津津側有亭
理越江送舟人於西者四鳥三荆家語曰孔子
也孔有哭聲甚哀顏回曰此哭聲非尋常之哭
前濟成將分難悲焉以對曰回聞此哭聲也
賦不樹即枯死矣孔見之驚謂諸弟曰本林明
人如樹木也兄弟相感更合是稱馬理悼徐幹
詩曰重增悲以傷情今王彪之與諸兄弟深沈
日染悲路岐感悼飛江絕河弟深沈沈別飛
詩曰鴻飛哀鳴萬里一失所望雲飛再絕
人部
仙川子郭安詩曰君如秋雲
再絕天一飛翔驚鶴上見雙
房雄飛翼北翔鳴南湘歸雲
棄我交頸歡離別各一方歸
從詩曰來去風吹散如歸雲
安足驚來去風吹散如歸雲
散分給懷離折發軔弭棹
對樂增累歎折發軔弭棹
分案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樂景待結轍揚舲冠冕謝
樂高衢結轍揚舲冠冕謝
日若人鑒始解長離孔法生
情心結念離別信吾事感念
送雷次宗詩曰符瑞守邊楚
樓城壕志若謝念結前傷日月

日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欲為改娶
中夜驚起倚戶悲嘯牧子聞然援琴而鼓之
愛以永離數別戶悲嘯牧子聞然援琴而鼓之
太子送荆軻入秦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高漸離為之擊筑贈言送揖家語曰子路將行
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不強不達不
由下願終身奉之陝陽侯臨川亭侯楚有西
見後懷良辰明發成徒歸陵歸人即長衢陵
高阜執事見孫楚詩下裕送桓竟陵詩曰
山河關丘谷孫楚詩下裕送桓竟陵詩曰
軍府郭情與從弟別詩曰里念當隔山河
毒離郭情與從弟別詩曰里念當隔山河
軍府郭情與從弟別詩曰里念當隔山河
二載千秋見毛詩曰三見毛詩曰三見毛詩曰
緒起離端謝行長武帝幸中興堂錢江夏王
山起別心謝行長武帝幸中興堂錢江夏王
府詩曰樂酒輕今辰離端起來日
贈策傳士會將歸晉秦大夫統朝贈送錢高祖
皆送奉錢三而驪歌也別歌雨泣如執手
蕭何奉錢三而驪歌也別歌雨泣如執手
執祛之法今同舟郭林宗自京師歸諸儒送
謂之出郭陳蕃為豫章太守性峻不接賓慕
仙舟之出郭陳蕃為豫章太守性峻不接賓慕
從之歸懷來佇立望不欠佇立以泣涉淇宿沫

薄送我畿內也加以宴好國語晉侯贈饒如公

風流雲散雨文選離羣索居三年不見

千里命駕每相思送荆軻於易水餞疎廣於東

門謂東都別行子於東門啜其泣矣送美人於南

浦傷如之何

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

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

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

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務

力加餐飯又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憂愁不

能寐攬衣起徘徊行客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又曰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

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又曰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

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

別經時漢李陵贈蘇武別詩曰晨風鳴北林熠燿

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

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髮能復飛寒裳路踟躕彷徨

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

長渴饑又贈蘇武別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

臆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忽交相

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

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漢蘇武別李陵

詩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

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鴦鳥今為參

與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

已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

遠人願子留斟酌慰我平生親又贈蘇武別詩曰

嘉會難再遇一作載為千秋臨河渾長纓念別悵

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

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又蘇武詩曰黃鵠

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

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

遊子吟冷冷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

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

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又

贈蘇武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岐路側

恨恨不能離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

別詩曰陟彼南山隅送子洪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
東北翔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鳬相背飛相送
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珪璋萬里遙相思何益
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莫相忘 又贈蘇武詩曰
燦燦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
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歸思塞耳不能聽
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遠處天一隅苦因獨零丁
親人隨風散瀝滴如流星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
又贈蘇武別詩曰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歟戎馬
悲邊鴟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

人部

卷十四

十一

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
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漢
蘇武別李陵詩曰雙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
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
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又別
李陵詩曰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
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
爲生別茲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
當長相思 魏曹植詩曰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
寒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

人部

卷十四

十一

本是朔方士今爲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
又詩曰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淥水翔
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徭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
來白露晞遊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
愴內傷悲 又送應氏詩曰願得展嬋婉我友之朔
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山川迥且遠別促會日
長 又離友詩曰涼風肅兮白露滋木感氣兮條葉
辭臨淥水兮登重基折秋華兮采靈芝尋永歸兮贈
所思感離隔兮會無期伊鬱悵兮情不怡 魏應瑒
別詩曰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還舊土悲思
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又別詩曰浩浩
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
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索太息五內懷傷憂 晉
張華祖道征西應詔詩曰赫赫大晉奄有萬方陶以
仁化曜以天光貳跡陝西實在我王內飪玉鉉外惟
鷹揚四牡揚鑣玄輅振綏庶察羣后餞飲洛湄感離
歎懷慕德遲遲 又祖道趙王應詔詩曰崇選穆穆
利建明德於顯穆親時惟我王稟姿自然金質玉相
光它舊趙作鎮冀方休寵山錫備物煥彰發軔上京
出自天邑百寮餞行縉紳具集軒冕我冠冠蓋習習

戀德惟懷永歎弗及 晉何敬祖洛水祖王公應詔
詩曰穆穆聖王體此慈仁友于之至通于明神遊宴
綢繆情戀所親薄言餞之千洛之濱高唐嚴嚴洪流
湯湯春風動吟歸鴈和鳴我后饗客鼓瑟吹笙舉爵
惟別開樂傷情嘉宴既終白日西歸星斗告旋鸞輿
整綏我皇重離顛轡驂騑臨川水歎酸涕霑願崇恩
感物左右同悲 晉王溶祖道應令詩曰侯誰在矣
東宮說說曰保曰仲弘道惟新前疑協衡顧問翼輪
豈伊張仲專美而津渙乎唐德欽在四鄰齊軌上葉
永垂清塵 晉王浚從幸洛水餞王公歸國詩曰聖
人部 卷首四
主應期運至德敷彝倫神道垂大教玄化被無垠欽
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鄰皇輿迴羽蓋高會洛水濱臨
川講妙藝縱酒紛潛鱗八音以迭奏蘭羞備時珍古
人亦有言爲國不思貧與蒙廟庭施幸得側大鈞羣
僚荷恩澤朱顏感獻春賦詩盡下情至感惕人神長
流無舍逝白日入西津奉辭慕華輦侍衛路無因馳
情繫帷幄乃心戀軌塵 晉陸機祖道畢雍孫劉邊
仲潘正叔詩曰皇儲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適遠時來
運與子遊承華執勞崇賢內振纓曾城阿畢劉贊文
武潘生莅邦家感別懷遠人願言歎以嗟 又送顧

公直詩曰伐鼓五嶺表揚聲萬里外高山何足陵巨
海猶繁帶 又擬庭中有奇樹詩曰芳草忽已茂佳
人竟不歸感物戀所歡採此當遺誰 晉陸雲餞太
尉王公還京邑詩曰聖澤既渥嘉會惜惜庭旅鍾鼓
堂有瑟琴飛轡清暉扶桑移陰視景祇慕揮袂霜襟
戀彼同棲悲爾異林我有旨酒以歌以吟 晉潘岳
北芒送別王世胃詩曰朱鑣既揚四轡既整駕言餞
行告離芒嶺情有遷延日無餘影迴轅南翔心焉北
騁 又金谷集詩曰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
各言適中心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遊郊畿朝
人部 卷首四
晉東陽夕次金谷湄回路繁曲阻峻坂路威夷涼池
泛淡淡青柳何依依玄醴染朱顏但訴杯行遲投分
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晉潘尼送盧弋陽景宣詩曰
楊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
知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頽
九重不常鍵閤闔有時開愧無紉衣獻貽言取諸懷
又皇太子集應令詩曰聖朝命方岳爪牙司比鄰
皇儲延篤愛設餞送遠賓誰應今日宴具惟廊廟臣
置酒宣猷庭擊鼓靈沼濱羽觴飛醴醪芳饌備奇珍
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鐸振長袂生迴飄曲裾揚輕塵

晉孫楚答弘農故吏民詩曰昔我先侯邁德垂化
康哉之詠寔由是佐惟余忝辱弗克負荷每歷貴邦
仰瞻泰華追慕先軌感想哀嗟洗洗臣故爰及羣士
皓首老成率彼邑里闡崇高義長幼以齒 又征西
官屬於陝陽候祖道送別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
芳草傾城遠相送餞我千里道乖離卽長衢惆悵盈
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 晉左九嬪感離詩
曰自我去膝下倏忽踰再朞邈浸彌遠拜奉將何
將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髮髯想容儀歎歎不自
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

卷百四

十四

晉殷仲文送東陽太守詩曰昔人深誠歎臨水
送將離如何祖良遊心事尋在斯虛亭無留賓東川
緬逶迤 宋孝武與廬陵王紹別詩曰連歲矜離心
今茲幸良集信宿晨暮開顏披所載未盡歡晤懷
已傷岐路及舳艫引江介飛旌背爾邑悄擾徒旅戒
聞樂流景入遲遲分手念法法登路泣 宋南平王
代敕就長路詩曰聳轡高陵曲揮袂廣川清黃塵
白日悲風起浮雲蕭條萬里別契濶三秋分時往從
朝露年來驚夕氤徘徊去芳節依遲從遠軍 宋謝
靈運相送方山詩曰祇役出皇邑相期憩越解纜

及流漸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清
易爲盈遇物難可歇 宋顏延之爲皇太子侍宴餞
衡陽南平二王應詔詩曰太儀在御皇聖居貞旁緝
民紀仰緯天經物忝感變神以瑞彤川無遁寶山不
闕靈亦既成裝皇心載遠夕悵亭皇晨儀禁苑神行
景鶯發白靈闕對宴感分瞻秋悼晚 宋謝惠連與
孔山阿別詩曰悽悽乘蘭秋言餞千里舟塗屈雲陽
邑邑宰有昔遊行人雖念路爲爾暫淹留 又夜集
歎乖詩曰詩人詠踟躕搔首歌離別誠哉葉日歡展
矣今夕切吾生赴遙令質明卽行轍在貧故宜言贈

卷百四

十五

子保溫惠馬川書諸紳久要亮有誓 宋鮑照詩曰
輕鴻戲江潭孤鴈集洲汜邈近兩相親同念共無已
風山好東西一隅頓千里追憶棲宿時聲容滿心耳
揚翻不能翔徘徊煙霧裏 又送盛侍郎詩曰北臨
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鼎宿寒霧平野起秋塵 齊
王儉後園餞從兄豫章詩曰茲夕竟何夕念別開曾
軒光風轉蘭惠流月汎虛園 齊王融奉辭鎮西應
敕詩曰木學謝能算高義幸知遊南庭後游東梁苑
豫才鄒徘徊歲光晚搖落江樹秋風旗繁別浦霜瑄
迢遙州 又蕭諮議西上夜集詩曰徘徊將所憂惜

別在河梁衿袖三春隔江山千里長寸心無遠近
地有風霜勉哉勤歲暮敬矣慎容光山中殊未憚杜
若空自芳齊謝朓別王僧儒詩曰花樹維爲錦月
池皎如練如何當此時別離言與宴非君不見思所
悲思不見又與江水曹詩曰山嶺上芳月故人清
樽賞芝山翠百重迴流映下丈花枝乘如雪垂藤散
猶網別後能相思何嗟異風壤又離夜詩曰玉繩
隱高樹斜漢映曾臺離堂華燭盡別幌清琴哀翻朝
尚知恨客思難裁山川不可夢况乃故人杯又
將發石頭上烽火樓詩曰徘徊戀皇邑躑躅躑躅阿

人部

卷五十四

十七

歸飛無羽翼其如離別何又新亭渚別范雲詩曰
洞庭張樂地蕭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
停驂我悵望輟棹千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齊盧義送友人上湘詩
白濡足送征人寒雲臨水路共盈一樽酒對之愁
暮漢廣雖容舫風悲未可渡佳期難再得願但論
故沅水日生波芳洲行露露共知丘壑改同無金石
固齊劉繪送別詩曰春浦方解纜弱柳向低風相
思將安寄悵望南飛鴻齊張融別詩曰白雲出上

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梁昭明
春日宴晉熙王詩曰百六鍾期數三七厄時中國難
悲如燧親離歡數窮潘哲遊沮夢揚化撫邊戍幸茲
同宴醕引清愛樽空梁簡文帝餞盧陵內史王修
應令詩曰餞行臨上節間延命羽觴迴池瀉飛棟濃
雲垂講堂疎槐未合影仄日暫流光園梅斂新艷階
蕙結幼芳又餞別詩曰行樂出南皮宴餞臨華池
籜解開節花聞鳥迷枝陰隨影度水色帶風移
徒命銜杯酒終成憫別離又送別詩曰行行異沂
海依依別路岐冰苔隨纜聚岸柳拂舟垂石菌生懸

人部

卷五十四

十七

葉江槎流臥枝燭盡悲宵去酒清惜將離又傷離
新體詩曰傷離復傷離別後情鬱紆悽悽隱去棹憫
悵愴還途感感意不申轉傾獨帶襟前驅經御宿後
騎歷河潯胡香鼻還憶清涕送後塵落日斜飛蓋餘
暉承畫輪柳影長橫路槐枝深隱人桂宮夕掩銅龍
扉甲館宵重雲母幃龍龍月色上的的夜螢飛草香
襲余袂露灑霜人衣帶曉凌城雲亂聚排枝度葉鳥
爭歸船中浮蟻不能酌琴間玉徽調別鶴別鶴千里
別離聲絃調悵意心自驚試起登南樓還向華池遊
前時條生今欲合近日栽荷尚不抽猶是銜杯共賞

處今茲對此獨生愁
雖北連轅轅已南背
遠聽寂無聞遙瞻日
在陽含暈意不迷
長歎情無賴
梁沈約侍宴謝朓宅餞東歸
應詔詩曰
皇情懷東顧
羽旆拂南煙
夏雲清朝景
秋風揚早蟬
飲和陪下席
論道光上筵
又侍宴樂遊苑餞徐州刺史應詔詩曰
沃若動龍驂
參差凝鳳管
金塘草未合
玉池泉將滿
又侍宴樂遊苑餞呂僧珍應詔詩曰
丹浦非樂戰
負重切君臨
我皇臨至德
忘已用堯心
愍茲區宇內
魚鳥失飛沈
推轂二嶂道
揚旆九河陰
超乘盡三屬
選士皆百金
戎車出細柳

人部

卷一百一

十八

饒蘭傳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函輟方解帶
曉武稍披衿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
待此未抽簪
又別范安詩曰
平生少年日
分手易前期
及爾同衰暮
非復別離時
勿言一樽酒
明日難共持
夢中不識路
何以慰相思
又送友人別詩曰
君東我亦西
銜悲涕如霰
浮雲一南北
何由展言宴
方作異鄉人
贈子同心扇
遙裔發海鴻
連翩出簷燕
春秋更去來
夢差不相見
又別謝文學詩曰
漢池水如帶
巫山雲似蓋
一望沮漳水
寧思江海會
以我徑寸心
從君千里外
梁丘遲侍宴樂遊苑餞徐州

刺史應詔詩曰
詰旦聞闐闐
馳道聞鳳吹
輕裘承玉輦
細草藉龍駒
風遲山尚響
雨息雲猶漬
巢空初鳥飛
行亂新魚戲
寔惟北門重
匪親孰爲寄
參差別念舉
肅穆恩波被
小臣信多幸
投生豈酬義
梁范雲之零陵郡次新亭詩曰
江干遠樹浮
天末孤煙起
江天自如合
煙樹還相似
滄流未可源
高飄去何已
又別詩曰
洛陽城東西
長作經時別
昔去雪如花
今來花似雪
又送沈記室夜別詩曰
桂水澄夜氛
楚山清曉雲
秋風兩鄉怨
秋月千里分
寒芝寧共採
霜猿行獨聞
捫蘿正憶我
折桂方思君
又別詩曰
孤

人部

卷一百一

十九

煙起新豐候
鴈出雲中草
低金城霧木下玉門風
別君河初滿
思君月屢空
折桂衡山北
摘蘭沅水東
蘭摘心焉寄
桂折意誰通
梁江淹貽袁常侍詩曰
昔我別楚水
秋月麗秋天
今君客吳坂
春日媚春泉
幽其生碧草
沅湘含翠煙
鑠鑠霞上景
愔愔雲外山
涉江竟何望
留滯空採蓮
又臨秋怨別詩曰
四時煎日夜
玉露催紫榮
始懷未及歎
春意秋方驚
涼草散螢色
衰樹斂蟬聲
承君客江潭
先愁鴻鴈鳴
吳山饒離袂
楚水多別情
金碧堅不滅
桂華蘭有英
但見一葉落
哀恨方未平
又擬古雜體詩曰
遠與君別者

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簷前露已闌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在天涯
妾身長別離煩一見顏色不與嬾樹枝苑絲及水萍
所寄終不移 梁任昉詩曰離鄉有窮神別念無終
緒岐言未及申離日已先舉揆景生衡阿臨風長楸
渚 梁王僧孺送殷何兩記室詩曰掩袖出南浦驅
車送上征飄飄曉雲駛漾漾旦朝平不肖余何惜無
賢是勿慙儻有還書便一言訪死生 梁吏有吾侍
宴餞湘東王詩曰陳王從遊士高宴入承華並載同
人部 卷五十一
連璧雕文類簡沙落後時動樹墜雪暫搖花念此離
筵促方愁別路賒 又侍宴餞湘州刺史張續詩曰
洞庭資善政層城送遠離九歌揚妙曲八桂動芳枝
雨足飛春殿雲峯入夏池郢路方遼遠湘山轉蔽虧
何當好風日極望長沙垂 又餞張孝總應令詩曰
層臺臨迴漲耿耿青煙上欲送分符人翻似河隄望
寒雲暗積水秋雨蒙重嶂別念動神衿華文切離艱
慙無寐和曲空陪郢中唱 又應令詩曰江上早寒
生蕭條鏡管清別筵開帳殿離舟卷幔城前山黃葉
起對岸白沙驚臨渴同極望竊吹愧才輕 又侍宴

餞東陽太守范子雲詩曰東部資良守北宮敦獻酬
新枝漸接樹故涼欲令流早花少餘雪春寒極晚秋
徒嗟白岸遠空想赤松遊 又新林送劉之遴詩曰
旃轉黃山路舟纒白馬津送輪時合憶分驂各背塵
常山喜臨代臨頭悲望秦欲持漢中策還以贈征人
梁朱超道別席中兵詩曰數年共遊息一旦各聯
翩莫論行近遠終是隔山川長波漫不極高岫鬱相
連急風亂還鳥輕寒靜暮蟬扁舟已入浪孤帆漸逼
天停車對空渚長望轉依然 梁吳筠送呂外兵詩
曰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濱送君長歎息徒使淚霑
巾 又別夏侯故章詩曰白馬黃金羈青驪紫絲轡
新知關山別故人河梁送置此一山書為余達雲夢
又酬別詩曰故人杯酒別天清明月亮露下寒葭
中風起秋江上衣染潺湲泣悼犯參差浪七首直下
金七寶雕葉狀生離何用表賴此持相餉 又別王
謙詩曰嚴光不遂世流轉任飛蓬欲還天台嶺不狎
甘泉宮離歌玉絃絕別酒金卮空憶遺故人念僕在
東山東 又贈搖郎詩曰星漢正參差佳人不在此
宿昔暫乖阻何異遠分離露染離葉日照花蘭枝
風光已飄薄雲采復逶迤勞夢無人覺默然心自知

又贈別詩曰客子慘無歡送別江之干白雲

歌黃鳥而關關紛紛云石合洞庭瀾行衣侵曉

露征帆犯夜潮風傳介浦見此去珠還又贈別

詩曰樹響浹山來後聲繞岫急旅帆飄揚行中露

濤濕深浪聞兼茂濃雲沒城邑不見別離人獨有相

泣又贈別詩曰君留朱門裏我至廣江濱城高

望猶見風多聽不聞流蘋方繞繞落葉尚紛紛無由

得其賞山川問白雲梁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曰

居人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

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悵獨守故園秋

人部 又卷五 又從鎮江州與遊故別詩曰歷稔共追遊一旦辭

羣復如東流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曉燈暗

離室相悲各罷酒何時更促膝梁蕭琛別詩曰落

月總行纒薄別在江干遊客無淹期晨川有急瀾分

手信云易相思誠獨難之千兩特達伊余日盤桓僕

我式微歲共賞階前蘭梁王筠侍宴餞臨川王北

伐應詔詩曰金版韜英玉牒繡精帝德乃武王威有

年鍾武德洞十門威加八柱金正圯德水行失

馬南牧戎徒西保荐食伊瀼整居豐鎬金闕揚

廣銅臺茂命被膳夫爰詔協律樂賦出車弦操吉

日玉饌駢羅瓊漿泛溢聖德溫溫實儀秩秩梁蕭

子範侍宴餞陸倕應令詩曰諸皇饒離送廣命傳羽

觴侍遊追曲水閑宴等清漳新泉已激浪初卉始含

芳雨罷葉增綠日斜樹影長梁劉孝綽侍宴餞庾

於陵應詔詩曰皇心眷將遠悵饒靈芝側是日青春

獻林塘多秀色芳卉凝綸組嘉樹似雕飾遊絲綴鶯

領光風送綺翼下輦朝既盈留宴景將晏高辯競談

端奇文爭筆力伊臣獨無伎何由奉吹息又侍宴

餞張惠紹應詔詩曰滄池誠自廣蓬山一何峻麗景

人部 又卷五 花上鮮油雲裏潤風度餘芳滿鳥集新條振饒言

班俊造光私獎慙委徒然謬反問何以窺重仞又

侍離宴詩曰懷轅東北望江漢西南水羽旗映日移

鏡吹臨風警令王慙追送纜舟餞俄頃掩袂望征雲

銜杯惜餘景音燕徒有心何步何由騁又應令詩

曰鮮雲積上月來雨晦初陽迴風飄淑氣落景換新

光竹萌始防露桂挺已含芳瑤瑤變杜若玉沼發橫

蔣聖休惜岐路曲宴蘭闥堂又江津寄劉之遴詩

曰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

欲寄一言別高駕何由來 梁宗夫詩曰別酒正

劉差乖情將陸離悵焉臨桂苑愍然瞻華池輕雲流

惠采時雨亂清漪眇眇追蘭徑悠悠結芳枝春言終

何託心寄方在斯 梁劉顯發新林浦贈同省詩曰

迴首望歸途山川邈離異落日懸秋浦歸鳥飛相次

感物傷我情惆悵懷親懿 梁劉孺侍宴餞新安太

守蕭綏應令詩曰芝殿延薄景畫室寫幽雲玄覽多

該洽聖思究前聞微密探精義優游妙典墳飲餞參

多士言贈賦新文 梁張纘侍宴餞東陽太守蕭子

雲詩曰仲月發初陽輕寒帶春序淥池解餘凍丹霞

人部 卷五 王 王

暮新雨長守謁承明祖舟戒蘭渚皇儲惜將邁金樽

留宴醕 周王褒入關故人送別詩曰百年餘古樹

千里聞黃塵關山行就近相看成遠人 又別陸才

子詩曰解纜出南浦征棹且凌晨還看分手處唯餘

送別人中流搖蓋影邊江落騎塵平湖開曙日細柳

發新春滄波不可望行雲聊共因 又別王都官詩

曰連翩憫流水悽愴惜離羣東西御溝水南北會稽

雲河橋兩隄絕橫岐數路分山川遙不見懷袖遠相

聞 周庾信應令詩曰望別非新館開舟即舊灣浦

喧征棹發亭空送客還路塵猶向水征帆獨背關

又和保法師曰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落

淚看君馬向南 又和侃法師詩曰客遊經歲月羈

旅故情多近學衡陽鴈秋分俱度河 又和侃法師

詩曰迴首河隄望春春嗟離絕誰言舊國人到在他

鄉別 又寄王琳詩曰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疎獨

下千行淚聞君萬里書 又別周弘正詩曰扶風石

橋北山谷故關前此中一分手相逢知幾年黃鶴一

反顧徘徊戀愴然自知悲不已徒勞減瑟絃 陳周

弘正隴頭送征客詩曰朝霜侵漠草流沙度隴飛一

聞流水曲行住兩霑衣 又答林法師詩曰客行七

人部 卷五 王 王

十歲歲暮遠徂征寒雲結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

近遠爲村長安成 陳徐陵新亭送別應令詩曰鳳

吹臨伊水時駕出河梁野燎村田黑江秋岸荻黃隔

城聞上鼓迴洲隱去橋神襟愛遠別流睇極清漳

又別毛永嘉詩曰願子厲清規歸來振羽儀嗟余今

老病此別恐長離白馬君來哭黃泉我詎知徒勞脫

寶劍空挂隴頭枝 陳張正見征虜亭送新安王應

令詩曰鳳吹臨南浦神駕餞東平亭迴漳水乘旂轉

洛濱望地凍班輪響風嚴羽蓋輕燒田雲色暗古樹

雪花明岐路一迴首流襟動眷情 又秋日別庾正

員詩曰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凌疎木江風
送上潮青雀離帆遠朱鷺別路遙唯有當秋月夜夜
上河橋 陳陰鏗送始興王詩曰良守別承明枉道
暫逢迎去帆收錦紵歸騎指蘭城紛紜連山暗潯溪
派水清桂晚花方白蓮秋葉始輕飛傷客念臨岐
憫聖情分風不得遠何由送上征 又江津送劉光
祿不及詩曰依然臨送渚長望倚河津鼓聲隨聽絕
帆勢與雲鄰泊處空餘鳥離亭已散人林寒正下葉
釣晚欲收綸如何相背遠江漢與城闌 又廣陵序
送北使詩曰行人引去節送客艤歸艤即是觀濤處

人部

卷百四

七

仍為郊贈衛汀洲浪已息邪江路不紆亭嘶背樞馬
檣轉向風鳥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離舟對零雨
別渚望飛鳬定知能下淚非但一楊朱 陳江總別
袁昌州詩曰河梁望櫓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
別日欲成秋黃鸝飛飛遠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
更似東西流 又賦得携手上河梁應詔詩曰早秋
天氣涼分手關山長雲愁數處黑木落幾枝黃鳥歸
猶識路流去不知鄉秦川心斷絕何惜是河梁 又
別袁昌州詩曰客子歎途窮此別異西東關山嗟墜
葉岐路憫征蓬別鶴聲聲遠愁雲處處同 又別賓

分岐泣世道念別傷邊秋斷山時結霧平
海若無流驚鷺一羣起哀猿數處愁是日送歸客為
情自可求 又別永新侯詩曰送君張掖郡分悲重
谷關欲知腸斷絕浮雲去不還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

人部

卷百四

七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一

明東吳俞安期集

明雲間章台鼎校訂

人部二十一

別下 贈答

魏文帝離居賦曰惟離居之可悲政獨處于空牀

愁耿耿而不寐歷冬夜之悠長驚風厲於閨闥忽增

激於中房動帷裳之曉暖彼明燭之無光又感離

賦曰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諸弟皆從不

勝思慕乃作賦曰秋風動兮天氣涼居常不快兮中

人部 卷百四十一 別下

心傷出北園兮彷徨望眾慕兮成行何條憺兮無色

綠草變兮萎黃脫微霜兮零落隨風雨兮飛揚日薄

暮兮無所思不哀兮愈多招延佇兮良久忽踟躕兮

忘家又永思賦曰仰北辰而永思涕悲風以增傷

哀遐路之漫漫痛長河之無梁願託乘於浮雲嗟逝

速之難當魏曹植愍志賦曰或人有好鄰人之女

者時無良媒禮不成焉彼女遂行適人有言之於余

者余心感焉乃作賦曰竊託音於往昔迄來春之不

從思同遊而無路情難隔而靡通哀莫哀於永絕悲

莫悲於生離豈哀時之難俟痛余質之日虧登高樓

以臨下望所歡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歸小人之蓬

廬欲輕飛而從之迫禮防之我拘又歸思賦曰昔

故鄉而遷徙將遙翹乎北濱經平當之舊俗感荒壤

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虛草木穢而荆榛啗香木之無

陰處原野其何為信樂土之足慕忽并日而載馳

晉陸機別賦曰伊公子之可懷悲永別之石期悼同

居之無樂曾不踰乎一其經春秋之寒暑常戚戚而

不怡登九層而俯觀超臨遠以相思晉傅咸感別

賦曰嘉天地之交泰美萬物之會通悅朋友之攸攝

慕管鮑之遐蹤退以文而會友欽公子之清塵信同

人部 卷百四十一 別下

聲之相應意未寫而情親誓稚好之齟齬分綢繆而

日新蘭蕙含芬有時而馨龍驤踞足有時而征乾道

變化時惟大明義義睦友載揚厥聲降聖宰之旌招

曜羽儀之上京替唐虞之嘉運超飛躍乎太清佩銀

瑱於帝側拖紫文於天庭瞻宸極之眇眇喜吾子之

寵榮無荆玉之夜觀猥齊景於夜光敢有覲於斯舉

欣與子而並翔天啓其願自泰萌繁幼則同遊長則

同班同心厥職其具如蘭唐績未凝聖朝時各顯佐

納言光綵萬機出順景而為偶入闕然而無依步虛

宇以低迴想宴笑之餘睽意蹙縮而彌結淚雨面而

霑衣 梁江淹別賦曰 離別之苦 已矣況
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 春昔兮生年秋風
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有感悵風蕭蕭而異響雲
漫漫兮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棹容與
而未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露
軾居人愁臥恍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
光知離夢之踟躕意離魂之飛揚爾乃別雖一緒事
乃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悵飲東都送客金
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
暮秋羅綺綺兮嬌上春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
人部 卷百四十一 別下

神乃有劒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
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又若君居潘右妾家河
陽動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
瑤草之徒芳慙幽宮之琴瑟悔臺上之流黃春闌闕
此青苔色秋帳涵茲明月光夏簾清兮晝不暮冬缸
凝兮夜何長纖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自
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
奔神駭心摧骨驚 又去故鄉賦曰日已暮兮隱吳
山之丘墟北風折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莖踈發桂
枝而不見悵浮雲之離居乃凌大壑越蒼淵茫茫積

水陽陽關山窮陰近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
虛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激浦而捐袂芳
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
子之一顧是時霜蕩蕩兮風摧正平原晚兮黃霧起
重曰江南之杜衡兮色已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橫
羽觴而掩望撫玉琴兮何親 梁劉孝儀歎別賦曰
在羈旅兮爲思每居常而不樂意難偕於貽蕩情易
邀於隕穫愁非和而自來憂試排而不却退求已以
自省慨撫衿而太息位不俟於一進髮徒彰於二色
名有似於務耕學無均於譬織在初歸之爲慶庶因
人部 卷百四十一 別下

拙而自收保私庭之宴喜共昆弟而嬉遊校小文於
提筆北指式於臨流止每歡於接膝行如喜於同輶
忽一去而數千遂離居而別域阻同被於當寐乖共
餐於終食唯憑遠望以代歸負相思其無力 梁張
續離別賦曰大常劉侯前輩宿達余在統緒之歲固
已欽其風矣及理棹江干攬涕還望采蕭之詠不覺
成篇彼劉侯之矯矯承世德之清輝挺荆衡之箇輅
輝江漢之珠璣昔相知於一定逾歲衰乎二紀豈因
媒以成親非彈冠而來仕分自諧於金石情真符乎
蘭芷忘時輩之後先略相知之年齒及胥遇於雲閣

又方駕而聯臂擁衾而暗語書稅賦以遂邀案方
前而等食衣其體而同袍猶合歡之誼念其來之
釋勞唯吾人之與子分諒不言其已名在百代而笑
殊雖千年而同調寧風波之所移豈流俗之能要非
高唱而云擬逢下士而或笑隔願言於信次尚眷眷
而興懷矧雲崖之遠訣抱離袖而長乖顧龍門而掩
涕瞻郢路而何借在驚禽之屢感迫徂年之長暮眺
相沅之分流遵洞庭之永路山峻高而易隱浦迴迴
而難泝猿啾啾而夜吟鵲騷騷而曉度撫客子兮其
何心能辭鄉兮別故共抱荃蕙之遺芳共離披於霜

卷一百一十

五

漢李陵與蘇武書曰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
于二國形影未于丹青爵祿傳于王室家獲無窮之
寵永明白于千載夫行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
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有
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
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為禍先
患者義本今為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
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
為一朝悠悠永絕何可為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

由復達 漢蘇武報李陵書曰曩以人之奉使方外
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孽豺狼出爪推辱主命身幽
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軟朝露以為飲茹田
鼠以為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
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徒念
忠義雖誘僕以降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
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
於不回期誓於殺命幸賴聖明遠垂拯贖得使入湯
之禽復假羽毛別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為
世英器為時出語曰夜行被縲不足為榮况於家室

卷一百一十

六

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
視息與亡無異向使君服節或難書功竹帛傳名千
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
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貶重遣義當順
承本為一體今為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
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貌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
生隔絕俗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李陵重報書曰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
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
依依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困窮獨坐愁苦終日

無相見異類草離羣以御風雨瘠肉略漿以充
饑渴舉目言笑誰助為歡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
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五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聽之
不覺淚下與子別後邊聲四起晨坐益復無聊身負
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由
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每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
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
益適足增羞左右之人見陵如此為不入耳之歡來
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怛爾子卿視陵豈
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

人部

卷百四十一

七

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
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
爾足下又云漢於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
乎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
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
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子尚如
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
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男兒生以不成
名歟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廻向北關使刀
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

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歟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
生歟辭矣後漢張奐與延篤書曰唯別三年無一
日之忘京師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年
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北為兒事所
雙中為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
厄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水厚三尺木皮三寸風寒
慘烈剝肌傷骨但此自非老憊者所堪而復加之以
師旅因之以饑饉眾難聚集不可一二言也韓愈曰
甚氣力衰衰神叩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晉趙景
真與稽茂齊書曰昔季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

人部

卷百四十二

八

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
哉惟別之後離羣獨近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造涉
漠鳴雞戒旦則飄颻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或
乃迴颺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淚澤求
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
然非吾心之所懼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
光鮮不案劒今將植櫓於玄朔帶華藕於脩陵表
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蠻俗固難以取貴矣朝霞啟
暉則身疲於道征太陽戰曜則情劬於夕惕思歸雲
稀橫奮八極披艱掃穢湯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轡

人部

卷百四

九

泰山今東覆宇終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心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簾遠逝鋒鏑靡加六國摧枯自非樂天知命誰能不憤慨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榮耀眩其前艷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領聘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稀生永離隔矣焚焚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執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吳越意存斷金晉稽茂齊答趙景真書曰登山遠望觀嶠嶠以成憤

人部

卷百四

十

世嗣音阻關合壁不停旋灰屢徙下霜夜下旅鴈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既官寺務煩簿領殷湊等張釋之條理同于公之明察雕龍之才木傳靈蛇之膏自高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於文諷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曉河未落拂桂棹而先征夕鳥歸林懸孤帆而未息足使邊心憤薄鄉思遭迴但離闊已久載勞寢寐佇聞還驛以慰相思與蕭臨川書曰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登舟已積殊足勞止解維金關定在何日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桂宮既啓復垂雙闕之宴文雅縱橫卽事分阻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想征蓬而結欵望挂席而露衿若使弘農書疏脫還鄴下河南口占儻歸鄉里必遲青泥之封且觀朱明之詩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岐路眷慨良深愛護波潮敬勗光彩梁元帝與蕭挹書曰闊別清顏忽焉已久未復音信勞望情深暑氣方隆恒保清善握蘭雲閣解緩龍樓允膺妙選良為幸甚想同僚多士方駕連曹雅步南宮容與自玩土衡已後唯在茲日唯昆與季文藻相暉二陸三張豈獨擅美比暇日無事時復會

廣勝有賦詩別當相簡但衡巫峻極漢水悠長何時
把袂共披心腹 梁劉孝標答郭時書曰聞君子舊
矣但人非豕鹿轉加蓬逝波駭雨散動間山川故無
由交羽觴薦雜佩睨浮雲以搔首臨清風而浩歌變
燐迴星亦云勞止 周王褒與周弘讓書曰嗣宗窮
途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南北殊方炎涼異
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
關敬承關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東陂之田鏹跡幽
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
九仙之方晚涉世途猶懷五岳之舉頃年事適盡容

人部

卷百四十一

十一

別下

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
陰暢日類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
陽北遊空思輦洛瀾陵南望唯見長安所貴書生之
竟還依舊里射聲之鬼無恨他鄉浮雲在天邈無由
矣會見之期長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 陳周
弘讓答王褒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沈
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來
書於窮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露膝
與弟分袂西陲言反東區雖保周陂還依蔣徑三荆
離圻一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

莫謂芝朮可求聊因採掇昔吾壯日及第當年俱值
邕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觴妙曲茲從坐無乏
夕晨玉歷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日翻覆波瀾吾已
惴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
胸臆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爾憂戚何為
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順享壽考黃髮猶冀蒼鴈頰
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但寄相思擲管操觚聲淚俱
咽 陳徐陵答尹義尚書曰別離三國雲雨十年心
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弟
留運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才實可傷歎吾崦嵫既

人部

卷百四十一

十一

別下

暮容鬢凋然風氣彌留砭藥無損追惟疇昔共備行
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管于
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龜見藏冰歸鴈銜蘆多歷寒
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
才骸骸之牛自保山於無用嗟余鄙陋未有龔生唯
歎吾賢不同遽暖爾夫推溝拯溺無切皇哀逸韻飄
鱗見優機覽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輜軒之使心期與
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伊昔梁朝共奉嘉
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閣庭奏歌鍾座延嬌聘賓客之
叙方於階阼日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卿關阻亂致

爾雅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韓宣慶至學孔類選翻
爾遲廻豈云鄰睦

○贈答類聚

毛詩曰無言不訓 又序曰周公乃爲詩以貽王名
之曰鴟鴞焉 又尹吉甫作頌曰其詩孔碩其風肆
好以贈中伯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
贈人以軒不如贈人以言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
於金石珠玉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
於鐘鼓琴瑟 莊子曰凡交近則相靡以信遠則忠
之以言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書者謂持燭者曰

人部

卷二百四十一

十三

舉燭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高明
也詳書 穆天子傳曰穆王饗西王母於瑤池之上上
賦詩往來辭義可觀 史記曰孔子適周見老子辭
去老子送之曰請送子以言詳別 漢書曰古者諸侯
卿大夫交接隣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
以喻其志 又曰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治私書
謝京師親故數百封親疎各有意詳書 文士傳曰桓
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年十二在座焉告客曰吾此
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
揚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即應聲答曰鮑英

人部

卷二百四十二

十四

歟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
美願降心有納以慰將命權大悅之 會稽典錄曰
陳業少特操沛國桓儼當世英俊後避地會稽聞業高
節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儼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
與業曰不因行李以係山陰白樓日從容養高動靜
履直季世多艱爰適樂土聞高風飢渴語言知乃深
隱邈然終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
哉 先賢行狀曰杜安入太學時號曰神童時貴戚
多有與書者不輒發常帶壁藏書詳書 荀氏家傳
曰荀勗蜀平之後遣使通吳司馬文王用公所作書

與孫皓報命和親王謂公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
勝十萬之衆也 文章叙錄曰杜華與母丘儉鄉里
相親故爲詩與儉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
也 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辭兮憐以遺夫美人

後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
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
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又答卜元嗣詩曰斌
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
誦以歸 魏王粲贈蔡子篤詩曰悠悠世路亂離多
阻濟岱江衡邈焉異處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魏徐

人部

卷一百一十

十五

魏徐

幹答劉楨詩曰與子別無幾所經術一旬我思一何
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朱夏
別草木昌且繁 魏應場報趙淑麗詩曰朝雲不散
久結成陰離群猶宿永思長吟有鳥孤栖哀鳴北林
嗟我懷矣感物傷情 魏繁欽贈柳公明詩曰瞻我
北園有條者桑遺此春景既茂且長氣氤吐葉柔潤
有光黃條蔓衍青鳥來翔日月其邁時不可忘公子
瞻旃敷名乃彰 魏程曉贈傅休奕詩曰芳芳獨夫
寂寂靜處酒不盈觴有不掩組厥客伊何許山巢父
厥醴伊何玄酒瓠脯 又贈傅休奕詩曰三光耀景

玉衡代邁龍集甲子四時成歲後代徐陳藻

元服初嘉萬福咸會赫赫應門嚴嚴朱戟揚揚

庭燎暫晷 魏邯鄲淳答贈詩曰我受上命來隨臨

當與君子處曾未盈其見召本朝駕言輒期羣子重

離首命于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答

之余惟薄德既苟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祀既庇西

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我在不俟瞻戀我侯又慕君

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王受

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易會

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實成山天休方

人部

卷一百一十

十六

魏徐

至萬福爾臻 晉張華答何劭詩曰良朋貽新詩示
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案於
今比園墟衰疾近瘳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把
一作杖臨清渠獨耳聽鳴禽 又詩曰駕言歸外庭放志永
發餘日取樂於桑榆 又詩曰駕言歸外庭放志永
棲遲相伴步園囿春草鬱以滋榮觀雖盈日親友莫
與偕怡物增隆思結戀慕同儕援翰屬新詩示歎有
餘懷 又贈華仲治詩曰君子有逸志棲遲於丘
仰陰高林茂俯臨渌水流恬淡養元虛沈精研聖猷
晉何劭贈張華詩曰四時更代謝萬物迭卷舒暮

春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涵仰觀嘉木敷在
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借黃髮逍遙樂書舉
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奚川遺形骸忘榮在得魚
晉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
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繼祀綿綿瓜瓞六
國互峙疆秦兼并吞滅四隅子嬰面觀漢祖應符作
醜靈獻微弱在涇則淪三雄隅足孫啟南吳南吳伊
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偽孫銜璧奉土歸
疆婉婉長離陵江而翔長離云誰咨余陸生鶴鳴九
臯猶載厥聲況乃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紫

卷百單

七

辛一作庭蕃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
云國官一作清塗攸失吾子沈然恬淡自逸廊廟惟
清俊又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羣龍光贊納
言優游省闕珥筆華軒昔余與子縉縉東朝脩日朗
月攜手逍遙自我一作離羣二周于今雖簡其面分
著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發言為詩望侯好音欲
崇其高必重其層在南稱柑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
頽不崩陸機答賈謐詩曰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
及羣后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在漢之季皇
綱幅裂雄臣騰一作驚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讓王

室王室之亂靡那不泯如彼隆景曾不可振乃眷
哲俾又斯民啓土綏難改物承天一作黃作告
豐獄訟違魏謳歌逼晉陳留歸藩我皇登廟廟賦稱
穎三江改獻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山纂戎于
魯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
比服符義訓遊跨三春情固二秋祗承皇命出納無
違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升降秘閣我服載暉孰云匪
懼仰肅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念昔良遊茲焉永
歎公之云感昭北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民之胥
好徇狂厲聖僕刑在昔子聞子命又答潘尼詩曰

卷百單

十八

於穆同心如瓊如琳我日東徂來餞其琛彼美潘生
實綜我心採子玉懷嚮爾惠音又贈馮文罷詩曰
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彼一作自
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又贈潘尼詩
曰水會於海雲翔於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
殊同升太玄舍彼玄冕襲此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
園靜猶幽谷動若揮蘭又贈從兄車騎詩曰孤獸
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難為心髣髴
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沈又
贈斥丘令馮文罷詩曰夙駕出東城送子臨江曲密

席接同志羽觴飛鄙渌登樓望峻阪時逝一何速
又贈紀士詩曰項侯豐價窈窕不自鬻有美蛾眉
子惠音清且淑修姱協妹麗華顏婉如玉 又贈顧
彥先詩曰清夜不能寐悲風入我軒立影對孤軀衰
聲應苦言 晉傅玄答程曉詩曰奕奕兩儀昭昭太
陽四氣代升三朝受祚濟濟羣后我我聖皇元服肇
御配天垂光伊周作弼王室惟康顯顯兆民蠢蠢戎
羶率土充庭萬國奉藩皇澤雲行神化風宣六合咸
熙遐邇同歡赫赫明明天人合和下罔遺滯焦朽斯
華矧我良朋如玉之嘉穆穆離離興頌作歌 又答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十九

贈答

程曉詩曰羲和運玉衡招搖賦朔旬嘉慶形三朝美
德揚初春聖主加元服萬國望威神伊周敷玄化竝
世霑天人洪厓歌山岫許由嗟水濱 晉傅咸贈褚
武良詩曰爰暨千楮惟晉之楨肇振鳳翼羽儀上京
聿作喉舌納言紫庭光贊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
實在江揚乃授旌鉞宣曜威靈悠悠遐邁東夏千征
又贈崔伏二郎詩曰英妙之選二生之授顯顯兩
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夷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
覆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
忠義形於辭古人辭讜豈不爾思 又答潘尼詩并

序曰司州秀才潘正叔識通才高以文學溫雅爲博
士余性直而處清論褒貶之任作詩以見規誼褒
之舉非所敢聞而斐然之辭良可樂也答之雖不足
以相酬報所謂蓋各言志也詩曰貽我妙文繁春之
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寔由樊
仲其德克明授此瓦礫願彼瑤瓊既非其喻聞寵若
驚 晉潘尼答陸士衡詩曰顧茲蓬蔚則根蘭陂膏
澤雖均華不足披逮春不茂木秋先萎子濯鱗翼我
挫羽儀願言難常載合載離昔遊禁闥祇畏夕惕今
放丘園縱心夷易口詠新詩日玩文跡子志耕圃爾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一

贈答

勤王役慙無琬琰以酬尺璧 又贈劉佐詩曰要言
將誰苦聊以貽友生念我二三賢規我無隱情 又
答楊士安詩曰逝將辭儲宮棲遲集南畿不悟百里
賤徒惜年志哀躊躇顧城闕怨戀慕端闥俊德貽妙
詩敷藻發清徽婉彼凝崇過感此岐路悲 晉張載
贈虞顯度詩曰嚮昔協蘭房縈絳在華年嘉好結于
素分若寮友前謂得終遐日綢繆永周旋吾子遭不
造遭閔丁憂艱仰我失良朋誰與吐話言一日爲三
秋歲光乃三年離居一何闊結思如廻川 晉石崇
贈東嶠詩曰久官無成績栖遲於徐方寂寂守空城

悠悠思故鄉惻惻二三賢身遠龍光攜手游四閭
遂登舞雩堂文藻鬱春華談話出蘭芳消憂以觴醴
娛耳以名姝博奕逞妙思弓矢威邊疆 晉司馬彪
贈山濤詩曰茗茗椅樹樹寄生於南岳上陵青雲覽
下臨千仞谷處身自孤危於何託余足 晉曹摅贈
石崇詩曰涓涓谷中泉鬱鬱巖下林泄泄羣翟飛咬
咬春鳥吟野次何索漠薄莫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
息有餘音臨看忘肉味對酒不能斟人言重別離斯
情効於今 晉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光不我與去
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駟摧雙轡何意自剛化為繞指柔 晉盧諶重贈
劉琨詩曰壁山識者顯龍因慶雲翔茨棘非所憩翰
飛遊高閣余音非九韶何以儀鳳皇新城非芝圃曷
由殖蘭芳 又答劉琨詩曰隨寶產漢濱擢此夜光
真不待卞和顯自為命世珍 晉束皙贈石季倫詩
曰深蒙君子眷雅願出羣俗受寶取諸懷所贈非珠
玉凡我二三子執手攜玉腕嘉言從所好企予結雲
漢聲風整輕翩因虛舉雙翰朝遊清渠側日夕登高
館 又答石崇詩曰昔我不造備嘗顛沛后土傾基
皇天隕蓋少懷蒙昧長無耿介遺訓莫聞出入靡賴

我舅敷命于彼徐方載詠陟岡言念渭陽乃沂洪流
汎身餘艗宵寢晨逝易路之長亦既至止願言以寫
爰有石侯作鎮東夏覽以撫戎從容柔雅我聞有言
居安思危位極則遷勢至必移上德無欲貴道不為
妙識先覺通夢自義竊視堂與欽蹈明規 晉摯虞
答杜育詩曰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龍躍頽象有聲彰
澈賴茲三益如琢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豈伊在
高分定傾蓋其人如玉美彼生芻鐘鼓匪樂安用百
壺老夫灌濯離羣索居懷戀結好心焉悵如 晉歐
陽建答束皙詩曰於鑠我舅明德塞違俾扞東藩在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徐之邳載播其惠載揚其威濟寬以猛方夏以綏光
啟先業增曜重暉咨余中人艱苦攸離過庭無聞頑
固匪移寔賴茲誨導之軌儀仰遵嘉訓俯蹈明規如
葛斯蔓如樛斯垂我遺君子仰之彌高巖巖其高卽
之惟溫居盈思冲在貴忘尊縱酒嘉燕自明及昏無
幽不妍靡與不論人樂其量士感其教 晉石崇答
束皙詩曰言念將別覩物傷情贈爾話言要在遺名
唯此遺名可以全生 晉杜育贈摯仲治詩曰之子
于歸言秣其駒矧乃斯人乃邁乃徂雖非顯庸餞彼
百壺雖非張仲將贈河魚人亦有言貴在同意雖非

翻飛曾未異林傾戀同枝增其慨心望爾不遐無金玉音 晉東坡答阮德猷詩曰友朋顧之貽我良箴玩之無致終詠斯音燕鳴在耳雖重不沈庶惠嘉謨高述可尋 宋鮑昭贈顧墨曹詩曰昏明易遠離會難揆雲微分西艫東軌 宋鮑令暉題書寄行人詩曰自君之出矣臨軒不解顏枯竹夜不發高門晝恒關帳中流熠燿庭前華紫蘭物枯識節異鴻來知客寒 又寄行人詩曰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 齊王儉贈徐孝嗣詩曰婉婉遊龍載遊載東靡雁行雲竝躍齊蹤無類不感有人部

卷一百一

三三

來斯雍之子云邁嗟我莫從歲云暮止述職戒行崇蘭罷秀孤松獨貞悲風宵遠乘鴈晨征撫物遐想念別書情 齊徐孝嗣答王儉詩曰書帷停月琴袖承颺結芳幽谷解珮明椒去德滋永懷德滋深行雲傳想歸鴻寄音 齊王融贈族叔衛軍詩曰台曜澄華鉉岳裁峻經天爲家麗地作鎮不器其德有斐斯文質超瑚璉才逸卿雲揮筆泉瀉動詠靈紛德馨伊何如蘭之宜貞筠抽箭潤磬懷山六樂畢該五禮備貫七訓是敷三英有榮惟且惟公惟公惟且 齊謝朓在郡呈沈尚書詩曰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况復

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高閣常書掩荒階少諍詞今簾清夏室輕扇動涼颺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基 梁簡文帝贈張綬詩曰儀表咸推挹情難窺踐既富垂帷學復折波濤辯綺思暖霞飛清文煥颺轉朱旗赫谷與雕榮紛曜煜波搖白鰓舟風動蒼鷹舳九疑勢參差江天相蔽虧三春澧浦葉九月洞庭枝洞庭枝裏娜澧浦葉參差芬芳與搖落俱應傷別離 梁沈約訓孔過通直懷達居詩曰閭闔既洞啟龍樓亦高闕兩宮集鸞步二闕引通籍伊爾事清塗紛吾供人部

卷一百一

三三

賤役 梁任昉答劉孝綽詩曰閱水既成瀾藏舟遂移壑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久敬類誠言吹噓似嘲謔兼稱夏雲盡復陳秋樹索詎慰羣嗟人徒深老夫託 梁劉孝綽答張左西詩曰相思如三月相望非兩宮持此連枝樹暫作背飛鴻若人惠思我摘藻蔚雕蟲仙掌方晞露靈鳥正轉風方假排虛嗣相與北山蒙 梁王僧孺秋日愁居客孔主簿詩曰首夏雲物善晝暑口猶清日華隨水汎樹影逐風輕依簾野馬合當戶昔耶生物我一無際人鳥不相驚儻遇北山北聊訪法喬卿 又寄何記室詩曰思君不得

見望望猶長嗟夜風入寒水曉露曉然花何山假日
御暫得寄風車 梁王鈞東陽還經嚴陵山假日
夫詩曰子陵釣高尚超然獨長往釣石宛如新故態
依可想 梁裴子野答張貞成詩曰匈奴時未滅
連年被甲兵明君思將帥方聽鼓鞀聲吾生恣逸翮
撫劒起征征非徒慕章季聊欲逞良平出車既方軌
絕幕且橫行豈伊長纓繫行見黃河清雖令懦夫勇
念別猶有情感子盈縮贈握玩以爲榮跂子振旅凱
金臺備勒銘 梁蕭子雲贈海法師還甌山詩曰真
心好丘壑偏悅幽棲人忽聞甌山旅萬里自相親次
入部 卷一百一十一 三五

如何附行旅願作野飛鳥飄然自輕舉 又贈吳筠
詩曰山桃落晚紅野族開初紫雲日自清明頗正齊
霍靡離念已鬱陶物華復如此 又贈吳筠詩曰遠
遊濟伊洛秣馬度清漳那那健美女豔色含春芳鼓
瑟未成曲踏屣復翔翔我本遊客子情愛在淮陽知
誰心不樂念舊苦人腸 又贈吳筠詩曰秋風度關
隴楚客奏歸音颯颯避霜葉離離出塞禽 梁何遜
落日贈范雲詩曰緣溝綠草蔓扶援雜花舒輕煙淡
柳色重霞掩日餘遙遙長路晚寂寂行人疎 又日
夕望江贈魚司馬詩曰淪城帶淪水淪水繁如帶日
夕望江樓耿耿青雲外城中多宴賞絲竹常繁會管
聲已流悅弦聲復悽切歌黛慘如愁舞腰疑欲絕仲
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早鴈出雲歸故燕辭簷別畫
悲在異縣夜夢還洛汭洛汭何悠悠起望登西樓的
的帆向浦團團日隱洲誰能一羽化輕舉逐飛浮
梁吳筠贈周典嗣詩曰昔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
輪玳瑁車紫轡連錢馬朝花舞風中夜月窺窗下想
君貴易朋居然應見捨 又答柳惲詩曰閒房肅已
靜落月有餘暉寒蟲隱壁思秋蛾繞燭飛絕雲斷更
合離禽去復歸佳人今何在迢遞江之沂一爲別鶴

弄千里淚沾衣 又謝郭將軍書 立名義我
亦倦晨征馬在城上蹀劍自腰中 自昔
塵壘抵驚顧君但銜酒深知有素誠 又謝
郎詩曰悵然心不樂萬里向悠悠凌朝思
杜若薄暮 導江州君任青門上我發霸陵
頭相思自有處春風明月樓 又謝周承不
值因贈此詩曰竹枝任風轉 蘭心逐風卷
青雲葉上開白露花中滋聞君入騎蹀
聊寄錦中書一隨平原客寧憶豫章徐 又
遙贈周承詩曰巨石亂天崖維樹鬱參差
伯魚留蜀郡長房還葛陂練練波中月亭
亭雲上枝高岑故人者無處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得相知 又周承未還重贈詩曰石渠聞無
人子雲今何在顧望獨凝憂銜杯竟誰待
散雪逐吹寒蓬姿浮霜采甘泉無竹花鵝
雛欲還海 陳江總遇長安使寄裴尚書
詩曰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北風尚嘶
馬南冠獨不歸去雲目徒送離琴手自揮
征蓬失處所春草屢芳非太息關山月風塵
客子衣 梁劭陵王贈言賦曰張雲麾問望
之美作牧南蕃維舟江漢留連飲餞發邁
有期會面無日依依別袂恨恨江干古人
贈別以言聊為贈言賦曰昔人有感於知
已深情投分如斯已矣相知勢利之間實
君子

之所鄙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 且夫直
終曾自聞其善始日踰久而益敬蓋一
人者兩語 同心面好會諒今古之
而請前況英聲與茂實乃絕後而光先
似臨澤而對鏡若披霧而觀天欽愛顧之
罔已良佩服之在旃資淑美之上才超羣
雄而獨峻德既深於萬頃墻有高平數
仞思若神而泉湧文如華而玉振伊薄軀
之固陋謬攝官於夏納知美錦之難裁處
禁絲而易結幸中途而遽止仰旌旆之
踟躕似德星之東邁類祥雲之西徂亟
留連於河渚或終宴於城隅嘗既延於賓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友權亦洽於僕夫嗟灰琯之易逝慨離
袂之云促惜日車之不駐恨流影之難
續觀善誘而不倦餐好音而未足佇浮
雲之可寄願無比乎金玉 梁張纘懷
音賦并序曰西平劭陵王以親賢近能
作蕃夏首下走叨竊時命驅傳湘羅久託
下風素蒙淑顧及塗經鄢郢淹泊累旬
君王彈隨珠於千仞乃貽之以麗則詩
曰懷我好音敢為懷音賦云爾伊宗周之
令望巡召南而述職襟帶鄢夏之鄉宣
條江漢之域服詩書於懷袖抱仁義於
智臆總九德以棲身橫四溟而撫翼循
微躬之末迹謬馳傳於衡嶽由洞庭而
左轉指

人部

卷百四

三十一

贈

而爲期仰芳塵於夏路將近而獨憐陵後以過驚舟望浦而倦遲自清光之入既逾一紀以歷茲敢憑情於往昔逢君恩之未遣陪佳苑之良遊接蘭臺之高會既醉酒以飽德亦傾羞而緩帶感平原之愛客傷岐路之難留戀西園之餘賞泣南浦之徂舟結煩言於將贈情有重乎琳球顧龍門其不見過夏首而西浮車服義之未沫長寄言於還郵梁陸倕感知已賦贈任昉曰夜深旦而不寐獨匡坐而怨咨命僕夫而夙駕指南館而爲期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既耳聞而存口又目見而登心似臨淄之借書類

人部

卷百五

三十一

贈

勁白露變而爲霜歲忽忽而道盡憂與愛兮未忘落莖於虛室聽鶡雀於枯楊怵懣懣其誰語獨撫抱而增傷託異人以蠲憂賴奇文而愈疾索黃瓊之寄居造安仁之狹室車出門其已歎無論衎衎與促膝警鄒子之吟松故未寒而能慄徒納壤以作高陋吞丹而爲囹圄值墨子之愛兼逢太丘之道廣陪九萬以齊征激三千而同上識公沙於杵臼拔孝相於無名非夫人之爲感孰云感於余情指北芒以作誓期懣懣於佳城梁任昉答陸倕感知已賦曰原知已之時義故相知之信然乃貪廉之異貫忝勇怯之相懸貪在物而成累怯在我而可甄既自得於爲御又甘心於執鞭矧相知其如此獨攬涕而潺湲雖有望於已知更非謂其知已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卿緬風流與道素襲袞衣與繡裳逮伊人而世載並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載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之取譬非升斛而能量世方峙於東嶽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忘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清壑之能衣既繇藉其有餘又澹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伏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臺而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羣

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其郭願平黃帷探三詩於
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聲
時坐睡而懸梁裁據梧而錐帽唯忘年之陸子定一
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
無涯終長動於短生饑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
予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
萬類關求千里懸渴言象可廢筌蹄自默居非連棟
行待舟車冬夜不長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
我未捨駕子已迴輿中飲相顧悵然動色邦壤雖殊
離會難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以膠投漆

卷首望

三

中興更豈能識
後漢崔瑗與葛元甫書曰今遣奉書錢千為贄并
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後漢馬融與竇
伯衡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跡歡喜何量次於面
也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三十
二言耳 後漢延篤答張負書曰惟別三年夢想言
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可
言 後漢張負與陰氏書曰篤念既密文章燦爛名
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淪不離于手 晉庾冰與
王羲之書曰得示連紙一丈致辭一千祇增其數耳

了無解於往懷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二

明東吳俞安

明雲間姜雲龍校訂

人部二十二 言志

○言志 藝文類聚

尚書曰詩言志 禮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

所至樂亦至焉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

爲志發言爲詩 論語曰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

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

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

人部 卷二百四十二 言志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又子曰飯蔬食飲

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 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

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 又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

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

飢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

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童願

爲小相焉爾何如鼓瑟希僂爾舍瑟而作對曰異

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乎

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家語曰孔

子北遊登于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四

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

其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

鐘鼓之音上振於天旌旗續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

而敵之率旗執鉞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

人部 卷二百四十二 言志

曰勇哉子貢曰賜願使齊楚合戰兩壘相當旗鼓相

望埃塵連接促刃交兵賜着綈衣白冠陳說其間推

論利害二國釋患惟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

曰辯哉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

而治以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

遵之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洫不越鑄兵以爲農器放

牛馬於原藪室家無怨曠之恩千載無戰鬪之患則

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憮然曰美

哉德也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焉

孝經鈞命央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

耕於壘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乎涉太息曰嗟乎燕雀焉鴻鵠之志哉漢揚雄自叙曰雄為人簡易佚宕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東觀漢記曰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惡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甚感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後漢書馬少遊謂其從兄人部
卷一百四十二
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又曰馮衍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其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傭書乃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後果立功封定遠侯又曰梁竦字敬叔自負其才爵爵不得

其意登山遠望嘆息曰大丈夫生當封侯以當廟食如不然閑居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又曰仲長統字公理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不受當世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張璠漢紀曰孔融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賓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吳書曰鄭泉性嗜酒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肥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儘即任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晉中興書曰畢卓為吏部郎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言志二
案本作志節
棄繻漢終軍字子雲西游入關關吏受軍繻軍曰夫出關關吏曰此不徒還遂棄繻而去後拜謂者持繻前棄繻生也擲版過後漢逢明給事縣為亭長時縣大夫安能為後不奪匹夫不無時後漢趙岐字邠遂之長安學焉後不奪匹夫不無時後漢趙岐字邠岐有死無時命也奈何後疾廖仕至太僕岐本名嘉隱以求志隱居以言以足志知不言誰焉知鴻鵠之志下從斗符郭泰字林宗世貧賤母令給事縣庭遂就學澄清之志後漢以范滂為詔使攬轡卿相之

盟使吳起出衛郭門與毋訣搗臂而盟曰宰天下之
 志漢陳平少時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謂陳孺
 遂定子曰善爲宰乎曰使宰天下亦如之後漢用其策
 天下掃天下之心後漢陳蕃字仲舉室有蟬不除聞
 常掃天下安能事勤曰孺子何不掃灑答曰大夫
 一室乎物大奇之過橋而題果乘駟馬漢司馬相如
 北有昇僊橋相如往長安乃題橋柱曰丈人入關而歎
 夫不乘駟馬不復過此遷中郎果如志
 終擁使車漢郭丹字少卿入關而歎曰不乘使者希
 顏之志 慕蘭之誠 大志遠畧 砥礪名節 子
 有四方之志

歸後漢傳毅迫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曷日月逾邁豈云旋復於穆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光其

人部

五.

— 114 —

則咨予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列於茲以墜於戲君
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眇茲暇日 魏曹植矯志詩
曰芝桂雖芳難以餌烹尸素位餐難以成名磁石引
鐵於金不連大朝舉士愚不聞焉 又矯志詩曰抱
壁塗乞無爲貴寶履仁遭禍無爲貴道駕雛遠害不
羞卑栖靈虬避難不耻汙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
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萬邦作乎逢蒙雖巧必
得良弓賢王雖智亦待英雄螳螂見歎齊士輕戰越
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驢世僞知賢覆之疇之順
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闔舌爲發機門

機之開枯矢不追 又曰慶雲未時興雲龍潛作魚
神鸞失其儔還從燕雀侶 阮籍詠懷詩曰天地烟
煇元精代序清陽曜靈和氣容與於赫帝朝伊衡作
輔才非允文器非經武適彼沅湘託介漁父優哉游
哉爰居爰處 又曰月明星稀天高地寒嘯歌傷懷
獨寤寐言臨觴拊膺對食忘餐世無萱草令我哀歎
又曰河上有丈人緯蕭葉明珠甘彼梨霍食樂是
蓬蒿虛豆効續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傍夕墜
橫街隅歌笑不終宴俛仰復歛歎鑒茲二三者憤滿
從此舒 又曰幽蘭不可佩朱草爲誰榮脩竹隱山
本部 卷百四十一 六 言志
陰射于臨增城 又曰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
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
舞曲未終秦兵復已來 又曰木槿榮丘墓煌煌有
光色白日頽林中翩翩零路側蟋蟀吟戶牖蟋蟀鳴
荆棘蟬蛸玩三朝采采循羽翼 又曰一日復一日
一夕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魂自飄淪臨觴多哀楚
思我故情一作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 又曰
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翩臨長風須臾萬里逝
朝餐琅玕實夕宿丹山際一作託抗 身青雲中網羅不
能制豈與鄉曲士携手共言誓 又曰鸞鳩飛桑榆

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人羽翼不相宜招搖安可翔
不若栖樹枝下集蓬蒿一作問上遊園雖但爾亦
自足用子爲追隨 又曰嘉樹下成蹊東園桃李
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又曰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
焉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露野草 又曰平生少年
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
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
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又曰步
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採薇士上有嘉樹林良
入部 卷一百四十一 七 言志
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
鴈飛南征鵠鳴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
又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
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世同
一時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又曰徘徊蓬池上
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濟茫茫 又曰寧與
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途將安歸 又
曰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
沈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用慰我
心 又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夕

宿瀟湘此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 又曰夜中不
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
外野翔鳥歸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晉張
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
舉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
慧暉光日新 晉傅玄雜詩曰閑夜微風起明月照
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厨人進藿茹有酒不
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雖高堂於我賤
蒿萊 晉張翰詩曰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
若總翠黃花如散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又
入部 卷一百四十一 八 言志
因東鄰有一樹三紀栽可拱無花復無實亭亭雲中
竦陳禽不爲巢短翮莫肯任 又曰忽有一飛鳥五
色雜英華一鳴衆鳥至再鳴衆鳥羅長鳴搖羽翼百
鳥互相和 晉張協詩曰銑甌夸瓊璠魚目笑明月
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
又曰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折衝罇俎間制勝
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宋謝靈運憶山
中詩曰採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
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歎 又曰韓亡子房
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宋謝惠

連詩曰夕坐苦多慮行歌踐閑中房櫳引傾月步檐
結春風 宋鮑照雜詩曰十五諷詩書猶翰靡不通
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視君子論預見古人風
兩說窮舌端五車推筆鋒羞當白璧賦耻受聊城功
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珮纓年染卷帙奉盧弓
始願力不及安知命所終 齊謝朓冬緒羈懷詩曰
去國懷紅園入遠滯城關寒燈耿宵夢清鏡悲曉髮
風草不留霜冰池共如月 梁江淹效阮公詩曰歲
暮懷感傷中夕弄清琴及及曙風急團團明月陰愁
雲出北山宿鳥驚東林誰謂人道曠憂慨自相尋寧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九

言志

知霜雪後獨見竹柏心 又曰十五學詩書顏華常
美好不逐世間人關雞東郊道富貴如浮雲金玉不
爲寶一日鷗鵠鳴嚴霜被勁草志氣多感失泣下霑
懷抱 又曰夕雲映西山嚙碎吟桑梓零落被百草
秋風吹桃李君子懷苦心感慨不能止駕言遠行遊
驅馬清河涘寒暑更進退金石有終始光色俯仰間
英豔難久恃 梁吳均詠懷詩曰僕本報恩人走馬
救東秦黃龍暗迢遞清泥寒苦辛野戰劒鋒盡攻城
才智貧唯餘一死在留持贈主人 又曰元淑勢位
卑長卿官情寡二項且營田三錢聊飲馬懸風白雲

上挂月青山下心中欲有言未得忘言者 周庾信
詠懷詩曰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蕭索無真氣昏
昏有欲心涸鮪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
竹且悲暗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又曰無悶無
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千年水
未清一代人先改昔說東陵侯唯見瓜園在 又曰
嶠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殊可吐寧知炭欲吞
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王孫
無因同武騎歸守灞陵園 又曰周王逢鄭忿楚后
值秦冤梯衝已轢列冀馬忽雲屯武安檐瓦振昆陽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二

十

言志

猛獸奔流星夕照境烽火夜燒原古獄饒冤氣空亭
多枉冤天道或可問微子不忍言 又曰蕭條亭障
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
武塞水送荆軻唯言氣盡世晨起帳中歌 隋顏之
推古意詩曰十五好詩書一十彈冠仕楚王賜顏色
出入車華裏作賦凌屈原讀書誇左史數從明月譙
或侍朝雲祀登山摘紫芝泛江採綠芷歌舞未終曲
風塵聞天起吳師破九龍秦兵割千里狐兔穴宗廟
霜露霑朝市壁入邯鄲宮劒去襄城水不復殉陵墓
獨生良足耻悵悵思舊都惻惻懷君子白髮關明鏡

夢後及余齒 又曰寶珠出東國美玉產南陽隋侯
曜我色下氏飛玉聲已加明稱物復節交光名曜龍
旦夕駭曰虹朝暮生華彩燭兼乘價直車城常悲
黃雀起毋畏靈蛟迎千刃安可捨一毀難復營昔為
時所重今為時所輕願與濁泥會思將垢石并歸真
川岳下抱潤潛其榮

後漢馮衍顯志賦曰馮子以大人之德不碌碌如
玉碌碌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合道翔翔與時變
化夫豈守一節哉上隴阪騰高岡遊精宇宙流目八
紘眇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廣命篇曰顯志云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言志

開歲發春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
豐兮徘徊鎬京凌飛廉而太息登平陽而懷傷悲世
俗之險阨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
而飛揚陟九嶷而臨截薛聽涇渭之波聲歲忽忽而
日邁兮壽冉冉而不與耻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
窮處陟隴山以踰望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竝興
兮情惆悵而增傷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維綱
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高吾冠之岌岌兮
襲吾珮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嘉
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

與身其孰親 後漢班固幽通賦曰系高項之玄關

今氏中葉之炳靈飄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礪聲
皇千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現堯堯與神交兮
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覩幽人之髮孺惟
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屯遭與塞運兮何
艱多而智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鸞
孤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訛兮孰云
豫其終始雖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
于由吉兮王廙慶於所感叛迴冗其若茲兮北叟願
識其倚伏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誥妣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二

言志

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
同源而分流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
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三仁殊而一致兮夷
惠異而齊聲木偃息以藩魏兮中重疊而存荆紀焚
躬以衛上兮皓願志而弗傾俟草木之區別兮苟能
實其必榮要殘世而不朽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
紘覆兮實匪謀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
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
麟兮漢寶祚于異代 魏曹植玄暢賦曰夫富者非
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

性命以殉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旨楊墨殊義聊作斯賦名曰玄暢夫何希世之大人登天壤而作事該仁聖之上義據神位以統方補五帝之漏目綴三代之緇綱饒余生之倖祿造九二之嘉祥上同契於稷卨降令類於伊望思薦寶以繼佩怨和璞之始鑄思黃鍾以協律怨伶夔之不存考所圖之莫合悵緼結而延佇志鵬舉以補天蹶青雲而奮羽舍余駟而改駕任中才之展御望前軌而致策顧後乘而安驅匪遲道之短脩取全真而保素弘道德而爲宇樂無怨以作藩播慈惠以爲圃耕桑順以爲田不媿景而慙魄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七

言志

信樂天之何欲逸千載而流聲超遺黎而度俗又幽思賦曰倚高臺之曲岵處幽僻之閑深望翔雲之悠悠羌朝露而夕陰頹秋華之零落感歲暮而傷心觀鰥魚於南沼聆鳴鶴乎北林搦素筆而慷慨揚大雅之哀吟仰清風以歎息寄予思於悲弦信有心而在遠重登高以臨川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魏劉楨遂志賦曰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拔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馬于路役車低昂愴悵悵切我獨西行去峻溪之鴻洞觀日於朝陽釋叢棘之餘刺踐慣林之柔芳噉玉漿以曜目餐日

華以舒光信此山之多靈何神分之煌煌聊以遊觀周歷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陰磷磷礧礧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業必結根於仁方稍吳夷於東閭聖靈臣乎南荆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繁而不行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漠以無爲玄道穆以普將翼僞又於上列退以陋於下場襲初服之蕪蕪託蓬蘆以遊翔豈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魏丁儀厲志賦曰覽前志而博觀求余心之所安雖疲驚而才弱敢舍力而不攀懿躬稼之克在賤善射而隕殘美首陽之遺輿憎千駟之餘訓宗令藏之偉節薄鼎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二

古

言志

角之自千嘉法言之令揚悼說難之喪韓鑒登陵之敗績顧清道以自閑瞻元龍而懼進退廣志於伐檀雖厚德而祚甲猶不忘於盤桓薰以芬香而自燒兔亦取斃於蒙翰援大雅以爲戒眺龔勝而自歎嗟世俗之參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固眞僞以紛錯穢杯孟之周用令瑚璉以抗閑恨騾驢之進庭屏騏驎於清聲疾青蠅之染白悲小弁之靡託惡晨婦之蒙厚痛三代之見薄惟受性之樸拙亮未達乎測度顧鍾子之既沒牙嘜絃而不作敦三思之彌憤動循牆之茲恪勉夕改以補朝履日新而悔昨魏

韋鑒叙志賦曰胤鴻烈之末流蒙祖考之餘德奉過
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稼遂能辨乎
裁麥自弱冠而立朝無匡時之異才每寧寐以歎息
思損已而降階遭大魏之革命圖羣士於行職雖固
陋之無川猶收錄而序飾歷文武於機衡擁大璫於
帝側隨倫儕以按牒乃剖符而封殖顧儀服而增憤
心夕惕以愧庶蒙聖皇之宏恩過待罪於卿士奉朝
請於朔望恭禋享於郊祀念余年之冉冉忽一過其
如馳微奇功以佐時徒曠官其何爲匪遂讓之足殉
信神氣之稍衰將訴誠於明后乞骸骨而告歸

人部

卷二百四十二

十五

信志

夏侯惇懷思賦曰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
縱慾以求歡苟抑沈以避免嗟聖王之制作所以貴
夫善善信循道以從法何世路之迤蹇始潔操以迄
今每適道而靡違思典言以攝事弗履過而循非恒
戰戰以矜慄杜微釁而防微歛規節以踐跡冀天監
之佑誠勤恭肅以端厲常苦心而勞形桑榆掩其薄
沒既自首而無成世務多故吾固甘夫無爲名不足
以爲尚空夢穢以自卑永無事以安神故幸歿之無
知 晉臧據表志賦曰據泰職門下在帷幄之末與
羣士叙齊登玉階待日月久矣出爲冀州刺史犬馬

戀主既有微情且志之所存不能無言因而賦之曰
過承嘉惠親身泰晨俯臨丹墀仰承三辰當樂夏之
凱南蒙朱陽之和仁接鳴鶴之重冀因神虹之光鱗
浮眇末之纖質濟吾身於天津邈虛廣之所涉階多
士之遺塵登九垓之虛帆觀汗漫之威神情飄飄而
凌雲意夢弔于真人扶搖薄於懸圃增城辭以嗟峨
被羽衣之飛飛握若惠之芳華蹈糾紛之絕軌攀大
椿之疎柯意翹翹而慕遠思濯髮於天波悲落葉之
思條情戀戀於吳峇懷聖德之弘施情慘切而內傷
感有莘之滕臣願致主於陶唐 晉潘尼懷恨賦曰

人部

卷二百四十三

十六

信志

伊嚳昔之懷憤思天飛以遠迹望循塗而投軌遡朔
風以理鬪冀雲霧之可憑希天路之開闢何時願之
多違奄就騎以服役闕吳城之峻岨畏鹽車之嚴筴
嗟遊處之弗遇奚憐忙之難任肯宇宙之寥廓羅網
罟之重深常屏氣以歛迹焉遊豫以娛心傳釋板以
亮殷望投竿而相姬窮獨善以全質達兼利以濟時
時安志於柱史由抗迹於嵩箕理殊塗而同歸雖百
慮其何思敢因虛以託談遂逡巡而造辭 晉傅咸
申懷賦曰何天施之弘普厠九礫於瓊瑛備東宮之
妙選奉儲君之聖明穆穆清禁濟濟羣英鸞翔鳳集

矜儀上京芬芳並發我穢其馨德音先宜我累厥聲
豈伊不媿顧影態形雖自百於殞越懼恩隆而命輕
命既輕而才下諒無補於明時寒賢哲之顯路而塵
損之日滋匪耽榮而忘替實結戀之有違忍厚顏於
寮類甘獲戾而受譏不悟皇恩之彌崇授大縣乎近
畿畿云近而防遠情眷眷而含悲悲惻兼懷憂慮寔
深雍可南面千載瞻心微微小子斯之莫任莫斯之
任求仁在我將反初服早志訓雅盡烏鳥之至情竭
歡敬於膝下進抗疏以歸誠退抽簪而脂車庶所乞
之克從永收迹於蓬廬 晉曹摅述志賦曰慕浮雲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七

言志

以抗操耽節食之自娛美自陽之皎節歎南山之高
疏哀夫差之淵感詠楚懷之失圖悲伍員之沈淖痛
屈平之無辜嘉沮溺之隱約羨接輿之狂歌顧大雅
之先智緯明哲之所經微見機而遂逝比舍生而親
名道殊塗而同歸要踰世而竝榮舜拘於焚廩孔
怵惕於陳匡紛迫蹙之若斯何遭運之可常情慨愴
以回迷安乘雲而飛颺駕麟鳳之靡靡截龍旂之泮
泮周九州而騁目登四岳而承望水卑品而砥礪奮
羽儀而翔翔彼蘭芷之芳華帶鍾山之玉英飾吾冠
之岌岌美吾佩之玲玲悲感衰之遞處情悠悠以紆

結隨宜草以掩淚曾 歡曲九咽 晉陸機述志賦
曰昔作家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
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
家系此而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
而泛濫表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
和惠欲靡前人而優游清典淵幽通矣班生彬彬切
而不絞表而不怨矣崔蔡冲虛溫敏雅之屬也衍抑
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余
備託作者之末聊復川心焉武定鼎于洛汭胡受罪
於汝墳繇鳴鳳於百祀啓敬仲乎方震荷天光之所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二

六

言志

炤豈舜族其必陳厭禪祀於故墟饗禴祭于東鄰禰
八葉而相茂舞九韶乎降神系姜叟於海曲表滄流
以遠宸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冒匪世祿之敢
懷傷茲堂之不備理或睽而後合道有夷而弗順傳
栖巖而神交伊荷鼎以自進蕭綢繆於豐沛故攀龍
而先躍陳傾覆於楚魏亦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伏
劍魏和戎而擁樂彼殊塗而竝致此同川而偏溺禍
無景而易逢福有時而難學惟萬物之運動雖紛紜
而相襲隨性類以曲成故圓行而方立要信心而委
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運新曲於故聲任

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又懷土賦曰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而街委巷不與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昔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仁墟遺舊川以葺宇被蒼林而下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綢繆而莫覩徒佇立其焉屬感亡景於存物慨隕年於拱木悲顧眄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於江介寄瘞貌於海曲玩通川以悠想撫歸塗而躑躅伊躑躅之徒勤慘歸途之良難慙栖鳥於南枝弔離禽於別山念庭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九 書志

樹以悟懷憶路草以解顏甘蕞余於飴此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梁元帝玄覽賦曰歲次旃蒙月建司空變裂賓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寒帷九水作牧三宮乃叶衡而言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唯地爲厚唯王國之興義皇之握鏡寶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惟天縱於副后踰落前而爲首既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爾其湘水之東卽我龜蒙魏正元而分邑吳太平而定中鎮嶺山之崔嵬傍龍迹而穹窿將遊目於五湖乃覽於姑蘇臨閭門之跨水聳重闕而開都觀泉

亭之涌波崖巍巍而我張素蓋而繁洲噴馳白馬而赴江淹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狀猶在督護之門不修詳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光都平陽舜在冀方商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黃旗紫蓋域中爲大天地之所合風雲之所會爰八命而建旗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鞭於龍角覆綬幕於熊車經釣臺而南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爲黃塵之一丘臨章華而留眄見舊楚之悽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渚宮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達交近高門接連入腰水心之劍家給火耕之田爾乃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二十 書志

樹之榛栗椅桐梓漆三巴黃甘千戶朱橘矧高晏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綿駒蘭缸夕然合璧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奉信耳而入朝驅駿駟而乘輅既總司於戎旅亦兼節於豐貂幼墳藉以日娛迄方今而不渝平氣之英之簡懸針倒列之書揚河獻之留真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之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際戶隔而長望混木鴈而兼陳嗟今來而古往聊絕筆於獲麟又言志賦曰天文既表人文可觀知百代之未易信握鏡之云難差立極而補天驗壁合而珠連

有忠義之八索稱朱襄之五絃聞夏王之鑄鼎市農
皇之播田雖車軌之未同豈彌媿於棟隆哉封豕於
海內斬長狄於區中懷宿昔之瑱璫並來遊於苑囿
悲元瑜之已逝歎靈光之獨存想延賓於北閣因竊
酒於南軒聞鶯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以有尚於
清靜叨再入於鄢郢東窺文命之穴南望鴻崖之井
遂撫運而登楸諺垂旒而卷領雖有愧於前英每求
衣於朱明召司烜而照夜觀執珪而清庭誠雖休以
勿休寔言酒之忘憂絕何楊之妙舞廢綿駒之善謳
彼知止與知足復何營而何欲柱何用於黃金案寧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三

意

勞於青玉爾乃高步北園用蕩翫煩桂偃蹇而臨棟
石穹隆而架門對灌木之脩聳觀激水之飛奔澗不
風而自響天無雲而晝昏聞賓鴻之夜飛想過沛而
霜衣况登樓而作賦望淮海而思歸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
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
除之獄在關耳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
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
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虧杯酒接殷勤之餘歡今舉
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

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
軍士卒無不起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愚以
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
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亦足以暴於天下也適會召
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
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
遊說遂下於理奉拳拳之忠終不自明交遊莫救視
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
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二

三

意

不然乎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僕之不得已乎
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鄙沒世而
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
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
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膾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僕
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
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欲以究天
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通邑大都則僕儂而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
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漢楊惲報孫會宗
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
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
以宣德化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
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
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
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
以忘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王士禛

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灌田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議議也田
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地能
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種豆一頃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
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賣遂什一之利下
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
靡尚何稱與之有道不同不相爲謀今予尚安得以

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季重
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
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
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琴間設終以博
奕高談娛心哀華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
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
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
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
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
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羣賓紀時景風扇物天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二

王士禛

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遨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
以啓路文學託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
何 又曰昔日遊處行則連輿立則接席何曾須臾
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
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
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
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黃壤可復
道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拭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志
意何時復類往昔邪已成老翁但未白頭爾 魏曹

植與吳質書曰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宴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笳蕭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翔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作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若吾子之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濶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逸良無田緣 魏吳質答太子書曰奉讀手命追亡應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山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徐陳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謂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輳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矣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威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節阮陳之流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二

三十二

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撰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 又答曹植書曰信到奉所惠脫發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迤邐也奉至尊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關排金門升玉堂伏櫺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泄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効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襟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授印釋轍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威德之所昭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微二八迭奏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坐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顧肅慎使貢其枯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

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 晉羊祜從弟書曰昔
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大命既降唯江
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愚朝
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
已朽老既定邊事常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
側為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
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以責邪疏廣
吾師也聖王明恕當不奪微志爾 晉劉琨答盧諶
書曰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
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當檢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主

高士

括遠詠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由
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譸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
親友凋殘塊然獨處愧憤雲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
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推終身之積慘求
數刻之雙歡譬由疾疹彌年而欲以九銷之爾夫才
生於世而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郭握夜
光之珠無緣得玩於隨堂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
之但離索之日不能不以悵恨爾 齊謝朓與王儉
書曰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闕景山整凌氣
風霞次則投繯拾藥鬱為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

功振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傑之士也自茲
已降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無顯晦若桓譚之
寒俗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
寸之情喪不訐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高任
長之淹梓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純
神絕景狗物傷意其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嚮
咫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暖然揣而論之寔山河之
不肖者也 梁簡文帝答徐摛書曰山濤有云東宮
眷德而已但今與古殊時有監撫之務竟不能黜邪
進善少助國章獻可替不仰裨聖政以此慙違無忘

人部

卷一百四十六

主

高士

夕惕驅馳五嶺在戎十年險阻艱難備更之矣觀夫
全驅具臣刀筆小吏未嘗識山川之形勢介冑之勤
勞細民之疾苦風俗之嗜好高閣之間可來高門之
地徒重玉饌羅前黃金在握足訾粟斯容與自喜亦
復言軒義以來一人而已使人見此良足長歎 梁
王僧儒與何遜書曰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
恨且或吟詠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
寒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
腰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
蓋困在不食迫於饑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

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
矢授燕偃息潘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
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勳景鍾錦
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
及除舊布新清暑方旦抱樂衛圖訟謳有王一日陪
武帳仰文櫺備明佚之枉下充綴朱之席上入班九
棘出專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
薄牆高塗遙力躋司隸懷懷思得應弦響懸厨之獸
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
次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言志

江琰書曰猥惠嘉音用蠲疾首發爾伸紙朗若披雲
等嶰谷之清音比洞庭之高曲辭則美矣而擬其非
倫譬量海鳥以醇醪嘉膳栖林枕以崇極曾拱苟非
其實立有驚怖况復以一離訴棄賓賓淮然豈復能
使一寄可輕八厨斯引且登清漢乍棄汗筆影析
支爭塗再揖其或躡林卧石籍卉班荆不過田唆野
老漁父樵客酌醴焚枯鳴鳴相勞藁藁含糗果然滿
腹寧有幡旗貴客車馬大賓獻書盡先賢之德作頌
聲前皇之美豈不俯拾青紫坐享大夫况復詠高梧
人部 卷一百四十一 三十一 言志

明東吳俞安期集纂

明東海范 訥校訂

人部二十三

行旅 遊旅

○行旅 藝文類聚

爾雅曰征邁行也 易曰天行健 又曰牝馬地類

行地無疆 又曰利有攸往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

咷 毛詩序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

彷徨而不忍去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曰周公

東征三年而歸曰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

人部

卷一百三

行旅

雨其濛 又曰我行其野芄芃其麥 又曰惠而好

我攜手同行 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左傳曰

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又曰先

王北征五年歲襲其祥祥習乃行 又曰行李之往

來其具資糧屨屨其可也 又曰凡公行告于宗廟

以則飲至會簡策勳焉禮也 又曰君行師從卿行

旅從 又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 禮記曰行則有隨立則有序行則

無隨則亂於行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

山方明為馭昌禹參乘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

牧馬童子問塗焉 又曰黃帝遊乎赤水之池登于

崑崙之丘 又曰適百里者縮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 家語曰齊人歸女樂魯君觀之三日不朝孔子

遂行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絕潢水西征賓于王

母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 史記曰禹乘四載隨

山刊木山行乘櫟泥行乘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

又曰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關關令尹喜

曰子將隱矣喜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 又曰秦始皇

皇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丹陽至錢塘

臨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徧海北至瑯邪

人部

卷一百三

行旅

漢書曰武帝行幸雍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

而還 又曰行幸至甘泉宮賓禮外國客又行幸東

海獲赤鴈 又武帝南巡至盛唐祀虞帝於九疑登

天柱山自潯陽浮江斬蛟江中遂北至瑯邪徧海而

還所過禮祠名山大川 又曰張騫為郎募使月支

匈奴留之十餘年審持漢節不失西走大宛抵康居

傳至大月支主從月支至大夏窮河源廣地萬里九

譯至殊俗威德通于四海 楚辭曰怨秋之為氣

也慘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行旅二帖

犯霜露以遠行適莽蒼
果然飽也但矣何之
則曰勞勞之征馳騁
行不知其期必有力
哉不知其期必有力
視河決請治五日
吾聞莊行千里不
遠遊子悲故鄉窮
征夫捷焚次喪僕
于消後婦歎于室
中露高蹈之歌
臣幸若羈旅之情
人部 卷五
行客順彼長道于
之勞順彼長道于
處靡所底戾四方
及匪居則寧朝冒
叱咤手苦乎纒
偃薄道長不出
古詩曰驅車遠行
風搖百草所遇無
漫漫秋夜長烈烈
俯視清水波仰看
人部 卷五
顧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
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
出北門遙望河陽城魏曹植
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
悲風動地起又曰游魚潛
嚴霜結今來白露晞魏阮
日苦清涼客子易為感此用
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
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
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
人部 卷五
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
諸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
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
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
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晉陸
長路嗚咽辭客親借問子為
北渚遺思結南津又曰遠遊
振策臨崇丘按轡遵平莽夕
又尸鄉亭詩曰東遊觀華洛
長柯寒木入雲烟發軔有風
人部 卷五
子 209-610

方生還都帆詩曰高岳萬丈峻長湖千里清白沙窺
年潔林松冬夏青水無暫停流木千載貞窟言賦
新詩忽忘羈客情 晉成公綏詩曰洋洋熊耳流魏
魏伊闕山高岡嵒崔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
禽何翩翩遠涉許穎路顧思邈綿綿鬱陶懷所親引
領情緬然 宋陶潛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曰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
扣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
宋謝靈運七里瀨詩曰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 又初往新安桐廬口詩

人部

卷五

行旅

曰感節良已深懷古亦云思不有千里棹孰伸百代
意既及冷風善又卽秋水駛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
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意 又夜發石關亭詩曰
隨山踰千里浮谿將七夕鳥歸息舟楫星闌命行役
亭亭曉月映冷冷朝露滴 又從臨海王西鎮發新
亭詩曰客行有苦樂但問客何行攀龍不待翼附驥
絕塵冥梁瑋分楚牧羽鶴指全荆孤兔懷窟志犬馬
戀主情 又登黃鵠塢詩曰適郭無東轅適夏有西
浮三崖隱丹墀九派引蒼流淚竹感湘別荆珠懷漢
遊 齊孔稚圭旦發青林詩曰孤征越清江遊子悲

路長二旬倏已滿三千眇未央草雜今古色巖巖冬
夏霜寄懷山中舊舉酒莫相忘 齊劉真上湘度華
岳磯詩曰茲山挺異萼孤起秀雲中陂池激楚浪紛
紜絕宛風煙峰晦如畫寒水清若空頤頤鴈舞白流
亂葉飛紅 梁孝元帝經巴陵行部伍詩曰涉江望
行旅金鉏間絲杼水際含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條恒
拂岸花氣盡燠舟叢林多故社單戍有危樓 梁范
雲述行詩曰振策出燕代驅車背朔并翩翩朱蓋轉
蕭蕭良馬鳴 梁江洪詩曰日沒風光靜遠山深無
雲潮落晚洲出浪罷沙成文挾琴上高岸望月彈明

人部

卷五

六

君去家未千里斷絕怨離羣 梁吳筠酬鮑叢詩曰
振棹出江湄依依望九疑欲謁蒼梧帝過問沅湘姬
折荷縫作蓋落羽紡成絲吾行別有意不爲君道之
又憶費昶詩曰皎皎日將上獵獵起微風山沒清
波內帆在浮雲中直趨珠星北斜開碧海東故人若
思我當念離根蓬 又使廬陵詩曰悵然不自悟端
憂坐漠漠風急鴈毛斷木堅馬跡落客子饑寒多江
上裴裴薄何當報恩罷驅車還北郭 梁王僧孺中
川長望詩曰長川杳難卽四望四無極安流寧可值
憤風方未息危帆渡中懸孤光巖下晃岸際樹難辨

雲中鳥易識莫恨東復西誰知迂且直故鄉相思者
當春愛顏色獨寫千行淚誰同萬里憶 梁何遜度
連圻詩曰客子行行倦年光處處華石浦生促節嚴
樹落高花 又還渡五洲詩曰倦言還九派迴艤出
五洲蕭散煙霞晚漢清江漢秋沙汀暮寂寂蘆葦夕
脩脩 又富陽浦口和朗上人詩曰客心愁日暮徒
倚空望歸山烟斂樹色江水映霞輝獨鶴凌風逝雙
鳬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 梁劉孝儀帆
渡吉陽洲詩曰揚帆乘浪華噪鼓揚風力近樹倏而
遐遙山俄已逼欲比驚龍掣將頓陽鳥翼客行悲道
人辭 卷五 王 七
遠唯須前路極 梁劉孝威晚渡吉陽洲詩曰江潮
凌晚急鉦鼓候晨催幸息榜人唱聊望高帆開聯村
倏忽盡循汀俄頃迴疑是傍洲退似覺前山來將與
圓南競誰云勞汭洄 梁劉孝標月半夜泊鵲尾詩
曰客行三五夜息棹隱中洲月光隨浪動山影逐波
流 梁虞騫尋沈剡夕至嶧亭詩曰命楫尋嘉會信
次歷山原捫天上雲紉磐石下雷奔澄潭寫度鳥空
嶺應鳴援桡歌唱將夕商子處方昏 梁王筠遊望
詩曰晨登黃馬坡遙望白龍堆風威甚慘折路險車
輪摧 梁朱超泊巴陵詩曰月夜三江靜雲霧四邊

必淤泥不通挽寒浦劣容舟迴風折長草輕水斷
流古村空列樹荒戍久無樓 梁庾肩吾舟中寒望
詩曰日暮敞晃舟曾水合駛流雪照齊君履寒入楚
王裘 周王褒始發宿亭詩曰送入亭上別被馬歷
中嘶漠漠村煙起離離樹齊落星侵曉沒殘月半
山低 又和趙王途中詩曰飄飄映車幕出沒望連
旗度雲還翊陣迴風即送師峽路沙如月山峰石似
眉村桃拂紅粉岸柳被青絲錦城遙可望迴轡念此
時 周庾信詩曰飛蓬損腰帶秋鬢落容顏寄言舊
相識知余生入關 陳陰鏗和傅郎歲暮還湘州詩
人辭 卷五 王 八
曰蒼茫歲欲晚辛苦客方行大江靜猶浪扁舟獨且
征棠枯絳葉盡蘆東白花輕戍人寒不望沙禽迴未
驚湘波各深淺空軫念歸情 又晚泊五洲詩曰客
行逢日暮結纜晚洲中戍樓因磯險村路入江窮水
隨雲渡黑山帶日歸紅遙然一柱觀欲輕千里風
又夜發詩曰夜江霧裏閣新月迴中明溜舫唯識火
驚鳬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梁劉歆遂初賦曰歆好左氏春秋欲立于學宮時
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常責讓深切為朝廷大臣所
非求出補更後徙五原太守志意不得經歷故舊之

城感今思古遂作斯賦曰得玄武之嘉兆守五原之
烽燧馳太行之嚴嚴一作防入天井之喬關望亭遂之
皦皦飛旗幟之翩翩迴百里之無家路脩遠之綿綿
勒障塞而固守奮武靈之精誠據趙奢之策慮威謀
完乎金城後漢班彪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兮
騏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飛
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
恨以傷懷攬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諒時運
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訴後漢曹世叔妻班氏東
征賦曰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時孟春之

人部

卷吉聖

九

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恨而
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亂曰君子之
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後漢蔡邕述行
賦曰余有行于京洛遭淫雨之經時塗迤邐其蹇連
潦汙滯而爲災聊弘慮以存古宣幽情而屬詞行遊
目以南望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限觀洛汭之
始并牽陵阿以登降赴偃師而精勤壯田橫之奉首
義二士之夾墳魏崔琰述初賦曰琰性頑口訥至
二十九粗關書傳聞北海有鄭徵君者當世名儒遂
往造焉道出齊郡而作述初賦曰有鄭氏之高訓吾

將往乎發矇灑余髮于蘭池振余佩于清風望高臺
以亟征戾衡門而造止觀游夏之我義聽大猷之篇
記高洪崖之耿介美安期之長生登山川以永望臨
洞浦之廣漠左揚波于陽谷右濯岸于濠汜運混元
以升降與三光而終始蓬萊蔚其潛典靈臺端以駢
羅列金臺之靈產方玉闕之嵯峨晉陸機行思賦
曰背洛浦之遙遙浮黃川之裔裔遵河曲以悠遠觀
通流之所會啓石門而東縈汾汴渠其如帶託飄風
之習習冒沈雲之謁謁商秋肅其發節玄雲霈而垂
陰涼氣淒其薄體零雨霽而下淫觀川禽之遵渚看

人部

卷吉聖

十

山鳥之歸林揮清波以濯羽翳綠葉而弄音行彌久
而情勞塗愈近而思深羨品物以獨感悲綢繆而在
心嗟逝官之永久年荏苒而歷茲越河山而託景眇
四載而遠期孰歸寧之弗樂獨抱感而弗怡又思
歸賦曰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
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
而成篇節運代序四氣相推寒風蕭殺白露霑衣嗟
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
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
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

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冷冷
而愁予既遨遊于川池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
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綬而下尋冀
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候涼風而警策指孟冬
而為期願靈暉之促景相立表以望之 晉潘岳西
征賦曰歲次玄枵月旅蕤賓潘子馮軾西征自京徂
秦皇鑒揆余之忠誠俄令余以末班杖疲人于西夏
携老幼而入關余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
西周澤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登峻坂之威夷
仰崇嶺之嵯峨阜託墳于南陵文違風于北阿躡函

卷百三

十一

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贏氏之
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而奔竄發閭鄉而警策
遡黃卷而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倦秋
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關豁爽塹以
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芬敷系麻條暢邪界
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而終南而背雲
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峻峨岬太一龍從吐清風之
颺戾納歸雲之鬱蒼南有玄灊素滌湯井溫谷北有
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林茂有鄂之竹山挺藍田之玉履大戎之侵地疾幽

后之詭惑舉偽烽以沮東淫孽褒以縱惡軍敗戲水
之上身死驪山之北異哉秦始皇之為君也傾天下
以厚葬自開關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
勤外惟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
及此非效歟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
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乃實
慎終追遠篤誠欵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
不遺而况於鄰里乎而况於卿士乎於斯時也乃摹
寫舊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
宇相連難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籍含怒於鴻

卷百三

十二

門沛驛路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
白刃以驚舞危冬葉之待霜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洗
太液凌建章榮駭安而款駘盪輔朽詣而轢承光排
徊桂宮惆悵柏梁驚雉離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
黍苗之離離而予思之茫茫 晉郭璞流寓賦曰戒
難晨而星發至荷氏而方曉觀屋落之墮殘顧但見
乎丘東望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越南山之高
嶺修焦丘之微路駭斯徑之峻絕感王陽而增懼詰
朝發於解池辰中暨乎河北思此縣之舊名蓋曩日
之魏國詠詩人之流歌信風土之儉刻背茲邑之迥

逝何險難之多歷望陝城於南涯存號氏之疆場實
我姓之攸出邈有懷乎乃述陟由谷之高關壯斯勢
之險固過王成之丘壟想穀洛之合關思王靈之壅
流奇子喬之輕舉遊華輦而永懷乃凭軾以寓目思
文公之所營蓋成周之墟域晉張載叙行賦曰歲
大荒之孟夏余將往乎蜀都脂輕車而秣馬循路軌
以西徂朝發軔于京宇夕宿於穀洛踐有周之
舊墟掘丘荒以寥廓讚王孫於北門問九鼎於東郭
寔公目之所卜曷斯水之清薄入由谷而長驅歷新
安之鹵阜行逶迤以登降涉二嶠之重阻經欽岑之
人部

卷百四

七

險熾想姬文之避雨出潼關以廻近仰華嶽之崔嵬
勤大禹之疏導豁龍門之洞開舍予車以步趾玩卉
木之理錯翳青青之長松蔭蕭蕭之高杳綠嶂峯之
絕崖臨偏梁之懸閣石壁立以切天岌岌隗其欲落
超陽平而越白水稍幽愛以迴深秉重轡之百層轉
木木於九岑浮雲起於轍下零雨集於麓林上昭晰
以清陽下杳冥而晝陰聞山鳥之晨鳴聽玄猿之夜
吟雖處者之所樂嗟寂寞而愁予心造劍閣之崇關
路盤曲以晦謁山崢嶸以峻狹仰青天其如帶兼習
坎之重固形東隘以要室豈乾坤之分域將隔絕乎

丙外晉袁宏東征賦曰惟吾生於宋運託一葉於
鄧林顧微軀之眇眇若絕響之遺音壯公瑾之明達
吐不世之奇策挫百勝於崇朝靡雲旗於赤壁三光
一舉而參分四海指麾而中隔過武昌以逍遙登樊
山以流眄訪遺老以諮往乃西鄂之舊縣曩有吳之
初基升員丘而豹變爾乃出桑洛會通川背彭澤面
長泉洲渚迢遞巖岫虛懸即雲似嶺望水若天日月
出乎波中雲霓生於浪間嗟我行之彌留跨晦朔之
倏忽風寒林而蕭瑟雲出山而逢渤向孫氏之南面
鑽靈龜以相土模鄧錡之制度寫河洛之規矩經始
人部

卷百五

七

郭郭築室葺宇金城萬雉崇墉百堵君臣有章上下
獲叙所以能三分天下而有其文武到吳都以停舟
覽閭閻之餘塵建脩城以營郭引通流而發津遠矣
吳德舊邦惟新太伯被髮仲雍文身言偃以文學遺
風李札以讓國稱仁高節顯於華夏端委行乎海濱
宋謝靈運歸塗賦曰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
欣在觀國或休在斥徙或述職邦邑或羈後戎陣事
由於外興不自已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
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進用感其心賦曰承百世之慶
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

寒暑以推換春桑梓以緬邈褫簪帶於窮城反巾褐
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
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谿乘潮傷
山悽悽送歸慙慙告旋時旻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
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淪而草腓拾陰漠之舊浦去
陽景之芳蕤林水風而飄落水鑒月而含輝發青田
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
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
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 宋鮑
照遊思賦曰雲遙兮海衝上潮兮送風秋水兮架浦

入部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涼煙兮冒虹暮氣起兮遠岸黑陽精滅兮天際紅波
茫茫兮無底山參寥兮萬重捨堂宇之密親坐江潭
而爲客對兼葭之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鴻晨驚以響
湍杳夜下而鳴石瞻荆吳之遠山望耶郢之長陌塞
風馳兮邊草飛胡沙起兮雁揚翻雖燕越之異心在
禽鳥之同戚 齊謝朓思歸賦曰余非薄以同陋受
恩靈而不訾拖銀黃之沃若剖金符之陸離舟未濟
而河廣途方遙而馬疲紛吾生之遊薄彌一紀而歷
茲自下車於江海涉青春而於是時瞻崇芒而引領
望大夏而長思離曲街之委陌猶寤寐而見之余乃

睿言興慕南眺猶然將整歸轡願受一屢考幸城之
直陌相洛浦之廻阡於是援搖芳櫓門拂長楊簪桃
春發憲竹夏涼晨露晞而草微風起而樹香恒離
居而歲月痛銷落而徒傷 梁簡文帝述羈賦曰奉
嘲后之霑渥將遠述於荆楚歎雲霞之宵漫對江山
之過阻是時孟夏首節雄風吹旬晚解纜乎鄉津涕
淫淫其若霰舟飄飄而轉遠顧帝都而裁見遠山碧
暮水紅日既晏誰與同雲嵯峨而出岫江搖漾而生
風奉璽言而過邁改余玉於江隈遵陽塗而中正軫
悲心其若頽引領京邑瞻望弗遠戀逐雲飛思隨蓬

入部

卷一百一十二

六

卷觀江水之寂寥願從流而東反 又阻歸賦曰觀
建國之皇王選能官於前古元帝慈而布教豈齊聖
而作輔伊吾人之固陋宅璇漢而自通躡九枝而耀
景總六翮而搏風屬玄珎之啓異逢玉弩之相驚頓
天羅於八表騰雲驅於四溟發伏龍之雄氣摧策馬
之高星地迴朔場疆鄰北極隴樹饒風胡天少色上
月斜臨寒松遙直雲向山而欲歛雁疲飛而不息何
愁緒之交加豈樹萱與折麻聞繁鉦之韻冰聽流風
之入笳終知客遊之阻無解鄉路之除 梁江淹待
罪江南思北歸賦曰惟江南兮丘墟經萬里兮長

帶封狐兮比景連雄虺兮蒼梧當青春而離散方仲
秋而遂徂雲清冷而多緒風蕭條而無端援之吟兮
日光迴沈之啼兮月色寒況北州之賤士為炎土之
流人共飄飄而相偶與蟪蛄而為鄰秋露下兮點劍
鳥春苔生兮綴衣巾 梁丘遲還林賦曰爰自京師
言歸舊嶺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
非謂為文聊記行途所經爾太皞弭節祝融駕炎
鐘沈響青簫靜吹丘子稅轅畿路總舳川湄褫魂故
嶺結夢舊堦揆身世而載懷鏡古今而興辭驗難停
於楊轍昭易改於墨絲匪追舉而辯命豈適伊而問

人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行旅

著糖登無白壁之想負書靡黑貂之悲纔解山潮首
顧京漢仰絳堞之紛迴與素津之客裔蒼橈往來菱
蓋經過依稀子陵之釣髮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
息雲露階伺禽飛鴈高月度踟躕七教徘徊五禮永
窮帶於關上長緝巾乎林底 梁沈約愍塗賦曰結
榜竊渚思臨長嶼情依舊越身經故楚彼長路之多
端伊客心之無緒懽因循而易失悲由心而難拒此
江海之徒遼知余思之方阻日掩長浦風掃聯葭疊
雲凝積廣水騰華聽奔沸於洲嶼望曉曉乎煙沙依
雲邊以知國極鳥道以瞻家免懷愴於羈離亦殷勤

於行路歎余塗之屢塞奚前芳之可慕 梁張縉南
征賦曰歲次姬訢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
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泝金牛之迅
渚觀靈濤之雄壯標素領乎青壁葦蘋文於翠障跳
巨石以驚湍批衝巖而駭浪鏹千尋之峭峰深萬仞
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迴薄畦映川而晃
朗水騰光以倏爍下流湍而洄險上岑峯而將落於
是近睇楮峰遙瞻鵠岸鳥岫蒼茫風霜蕭散值時雨
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汙水泓澄以聞夕山參差而辨
且忽臨睨於故鄉聊江天其無畔獨向風而舒情奉
人部

卷一百一十六

本

行旅

芳洲而誰玩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清江沈潮至
湖夷暢翻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
溢赤岸控汝引潮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青霄若
夫濯漈川涯曾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
聚聆寒鶴之偏叫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
傷魂而悽楚 陳沈炯魂歸賦曰值天地之輻裂遭
割周之雲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
而辭骨肉踏厚地而踟躕蒼穹抱北思之胡馬望南飛
之夕鴻泣霜冷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屐峨峨之層
氷面颼颼之嚴霜去莫敖之所經過臨川之折軸矧

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踰清津之幽咽雁虛弓而自殞發叫子而腸裂歷江漢之遙迤及樊郡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沈碑乃尋折而歷裔遂經泰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見風雲之倏燦何武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重而仰雲霧水百仞而寫蜿蜒去青泥而踰白鹿越瀦水而至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訪軹道之長組拾藍田之嶼璠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阻而九軌觀阡陌之遺

人部

卷百四十五

九

行旅

蹤實不乖於前史俯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左起泊涇泥之混濁望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李趙之經過息耳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殞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却驛於停傳出向來之大道及初入之山川愛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語有噫而無宣

○逆旅一雜采
成篇

左傳曰荀息假道於虞曰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史記曰師尚父東就國道遠行遲

逆旅主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處甚安殆非就對者也太公問之夜衣而行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販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為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續漢書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彩女為客舍主身為商賈服行至舍彩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為戲樂 晉書曰桑虞嘗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便解衣償之詳漢武故事曰上嘗至柏谷夜投亭長亭長不內乃宿於逆

人部

卷百四十六

十

逆旅

旅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種稼穡何忽帶劍羣聚夜行動眾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默然不應有頃還內上使人覘之見翁方要少年十餘皆持弓矢刀劍欲圖上姬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不如因禮之出謂上曰此翁好飲酒狂悖今日且令公子安眠無他因殺雞作食平時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金十斤其夫為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楚辭曰路室女之方桑兮孔子過之以自侍路室客舍也言

孔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
心不視其真信故以自侍

逆旅二帖

供過客後漢周陽少孤微嘗修逆旅以過 奏亡命晉時以逆

戶守之差今主掌依客舍收錢潘安仁上議云云 館

穀底寧收薪水自備 止劉定字子真杖策徒行每 商君

自敝人無驗者死商君歎曰為法自敝恒公寢安 苑

史曰時難得而易失今客之寢安殆非就封者也

盤飧之饋 主人之恩

晉潘岳上客舍議曰謹按客舍逆旅之設其所由

來遠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買遷各

人部 卷百四十一 主 逆旅

得其所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語曰許由辭帝堯之命

而舍於逆旅春秋外傳曰晉陽處父遇甯戚於逆旅

魏武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然則

自唐至于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有之此固

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分翼

翼公私滿路近畿入轅客商亦稠芻秣成行器用取

給又諸劫盜皆起於迴絕而止乎人眾十里蕭條則

姦宄生心連陌接館則冠情震懾且聞聲有赦已發

有追不赦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

皆客舍之益道路之要姦吏所植也率歷代之舊俗

漢行留之歡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
非眾庶願之望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三

人部 卷百四十一 主 逆旅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東海范 訥校訂

人部二十四

遊覽

懷舊

懷舊

懷舊

千詞

○遊覽

類聚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路子貢顏回待孔子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蒼蒼 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

人部

卷百四

遊覽

客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淮南子曰所謂樂者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韶六莖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鰭鰈之謂樂乎 說苑曰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 又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 新序曰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 穆天子傳曰天子遂襲崑崙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

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恠獸玉石珍瑰之

器重膏銀燭之寶 又曰天子北昇于春山之上以

望四野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天子五日觀于春

山之上 戰國策曰昔楚山登疆臺而望崇山左江

右湖以臨方渚其樂忘死 史記曰始皇三十七年

上會稽山望于南海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

渡傍海上北至琅瑯 又曰太史公登會稽山探禹

穴登姑蘇望五湖 列女傳曰楚昭王燕遊蔡姬在

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

之圃乃顧謂二女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 世說

人部

卷百四

遊覽

曰過江諸人每暇日輒相要出新亭藉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 楚辭曰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發 又曰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遺極浦兮悵懷

遊覽二帖

寓目 憑賦寫憂 詩言山遊 刺宛丘 子之湯兮宛丘

幽公遊 樂九原 晉趙文子觀於九 挑達 詩挑兮達兮

以遊 詩曰觀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者禁 飲食于市者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登城不指 遊市

詩古詩曰青青陵上柏磊磊道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死與洛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日餘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魏文帝于清河作詩曰方舟戲長水澹澹自浮沉絃歌發中流悲風漂餘音 魏王粲詩曰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荏苒竟廣澤葭葦夾長流遊客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又詩曰列車息衆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鳥何續翻振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翼群相追投網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魏陳琳詩曰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慙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黯黯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歔涕霑襟 又詩曰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嘯野迴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殲紅榮騁哉日月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鍾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晉束皙詩曰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憑高山仰攀桂樹柯

延首觀神州迴瞻瞻曲阿芳林挺脩條一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噓吸漱朝霞重巖生神瀾傾觴挹涌波恢恢大道間人事足爲多 晉陸冲詩曰命駕遵長塗綿邈塗難尋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滄澤無夷軌重巒有層陰零雨淹中路玄雲蔽高岑俯悼孤行獸仰歎偏翔禽空谷回悲響流風漂哀音 又詩曰肆觀野原外放心希太和景嶽造天漢豐林冒重阿清芬乘風散艷藻映淥波 宋謝靈運初往新安至桐廬口詩曰締綵雖淒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徒役思不有千里棹孰申百代意遠協尚子心人部 卷一百四十六
遙得許生計既及冷風善又卽秋水駛江山共閑曠雲日相照媚景夕羣物清對玩咸可喜 宋謝莊遊豫章西山觀洪崖井詩曰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捨簪神區外整褐靈鄉垂林遠炎天隔山深白日虧遊陰騰鶴嶺飛清起鳳池隱曖松霞被容與澗煙移將遂山中性結駕終在斯 齊謝朓和徐勉出新林渚詩曰宛洛佳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系榆蔭道周 又遊東田詩曰戚戚苦無悰携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蘭閣遠樹曖芊芊山煙紛漠漠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梁簡文帝薄晚逐涼北樓迴望詩曰平衢學如掌

曾知暖相連斷雲留去日長山減半天戲鬼乘秋下

漁舟冒浪前 又大同八年秋九月詩曰大君重九

節下輦上林中酒聞嘉宴罷車騎各西東時余守西

掖晴車歸北宮車分獨坐道扇拂冷城風落照漸中

滿浮煙槐外通長樂含初紫安榴拆晚紅 又大同

九年秋七月詩曰高樓闌左扇迴望依蘭橈晚風颺

颺來落照參差好 又登錦堂詩曰孫生酸棗寺王

子枝江樓何如登石鏡因閑猶豫遊 又應令詩曰

人部

卷一百四十

五

詩

蠡浦急芳川路長白雲重芳出帝鄉平原忽芳遠極

目江甸阻芳羈心傷樹廬岳芳高且峻瞻派水芳去

泱泱遠煙生芳含山勢風散花芳傳馨香臨清波芳

望石鏡瞻鶴嶺芳睇仙莊望邦畿芳千里曠悲遙夜

芳九迴腸顧能樓芳不可見徒送目芳淚霑裳 梁

元帝出江陵縣還詩曰遊魚迎浪上確雉向林飛遠

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 又詩曰朝出屠羊縣夕反

仲宣樓水滿還侵岸沙盡稍開流 又登江州百花

亭懷荆楚詩曰目極纔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

路垂楊拂砌塵柳絮飄春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清

酒遙勸陽臺人 梁沈約登高望春詩曰登高眺京

洛街巷何紛紛迴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齊童躡珠

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歲疑綠且丹寶瑟玫瑰

柱金羈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日出照鉤

簾風過動羅紈 梁劉孝威出新林詩曰芒山眊洛

邑函谷望秦京遙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鄉已可

識遊子必勞情霧罷前村見風息涓川平坐觀暮潮

落漸見夕煙生無由一羽化徒想風御輕 梁蕭子

範東亭極望詩曰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暉水鳥街

魚望蓮舟拂芰歸郊原共超遠林野雜依菲從君採

人部

卷一百四十

六

詩

蘿葛寧復想輕肥 梁蕭子暉應教使客春遊詩曰

上林看草色河橋望日暉洛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

梁蕭子雲落日郡西齋望海山詩曰漁舟暮出浦

漢女採蓮歸夕雲向山合水鳥望田飛蟬鳴早秋至

蕙草無芳菲故隱天山北夢想日依依 梁吳筠迎

柳吳興道中詩曰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

危葉輕練網寒波白雲光彩麗青松意氣多所言飽

恩德忘我北山蘿 梁庾肩吾暮遊山水賦韻得積

應令詩曰餘春屬清夜西園恣遊歷入徑轉金輿開

橋通畫鷁細藤初上樓新流漸涵積雲峯沒城柳電

影閣蕭瑟 梁王僧孺落日登高詩曰憑高且一望

目極不能捨東此指青門西南見白社軫軫河梁上

紛紛渭橋下爭利亦爭名驅車復驅馬寧訪蓬蒿人

誰憐寂寞者 又至牛渚憶魏少英詩曰楓林暖似

畫沙岸靜如掃空籠望玄石迴斜見危島綠草閒遊

蜂青霞集輕鳥徘徊洞初月浸滙潰春潑非願歲物

華徒用風光好 梁劉綏和晚日登樓詩曰所以登

臺榭正重接煙霞長虹觸欄斷歸鳥避空斜俯巢窺

曉宿臨樹摘高花百雉時方晚九層光尚賒 北周

宗懷和歲首寒望詩曰旅騎出平原鉦鏡遍野喧接

人部 卷一百四 七 遊覽

里開都邑連車駐小門稻車迴故塢獵馬轉新村古

碑空戴石山龕未上旂所言春不至未有桃花原

陳陰鏗和登百花亭懷荆楚詩曰江陵一柱觀潯陽

千里潮風煙望似接川路恨成遙落花輕未下飛絲

斷易飄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陽臺可憶處唯有

暮將朝 又登武昌岸望詩曰遊人試歷覽舊跡但

丘墟已水繁非字楚山斷類書荒城高仞落古柳細

條疎煙蕪遂若此當不為能居 後漢班彪遊居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

居歷九土而觀風亦慙人之所虞遂發軔於京洛臨

靈津而北屬想尚崩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

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草鳥魚之瑞

命瞻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戢戢登

北岳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觀飾射於伯姬建封禪

於岱宗泰玄王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

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

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魏曹

植節遊賦曰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

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管觀榭於城

隅亢高軒以迴眺緣雲霓而結䟽仰西岳之崧岑臨

人部 卷一百四 八 遊覽

漳塗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靈后

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雙

鸞鵲謁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

鶯譁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潤樂時澤之有

成遂乃浮素蓋御驂騑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

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騫庶翔翔以解憂望

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沈浮蟻於金盞行觴爵

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

觀聊求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

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山宴而旋
服遂言歸乎舊房 又感節賦曰攜友生而遊觀
賓主之所求登高塘以求望冀銷日以忘憂欣陽春
之清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
遊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迴沒
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惟人生
之忽過若鑿石之未耀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
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長炤願寄軀於飛蓬乘
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爵
其西翔飛鳥翻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予身之無
人部 卷百四

翼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野獸驚以求羣
木紛其揚英見遊魚之濛濛感流波之悲聲內紆曲
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
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乎所生 魏楊修節遊賦
曰爾乃息偃暇豫携手同征遊乎北園以娛以逞飲
太皞之統氣樂乾坤之布靈誕烟煴之純和百卉挺
而滋生谷風習以順時撓百物而有成行中林以仿
徨玩奇樹之抽英或素華而雪朗或紅彩而發頽綠
葉白華紫柯朱莖楊柳依依鍾龍蔚青紛灼灼以舒
葩芳馥馥以播馨珍木之叢生每異類而絕形稟

冲和以固植信能寔而先榮於是廻旋詳觀目周意
倦御于方舟載笑載言仰汴涼風俯濯纖腕極歡欣
以從容乃升車而來反

晉石崇思歸歎曰登城隅兮臨長江極望無涯兮
思填曾魚澆澗兮鳥續翻澤雉遊梟兮戲中園秋風
厲兮鴻鴈征蟋蟀嘈嘈兮晨夜鳴落葉飄兮枯枝疎
百草零兮覆畦墮時光逝兮年易盡感彼歲暮兮悵
自啓廓羈旅兮滯野都願御光風兮忽歸徂惟金石
兮幽且清林薈茂兮芳草盈玄泉流兮繁丘阜閑館
蕭寥兮陰叢柳吹長笛兮彈五絃高歌凌雲兮樂餘
人部 卷百四

年舒篇卷兮與聖談釋冕投綬兮希彭聃超逍遙兮
絕塵埃福亦不至兮禍不來

魏應璩與滿公琰書曰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
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
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西有伯陽之館
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會蔽綠水沙場夷敞
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
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悵悵 又與從弟君胃
書曰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
掃涂雨師洒道接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王酌

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廈膚寸有餘味論方丈逍遙
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
翳目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贊善使嫫
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連於京
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
處營宅濱洛困于囂塵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
輟耕邳惲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濟蒸民於塗炭而吾
方欲執耒於山陽沈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然山甫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
也

人部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懷舊

藝文類聚

尚書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毛詩曰友賢不
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左傳曰鄭子太叔卒趙
簡子為之臨其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詳言
論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新序曰延陵季子
使過徐徐君心欲得其寶劍弗忍言季子心許之而
未及與及還而徐君已薨乃脫寶劍懸於墓樹徐人
奇之曰延陵季子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挂丘樹
漢書曰高祖過沛置酒沛官悉召故人父老酒酣自
擊筑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

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我魂魄猶思樂沛與父
老諸母故鄉人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 又曰朱
昆仲篤於故舊性公平不可交以私 東觀漢記曰
章帝幸東平祭東平王墓云思其人到其鄉其處在
其人亡 皇甫謐高士傳曰徐穉仁讓聞於天下黃
瓊辟公府不詣及瓊薨負笈徒步三千餘里到瓊墓
致酹 嵇康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問之容曰子
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

懷舊二帖

案本作故舊

人部

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懷舊

藝文類聚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論語 羊面故之不棄故舊無大故不慢調適
公羊傳曰季友如陳葬原仲仲季友之舊也 奉呂
公妻呂姬同食及護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
公以故舊老窮寄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謝朓懷故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
望忌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
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
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梁沈約懷舊詩曰元良秉
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學成峯涂艱行
易跌命外志難逢新風落迅羽流恨滿青松傷王
又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音響調與金石諧思遂

風雲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

同丘壤傷謝又詩曰左率復時與秀山冠朋僚登

茲千仞氣振此百尋條繚藉含文雅散朗益風飈楸

欄今已合容範尚昭昭傷史又詩曰長史體閒任

坦蕩無外求持身非詭遇應物有虛舟心從朋好盡

形為歡宴留歡宴未終畢零落委山丘傷王又詩

曰東南既擅美洛陽復稱才攜手同歡宴比迹共追

陪事隨短秀落言歸長夜臺傷虞又詩曰少府懷

貞節忘軀濟所奉吏道勤不息繁文長自擁既闕優

孟歌身沒誰為寵傷李又詩曰韋夏識前載博物

人部卷一百一十備戎華稅驟止營校淪跡委泥沙始知庸聽局方悟

大音賒傷章又詩曰處和無近累天然有勝質蕭

索負高情耿介懷秋實義貴良為重蘭摧非所恤一

罷平生言寧知攜手日傷劉又詩曰豫州懷風範

綽然標雅度處約志不渝接廣情無忤頡頏事刀筆

紛綸遞朱素美志同山河浮年迫朝露傷胡

西晉向秀思舊賦曰予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

人並有不羈之才嵇康意遠而陳呂安心曠而放其

後各以事犯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

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

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數故

雅賦云將命適於遠京遂旋返而北徂濟黃河以汎

舟經山陽之舊居踐二子之遺迹歷窮巷之空廬惟

古昔以懷人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形神逝

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歎黃犬之長吟悼嵇生之求

辭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際會寄餘命於寸陰聽

鳥笛之慷慨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而將邁遂援翰

而傷心晉潘岳懷舊賦曰予十二而獲見于父友

東武戴侯楊君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

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予尋役于外不歷嵩丘

人部卷一百一十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乃作賦曰

仰睇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大室旁眺嵩丘東武託馬

建塋啟嘯巖巖雙表列行楸予總角而獲見承戴

侯之清塵名予以國士眷予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

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諸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

載而一來空館聞其無人陳芟被于堂餘舊圃化而

為薪步庭廡以徘徊流涕泣而霑巾

周庾信思舊銘曰歲次攝提星居鶉首梁故觀寧

侯蕭永卒嗚呼哀哉人之盛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

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

主一去燕南有鑿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歧路無假窮秋于時悲矣况復魚飛武庫豫有棄甲之徵鳥伏狄泉先見橫流之兆星紀吳亡庚辰楚滅原隰載馳輟轅長往甲裳失矣餘皇哀馬河流酸棗杞梓與枵櫟俱沈海淺蓬萊魚鼈共蛟龍並盡燃香複道詎歛冤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愁形殊而並悴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幕府昔開俊賢翹首為羈終歲門人謝焉及乎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別郊門頽川賓客遙悲松路嵇叔夜之山廬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人部

卷一百四十

十五

王孫葬地方為長樂之宮烈士埋魂即是將軍之墓昔嘗歡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美酒酌焉猶思建業之水鳴琴在操終念華亭之鶴重為此別嗚呼甚哉麟亡星落月死珠傷瓶罄壘恥之焚蕙歎所冀鍾沈德本望出風雲劍沒豐城氣連牛斗潛然思舊乃作銘曰風雲上慘丹壑潛移駸駸霜露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反玉樹長埋風流遂遠荀卿故縣慶封餘邑萬里傷魂脩門詎入城連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反葬無從徒留送鴈空靡長松嘯昔隆貴慘舒語嘿託情嵇琴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

且克朝陽落鳳大野傷麟佳城鬱鬱流寓于泰山陽相送惟餘故人孀機發緯獨鶴孤鸞聞深夜靜風月俱寒生平已矣懷故何期匣中絃斷隣人笛悲昔為幕府今成德帷

梁元帝懷舊志序曰吾自北守琅臺東探禹穴觀濤廣陵面金湯之設險方舟宛委眺玉笥之干霄臨水登山命儔嘯侶中年承乏攝牧神州戚里英賢尚冠髦俊陰真長之弱柳觀茂弘之舞鶴清酒繼進甘果徐行長安郡公為其延譽扶風長者刷其羽毛於是駐伏熊廻駟命鄒湛召王祥余顧而言曰斯樂人部

卷一百四十

十六

難常誠有之矣日月不居零露相半素車白馬往矣不追春華秋實懷哉何已獨軫魂交情深宿草故備書爵里陳懷舊焉

○恤孤

帖

置產業張商字君嗣與楊恭善及恭早先孤遺未成業使立門戶義至甚也分封邑魏曹真字子丹少與弟曹芳各分二邑封二人真乞分所食邑封二人託妻之子後漢朱暉同郡張堪素有名稱常于太學見暉重賈之接以友道把暉臂曰欲以妻子相託堪妻于賈賈之視撫遺孤死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焉厚兄孤毛珍居位布衣蔬食教養虎子有功卒二子幼

○施惠帖

卷一百四十四

十

恆瓜施惠

人部

卷一百四

太

○施饋帖

1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太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臥不起既入問焉
在郡食焉美乎有頃白待下規驚遽出迎入索
徒見二千石未嘗修刺謁規臥不起既入問焉
不王仲翁俱欲謁見霍光光自上官桀後出入
受索曰不願見非不避寒暑不節道
不師
太守者亦去職還書刺謁規臥不起既入問焉
在郡食焉美乎有頃白待下規驚遽出迎入索
徒見二千石未嘗修刺謁規臥不起既入問焉
不王仲翁俱欲謁見霍光光自上官桀後出入
受索曰不願見非不避寒暑不節道
不師

唐類函卷第一百四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蘭徐應亨校訂

人部二十五

游俠 類聚 游俠 報德 謝恩 附 敬 警 借 龍 筆

游俠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
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
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為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
客曰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 淮南子曰北楚有任俠
者其子孫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
夜驚而走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反謂
其子曰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
用也 戰國策曰韓僂嚴遂事於君二人相害嚴遂
正議直指舉韓僂之過僂拔劍趨之嚴遂懼誅去
求人可以報韓僂者至齊陰交蒯政以意厚之政毋
死既葬除服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之屬而嚴
仲子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舉金為親壽是深知
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子者徒以親

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者為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僂政遂獨行仗劍至韓直入刺僂走而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史記曰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貫貸買陂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漢書曰戰國合縱連衡力政爭強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吠無不賓禮而談者以四豪而稱首又曰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游俠

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漢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嘗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也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上乃赦布又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

人謹恭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綏匿長事爰綏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少年多待之藉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布以信聞關中又鄭當時為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天下有名士也又曰丞相公孫賀子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復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游俠

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王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又曰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權貴勢在已右者必陵之在左者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以此多歸之又曰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若一敵國劇孟有大類朱家及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又曰郭解字

數節慕原嘗 名亞春陵 連交合衆 結儔附黨

求名殺吏 賈勇報讎 英雋之域 游俠之

場 輕死重氣 結黨連羣 操九之俠 刺刃之

讎 然諾則黃金不易 失意則白刃相讎 魏阮瑀詩曰燕丹養勇士荆軻爲上賓圖盡擢七

首長驅西入秦秦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

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晉張華

俠曲 俠客樂幽險築室窮山陰棲遲熊羆穴容與

虎豹林雄兒任氣俠聲蓋少年場借友行報怨殺人

租市傍吳刀鳴于中利劍嚴秋霜騰超如電激廻旋

入部 卷百四十五 游俠

如流光生從命子遊死聞俠骨香沒身心不懲勇氣

加四方 又游俠篇曰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名食

客三千餘門下多豪英游說朝夕至辯士自縱橫孟

嘗東出關濟身由雞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趙

勝南出楚乃與毛遂行黃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

晉陶潛詠荆軻詩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

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宋王僧達依古詩曰少年好

馳俠旅宦遊關原既踐終古迹聊許興 顧軹莫

殊轍幽塗豈異竟 宋鮑照擬古詩曰幽并重騎射

少年好馳逐瓊帶佩雙囊象弧揮雕服獸肥春州短

飛輕越平陸朝游鴈門上暮還棲煩嶺石梁有餘勁

驚雀無全目 又擬古詩曰日晏罷朝歸與馬寒霜

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

懼 梁元帝劉生詩曰任俠有劉生然諾重西京扶

風好驚坐長安恒借名榴花聊夜飲竹葉解朝醒結

交李都尉遊遊佳麗城 梁吳筠詩曰結客少年歸

翩翩駿馬肥報恩殺人竟賢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

拖玉入含暉顧看草玄者功名終自微 又古意詩

曰西都盛冠蓋九達塵霧塞中有惡少年仗能專自

得玉鞭蓮花細金莖流星勒聊爲路傍人寫輕長楸

入部 卷百四十五 游俠

北 梁王僧儒詩曰青絲控燕馬紫艾飾吳刀朝風

吹錦帶落日映珠袍陸離關右客照曜山西豪雖非

學詭遇終是任逢遭人生會有死得處如鴻毛寧能

偶雞鶩寂寂隱蓬蒿 梁何遜擬輕薄篇曰城東美

少年重身輕萬億柘彈隨珠九白馬黃金飾長安九

迷上青槐陰道植轂擊晨已喧扇摩暗不息走狗通

西望牽牛亘南直相期百戲傍去來三市側象牀香

繡被玉盤傳綺食 周王褒游俠篇曰京洛出名謳

豪俠競交游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關雞橫大道

走馬出長楸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周庾信詩

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細塵障路起驚花亂眼
飄酒醺人半醉汗濕馬全騎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
橋 陳沈炯長安少年詩曰長安好少年聽馬鐵連
錢陳王裝腦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蕤寶劍似舒
蓮去來新市側遨遊大道邊 陳陰鏗西游咸陽中
詩曰上林春色滿咸陽游俠多城斗疑連漢橋星像
跨河影裏看飛轂塵前聽遠珂還家何意晚無處不
經過 陳周弘直賦得荆軻詩曰荆卿欲報燕街恩
棄百年市中傾別酒水上擊離絃七首光陵日長虹
氣燭天留言與宋意悲歌非自憐 陳楊綰賦得荆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游俠
軻詩曰函關使不通莫將重深功長虹貫白日易水
急寒風壯髮危冠下七首地圖中琴聲不可識遺恨
沒秦宮 又俠客控絕影詩曰青門小苑物華新花
開鳥弄會芳春僊掌層臺浮麗日長楸廣路起紅塵
園中追尋桃李徑陌上逢迎游俠人游俠英名馳上
國人馬意氣俱相得白玉鹿盧秋水劍青絲宛轉黃
金勒復有魚目竝龍文躡影追風本絕羣影入吳門
疑曳練形來西北似浮雲寄語幽并馳射客未肯推
名待借君 隋陳良游俠篇曰洛陽麗春色游俠騁
輕肥水逐車輪轉塵隨馬足飛雲影遙臨蓋花氣近

晚暉 惠承東郊關雞罷南皮射雉歸日暮河橋上揚鞭惜
晚暉
○報德一 藝文 類聚
毛詩序曰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桓公救
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
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又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左傳曰晉魏顆敗秦
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
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曰必以為殉及卒
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報德
人結草以亢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
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予是以報 晏子
晏子以粟金遺北郭騷騷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
於景公出奔北郭子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遂造公
廷曰晏子天下之賢去齊齊國必侵不若先死乃自
殺公自追晏子及郊而反之 呂氏春秋曰秦穆公
失右服馬公自往求焉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
穆公笑曰食駿馬肉不飲酒子恐傷汝也遂徧飲而
去及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晉梁由
靡已扣穆公左驂嘗食馬肉三百餘人疾鬪車下遂

大剋晉反獲晉惠公以歸 又曰簡子有兩白驢是

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欵門而

謂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驢之肝則

止不得則死請入通董安慰御於側簡子殺白驢取

其肝以與陽城胥渠無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

七百人皆先登 戰國策曰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

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

中山君亡走有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爲

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帝餼餽臣父臣父且死曰

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報

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 史記曰爰

益爲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益侍兒益知之不泄遇之

如初人有告從吏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益驅

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吏及爰益使吳見守從

吏適爲校司馬守益夜引爰益起曰君何以去矣吳

王期旦日斬君益謝之而去 又曰項王使說韓信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故背

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言聽計用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說苑

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

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

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日飲不絕纓者不懼君臣百

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

前五合五獲首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

王隱忍不曝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前敵久矣

遂平晉君 漢書曰張蒼秦時爲御史有罪亡歸及

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當斬解衣伏

鑽身大肥白如瓠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以爲常山

相蒼德王陵及貴父事陵死蒼爲丞相洗沐常先

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蓋寬饒爲衛司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一 報

馬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

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恩及歲終交代衛卒數

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更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宣

帝嘉之以寬饒爲太中大夫 吳越春秋曰伍子胥

伐楚還過漂陽瀨水之上長歎息曰吾嘗饑於此乞

食而殺一婦人將欲報之百金不知其家遂投金瀨

水之中而去 三輔決錄曰高陵龐勃爲郡小吏東

平衡農爲書生窮乏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禮待酬

直過常農曰爲馮翊乃相報別七八年累官爲馮翊

勃爲門下書佐忘之矣農召問乃悟遂舉勃 魏略

曰楊沛為新鄭長謀民苦桑梓積勞得千餘斛
太祖西迎天子軍無糧沛乃進乾糧後為鄭令賜其
生口十六人絹五百匹以報乾糧也 魏志曰太祖
平幽州召孫禮為司空軍謀掾初荒亂時禮與母相
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 華陽
國志曰曹公察關羽不安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
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
背之要當立効報公公問而義之顏良攻東郡太守
劉延於白馬公使遼羽為先鋒羽望見良麾策馬刺
於萬眾中斬其首盡封其物稱書告辭而歸先王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三

報德二帖

謝恩附

償一飯之德 范曄云一飯退三舍 子犯曰唯楚之惠不及
也 雀持環 後漢楊寶見病雀之因將歸置巾箱中
持玉環 顧印 蛇銜珠 後漢侯光見蛇以藥治之
來報之 鮑顧印 蛇銜珠 後漢侯光見蛇以藥治之
客泣珠 謝安嘗將去泣珠 宣褚荀 褚中在楚鄭賈人將
未行而楚自歸之如實出已者如倒戟 宣褚荀 褚中在楚鄭賈人將
矣與簞食既而為公介倒戟以禦公使而免食 宣褚荀 褚中在楚鄭賈人將
其故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居不告而退遂自問 宣褚荀 褚中在楚鄭賈人將
望報也 無入宮 晉公子重耳至曹僖負羈之妻無入 宣褚荀 褚中在楚鄭賈人將
其族報德也 不望報 禮儒有推賢而進 肉骨 漢子
謂生死而肉骨也 寬身 以怨報德則刑戮之人也投

金承塵 後漢雷義常濟人於死罪後以金二斤謝投
金瀨水 詳類 往來 禮也 往來 禮也 往來 禮也
報生以死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報死以力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國士之遇 報之智伯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止宿草 名遂遇喪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年為營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祠設上賓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之倦報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而重報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小人懷惠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仁 敢忘大惠 爰修舊好 惠不可棄 德不致
忘 道不虛行 仁無遺舊 絕纓之臣 竟答恩於
楚王 啖炙之士 終酬德於顧榮 緇袍雖薄尚繫
須賈之仁 簞食且微 終酬宣子之惠 謝恩 驂贖不
謝 謝而石父 賢在 縲紲晏子 解左 驂贖之載 歸不
免不謝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私 謝 謝而石父 賢在 縲紲晏子 解左 驂贖之載 歸不
薦 謝 謝而石父 賢在 縲紲晏子 解左 驂贖之載 歸不
齊 謝 謝而石父 賢在 縲紲晏子 解左 驂贖之載 歸不
役朱方 見贈以詩 詩不云乎 無言不酬 無德不報 故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十三

仁 敢忘大惠 爰修舊好 惠不可棄 德不致
忘 道不虛行 仁無遺舊 絕纓之臣 竟答恩於
楚王 啖炙之士 終酬德於顧榮 緇袍雖薄尚繫
須賈之仁 簞食且微 終酬宣子之惠 謝恩 驂贖不
謝 謝而石父 賢在 縲紲晏子 解左 驂贖之載 歸不
免不謝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緇袍之恩 范曄
私 謝 謝而石父 賢在 縲紲晏子 解左 驂贖之載 歸不
薦 謝 謝而石父 賢在 縲紲晏子 解左 驂贖之載 歸不
齊 謝 謝而石父 賢在 縲紲晏子 解左 驂贖之載 歸不
役朱方 見贈以詩 詩不云乎 無言不酬 無德不報 故

稱之酬德賦云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驚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拊翼嗟歲宴之渺歡曾陰默以悽惻嗟民生之知川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爲深信懷之其何已君奉筆於帝儲我戍備於皇穆精風雲之光景中遊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爲佩帶芳猷而爲服予窘跡以多悔魏離厄而獨處不紅糾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爾要戰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關願同車以日夜誠望昏而掩扉時遊盤以未極眷落景之徂暉苦清顏之倏忽慘歡賞之多違

書漢谷永謝王鳳書曰永斗符之材質薄學朽將軍

本部 卷百四十五 十四 魏書

悅其狂言擢之早衣之吏廁之賓朋一作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墮首公門以報恩施智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報讎一類聚文

禮記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又曰居父母之讎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左傳曰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鄆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

爲娶婦託於紀鄆紡績以度莒城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齊師夜絕而登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師入紀 又曰吳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槁李以戈擊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越絕書曰子胥入吳闔廬將爲之報讎其後荆將軍伐蔡使子胥伐荆十五戰十五勝子胥操極答平王之墓而歎之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以此報子 戰國策曰豫讓欲爲智伯報讎乃漆身爲癘吞炭爲啞而求殺趙襄子襄子當出豫

本部 卷百四十五 十五 魏書

讓伏劍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必是讓也求之果是歎之曰子不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爲報讎反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何報讎深也答曰范中行衆人遇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襄子曰爲智伯名旣成寡人赦子亦已答曰君前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乃使使持斧與讓讓拔劍三躍呼天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死 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睢報讎乃爲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十日之

飲平原君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謂曰范君之讎在君家願使人歸取頭來平原君曰不在臣所昭王乃令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魏齊夜亡東觀漢記曰海曲有呂母其子爲縣吏犯小罪縣宰殺之呂母家素富豐贄產乃益釀醇酒少年來沽者貰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裝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縣宰枉殺吾子欲報怨爾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許諾遂相聚得數百人因與呂母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家又曰卽俚與董子張友子張父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俚候子

人部

卷百四十五

十七

張視憚歎歎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憚卽將客遮讎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又曰趙喜字伯陽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喜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喜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速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喜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吳書曰甘寧殺凌統父孫權命不得讎之嘗與呂蒙舍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楯以身分之列女傳曰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

殺玉申徒瞞時年十五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減死論又曰龐涓母者趙氏女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時病物故娥乃喜以爲莫已報娥乃潛備刀兵以候讎家十餘年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讎已報請就刑又曰衛義姬者其夫有先人之讎讎家來報胥避之讎家得義姬問壻所在乃積薪燎之遂不言而燒死又曰賴川公孫氏女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河與母俱亡母先見得

人部

卷百四十五

十七

讎人爭欲甘心河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安足殘戮以塞忿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讎遂殺之而捨其母又京師節女者本夫有讎讎家欲報其夫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中間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女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曰諾因日夜在樓上新浴頭束首臥則見矣讎家果至斷其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讎以爲義遂釋其夫會稽典錄曰董黯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小不孝子疾黯母肥常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

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 晉中興書曰桓溫父被
害時溫年十五枕戈泣血經年乃提刀直進手刃讎

人

報讎二白 父母讎 兄弟讎 交游讎附

甘心 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 快意 樂布為人所掠為奴

者有怨以法滅之也 填海 填海精衛鳥常銜西山木石涉

河 不此報無能涉之笑也 齊 釋憾 請君釋雪恥 修

舊怨 夫差不修德而修舊怨也 反惡聲 北宮黝之養

之伯樂氏 國語尹鐸以其賞如伯樂氏伯樂氏楊阿若

詳游俠 請謝不見 蓋報正和勳救免正和諸謝勳

人部 卷百四十五 十八 報讎

不見曰吾為梁使君 睚眦必報 睚眦之報 斬霸陵尉

平太尉 請與俱至 則斬之 為北 獲魏齊首 范曄被殺

於兩壁 今唯思舊怨 子常以敗婦不忘襲 襲人反不

盜兩城 唯思舊怨 子常以敗婦不忘襲 襲人反不

之入有所懲 人有所懲 則交讎反殺 殺地官謂人殺者

使刑國 父讐之注反復也 謂重殺也 邦國交私 賊敗

國及戰 戰則華元殺羊食之 此欲除害弱敵也 不和食

公師敗 敗則子謂其非人 以釁不可失 傳警有發 逃

不如死 楚昭王曰 棄盟逃讐 不如奮其武怒 大恥左

傳肆其忿 恚恚 報東門之役 報讎介之忿 虐

我則讎 殄殲乃讎 以克其讎 元當父母讎海

外父母之讐 藏林下 琴操曰走馬引箭 蔡邕有也

馬圍其室 明且殺之 天馬也 然蔡邕見旗 旗見姑

曰吾以義殺我父 何以致之 蔡邕見旗 旗見姑

讐而讐 讐乃我父之讐 讐也 不可見 見旗 旗見姑

難 父母之讐 讐乃我父之讐 讐也 不可見 見旗 旗見姑

督郵 按美陽地 達今李嵩輪左 結怨 結怨 結怨 結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不 幸 乃 穿 地 達 今 李 嵩 輪 左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結 怨

夫之志 報國士之恩

魏文帝詔曰喪亂以來兵革縱橫天下之人多相殘害者昔田橫殺鄒商之兄張步害伏湛之子漢氏二祖下詔使不得相讎今兵戎始息宇內初定民之存者非流亡之孤則鋒刃之餘當相親愛養老長幼自今以後宿有讎怨者皆不得相讎

梁簡文帝甄異張景願復讎教曰夫理感禽魚道均荆棘亦有鄉因行改江以孝移張景願自縛到郡稱其父為草法所殺今於公田渚斬法紼祭墓訖束身歸家昔沂澤撫劍河南執戟遠符古義實足可嘉

卷一百四十五

二十

防廣刃讎赦其桎梏之罪丁蘭雪恥擢以大夫之位

○讎怨

不報附

書於士同禮報怨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結於人結怨不在大怨亦不在小豈在明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仇予書曰萬怨汝汝怨府聚怨忤心雖有忤心不見人不怨也鄭息違言違恨也周鄭交惡兩相疾思我思我大德誅之調人職曰凡關怨者成之不可則不我能即易曰我仇有疾而能彫形重毫髮為取毫和難和難仇讐也始因胥怨終乃交讎禮著復讎

傳明敵怨 代為仇讎 相為敵讎 虐我則讎

怨耦曰仇 若枕干之志無已 則推刃之禍難

防 復讎因疾猶慈義士之心喜加怒及死豈為仁

者之勇不報勿令讎周禮用殺人有義者不同國勿

不使無私忌惠伯曰公事有公不尋仇讎身之

報無道鄭玄以教無私忌之讐也敵不在嗣史記曰前

微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介人之寵以報私怨

及公私讐不及公墮黨崇讎是墮黨忘恥思惠

惠也犯而不校校報也曾子曰犯而不校吾怨是用

希伯夷叔齊不念伯損怨不問作威以防怨匿怨而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二十

其以德報怨 以直報怨 將叶南方之強 宜釋

東門之怨 睚眦必報身則多怨 仇讎不念人無

所懲 念虐我之讎已之謂甚 思寬身之戒而不

相傷 小白用管寧報射鉤之讎 重耳見披豕念

斬祛之怨 毫髮之際則宜推而遠之 骨肉之讎

不可莫之報也

○奢一維采說文曰奢張也及儉曰奢從大者言誇大於人也

毛詩序曰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

卷一百四十五

主省

卷一
賦白

卷一百四十五

三

食萬錢何曾事服不稱也書曰服美不以惡終謂服

不衷上詳富而自至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期後注貴

侈自至豪以相尚尚禮與王帶羊琇之徒以奢為尚

布步障四十里崇崇步障五十里崇崇以奢為尚

丹楹刻桶德之共也後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

赤乃不可大德之共也後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

肥今君衣輕表也乘楚子沐禮左傳楚子示諸侯後

無乃不可乎延壽坐罪郭舍修棄市載寶而朝南宮

必載寶而朝天子曰抱甕以釀取煖須更日令人酒

已聖人去泰去奢去泰君子戒盈縱欲不度度非

人部卷一百四十五

所窮泰後鍾石不移而具劉向新序曰孟獻子

飲三鍾而石之車服常陳於庭鄭駟秦富而後變大

人服其後之崇後茲後物惟惡盛神亦害盈

不以義制將由惡終禮無縱欲道貴去奢

盈不可久欲不可縱貴而能貧益之而損

儉雖飢於蟋蟀各則刺於野躡况當示禮之

時自致宣驕之禍

○僭帖

朱衣結繡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縞冠朝服之以縞冠

之後也曲懸曲懸注曲懸軒懸也三面懸其形曲

故曰虛器仲尼曰滅文仲不仁者三作虛器山節

舞左傳王季子孫季孫曰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碑公詩篇名穆天子祭宗廟之禮也金奏樂樂樂

室而奏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奏武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千禮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樂

主

五

我忘其口啖寡人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結驪乘
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雲峴兕虎之咆若雷霆有
狂兕依輪而王親扞弓而射之一發而殛三仰天而
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
樂此矣安陵君繼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幄出則
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臣願以身抵黃泉驅騶驥
又何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而封繼爲安陵君 又
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
泣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所得
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所得魚矣今以
人部 卷一百五十五 壬九

悅尊異之通亦願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
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賜通爵嚴道銅山爲自
鑄錢 又曰韓嫣武帝爲膠東王時與上學相愛及
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善騎射聰惠上卽位欲事伐胡
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賞賜擬鄧通常與上共臥
起 又曰李延年歌爲變聲是時欲造樂令司馬相
如等作詩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聲曲由是
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上與之臥起其愛幸
將韓嫣同 又曰金日磾子賞建二人皆愛幸爲武
帝弄兒常在旁昭帝時日磾兩子俱侍中與昭帝畧
人部 卷一百五十五 壬九

臣之醜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
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
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金
於四境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滅族 漢書曰漢興伎
幸寵臣高祖時則有蕭繡孝惠時閼孺此兩人非有
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後
惠時鄧侍中皆冠鵩鷄具帶傳脂粉皆閼籍之屬也
又曰鄧通爲黃頭郎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
郎推助之及顧其衣裳後穿寐覺而之漸臺以夢中
陰自求推者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甚

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都尉建爲附馬都尉 又曰
張放鴻嘉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遊宴放以
公主子日數得幸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
供帳賜印第克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
女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放與上臥起寵
愛殊絕 又曰董賢爲郎傳漏正殿下賢爲人美麗
哀帝望見悅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
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始幸賢寵日甚爲駙馬
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
常與上臥起晝寢偏藉上衾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

動賢乃斷袖而起其愛恩至此 魏志曰孔挂性便
妍曉博奕踰鞠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挂察
太祖意歡樂因言吹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
又多饋遺挂由此候服王食太祖既愛挂五官將及
諸侯亦皆親之 又曹毗曹肇傳曰肇曰明帝寵愛
之寢止恒同常與帝戲賭衣物有不獲輒入御帳服
之徑出其見親寵類此比也 俗說曰桓玄寵丁期
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桓在背後坐食畢便迴盤與之
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為非玄臨死之日期乃以身
捍刃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三十

寵幸

寵幸

二

案本作寵

三十

寵幸

畫眉漢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傳張京兆眉有
有過於畫眉上遺肉劍武帝令東方朔自責朔曰拔
愛其能不責之遺肉劍武帝令東方朔自責朔曰拔
劍武帝令東方朔自責朔曰拔擇瑤魏書云太祖
擇瑤魏書云太祖鍾夫人之重愛

魏阮籍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
花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春折似秋霜流眄發姿

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晉張翰
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知日在
東香膚素澤素質參紅圓輔圓頰齒芳榮爾形既
淑爾服亦鮮輕裾隨風飛霧流輝轉側綺靡顧眄便
妍和顏善笑笑美口善言 梁吳筠詠少年詩曰董生
唯巧笑子都信美目百萬市一言千金買相逐不道
參差萊誰論窈窕淑願君休綳被來就越人宿 梁
劉遵繁華詩曰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蕤鮮膚勝粉
白豐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鈎蓮葉東腕動飄香
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畫堂中本知傷輕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三十

寵幸

薄合辭羞自通翦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蛾眉詎須

嫉新粧近入宮

三十

寵幸

論梁沈約宋書恩幸傳序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與
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閣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
以狎生信由恩得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
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維理難
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
主命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
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見鼠憑社貴狐藉虎
威外無道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

人部

卷一百四十五

子

淫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蘭溪徐應亨校訂

人部二十六

狂淫

自縱

附

疆別

柔疑

周
生

忘厥

爭威不
虐盜妖

詈罵

談話錄

附

賊讒

竊

無用

○淫
類聚文

周易繫辭曰治容誨淫

也誨教

毛詩序曰鄘柏舟桑

中刺奔也衛公室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

人部

卷一百四十六

淇之上矣

桑中上宮所期
之地淇水名

又序曰齊鷄鳴南山刺

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

泰誓曰商王受沈湎

胃色
左傳曰齊桓公好內多淫內嬖如夫人者六

人又曰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姜公之母淫上曰烝又

巨簣和勝與射通室易妻洪範五行傳曰射人

者生於南方謂之短狐故南越多蜺蜺者淫女惑亂

之所生也。列子曰：鄭公孫穆好色，後庭數十，皆

擢和昌年親財維交遊於後處以書尺夜三周出

意猶未悞 諡後曰書之齊桓公有人以朝
晉中曰晉書晉直奮不歸人不愈此疾也 戕國

策曰秦皇太后愛魏醜后病且令曰我死必以魏子
爲殉唐因爲諫曰以死爲無知何空以生所愛葬無
知之死人若有知先王積怒久太后救過不暇何得
更殉魏醜后乃止 漢書曰王鳳中濟北王終吉所
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妾爲姦終吉與其被席或晝日
使裸伏人馬交接終吉親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丞
相御史奏終吉位諸侯王以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
以廣嗣重祖而終吉禽獸行亂悖逆人倫請削四縣
又曰許皇后坐左道廢處長信宮姊嬃爲龍額思
侯夫人寡居淳于長與嬃私通因娶爲小妻許后因
人部 卷一百四十六
嬃賂遺欲求復爲婕妤長受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千
餘萬計爲白上立爲左皇后嬃每入長信宮長與嬃
書戲許后 華俊後漢書曰梁冀愛監奴秦宮官至
太倉令得入妻壽所壽見宮屏御者以言事因通焉
宮威權大震二千石皆拜謁之 范曄後漢書曰赤
眉發掘諸陵取寶貨汗辱吕后凡有玉匣者皆如生
故赤眉多行淫穢 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後妻郭氏
父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於韓壽充未覺時
外國獻奇香世祖分與充充以賜女充與壽坐聞其
衣香心疑之充家嚴峻墻高丈五薦以枳棘周行東

北角如狐狸行處充潛殺知婢遂以女妻之 沈約
宋書曰楚王山陰公主廢帝姊也肆情淫縱以吏部
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帝許之淵雖遂肯以死自固
列女傳曰夏姬者陳大夫微舒母也狀美好老而
復壯者三三爲皇后諸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
孔甯儀父皆通焉或衣和衣或裝其搯搯以戲於
朝 列異傳曰漢桓帝馮夫人病亡靈帝時有賊盜
發冢七十餘年顏色如故但小冷共姦通之至鬪爭
相殺竇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
識以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穢汗不宜配至尊乃
人部 卷一百四十六
以竇太后配食 語林曰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
虔劉卿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
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服淫 風
俗通曰平原君獻胡莫譚娶周碧爲妻譚陰陽不屬
令碧與李方張少姦通莫得其子 博物志曰三身
國一頭三身三手昔容成氏有季子好淫白日淫於
市帝放之西南季妻馬生子人身有尾蹄
淫二帖
生靈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不可爲
也 是謂近女色夜如晝非思非食惑以喪志公
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 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
內熱感濕之疾君今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

何謂易對曰淫溺之所生也聚麀文子聚麀上譏
在周易女惑男謂之蠱也男女漁色謂其國中色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男侵詩序淫暴之女漁色
竊香毒質絲抱布貫綵圍來擲果
淫族而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蒙衣齊慶克通於
亂筆而入蒙衣哀和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治
謂者婦人衣送華又替見孔父之情通則先畧女
誅曰公卿貴目送妻逆而送之
潘人無放焉日送妻逆而送之
通情或半年者然後破義破義犯禮為不禁周仲
送于馬羊為聘禮
女於時奔者不無別禽獸之道汗行管子口桓公云
禁注云重天時無別禽獸之道汗行管子口桓公云
幸而好色姑姊妹非其惡者淫風狗於貨色大罰貪
管仲曰惡則惡然非其惡者淫風狗於貨色大罰貪
爲淫淫大欲飲食男女女人無相棄臧丘人有女夢以
爲大罰大欲飲食男女女人無相棄臧丘人有女夢以

之而後取之撥之於其吉甫妻表微君子與謗
以莫效禮決禮者所以禮防人於叔奴不親授內
外不通假禮不通乞假孝子不服闢物疑事生寡
婦不夜哭禮遠嫌避疑內言不出於闕外言不
入於闕禮
○驕傲白
執幣越樹未聘執幣傲仲惠伯獻俘原叔獻俘於
公曰必滅其先君神不福也賜晉惠公命劉康
有先自受服成肅公將代奈受情召公曰晉侯其無後
能者敗以取禍成肅公將代奈受情召公曰晉侯其無後
成子情其不取禍成肅公將代奈受情召公曰晉侯其無後
○卷一百四十六
死所於棄命錄錄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長揖及
少禮長箕踞郭解出入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
敬不修從康解問其客欲殺之解曰居邑之不見
待偃蹇從康解問其客欲殺之解曰居邑之不見
招損謙益招損取禍曰苦成叔散賓子立無跋跋音秘也
坐無箕踞貌不莊致禍故外視則莊敬莊敬則
則慢易之志自滿不足視使驕則莊敬莊敬則
守其官位唐突列侯問曰然常步也何承承不
日應得唐突列侯問曰然常步也何承承不
地復曰為人父史見其子應曰王人雖微列在諸侯之上
倨見長者圖天下不宜倨見長者脚申局下武子

其晉帝基申脚申下問孫皓曰何以鍾吏出守上成
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割也
爲小吏必陵長吏都出都爲濟南也其亡公叔晉侯
守成爲都尉直陵都出其上也戊也其亡公叔晉侯
無後詳受直而不倨倨傲泰而不驕君子泰富鮮不
驕富而不驕者鮮矣驕樂難長處與長處樂不可傲狠
威儀近亂燕喪威儀之拘或敢侮予何以里我
安肆曰偷肆也荒怠不敬乃逸乃岸乃岸自
廣自滿無怠無荒自暇自逸天命祐敬人
道惡盈禮不長傲神亦害盈敬乃行先傲
爲禍始忘僂僂之恭肆偃蹇之傲
○狂帖白
○卷一百四十六
古肆古之狂也肆肆今蕩今之狂也蕩爲巫爲通
不其言乃三天下信飲樂任義之歸與與日
成章不知所以簡斐然必也狂非狂狂若狂
皆若狂人擇言狂夫之言進取狂者接與狂若狂
子文子姓辛氏狀貌似不謝奕恒溫溫司馬謝奕過溫
避禍衡曹操待衡甚厚衡生言諸門以狀推地大門
食其家貧曹操待衡甚厚衡生言諸門以狀推地大門
然無常生箕子佯狂箕子佯狂箕子佯狂
無多酌我我則酒往承相魏侯固念作狂念作狂
大智似狂云太公田獵令狂令狂令狂令狂令狂
飲泉即狂

○
筆擲地魏王思爲司農極言書或集筆擲去復來再三思自起投擲不得取筆擲地踏

不言以如詐存名片諷皆誅之辟名誦巧僞爲
交書與實以禮防僞防萬民之僞著誠去僞鄭

惡言不出於口
忿言不及其身

1

○威虐帖

虐以威注
誅其虐

卷一

政荒散

越謨
殺尚
我可
崔

刑結怨

罪怨毒

○妖訛帖白

虛詭驚

夫邪勿

人部

思匪無

疑
雖非

去邪除

有損其善

口咒厥口
言怨

三物以咒我范文子使祝宗祈死曰愛我者惟鬼
婦皆詛傳億兆之詛上見

○叛亂

無君之有無君不臣臣而逸德烈於德反德人反德

從凶從凶聞穢穢倖擾倖擾獨亂獨亂治則思者

不仁不仁大恣大恣亦亦求魁求魁巨猾巨猾吠堯吠堯

禍心禍心亂心亂心稱亂稱亂阻兵阻兵天下天下所惡所惡

之臣之臣神之所惡神之所惡諸侯諸侯之亂之亂有觀有觀

商有姓商有姓神之所惡神之所惡諸侯諸侯之亂之亂有觀有觀

人部人部卷一百四十六

天常天常基間基間王室王室剝亂剝亂天下天下反易反易天明天明

侵敗侵敗王累王累侵弄侵弄凶器凶器毒痛毒痛生民生民毒流毒流天下天下

腥聞腥聞於上於上脅君脅君亂國亂國壞法壞法亂紀亂紀賊臣賊臣聞蒙聞蒙

姦臣姦臣竊命竊命

○寇賊

聚徒聚徒蒲蒲傳傳鄭國鄭國多盜多盜聚人聚人於於荏蒲荏蒲好草好草竊書竊書曰曰賊人

名名賊賊亦亦名名賊賊號號米米符符書書受受其其道道造造作作

黃巾黃巾綠林綠林並並賊賊攻劫攻劫

保聚保聚感悔感悔物物郡郡中中怪問怪問終終不不言言

財貨財貨完聚完聚保聚保聚感悔感悔物物郡郡中中怪問怪問終終不不言言

賊賊不不受受勞勞以以酒酒食食而而遣遣之之自自新新改改行行白白頭頭賊賊

上國上國傳傳以以吳吳為為封封國國探探九九長長安安赤赤眉眉賊賊

志志未未得得與與家家屬屬遇遇盜盜時時生生治治喪喪城城中中薄薄者者所所武武壯壯朱朱

還還戴戴封封物物賊賊不不知知盜盜以以與與之之賊賊日日賢賢人人也也遂遂七七

之之征征於於姦姦兇兇罔罔不不寇寇賊賊鳴鳴義義姦姦兇兇徵徵勦勦矯矯度度

強者強者脅弱脅弱眾者眾者暴寡暴寡在外在外為為姦姦人多人多相相掠掠

竊竊伐伐污污宮宮禮禮曰曰臣臣其其室室子子其其父父兄兄在在官官殺殺無無赦赦封封

觀觀既既參參元元兄兄伏伏威威之之威威黃黃錢錢用用重重刑刑亂亂國國誅誅王王

人部人部卷一百四十六

致誅致誅天天人人式式過過能能辦辦費費禱禱樂樂軍軍求求誠誠請請

力力氣氣吞吞賊賊無無遺遺育育無無俾俾易易種種乘乘王王怒怒行行天天罰罰咎咎

無無使使滋滋蔓蔓無無俾俾易易種種乘乘王王怒怒行行天天罰罰咎咎

既既自自貽貽罪罪亦亦盈盈貫貫棄棄屍屍京京觀觀懸懸首首藁藁街街敢敢

逃逃刑刑命命肆肆諸諸市市朝朝將將出出凶凶於於梟梟獍獍宜宜致致伐伐於於

鯨鯨鯢鯢無無縱縱滋滋蔓蔓之之草草以以奔奔漏漏網網之之鯨鯨既既不不化化

急乃執有妻子奮五十唯有二子終執宿衛臣趙廣
 不顧遂擒賊妻子亦死世謂美之黃漢將吏到家使
 京兆尹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黃漢將吏到家使
 人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
 也二人驚愕出遇之
 廣漢使獄吏厚遇之
 ○竊盜白弄伏掩藏吳桂質匪
 盜有道入勇也後出義也知可否智也均分仁也殺
 無罪周禮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法若今
 憎主人盜憎主人待暴客以待暴客相翔秋官野廬氏掌
 者則誅之注云相翔猶多有待暴客相翔賓客至有相翔
 倡行觀伺將爲盜也多有盜賊多有克斥言多
 行盜行盜行竊財病人之財竊財爲小人勇無義爲盜
 小人約小人貧斯約揭篋擔囊莊子曰將爲肚篋揭
 人部卷五
 備則必備則必固固此世俗之所知也巨盜至
 垣穿字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請其衡國氏
 意遂踰垣穿字手足所及無不採取俄而巳獲賊
 沒先人之產國氏曰嘻爲盜之道天有特地有刑
 雨涉潤山澤田產育生吾禾黍植吾種稷陸盜禽
 水盜魚龍皆天地所有豈吾所有吾取之故爲盜
 金主珍寶人之所聚盜之獲竊藏以逃傳言侯之聖
 罪宜哉向氏以爲重固已也竊藏以逃頭須竊藏以
 逃久界不殺曹褒爲固令以禮化民有他鄉盜五
 人命者天亦絕之皐陶不爲盜誅外盜吾盜謂武仲
 死刑罪不殺嚴奏褒懦弱遂免官外盜吾盜謂武仲
 自外盜禮焉大盜小盜貪冒之人力焉穿窬之
 盜既貪財以肆心乃行險以實念蓄行險之
 心窮斯濫矣遇慢藏之貨獲則取之犇伏逃犇

鹿赴陰急何能擇 救其患難誠為好仁 匪乃姦
回則非嫉惡疑枉盜璧楚相亡璧疑張 拾璧 疑金 為郎同
舍郎失金意不疑盜金不疑買 拾璧 疑金 為郎同
金鑽之後知非亡金者大慙 拾璧 疑金 為郎同
之孔子持絲綯去上疑重終不申說而歸誤持歸舍即歸
持綯還主妄意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其職 猜王溫
事乃顯然妄意元帝引宰相御史條責其職 猜王溫
中尉召猜禍與從非止君防然不處嫌疑問
使好猜疑禍與從非止君防然不處嫌疑問
宋人疑其隣人有天雨壞其子口不能築將有盜
盜之 厚誣 薄訴 徇盜 狐疑 貳李可疑
溜湍難別 似是而非 研炭是非賞用取盜管仲
取二人馬上以為公 賞盜 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臣曰所與游辭也 賞盜 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人部 卷中 二十三 竊盜
賜於從者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不可詰也季孫
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武仲曰子召外盜
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以來子以姬氏妻
之其次皐隸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而去
之其或賞不竊子荷子之不竊與定交操行行過陸
驛焉 賞不竊 子荷子之不竊與定交 操行行過陸
機赴洛船裝甚盛揮其徒掠之登岸據胡床坐指揮
機通謂曰卿才美如此何作劫卿若思流涕授劍謝
罪機遂遺布二疋 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有盜入其
與定交遺布二疋 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有盜入其
不善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染上君子是也盜聞自
授伏罪寔曰君貌非惡人當貧耳遺布二疋而遣之
遺布一端 王烈字彥方有盜牛者主得盜者曰無今
翻於路有一人守之 請教聖道 無祿倖門 既捨
而罪 乃升諸公 唯善所在 雖盜何傷 惟賢
是求 雖盜必舉 棄瑕錄用 補過責功 行其

之執有罪執其有罪延耆老致寇定襄大姓張吏拜鄉伯爲太守乃延耆老月爲
出押之咒供具耆老知首豪懷恩醉酒具言盜賊亡匿處乃分部收捕旬日盡得之募壯士誘賊賊亡匿處乃分部收捕旬日盡得之
於追胥募壯士誘賊漏網之鯨不歸死於司敗宜勿佚

東陽國語平水曰資東陽西鄙連樂盈過周之西鄙
斫樹邑人愧而歸喬論之曰節日取柴與父喬伴不聞
何愧川稻見而避之去後乃自林送之鄉里威其稻暑
敢有踰垣踰書曰無敢寇懷乃自林送之鄉里威其稻暑
犯後登厨踰垣踰書曰無敢寇懷乃自林送之鄉里威其稻暑
偷我登厨踰垣踰書曰無敢寇懷乃自林送之鄉里威其稻暑
人部卷之六
狀泰后駿馬秦穆公有駿馬為盜殺食之公曰吾蘭
遂免難駿馬食駿馬肉不飲酒必死遂賜羣盜酒飲
侃柳晉陶侃字士行為荊州牧性聰敏尉夏施盜官
何因盜之施恭禾淪恭禾者恭見恐其愧伏草中盜
惶懼謝罪恭禾淪恭禾者恭見恐其愧伏草中盜
去乃池魚世說王承為東海小吏盜池魚何足借乃
起法池魚文王之子周與衆共之池魚何足借乃
閔氏桑虞字子深以至孝稱閔中灰熟有人踰垣盜
出知虞除之乃送所竊妻坐臣有桑中之喜疑竊香
盜氏請罪仍以與之竊妻坐臣有桑中之喜疑竊香
竊香讓竊馬善士宜宜盜竊馬賊自相讓孔嵩證樓
其父讓羊不死藥食之飛入月中中藥強弩絃春秋
而子語之不藥食之飛入月中中藥強弩絃春秋
為武庫卒盜強弩絃一時與琴俱處當何罪論曰兵
所居比司馬關入者光重武備責精兵也弩藥機非
因執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當論曰太車無與
車無輒例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論曰太車無與

異處不得絃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
無鐵同律曰此是弩兵所賦直百錢者當生棄市
一呼俱殞其室喬樛林如雷震有二盜入百錢當坐上
揭賈入司兵皆司所掌盜賊之任器皆辨其物失布
由令尹楚江乙尹失布以盜山令尹也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六

人部

卷一百四十六

三木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七

釋部一 釋教 戒律 經一 佛 吾薩 僧
明東吳俞安期纂
明武林虞淳熙校訂

後漢書曰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頭有光明以問羣臣
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
是遣使天竺問佛法遂於國中圖畫形像焉 續
漢書曰天竺國一名身毒在大月氏東南修浮圖佛
道以成俗不殺伐 宋元嘉起居注曰阿羅單國王
毗沙跋摩遣使云諸佛世尊常樂安隱處雪山陰
水流注百川洋溢以味清淨周迴屈曲從趣大海
切衆生咸得受用 又曰師子王國遣使奉獻詔答
云此小乘經甚少彼國所有皆可寫送 釋道安西
域志曰波羅祭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又曰
須剌國有五百沙彌真人寺望晦日寺前有方青石
大人來下石上 又曰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
城在山東南角竹園精舍在城西又有佛浴所六年
苦行處 支僧載外國事曰和訶條國在大海之中
地方二萬里國有大山山有石井井中生千葉白蓮

花井邊青石上有四佛足跡合有八跡月六齋日願
勤苦薩與諸天神禮佛迹竟便飛去淨圖請堂背七
寶國王長者常作金樹銀花銀樹金花供養佛 又
曰維那國去舍衛國五十由旬由旬者晉言四十里
維摩詰家在城內基井尚存 又曰迦維羅越國今
屬播黎越國猶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白靜
王之苗裔昔太子生時有二龍王一吐冷水一吐暖
水今有池尚一冷一暖 又曰鳩留佛姓迦葉生那
訶維國 又曰彌勒佛當生波羅祭國在迦維羅越
南 又曰闍賓國在舍衛之西國王民人悉奉佛道
人及沙門到冬未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 又曰
佛在拘私那竭國般泥洹欲泥洹時自然有寶牀從
地出有八萬四千國王爭將佛躡神妙天人曰佛應
就此上那竭王乃作金棺檀車送喪佛積薪不燒
自燃王將舍利歸宮八萬四千國興兵爭舍利婆羅
門分之用金升量舍利得八斛四斛諸國各得還立
浮圖 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西出海中國主名
崑崙有天竺胡五百家兩佛圖婆羅門千餘人頓遜
人敬奉其道以香花自洗精進不捨晝夜香有區撥
摩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千車貢之慘更香好一南州

異物志曰天竺國地方三萬里佛道所上其國王藏
郭宮室皆雕文刻鏤

釋教二

慧劍 維摩經以智慧 戒珠 法華經精進修解 五賢輪
月為煙雲塵 五靜 清淨 結社 賢結公與十八 構園 慧製
字文宣彭城人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管遊園
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
所號曰隱居先生時人象法之教漢書又於山北
乃謂為隱居先生時人象法之教漢書又於山北
以爲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注云作金人
之緣後漢書曰佛道以爲人死精像其遺法也人
精神所行善惡者皆有報應故以貴行善修德受
至無生而得佛也 大雨之潤 生慈雲之蔭 如來慈

卷一百四十七

三

卷一百四十七

三

楚王賁罪 楚王賁信佛道請以繖蓋罪 報曰
何樂而賁其罪令還緣以梁帝捨身佛道於建業
助伊蒲塞注桑門之盛饒也 梁帝捨身佛道於建業
起同泰寺自以其身施同泰寺為奴朝廷共飲珍膳
之有佛精苦者輒加菩薩之號其上書皆云皇帝
薩度門 覺路 慈雲 甘露 攝心 脫疑 苦
空 貪著 煩惱 解脫 執迷 回向 慧業
塵勞 道濟真俗 理苞聖惠 開悟愚蒙 拯濟
沈溺 大雲之教 甘露之法 拔有溺之身 超
無量之劫 開善誘之門 施方便之力 以戒律
為教文 以禪定為真守 拯苦海之沈溺 救火
宅之焚燒 既無傷於國經 且有補於王化 立

三世之緣觀感流俗 設百法之要誘拔浮生

謝靈運摩羅什法師十喻詩曰十喻以喻空空必待

此喻借言以會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

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宋謝莊八月侍華

林曜靈殿八關齋書曰玉桴乘夕遠金枝終夜舒澄

淳玄化開希微寂理乎 梁武帝十喻幻詩曰揮霍

變三有恍惚隨六塵蘭園種五果雕案出八珍對見

不可信熟視事非真空生四岳想徒勞七識神著幻

是幻者知幻非幻人 又如炎詩曰亂念矚長原例

見望遙垓逶迤似江漢汎濫若滄溟金波揚素沫銀

浪翻綠萍遠思如可取近至了無形熱緣熱惚逼渴

愛渴心生 又靈空詩曰物情異所異世心同所同

狀如薪遇火亦似草行風迷惑三界裏顛倒六趣中

五愛性洞遠十相法靈沖皆從妄所妄無非空對空

又乾闥婆詩曰靈海自己極滄流去無邊蜃蛤生

異氣隨婆鬱中天青城接丹霄金樓帶紫煙皆從望

見起非是物理然因彼凡俗喻此中玄中玄 又夢

詩曰甘寢隨四坐蓋睡依五衆遺從競分譁美惡相

戲弄出家爲上首入仕作梁棟色已非真實聞見皆

靈洞長眼出長夜大覺和大夢 又會三教詩曰少

時學周孔弱冠窮六經中復觀道書有各與無名妙

術鍊金版真言隱上清密行貴陰德顯證表長齡晚

年開釋卷猶日映眾星苦集始覺知因果乃方明示

教惟平等至理歸無生 又和太子懺悔詩曰玉泉

涌向盡金門光未成綠繞聞天樂周流揚梵聲蘭湯

浴身垢懺悔淨心靈葉章獲丹鮮落華蒙重榮 梁

簡文帝十空如幻詩曰漢安設六響周穆置高臺三

里生雲霧憐息起水雷空持生識縛徒用長心災慧

人恒棄捨庸識屢迴六塵俱不實三界信悠哉

又水月詩曰圓輪既照水初生亦映流溶溶如清璧

的的似沉鈎非關顧免沒豈是桂枝浮空令誰雅識

還用喜騰猴萬累若消蕩一相更何求 又如響詩

曰疊嶂迴參差連峰鬱相拒遠聞如句味遙應成言

語竟無五聲實誰謂八音所空惑顛倒羣徒迷塵縛

侶愍哉火宅中茲心良可去 又如夢詩曰秘駕展

難辭司夢並成虛未驗周爲蝶安知人作魚空聞延

壽賦徒勞岐伯書潛令六識擾安能二惑除當須耳

應滿然後會真如 又如影詩曰朝光照皎皎夕漏

轉駸駸畫花斜色去夜樹有輕陰並能與眼入俱持

動感心息形影方止逐物慮恒侵若悟假名淺方知

實相深 又鏡象詩曰精金宛成器懸鏡在高樓後

挂七龍網前發四珠光迥望疑垂月傍瞻壁壁瑤仁

壽含萬類淮南辭四鄉終歸一亡有何關至道場

又蒙豫懺悔詩曰皇情矜幻俗聖德愍重昏制書開

攝受絲綸庸慧門時英蒲君園法侶盛天園俱消五

道縛共蕩四生冤三循祛愛馬六念靜心猿庭深伏

采豔地寂伎聲喧上風吹法鼓垂鈴鳴晝軒新梅含

未發落桂聚還翻早燈藏石磴寒潮浸水門一期蒙

誘善方願遣籠樊 又侍講詩曰物善渥深慈監撫

宣王事英邁八解心高超七花意 又和會三教詩

曰聚沫多緣假標空非色香漢君雖啓夢晉后徒降

祥玄機昔未辨洞鑒資我皇 又夜望浮圖上相輪

絕句詩曰光中辨垂帶霧裏見飛鸞定用方諸水詩

添承露盤 梁元帝和劉尚書侍講五明集詩曰汲

引留宸鑒舟航動脣情法王惟一法無生信不生日

宮佳氣滿月殿善風清綺錢敞西觀緹幔卷南榮

梁昭明太子玄圃講詩曰試欲遊寶山庶攸信根立

雖娛慧有三終寡聞知十 鍾山解講詩曰輪動文

學乘笳鳴賓從靜嗽出品隱光月落林餘影情理既

已詳玄言亦兼逞 東齊聽講詩曰庶茲祛八倒真

此遣六塵良思大車道方願寶船津既餐甘露旨方

欲書諸紳 又參講席將訖詩曰八水潤焦牙三明

啓羣目寶鐸旦參差名香晚芬郁暫拾六龍驚微祛

二鼠覺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馥 又同泰僧正講

詩曰放光聞鷲岳金牒秘香城窮原絕有際經照歸

無名若人聆至寂寄說表真寔能令梵志遣亦使羣

魔驚今聞大林聚淨土接承明掖影連高塔法鼓亂

嚴更雷聲芳樹長月山地芝生已知法味樂復悅玄

言清何因動飛轡暫使塵勞輕 梁宣帝奉迎舍利

詩曰釋迦稱散體多寶號金軀白玉誠非比黃金良

寶輪變見絕言象端異乃冥符靈知雖隱顯妙色豈

榮枯唯當千劫後方成無價珠 梁沈約入關齋詩

曰因戒倦輪飄習障從塵染四衢道難關八正扉猶

掩得埋未易期失路方知險迷塗既已復豁悟非無

漸 又四城門詩曰六龍既驚軫二鼠復馳光衰齡

難慎輔暮質易凋傷 又和王衛軍解講詩曰妙輪

輟往駕寶樹未聞音甘露為誰演得一標道心眇眇

玄塗曠高義總成林七花屏塵相八解濯芳襟 梁

劉孝綽和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御鶴翔伊水禁

馬出王田停鑒對寶座辯論說人天淹塵資海滴照

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殆劍儼將旋 梁劉孝儀和
昭明太子鍾山解講詩曰韶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
雖窮禮遊盛終爲塵俗誼豈如弘七覺揚響啓四門
夜氣清簫管曉陣燦郊原山風亂采朶初景璧文輟
林開前騎騁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石瀨響飛奔
迴輿下重閣降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適弦繁
輕生逢遇誤並作革龍鷄 梁王筠和太子懺悔詩
曰習惡歸禮懺有過稱能改聖德及羣生唱說信兼
採翹心蕩十惡邈誠銷五罪三縛解智門六塵清法
海超然故無著逍遙新有待 周庾信詠闡弘二教

卷百四十七

八

詩曰五明教已設三元法復開魚山將鶴嶺清梵兩
邊來香煙聚成塔花雨積爲臺空心論物性真氣辨
仙才

齊王融淨住子歸信門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
業雲結影慧日潛暉委蛇循途極夜無歸登山小魯
汎海難沂參玳見璧辯礫知機迷甘未遠匪正何依
又懺悔三業門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
造事假言空利名相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躡銅錯徒
鑄惑端風緒愛境旌懸不動一至何階四禪 又出
家善門頌曰澡身浴德聊述聖名將安寶地誰留化

城道場曠謐禪逕聞清風飄弗響震輶徒解脫
慮脫落何營長指有結永寘無生 又在家善門頌
曰處塵貴不染被褐重懷珠美玉塵幽石曾蘭挺叢
芻四民亦爲之三界豈能渝高茲弘愛沐寧以財利
拘煩流拾智寶榛路坦夷衢萬品竟何匹烈火樹紅
跌 又法門頌曰出不自戶將何由行不以法欲焉
修之燕入楚待駿足凌河越海寄輕舟通明洞燭煥
曾景深凝廣潤湛川流慕善開賢敷教義昭蒙啓感
滌煩憂功成弗有居無著淡然無執與化遊 梁簡
文帝大法頌曰若夫眇夢華胥怡然姑射服齊宮於

卷百四十七

九

玄扈想至理於汾陽輕九鼎於寒衾視萬乘如脫屣
斯蓋示至公之要道未臻於出世也至於藏金玉於
川岫棄琴瑟於大壑卑宮非食茨堂土階彤車非巧
鹿裘靡飾斯蓋示物以險亦未階於出世也解網放
禽穿泉掩齒起泣辜之澤行扇暘之慈推薄之念有
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蓋所以示物以爲仁亦
未階乎出世也甘泉啓太一之壇嵩山置奉高之邑
碣石刻美門之誓不夜作交門之歌斯蓋止愛久齡
事存諸已篤而爲論彌有未弘豈若燃智慧之炬照
生死之闇出五陰之聚升六度之舟浮衆德之海踐

不至之岸驅彼衆生同歸仁壽引茲具縛俱入大乘
九有傾心十方草靡 又玄圃闢靈嶺曰七游懸流
雙因俱啓情遊彼岸理慙祇園于時藏秋仲節麗景
好晨氣含金扇霜浮玉管鳥弄鳴于瑣音樹歲粧於
妙葉液水穿流迷山寫狀風生月燬日照槐煙辭曰
析論冥空玄幾入道密宇清幽重關相藻日映金雲
風搖銀草

釋宋謝靈運聚幻贊曰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
從遊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違者皆自實勿
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又聚沫泡合贊曰水性本
釋部 卷一百四十七

無泡激流遂聚沫卽異成貌狀消散歸虛壑君子識
根本安事勞與奪愚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又影
響合贊曰影響順聲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
因得象似羣有靡不然昧漠乎自己四色尚無本八
微欲安恃 陳江總香贊曰海岸相傳香流大千不
吹自轉將銷更燃紫空羅霧散迴飛煙還符成晶薰
修福田 又花贊曰池中寶花葉覆金沙逆風氣亂
映水光斜散由天女實乃王家若生心樹願結因牙
又燈贊曰寶燈夜開光遍花臺輝抽細燄燼落輕
灰珠慙色並月耶光來一明暗室若遣塵埃 又幡

贊曰金幡化成搖蕩相明留無定影散乃俱輕光分
糾縷采布香城恒知自轉福與之生

釋梁元帝荊州放生亭碑曰魚從流水本在桃花之
源龍處大林恒捨浮雲之路豈謂陵陽垂釣失雲失
水莊子懸竿吞鉤吞餌雖復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
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譬如黃雀伺彈不知隨
彈應至青鵠逐兔詎識扛鼎方前北海之食鸚鵡未
始非人西王之使傳信誰云賤鳥故知魚鳥一觀俱
在好生欲使金牀之鴈更反衡陽之侶雪山之鹿不
充食澤之晏 陳徐陵長干寺衆食碑曰昔炎皇肇

釋部 卷一百四十七

訓稷正修官信矣民天之言誠哉國寶之義自非道
登正覺安住於大般涅槃行在真空深入於無爲般
若則菩薩應化咸同色身諸佛淨土皆爲攝食證常
住者爰訖乳糜補尊位者猶假香飯亦有三心未滅
七反餘生應會天宮就齋龍海况復繕居地轉咸慙
珠庭固以皆種仙禾並資靈粟者矣法師常願以智
慧火燒煩惱薪普施衆生同食甘露况復安居自恣
願學高年或次第於王城猶栖遑於貧里迦留乞甦
苦用神通須提請飯致貽詞真於是思營衆業願造
坊廚庶使應供之僧皆同自然之食升堂濟濟無勞

四龍之舞。原我恒有千金之備。其外鐵市銅街。青樓紫陌。千家黑白之里。甲第王侯之門。莫不供施。相高資儲。轉聚法師。善巧方便。溫和尚羅。教授滋生。隨年增長。假使桑林不雨。瓠水揚波。猶厭稻梁永無。饑乏加以五鹽。具足七菜。芳軟麴類。天厨果同香樹。羹鼎之大殷王。未逢糜饌之深齊。都非擬昆吾在次。皆鳴驚嶺之鍾。賜谷初升。同洗龍池之鉢。

陳江總鍾銘曰。是氏之匠。狂陽之銅。圖樂鑄鐫。刻獸鋪張。聲飛雪裏。韻切唇中。遙符玉律。遠雜金風。朝驚驚嶺。夜動龍宮。其惠業冥感神功。百非洗蕩。萬

釋部 卷百四十七

十三

善招通長如五淨永證三空。又鍾銘曰。篆間鐫刻。樂上雕鐫。聲齊法鼓。響逸鳴榼。舟移巨壑。火壞初禪。又優填像銘曰。如花譬象。若火疑龍。毫光此遇。法相今逢。昨雲齒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辟席爲恭。

梁簡文帝上大法頌表曰。臣聞至理隆而德音蘭。成功臻而頌聲作。天上天下。妙覺之理。獨圓三千大千。無緣之慈。普被慧舟。匪隔法力。無根澤雨。無偏心田。受潤具以九閩。共瀕並識。歸滌萬國。均夢一日。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法制啓曰。翔慧燭於昏塗。灑法水於塵路。至天澄心。洗累之規。莊情束影之制。解

網出界之訓。滅惑淨照之旨。固以行首霜威。字端風厲。信可以糟淳五書。糠芬百氏。升卑卑周。簞竿尼旦。所謂窺七澤而狹潢。汗登太山而小天下。又法門

頌啓曰。伏以迦文啓聖。道冠百靈。常住置言。理高萬乘。神儀挺發。非望雲就日。所追睿識。獨尊豈生。明弱言能企鹿苑。金輪弘汲引。以濟俗鶴林。雙樹顯究竟。以開玳惜乎。祇園滅影。驚岳淪光。微辭既遙。大義如綴。自不宜遊十地。擁接九區。豈有導覺水之塞源。拯法雲於落仞。明分覽四諦之必空。悟三業之暫有。應務屈已。則仁兼旦。夷隨方。中道則慧一淨。名驅率土。

釋部 卷百四十七

十三

於福林入蒼黔於正術。梁昭明太子謝勅齋銅造善覺手塔露盤啓曰。燥濕無變。九布見奇。寒暑是宜。六律成用。况復神龍負子。光斯極妙。金鳥銜帶。飾茲高表。函谷耻其詠歌。臨淄惡其祥應。陽燧含影。還避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梁簡文帝勅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曰。臣竊啓不生羽翼。無假神通。身升淨土。高排閭闔。足踐蓮花。方茲非喻。行躡寶梯。比斯未重。又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鍾啓曰。竊以白亭舊室。絕顯禎祥之氣。闕里故堂。暫聞鍾石之響。猶復存諸良史。汗彼篆素。豈如杏梁遺飾。迴成紺殿。椒輝昔處。

仍精實作啓藥師於殊里記靈文於福地雖魏廟出
寶齊祠現壁固以推茲孝感而此頑契將郭令鄙其
開金羊田陋其產玉豈宜季武庭樹愧蕭起之譽蜀
相宅基慙孝安之碣伏惟覽啓增思撫瑞深悲慟切
視齋哀喻封篋 梁元帝謝勅送齊王瑞像還啓曰
臣聞非晦非明法身凝寂有感有見渴仰赴幾伏惟
陛下百姓爲心宜觀種覺十方皆見普照王畿將使
化行南國乃睠西顧江水安流大川利涉鮮雲靈變
暫掩晨離甘雨霏微猶藏宿霧高明可仰與天花而
俱落清梵騰空雜頃荒以相韻頂禮最勝敬謁法王

釋部

卷一百四十七

十四

釋部

瞻彼堵墻不足爲喻立處針鋒弗云易擬臣身持淨
戒心抃法流接足道周膜拜路左得未曾有喜躍充
遍 梁邵陵王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啓曰辭鋒鬱壯
妙辯縱橫慧捨雨雪智包三藏故五時之說旣陳七
處之禮斯聚杭般若之妙源顯無生之真諦心注八
流意含五忍能使六地震動四花普雨折木蓋鱗間
羅散翮香鳥步花馴遊於雲圃瑞雀飛環翔舞於風
前高門洞啓不因銅馬之飾寶殿霞開寧政鳳皇之
瑞雖復長卿壯辭曾何足數子雲妙句比此茂如
梁沈約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啓曰竊以無名無色

理絕應感不身卽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
八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又臨終勸加
篤信啓曰抱疾彌留乞今未化形神欲離窮楚盡毒
據刀坐劍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
外恕實本天懷伏願復留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
無復遺恨雖慙也善庶等哀鳴 又謝齊竟陵王示
華嚴瓔珞啓曰竊以六書甫散百氏雲興或事止褒
刺或義單小辨莫不雕風煙之氣狀流日月之英華
明公該玄體妙凝神由表座法雲於六合揚慧日於
九天因果悟其初心菩提證其後業陟無生之遠岸

釋部

卷一百四十七

十五

釋部

汎正水之安流受三遠十號之尊崇建四辨八聲之
妙極法身與金剛齊固常任與至理俱存
梁元帝法寶聯璧序曰竊以觀乎天文日月所以
貞麗觀乎人文藻火所以昭發况復玉毫朗照出天
人之表金牒解空生文章之外雖境智冥爲言語斯
絕詩歌作焉可畧談矣粵乃書稱湯誥篇陳夢說昔
則王畿居毫今則帝業惟揚功施天下我之自出
梁沈約內典序曰尚矣哉羣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
外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同齊隨緣受業人天異軌
翺動殊貫苦樂翻回愚智相襲莫不火宅輪驚人壽

卷四十一

十六

合論功績廣尚於其矣

月玉椅含風當於此時種法維

金字師子座講金字經大珠記曰神龜

惠明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

義洛陽學士兼釋氏四諦之義第其持歸恒與沙門義
義時號為三車之教三藏九部

○佛一初學

佛地論曰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
睡夢覺故名為佛普曜經曰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
迦維衛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
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
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地論
曰姓釋迦號牟尼佛後魏釋老志曰凡說教大抵言
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為善惡必
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羶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
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
淺以至深籍微而為著在於積仁順觸皆欲習虛靜
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
誠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隋書
經籍志曰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
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婆羅
雙樹間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言滅度亦言常樂
我淨弟子迦葉追其撰述其教為十二部後漢明帝
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教以佛對帝遣

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徧於中夏

斷言法華經曰如來生住於種種之

慈室慧門法華經曰慈室為佛

龍步驚音新名經曰龍步為佛

戒名經曰金乘佛露山金海華嚴經曰

德經曰火珠佛珠藏佛露山金海華嚴經曰

月燈旃檀海十方佛名經曰三昧佛

腋金臂如摩尼珠上通佛腋下相中懸生五珠

過膝如字髮輪齒德安論曰佛髮如墨鋒中有

金齒上有七滴八平手十住論曰佛身七處滿謂如

千輪相七滴八平手十住論曰佛身七處滿謂如

佛表裏八處平滿金精髮珠火眉大集經曰

三峯髮齊如等色金精髮琉璃咽珊瑚舌三昧經曰

聖生故得髮色金精相琉璃咽珊瑚舌三昧經曰

瑞舌相色如珊瑚珠淨毛金花面難施安如得

數日白毛眉間生美澤猶真珠

珠裝法顯記曰僧尼羅國王以金等身而鑄佛像

佛不救眾像像有盜者以佛取之像漸高而不及盜數

言其事視像尚俯首而與之像更後人擒盜盜寶飾

之即行非書願散以佛道二家立教之異學者互相

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經然二經

說如合符契能飛世諸弟子曰漢明帝夢神人身有
道則佛也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漢帝夢
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漢帝夢飛身有
何克倭何克倭友克政崇信佛供養沙門摩訶巨觀不
道而克倭與弟宗釋氏所施萬道成周初法流後漢
成於周初至成王十二年經律始法流後漢南史曰
國新頭河注河即張騫所到之處法流後漢南史曰
始東流自此以後漢明帝所到之處法流後漢南史曰
漢明帝夢金人飛空而下傳教曰西域之神其名曰
佛今陛下所夢將提乎乃使郭中蔡愔等往天竺尋
訪佛名由是覺悟羣生後漢書曰浮屠者佛國也西
化流中夏化通萬物又曰佛身長丈六尺黃金色環
將生也化通萬物有大威德力也神專務清淨佛慈心爲
故能化通萬物有大威德力也神專務清淨佛慈心爲
而大濟羣生

卷一百四十七

主不殺生類專務清淨其精進者號爲沙青蓮妙相
門漢信息心蓋意法欲而歸焉也

蒲月金容見維縹緲如師子半子曰佛生天竺
人曰白淨妙四月八日佛精從天來夫人晝寢夢見
象六牙白象然悅之遂感而孕因以八日從母右脇而
生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如師子身有日光
字皮不受塵水手足皆鉤釵毛悉向上身有日光
蓮花承步旃檀作像增一阿含經優與王勸國出
供養晨夕禮拜是時波斯國王聞優與王作佛像
佛亦召巧匠誦言如來形體煌煌若口金當以真金
飾之像時開淨提中始有二像也歸依瞻仰相
好光明神通變化紫金之像白毫之光莊
嚴具足變化無常發菩提之心展供養之具
自相不常隨求而變神周無朕應念而生

齊王融誦詰四大門詩曰迅矣百齡綿茲六人出
沒昏疑興居愛習總總予求管管爾給匪德曰歸唯
歟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回不希玄墟何泣
又在家男女惡門詩曰在磨則磷玉生雖堅唯居必
徙豈曰能賢水開春日蘭敗秋年天教斯類及習情
遷命符三牖生偕十經茲焉遂往憂畏方延又大
慙愧門詩曰蘭室改蓬心旌崖變伊草丹青有必渝
絲素豈常皓曲轅且繩直詭木遂雕藻一簣或成山
百里勸中道崇漢乃王臣大楚言元保勉矣德不孤
至言非虛造又努力門詩曰豫北二山尚有移河
釋部

卷一百四十七

中一洲亦可爲精誠必至霜壓下意氣所感金石離
有子合掌修名立時王權髮美譽垂昔來勤心少驚
墮何不努力出憂危勝幡法鼓榮且擊智師道衆紛
以馳有生無我儼既列無明有我孰能窺又迴向
門詩曰悠悠九土各異形擾擾四生非一情駟車策
馬殉世業市文鬻義炫虛名三墨紛糾殊不會七儒
委鬱曾未并吉凶拘忌及數術取與離合實縱橫朝
日夕月竟何取投嚴赴火空捐生咄嗟失道爾迴駕
盼彼流水趣東瀛
韻梁沈約千佛讚曰道有借適理無二歸寂照同是

形相俱非干覺府應遞扣冥機七尊緬矣感謝生靈
既過已滅未來無象一剎靡停三念齊想不常不住
非今非曩賢劫雖遼條焉如響棲林籍樹背空遺家
前佛後佛跡同轉車或游堅固或陰龍華能達斯旨
可類恒沙萃萃羣聖均此妙極先後參差各隨願力
密跡弘道數終乃陟暫觀來運永傳令識

梁沈約釋迦文佛象銘曰積智成明積因成業能
仁奚感將吼妙法駐景上天降生右脇始出四門終
超九劫眈求靈性曠追玄軫道雖有門跡無可朕物
我兼謝心行同泯一去後心百非寧盡式資理悟悟

釋部

卷一百一十七

五十二

以言陳言不自布出之者身有來必應如泥在鈞應
我以形而余勝瞽守茲大夜焉拔斯苦仰尋尊靈法
言攸吐不有形形愛焉誰觀 梁簡文帝釋迦文佛
像銘曰至矣調御行備智周滿月爲面青蓮在眸
又彌陀佛像銘曰玉蓮水開銀花樹落惟聖降神極
彼沈漠 又惟衛佛像銘曰灼灼金容巍巍滿月不
彼人天常留花窟 又式佛像銘曰影生千葉花成
四柱塔象單留龜鏡雙舞 又迦葉佛像銘曰慧雨
自垂仁風永扇照曜曰毫半容月面慈因有滅盡
無愛 又釋迦文佛像銘曰心珠可瑩智流方普不

變身田長無沙鹵 梁安等釋迦文佛像銘曰帝爲

知仰皆規面象敬模螺髮式圖輪掌信根有五覺枝

云七仰福靈祇上生兜率 吳郡石像銘曰七盤貝

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於時微

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蓋而未移浪開華而不噴

比齊刑子才文襄王帝金像銘曰妙形難象至理希

詮形之所及理亦在焉悟茲空假勞此蓋經式圖往

秘用結米緣丹青並飾金玉同構神儀內瑩寶相外

宣圓光照曜映被無邊靈應盼響感發大千鍾福旋

續其永如天歸慶怙恃壽等南山九厥親類宜其永

釋部

卷一百一十七

五十三

年誠歸妙覺標志上玄託銘斯在曠劫方傳

宋謝靈運無量壽佛頌曰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

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羣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

英頽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梁元帝荊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蓋聞琤璫玉

衡霄昊所以紀物金版玉文淳精所以播氣何則咸

秩社育義盡於寰中鑄鼎鴻翔未窮於系表况復道

冠萬靈理超千聖智周十地行圓四等變海成蘇祇

山入芥針鋒廣說藕絲見道惠音八種面門五色組

鉢生華入青樓而吐曜金牀照來出紫殿而相輝

廣運河卽處天冠之寺始遊羅衛便居堅固之林斯
蓋俯應閭浮未臻常樂降情誘接豈窮妄相若乃境
無引汲智生淺深明同一體感起十重七地初乃方
稱變易三達後心因窮智種然俱冥四德脫雙林
示表金棺現焚檀梓浩浩焉不可知已却望五津距
青蓮之洞傍臨三天帶明月之流 梁劉孝儀雍州
金像寺無量壽佛像碑曰昔堯乃則天莫能名其聖
丘纁譬目無得稱其道况復欲宣五品將歎三法固
使迦葉恥其無智龍樹羞其非辯猶聞獻蓋長者頌
以七言無學比丘陳其百句至有九輩性生一身補
處塵洗玉池神聞金葉樹聲繁會趙簡於是未聞地
寶焜煌周穆之所不見昔者出城石轉還林現疾夢
樹旣沈梵花獨及猶有杳杳疊衣紅爪紺髮可得崇
以妙利顯用珍由彼彌陀感化殊攝日輪照曜月面
從容毫散珠輝脣開異色似含微笑俱注目於瞻仰
如出軟言咸傾耳於諦聽像復以其夕出住寺門始
則映顯巖間猶對鷲山之禮末又徘徊閭外似救毗
城之疾空中生樹豈曰難思火內披道未爲多有銘
曰奄有淨國寶應多祉葉產梵童花開釋子玉蓮交
映銀河遞起伊尹慙桑伯陽羞李 梁劉勰刻縣石

城寺彌勒石像碑銘曰大道源虛寂冥機通其威神
理幽深玄德司其契是以四海將寧先入威鳳之寶
九河方導已致應龍之書况種智圓照等覺徧知揚
萬化於大千攝億形於法界其靈起攝誘之權影現
戲遊之力可勝言者哉自優曇發華而金姿誕應安
羅變葉而塔像代興月喻論其跡隱鏡象譬其常照
律師應法似流宣化如渴揚舲游水馳錫禹山於是
捫虛梯漢構立棧道狀奇肱之飛車類似叟之懸閣
體高圖範冠采虹蜺推鑿響於霞上剖石灑於雲表
信命世之壯觀曠代之鴻作也青龍與丹粟競采白
金共紫銑爭輝梵王四鶴徘徊而不去帝釋千馬蹕
蹕而忘歸

○菩薩初學
度世經曰菩薩者法冠幘道印綬觀藥王藥上二菩
薩經曰藥王藥上身長千二百由旬隨應衆生或十
八丈或八尺紫金色虛空藏經曰普賢菩薩身無量
無邊百千之色五十種光虛空藏菩薩身二十由旬
頂上如意珠作紫金色無涯際持法門經曰勝怨菩
薩在虛空中立與流離雲覆世界雨金色之花洗水
香赤真珠蓋紺琉璃蓋珊瑚蓋大方等大集經曰不

卷一百四十七

二十六
菩薩

卷一百四十七

二十七

飛

五

卷一百四十七

二十七

1

○僧
記初學

增一阿含經曰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沙門皆稱釋種尊勝經名爲苾芻諸經名比丘漢明帝內傳曰摩騰竺法蘭漢地僧之始也高僧傳曰僧舍吳地僧之始也四十二章經曰僧行道如牛負深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增一阿含經曰沙門皆草蓐爲牀四分律曰沙門以世俗法教白衣正法念經曰沙門不得近一切捕鳥人戲論人外人長阿含經曰凡沙門衣鉢隨身譬如飛鳥又曰沙門不畜象兵馬兵車

兵步兵 六法 五門 六法實論曰如說比丘成就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高僧傳曰精練五門拘鄰平叔增一風吹散丘成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與辭訣云命過當受惡形我得道必相度帝未

安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
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破尸敢行傳高僧
恭訪遠相成都人與同寺慧遠結契遠請長安恭往所
道遠問恭恭曰唯然同宿數夜遠言談泉湧恭竟無所
入經乃結壇昇座恭發聲唱經題與香通滿房宇及
一花樂方散遠頓足頂禮淚下交流謝曰慧遠見
泥蓮花自講傳如摩羅什姚主以妓女逼令受之乃
與黑宰相宋沙門慧琳秦郡泰縣人姓劉蓮花少出
善論行於世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相權要著作
失所枯樹生枝洛陽伽藍記云法雲寺西域烏長國
矣

卷一百四十七

三十一

戒行真苦秘呪神驗言及隸書凡所聞見無不通
馬見者無不驚怖西域所齋舍飛鳥投果高僧傳云
智伽達禪學深明來遊宋境學在中坐禪日時赤髮
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羣鳥銜果飛來投之云云
三藏高僧傳曇摩密多此云法秀屬賓人也屬賓多
禪師聖達曇摩密多此云法秀屬賓人也屬賓多
有慧解號連眉禪師云生融之學觀肇之名
傳云通情則生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長老高
僧上人開士善根福地法器道心
梵行覺性修行宴坐聽法觀心演法
有緣遊方無住脫畧塵境歸依法門五蘊

皆空 諸漏已盡觀色身頓悟無生之理處
世界常持不染之心身則有為所以歸於三寶
心實無相俾乎宗本一乘虛幻非實身喻芭蕉之
形明徹無瑕心學琉璃之地
歸宋謝靈運過瞿谿石室飯僧詩曰清霄颺浮煙空
林響法鼓庶乘四等觀永拔三界苦 隋江總經始
興廣果寺題愷法師山房詩曰息舟候香車悵別在
寒林竹近交枝亂山長絕逕深輕飛入定影落照有
疎陰不見投雲狀空留折桂心
嗣後魏孝文帝立僧尼制詔曰門下凝覺澄冲事超

卷一百四十七

三十一

俗外揣摸亮贖理寄忘言然非言何以釋教非俗何
能表真是三藏舒風必資戒典六度摘化固憑尸波
自象教東流千齡以半秦漢俗革禁制彌密故前代
英人隨宜興引時輕時重以開玄奧先朝之日嘗為
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顯等自云
欲更一刊定朕聊以淺識共詳正典事起忽忽觸未
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俗習須玄白一同更釐厥
喪 宋孝武帝沙汰沙門詔曰門下佛法訛替沙門
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通蔽加頃奸心頻發凶
狀屢聞欺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在與寺耆長精

加沙汰後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其條格速施行

梁元帝莊嚴寺僧旻法師碑曰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隨光燭魏非折水之恒珍和璧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旻法師蓋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環器本姓孫氏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藹二儀德克四海含春夏之生長抱日月之貞明辭育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其與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華戎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釋部

卷百四十七

三十二

未樹共歸今轍方墳結構伽藍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又光宅寺大僧正法師碑曰昂昂千里孰辨麒麟之蹤汪汪萬頃誰識波瀾之際望之若披雲霧觀之如觀日月至乃耆年宿望蓄思構懸鍾無盡短兵有倦猶若分旦望景復永待日莫不傾河注燭虛往實歸皇帝革命受圖補天紉地轉金輪於忍土策緝馬於閭浮逸翮方超圖南輟軌豈直盡茲相府署彼義年方當高步仙階永編金牒繁霜凝而旦委松風淒而暮來悲馬鳴之不及望龍樹而心哀銘曰澄月夜虧清氣旦卷曾繼遠岸蒼江俯緬梁王筠

國師草堂寺智者約法師碑曰結宇山椒疏壤幽岵

葦蕘泄雨雷映房櫳浴日涵星翻光池沼震岳暇豫留思幽微研精經藏探求法寶香城實和之談金河常樂之說究竟微妙洞遠幽玄掖延爲道心之宮華林構重雲之殿師子之座高廣於燈王聽法之筵衆多於方丈開寶山之奧典闡金字之微言顯證一乘宣揚三慧辯才無闕遊戲神通莫不皆悟無生咸知妄想隨類得解俱會真如銘曰形在江湖心超祇鷲思協風雲量包宇宙軒轅蒼波窓承翠嶺須枕煙露堅持光景梁沈約比丘尼僧敬法師碑曰立言道釋部

卷百四十七

三十三

徃標情妙覺置想依空練心成學溫日悠長晚年緬邈風惡電改斯理莫遠神有殊適形無異歸臨泉結慟有愴徂暉松巖轉蓋山雨披衣載刊貞軌永播餘徽梁王僧儒栖玄寺雲法師碑曰眇眇大家茫茫眞樸多淪愛有莫辯塵濁猶歟息心言高理邈居之匪絢得之靡學刻情幾種厲想玄覺且說且定以披以握來遵北渚至依西岳西岳我我北渚迴波庭棲弱羽簷挂輕蘿甘蠶衣惡棄厚安薄滅意驚秋寄心廖廓陳徐陵東陽雙林寺傳大士碑曰自修禪遠豁絕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沅姜原所履天步可

以爲倚河流大履神足宜其相比夫以連城之寶照
廡之珍野老怪而相捐工人迷而不識昔漢皇受道
樂天不臣魏祖優賢楊更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
孝文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五胡內鑿蒼鷺之兆
未萌四海橫流夷羊之牧匪見滴海未盡其辭懸河
不窮其義伯陽之德貞桓紀於瀨鄉仲尼之道高碑
書於魯縣亦有楊雄弟子鄭玄門人俱述清猷載刊
玄石銘曰來儀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
撞鐘比說擊鼓慙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
爰標神足色豔浮檀香踰膺匄嗽嗽門人承師若親
釋部 卷百四十一 三十四

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樹身田老驚靈鷲孔惜逝
川三空莫辯二諦何詮佛日初照慈雲不偏秋露凝
滅莫繫悠然
梁簡文帝同泰寺故功德正智寂師墓志銘曰
峯頽木朽波逝江潭山川若此人何以堪亦生亦滅
如怒如舟千齡俱盡萬古誰留惟茲大士才敏學優
幼捐蹈火早去吞鈎法雷能響懸河必訓辨才可匹
妙德難儔 又宋姬寺慧念法師墓志銘曰電逝生
危舟沈道滅石折亡儒星開殞哲是曰人龍亦號僧
象慧氣素昭英賢鳳上善渡愛河能褰欲網如彼高
山法徒斯仰如彼澄波不測深廣 又甘露寺敬
脫法師墓志銘曰岌岌緣假昏昏大夢六塵遠飛四
流長控倚嗟大士慧舟法棟早擅人龍夙標威鳳善
堂間構燈王布席辯河流水辭峯積石寂寥兩樹悠
漫三泉神明何託昭石空傳 又湘宮寺智簡法師
墓志銘曰嗟爾名德超然有暉五塵夙離三修允依
戒珠靡缺忍鎧無違智燈含影慧駕馳騁若韜山金
如苞海寶德邁西河聲踰東道伊時傾蓋于彼朱友
不期而遇裏水之陽掩此方墳悠哉泉下鬱鬱翠微
遶遶平野新盡火滅歸真息假 又淨居寺法昂墓

志銘曰篠湯含登蘭孫表質甘露已凝智泉斯溢頓

轡中衢息棹脩渚陳陋白駒騰緣黑鼠同志駿傷交

朋哀楚 梁邵陵王揚州僧正智寂法師墓志銘曰

緣城虛假欲海漂深三相難久八風易侵定惟上德

爲龍爲光凝情內瑩被采外揚微言折角精義解頤

有同商生譬彼名翳妙法方永慧水停茲五通軫慕

四衆增悲 梁陸倕誌法師墓誌銘曰法師自說姓

朱名保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

緒興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

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

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

不食豫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

十三年卽化於華林門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

像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爾後旬日無疾而

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塋方墳

而噴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辭曰欽

化毗城金粟降靈倚歟大士權迹帝京緒言莫詳邑

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此風電將

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觀

微知顯勤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援慧

雲書歌慈燈夜昏

○戒律

十誦 高僧傳曰佛若多羅此云功德華嚴實人專精

南嶺摩羅什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

文三 分獲二 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

云法樂 尼布 完竟律部遺書通好流支乃與羅什

共譯 十 五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六度 智悲以法能度死生故云六度六塵又云色聲

怨怒 六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戒珠 戒 律 部 遺 書 通 好 流 支 乃 與 羅 什

浪動昆明魚是日何爲盛證戒奉皇儲願陪升自在
神通任卷舒

○禪定

不二法門歸一萬法歸入地決定經不捨初地入超

岸超彼清淨法眼涅槃妙心佛未涅槃時每告弟

法眼波可流布無令斷絕正覺利根八戒

四禪入定安禪歸空離相悟法斷言

捨筏忘筌次第之禪真如之理如悟三

空終超十地定慧齊修身心無著有漏之

身無生之理無我之真相有緣之勝果乘

不退之輪證無生之觀解法藏之緘勝啓禪

明之荷鐻

梁武帝小亮法師涅槃疏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

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

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

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現玉異價涇渭分流佛性開

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

作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七終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八

明東吳命

明武林虞淳貞校訂

道部道教國尊法術道士齊物養生丹藥

○道教一類聚

後魏釋老志曰其爲教也蠲去邪累潔雪心神積行

立功累德增善乃有白日昇天長生世上又有三元

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焉莊子曰黃

帝立爲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

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廣成子

道部卷一百四十八

曰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居三

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從下風膝行而

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

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

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昧默無視

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心靜神清無窮汝形無搖

汝精乃可以長生淮南子曰虛敖遊乎北海經乎

太陰入乎玄闕至蒙穀之上見處士者深目而玄鬚

淚注而爲肩豐上殺下軒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

翻然下其臂遞逃乎呬下放就觀之方捲龜殼而食
蛤梨放與之語若士齋然笑曰噫乎中州之人不宜
而遠至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 漢武內傳曰
李少君字雲臺齊國臨淄人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
穀全身之術遇救生少君疾困叩頭乞活安期生以
神樓散一匕與服之即愈乃以方于上言臣能凝頤
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成服之白日升天身生朱
陽之氣豔備真光之異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
而八遐通乘白鴻而九陔周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
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奇光師安期授臣口訣
道部 卷一百一十八 二 道

齊戒其日果見老子 真人周君傳曰紫陽真人周
義山字委通汝陰人也聞有樂先生得道在蒙山能
讀龍嶠經乃追尋之入蒙山遇羨門子乘白鹿執羽
蓋佩青毛之節侍從十餘玉女君乃再拜叩頭乞長
生要訣羨門子曰子名在丹臺玉室之中何憂不仙
遠越江河來登此何索 神仙傳曰老子姓李名耳
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也其母感大星而有娠雖
受氣於天然生於李家猶以李為姓又云其母懷之
八十一歲乃生生時剖其母左腋出出而白首故謂
之老子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指李樹
曰以此為我姓又有老聃之號老子鶴髮龍顏黃色
美眉廣額長耳大目疏齒方口厚唇額有參牛達理
日角月庭鼻純骨雙柱耳有三門一作耳堅足蹈三
五手把十文以周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
故號之老子所出度世之法九卅八石玉醴金液治
鬼養性絕穀變化役使鬼之法 又曰彭祖諱鏗帝
顓頊玄孫至殷之末世年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少好
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
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精雲母粉麋角常有
少容采女乘輜輶往問道於彭祖采女具受諸要以

教王王試爲之有驗欲秘之彭祖知之乃去不知所如其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西見之又曰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語十數字形體歸書作以示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經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志趣非常慨不見不應得道故也又曰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漢孝景帝時結草爲菴於河湄嘗讀老子經景帝好老子之言有所不知數事莫能通者聞人說河上公讀老子乃遣人諮所不解事

道部

卷一百八

四

以問之河上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卽駕而從之公以素書二卷與帝曰熟省此則解疑了不事多言也勿以示非人言畢失其所在須臾雲霧晦冥天地斗合論者謂景帝好老子之言一世不能盡通之故神人將下教之便去也

道二

初學

靈寶真一自然經訣曰大道者不可疆名也疆名曰大疆字曰道隋書經籍志曰蓋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蹟也太玄真一本際經曰無宗無上而獨能爲萬物之始故名元始運道一切爲極尊而常處二清出諸

天上故稱天尊本行經曰道言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錫我太上道君之號高上老子內傳曰太上老君姓李氏名耳字伯陽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而生常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衛其堂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又曰頂有日光身滋白血而凝金色舌絡錦文形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及還州伏火水汞胡總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

道部

卷一百八

五

生一明威經曰天道善貸貸以三氣上氣曰始其色青中氣曰元其色正白下氣曰玄其色黑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玄化資於道之用故因其所由謂之三元

姓李

字之

上清真人

姓李

字之

上清真人

姓李

字之

上清真人

洪胎

剖李

腋

本行經曰

太上道君

託胎洪氏

之胞

弟

曰

生後

八十一

萬億歲

後三

氣化

五色

玄妙

王女

又

口仍

生而

白首

故號

爲老

下詩

夢日

注左

合氣

爲名

指樹

爲姓

龜山

元錦

經曰

太上

玉皇

上聖

母生

李母

無婿

老君

指李

樹曰

此爲

我姓

把十

五 雙柱三門 內經洪神仙傳曰洪按朱翊玉札金篇

耳三門 綠腸朱髓 蒼腎青肝 道若列紀經曰若

金字者則青肝紫絡蒼腎後文 綠筋紫腦 衛曰

戴星綠筋若三元宮有紫青紫筋者則自有

七十二色 三十二光 經曰自高

上虛皇頂負圓光七十一色 又曰

太微天帝君身生三十二色寶光矣

無名 大道無名 不器 大道形上 易曰形而上 積靈太

道者天之積靈 知始 能知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觀復

極守靜篤萬物並 葆光 由謂之葆光言自光不

作吾以觀其復 葆光 由謂之葆光言自光不

抱一 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其教母以爲母詳後爲

宗 晉張忠知至道虛無爲宗辰山歲幽谷鑿地爲

以形不弟子亦居寢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

於其身上每旦拜之食用瓦器盤石爲金 爲任

淨爲師太和爲友惟玄惟真與道窮極 深行 淺

行 文子曰古之爲道者深行之謂之道 希夷之道

視之不聞名曰夷 域中之大 希夷之道 希夷之道

莊子曰白之謂道也 域中之大 希夷之道 希夷之道

老子謂道中蠅蝶也 在蜩蟻 萬物之宗

與合無形而足其術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精善

此乃君南面之術於者爲之則絕去禮 一陰一陽

一陰一陽之謂道 生一無也 道無不存 存陰而無

於陰存陽而無於陽然陰陽之中行是道故云 惟

恍惚 老子曰道之爲 聖人尊道 行有餘力 上士勤

行 若下士聞道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 日用不

知 易曰其無爲而不知 周行不殆 老子曰立而不

可以爲天下用而不知 無名之樸 又云道無常爲而無

物其自化而欲作 自然之教 又云人法地地法天

然和之以天倪 導之以自然 民之心各使自然故

生者無德 玄珠 玄風 玄訓 真宗 虛無 妙

有 尊道 貴德 道德之文 五千 玄元之教 無

爲之道 衆妙之門 混成之教 正始之原 教

通部 卷首單八 七十

本玄元 政先清淨 開至道之軌躅 養玄關之

扁鵲 梁江淹丹砂可學賦曰或曰黃金可鑄僕不信試

爲此辭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采色輟陰陽於形

有傳變化於心識既而暖碧臺之錯落曜金宮之玲

瓏幻連華於繡闌化蒲萄於錦屏奏神鼓於玉秋舞

靈衣於金裾韻鄭躅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非南風

之能擬詎漢水之敢模

魏陳王曹植玄俗頌曰玄俗妙識饑餒神頤在陰

候近卽陽無景逍遙北岳凌霄引領揮霍具天合

自靜 晉牽秀老子頌曰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
玄奧幽贊神微抱質懷素蘊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
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宜龍潛初九亢志皓然於邈
高風微音永傳 又彭祖頌曰於休彭公應運特生
窮神知化妙物通靈挹之不冲滿之不盈蹈光隱耀
混沌玄清確乎其操邈乎其度含真湯犧離俗遺務
託神玄妙遊心泰素享年七百寶降其祚惠我無疆
倫道作故

晉湛方生老子贊曰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
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
道部 卷百四十八

祇 晉孫綽老子贊曰李老無爲而無不爲道一堯
孔跡又靈奇塞關內鏡冥神絕涯永合元氣契長兩
儀

梁沈約與陶弘景書曰先生糠粃俗流超然獨遠
烈寬羽帶總轡雲霞方當名書絳簡身遊玄闕憑星
夕臥望日朝餐而至理深微暖焉難睹惟欲下風問
道未知厥路若夫栖遲閑遠咀嚙瓊芝出入清都師
友靈聖循崖反跡無缺惟心

論魏曹植辯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
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

曉房中之玄術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
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
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格而顧
雲輿棄文驥而羨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
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等曜紫微何顧乎
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備役不如百官之美
也素女姮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
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藥玉華不若
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
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
道部 卷百四十八

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
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鑠鑠
所以樂耳媛妃所以紹先嚮慕所以悅口也何必甘
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乎

後周宇文道道教實花序曰混成元胎先天地而
生玄妙自然在開闢之外可道非道因金錄以銓言
上德不德寄玉京而闡說高不可於深不可原闕之
而彰三光舒之而綿六合廣矣大矣於得盡其鈎深
恍兮惚兮安可窮其象物十善之成四極之科金簡
玉字之音瓊笈銀題之旨升玄內教靈寶上清五老

赤書之篇七聖紫文之記故以聊諸家稱煥彼面牒
玄經閱籍可得而談者焉若乃包含天地陶育乾坤
無大不大無小不小隨之而不見其後迎之而不見
其前周流六虛希微三氣無上大道游於空洞之上
梵形天尊見於龍漢之劫日在丁卯拜東華之青童
辰次庚寅度台山之靜默漢史亦載道有三十七家
九十三篇斯止畧序宗全匪探奧蹟詳金液之其
未悟石田之奇見之者尚迷聞之者猶豫非有天尊
之說曾無大聖之言豈下四葉之冊罕識五光之彩
區區瑣瑣盡各而言

道部

卷百零八

十

道

○仙一類聚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馭飛龍遊於四
海之外史記曰蓬萊仙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
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藥生焉其物禽盡
白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
反居水下欲到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又曰黃
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
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
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仰空

道部

卷百零八

十

道

望帝既上乃抱其弓與胡髯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鸛
湖其弓曰烏號漢書曰梅福字子真爲南昌尉居
家常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
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人其後人有見福者於
會稽變爲吳市門卒漢武故事曰上巡狩過河間
見青紫氣白地屬人掌氣者以爲其下有奇女必天
子之祥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一
拳上令開其手數百人臂莫能開上自披手即中即
是得幸爲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
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
生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晉中興書曰葛
洪字稚川三時年八十一視其貌如平生體亦軟弱
舉屍入棺其輕如空衣時咸以爲屍解得仙列仙
傳曰蕭史秦繆公時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公女字
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鳳皇
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
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祠雍宮世有簫聲又
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日散上紫色衝天
公伏台下求哀須臾朱雀止治曰安公安公治與天
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東南上城

呂數萬人豫祖安送之皆辭訣 又曰呂尚冀州人
生而內智豫知存亡避紂亂隱遯東三十年西適隱
於南山釣於下谿三年不獲魚問曰可以止矣尚曰
非爾所及也果得大鯉有兵鈴在腹中服澤之地衣
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屍唯有玉鈴六箱在棺
中 又曰江妃二女不知何許人出遊江湖逢鄭交
甫不知其神人也女遂解佩與之交言悅愛佩去數
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又曰漢淮南王劉安言
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於
是八公乃請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俗傳安之臨
道部 卷首單八

十一 仙

仙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舐之皆得飛升 又曰赤
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散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
崑崙山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
得仙俱去高辛時為雨師 又曰倭倭采藥父也好
食松實體毛數寸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
服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又曰安期生琅琊阜鄉人
賣藥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秦始皇請見與語三日
三夜賜金璧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
馬一量為報曰復千歲來求我於蓬萊山下始皇遣
使者數人入海求蓬萊山輒風波而還立祠阜鄉

葦海邊十處 又曰負局先生語似燕代間人因摩
鏡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
之莫不愈數十年後大疫列戶與藥愈者萬計不
取一錢後止吳山絕崖世世懸藥與人曰吾欲還蓬
萊山為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從石間來
下服之多所愈立祠十餘處 神仙傳曰董威輦不
知何許人晉武末在洛陽市中寢息身上藍縷衣
不蔽形恒吞一石子經日不食或市乞傭作人或往
觀之亦不與言時或著詩莫知所終 又曰漢期門
郎程偉妻者能通神變化偉嘗從出而無時衣甚愁
道部 卷首單八

十三 仙

妻即為致兩緜無故至而偉好黃白連時不成妻乃
出囊中藥以少投其已煎水銀須臾成銀偉欲從授
方終不可得云偉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死尸
解去 又曰葛玄字孝先從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經
與客對食竝言及變化之事客曰食畢先生作一事
特戲者玄曰君得無促促欲有所見乎乃嗽口飯盡
成大峰數百皆集客身亦不整人食久玄乃張口蜂
皆飛入口都畢玄嚼食之是故飯也玄指牀使行指
蝦蟆及諸行蟲飛燕雀龜之屬使舞絃節如人也玄
以冬為客設生瓜棗夏致冰雪又以數十錢使人散

投井中玄以一器於井上呼錢出於是錢一一飛從井出皆向所投也又爲客設酒無人傳之杯自至前如或不盡杯不去也帝問曰百姓思雨寧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又曰樂巴者蜀郡人也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不飲而南嚙有司奏巴人不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爲臣生立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不可委之是以頗有酒色臣適來本縣成都市上失火臣故嘆酒爲雨以滅火非敢不敬罪當可坐詔原復坐卽驛書問成都答言正旦

道部 卷百單八

南一

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兩皆作酒臭又曰封君遠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鼠山又於中服水銀百餘年還鄉年如二十者搜神記曰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壘壘遂高上冲天今遼東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不知名字又曰劉子訓不知所來到洛見公卿數十處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遠來無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數百人飲啖終日不盡去後數十處皆白

雲起從旦至暮時有百歲公說小兒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色如此訓不樂住洛遂遁去正始中長安東霸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公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神異經曰崑崙有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仙人九府治與天地同休息十洲記曰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材芳華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爲反魂叩其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熬煎之如飴令可丸名曰驚精香或名之振靈丸或名之爲返生

道部 卷百單八

十一

香又曰崑崙山三角一角正于北辰星輝名曰閼風嶺其一角正西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千里城安金臺又曰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風俗通曰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爲葉縣令喬月朔常詣臺朝明帝帝怪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候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鳬從東南飛來因伏伺見鳬舉羅但得一隻鳥使向方識乃四年所賜尚書官履也每朝晨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僞曰天帝獨欲召我沐

餐霞列仙傳云陵陽子春其景大入賦貫列缺之倒
缺去地乘虎鄭思遠之師也時人莫得所處傳言東
海三千里仙人寄牧羊使牧羊有道士見其羊長十
書呼為仙公牧羊使牧羊有道士見其羊長十
華石室山其兄初起時羊有道士見其羊長十
知東得石列仙傳云陵陽子春其景大入賦貫列缺之倒
酒食穀日行三四里石列仙傳云陵陽子春其景大入賦貫列缺之倒
百水法又受蘇門四子之傳云陵陽子春其景大入賦貫列缺之倒
之山頂常滿道經黃帝內篇於元親受紫微印
方山頂常滿道經黃帝內篇於元親受紫微印
墟若未有雲氣散在室中夜忽有金身光東郭
道陽人服雲氣散在室中夜忽有金身光東郭
物見其采色一旦數十人乘虎豹來迎之延年遂入
道部 卷一百一十八
崑崙山獻桃王母獻食聚安期生食巨汗漫遊汗漫
漫仙去 獻桃王母獻食聚安期生食巨汗漫遊汗漫
人仙道遙成仙傳見青牛老白鹿門白龍乘白龍明
去青鳥使者桃源秦芝田雲裝吸沆瀣天龍餐朝霞
流產北方夜半天生羽翼胸臆生羽翼高舉出空漢
地玄黃之氣也人初行久不歸後歸家語人曰徐行去
我成公密縣人初行久不歸後歸家語人曰徐行去
疾能觀字太玄行龍山見前一小年姿容整茂徒行
甚與之及問少答疾視乘名馬逐數里終不能及意
曰我中山陰長生也松喬彭期駕鶴驂龍
上清靈族 麟節 朱旆 羽化 蟬蛻 羽益
芝蓋 霓旌 霓衣 雲輅 雲駟 風馭 霞
衣 羽駕 煙駕 却粒 服氣 羽客 羽人

靈仙列傳 羣仙九僊 紫府輕舉 碧落上
升 龜鶴之年 金石之壽 經日月而不老 配
天地而長存 求仙采葛蒲 萬武神仙傳云王生陽城
人禮而問之曰某九疑山人也漢武帝登嵩山忽見神
九節食可長生故來采之忽入神人帝遂得服性熱
煩不得石髓如神自服半斗入山神人帝遂得服性熱
然致養生論云或以神自服半斗入山神人帝遂得服性熱
為旨 真謂云章雲周王時得之常服也力養性
五竹演其微妙以養性去不務垂衣 空思脫屣武帝
病為 旨 真謂云章雲周王時得之常服也力養性
王 垂天使我後入崑崙山 谷永諫成帝曰捕風捉影郭璞
上許邁 聞鮑觀隱迹潛遁乃候之未忍違觀謂餘杭
道部 卷一百一十九
崑崙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徐生知懼訪
蓬嶽以無歸 秦皇令徐福藥大伏誅求美門而不得
為五刑將軍 神仙難致 政化易傷 仙存象外
不可苟求 道在域中所宜馴致 崆峒訪道雖軒
后之或遊 蓬島求仙豈秦王之可致
魏文帝遊仙詩曰西山一何高高殊無極上有
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
四五日得臆生羽翼舉生風雲倏忽行萬億流覽
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魏曹植遊仙詩曰人生不滿
百歲戚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霞凌紫虛蟬蛻同松

喬翻跡存開湖翔九天上聘綽遠行遊東觀扶桑
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登玄渚清翔陟丹丘 又五遊
詠曰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
遐荒披我州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紛卷謁六龍仰
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冥倉闔闔啟丹扉雙闕耀
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伏西櫺羣后集
東廂帶我瓊瑤佩嗽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
華芳王子奉仙樂美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
無疆 又遠遊詩曰靈輶載方丈神嶽儼嗟我仙人
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藥可療飢仰首嗽朝霞崑崙

道部 卷首平八

二十

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晉何劭遊僊詩曰羨昔王子
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嶽連翩御飛鶴 晉張協
遊仙詩曰崢嶸玄圃深嵯峨天嶺峭亭館籠雲構修
梁流三曜蘭葩葢領披清風綠陳囁 晉成公綏仙
詩曰盛年無幾時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子從學度
世道西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戴土何惜千
金寶但願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晉庾闢遊仙詩曰
神猷疎丹霄玉堂臨雪嶺上採瓊樹華下挹瑤泉井
又曰南海納朱潯玄波泗北溟仰盼燭龍曜俯步
朝廣庭 又曰叩疏鍊石甕赤松嗽水玉蕙煙聊封

子流浪揮玄俗崆峒臨北戶昆吾眇南陸層霄映紫
芝潛澗汎丹菊崑崙涌五河八流繁地軸 又曰三
山羅如累巨壑不容刀白龍騰了明朱鱗運琴高輕
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玉泉出靈鳧瓊草被神丘
又曰熒熒丹桂紫芝結根雲山九疑鮮榮夏馥冬熙
誰與薄採松期 又曰赤松遊霞乘煙封于鍊骨凌
仙滄嗽水玉心玄故能靈化自然 又曰乘彼太氣
渺茫輜駕赤水崑陽遙望至人玄堂心與罔象俱忘
又曰朝嗽雲英玉藥夕挹玉膏石甕瑤臺藻檣霞
綺鱗裳羽蓋級纒 又曰玉樹標雲翠蔚靈崖獨拔

道部 卷首平八

三十

奇卉芳津蘭瑩珠璣葉濯清鱗萃 又曰玉房石
檣嘉柯燭龍銜輝吐火朝採石英澗左夕翳瓊葩巖
下 晉張華詠蕭史詩曰蕭史愛長年羸女姿童顏
火粒頗排棄霞霧好登攀龍飛竟天路鳳起出秦關
身去長不返籍聲時往還 又遊仙詩曰雪霓垂藻
旒羽袂揚輕裾飄登清雲間論道神皇虛蕭史登鳳
簫王后吹鳴竿守精味玄妙逍遙無爲墟 又曰玉
佩連浮星輕冠結朝霞列坐玉母堂醴醑食瑤華湘
妃詠涉江漢女奏陽阿 又曰乘雲去中夏隨風濟
江湖飄飄陵高陵遂升玉鸞陽靈飛薦瓊石神妃侍

永崇 晉湛方生廬山神仙詩并序曰潯陽有廬山
著盤基彭蠡之西其崇標峻極辰光隔輝幽洞澄深
橫清南例若乃絕阻重險非人跡之所遊窮究神機
常含霞而貯氣真可謂神明之區域列直之苑囿矣
太元十一年有樵採其陽者于時鮮霞褰林傾暉映
岫見一沙門披法服獨在巖中俄頃振裳揮錫凌崖
直上排川特而輕舉起九折而一指既白雲之可乘
何帝鄉之足遠哉窮目蒼蒼翳然滅跡詩曰吸風玄
圃飲露丹霄室宅五嶽賓友松喬 晉郭璞遊仙詩
曰陽谷吐靈曜扶桑森千丈朱霞升東山朝日何晃
道部 卷百四十八 三十一
朗迴風流曲櫺幽室發逸響悠然心永懷眇爾自遐
想仰思舉靈翼延首矯玉掌嘯傲遺世羅縱情在獨
往明道雖若昧其中有妙象希賢宜勵德羨魚當結
網 又曰採藥遊名山將以救年頽呼吸玉滋液妙
氣盈胃懷登仙撫龍駒迅駕乘奔雷解裳逐電曜雲
蓋隨風迴手頓羲和轡足踏閭闔開東海猶蹄涔崑
崙蟻蟻堆遐邇冥茫中俯視令人哀 又曰京華豪
俠窮山林隱遁栖 又曰登嶽採五芝涉澗將六草
散髮湯玄溜終年不華皓 又曰青谿千餘仞中有
一道士 又曰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 又曰四

瀟灑如淚五嶽羅若垤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
又曰靜歎亦何念悲此妙齡逝在世無千月命如秋
葉帶蘭生逢芭間榮曜常幽翳 又曰春舟蹈海底
高浪駕蓬萊 又曰縱酒濛汜濱結駕尋木末翹手
攀金梯飛步登玉闕左顧擁方日右眷極朱髮 又
曰璇臺冠崑嶺西海濱招搖瓊林籠藻映碧樹疏英
翹川泉漂沫沐黑水鼓玄濤尋仙萬餘日今乃見于
喬振髮晞翠霞解褐被絳綃總轡臨少廣盤虬舞雲
帔 齊東家遊仙詩曰羽客宴瑤宮旌蓋乍舒設玉
千洛浦來湘娥洞庭發長引逐清風高歌送奔月竝
道部 卷百四十八 三十一
馭排帝闥連吹入天關萬古一方春千霜豈二髮
又曰白玉三重階黃金九層路采煙拂紫霓芳風搖
碧樹 齊陸慧曉遊仙詩曰旌翻玉華旃神轉雲光
移襲烏黃山下投佩朱路岐 游仙詩曰水華宛靈
輿陽精測神秘具聞上仙訣留丹未肯餌潛名游柱
史隱迹居郎位委曲鳳臺日分明柏宸事蕭史暫徘徊
待我升龍轡 梁簡文帝仙客詩曰漆水豈難變
桐刀乍可揮青書長命錄紫水芙蓉衣高翔五嶽小
低望九河微穿池聽龍長叱石待羊歸酒闌時節久
桃生歲月稀 梁沈約和竟陵王遊仙詩曰天矯乘

絳仙嚙衣方陸離玉鑾隱雲霧深溶紛上馳瑤臺風
不息赤水正連漪崢嶸玄圃上聊舉瓊樹枝又曰
朝止閨闔宮幕宴清都闕闕蓋隱介星低鑾避行月
九疑紛相從虹旌乍升沒青鳥去復還高唐雲不歇
若華有餘照淹留且晞髮又陶先生登樓不復下
詩曰側聞上士說尺木乃騰霄雲輅不展地仙居多
麗燕臥待三芝秀坐對百神朝衡書必青鳥嘉客信
龍鑾非止靈桃實方見大椿凋又赤松澗詩曰松
子排煙去英靈眇難測惟有清澗流潺湲終不息神
冊在茲化雲輅於此陟願受金液方片言生羽翼渴
道部 卷一百八十八 三十四

圍碁石文如碎錦藤苗似亂絲蓬萊在何處漢后欲
遙祠陳陰鏗賦得神仙詩曰羅浮銀是殿瀛洲玉
作堂朝遊雲暫起夕餌菊恒香聊持復成燕戲以石
爲羊洪崖與松子乘羽就周王
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相如拜爲孝文園令見上
好仙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人人在乎中州宅
彌萬里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竭輕舉而遠
遊垂絳幘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總
光曜之采旄垂旬始以爲轡曳晷星而爲轡絕少陽
而登太陰與真人乎相求屯余車而萬乘絳雲蓋而
道部 卷一百八十八 三十五

建品物以長盼妙羣生而爲爾其嘉會之仇息宴
遊栖則昌容弄玉洛宓江妃觀百化於神區觀天皇
於紫微過太華以息駕越流沙而來歸又陵霄賦
曰挾至道之容微狹流俗之紛汨矚余節以遠模風
扶搖而相予削跡跡於分丘省遊仙而投軌凱情累
以遂濟豈時俗之云阻判煙雲之騰躍半天步而無
依詠陵霄之飄飄永終焉而弗悔吳蒼煥而運流日
月翻其代序下霄房之靡迤上良辰而復舉陟瑤臺
以投繆步玉除而容與梁陶弘景水仙賦曰森漫
八海汭泊九河中天起浪分地寫波東卷長桑日窟
通都
卷百單
西幹龍築月阿廼者潼關不壅石門已開導江出漢
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山洞壑娥英之所遊往琴馮
是焉去來於是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紉鳳遊軒
駕鴻上朝紫殿還觀青宮進麾八老顧勃四童酌丹
穴之耐薦麟洲之肴錦旌麗日羽衣拂霄亦有先覺
之秀獨往之英窺若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城從務
光於底柱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
玉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遙以長生又雲上之仙
風賦曰縹緲造裔日碧海而颺朝霞凌青煙而薄天
際出龍門而激水度蔥闕以飛雪於是漢區動御月

軌驚文浮虛入景登空汎雲一舉萬里曾不決辰此
列子有待之風也若乃縣兵宇宙苞絡天維周流八
極回環四時氣值節而動律位涉巽而離箕徒見去
來之緒莫測終始之期此太虛無爲之風也
晉奉秀王喬赤舂頌曰妙哉松喬稟此殊姿含精
握氣靈德是綏藏器華圃充首騰飛齊跡風雲超遠
姿微乃翔靈壻鳥像人聲低徊舊上谷此平生惠而
不諒周我素形神儀既顯翻飛而征遨遊八維跨騰
九冥應慶固極與道虛盈
晉陸機王子喬贊曰遺形靈嶽顧景忘歸乘雲倏
忽飄飄紫微晉郭璞馮夷贊曰稟華之精食惟八
石乘龍隱淪往來海若是謂水仙號曰河伯又曰
水土水鱗潛映洞川赤松是服靈覽乘煙吐納六氣
升降九天宋謝靈運王子喬贊曰淑質非不麗難
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登雲天王子愛清淨區
中寔驚靈翼見浮丘公與爾共縉綳又巖下一老
翁五少年讚曰衡山採藥人路迷糧亦絕過息巖下
坐正見相對說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
教其人必賢哲梁江淹王子喬贊曰子喬好輕舉
不待鍊銀川控鶴上窈窕學鳳對嶢峴山無一春草

亦有千年蘭雲衣不躑躅龍鶴何時還 又陰長生
贊曰陰君惜靈骨珪璋誰竊寶日夜名山側果得金
丹道憂傷水不至光顏如碧草若渡西海特致意三
青鳥 又白雲贊曰紫煙世不覩赤鱗所捐白雲
亦海外益益起三山簫瑟玉池上容裔帝臺前欲知
清都裏乘此乃登天 又秦女贊曰青琴既曠世綠
珠亦絕萃猶不及秦女十五乘綵雲壁賈人不見環
光俗誰聞願使洛靈徒爲我道奇分

梁陶弘景客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曰某等白
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

道部

卷一百八

三

尺之體既同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
而弊金石者乎先生領袖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
其川所請畧聞雅說隱居答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
辯雖然試言之若直推竹柏之匹桐柳者此本性有
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稼從養溉之功者此又
止其所從終無永固之期夫得仙者竝有異乎此但
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
神形神合時則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
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
致此仙是鑄鍊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爲器

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

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

假今爲仙者以藥石練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

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累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

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

於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

竟寂滅矣 晉庾闡列仙論曰夫無怪物之所以然

後可以通於命以達變化之情者不怪詭於異端測

自然之根者不倡狂於一物故形骸雖細推之愈廣

天地雖巨別之彌狹然則形骸華岱之秋毫太虛天

道部

卷一百八

三

地之掌握耳又何足以言其變化哉又若秦皇漢武
體無靈骨雖懷奇化終於尸沒傾天下之資忽萬乘
之位方士輻湊萬端鱗萃無救於頽年無補於一至
若夫稟分有方 云

○道士一 記

大霄琅書經曰人行大道號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
也身心順理唯道是從從道爲事故稱道士樓觀本
記曰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草制樓觀遂召幽逸
之人置爲道士又曰平王東遷洛邑又置道士七人
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

給戶三百後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又度三十五人
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三洞道科曰道
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流也華子廣成曰
紫府先生中黃真人二神仙道士杜沖尹軌之例也
河上丈人赤松子鬼谷子靈寶子三山居道士
祛惑論曰赤松子王方平魯女生亦是也
長安期先生王方平魯女生亦是也
許由巢父之比也
士宋倫彭謐之匹也
也五在家道士黃霞綬經之倫也陸法師曰凡道士
道德為父仲明為母清淨為師太和為友大戒三百
以杜末兆之禍威儀三千以興自然之福
道部 卷百四十八
赤明太上洞玄靈寶錄曰若受法位至真一及太
日昔赤明太素之號可署先生之位靈寶五經
成之阿玄和先生於此五經曰德未滿死於長桑北
帝老君悟師無友太平經曰百以教千千以教萬
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立是無友也穆丘鬼谷
列仙傳曰僂丘公者太山下道士也漢武帝巡狩左
冠章甫衣黃衣僂丘公來迎帝曰勿上武傷帝上左
拈折為丘公立善忍句曲靈寶五經曰昔善忍
祠下見敘事善忍句曲靈寶五經曰昔善忍
師無常真誥曰秦王時道士玄黃青赤
周大真性句曲山下種五果也玄黃青赤
玉晨金華玉經曰朱字鳳口明光映軒上座玄黃中
序天真人立德經曰道士有上中下深於道多者
名上座龍山元錄曰道士有上中下深於道多者
太上座龍山元錄曰道士有上中下深於道多者
付師友已從傳授得納三景法師上清紫微君經

觀心 道士二帖
之佳也於方平麻姑下常降蔡經家須臾麻姑至騎從半
平學道也方平麻姑下常降蔡經家須臾麻姑至騎從半
道學授也方平麻姑下常降蔡經家須臾麻姑至騎從半
但度世術色如不食肉不飲酒不食五辛不食大肉不食
所迎母 孝子石崇觀母終 造妻 先娶吳郡孫玄女為妻
薄姑臨安山中為書謝遺其妻云欲聞惡雷之響山
鳥之音以為蕭韶九成不能勝也偶景青惠之下酒
息嚴峭之室以為殿堂廣廈不能勝也情剗心道反
性所終給田給田此吾去矣長離別矣情剗心道反
正梁武帝天監二年置大小道士受老千經以上道士
家經教科制甚重為國講說建安王偉於座問曰道
非凡所說即重為國講說建安王偉於座問曰道
非華陽隱居 陶弘景字敬甫號五柳先生自號华阳隱士
越不遺好行陰德極清寡玄圃先生薛平如應鏡華
困合生以文意遠近賴之善書翰嘗書結字中茅太平經
一草於崇寧觀省壁上見者誦之結字中茅太平經
義典人與符籙省壁上見者誦之結字中茅太平經
托託齊永明中陶隱居一為俗外之交去來茅山有志
宇中茅永明中陶隱居一為俗外之交去來茅山有志
就經典藥術常與之為船絕岸 邵錢塘人初游南

岳路入關中飛龍走獸白玉泊神廟忽起山
水暴至激船上落絕岸絕岸絕岸以爲水澤山
來見伯王自若以爲小故焉
涉不測之泉泉駭服

宮探玄養素性與道俱志以道寧同塵玄

和光久視長生心啓玄關品登仙錄奉教

玄元宅心清淨名錄紫府心求玄珠得崆

峒之道與汗漫之遊與道浮沈惟道是從

詩周庚信道士步虛詞曰洞靈尊上德虞石會明真

要妙思玄絕虛無養谷神川丘乘翠鳳玄圃馭班麟

移梨付苑吏種杏乞山人自此逢何世從今復幾春

海無三尺水山成數寸塵又曰東明九芝蓋北燭

道部卷百四十八

五雲車飄飄入倒景出沒上煙霞春采下玉靄青鳥

向金華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上元應送酒來在

蔡經家又曰歸心遊太極回向入無名五香芬紫

府千燈照赤城鳳杯採桐實春山種玉榮夏簣三舌

響春鍾九乳鳴絳河應遠別黃鶴來相迎又曰北

閣臨玄水南宮坐絳雲龍泥印玉策天火鍊真文上

元風雨散中天歌吹分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

又曰地鏡階基遠天廳影迹深碧玉成雙樹空青爲

迴林鵲巢堪鍊石峰房得真金漢武多嬌慢淮南不

小心蓬瀛入海底何處可追尋又曰麟洲一海闊

玄圃半天高浮丘迎子晉若士避盧敖經食林慮李
舊食緩山桃成州須竹節刻隨用虛刀無妨隱士去

卽是賢人逃唐魏知古玄元觀尋李先生不過詩

曰羽客今何在空尋伊洛間忽聞歸苦縣復想入函

關未作千年別猶應七日還仲仙不可見寂寞返蓬

山

陳徐陵天台山館徐則法師碑曰大海水揚塵幾

千年而可見天衣拂石幾萬歲而應平至人者譬彼

晨昏方乎晷刻固非俗士之所能言繁中之所能量

者也至如不死之草猶稱南裔長生之樹尚挺西崑

道部卷百四十八

百紀遊龜皆登蓮葉千齡壽鶴或舞松枝假矣生民

何其天脆譬彼風電同諸泡沫琢火之歎聞諸往賢

逝水之悲嗟乎前聖樵人看博信未始乎淹留仙客

彈琴固不移於俄頃然而子孫皆其數世鄉黨咸爲

草萊是以志士名賢飄然長驚睞羶榮利慙穢風塵

服冕乘軒其猶桎梏朱庭紫閣事甚籠樊隱淪巖洞

食餌芝髓忽矣身輕俄然羽化金繩玉版受謁帝之

符龍駕霓裳處仙宮之錄法師蕭然道氣卓矣仙才

千仞孤標萬頃無度所以伊川控鶴葉縣乘鳧靈化

無方去還斯在銘曰來去三鳥賓遊二童然香雨上

○養生類聚

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好也 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

也。韓子曰：利不計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

五輝內含九精 後漢書曰和太學具肆 刊太學具

侂嘗語吳晉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自使極爾體常

易腐之木朝暮開閉動搖遂最晚朽是以古之仙者

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餓見冢中先有大龜數數廻

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自餘日頗苦極後人有

王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

守一
太平經曰一者數之始生之道也
氣所起天之大綱故守一也子欲養生守一最壽也

照洞房泥丸之訣萬鬼制萬邪清淨行之以致靈
仙之氣降於寢室所謂引三光九星以照百神者也

不遇是爲壽壽生善道物生本無邪爲物所嬰

其氣勿有所歸
節宣以訪問之
以修令夜以安
身於是

者而鞭之或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嘗有單豹者

年四十而內熱疾死豹養於內而虎傷於外穀道養於外而疾攻於內此二者不顧其後者也

易用感傷陂爾不至義監尊利三實下王吉書休則
安保金石之性壽比南山也利月實下王吉書休則

道成念真存元太極真人曰古人爲道也玄寂靜清念真存元頤神養性衆

其吞景咽液上清元經曰脂閉青息內即百病存身五符經曰咽一者息一不咽也不咽一者

不去存一至勤一能通神少飲約食一乃留息知

一不難難在於終知真不為與
谷仲不死子尸毒自

去自去聖真仙經隨因授之
清虛 素朴 恬淡

清靜 絨膝六志 局鑄百骸 勞神役智 家

腐衣腥 上藥養命 中藥養性 致心於止水

納性於玄珠 練冰雪之容 延金石之壽 納流

瀝之精 率逍遙之性 味乃腐腸之藥 色為伐

性之斧 禁精氣之尸牖 復性命之本源 吐故

納新以練藏 專意精精以適神

論魏嵇康養生論曰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

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一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

道部 卷百六十八 三十一

往莫非妖妄此皆兩失其情粗試論之夫神仙雖不

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

持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

理而盡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世皆不精故

莫能得之豆令人重榆令人與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虱處

頭而黑腐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瘰癧居黃而黃推此

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

重而無所輕害之使闇而無所明染之使黃而無使

堅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

理因輔養以通也

五色 古詩曰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

轉神丹 經云九鼎神圖太一

真語云明星玉女燒金人

者居華山服玉女燒金人

以云服藥但求見真本世有

理乃成相煉丹 葛洪聞交

資而有煉丹 葛洪聞交

可以化金 砂可化君曰廣

謂之米 補採木 山中陽文

道部 卷百六十八 三十一

也姮娥竊而奔月 死之藥雞犬

疾 蠲痼 延齡 難老 鍊金膏

後方 囊中藥 駐童顏 延暮齒

不死神方 方傳仙訣 藥採名山

羽化升天 吸而蟬蛻 吞則翼生

陰陽之爐 藥將延金石之壽

以鍊冰雪之膚

金簡 玉清隱書曰有太上飛

玉結篇 金樓玉宇以明寶文

寶文 秘於九天之上 寶文 仙

上請齊文玉簡太上八素經曰司命著籍下簡川聖
以受靈符五傳符上經曰五星通仙錄空同靈章經曰
定六甲秘文三洞珠囊曰九疑真八韓得遠昔師中
仙九疑萬里神術寶萬畢有鴻飛六甲得道速行爲
壇之錄寶之錄金玉冊金龜仙籍真宮仙訣

○法術

御風列子御風而行步水吳葛仙翁飲酒常入波中
人鉤求翁有五仙而反行步水吳葛仙翁飲酒常入波中
禁人不能起酒氣仙翁步行水上遇大風百官皆沒使
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効魅能効百鬼衆魅令自

卷百八

三

道部見入壺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一老翁賣藥懸一壺
往曹麗因坐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房觀之
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隨雨赤松子出壁有化
風之孟有左慈劉根之術符咒化爲惡其惑衆命符融誅
鳬王至融目左右收取小童三斗主飛人宅散外
爲則石化羊仙初平人羊叱竹變龍赤衣人房數千園其家散
龍積火自燒詳仙封子亂流而渡趙乘至家校葛所與
坐其中長嘯呼風亂魚遊沸膏甘始言取鯉魚五寸
洲有若處淵其者尾已就龍而龍下鉢中
符堅大嘗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鉢中
太極大嘗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鉢中

○齊物

嗒焉喪耦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者焉以喪其耦顏成
日之隱几非昔之隱几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今
地之隱几非昔之隱几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今
然非我無吾謂孫叔敖曰夫亡也吾喪我亡矣羽
我非我無吾謂孫叔敖曰夫亡也吾喪我亡矣羽
也非我無吾謂孫叔敖曰夫亡也吾喪我亡矣羽
非我無吾謂孫叔敖曰夫亡也吾喪我亡矣羽
彼我常情之非我無吾謂孫叔敖曰夫亡也吾喪我亡矣羽
一指萬物一爲各當分也無喜無慍爲令尹無喜色
無慍色

卷百八

三

道部見入壺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一老翁賣藥懸一壺
往曹麗因坐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房觀之
乃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隨雨赤松子出壁有化
風之孟有左慈劉根之術符咒化爲惡其惑衆命符融誅
鳬王至融目左右收取小童三斗主飛人宅散外
爲則石化羊仙初平人羊叱竹變龍赤衣人房數千園其家散
龍積火自燒詳仙封子亂流而渡趙乘至家校葛所與
坐其中長嘯呼風亂魚遊沸膏甘始言取鯉魚五寸
洲有若處淵其者尾已就龍而龍下鉢中
符堅大嘗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鉢中
太極大嘗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鉢中

唐類函卷一百四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東吳金星校訂

靈異部

魂魄

神異

再生

妖怪

變化

癩前生

夢

○神一類文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神賜之士史歸曰號其亡乎

靈異

卷一百四十九

一

神

神

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史記曰伍子胥死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名

曰胥山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

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

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

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王隱晉書曰鎮南劉

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為廣州矩至長沙

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白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

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敘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

時發來答曰朝發矩怪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

到杜答云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山海經曰西海水亦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

身長千尺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謂

是謂燭龍 又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於

冀州之野蚩尤謂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

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居不雨 三齊

略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

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

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

赤至今亦爾 又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非人功所

靈異

卷一百四十九

二

神

建海神為之堅柱始皇感其惠通敬其神求與相見

海神答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乃從石塘上

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以脚齣其

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

脚隨崩僅得登岸請者溺於海眾山之石皆住今猶

岌岌無不東趨 列女傳曰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

葬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搜神記曰將子文者

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謂已骨青死當為神漢末

為秣陵尉遂賊至於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

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於道乘

白鳥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我嘗為此土地神也為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為災吳主以為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曰不祠我當有大火是歲數有大火吳主患之封為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為蔣山以表其靈也又曰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蚤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從夫當其夢也嘉善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帡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為夫婦贈詩曰飄飄浮勃逢教曹雲石滋神靈異

卷百四十九

三十一

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又杜蘭香別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婦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卸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眾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呼吸發九疑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暑讀子三校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

頑食二欲留一不肯令頑盡食言本為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年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異死曰衡陽山九疑皆有舜廟漢世零陵文學姓奚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筆玉管舜時西王母獻又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鄆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少神姿端遠與機言玄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機畏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靈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又曰靈異

卷百四十九

四十一

吳相伍員願永嘉中吳郡人叔父為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即日得渡又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於常處民為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驢而來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玄為儒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繫句而妄譏謂老子耶極有念色言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鴈而卒

神二

曰珪幣崇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集廟光至似來
陳徘徊靈駕八叫咷倡歌新將言非爲已致敬乃祈
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爲鄰 梁王臺卿和詩曰沐
芳椒醑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樹
山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窻高雲易通所
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梁王僧儒湘夫人詩曰桂
棟承薛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
莫思公子衡意嘿無辭

賦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
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崢嶸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

靈異

卷百四十九

七

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
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
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
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
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朝視之如言故爲立
廟號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少進也晰兮若
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
而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
惟高唐之大體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嘯
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集導河

洶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
曄曄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綠葉紫葉
朱莖白帶纖條悲鳴聲似箏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
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墮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
歎息垂淚王乃乘玉輿馴蒼螭於是乃縱獵者基趾
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蛩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
千里而逝 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
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
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王曰其始來也曙乎若白日
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

靈異

卷百四十九

八

美貌橫生輝乎如華溫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
振繡衣披袿裳襪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耀殿堂忽
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何神女之妖麗含陰陽之
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毛嫱障袂不足
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望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
將瀾奮長袖以正袵立躑躅以不安意似近而既遠
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顧女師命太傅歡情
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 魏曹植洛神
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
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其辭曰

余從京城言歸東藩背伊闕越嶮嶮經通谷凌景山
稅駕乎衡臯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盼乎洛川
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睹一
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
菊華茂春松髮髯芳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
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
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脩短合度 魏陳琳神女賦
曰漢三七之建安荆野蠶而作仇贊皇師以南假濟
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營魄
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混濛觀玄麗之軼

靈果

卷一百四十九

九

靈文絳蚪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蒼玉質於蒼華擬
豔姿於薜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鴈之嚶嚶申握椒
以貽予請同宴乎粵房荷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
昌既歎爾以豔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
何若而有辭 魏王祭神女賦曰惟天地之普化何
產氣之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妖麗之神人稟自然
以絕俗超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
盈髮似玄鑒鬢頰雲成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
璫襲羅綺之黼衣曳綉繡之華裳錯續紛以雜佩珪
熠燿而焜煌退變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

芳免簪并施華的芳結羽儀揚娥微哂懸藐流離婉
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投心發
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一遇而長別傾大罰之淫
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魏楊脩神女賦曰惟玄媛之逸女育明曜乎皇庭吸
朝霞之芬液澹浮游乎太清余執義而潛厲乃感夢
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豔與龍采而鳳榮翠黼暈裳纖
縠文桂順風掄揚乍合乍離飄若與動玉趾未移詳
觀玄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粲譁若芙蓉膚凝理而瓊
絜體鮮弱而柔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工嘉

靈果

卷一百四十九

十

今夜之幸遇獲惟蒙乎期同情沸涌而思進彼嚴厲
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歡悅而我從 晉張敏神
女賦曰世之言神僊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
氏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
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
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音清偉故為之作賦
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呼嚶靡飛除而入秘殿侍
太極之穆清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於中州託玄靜
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於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
豈是周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

靈異

卷一百四十九

神

漢之遊女江之娥皇狀真樂憊倦僊侍乎於是神女乃歛袂正襟而對曰我實貞淑子何猜焉且辭言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賓既設同坐而饗微聞芳澤心蕩意放於是尋房中之至嫵極長夜之懽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時之要妙進禕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欬吁乘雲霧而變化遙棄我其馬如晉楊該三公山下神祠賦曰南極鸞紆飛龍在天太一白石巨靈據山二后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爭湍趨戾衝石會谿高岸爲谷峽峴阻愆梗林柰條逼塗逌蹊行者息駕步趾於斯陟大嶧登岑岡踰爽塏歷朝陽曄華殿之顯敞觀應門之將將神木鬱鬱百堵周乎洞房進排闥闔顧盼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天躋騰驤累曾及業齊載長梁敷山藻於前悅綴棖檣以采章文綺腹其紛鱗洪葩曄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光縣宰錢祠嘉賓備詳陰祚顯應徧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稌宋謝靈運江妃賦曰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襲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今日之逢適適前世之靈異姿非

靈異

卷一百四十九

神

定容服無常度兩宜歡嘯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岐收霞歛色迴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珥以申贈觀色授而魂與況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天地之浮沉永嘉約於往昔寧更貳於在今儻借訪於交甫知斯言之可誼蘭音未吐紅顏若暉留眄光溢動俠芳非散雲縈之絡繹按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末而水違梁江淹水上神賦曰江上丈人遊宦荆吳首衛國望燕途歷秦關出宋都徧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妹乃造南中度炎州經玉淵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野忽漭而眇儔忽而精飛覩亂意走心移綺靡陵虛悵望蕙枝一麗女子碧渚之崖治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豔素女慙光恨精影之不滯悼光容之難惜閱有無於俄頃驗變化於咫尺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棹凌衝波背楠浦向椒阿荷懸天兮有命水離決兮若何梁簡文吳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於太公五神之禮正伊陟贊於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玄矩司於坎宮漢興北峙黃地感於通夢秦作西郊幽則

鬼神其來已尚楚王既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既舍黃
駒安俟駢角掌擊無左滌之勞牧人止福衡之務周
房殷俎惟有玄潤芳芝玉華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
得不殺之教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
髮茂矣哉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太守
元景仲稽諸古典於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學
石勒文事偕神掌靈龜負字還擬洛書

祭宋謝朓祭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
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
部奇風歛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鷲時曠

靈異

卷一百四十九

七

忠賢流王于薤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
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 梁邵陵王祀
魯山神文曰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
之清風趙國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阪祠城流光夜
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微應不寥介福無爽金
壇玉宇是衆妙之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
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雲旗而總集江
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洛嬪且言在側嗚璆撫劍泱
席徘徊絳節陳竿滿堂繁會莫極懷積之歡傳后代
舞之樂桂醑溢於羽樽惠有盈於蘭籍既醉既飽景

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 照藏之薦已畢慶報之
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祉之在旃同匪石之無
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騫
梁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日表尊備
樂變乎笙鏞鬱禮華於俎豆邇無不懷遠無不肅鳥
革玄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光仰
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桴布瑤席秦梁楚
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
曲九疑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 吳白

靈異

卷一百四十九

七

已猛賣春 王猛少貧鬻春洛陽有一人賣買之而無
絲拜也乃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不覺入深山見一老父
得金 猛者子四子而寡見神光顧乃試之乃得
也 糜竺失火 糜竺字季行未嘗有財名至應瑒七世通顯
求車寄載行二十里家人未歸去日天使我往東海燒
糜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懇請之曰不可不燒君快
出我錢行急歸 管寧神光 管寧字士龍
助積善之應也 陸雲宿王弼墓 管寧字士龍
忽夢木有神光燭之至一家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
談老子辭致深遠曉辭去至故人云此數十里無
人居却尋乃至王弼墓 嵇康受廣陵散 嵇康夜半有客
詣之共談音律辭致清辯謂廣陵散曲
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東
阿登歌曰連縣葛上藤一緩復一組欲知我姓名姓
陳名阿登 聶包鬼歌曰花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
死復生 鬼仙歌謠曰登阿儂孔雀樓遙聞鳳皇鼓
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 窓呼 孔賓歌曰孔
賓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
得未毫毛所喪如山崖

○妖怪

十輝 周禮賦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 百物之覆巢
周禮哲族氏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
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四星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
卷一百四十九 十七

鳥妖鳥惡鳴之射聲又庭氏職云若神則以太陰之
廟日鳴若鳴出於宋太去樂合周禮凡大鬼災異作賦
廟以謫居自傷故作賦白廣入諸舍鵬似鴉不祥鳥也
請以謫居自傷故作賦白廣入諸舍鵬似鴉不祥鳥也
予去何之侵象謂侵怪人禮祿禳也厭勝厭勝祥
蔡史記毫有祥象殺並生千朝一天鳥厭勝厭勝祥
不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在云
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來呼鳴為怪者按射之在云
大陰 石言 傳石言有鬼焉不然民聽之不蛇鼠
與外日關之恐有鬼焉不然民聽之不蛇鼠
人獸妖不自其氣從以取之妖人與之問
之怪者積羊也 驢鼠 灰色 驢鼠 灰色 驢鼠 灰色

昔白爪力而進鈍到城大禍廣成河平年長安人
下邪璞之走名曰驢鼠大禍廣成河平年長安人
中擊之為狗或去或傷皆為妖狐五月乃止人狀其
樂廣為河南尹官舍多妖狐五月乃止人狀其
之常外戶自閉後於牆孔中得狐殺之遂絕妖
不惑者怪物能惑何不儲何怪何不儲何怪何不儲
傳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國亡必有妖
妖人反德為亂則妖物為妖國亡必有妖
鵲退飛 宋 羣鵲啣死守屋義謀舉義兵見人撒屋
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見豕負塗見人撒屋
禹將諸人共見有人居其屋上撒瓦投地災祥在德
就視無人弟中見與人相爾第門皆自壞災祥在德
惟天降災祥在德吉凶山人 診氣 咎徵 妖由
人興 孽非天作 天乃降災 國時有恐 是何

卷一百五十一

祥也 或有憑焉 鑄鼎象物聖人備罔兩之茲
懸鏡鑒形道士防魘魅之惑 徵杜官之夢曹政亂
而始亡 降莘邑之神貌德衰而後滅

○瘡前生

鮑觀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 羊祐字叔子五
取所弄金環印諸隣家李氏東垣系樹
中探得時人以為李氏之子祐前生身也

○知亡日

山豬 歎曰大山其體乎杖道遙於門石折後漢蜀武
子孫歎曰大山其體乎杖道遙於門石折後漢蜀武
出後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假此言也 折象

○再生帖自

陽爲衆兮萬物爲銅
素篇天地之間其能素篇乎未

今農時先祀杜主云云 蠅化齊女之形齊問齊

王之後而然上而死屍變為婢登庭婦化石以望夫列
傳云武昌縣北山有石如婦人形大從役鳥銜木而
填海山如經炎帝之女姓遊而形化為石填東海為
病以變虎化龍子有術之士曰黃氏化而為
龍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黃氏之里谷而化為龍其
血而成碧龍子其血三年而化為龍泉客泣而為珠
南海之外有鮫人周穆王十化為猿鶴南征一軍
水居其外能泣珠歷陽都人變成魚鼈南征一軍
鶴小人為沙為魚歷陽都人變成魚鼈南征一軍
反為湖勇力能知野雀入水以成蛤蚌春秋田鼠順
時而化駕李春表公用戲竹之術害劍王使聘之女
靈異 卷一百四十九 三 夢化

道逢一翁自稱表公即按筵於竹末折墮元緒對焚
地女即捷末表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
桑之言異苑曰孫權時水康人遇一大龜束之欲上
奚事爾邪觀曰雖盡南山之木不能盡我樹曰元緒
元遜博識冷求如我之徒計將安薄龜曰倘將及爾
詳龜獸為毛羣天馬潛而在水漢元狩二年馬生余
津水中魚非羽族文鰲飛以排空左思蜀都賦曰文
陶鈞無方變化不一未始有極不知其生
物既反常事亦惑眾于何不有莫究其由
生則有常變而無極察其所由考以同類
雖變化之萬端蓋生靈之一貫顯變化之無方
亦天地之常理

○夢一藝文類聚

周書曰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
樹於闕梓化為松柏梓寐覺以告文王文王乃召
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
大命於皇天上帝莊子曰宋元君夜夢人披髮云
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
日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
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
殺龜以上吉乃剗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
靈異 卷一百四十九 三 夢一

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
不能避剗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列
子曰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
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
音炳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
取是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大將疾
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書想夜夢神形所遇呂
氏春秋曰孔子絕糧于陳蔡之間黎羹不斟七日不
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

藥

卷一百四十九

三十一

夢

鄉壽卽東嶺上壽歸葬

范曄後漢書巨蔡茂字子

靈泉

卷一百四十九

二

站

夢白

魂交

交其覺也形開

神應

飲

神靈顯

無異夢矣

夢大

之

我夢占我

松生腹 吳一固夢松生腹上占夢曰松
得傳說 晉書
傳說乃營求諸野曰夢帝省見周公
首墮地 而荀肉挂車而揚樂廣論夢
成疾 廣聞故命駕往謝之曰也於思之夢日不得
必無膏 殷浩論夢或言殷浩嘗謂人曰吾位而夢棺得錢夢
見屏鏡 不實上改作則山上有水
而夢 歲時以為名言山上有水魏鄧艾伐蜀夢坐
劬勞 曰山上有水寒塞荆西南住有功而不井中生
刺東北 其道窮也往往必克蜀其不還者乎
桑 何祗井中桑趙直曰桑非井中物井中亦非
矣 至人無夢又字四十八恐君壽不得過此祇曰足
寐夢 二豎子曰居齊之兩楹之奠子曰余疇昔之夜
下育之上 其奈我何
集果 卷一百四十
維熊維羆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
之祥 維熊維羆詩乘維熊維羆豐年旌
祥 維魚維旗矣室家蕃養豐之兆也
孫堅母 夢鵬銖吳目門鄰
母曰 安知其非吉徵也
晉侯 監腦傅晉侯夢與楚
而臨 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落二棺後漢李充夫人
天楚 伏其罪吾其柔之
帝與 九齡武王曰夢飛
有人 舉君二官再遷果然然
曹人 社宮傳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聲伯
涉洄 傳嚴伯夢涉洄歌曰濟洄之水贈我以瓊瑰
脫上衣 李充又夢見一虜脫上衣索綰曰虜去上男
內中 有人宋楠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楠手把兩赤
杖者 若也極打之問索純曰內中有人肉也楠亦
君必 遇飽肉食也帶夫印綬張奧為武威太守妻懷

詩宋謝靈運訊夢詩曰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
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已往惜為浮物戀孰
視婆娑盡寧當非赤縣 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曰夜
聞長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闔闔開魂交覩顏色既
鴈巫山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
知神傷者潸潸淚沾臆 梁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
心驚夜魂言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
口望斜月洲外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
如臃腫木復似飄飄逢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豈于真人之正度
啣嘈而外即忽屈伸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亦以
霸方武丁夜感而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魯
文鹽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神將轉禍為福永
無恙兮

○魂魄藝文類聚

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
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曰若魂
氣則無不之 又曰作其祝號玄酒以祭君與夫人
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黃 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藝文類聚

卷一百一十九

主一

魂

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曰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魂
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疆 又曰樂祁云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白虎通曰魂者何謂也魂猶
佞佞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
者也主於性 韓詩外傳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不祥也 淮南子
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 又曰魂問於魄曰道何以
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魄
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之無形聽
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也 抱

朴子曰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水
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皆
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史記曰高祖謂沛父兄
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樂思沛
也 越絕書曰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
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
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為貴物之生穀為貴
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襄陽耆舊傳曰羊公與騶
潤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離騷曰百年信存何為苦心魂 又曰隱淪駐精

藝文類聚

卷一百一十九

主一

魂

魄 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朔之若歲惟邯鄲之
脩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又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
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
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
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
也 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易有歸魂
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
安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亦資玄聖而
云始肇邵閼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紀實聞之乎家記

又乎之於悍史元宗貴而博古四史成平一身怪
月之遼遠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
知津也若夫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
鄴出忠出孝且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
之幅裂遭日月之霧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
戎絕君臣而辭胥宇踏厚地而踟蒼穹抱北思之胡
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霑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
休明之云始余播棄於天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
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名入南宮之記登玉璽
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之奉書禮東夷之獻
靈巢
卷一百四十九
三十一
使口實不啻至屈膝遜言以殊方降意嗟五十之踰
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大盜之移國何
赤疹之四起豈苗裔之云塞祈瘦弟於赤眉乞老親
於劇賊免伏質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既而天道禍
淫不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際會掃欃槍之星斬蚩
尤之旃余叛逆而効
逢妻誅而子害雖分珪而祥
王迄長河之如帶肌
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狀我
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玄我何負
於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
季總官司而就繼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

我我之層永面颺颺之嚴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
之軌折矧今古之悲涼並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欽
危跨清津之幽咽鳥虛弓而自隕依號子而腹裂歷
河漢之逶迤及楚郡之參差墜降中之大宅映峴首
之沉碑既縹然而就映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
皇帝之基天下也岐周景毫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
醉之歌味絕讓畔之田鱗次余既長於克民覺何從
而掩泗水兮深且清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
縣今百雉之郢城我太宗之威武遏宛有而陳兵百
萬之虜俄成魚鼈千仞之阜倏以滄瀛雖德刑成於
靈巢
卷一百四十九
三十一
赦服故蠻伏震乎雄名乃尋浙而歷商遂經秦而至
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其山也則嶽祭羣
嵬巖岬婆陁或孤峰而秀聚或逸出而橫羅千歲之
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砰訇潄汨或寬
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關之狹隘
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雨水百仞而寫蜿蜒
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鹿越
渚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迹不存咄嗟
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羸發握其
何言訪軹道之長組捨藍田之璵璠無故老之可訊

並懸臚之空原登朱火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
后之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
九軌觀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
臨橫門而左趨南宮殿臺之馬北則待堅所居即二
賊之墟壘為彼主之庭除終南龍從太一嵯峨九爰
掘起八壘連河汨浮泥之混濁盟渭渚之清波指咸
陽而長望何趙李而經過息日泉而避暑猶爽塏而
清和爾乃背長夏涉素秋臥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
侵骨樹裁動而風適思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
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而觀牛稚子天於鄭谷勉

卷一百四十九

三十一

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
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以感鬼秉信可以祈
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解龍驂而見送走
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之山川受繞朝
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語未咽而無
言于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翠花分叢
而落英魚則潛波溪濯鳥則應嶺俱鳴隨六合之開
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荆昌歡江
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淮江漢滄隨浩汗漣
漣漣河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淩波而沿渠

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蠻之與荆吳玄狄
之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豐足
歛手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於南風
悲城邑之毀撤意風水之渺揚既盡地而謁帝乃懷
橘而升堂何神僊之足學此卽雲衣而虹裳也

唐荊山卷一百四十九

卷一百四十九

三十一